

竹窗二筆目錄

般若呪

儒童菩薩

臨濟

雁蕩山

悔不爲僧

佛法作人情

黃梅衣鉢

耳根圓通

極樂世界

一轉語

法華要解

一二

朱學諭

本身盧舍那

衣帛食肉

執著

好古

一二

立義難

不作佛事

鮑勔

門庭高峻

魔著

參方須具眼

人身難得

事怕有心人

老成然後出世

繼祖傳燈

殺罪

宗門語不可亂擬

看語錄須求古人用心處

夜氣

佛印

學貴精專

菩薩慈勝聲聞

宗乘不與教合

放參飯

僧堂

結社會

蓮社

心膽

太牢祀孔子

儒佛交非

好名

梁武帝

王所花

此道

金色身

出家休心難

蠶絲

一二

呂文正公

學道無倖屈

著述宜在晚年

機緣

般若

一二三

天台止觀

看忙

辨融

禪講律

古玩入吾手

悟道難爲善易

重許可

放生池

崔慎求子

無子不足憂

後身

一二三

王介甫

喜怒哀樂未發

一二

中峯示眾

醮事謝將殺生

齋月戒殺

戒殺延壽

宋元悟道居士

無義味語

信施難消

知道不能造

遠官字

念佛鏡

參究念佛

急參急悟

解禪偈

范景仁

習俗

厭喧求靜

除日

淨土難信之法

一二三

念佛不礙參禪

醫戒殺生

勘驗

百法寺道者

出世間大孝

卽心卽佛

世智辯聰有失

好奇

無常信

參禪非人世中事

出家

一二

得悟人正宜往生淨土

參禪

印宗法師

親師

華嚴大藏一經

袁母

儒佛配合

立禪

論疏

淨土不可言無

隨處淨土

陰陽

出胎隔陰之迷

劉道原不信佛法

傳佛心印

傳燈

金丹

四十二章經遺教經

大悟小悟

憫下

菩薩

願力

不起念 一二

九品往生

千僧無一衲子

惜寸陰

萬年寺

富貴畱戀人

鵝道人

生日

因病食肉

人患各執所見

姚少師 一二

今名二全

四

竹窗二筆

明雲棲寺沙門祿宏著

般若呪

般若心經曰。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蓋指般若爲呪。非指揭諦揭諦四句也。今人但知呪屬密部。而般若心經顯部也。是顯部亦呪也。此持呪家所忽焉。而不察者也。又阿彌陀佛四字。悉皆梵語。使前人不加註釋。與大明準提密部何別。今人但知大明準提爲呪。而彌陀佛名也。是佛名亦呪也。此持呪家所忽焉。而不察者也。

儒童菩薩

相傳孔子號儒童菩薩。或曰吾夫子萬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師。何怪乎儒之闢佛也。又僧號比丘。比丘。夫子諱也。比丘者。並也。僧佛弟子。而與夫子並。彼且弟子。吾師。何怪乎儒之闢佛也。是不然。童者。純一無僞之稱也。文殊爲七佛師。而曰文殊師利童子。善財一生得無上菩提。而曰善財童子。乃至四十二位賢聖有童真住。皆歎德之極。非幼小之謂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夫比丘者。梵語也。梵語比丘。此云乞士。

亦云破惡。亦云怖魔。比非比並之謂。非比陵之謂。蓋僅取音不取字也。例如梵語南無。此云歸命。南不取南北之南。無不取有無之無也。噫。使夫子而生竺國。必演揚佛法以度眾生。使釋迦而現魯邦。必闡明儒道以教萬世。蓋易地則皆然。大聖人所作爲。凡情固不識也。爲儒者不可毀佛。爲佛者獨可毀儒乎哉。

臨濟

先德有言。臨濟若不出家。必作渠魁。如孫權曹操之屬。曷爲乎以臨濟擬孫曹也。蓋擬智非擬德也。袁紹謂生子當如孫仲謀。而孔明亦言曹操用兵彷彿孫

吳智可知矣。使其不以此智外役而以此智內旋。舉平生神機妙算盡抵在般若上。則於道何有。又古云。悉達若不出家。必作轉輪聖王。此兼智兼德之論也。大小殊而其意一也。

雁蕩山

台雁號兩浙名山。而雁蕩尤奇。有輕千里裹糧而往遊者。予昔應太平之請。去雁蕩僅一由旬。期滿。院主白予爲雁蕩遊。予欲往。而忻然從遊者百餘眾。因計彼山久無接待。徘徊歷覽。往返不下半月。費粟數石。院貧不能支。遂堅執已之眾快快。乃慰之曰。雁蕩之

勝在震旦中。尙有過之者。卽震旦最勝處。不及天宮。天宮展轉最勝處。不及西方極樂世界。公等不慕極樂。而沾沾雁蕩。是慕何也。竟不去。

悔不爲僧

唐宰相杜黃裳。臨終自悔不得爲僧。命剃染以殮。又宋名執政某。遺命亦然。此非宿世堅持正因。焉能居大位而醒然不昧。風火散時。具如是耿耿操略。然有二說。或一念之迷。至死反本。或故爲示現。警悟同流。是未可知也。

佛法作人情

妙喜自言昔時爲無眼長老胡亂印證。後見圓悟老人。始得大徹。乃立誓自要。定不以佛法作人情。妙喜可謂大慈大悲。眞萬世人天眼目也。惜予生晚。不獲親承爐鞴。爲可恨耳。然妙喜謂無眼長老以東瓜印子印學人。今學人多以東瓜印子印自己。妙喜見之。又當何如。

黃梅衣鉢

古德示眾云。黃梅衣鉢。非但時時勤拂拭者不合得。直饒何處惹塵埃。亦不合得。且道畢竟作麼生合得衣鉢。一僧下九十九轉語。不契。最後云。定要他衣鉢。

作甚。古德乃忻然肯之。噫。師可謂殺人須見血。弟子可謂直窮到底者矣。

耳根圓通

楞嚴擇選圓通。獨取耳根。然世尊爲一期化導之主。而以見明星悟。飲光爲萬代傳燈之祖。而以見撚花悟。皆屬眼根者何也。此有二義。一者隨眾生義。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故。二者遣著義。眾生處處著。聞圓通獨尙耳根。便謂餘根不能入道故。是故豪傑之士。根根圓通。如大福德人。執石成寶。善讀楞嚴者詳之。

極樂世界

或疑華嚴謂極樂僅勝娑婆而大本彌陀經言勝十方何也一說勝十方者止是相近娑婆之十方非華藏世界之十方也其說亦是而猶未盡良繇僅勝之說蓋以晝夜相較故云娑婆一劫爲極樂一晝夜極樂一劫爲袈裟幢一晝夜展轉歷恆沙世界以至勝蓮華乃專取時分短長之一節非全體較勝劣也不然人間千萬年爲地獄一晝夜將地獄勝人間耶又例之若定執身量之長短較優劣則盧舍那佛僅高千丈而脩羅高八萬四千由旬將脩羅勝舍那耶是

故謂極樂勝十方卽廣遠言之亦自不礙。

一轉語

先德開示學人謂我今亦不論你禪定智慧神通辯才只要你下一轉語諦當。學人聞此便晝夜學轉語錯了也。旣一轉語如是尊貴如是奇特則知定不是情識卜度見解依通所可襲取蓋從真實大徹大悟中自然流出者也。如其向經教中向古人問答機緣中以聰明小智模倣穿鑿取辦於口非不語句尖新其實隔靴抓癢直饒一剎那下恆河沙數轉語與自己有何交涉。今莫管轉語諦當不諦當且拋向不可

說不可說世界之外。只牢守本參。密密用心。時時不捨。但得悟徹時。豈愁無語。吾雖鈍根。不敢不勉。

法華要解一

法華一經。天台之爲玄義文句也。大而詳。溫陵之爲要解也。精而約。天台尙矣。溫陵亦不可輕也。或曰。先閱要解。後參之。玄義文句。其勝劣相去遠甚。而云溫陵不可輕者。何謂也。夫溫陵生天台後。玄義文句等書。皆所歷覽。其銖銖而分。縷縷而辯。非不知之。第其解以要名。正取直捷簡徑。而復繁詮曲釋。窮遠極深。則博而非要矣。況列科多用天台舊文。其不用者亦

自有意中間解文豎義或得或失學者宜虛心平氣而玩之可也。

法華要解二

前云中有得失試舉其失經云五眾之生滅要解謂是五趣然五眾者五蘊之別名智論反覆明之而曰五趣者失於考也試舉其得如藥王焚身要解謂妙覺圓照離於身見得蘊空故乃能如是若不達法行空慕其迹徒增業苦蓋發天台之所未發而深有益於後學者也。

朱學諭

嘉禾朱懋正言其曾大父學諭公。旣歸田。以所得俸金。構小屋於郊外。讀書其中。扃戶謝客。雖子姪姻戚。以至邑令長。罕得覩其面。獨一老友。每晡時來。共弈數局。飲數行。浩歌數章。則入暮矣。乃就寢。率以爲常。與世隔絕。如在窮谷深山中。年八十九。月夜登橋。失足。微疾。二子迎歸。將終。援筆諄諄。誨以道義。不及瑣細家務。書畢。瞑目逝。俄開目云。尙欲囑嘉定。嘉定者。公之孫。初成進士。宰嘉定。於是復爲書。教以始終清介。毋宜成渝其晚節。因擲筆長往。噫。公未聞佛法。而臨行磊落瀟灑。有久修所不及者。何故。良繇心無係。

累佛法已思過半。彼終日喃喃誦經說法而心不淨。末後悻悻揮霍反俗士之不若。亦何怪其然乎。吾於是有感。向使公得聞佛法。以彼幽潛孤絕之力。盡心於般若。奚患大事之不明乎。吾於是重有感。

本身盧舍那

僧問古德。如何是本身盧舍那。答云。與我過拂子來。俄而曰。置舊處。僧理前問。曰。古佛過去久矣。又云。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後人繇此。以舉手動足。開口作聲。便爲真佛。是則誠是。而實不是。所謂認賊爲子者也。遂將柏樹子。麻三斤。翠竹黃花。鳥銜

猿抱等一槩認去。豈不誤哉。俱胝遇問。卽豎一指。魯祖見僧。回身面壁。昔人道我若看見。拗折指頭。予亦云。待渠回身。攔胷踏倒。

衣帛食肉

晦菴先生闢佛。空谷力爲辯駁矣。雖然。晦菴亦有助佛揚化處。不可不知也。其解孟子曰。五十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夫獸毛蠶口。害物傷慈。佛制也。必五十乃衣帛。則衣帛者鮮矣。食肉者斷大慈悲種子。佛制也。必七十乃食肉。則食肉者鮮矣。今孩提之童。固已重裘純

續衛其形。烹肥割鮮。飫其口。曾不待壯。而況老乎。使晦菴之說行。寧不爲佛法少助。咎晦菴者不之察。吾故爲闡之。

執著

人恆病執著。然亦不可槩論。良繇學以好成。好之極名著。羿著射。遼著丸。連著琴。與夫著弈者。至屏帳垣牖皆森然黑白成勢。著書者。至山中木石盡黑。學畫馬者。至馬現於牀榻間。夫然後以其藝鳴天下。而聲後世。何獨於學道而疑之。是故參禪人。至於茶不知茶。飯不知飯。行不知行。坐不知坐。發篋而忘局。出廁

而忘衣。念佛人。至於開目閉目。而觀在前。攝心散心。而念恆一。不舉自舉。不疑自疑。皆著也。良繇情極志專。功深力到。不覺不知。忽入三昧。亦猶鑽鏃者。鑽之不已。而發燄。煉鐵者。煉之不已。而成鋼也。所惡於著者。謂其不知萬法皆幻。而希果之心急。不知一切唯識。而取相之意深。是則爲所障耳。槩慮其著。而悠悠蕩蕩。如水浸石。窮歷年劫。何益之有。是故執滯之著。不可有。執持之著。不可無。

好古一

數輩好古者。羣居一堂。各出其古以相角。有出元宋

五季時物者。眾相與目笑之。已而唐而晉而漢而秦。而三代。恨不得高辛之鎬。燧人之鑽。神農之琴。太昊之瑟。女媧氏所煉五色石之餘也。一人曰。諸君所畜誠古矣。非太古也。非太古之太古也。眾曰。然則日月乎。曰。未古也。有天地然後有日月。然則天地乎。曰。未古也。有虛空然後有天地。然則虛空乎。曰。未古也。吾所畜。日月未生。天地未立。空劫以前之物也。諸君不吝千金以博一爐一瓶一書一畫。而不知寶其最古亦惑矣。眾相視無語。

好古 二

俄而曰。子之古人所同也。非子所獨也。奚貴焉。曰。同有之。同迷之。迷則不異於無。雖謂吾所獨。非過也。曰。吾輩之古。歷歷可觀。子之古安在。其人展兩手示之。眾復相視無語。

立義難

昔劉歆初定古文春秋左氏及毛詩尙書等。時儒嫉之。議論蜂起。晦菴作濂溪太極圖解。書一出而眾喙交集。乃至南嶽創般若之旨。初祖開直指之禪。義學不然其言。加以毒害。況今人乎。議禮之家。名爲聚訟。甚哉立義之難。不可不慎也。

不作佛事

或言父母之喪。不作佛事。此晦菴家禮也。嗟乎。世遂有生子登樞要。饒財寶。而不得其爲己禮。一佛誦一四句偈。飯一沙門。復於七七日中。宰牲牢致胙於宗族交遊。以爲崇正道。闢邪說。不知祇以增親之業。助其沈淪。死者有知。當撫膺痛哭於泉下矣。反不及貧人之子。得報其親也。豈不重可哀哉。顏氏家訓。古今人所讚歎。而其間獨曰。必作佛事。顏朱皆賢者也。試合而觀之。

鮑勔

眞詰云。鮑勔未知道。但朝暮扣齒不息。鬼使不能取。蓋扣齒集身中之神。神不離。故鬼不得近。向使以扣齒之力修真。何眞之不成。予謂豈獨修真以扣齒之力。念念扣己而參。何佛之不成乎。夫身中之神。祇是一精魂耳。力尙伏鬼。況經云受持一佛名者。有百千大力。天神爲之擁護。又云念佛之人。佛住其頂。今也勤爲扣齒之細故。而甘捨念佛之大道。惜哉。

門庭高峻

古所稱門庭高峻者。如淨名示疾。諸阿羅漢俱云。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文殊亦云。彼上人者。難爲酬對。是

也。嗣後宗門諸大老。或棒或喝。或豎指。或張弓。或垂一則語。如木札羹。不可味。如太阿劍。不可觸。如水中月。不可執捉。非久參上士。莫敢登其門者。是之謂門庭高峻也。豈駕尊示威。厲聲作色之謂哉。

魔著

魔大約有二。一曰天魔。二曰心魔。天魔易知。且置勿論。心魔者。不必發風發癩。至於褻尊慢上。無復顧忌。囚首褌衣。不避譏嫌。而後爲魔也。一有所著。如耽財耽色。耽詩耽酒。耽書耽畫等。亦魔也。豈唯此哉。妄意欲功益一時名垂百世。亦魔也。豈唯此哉。卽修種種

諸善法門。妄意希望成佛。亦魔也。豈惟是哉。卽如上所說諸魔。皆悉無之。而曰我今獨免於魔。亦魔也。微矣哉。魔事之難察也。

參方須具眼

爲僧於正法之世。惟恐其分別人。爲僧於末法之世。惟恐其不分別人也。何也。末世澆漓。薰蕕雜處。苟藻鑑不審。決擇失真。以是爲非。認邪作正。宜親而反疏之。宜遠而反近之。陶染匪人。久而與之俱化。劫劫生。常爲魔侶。參方可弗具眼乎哉。

人身難得

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此語誰不知之。知之而漫不加意。與不知同。昔須達爲佛營室。佛視地上螻蛄而謂達言。此蟻毗婆尸佛以來。經今七佛。尙在蟻身。夫一佛出世。歷年甚久。矧曰七乎。釋迦而後。過五百餘萬歲。而慈氏下生。名第八佛。未知此蟻脫故身否。縱脫蟻身。未知何日當得人身也。今徒見舉目世人。比肩相摩。而不知得之之難。如是旣得人身。漠然空過。眞可痛惜。予之懈怠空過。不能不深自痛惜。而併以告夫同志者。

事怕有心人

高峯自敍悟繇而曰不信有這般奇特事。事怕有心人故也。此語彼所自證。真實不虛。學道人所宜諦信。且何名有心。世間一技一藝。其始學不勝其難。似萬不可成者。因置不學。則終無成矣。故最初貴有決定不疑之心。雖復決定而優游遲緩。則亦不成。故其次貴有精進勇猛之心。雖復精進。或得少而足。或時久而疲。或遇順境而迷。或逢逆境而墮。則亦不成。故其次貴有常永貞固誓不退轉之心。高峯拌一生做箇癡漢。定要見這一著子明白。是之謂真有心丈夫也。又古云三昧不成。假令筋斷骨枯。終不休歇。又云。

道不過雪竇。不復登此山。又云。不破疑團。誓不休。如是有心。何事不辦。予甚愧焉。不敢不勉。

老成然後出世

古人得意之後。於深山窮谷中。煨折腳鐺。潛伏保養。龍天推出。然後不得已而應世。後人漸不如古。然予猶及見作經論法師者。作瑜伽施食法師者。學成而年未盛。尙徐徐待之。比來少年登座者。紛如矣。佛法下衰。不亦宜乎。

繼祖傳燈

世有恆言。凡大徹大悟。繼祖傳燈。續佛慧命者。須是三

朝天子福七代狀元才始得斯言似過而理實然昔
中峯老人謂無量劫來生死今日要與和盤翻轉豈
易事哉是故十善始得生天人空方證小果久積萬
行之菩薩尙不免曝曬龍門則三朝七代猶近言之
也主六合魁多士猶小喻之也極之蓋不可思議功
德智慧之所成就也雖然亦烏可以難自諉而付之
絕望乎但決心精進逢魔不退遇難轉堅研窮至理
以悟爲則不愚無相應時節何以故以宿世善根難
測故

殺罪

孔明藤甲之捷。燒諸洞蠻。悉成煨燼。其言曰。吾雖有
功於國。損吾壽矣。世人咸知殺人爲罪矣。而於牛羊
犬豕等。日就庖廚。則恬然不知怪。寧思薄乎云爾。烏
得無罪。禮云。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
故不殺犬豕。世人咸知殺畜之大者爲罪矣。而於蝦
蜆螺蛤等。一下筯以千百計。則恬然不之怪。寧思薄
乎云爾。烏得無罪。噫。據含靈皆有佛性。則蟻與人一
也。何厚薄之足云。如其貴欺賤。強陵弱。則人可殺而
食也。亦何厚薄之足云。梵網稱。凡有命者。不得故殺
其旨深哉。

宗門語不可亂擬

古人大悟之後橫說豎說正說反說顯說密說一一契佛心印皆真語實語非莊生寓言比也。今人心未妙悟而資性聰利辭辯捷給者。窺看諸語錄中問答機緣便能模彷彿。只貴顛倒異常可喜可愕以眩俗目。如當午三更夜半日出山頭起浪海底生塵種種無義味語信口亂發諸無識者莫能較勘同聲讚揚彼人久假不歸亦謂真得甚至一棒打殺與狗子喫這裏有祖師麼喚來與我洗腳此等處亦復無忌憚往往效顰吁妄談般若罪在不原可畏哉。

看語錄須求古人用心處

凡看古人語錄文字不可專就一問一答一拈一頌機鋒峻利語妙言奇處以爽我心目資我談柄須窮究他因何到此大徹大悟田地其中自敘下手工夫刻苦用心處遵而行之所謂何不依他樣子修也若但剽竊模擬直饒日久歲深口滑舌便儼然與古人亂真亦只是翦綵之花畫紙之餅成得甚麼邊事。

夜氣

蘇子瞻謂某公不學禪臨終自知時至諸子求教教以第一五更早起諸子不悟謂爲勤家公曰不然謂

五更勾當臨死時將得去者是也。昔人云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隨身之業將得去者也。而業有二。一者事業。二者道業。事業有善有惡。惡業且置。善業則所修之福道業。則所修之慧也。而必以五更者。孟子所謂夜氣也。雖然更有無所將來。無所將去者。此則不但五更應念念勾當而不可須臾離也。

佛印

東坡詩有遠公沽酒延陶令。佛印燒豬待子瞻之句。予謂大解脫人不妨破格相與。然沽酒猶可。燒豬不已甚乎。假令俠客藉口子瞻。狂僧效颯佛印。初始作

脩誰當其辜。故此事未可信。古謂詩人託物比興。不必實然是也。脫有之子瞻且置。佛印依律趁出院。

學貴精專

米元章謂學書須是專一。於是更無餘好。方能有成。而予聞古之善琴者。亦謂專攻三二曲。始得入妙。斯言雖小。可以喻大。佛言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是故心分兩路。事不歸一。情專志篤。三昧速成。參禪念佛人。不可不知。

菩薩慈勝聲聞

經云。聲聞人於罵者。害者。或嘿然。或遠離。菩薩則不

然更加慈心。愛之如子。方便濟度。故遠勝聲聞。不可爲比。予唯世人恆苦辱之難忍。況不唯忍辱而更慈愛之乎。經又云。眾生無恩于菩薩。而菩薩常欲利益眾生。予唯世人尙有受恩不報。況無恩於己而乃利益之乎。得斯旨者。天下無一人不可與。天下無一人不可化。

宗乘不與教合

曾宗元學士。以中庸大學參楞嚴。而和合宗門語句。質之雪竇顯禪師。顯云。這箇尙不與教乘合。況中庸耶。學士須直捷理會。乃彈指一下云。但恁麼薦取。宗

元言下有省。夫一代時教。修行人所據以爲準的者。不與教合。則魔說也。而云然者。是卽教外別傳之旨也。傳在教外。則教之所談者何事。夫亦離指見月而得意於語言文字之表云爾。且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萬代宗門傳法之始也。今翻案云。這箇尙不與拈花合。花外有別傳也。則何如。古人謂俱胝悟處。不在指頭上。今雪竇彈指。宗元有省。又翻案云。這箇尙不與彈指合。指外有別傳也。則何如。

放參飯

越地安禪。夜作齋。其名曰放參飯。競爲侈靡。勝於午

齋相沿成習久矣。昔有尊宿聞鄰房僧午後作食。不覺泣下。悲佛法之陵夷也。故僧禁過午食。況夜食耶。律言人間盃鉢作聲。餓鬼咽中起火。乃於漏深人靜而砧几盤盂音響徹其耳根。又煎煑烹炮馨香發其鼻識。忘慈悲之訓。恣口腹之欲。於心安乎。或曰中夜飢如之何。則代以菓核餅餌之類。不煩鍋鏹者可也。況持過午者。午後至明不食纖物。我等晚有藥石。何不知足之甚。

僧堂

古尊宿開堂安眾。或三百五百。乃至黃梅七百。雪峯

盈千徑山千七百。予初慕之。自悲生晚。不得入彼龍象之聚。今老矣。始知正像末法。信非虛語。廣羣稠會之中。覓一二真實辦道人。尙不可得。故金企羅尊者三人爲朋。乞食慈明圓禪師。六人結伴以參汾陽。而三人證羅漢。六人成大器。如其取數多。而證者希成者寡。雖多奚爲。予作僧堂。僅容四十八單。較古人什不及一。茲猶覺其多。仍狹而小之。非無普心。在末法中。理應如是。

結社會

結社念佛。始自廬山遠師。今之人主社者。得如遠師

否與社者得如十八賢否則宜少不宜多耳以真實修淨土者亦如僧堂中人故也至於男女雜而同社此則廬山所未有女人自宜在家念佛勿入男羣遠世譏嫌護佛正法莫斯爲要願與同衣共守之又放生社亦宜少不宜多以真實慈救生靈者亦如佛會中人故也愚意各各隨目所見隨力所能買而放之或至季終或至歲終同詣一處會計所放考德論業片時而散毋侈費齋供毋耽玩光陰可也願與同衣共守之

蓮社

世有無賴惡輩。假仗佛名。甚而聚眾。至謀爲不軌。然彼所假。皆云釋迦佛衰。彌勒佛當治世。非廬山遠師蓮社也。遠師勸人舍娑婆而求淨土。其教以金銀爲染心之穢物。以爵祿爲羈身之苦具。以女色爲伐命之斧斤。以華衣美食田園屋宅爲墮落三界之坑穽。惟願脫人世而胎九蓮。則何歆何羨。而彼假名彌勒者。正以金銀爵祿女色衣食田宅誘諸愚民。俾悅而從己。則二者冰炭相反。不可不辯也。然蓮社中人亦自宜避嫌遠禍。向所謂宜少不宜多者。切語也。予曾有在家真實修行文勸世。其大意謂凡實修者不必

成羣作會。家有靜室。閉門念佛可也。不必供奉邪師。
家有父母。孝順念佛可也。不必外馳聽講。家有經書。
依教念佛可也。不必惟施空門。家有貧難宗戚鄰里。
知識。周急念佛可也。何以故。務實者不務外也。願爲
僧者幸以此普告諸居士。

心膽

古人有言。膽欲大而心欲小。膽大者。謂其有擔當也。
心小者。謂其有裁酌也。擔當故千萬人吾往。裁酌故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正論也。至於僧。則反是。吾謂
心欲大而膽欲小。心大故。餅包十界。荷負萬靈。而弘

度無盡。膽小故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持之無敢慢。今
初學稍明敏者。近蔑時輩。遠輕昔人。藐視清規。鄙薄
淨土。膽則大矣。鞠其真實處。則唯知有己。不知有人。
唯知保養。顧愛其撮爾之血肉身。不知恢復充滿其
廣大之法界量。心則小矣。或曰。黃蘗號麤行沙門。非
膽大之謂乎。噫。拙於畫虎者。不成虎。而類狗。爾所謂
膽大者。吾恐不成麤行沙門。而成無賴僧也。可弗慎
歟。

太牢祀孔子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史官書而美之。此有二

意。一則暴秦焚書坑儒之後而有此舉。二則帝固安事詩書毀冠辱儒之主也。而有此舉。故特美其事耳。據孔子之道德。則賢堯舜配天地。逾父母。雖烹龍炮鳳。煮象炙鯨。亦何足酬恩于萬一。而況騂且角之一物乎。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易之明訓也。儀不及物。神將吐之。況於聖人乎。用是例之。其餘可知矣。惜乎自古及今。相沿已久。而莫可挽也。

儒佛交非

自昔儒者非佛。佛者復非儒。予以爲佛法初入中國。崇佛者眾。儒者爲世道計。非之未爲過。儒旣非佛。疑

佛者眾。佛者爲出世道計。反非之亦未爲過。迨夫傅韓非佛之後。後人又彷彿而非。則過矣。何以故。雲旣掩日。不須更作煙霾故。迨夫明教空谷。非儒之後。後人又彷彿而非。則過矣。何以故。日旣破暗。不須更作燈火故。覈實而論。則儒與佛不相病而相資。試舉其略。凡人爲惡。有逃憲典於生前。而恐墮地獄於身後。乃改惡修善。是陰助王化之所不及者。佛也。僧之不可以清規約束者。畏刑罰而弗敢肆。是顯助佛法之所不及者。儒也。今僧唯慮佛法不盛。不知佛法太盛。非僧之福。稍制之抑之。佛法之得久存於世者。正在

此也。知此則不當兩相非而當交相贊也。

好名

人知好利之害而不知好名之爲害尤甚。所以不知者利之害麤而易見。名之害細而難知也。故稍知自好者便能輕利。至於名非大賢大智不能免也。思立名則故爲詭異之行。思保名則曲爲遮掩之計。終身役役於名之不暇而暇治身心乎。昔一老宿言舉世無有不好名者。因發長歎。坐中一人作而曰。誠如尊論。不好名者惟公一人而已。老宿欣然大悅。解頤不知已爲所賣矣。名關之難破如是哉。

梁武帝

予正訛集中。旣辨明武帝餓死之誣。而猶未及其餘也。如斷肉蔬食。人笑之。然田舍翁力耕致富。尙能窮口腹以爲受用。帝寧不知己之玉食萬方乎。麪爲犧牲。人笑之。然士人得一第。尙欲乞恩於祖考。以爲榮寵。帝寧不知己之貴爲天子乎。斷死刑。必爲流涕。人笑之。然是卽下車泣罪。一民有罪。我陷之之心也。帝寧不知己之生殺。唯其所欲爲乎。獨其捨身僧寺。失君人之體。蓋有信無慧。見之不明。是以輕身重法。而執泥太過也。又晉宋以來。競以禪觀相高。不知有向。

上事。是以遇達磨之大法而不契。爲可恨耳。若因其失國而遂爲詆訾。則不可。夫武帝之過。過於慈者也。武帝之慈。慈而過者也。豈得與陳後主周天元之失國者同日而論乎。若因其奉佛而詆之。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王所花

山中有花。其本同枝。而花分大小。大者如梅。如李。環遶乎其外。小者如橘。如桂。攢簇乎其中。外之數大約八。內之數百有餘。山氓莫之奇。亦莫知其名也。予見而奇之。夫同花而大小異奇矣。大外圍而小內聚。抑

又奇矣。因名之王所。大者心王。小者心所。王數八。外花以之。所數五十有一。內花以之。外於八。或有增減。而八者其常也。內恆倍於本數者。所雖五十有一。細分之。則無盡也。王外而所內者。王能攝所。所不能攝王也。王五出。所亦五出。而有五鬚者。王單而所複也。外開先。內開晚者。王本而所末也。久沈而今顯。蓋時節因緣之謂也。或曰。是花無豔色。燒之。則煙氣惱人。樵者棄而不薪。奚奇焉。嗟乎。此其所以奇也。莊生貴樗木。以其不可材。然不材。人取而薪之。今不可薪。則天下之至無用者。極於是。易曰。肥遯。其此之謂乎。

此道

昔人有言。雖有駟馬以先拱璧。不如坐進此道。予因是推之。豈惟駟馬拱璧。雖王天下。亦不如坐進此道。豈惟王一天下。雖金輪聖王王四天下。亦不如坐進此道。豈惟王四天下。雖王忉利夜摩。乃至王大千世界。亦不如坐進此道。然昔云此道指長生久視之道也。茲員頂方袍。號稱衲子。將坐進無上菩提之大道。而反羨人間之富貴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金色身

贊佛身曰金色。蓋取其彷彿近似。非真若人世之所

謂金也。天金天銀。與世金世銀。例美玉之於砒砢。勝劣自判。蓋天金尙未足以擬佛。況世金耶。其精粹微妙。光瑩明徹。自非凡眼所覩。然不可不知。如今之土木成像。而飾之以金箔。果以爲佛之色相。亦只如是。則失之矣。

出家休心難

人生寒思衣。饑思食。居處思安。器用思足。有男思婚。有女思嫁。讀書思取爵祿。營家思致富饒。時時不得放下。其奮然出家。爲無此等累也。而依然種種不忘念。則何貴於出家。佛言常自摩頭。以捨飾好。然豈惟

飾好。常自摩頭曰。吾僧也。頓捨萬緣。一心念道。

蠶絲一

蠶之殺命也多而酷。世莫之禁者。謂上焉天子百官。藉以爲章服。下焉田夫野婦。賴以爲生計。然使自古無蠶。則必安於用布而已。若生計。則民之不蠶者什九。蠶者什一。未見不蠶者皆餓而死也。或曰。夫子何爲舍麻而用純。蓋當夫子時。純之用已久。工簡於用麻。夫子姑隨之。知習俗之難變也。又禹惡衣服而美黻冕。冕用純。餘未必用也。意可知矣。

蠶絲二

易云。伏羲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何聖人爲殺生者作俑也。自古無辯之者。近槐亭王公奮筆曰。洪荒之世。鳥獸魚鼈傷民之禾稼。網罟者除物之爲民害也。非取物而食之也。此解不惟全物命。覺世迷而亦有功於往聖矣。但史稱黃帝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則何說以通之。予聞有野蠶者。能吐絲樹之枝柯。而取之者不煩於煮繭。意者西陵之教。其野蠶之謂乎。彼家蠶或後人所自作。而非出於西陵乎。不然。成湯解三面之網。以開物之生路。而黃帝盡置之。鑊湯無子遺。是成湯解網而黃帝一網打盡也。或曰。東坡

云待繭出蛾而後取以爲絲。則無殺蛹之業。不知出蛾之繭縷縷斷續而不可以爲絲也。未必坡之有是言也。

呂文正公

呂文正公旣貴顯人相。上所賜予。皆封識不用。上知之。問故。公對曰。臣有私恩未報。蓋公微時受恩於僧寺也。今相傳公少貧。讀書寺中。候僧食時。鐘鳴卽往。赴僧厭之飯。訖乃聲鐘。公至大窘。題壁云。十度投齋九度空。可耐闍黎飯後鐘。公及第。僧以紗籠其詩。公至寺續云。二十年前塵土面。而今始見碧紗籠。據前

說則僧何賢。據後說則僧何不肖也。儻誣枉賢者則成口業。而世所傳出野史戲場中恐不足信。

學道無倖屈

世間求名者有學未成而名成是之謂倖。以不當得而得也。有學成而名不成是之謂屈。以當得而不得也。故云我輩登科劉蕡下第。蓋倖與屈之謂也。學道則不然。未有名掛山林。身馳朝市。悠悠颺颺。一暴十寒。而成道業者亦未有苦志力行。殫精竭神。不退不休。以悟爲則。而道業無成者。蓋求名在人。求道在己。學道人惟宜決心精進而已。毋懷僥倖之圖。勿以枉

屈爲慮。

著述宜在晚年

道人著述。非世間詞章傳記之比也。上闡先佛之心法。下開後學之悟門。其關係非小。而使學未精。見未定。脫有謬解。不幾於負先佛而誤後學乎。仲尼三絕韋編。而十翼始成。晦菴臨終。尙改定大學誠意之旨。古人慎重。往往若此。況出世語論。談何容易。青龍鈔未遇龍潭。將謂不刊之典。而終歸一炬。妙喜初承印證。若遽自滿足。焉得有後日事。少年著述。固宜徐徐云爾。

機緣

石頭之於六祖。祖知彼機緣不在此。指見青原而大悟。丹霞之於馬祖。亦復以機緣不在此。指見石頭而大悟。乃至臨濟之自黃檗而大愚。惠明之自黃梅而曹溪。皆然也。又不獨此。佛不能度者。度於目連。亦機緣使之也。故學人得遇真善知識。直須起大信敬。今世後世。繇之津梁。不可漫焉空過而已。

般若一

土之能朽物也。水之能爛物也。必有殘質存焉。俟沈埋浸漬之久。而後消滅。若火之燒物。頃刻灰燼。吾以

是知般若智如大火聚。諸貪愛水逼之則涸。諸煩惱薪觸之則焚。諸愚癡石臨之則焦。諸邪見稠林。諸障礙蔀屋。諸妄想情識種種雜物。烈燄所灼。無復遺餘。古謂太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於火燄之上。以喻眾生心處處能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故學道人不可剎那而失般若智。

般若二

予病足。行必肩輿。一夕天始暝。輿人醉而躓。傾蓋卽有數男子攘臂攫予帽者。意謂內人。或有金寶嚴其首故也。已而大慚。疾走去。予以是知般若智如大日。

輪日輪纔滅而盜賊奸宄出矣。眞照纔疏而無明煩惱作矣。先德謂暫時不在猶如死人。故學道人不可刹那而失般若智。

般若三

經言暑月貯水在器。一宿卽有蟲生。但極微細。非凡目所能覩。故濾水而後用。若水在火上。火不熄。水不冷。則蟲不生。予以是知般若智如火煮水。觀照熾而不休。溫養密而無間。彼偷心雜惑將何從生。故學道人不可刹那而失般若智。

天台止觀

止觀治病門中。有六字氣。注心下視等語。蓋止觀之道。廣無不該。卽治病之法。亦於中攝。大都與服藥同意。是以止觀代藥也。止觀之餘緒。非止觀之正旨也。後人不知此意。而養生家引以爲據。遂有外飾禪名。而內修道術者。詰之。則藉口於天台。故辨之。

看忙

世有家業已辦者。於歲盡之日。安坐而觀貧人之役。役於衣食也。名曰看忙。世有科名已辦者。於大比之日。安坐而觀士人之役。役於進取也。亦名曰看忙。獨不曰。世有惑破智成所作已辦者。安坐而觀六道眾。

生之役役於輪迴生死也。非所謂看忙乎。吁。舉世在忙中。誰爲看忙者。古人云。老僧自有安閒法。此安閒法可易言哉。雖然。世人以閒看忙。有矜己心。無憐彼心。菩薩看忙。起大慈悲心。普覺羣迷。冀彼同得解脫。則二心迥異。所以爲凡聖小大之別。

辯融

予入京師。與同行二十餘輩。詣辯融師參禮。請益。融教以無貪利。無求名。無攀援貴要之門。唯一心辦道。旣出。數年少笑曰。吾以爲有異聞。惡用是寬泛語爲。予謂不然。此老可敬處正在此耳。渠縱訥言。豈不能

掇拾先德問答機緣一二以遮門蓋戶而不爾者其所言是其所實踐舉自行以教人正真實禪和不可輕也。

禪講律

禪講律古號三宗學者所居之寺所服之衣亦各區別如吾郡則淨慈虎跑鐵佛等禪寺也三天竺靈隱普福等講寺也昭慶靈芝菩提大通等律寺也衣則禪者褐色講者藍色律者黑色予初出家猶見三色衣今則均成黑色矣諸禪律寺均作講所矣嗟乎吾不知其所終矣。

古玩入吾手

今人於一彝一罍一書一畫其遠在上古者。出自名家者。平生歆慕而不能致者。一旦得之。則大喜過望。忻然慰曰。此某某所遞互珍藏者。今幸入吾手矣。曾不思曠劫以來無酬價之至寶。何時入吾手也。況世玩在外。求未必獲。至寶在我。求則得之。亦弗思而已矣。

悟道難爲善易

當此五濁末世。兼以多生積習。而欲斷無明惑。悟自本心。則千萬人中希得一二。亦無足怪。至於不爲惡。

而爲善此亦易事。而甘爲不善。吾不知其何心。又復身口意三。欲令攝意不動。而出入無時。起滅無形。定力之難成。亦無足怪。至於制身不爲惡事。制口不發惡言。此亦易事。而甘爲身口之惡。吾不知其何心。

重許可

古人不輕許可。必研真覈實而後措之乎辭。如贊圓覺疏者曰。其四依之一乎。或淨土之親聞乎。何盡其義味如此也。乃至贊遠公者曰。東方護法菩薩。贊南泉趙州者曰。古佛。贊仰山者曰。小釋迦。贊清涼者曰。文殊後身。千載而下。無議之者何也。眞實語也。非今

人諂壽訣墓賀遷秩壯行色之套子話也。夫著之簡編勒之金石。將俾信當時而傳後世。而虛譽浪褒齊佛齊祖。噫。慧日雖白。難瞞。蒙學未必無悞矣。

放生池

予作放生池。疑者謂魚局於池。攢聚紆鬱。而無活潑之趣。不若放之湖中。或護持官河一段。禁弗使漁。亦不放之放也。予謂此說亦佳。但池之與湖。與河。較其利害。亦略相當。池雖隘。網罟不入。湖雖寬。晝夜採捕。陋巷貧而樂。金谷富而憂。故利害均也。又官河之禁。約有限。而諸魚之出入無恆。有從外入。限中有從中

出限外者。出限則危矣。不若池居之永不出限也。故利害均也。又疑無活潑之趣。則有一喻。坐關僧住一室中。循環經行。隨意百千里而不窮。徜徉自得。安在其不活潑也。復有一喻。今幸處平世。城中之民。以城門之啟閉爲礙。一旦寇兵壓境。有城者安乎。無城者安乎。漁喻寇。池喻城。人以城爲衛。何局也。魚可知矣。

崔慎求子

昔崔慎無子。有僧教以盛飾內人。入寺設齋。伺歡喜迎納者。虔奉而厚供之。冀託胎其家。夫出家者。將超三界。成道度生。而乃爲此籠檻。以鉤致之。致彼無心。

出世者猶可。儻墮落一真實道人。其害可勝言哉。慎與僧俱得罪。而僧爲甚。苦哉僧乎。胡不求子之正道語人乎。

無子不足憂

世人以無子爲憂。而富貴者憂彌甚。或曰。不孝莫大於無後。得無憂乎。予曰。然。古人語意自明。蓋謂不娶而無子者。非謂娶而無子者也。娶而無子。奚罪焉。且帝王統馭億兆。非無力置姬妾也。非無方士奇人進藥石也。而有終絕儲嗣者。命也。故不足憂也。乃若所憂則有之。多行不義。奪人之有。絕人之後。離人之骨。

肉陵虐他人子女爲己之婢僕者。種種陰險慘毒。皆無子因也。是則可憂也。不作是因而無子者。命也。非我之咎。故不足憂也。

後身一

讚西方者。記戒禪師後身爲蘇子瞻。青草堂後身爲曾魯公。遜長老後身爲李侍郎。南庵主後身爲陳忠肅。知藏某後身爲張文定。嚴首座後身爲王龜齡。其次則乘禪師爲韓氏子。敬寺僧爲岐王子。又其次善旻爲董司戶女。海印爲朱防禦女。又甚而鴈蕩僧爲秦氏子。檜居權要。造諸惡業。此數公者。向使精求淨

土則焉有此。愚謂大願大力。如靈樹生生爲僧。而雲門三作國王。遂失神通。百世而下。如雲門者能幾。況靈樹乎。爲常人爲女人爲惡人。則展轉下劣矣。卽爲諸名臣。亦非計之得也。甚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

後身二

或謂諸師後身之爲名臣。猶醍醐反而爲酥也。猶可也。爲常人則酪矣。爲女人則乳矣。乃至爲惡人。則毒藥矣。平生所修果不足憑仗乎。則何貴於修乎。是大有說。凡修行人二力。一曰福力。堅持戒行。而作種種有爲功德者是也。二曰道力。堅持正觀。而念念在般

若中者是也。純乎道力如靈樹者。置弗論。道力勝福力。則處富貴而不迷。福力勝道力。則迷於富貴。固未可保也。於中貪欲重而爲女人。貪瞋俱重而爲惡人。則但修福力。而道力轉輕之故也。爲僧者。究心於道。力宜何如也。雖然。儻勤修道力。而更助之以願力。得從於諸上善人之後。豈惟惡人將名臣亦所不爲矣。甚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

後身

三

韓擒虎云。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榮之也。不知閻王雖受王樂。而亦二時受苦。蓋罪福相兼者居之。非

美事也。古有一僧見鬼使至。問之。則曰迎取作閻王。僧懼。乃勵精正念。使遂不至。昔人謂行僧不明心地。多作水陸靈祇。雖未必盡然。容有是理。下生猶勝天宮。天且弗爲。況鬼神乎。甚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

王介甫

介甫擬寒山詩有云。我曾爲牛馬。見草荳歡喜。又曾爲女人。歡喜見男子。我若真是我。祇合常如此。區區轉易間。莫認物爲己。介甫此言。信是有見。然胡不云。我曾聞諛言入耳。則歡喜。又曾聞讜言。喜滅而瞋起。我若真是我。祇合常如此。區區轉易間。莫認物爲己。

而乃悅諛惡讜。依然認物爲己耶。故知大聰明人。說禪非難。而得禪難也。

喜怒哀樂未發一

予初入道。憶子思以喜怒哀樂未發爲中。意此中卽空劫以前自己也。旣而參諸楞嚴。則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夫見聞泯覺知絕。似喜怒哀樂未發。而曰法塵分別者何也。意根也。法塵也。根與塵對。順境感而喜與樂發。逆境感而怒與哀發。是意根分別法塵也。未發。則塵未交於外。根未起於內。寂然悄然。應是本體。不知向緣動境。今

緣靜境。向固法塵之麤分別也。今亦法塵之細分別也。皆影事也。非真實也。謂之幽閒。特幽勝顯閒勝鬧耳。空劫以前自己尙隔遠在。此處更當諦審精察。研之又研。窮之又窮。不可草草。

喜怒哀樂未發二

慈湖楊氏謂灼見子思孟子病同原。然慈湖自敘靜中所證。空洞寂寥。廣遠無際。則正子思所謂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也。子思此語。以深經微細窮究。故云猶未是空劫以前自己。若在儒宗。可謂妙得孔氏之心法。其言至精至當。何所錯謬。而慈湖病之。慈湖既

宗孔氏主張道學而乃病子思則夫子亦不足法矣將誰宗乎儻慈湖於佛理妙悟則宜直言極論儒佛同異亦不應混作此語似乎進退無據

中峯示眾

天目中峯和尚示眾云汝若無大力量不若半間草屋棲身鶉衣丐食亦免犯人苗稼至論也今出家者多作有爲功德奔走一生於自己腳跟下生死大事置之罔聞不亦謬乎或曰箇箇都是你則像毀殿塌僧將露居而枵腹矣曰非然也汝力量大任爲之古人此語教我等無力量者急先務也一者大事未明

如喪考妣。則不暇爲。二者見理未徹。因果差錯。所謂有爲之功。多諸過咎。天堂未就。地獄先成。則不敢爲中峯又云。一心爲本。萬行可以次之也。至論也。牛頭之於銜花巖。馬祖之於傳法院。遐哉高風。不可再見矣。噫。

醺事謝將殺生

道流作醺事。竟必謝將。大者殺羊豕。小者買見有三牲。其說曰。酬將之護壇場也。不爾。且得罪。嗟乎。昨日設箇齋。今朝宰六畜。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其是之謂乎。夫將其他。吾不能知。只如雲長公之大義天

植王元帥之赤心忠良。彼豈以牲牢之謝介諸懷耶。相沿今古道流中無一高行者止之。真可悲悼。如恐得罪於將。則近日一江湖無賴。以祈雨鎖械將身。而將不加禍。蓋不與小人較也。而區區爲口腹故。反加禍於修功德之齋家也。有是理乎。敢以告夫明理之士君子。

齋月戒殺

唐制正五九月官不蒞任。以蒞任必多宴饗。宴饗必多宰牲。不蒞任者戒殺也。世人訛傳。以此三月爲惡月。而忌諸吉事。蓋迷其所自耳。今時亦戒正五九月。

及十齋日。不得行刑。愛物仁民。聖王好生之心一也。獨惜夫祈晴禱雨。官必禁屠。是明知殺生之爲不善矣。胡不齋月齋日。遵古戒殺。而必待難生然後禁。嗚呼。難生而始禁。難未平而禁已解。可勝歎哉。

戒殺延壽

華亭趙某。詣清浦探親。舟行次。見一人立舟上。諦視則亡僕也。驚問之。答云。見役冥司。今將追取三人耳。問三人爲誰。則曰。一湖廣人。一卽所探親也。其第三人。不答。又問得非趙某否。曰。然。趙大駭。至所探親。則已聞室中哭聲矣。益駭甚。趣棹還舍。僕曰。君且無怖。

及夜。吾不至。則免矣。趙問何故。曰。於路見有爲君解者。以君合門戒殺也。後夜果不至。趙竟無恙。今尙在。已十年矣。萬歷丙午七月記此。

宋元悟道居士

自宋迄元。居士有悟入者。不一而足。宋居士劉興朝。其悟道集。自敍悟處甚詳。蓋真有得者。元放牛居士。於無門老人。是不是。處悟入所作。是非關橫說豎說。非具大知見者。不能道此。二老蹤跡不甚顯。興朝猶載傳燈放牛罕有知者。吾故表而出之。

無義味語

宗門答話。有所謂無義味語者。不可以道理會。不可以思惟通故也。後人以思惟心強說道理。則愈說而愈遠。豈惟謬說。直饒說得極是。亦只是鸚鵡學人語而已。圓悟老人曰。汝但情識意解。一切妄想都盡。自然於這裏會去。此先德已驗之方。斷非虛語。吾輩所當深信而力行者也。

信施難消

鄧豁渠自訟云。爲僧者幹自己事。帶累十方施主。委實難消。誠哉言乎。夫僧人爲自己生死。猶士人爲自己科名也。爲科名故。累諸鄰里親戚供給所需。成名

則足以報之名不成。則所負多矣。不解此義。而唯嫌信施不廣。豈不大錯。

知道不能造

五臺居士謂予曰。吾知有此道。而不克盡力。終其身不樂。今士人不知有此道者。得一第。快心五欲。以爲樂。吾既知之。不敢縱欲。而復以王事家事驅馳荏苒。今老矣。失人世之樂。又未得出世之樂。故鬱然終身。此居士實語也。而自昧者多。自覺者少。誰道及此者。居士誠賢乎哉。今出家兒無王事家事。乃亦一生空過。靜焉思之。五內驚慄。

遠官字

先君子雖不仕。博學而篤行。多格言。嘗謂不孝曰。帶一官字者。慎勿爲之。因問何謂帶一官字。先君子曰。領官錢。織官段。中官鹽。作官保。乃至入官府爲吏書。交結官人。囑託公事之類皆是也。予再拜服膺。後觀親識中。坐此而敗者十七八。繇是推而廣之。卽爲官亦所不願。出家後。又推而廣之。不敢妄干有官大人。并誠徒眾。不得乞緣出入於官家。不得倚官勢與人構訟。安貧守分。倖免於大愆。雖遵持佛勅。亦素聞於庭訓也。口澤未忘。曷勝於邑。

念佛鏡

道鏡善道二師作念佛鏡。以念佛與種種法門對舉。皆斷之曰。欲比念佛功德。百千萬億分不能及一。可謂篤信明辨。大有功於淨土矣。獨其對禪宗一章。謂觀心者。觀無生者。亦比念佛功德百千萬億分不能及一。學人疑焉。予以爲正。四料簡所謂有禪無淨土者是也。但執觀心不信有極樂淨土。但執無生不信有淨土往生。則未達卽心卽土。不知生卽無生。偏空之見。非圓頓之禪也。反不如理性雖未大明。而念佛已成三昧者。何足怪乎。若夫觀心而妙悟自心。觀無

生而得無生忍。此正與念佛人上品上生者同科。又誰軒輊之有。

參究念佛

國朝洪永間。有空谷天奇。毒峯三大老。其論念佛。天毒二師俱教人看念佛是誰。唯空谷謂只直念去。亦有悟門。此二各隨機宜。皆是也。而空谷但言直念亦可。不曰參究爲非也。予於疏鈔已略陳之。而猶有疑者。謂參究主於見性。單持乃切往生。遂欲廢參究而事單持。言經中止云。執持名號。曾無參究之說。此論亦甚有理。依而行之。決定往生。但欲存此廢彼。則不

可。蓋念佛人見性。正上品上生事。而反憂其不生耶。故疏鈔兩存而待擇。請無疑焉。若夫以誰字逼氣下行。而謂是追究念佛者。此邪謬誤人。獲罪無量。

急參急悟

放牛居士。古杭人。余氏子。參無門老人。得悟於宋淳祐中。其言曰。大聰明人。纔聞此事。便以心意識領解。所以認影爲真。到臘月三十日。眼光欲落時。向閻老子道。待我澄心。攝念。卻與你去。斷不可也。須是急參。急悟。放牛此語。可謂喫緊爲人。若真實徹悟者。他平日踏得牢牢固固。穩穩當當。不動干戈。可以八面受。

敵無常到來。安閒自如。不荒不忙。不怖不亂。何更待澄心攝念。勉強支吾耶。所謂急參急悟。吾輩當力圖之。

解禪偈

溫公作解禪偈。真學佛不明理者之龜鏡也。但其以言行可法爲不壞身。仁義不虧爲光明藏。特一時救病語。非覈實不易之論。夫謹言行。修仁義。在世間誠可貴重。然豈便是金剛不壞之身。神通大光明藏。何言之易也。又以君子坦蕩蕩爲天堂。小人長戚戚爲地獄。理則良然。而亦有執理失事之病。豈得謂愚癡。

卽牛羊。凶暴卽虎豹。此外更無真實披毛帶角之牛羊。利牙鋸爪之虎豹乎。吾恐世人見溫公辭致警妙。必大悅而深信。其流之弊。撥無因果。乃至世善自足。不復知有向上事。則此偈本以覺人。反以誤人。不可不闡。

范景仁

景仁自謂吾二十年曾不起一思慮。景仁之爲賢者信矣。然二十年之久不生一念。或未易及此。顏子尙僅三月不違。則三月外容有念生。趙州尙假四十年方成一片。則未成一片時容有念生。如景仁者得無

麤念雖無。微細思慮潛滋暗發而不自覺歟。吾非輕視景仁。蓋恐得少爲足。而預以自警也。

習俗

先輩云。習俗移人。賢智者不免。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一字一語。種種所作所爲。凡唱自一人。羣起而隨之。謂之時尙。或尙坐。關羣起而坐。關或尙禮懺。羣起而禮懺。羣起而背經。羣起而持準提。羣起而讀等韻。羣起而去註疏。專白文。羣起而齋十萬八千僧。羣起而學書。學詩。學士大夫尺牘語。靡然成風。不約而合。獨於刻心勵志。眞實參禪念佛者。則有唱而無隨。謂

之何哉。

厭喧求靜

有習靜者。獨居一室。稍有人聲。便以爲礙。夫人聲可禁也。鴉鵲噪於庭。則如之何。鴉鵲可驅也。虎豹嘯於林。則如之何。虎豹猶可使獵人捕之也。風響水流。雷轟雨驟。則如之何。故曰。愚人除境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境。欲除境而境卒不可除。則道終不可學矣。或曰。世尊不知五百車聲。蓋禪定中事。非凡夫所能。然則高鳳讀書。不知驟雨漂麥。當是時。鳳所入何定。不咎志之不堅。而嫌境之不寂。亦謬矣哉。

除日

古人以除日當死日。蓋一歲盡處猶一生盡處。故黃檗垂示云。預先若打不徹。臘月三十日到來。管取你熱亂。然則正月初一便理會除日事。不爲早。初生墮地時。便理會死日事。不爲早。那堪荏荏苒苒。悠悠揚揚。不覺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況更有不及壯且老者。豈不重可哀哉。今晚歲除。應當惕然自誓。自要不可明年依舊蹉跎去也。雖然。此打徹二字。不可容易看過。不是通幾本經論當得徹也。不是坐幾炷香不動不搖當得徹也。不是解幾則古德問答機緣。作幾

句頌古拈古當得徹也。不是酬對幾句口頭三昧滑溜當得徹也。古人謂於此事洞然如桶底驟脫。爽然如大夢得醒。更無纖毫疑處。然後可耳。嗟乎。敢不努力。

淨土難信之法一

淺淨土者。以爲愚夫愚婦所行道。天如斥之。謂非鄙愚夫愚婦。是鄙馬鳴龍樹文殊普賢也。故予作彌陀經疏鈔。乃發其甚深旨趣。則又以爲解此經不宜太深。是畢竟愚夫愚婦所行道也。佛謂此經難信之法。不其然乎。

淨土難信之法二

或謂不宜太深者。此經本淺鑿之使深。故不可噫。法華以治世語言皆卽實相。而此經橫截生死。直登不退。寧不及治世語言乎。或又謂此經屬方等。疏以爲圓。則不可噫。觀經亦方等攝也。智者圓之。圓覺亦方等攝也。圭峯圓之。彌陀經予特以爲分圓。何不可之有。佛言難信之法不其然乎。

淨土難信之法三

華嚴第十主藥神得念佛滅一切眾生。病解脫門。清涼疏謂趣稱一佛三昧易成。敬一心濃餘盡然矣。況

心凝覺路。闇蹈大方者哉。前數語弘讚專念。後二句入理深談。誰謂淨土淺也。行願品廣陳不可說世界。海不可說佛菩薩功德。臨終乃不求生華藏而求生極樂。誰謂淨土淺也。聖賢垂訓如是。而人自淺之。佛言難信之法。不其然乎。

念佛不礙參禪

古謂參禪不礙念佛。念佛不礙參禪。又云不許互相兼帶。然亦有禪兼淨土者。如圓照本真歇了。永明壽黃龍新慈受深等諸師。皆禪門大宗匠。而畱心淨土。不礙其禪。故知參禪人。雖念念究自本心。而不妨發

願願命終時往生極樂。所以者何。參禪雖得箇悟處。儻未能如諸佛住常寂光。又未能如阿羅漢不受後有。則盡此報身。必有生處。與其生人世而親近明師。孰若生蓮花而親近彌陀之爲勝乎。然則念佛不惟不礙參禪。實有益於參禪也。

醫戒殺生

陶隱君取生物爲藥。遂淹滯其上昇。夫殺生以滋口腹。誠爲不可損物命而全人命。宜若無罪焉。不知貴人賤畜。常情則然而非諸佛菩薩平等之心也。殺一命活一命。仁者不爲。而況死生分定。未必其能活乎。

則徒增冤報耳。抱病者熟思之。業醫者熟思之。

勘驗

參學人有悟。必經明眼宗師勘驗過始得。如一僧常於神廟紙爐中宿。有師潛入紙爐。俟其來宿。攔臂把住。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僧云。神前酒臺盤。又一僧人言其得悟。玄沙故與偕行。至水邊。忽推之落水。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僧云。伸腳在縮腳裏。云云。此二僧者。非曾中七穿八洞。千了百當。隨呼隨應。如空谷發聲。隨來隨現。如明鏡對物。何能於倉卒忙遽。做手腳不迭時。出言吐語。如是。的當。如是。自在。彼

閒時以意識搏量卜度。酬機作頌。非不粲然可觀。爭奈迅雷不及掩耳處。一場懨懨。可不愼歟。

百法寺道者

嘉靖間有道者某。寓吳山百法寺。不乞化。弟子一人賣藥以贍。日三食。每粥二盂。菜數莖。寄煮粥鍋。終日坐一室。嘿如也。有作念佛會者。造之。擬發問。輒搖手云。第靜坐。毋開言。既不得言。遂逡巡而退。以餅餌蔬菓進。拒不納。曰。幸自有饘粥療饑。沒來繇繇。著此等向腹中轉。一過何爲哉。當時雖未覈其所修何道。而精專脫逸。不染世緣。今時似此者極少。誠予所不及。因

識之。

出世間大孝

人子於父母。服勞奉養以安之。孝也。立身行道以顯之大孝也。勸以念佛法門。俾得生淨土。大孝之大孝也。予生晚。甫聞佛法。而風木之悲已至。痛極終天。雖欲追之。末繇也已。奉告諸人。父母在堂。早勸念佛。父母亡日。課佛三年。其不能者。或一週歲。或七七。日皆可也。孝子欲報劬勞之恩。不可不知此。

卽心卽佛

馬祖謂卽心卽佛。大梅領旨。遂安然住山。後復聞非。

心非佛之說。乃云任伊非心非佛。我只是卽心卽佛。祖印之曰。梅子熟也。世人實歎梅之妙悟矣。而有二意。不可不辯。直契本原。一信永信。更不爲繁名異相之所轉移者。是梅子熟也。如其主先入之言。死在句下。擔麻而棄金者。其爲熟是熟爛之熟。非成熟之熟也。五千退席。昔人謂之焦芽敗種者是也。

世智辯聰有失

世人重聰明。誇博洽。競辭采。然不足恃者。以其有失也。彼學窮百家。文蓋一世。有來生不識一字者。其甚如淳禪師。以才藻著名。一跌而起。頓成癡。則不待

來生又甚。化爲異類。則所謂但念水草。餘無所知。其可恃安在。惟般若眞智。蘊之八識田中。亙古今擲撲不破。縱在迷途。有觸還悟。世俗中人。不知此意。無足爲怪。出家兒。乃以本分事。束之高閣。而殫力於外學。可勝歎哉。

好奇

聰明人多好奇。好奇者多受惑。蓋好奇之名。旣彰。則所謂海上燕齊。迂怪之士。競以其術進。駕神託仙。可喜可愕。遂深入而酷信之。至於白首無成。臨終不驗。始悵然悔恨。亦晚矣。雖然。猶愈於沒世而終不返者。

也。今日之悔恨當來之不受戒可知也。

無常信

諺有警世語。謂一老人死。見閻王。咎王不早與通信。王言。吾信數矣。汝目漸昏。一信也。汝耳漸聾。二信也。汝齒漸損。三信也。汝百體日益衰。信不知其幾也。然此特爲老人言耳。今更續之。一少年亦咎王云。吾目明耳聰。齒利。百體強健。王胡不以信及我。王言。亦有信及君。君自不察耳。東鄰有四五十而亡者乎。西鄰有三二十而亡者乎。更有不及十歲與孩提乳哺而亡者乎。非信乎。良馬見鞭影而行。必俟錐入於膚者。

驚駭也。何嗟及矣。

參禪非人世中事

先德有言。參禪不是人世中說得的事。或疑裴丞相謂六道之中。可以整心慮。趨菩提者。唯人道爲能耳。果如前言。禪將無地可參矣。曰。裴論良是。今此言爲喫得肉已飽。來尋僧說禪者發也。又爲僧之口般若。身阿蘭而心朝市者發也。且安居五欲之場。坐證一乘之果。人世中有此大便宜事。誰不爲之。得非所謂世間那有揚州鶴乎。願毋以此言自諉。參禪定是人世中說得的事。特患無志耳。有志者事竟成。

出家一

先德有言出家者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也。夫將以武功定禍亂。相以文學興太平。天下大事皆出將相之手。而曰出家非其所能。然則出家豈細故哉。今剃髮染衣。便謂出家。噫。是不過出兩片大門之家也。非出三界火宅之家也。出三界家而後名爲大丈夫也。猶未也。與三界眾生同出三界而後名爲大丈夫也。古尊宿歌云。最勝兒出家好。出家兩字人知少。最勝兒者。大丈夫也。大丈夫不易得。何怪乎知出家兩字者少也。

出家二

人初出家。雖志有大小。莫不具一段好心。久之又爲因緣名利所染。遂復營宮室。飾衣服。置田產。畜徒衆。多積金帛。勤作家緣。與俗無異。經稱一人出家。波旬怖懼。今若此。波旬可以酌酒相慶矣。好心出家者。快須著眼看破。曾見深山中苦行僧。一出山來。被數十箇信心男女。歸依供養。遂埋沒一生。況其大者乎。古謂必須重離煩惱之家。再割塵勞之網。是出家以後之出家也。出前之家易。出後之家難。予爲此曉夜惶悚。

得悟人正宜往生淨土

或問某甲向修淨土。有禪者曰。但悟自佛卽已。何必外求他佛而願往生。此意何如。予謂此實最上開示。但執之亦能有悞。請以喻明。假使有人。穎悟同於顏子。而百里千里之外。有聖如夫子者。倡道於其間。七十子三千賢相與周旋焉。汝聞其名往而見之。未必不更有長處。而自恃穎悟。拒不覲謁可乎。雖然。得悟不願往生。敢保老兄未悟在。何者。天如有言。汝但未悟。若悟。則汝淨土之生。萬牛不能挽矣。深矣哉言乎。

參禪

僧有恆言曰。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疑之爲言參也。然參禪二字起於何時。或曰。經未之有也。予曰。有之。楞嚴云。當在此中。精研妙明。又曰。內外研究。又曰。研究深遠。又曰。研究精極。非參乎。自後尊宿教人看公案。起疑情。皆從此生也。而言之最爲詳明者。莫如鵝湖大義禪師。其言曰。若人靜坐不用功。何年及第。悟心空曰。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剖西來第一義。曰。若還默默忞如愚。知君未解做工夫。曰。剔起眼睛豎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誰。如是言之。不一而足。參禪人當書諸紳。雖然。若向語句中推測穿鑿。情識上卜。

度搏量則又錯會所謂用功所謂剖所謂反覆看之意矣。則與靜坐默默者事不同而其病同矣。不可不辯。

印宗法師

六祖既受黃梅心印。隱於屠獵傭賤一十六年。後至印宗法師講席。出風旛語。印宗聞而延入。卽爲剃染。禮請陞座說法。人知六祖之爲龍天推出矣。未知印宗之不可及也。其自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夫印宗久談經論。已居然先輩大法師矣。而使我慢之情未忘。勝負之心尙在。安能尊賢重

道舍己從人。一至於此乎。六祖固古佛之流亞。而印宗亦六祖之儔類也。聖賢聚會豈偶然而已哉。

親師

古人心地未通。不遠千里求師問道。既得真師。於是拗折拄杖。高掛鉢囊。久久親近。太上則阿難。一生侍佛。嗣後歷代諸賢。其久參知識者。未易悉舉。只如慈明老人。下二尊宿。一則楊岐輔佐終世。一則清素執侍一十三年。是以晨咨暮炙。浹耳洽心。終得其道。以成大器。而予出家時晚。又色力羸弱。氣不助志。先師爲度出家。便相別去。方外行腳。所到之處。或阻機會。

或罹病緣。皆乍住而已。遂至今日。白首無知。抱愚守拙。嗟乎。予不能於杏壇泗水。濟濟多士。中作將命童子。而乃於三家村裏。充教讀師。可勝歎哉。

華嚴大藏一經

或問。經無與華嚴等者。何謂也。曰。昔玄奘法師譯般若六百卷。成以進御。帝云。般若如是浩瀚。何不居華嚴之先。法師謂華嚴具無量門。般若雖多。乃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也。有僧作數格供經。華嚴供於最上。一日取誦訖。納之中格。明晨經忽在上。僧大驚異。蓋經之威神所致。亦持經者之精誠所感也。且三藏聖

教獨華嚴如天王。專制宇內。諸侯公卿大夫百執事。以至兆民。皆其所統馭也。夫孰與之等也。

袁母

袁居士母張氏。自幼歸依普門大士。甚嚴。其嫁也。奉大士像以俱。孕居士腹中十月。無一日怠緩禮敬。故居士在孩提。卽知歸向三寶。蓋所謂胎教也。夫內人之能傾心事佛者。世亦恆有。至於將作新婦。不汲汲以服飾爲光華。而供大士於奩具。可謂迴出凡情。耳目所未聞見。昔蘇子瞻繪像南行。葛大夫設像公署。不避嫌刺。識者高之。今袁母者。豈不卓然大丈夫哉。

儒佛配合

儒佛二教聖人。其設化各有所主。固不必歧而二之。亦不必強而合之。何也。儒主治世。佛主出世。治世則自應如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足矣。而過於高深。則綱常倫理不成。安立出世。則自應窮高極深。方成解脫。而於家國天下。不無稍疏。蓋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若定謂儒卽是佛。則六經論孟諸典。璨然備具。何俟釋迦降誕。達磨西來。定謂佛卽是儒。則何不以楞嚴法華理天下。而必假羲農堯舜創制於其上。孔孟諸賢明道於其下。故二之合之。其病均也。雖然。圓機

之士。二之亦得。合之亦得。兩無病焉。又不可不知也。

立禪

立禪出自般舟三昧。蓋精進之極。恐坐則易昏。非以立爲道也。而不達此意者。遂有用鐵帶束腰。以助僵直。亦可笑矣。近更有砌甃作垣。緊圍其身。植立於中。如劒在匣。而復假此以爲募化之資。愚人無識。敬而事之。於是漸有效其所爲者。奉勸高明。遇如是人。卽應開導。勸之出垣。毋令末法現此魔異。以增僧門之醜。

論疏

如來說經而菩薩造論後賢製疏皆所以通經義而開示眾生使得悟入厥功大矣或乃謂佛所說經本自明顯不煩註釋以諸註釋反成晦滯於是一槩撥置無論優劣無論凡聖盡以爲不足觀此其說似是而非何者不信傳而信經是亦知本但草忽鹵莽以深經作淺解則其失非細是蓋有心病二焉一者懶病二者狂病懶則憚於博究疲於精思惟圖省便不勞心力故狂則上輕古德下藐今人惟恣胷臆自用自專故新學無智靡然樂從予實憫之爲此苦口。

淨土不可言無

有謂唯心淨土。無復十萬億刹外更有極樂淨土。此唯心之說。原出經語。真實非謬。但引而據之者。錯會其旨。夫卽心卽境。終無心外之境。卽境卽心。亦無境外之心。旣境全是心。何須定執心而斥境。撥境言心。未爲達心者矣。或又曰。臨終所見淨土。皆是自心。故無淨土。不思古今念佛往生者。其臨終聖眾來迎。與天樂異香。幢旛樓閣等。惟彼一人獨見。可云自心。而一時大眾悉皆見之。有聞天樂隱隱向西而去者。有異香在室多日不散者。夫天樂不向他方。而西向以去。彼人已故此香猶在。是得謂無淨土乎。圓照本禪

師人見其標名蓮品。豈得他人之心作圓照之心乎。又試問汝。臨終地獄相現者非心乎。曰。心也。其人墮地獄乎。曰。墮也。夫旣墮地獄。則地獄之有明矣。淨土獨無乎。心現地獄者。墮實有之地獄。心現淨土者。不生實有之淨土乎。寧說有如須彌。莫說無如芥子。戒之戒之。

隨處淨土

有謂吾非不信淨土。亦非薄淨土而不往。但吾所往與人異。東方有佛。吾東往。西方有佛。吾西往。四維上下。天堂地獄。但有佛處。吾則隨往。非如天台永明諸

求淨土者。必專往西方之極樂世界也。此說語甚高。旨甚深義甚玄。然不可以訓。經云。譬如弱羽。止可纏枝。則知翮翼既成。身強氣茂。方可翱翔霄漢。橫飛八方耳。非初發菩提心者所能也。世尊示韋提希十六觀法。必先之落日懸鼓。以定志西方。而古德有坐臥不忘西向者。豈不知隨方皆有佛國耶。大解脫人。任意所之。如其不然。恪遵佛勅。

陰陽

有謂萬法始於陰陽。不宜陰陽前更立太極。故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天陽而地陰也。夫婦爲生人之本。

夫陽而婦陰也。夫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孔子語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亦孔子語也。取其一。棄其一。何爲哉。濂溪曰。無極而太極。尙置無極於太極之上。況陰陽乎。圭峯原人。卽無極猶未足窮其原。而起信真如生滅。以前名爲一心。前說可謂甚淺。

出胎隔陰之迷

古云。聲聞尙昧出胎。菩薩猶昏隔陰。予初疑聲聞已具六通。菩薩雙修定慧。何繇昏昧。均未能免。及考之自己。稽之他人。昨宵之事。平旦忽爾茫然。況隔陰乎。乍遷一房。夜起不知南北。況出胎乎。彼諸賢聖之昏

昧。蓋暫昏而卽明。俄昧而旋覺者也。而我等凡夫。則終於昏昧而不自知也。捨身受身。利害有如此者。爲今之計。直須堅凝正心。毋使剎那失照。而復懇苦虔誠。求生淨土。生淨土。則昏昧不足慮矣。旣放其心。復撥淨土。危乎哉。

劉道原不信佛法

司馬溫公謂劉道原。最不信浮屠法。其言曰。人生如在逆旅。旅中所用之物。去則盡棄之矣。焉有資之隨去者乎。可謂見之明而決之勇矣。蓋人死則神滅之論也。夫旅中主人之物。誠棄矣。自己囊橐。亦併棄而

不隨乎。所謂唯有業隨身是也。溫公之有取於道原者何也。劉元城謂老先生於此事極通曉。元城之有取於溫公者又何也。

傳佛心印

天台下尊宿。謂傳佛心印。惟屬天台。而達磨一宗置之弗取。圭峯謂荷澤嗣曹溪。傳佛心印。惟屬荷澤。而南嶽青原二宗置之弗取。於是明教嵩禪師作傳法正宗。自迦葉至曹溪。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以逮於南嶽青原。而天台圭峯兩家之說雙泯。今猶有爲天台者。而絕無爲圭峯者。則天台下尙繩繩。而圭峯下寥

寥也。爲天台者曰。師子遇害而傳遂絕。然至人遇害如遊園觀。寧有法隨身滅之理乎。傳法正宗。誠哉宗正。而萬世爲楷矣。

傳燈

自拈花悟旨。以至舂米傳衣。西域此方。燈燈續照。而黃梅之記。曹溪曰。向後佛法。繇汝大行。乃南嶽青原。燦爲五宗。大盛於唐。繼美於宋。逮元尙多其人。而今則殘輝欲燼矣。所以然者。無其種故也。祖師云。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然則旣無其種。天澤何施。今剃髮染衣者。雖徧滿域中。然皆外

驚有爲緣事。其近裏者。又不過守律飭躬。誦經禮懺而已。其誰發無上菩提之心。單提此事。孜孜密密扣己而參。不捨寸陰。而必求正悟者哉。乃欲望空田之穫粟。責露柱以生花。無是理也。

金丹

或問玄宗有云。金丹之法。與二乘坐禪頗同。此語然歟。予曰。此紫陽語也。不曰異而曰同。不直曰同而曰頗同。言之不苟。發者也。雖然。禪者不可因是而生異見也。學大乘以二乘爲禁。故梵網呵二乘曰邪。曰惡。況同而未同者乎。或問丹可得聞乎。乃爲之喻曰。鍊

鉛汞而成丹。譬之修定慧而成道也。神凝氣結乃成大丹。止極觀圓。不真何待。其究雖殊。而喻可以互顯也。玄宗尚以身之精氣神爲外藥。而教人求內藥之元精元氣元神。彼從事於五金八石。尋草燒茆者。亦惑矣。禪宗尚以十地見性爲如隔羅縠。而必曰永斷無明。方名妙覺。彼止於化城。住於百尺竿頭者。猶遠之遠也。奈何圓頂方袍。號爲釋子。不思紹隆佛種。而耿耿焉。頌道德。講南華。不亦顛倒乎哉。

四十二章經遺教經

漢明帝夜夢金人。遣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此聖

教東流入震旦之始也。今以其言近。僧不誦持。法師不陞座爲人講演。夫此經言不專近。有遠者。有言近而旨遠者。人自不察也。又遺教經乃如來入滅最後之要語。喻人世所謂遺囑也。子孫昧宗祖創始之來源。是忘本也。子孫背父母臨沒之遺囑。是不孝也。爲僧者胡弗思也。愚按二經實末法救病之良藥。不可忽。不可忽。

大悟小悟

相傳大慧杲老。大悟一十八徧。小悟不計其數。愚按學道人時有覺觸。謂之有省。乍而省。未大徹也。則名

小悟。容或多徧。至於大悟。則世尊夜見明星而廓然大悟。是一悟盡悟。不俟二三矣。卽如諸祖。有直至如今更不疑者。有從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者。有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者。雖未至佛。亦皆大悟也。而必重重纍纍如是。則向之不疑者。當更起疑矣。向之太平者。當更變亂矣。向之無多子者。當更欠少矣。云何得稱大悟。若夫無明雖斷。猶欲斷最後窮微至細之無明。公案雖透。猶欲透最後極則誦詛之公案。則幾番大悟者。容有之。但不應多之。至於一十八徧也。

憫下

周氏紀言載唐一庵先生與眾友夜話。將入寢。問此時還有事當料理否。眾曰無。一庵謂今天盛寒。吾輩飲酒樂甚。諸從人尙未有寢所。眾謝不及。所以然者。以此時惟欠伸思睡而已。而一庵獨體悉於眾情之所弗察。眞仁人之言。佛菩薩之慈悲也。因思出家兒今日在僧堂中。百事不干懷。十指不點水。其入寢亦念諸行人有未遑安處者乎。亦念諸行人之勞役不寧者何所爲而然乎。則以眾僧之辦道也。古人有言。道業不成。爭消得。可不爲寒心哉。

菩薩

人見如來彈斥偏小。讚歎大乘。知菩薩道所當行矣。然不審其實。而徒假其名。爲害滋甚。是故未能自度。先能度人者菩薩也。因是而己。事不明。好爲人師。則非矣。六度齊修。萬行兼備者菩薩也。因是而專務有爲。全拋心地。則非矣。無惡名怖。乃至無大眾威德怖。坦然自在者菩薩也。因是而聞過不悛。輕世傲物。則非矣。卽殺爲慈。卽盜爲施。乃至卽妄言成實語。種種權宜方便。不可以常情局者菩薩也。因是而毒害劫奪欺誑。甚而破滅律儀。撥無因果。如古謂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姪。無妨般若。則非矣。此則徇名失

實不善學。柳下惠而學步於邯鄲者也。大道無成。業果先就。慎之慎之。

願力

呂文正公每晨興禮佛。祝云。不信三寶者。願弗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護持佛法。後呂氏所出。若公著若好問。若用中。皆貴顯而奉佛。夫文正亦祇是人世之善願。而竟酬所期。至累世不絕。況求生淨土。爲出世間之大願乎。文正之願。取必於子孫者。得否未可知。況求生淨土。取必於自己者乎。故知淨土不成。良以其精誠之未至耳。昔有貴室。供養一僧。問僧云。師

百年後肯來某家否。僧一笑。遂爲其子。近世總戎范君亦其父所供僧也。二事正類。夫一時之笑諾。卽孕質於豪門。豈得積久之精誠。不託胎於蓮品。因果必然。無容擬議矣。

不起念一

李文靖公庭前藥欄壞。如不聞見。左右請葺之。公曰。安可以此事動吾一念乎。仰山住院。土地神欲一參觀。而久不可得。一日師偶入香積。行人有翻壞食器者。師不覺起念云。信施可惜。土地神遂得展禮。則師於平日。蓋一念不起者矣。故曰一念未起。鬼神莫知。

又曰離念相者等虛空界而我輩從朝至暮浮思亂想層見疊興。不知其幾千萬億。欲超生死證涅槃。其可得哉。

不起念二

昔有道者結庵於溪側。夜聞窗外云。明日有戴鐵帽子者當替代我。道者知鬼也。明日將暮大雨。溪水驟漲。一男子頂釜冒雨欲渡。道者急止之。至夜窗外復云。三年俟候得一人。又爲這先生所救。必有以報之。道者端坐室中。鬼遶室周徧覓之不得。悵快而去。良繇一念不起故也。蓋人之所覓者形。而鬼神之所覓

者心也。心空而形與之俱空矣。孰曰黃冠無人哉。吾輩當取以自勗。

九品往生

士人有薄淨土而不修者。曰。譬如吾輩當以科名入仕。奈何作歲貢授官耶。一士人云。此喻大謬。蓮臺自分九品。公何不取其最上。而甘作下品乎。今進士科三百。亦可分上中下而九品之也。公何不取彼魁元。而甘作榜尾乎。上品上生。卽蓮科之榜首也。故頌之者曰。三心圓發。諦理深明。金臺隨往。卽證無生。其在宗門。則大徹大悟。而所謂心空及第歸者此也。向士

人憊然曰。吾疑於是冰泮。

千僧無一衲子

龍興靖公。受知於雪峯大師。峯記靖云。汝他日住持。座下千僧。無一衲子。後靖應錢王之請。住持龍興。果眾千餘。皆三藏誦習之徒而已。一如峯記。昔馬大師。得人之多。其成大器者。至八十八人。靖去馬師年。不甚遠。而衲子之難得。乃千中罕見其一。況今時乎。人間無十善。則天類衰。僧中無衲子。則佛種斷。近且不知衲子之謂何也。法道伶仃。如綫欲絕。悲夫。

惜寸陰

古謂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而佛言人命在於呼吸。夫分陰之中。有多呼吸。則我輩何止當惜分陰。一剎那一彈指之陰。皆不可不惜也。昔伊庵權禪師。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麼空過。未知來日工夫何如。其勵精若此。予見晨朝日出。則憶伊庵此語曰。今又換一日矣。昨日已成空過。未知今日工夫何如。然予但歎息。未嘗流涕。以是知爲道之心。不及古人遠甚。可不愧乎。可不勉乎。

萬年寺

萬年寺當天台萬山之中。殿前古樹十餘。一字橫互。

行列整而枝葉茂。鬱然爲山門美觀。有刻石記之者。曰。此上仙所植也。有伐之者。其人立死。或云。爲此記者。其愚乎哉。他時後日。能保有力者。不負之而趨乎。則奚以記爲。予以爲不然。夫興之必有廢也。古人非不知也。法不得不如是立也。後人信斯記而戢其邪心。與不信而造業。自屬彼人。立法者無心焉。任之而已矣。破和合僧者。墮無間。佛記也。佛未入滅。而調達誘祇園之僧若干以去。佛不能制。調達之負而趨然。則佛愚乎哉。

富貴畱戀人

僧之高行者。平日自分不以富貴染心。然能持之見生。未必不失之他世。一友人以文章魁海內。直史館。聲名藉甚。偶遊天目。謂予言。此山中石室有僧坐逝。其故身猶存。予欲禮覲。輒心怖不敢。予問故。答曰。昔有人禮石室僧者。纔拜下。卽仆地隕絕。而龕內僧方欠伸從定起。予慮或然。是以不敢。因與予相視大笑。此公弘才碩德。智鑑精朗。又雅意佛乘。尙愛著其一時富貴。守在夢之身。惟恐其醒。他又何言乎。田舍翁五畝之宅。寒令史抱關擊柝之官。窮和尙三二十家信心供養之檀越。已眷眷不能捨。死猶攜之識田。況

復掇巍科。居要地。占斷世間榮耀者。亦奚怪其愛著也。富貴之畱戀人。雖賢智者未免。吁。可畏哉。

鵝道人

山中老氓呼鵝曰鵝道人。問之。則曰。鵝之入田也。蟻螟蝨蚓等吞噉無子遺。故鵝所遊行號大軍過。雞之在地也。蜈蚣之毒惡。蟋蟀之跳梁。無能逃其喙者。而鵝惟噬生草與糠粃耳。齋食不腥。是名道人。予聞而汪然大戚焉。夫雞鴨戕物。人戕雞鴨。報施似適其平。曷爲乎烹鵝而食其肉也。鵝受道人之稱。人甘猛虎之行。吁。乎傷哉。雖然。鵝不食腥。類騶虞之不殺。非師

友訓之。其性然也。性也者。宿習之使也。故學道人不可不慎其習。

生日

世人生日。設宴會。張音樂。繪圖畫。競辭賦。以之爲樂。唐文皇獨不爲。可謂超越常情矣。或曰。是日也不爲樂。而誦經禮懺。修諸福事。則何如。曰。誠善矣。欲報父母劬勞生育之恩。及滅已躬平生所作之業。於此宜盡心焉。然末也。非本也。先德有言。父母未生前。誰是汝本來面目。是日也。有能不爲樂。而正念觀察未生前之面目者乎。若於此廓爾洞明。則不但報此身之

父母而累劫之親恩無不報不但滅見生之業而多生之夙障罔弗滅矣。罷人世之樂得涅槃之樂。孝矣哉。若人乎。偉矣哉。若人乎。

因病食肉

有受佛戒斷肉食而忽罹病緣爲親友所強勸已而遇俗醫又慫慂之。至有久茹齋者一旦破毀不思肉之力僅能肥身不能延命。智者已必不爲。又況膏粱子弟或癰瘡如餒人而藜藿田夫或充腴若富賈則肥身且未保如命何。菜食而病教以食肉。肉食而病復令何食。在病者以理自持而已。若其位處卑幼上

有尊人。勢分所臨。不可違逆者。食三淨肉可也。殺生而食不可也。

人患各執所見

析理不得不嚴爲辯別。入道不得不務有專門。然而執己爲是。槩他爲非。又不可也。此在昔已然。於今尤甚。執一家者。則天台而外無一人可其意。而執簡便者。又復詆天台爲支離穿鑿。非佛本旨。執理性者。則呵念佛爲著相。而執淨業者。又復但見不念佛人便目之曰外道。乃至執方山者。病清涼分裂全經。執持呪者。疑顯教出後人口。如斯之類。種種未易悉數。矛

盾水火互相角立。堅壁固守。牢不可轉。吾深慨焉。奉勸諸仁者。曷若各捨其執。各虛其心。且自研窮至理。以悟爲則。大悟之後。徐而議之。未晚也。

姚少師

佛未出世。人皆以天爲師。佛旣出世。始知奉佛。故佛號人天師。獨王於三界而無倫者也。姚少師作佛法。不可滅論。謂儒道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之爲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此雖闕澤語。非少師不能闡也。又少師位極三公。衣僅一衲。不改僧相。以終其身。豈常情所易窺測乎。特不似佛圖澄。示現神通。然圖

澄當亂世。乃假通以顯化。少師值眞主。無俟於通。安知非能之而不爲也。又幽居詩曰。春燕雛成辭舊壘。午雞啼罷啄陰階。可謂當代之畱侯矣。世未有知其深者。因發之。

姚少師二

或謂少師佐命。殺業甚多。奚取焉。然所取於少師者有三。一以其貴極人臣而不改僧相。二以其功成退隱而明哲保身。三以其讚歎佛乘而具正知見。殺業非所論也。雖然。少師曾於靖難中。啟奏方孝儒賢者。慎勿加害。卽此一言。功過可相準矣。吾是以取之。

竹窗二筆

菩薩戒弟子劉慧聞率子性澤施資敬刊伏願正
法昌明三根普被消除業障直證菩提
光緒二十四年夏五月金陵刻經處識

竹窗三筆序

古有容齋隨筆。予效之竹窗之下。時有所感。筆焉。時有所見。筆焉。從初至再。成二帙矣。茲度八旬。頗知七十九年之非。而自覺其心之未悄然也。奈何久仆樂生之堂。無能勤趙老之屨。於是一榻而走千山。寸晷而遊神於百世。所感所見。積之歲月。忽復成帙。雖東語西話。賓叩主酬。種種不一。要歸於整飭行門。平治心地而已。餘如世諦中事。無關於法化。無補於修進者。則不暇及焉。噫。吾耄矣。胡不囊括瓶守。而喋喋乃爾。噫。吾耄矣。斜陽賸月。能幾何時。此而不言。更待何

日。苟有利於民物。他何恤爲。因以付管城子。

萬歷乙卯春日。後學雲棲祿宏謹識。

竹窗三筆目錄

殺生人世大惡

晝夜彌陀十萬聲

已事辦方可爲人

自他二利

殺生非人所爲

祀天牛

伏羲氏網罟

浴水

僧宜節儉

僧拜父母

年少閉關

八旬行腳

講宗

教人參禪

肇論

華嚴論疏

評議先賢

遊名山不願西方

非理募化

妄拈古德機緣

直言

心迹

僧務外學

僧務雜術

周柳翁

沸湯施食

肉刑

心意識

制心

禪宗淨土遲速

六祖壇經

居山

佛性

僧畜僮僕

文文山

出家四料簡

時光不可空過

蔬食上賓

李卓吾 一二

中庸性道教義

趙清獻

經債

淨土壽終

龍舒往生

直受菩薩戒

刑戒

不願西方 一二

平侍者

四果

遺教經

四十二章經 一二

五條衣

禪門口訣 一二

念佛不見悟人

爲僧宜孝父母

雷霆

眞友

學貴專精

傳燈

劉公眞菩薩人

續原教論

三賢女

施食師

講法師

一蹉百蹉

禁屠

畜魚鶴

今日方閒

入胎

護法

儒者闢佛

居士搭衣

宿命

龍眼

燒煉

南嶽誓願文

天台傳佛心印

水陸儀文

師友

朝海

蔑視西方

頌古拈古 一二

續入藏諸賢著述

南嶽天台自言

道譏釋 一二

出家利益

世俗許願

出世間大孝

偽造父母恩重經

修行不在出家

不朽計

人不宜食眾生肉

三難淨土

念荳佛

眞誥

現報 一二

念佛惟務一心

修福

勘試

六羣僧

簡藏鍊磨

世夢

性相

大鑑大通 一二

齋僧錢作僧堂

楞嚴圓通

天說 一二三

趙定宇作閻王

弟子爲師服

百丈清規

剛鬣報

天說餘

竹窗三筆

明雲棲寺沙門祿宏著

殺生人世大惡

或問人所造惡何者最大應之者曰劫盜也忤逆也教唆也予曰是則然更有大焉大莫大於殺生也或曰宰殺充庖日用常事何得名惡而況最大噫劫盜雖惡意在得財苟歡喜而與之未必戕人之命而殺生則剖腹剜心肝腦鼎鑊矣忤逆者或棄不奉養慢不恭敬未必爲阿閼楊廣之舉況閼廣所害一世父母而經言有生之屬或多夙世父母殺生者自少至

老所殺無算。則害及多生父母矣。教唆者。惡積名彰。多遭察訪。漏網者稀。彼殺生者。誰得而詰之。則搆訟之害。有分限。而殺生之害。無終盡也。是故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間之大惡曰殺生。

晝夜彌陀十萬聲

世傳永明大師晝夜念彌陀十萬。予嘗試之。自今初日分至明。初日分足十二時。百刻正得十萬。而所念止是四字名號。若六字則不及滿數矣。飲食抽解皆無間斷。少間則不及滿數矣。睡眠語言皆悉斷絕。少縱則不及滿數矣。而忙急迫切如趕路人。無暇細心。

切念。細念則不及滿數矣。故知十萬云者。大槩極言須臾不離之意。而不必定限十萬之數也。吾恐信心念佛者。或執之成病。因舉吾所自試者以告。或曰。此大師禪定中事也。則非吾所知矣。

己事辦方可爲人

古人大徹大悟。參學事畢。且於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不惜口頭生醢。龍天推出。方乃爲人。故辭法席者。願生生居學地。而自鍛鍊。予出家時。篤奉此語。佩之。曾襟。後以病入山。久久不覺漸成叢林。然至今不敢目所居爲方丈。不敢開口妄論宗乘。蓋與眾同修。非

領眾行道也。忝一日之長。互相激勸而已。諸仁者以友道待我而責善焉。幸甚。

自他二利

古云未能自利。先能利人者。菩薩發心。斯言甘露也。不善用之。則翻成毒藥。試反己而思之。我是菩薩否。況云發心。非實已能也。獨不聞自覺已圓。復行覺他者。如來應世乎。或謂必待已圓而後利他。則利他終無時矣。然自疾不能救。而能救他人。無有是處。是故當發菩薩廣大之心。而復確守如來真切之訓。不然以盲引盲。欲自附於菩薩。而人已雙失。謂之何哉。

殺生非人所爲

虎豹之食羣獸也。鷹鷂之食羣鳥也。鱧獺鷺鷥之食魚蝦等諸水族也。物類之無知則然。具人之形。稟人之性。乃殺諸眾生而食其肉可乎。是人中之虎豹鷹鷂鱧獺鷺鷥也。雖然。虎之害不及空飛。鱧之害不及陸走。人則上而天下而淵中而散殊於林麓田野者。釣弋網罟百計取之。無遺餘。是人之害甚於物也。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人而不仁。是尙得爲人乎。旣名爲人。必無殺生食肉之理矣。

祀天牛

燔牛祀天。世傳事始於上古。而歷代因之。雖以梁武帝之奉佛。然麪爲犧牲。獨行於太廟。而不行於南郊。史稱正月上辛。以特牛祀於天。皇大帝。夫祀天配以祖。則牛亦在焉。安所稱爲用麪。予不知其說也。昔沛公以太牢祀孔子。予嘗謂一太牢何足以報聖師之恩。則其不足以報上帝之恩。亦明矣。而自古及今。爲有國之大典。孰從而止之。悲矣哉。牛乎。何其業之深且長也。一至是乎。

伏羲氏網罟

槐亭王先生謂網罟制於伏羲。蓋因獸之傷稼。設爲

網罟者禦之也。非捕之也。故曰佃曰漁。皆有田字。隱在中。槐亭此說。發千古所未發。可謂大有功於世道矣。或曰炎帝始爲稼穡。故號神農氏。伏羲時未有稼。而網罟將奚爲。予乃用前意而廣之曰。古雖未稼。或食草木之實。猶稼也。況人畜以強弱相勝。設爲網罟。使獸畏而避之。但教民遠其害。非教民食其肉也。捕而食之。後世之流弊也。非聖人意也。

浴水

京畿老辨融師嘗言沐浴水澄之。可以漬米炊飯。或曰戲言也。或曰有激之言也。予以爲不然。蓋實語耳。

予昔附糧舶至丹陽。連艘十餘里。首尾相踵。而河狹水淺。浣衣者恆於斯。濯足者恆於斯。大小便利者恆於斯。穢且甚矣。然用之以煎煮炊爨者。亦恆於斯。非大富貴人。罕有登崖覓井汲泉者。河水浴水奚別焉。耿恭被圍絕水。絞馬糞汁而飲之。而口外有炒米店四十里。候天雨爲飲。穿井數十丈不得水。嗟乎。餓鬼之鄉。積劫不聞水名。爲僧者今處清溪流泉之所。茶湯灌漑。事事如意。更復一月八浴。猶以爲少。一月十五浴。猶以爲少。何不知慚愧。乃至於是。

僧宜節儉

張子韶自做秀才時。至狀元及第。位登樞要。而麤衣
菲食。無玩好器物。其筆亦用殘禿者。胡克仁居官茹
蔬終身。眠一紙帳。彼乃現宰官身。行比丘行。況身是
比丘者乎。佛制頭陀比丘。行乞爲食。糞掃爲衣。塚間
樹下爲宿。今處於眾中。檀越送供。衣足矣。食足矣。安
居於蘭若矣。更求佳麗可乎。一鉢四綴。一緇鞋三十
年。古德之高風未墜也。吾爲是慚愧自責。而併以告
夫同侶。

僧拜父母

佛制出家比丘。不拜父母。而王法有僧道拜父母之

律。或問依佛制則王法有違。遵王法則佛制不順。當如之何。予謂此無難。可以並行而不悖者也。爲比丘者。遇父母必拜。曰。此吾親也。猶佛也。爲父母者。當其拜。或引避。或答禮。曰。此佛之弟子也。非吾子也。寧不兩盡其道乎。

年少閉關

閉關之說。古未有也。後世乃有之。所以養道。非所以造道也。且夫已發菩提大心者。猶尙航海梯山。冒風霜於百郡。不契隨他一語者。方且挑包頂笠。蹈雲水於千山。八旬行腳。老更驅馳。九上三登。不厭勤苦。爾

何人斯。安坐一室。人來參我。我弗求人耶。昔高峯坐死。關於張公洞。依巖架屋。懸處虛空。如鳥在巢。人罕覲之者。然大悟以後事耳。如其圖安逸而緘封自便。則斷乎不可。

八句行腳

古有頌云。趙州八十猶行腳。祇爲心頭未悄然。及至歸家無一事。始知虛費草鞋錢。今人不思其前二句。而執其末句。謂道在目前。行腳徒勞耳。而引不越嶺。不出關者爲證。噫。幸自反觀。已歸家否。無一事否。有。如尙滯半途。恩恩多事。則何但八句。直饒百歲千歲。

乃至萬歲。正好多買草鞋。徧歷天涯。未許駐足在。

講宗

宗門之壞。講宗者壞之也。或問講以明宗。曷言乎壞之也。予曰。經律論有義路。不講則不明。宗門無義路。講之則反晦。將使其參而自得之耳。故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又曰。我若與汝說破。汝向後罵我在。今講者翻成套子話矣。西來意不明。正坐此耳。

教人參禪

參禪人之悞。教參禪者悞之也。或問教人參禪。是欲起直指之道。於殘燈將燼之日。曷言乎悞之也。予曰。

道雖人人本具。而亦人人所難。苟非利根上智。卒莫
邊岸。奈何槩以施之。譬如募士者。得孱孱懦怯。僅可
執旗司鼓。而授之以朱亥之鎚。雲長之刀。典韋之戟。
其不振掉而顛蹶者。幾希矣。安望其有斬將擒酋。攻
城破壘之功乎。其或自亦纔離上大人。上乙己。而教
人以制科文字。亦舛矣。或問於子何如。答曰。老僧正
讀上大人未熟在。

肇論

空印駁肇公物不遷論。予昔爲之解。今復思之。空印
胡繇而爲此駁。其繇有二。二者不察來意。二者太執。

常法。不察來意者。若人問物何故不遷。則應答云。以性空故。今彼以昔物不至今爲物遷。而漫然折以性空。性空雖是聖語。然施於此。則僞統之談。非對機破的之論也。得無似作文者。辭句雖佳。而不切於本題者乎。太執常法者。僧問大珠。如何是大涅槃。珠云。不造生死業。此常法也。又問如何是生死業。珠云。求大涅槃。是生死業。在常法。必答以隨妄而行。是生死業矣。今乃卽以求大涅槃爲生死業。與肇公卽以物不至今爲不遷意。正同也。故無以駁爲也。又空印謂圭峯不當以達磨直指之禪爲六度之一。圭峯何處有

此語其所著禪源詮云。達磨未到諸家所解皆是四禪八定之禪。南嶽天台所立教義雖極圓妙。然其趨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唯達磨所傳頓同佛體迥異諸門。其說如此明顯。而曰以直指禪爲六度禪。則吾所未諳也。雖然。空印駁肇公之論不遷呵圭峯之議初祖。則誠過矣。至其謂圭峯不當以荷澤爲獨紹曹溪。天台門下所論或多不出於大師之口。此二說者確論也。

華嚴論疏

或問肇論已聞命矣。又一居士力詆清涼者何如。予

謂彼居士惟崇棗柏之論。其詆清涼者。言不當以信解行證分裂全經。大失經旨。不思經開信住行向地等。其分裂也抑又甚矣。然則佛亦非歟。夫行布圓融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必去行布則圓融何物。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則先後同歸。首尾一貫。無縫無罅。何處覓其分裂也。況論有論體。疏有疏體。發明大意。莫尙乎論。委曲發明。窮深極微。疏鈔之功。不可思議。二大士者。皆羽翼華嚴之賢聖。不可得而軒輊者也。予嘗有書達居士。居士不答。未知其允否。因記之。

評議先賢

予旣敘肇論雜華二事。或曰先賢不可評議乎。予曰。非然也。今人未必不如古人。昔有是言矣。然吾嘗思之。三百篇多出於郊野閭閻之歌咏。而後人以才華鳴世者。不能及六羣比丘。聖眾所不齒。而賢於佛滅度後。馬鳴龍樹。則古人何可輕也。空印之評。其太過者。止在物不遷。及圭峯論達磨兩處耳。非譏貶清涼者比也。吾見有叱辱溫陵者。罵詈長水者。崇尚天台。則盡毀諸家。無一可其意者。勘妙喜爲未悟者。藐中峯爲文字知識者。又其甚有謂六祖不及永嘉。而遭其挫折一上者。是安可以不辨也。嗟乎。古人往矣。今

人猶存。吾何苦爲過去者爭閒氣而取見存者之不悅乎。顧理有當言。不容終嘿者。餘非所恤也。

遊名山不願西方

遊五臺者曰文殊在。遊峨嵋者曰普賢在。遊普陀者曰觀世音在。獨不曰西方極樂世界有彌陀在乎。又不曰三大士者徒仰嘉名。阿彌陀佛見在說法。親炙休光之爲愈乎。又不曰跋涉三山。累年月而後到。信心念佛。一彈指而往生乎。大可歎也。

非理募化

雲棲僧約。非理募化者出院。一僧曰。此不足禁。禁之

則缺眾生福田。非理募化。雖其人自負過愆。而眾生
獲破慳捨財之益。世僧假佛爲名。以營生。佛何曾爲
此輩出一禁約乎。予曰。子言則誠善矣。然知其一。未
知其二。非理募化者。瞞因昧果。施者知之。因而退心。
後遂不施。安在其能破慳也。佛世有諸弟子。自遠遊
歸。所過聚落。望而閉戶。問故。則畏僧之募化也。因以
白佛。佛乃種種呵責。何言其不禁約也。慎之哉。

妄拈古德機緣一

雲棲僧約。妄拈古德機緣者。出院。一僧云。此不必禁。
禁之則斷般若緣。彼謗法華者。地獄罪畢。還以謗故。

植緣法華。況妄拈者非謗乎。予曰。子言則誠善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謗法華者。出地獄而植善緣。孰若信敬法華者。不入地獄而卽植善緣乎。又謂妄拈非謗。而不思無知臆談。皆名謗大般若。是故漫述師言者。被點簡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彼尊師也。非謗也。錯答一轉語者。墮野狐身。彼錯也。非謗也。何二人皆成罪戾。古人一問一答。皆從真實了悟中來。今人馳騁口頭三昧。明眼人前。似藥汞之入紅爐。妖邪之遇白澤耳。若不禁止。東豎一拳。西下一喝。此作一偈。彼說一頌。如風如狂。如戲如謔。虛頭熾而實踐亡。

子以爲宗門復興。吾以爲佛法大壞也。

妄拈古德機緣二

僧不悅曰。審如是。古德機緣。更不可開口一評量乎。
曰。止。禁妄拈。未嘗言不可拈也。二僧同起捲簾。古德
云。一得一失。子試評量。得失誰在。僧無語。予曰。昔人
有言。十回被師家問。九回答不得。未爲害。但忌無知
妄談。則終無升進耳。慎之哉。

直言

前僧欲除募化妄拈二禁。予不允。僧去。又一僧云。雲
棲半月直言。逐日直言。適起爭端耳。除直言。乃所以

爲直言也。予謂汝非僧乎。僧宜從佛。而佛制九旬結夏。夏滿之日。名僧自恣。日佛歡喜。日任僧舉過。更無隱諱。故名自恣。雲棲半月直言。據此也。佛喜而子獨不喜可乎。律載僧有過。傍僧白佛。佛召本僧。種種呵責。因制爲律。雲棲逐日直言。據此也。佛容其舉過。而子獨不容可乎。且世法猶云。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士有諍友。故曰興王賞直諫之臣。聖主立誹謗之木。夫子以知過爲幸。仲由以聞過爲喜。況爲僧修出世法。可不須友以成其德乎。子惡直言。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拒諫飾非。損德敗業。非小失也。慎之哉。

心迹

包孝肅公終日正色。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秦會之亦罕有笑容。一破顏於溪水涸來之對。外貌雖同。而中則天壤矣。神鼎諶禪師。門庭高峻。衲子非久參上士。無敢登其門。後之禪和亦有然者。臨濟德山動輒棒喝。如風如雷。後之禪和亦有然者。黃龍妙喜陞座。則詬罵諸方。後之禪和亦有然者。其同異何如哉。

僧務外學

儒者之學。以六經論孟等書爲準的。而老莊乃至佛經。禁置不學者。業有專攻。其正理也。不足怪也。爲僧

亦然。乃不讀佛經而讀儒書。讀儒書猶未爲不可。又至於讀莊老。稍明敏者。又從而註釋之。又從而學詩學文。學字。學尺牘。種種皆法門之衰相也。弗可挽矣。

僧務雜術一

僧又有作地理師者。作卜筮師者。作風鑑師者。作醫藥師者。作女科醫藥師者。作符水爐火燒煉師者。末法之弊極矣。或曰。百丈大師令司馬頭陀擇地。可作五百僧道場者。而得瀉山。是地理家事。旣而令擇瀉山主人。得大祐禪師。是風鑑家事。則何如。噫。此古聖賢爲傳法利生之大機緣。非世人所測識者。而百丈

司馬是何等人品。今之術士可以藉口也與哉。

僧務雜術二

或曰雜術固非僧務。醫以全生宜若無礙焉。予謂雜術亂心則槩所當捨。如其救濟爲懷則亦萬行之一端。而術儻不精。雖曰全生。反以傷生。則大爲不可。近有僧行灸法者。其法和藥作餅。置艾炷於其上。而然之。云治萬病。此不知出自何書。傳自何人。夫切肌而察穴。循穴而入內。灼艾之常法也。隔餅而灸。有痛苦而無功能者也。而師行焉。弟子紹焉。不自知其業之深且重也。

周柳翁

周柳翁謂予曰。今日釋門。須是斫三人頭懸之藁街。而後佛法始振矣。時某官在坐。問三人爲誰。答曰。其一某。其二某。問其三。直答曰。老兄是也。某官蓋此翁平日所素厚者。問故。則曰。公託名阿練若。而心在含元殿故也。某官不之瞋。作而曰。至言也。此翁以剛直不容於時。至於僧事。亦正氣凜凜若此。可畏也。可敬也。今僧實居阿練若。而有發願願來生作御史者。可愧死矣。

沸湯施食

有自稱西域沙門。作餒口施食法師者。其灑淨也不用水。燃沸湯于瓶。以手擎而灑之。著人面不熱。人異之。請施食者。絡繹予以爲此甚不足貴也。世之號端公太保者。尙能以紅鐵鍊纏束其肢體。利鋒刃刺入于咽喉。況此沸湯。特其小小者耳。夫佛制施食。本爲餓鬼飲食。至口卽成火炭。故作甘露水真言等。以滅其熱惱。使得清涼。奈何其用沸湯也。此何佛所說。何經所載。惑世誣民。莫斯爲甚矣。或謂其能化沸湯爲冷泉。故不必用水。審如是。則亦能化臭腐以爲沈檀。而不必用香矣。化黑暗以爲光明。而不必用燈矣。化

瓦礫以爲棗栗而不必用果矣。化草芥以爲牡丹芍藥而不必用花矣。化泥土以爲稻麥黍稷而不必用斛食矣。今何爲香花燈果斛食一一如常法具辦而獨于灑淨一事則用沸湯乎。明理者辨之。

肉刑

肉刑起於何時。其果聖人之意乎哉。或曰。尚書言之矣。然言之而未詳也。抑後世欲威民者爲之也。夫炮烙罪人。商紂之所以危身也。鑿人目。剝人面皮。吳皓之所以覆國也。復有沸油鹽于鼎俎。置人于中而烹之者。齊楚等君所以終至于滅亡也。而謂聖人爲之

乎。或又曰。其人天且劓。周易亦言之矣。然易經也。非律也。卜筮之書也。非刑書也。所以前民用。非所以罰民罪也。天且劓。象也。非真也。且肉刑至漢文帝而始除。萬世而下。其以文帝爲非乎。以文帝爲賢乎。如以爲賢。則肉刑之非可知矣。雖然。帝則誠賢矣。而有遺恨焉。宮刑之未除也。嗟乎痛哉。難言也。業報之循環不可息也。何時得見龍華之世也。

心意識

講者數輩爭論心意識不決。予乃爲稽諸古。文殊問經云。心者聚義。意者憶義。識者現知義。俱舍論云。集

起名心。籌量名意了。別名識。密嚴經云。藏是心。執我名意。取諸境界爲識。如是等說。皆小異而大同者也。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繇茲心意識。是故教乘中。須一一究審。不可混淆。宗門直指心源。則一念不生。全體現。又何必瑣瑣分別爭論爲也。

制心

或問。心念紛飛。當作何方便。予曰。佛言。心者。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或曰。得無類告子之強制其心而不動乎。是不然。告子之不動心。念起卽遏。遏捺令靜。今之制心。是制使歸於一處。不雜用心。則彼是灰心不起。

此是用心不二。彼是豁達空。此是思惟修。兩不同途。未可並論。一處功成。則隨其所習。百千三昧。靡不具足。故曰無事不辦。彼之強制。只辦得一味。頑定。何能有此功德。雖然。此猶是學人初做工夫方便。非爲究竟。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安所云制。又安求所謂處也。或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則全是空寂境界。卻正同於告子之不動心矣。曰。告子遏捺其心。使之不動。曹溪無心可動。不須遏捺。烏得同。

禪宗淨土遲速

一僧專修念佛法門。一僧以禪自負。謂念佛者曰。汝

念佛必待生西方已見阿彌陀佛然後得悟。我參禪者見生便得悟去。遲速較然矣。汝罷念而參可也。僧莫能決。舉以問予。予曰。根有利鈍。力有勤惰。存乎其人。則彼此互爲遲速。未可是此而非彼也。喻如二人同趨寶所。一人乘馬。一人乘船。同日起程。而到之遲速未可定也。則利鈍勤惰之說也。參禪念佛亦復如是。語其遲。念佛人有累劫蓮花始開。參禪人亦有多生勤苦不能見性者矣。語其速。參禪人有當下了悟。不歷僧祇獲法身。念佛人亦有見生打徹。臨終上上品生者矣。古云。如人涉遠。以到爲期。不取途中強分。

難易。

六祖壇經

六祖示不識字。一生靡事筆研。壇經皆他人記錄。故多訛誤。其十萬八千東方西方等說。久已辯明。中又云。但修十善。何須更願往生。夫十善生天之因也。無佛出世。輪王乃以十善化度眾生。六祖不教人生西方見佛。而但使生天可乎。其不足信明矣。故知執壇經而非淨土者。謬之甚者也。

居山

古云。大隱居塵。小隱居山。遂有甘心汨沒於塵俗者。

不知居塵者。混俗和光。鬧中得靜。有道之士則然。非
初心所宜也。或曰永嘉謂未得道而先居山。但見其
山。必忘其道。是不許居山也。此各有說。予讚居山爲
汨沒於塵俗者誠也。而永嘉所言自是正理。出家兒
大事未明。千里萬里尋師訪道。親近知識。朝參暮請。
豈得蒙昧無知。作守山鬼乎。故知行腳在前。居山在
後可也。則亦不悖乎永嘉之言也。

佛性

經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孟子之闢告子也。曰。然則
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有執經言而

非孟子。予以爲不然。皆有佛性者。出世盡理之言。人畜不同者。世間見在之論。兩不相礙。是故極本窮源。則螻蟻蠅蠹。直下與三世諸佛平等不二。據今見在。則人通萬變。畜惟一知。何容並視。豈惟人與畜殊。彼犬以司夜。有警則吠。若夫牛。卽發局鑽穴。踰牆斬關。且安然如不聞見矣。犬牛之性。果不齊也。而況於人乎。萬材同一木也。而梧檟枳棘。自殊百川同一水也。而江湖溝渠各別。同而未嘗不異。異而未嘗不同者也。如執而不通。則世尊成正覺時。普見一切眾生成正覺。今日何以尙有眾生。

僧畜僮僕

僧有畜僮僕供使令者。夫出家人有弟子可服役。奚以僮僕爲。或曰弟子爲求道而來。非執役人也。噫。夫子之適國也。一則曰冉有僕。一則曰樊遲御。淵明之赴友人召也。一門生二子舁其籃輿。後世圖而繪之。以爲高致。今出家爲僧。乃寵愛其弟子如富貴家兒。而另以錢買僮僕供爨。負薪張傘執刺。末法之弊。一至是乎。

文文山

文山六歌。有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之句。是信有

三世矣。特不知宿業因緣之至也。則聚爲一家。宿業因緣之畢也。則散爲歧路。如鳥宿林。天明而爲東西。南北鳥矣。安保其如故也。文山節義才學表表百世。而此言乃似七月七日長生殿語。則未嘗畱心內典之故也。惜哉。

出家四料簡

有在家出家者。有出家在家者。有在家在家者。有出家出家者。處於族舍。具有父母妻子。而心恆在道。不染世塵者。在家出家者也。處於伽藍。無父母妻子之累。而營營名利。無異俗人者。出家在家者也。處於俗

舍終身纏縛無一念解脫者在家在家者也。處於伽藍終身精進無一念退惰者出家出家者也。故古人有身心出家四句意正如此。雖然出家出家者上士也。無論矣。與其爲出家在家者寧爲在家在家者。何以故。袈裟下失人身下之又下者也。

時光不可空過一

世人耽著處不捨晝夜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耽賞翫也。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耽麴蘖也。野客吟殘半夜燈耽詩賦也。長夏惟消一局碁耽博奕也。古有明訓曰是日已過命亦隨滅當勤精

進如救頭然。今出家兒。耽麤糲者固少。而前後三事。或未免焉。將好光陰。驀然空過。豈不大可惜哉。

時光不可空過二

先德示眾云。汝等出家。未曾立腳得定。忽已過三四十
十年矣。我等聞此真懇痛切之語。所當心戰而毛豎者。乃有都將青春壯色。勤勤作有爲事業。或奔南走
北。言我參禮名山。或裝塑修造。曰我興崇三寶。或聚
眾起會。曰我助揚法化。此雖名色亦皆好事。非上所
云賞翫麤糲等比。而其爲空過一也。一朝猛省前非。
忽已龍鐘衰朽。悔無及矣。故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

傷悲。嗚呼。更有終身安然而不傷悲者。

蔬食上賓

一貴人齒高而爵尊。有上賓至。畱飯。賓意其盛饌也。則糲飯及菜羹一器而已。無兼味。賓大歎服。今富家待客。烹炮煎炙羽毛鱗介等種種眾生大非也。或難曰。易言大烹以養聖賢者何也。噫。獨不聞二簋可用饗。亦易之明示乎。而僧家雖不宰殺。素饌多品。亦非所宜也。或又難。孟蘭盆盡世甘美。以供賢聖僧者何也。噫。獨不聞貧母以殘汁奉辟支。而感生天之福。亦內典之明示乎。在心不在物故也。

李卓吾一

或問李卓吾棄榮削髮著述傳海內子以爲何如人
答曰卓吾超逸之才。英雄之氣。吾重之。然可重在此。
可惜亦在此。夫人具如是才氣。而不以聖言爲量。常
道爲憑。鎮之以厚德。持之以小心。則必好爲驚世矯
俗之論。以自媿快。試舉一二。卓吾以世界人物俱肇
始於陰陽。而以太極生陰陽爲妄語。蓋據易傳有天
地然後有萬物。而以天陰地陽男陰女陽爲最初之
元本。更無先之者。不思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同出夫
子傳易之言。而一爲至論。一爲妄語。何也。乃至以秦

皇之暴虐爲第一君。以馮道之失節爲大豪傑。以荆軻聶政之殺身爲最得死所。而古稱賢人君子者。往往反摘其瑕額。甚而排場戲劇之說。亦復以琵琶荆釵守義持節爲勉強。而西廂拜月爲順天性之常。噫。大學言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災必逮夫身。卓吾之謂也。惜哉。

李卓吾二

或曰。子以成敗論人物乎。曰。非然也。夫子記子路不得其死。非不賢子路也。非不愛子路也。行行兼人。有取死之道也。卓吾負子路之勇。又不持齋素而事宰

殺不處山林而遊朝市。不潛心內典而著述外書。卽正首丘。吾必以爲倖而免也。雖然其所立遺約訓誨。徒眾者。皆教以苦行清修。深居而簡出。爲僧者當法也。蘇子瞻譏評范增而許以人傑。予於卓吾亦云。

中庸性道教義

妙喜以中庸性道教配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體貼和合。可謂巧妙。細究之。則一時比擬之權辭。非萬世不易之定論也。作實法會則不可。何也。彼以仁義禮智言性。豈不清淨然非法身纖塵不立之清淨也。彼以事物當然之理言道。豈不圓滿然非報

身富有萬德之圓滿也。彼以創制立法化民成俗爲教。豈無千百億妙用。然一身之妙用。非分身千百億之妙用也。大同而小異。不可以不察也。或曰。仁義禮智。孟子之言也。中庸止言天命而已。予謂至誠能盡其性。而繼之以寬裕溫柔十六字。非仁義禮智而何。故曰。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也。不可不察也。

趙清獻

公嘗自言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不敢告者。則不爲也。吾以爲如是之人。乃可學道。後得法於蔣山泉禪師。有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之句。以

如是精誠之心地。而參扣自心。其得悟非偶然也。若夫身雖歸佛。心不合天。止是遊戲法門而已。

經債

烏鎮利濟寺有僧師徒二人。俱稱謹厚。託以經懺者。日益眾。因致饒裕。而恪嗇。不自享用。亦不布施。後得疾。族人迎歸調治。俄而謝世。平生積貯盡爲族有。十年後。現夢於所親曰。經懺未完者。陰府考較甚急。苦不可言。人世所傳閃電光中認字讀還。信不誣也。筆之以誠。夫應緣者。

淨土壽終

或問第二願云。國中天人壽終。更無生三惡道者。則有生有死。特不墮落耳。何謂生彼國者皆無量壽。曰。後不云乎。國中天人壽皆無量。除其本願願出度生者。十疑論亦曰。生彼國土得無生忍。已還來此世救苦眾生。則悲願行化。非此土死生比也。

龍舒往生

或問居士臨終立化。其往生之祥昭灼如是。而所輯大彌陀經不免抄前著後抄後著前。此一失也。又宋景濂謂居士於金剛經不用昭明三十二分無論矣。亦不依天親無著所定。而另爲品第。此二失也。似於

觀經讀誦大乘往生正因未協而立化者何。答。此雖有過。然其平日念佛求生至真至切至誠至篤。自利利他功德非細。小疵不足掩其大善。尙有帶業往生者。何疑於龍舒。或其品位不能與上上流。則未可知矣。

直受菩薩戒

予著戒疏發隱中言。必先受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然後受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有講師憤然不平曰。何以不教人直受菩薩戒。而迂曲如是。佛記末法中有魔王混入吾法而壞吾法。今其人矣。予不答。講師

卒其徒理前語。欲集諸僧諸宰官居士等。設大會而作辯難。予亦不答。有代予答者曰。無以爲也。不觀彼所引菩薩善戒經乎。經云。譬如重樓四級。自下而上。次第歷然。不可躡等。受戒亦然。經語也。無以爲也。其人乃止。

刑戒

大長者呂叔簡作刑戒。鄒南臯先生梓之。予跋之。茲傳聞一事甚奇。某官者。素酷暴。動輒行笞數十下。酸楚之聲震地。若罔聞者。有道人排闥入。直立廳事。瞋目而指之。某官大怒。呼左右極力笞之。忽後堂大叫。

公子爲鬼擊。幾斃。某官張皇退堂入內。則其子自言。若有鬼神巨箠箠我。皮破肉爛。血漬雙股。痛不可忍。急遣人至廳。被笞人已失所在。乃號咷大哭。舉身自擲。頭面皆損。噫。彼道人者。其天神乎。人皆有父母。人之子。己之子。均子也。奈何己子如珍。他子如草。於心安乎。又一尊官愛幼子。每日令屠者進一豬胃。胃瘦則大怒。笞責屠傷重。調治兩月乃愈。有居家嚴刑以待婢僕。亦復如是。愚謂刑戒一書。當布之四方。傳之百世可也。

不願西方一

或問一僧。公願生西方否。曰。吾不願也。乃所願來生著綠袍。一妻一妾而處室也。此卽吾之極樂國也。問者嘿然。以告予。予謂人各有志。志在富貴。何西方之爲。雖然。富貴雖非道人美事。而亦須修禎福以得之。儻不修福。未必得爲綠袍郎。而或作綠衣人也。未必配淑女於名門。而或納六禮於齊人也。猶未也。儻有業焉。且不得爲綠衣人。而或爲金衣公子之流。事未可知也。且不得納禮於齊人。而或依棲於圉人校人庖人。事未可知也。猶未也。儻業重焉。金衣或變而爲赤牒焉。事未可知也。圉人校人庖人或變而爲阿旁

焉。事未可知也。悲夫。

不願西方二

又問一僧。公願生西方否。曰。吾不願。亦不願。東方有佛。吾往東方。西方有佛。吾往西方。南北上下亦復如是。吾何定於西方也。又問一僧。公願生西方否。曰。八金剛擡我過東方。吾不來。四天王擡我過西方。吾不去。吾何知所謂東西也。合而觀之前之一人。汨沒於五濁者也。此二人者。一則隨生。一則無生。雖然。曰。隨生未必其真能作主。而不被業牽也。曰。無生未必其真得無生法。忍而常住寂光也。如未能。則戲論而

已。又未能則大言不慚而已。難矣哉。

平侍者

平侍者久侍太陽。稱有悟入。奈何於後。首創異議。徒太陽之塔。出其遺體。行破腦之慘毒。生報虎口。死入泥犁。則知其悟處。不過依稀見解。得少爲足而已。何有真悟徹人。而反作此大逆不道之事乎哉。淺解當悟。禍至此極。可戒也。

四果

紫陽真人謂四果人。奪舍投胎。身有敗壞。不免離一舍入一舍。故其言曰。若解降龍。并伏虎。真金起屋。幾

時枯也。夫初果七返生死。二果名一往來。猶可以胎論。三果已名不來。而四果則見思惑盡。不受後有三明。六通號阿羅漢。又何用奪舍爲。紫陽仙學超越倫類。悟真諸書多談理性。而爲此言。似於內典未甚精究耳。噫。真金起屋。特不枯耳。寧思金不度火也與哉。

遺教經

世人臨終爲言。以示子孫。謂之遺囑。而子孫執之以作憑據。世守而不變者也。況三界大師。四生慈父。說法四十九年。最後之遺囑乎。爲僧者所當朝誦暮習。師授徒傳。終身奉之而不可一日廢忘者。乃等之以

童蒙之書。置之閒處。不復論究。豈非如來之逆子。佛法之頑民也哉。

四十二章經一

四十二章經譯於騰蘭二師。更無再譯。今世傳二本。大同而小異。餘不必論。但其較量設供優劣。藏本則始於凡夫。而終於化其二親。守遂師解本。則始於惡人。而終於無修無證者。考其文義。藏本頗爲未安。遂本文義俱暢。藏本又云飯辟支佛。不如化其二親。何又言飯善人功德最大。旣功德爲最。何又云飯善人不如飯一持五戒者。前後文義自相矛盾。又曰事天

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夫辟支佛尙不及二親。又何況天地鬼神也。而遂師必無自撰佛經之理。其本必有所自。故知流通藏外者未必無善本。而不必全執藏本以爲折衷也。予著梵網發隱亦得一本於古寺中。與天台疏文符契。於藏本反有參差處。發隱凡例中已申明之。今更爲專憑藏本者告云。

四十二章經二

昔有南都僧某者。以四十二章經來武林。按古例。乞諸士夫各書一條勒石。予兄時以養親居家。書付之。踰年有販其本至杭者。則別易一顯宦名矣。又數年。

吾兄忽有南通政之命。於書肆得前本。則復易兄名矣。因感歎其事。爲詩梓之集中。有紗籠事非謬之句。予爲兄言。僧則誠鄙矣。陋矣。獨不聞翟公榜門杜客語乎。客固不足言。而公亦失厚道矣。兄謂予子之言是也。遂鏟去。噫。僧何苦不汲汲辦己躬下事。奔走貴人之門。作閒家具。貽笑於時人也。嗟夫。

五條衣

予初出家時。見五條衣。皆另作簡便小巧者。略按五條大意而已。蓋此原名作務衣也。今悉照七條二十五條之式。雖不失方袍古制。而大有不便。搭此衣止。

可坐禪諷經禮佛。何堪執作運勞。則五條衣成七條用矣。夫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必執反古以爲高。則書契旣立之後而復爲結繩。桌椅旣具之後而復爲席地。曰吾復古也可乎。今世有盥箸矣。而食必用鉢。又匙不便。更參之以箸。尤爲可笑。夫鉢存之。不忘佛制可也。而不必泥之爲日用也。

禪門口訣一

大藏有禪門口訣一書。中所言類多數息法門。而兼之以下視臍輪等語。外籤標智者大師。而經文下旣非大師。又非灌頂章安荆溪等諸賢所記。不可信也。

且大師自有大小止觀正文。末後略舉治病一門。與此相似。蓋防身之小法。非學佛之大道也。乃高題口訣。而借重大師。黃冠道流。遂據此以印證己法。乃曰。此大師親口密傳之祕訣也。而淺識者便謂佛法盡在乎是。則其害大矣。豈知禪門亦原無口訣之說乎。不得不辯。

禪門口訣二

或問禪門信無口訣乎。曰。佛法正大光明。一人演之。而百千萬億人天之所共聞也。何口訣之有。無已。則有一焉。夫一言二言。言簡而義精者。斯之謂訣。連篇

累牘牽枝而引蔓者非訣也。是故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金剛經之口訣也。惟一乘法。無二無三者。法華經之口訣也。成就慧身。不繇他悟者。華嚴經之口訣也。執持名號。一心不亂者。彌陀經之口訣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者。十六觀經之口訣也。不此訣之信。而信他訣者。舍璠璣而執砮砮者也。

念佛不見悟人

或問參禪得悟者。相望於冊。念佛得悟者。何寥寥。其未聞也。噫。蓋有之矣。子未之見也。且參禪人得理之後。終不嘒嘒以自鳴也。龍天推出。然後聲振一時。而

名垂後世。彼曹溪佩黃梅之心印。苟不失口於風旛。一獵人之守網夫而已。清素受慈明密記。苟非邂逅於荔枝。一叢林之間老漢而已。子何自而知之。況實心念佛者。志出娑婆。精求淨土。念念如救頭然。卽其悟本性之彌陀。了惟心之極樂。若終身隱而不出。子亦烏得而知之也。凡上上品生者。皆得悟人也。往生傳不可不讀。

爲僧宜孝父母

有爲僧不孝父母者。予深責之。或曰。出家旣已辭親割愛。責之則反動其恩愛心矣。曰。惡。是何言也。大孝

釋迦尊累劫報親恩。積因成正覺。而梵網云。戒雖萬行。以孝爲宗。觀經云。孝養父母。淨業正因。古人有作堂奉母者。擔母乞食者。未嘗以恩愛累也。奈何於親割愛矣。而締交施主。不絕餽遺。畜養弟子。過於骨肉。是無親而有親。出一愛而復入一愛也。何顛倒乃爾。且已受十方供養飽暖安居。而坐視父母之饑寒寥落。汝安則爲之。

雷霆

蘇明允曰。叛父母。喪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盡擊此輩也。然有時而不測也。明允此言。欲使爲

惡者懼而漏網雷霆之擊者亦眾矣。終不能使之懼也。然爲惡受報蓋亦多途。有生惡疾而死者。有犯刑憲而死者。有遭虎狼而死者。有死於水溺者。有死於火焚者。有死於刀斧者。有死於砒鴆者。有死於牆崩石壓者。其爲報一也。殺人以挺與刃之類也。豈必其盡擊於雷霆乎。況復有見生受報者。有來生受報者。有身報於陽世者。有魂報於冥司者。毋曰不擊於雷霆而遽稱漏網也。

眞友

中峰大師警策有參禪必待尋師友。敢保工夫一世

休。又曰。縱饒達磨與釋迦擬親。早已成窠臼。此醍醐至妙之言也。然不可聞於下士也。執此言而自用。自專。不復知取友之益。則翻成毒藥矣。取友非難。得真友爲難。飲食財帛相徵逐者。惡友也。善相勸惡相規者。好友也。開我以正修行路。示我以最上乘法。爲我燈。爲我眼。爲我導師。爲我醫王者。真善知識友也。不可一日而遠離者也。

學貴專精

古人爲學。有三年不窺園者。有閉戶不踰檻外者。有得家書。見平安二字。卽投水不展視者。庶幾乎專精。

不二者矣。而爲僧者學出世法。反以世事亂其心乎。
吾輩觀此。當汗顏悚骨而惕于中矣。

傳燈

傳燈錄所載諸師。如六代相承。五燈分燄。諸大尊宿。
皆天下古今第一流人物。所謂始知周孔外別自有
英豪者是也。豈易言哉。而今人或得一知半見。或得
些少輕安。便自以爲大悟大徹。而無眼長老。又以
東瓜印子印之。一盲眾盲。非徒無益而有害。可勝悼
歟。

劉公眞菩薩人

劉公諱寬其治郡也有過者以蒲鞭示辱夫人欲試其怒也使婢故以羹汙朝衣公但曰羹爛汝手乎終不怒卽此二事知其眞菩薩人不可企及且今之治民者用格外之嚴刑尙不能折獄蒲鞭而民自化之非大威神力何以至此今御下人小不如意動輒加刑羹汙朝衣反恤之而不責非大慈悲力何以至此臨朝逼迫而乃從容易衣心不動搖非大禪定力何以至此火宅中具如是操略如是器量勝出家兒蒲團上三十年工夫矣吾輩觀此可不愧乎可不勉乎

續原教論

國初翰林待詔沈士榮居士作續原教論其詳品名儒學佛一篇備舉唐宋諸君子如白香山蘇內翰以至裴丞相楊大年等諸公禪學淺深最爲精覈其言曰卽裴楊諸公不云無悟入而保養受持則未可知也豈有身居名利之場又非果位菩薩而能無細惑流注者哉遊戲法門者固不必論矣我輩身爲出家兒者試靜思之

三賢女

內人在道稱賢者吾目擊三人焉一曰出家尼嚴姓者清修苦行終身不干謁富貴家一在家趙姓者手

書華嚴經八十一卷。一在家朱姓者。勸其夫休罷漁業。投身水中。夫末法僧尼。多遊族姓。苦行終身。誰似嚴者。募化書經。或昧因果。自力自書。誰似趙者。爲救眾生。不顧身命。終化其夫。誰似朱者。吾謂此三內人。三丈夫也。三大丈夫也。

施食師

欲口施食。啟教於阿難。蓋瑜伽部攝也。瑜伽大興於唐之金剛智廣大不空二師。能役使鬼神。移易山海。威神之力。不可思議。數傳之後。無能嗣之者。所存但施食一法而已。手結印。口誦呪。心作觀。三業相應之。

謂瑜伽其事非易易也。今印呪未必精而況觀力乎。則不相應矣。不相應則不惟不能利生而亦或反至害已。昨山中一方外僧病已篤。是晚外正施食。謂看病者言。有鬼挈我同出就食。辭不往。俄復來云。法師不誠。吾輩空返。必有以報之。於是牽我臂偕行。眾持撓鉤套索云。欲拽此法師下地。我大怖。失聲呼救。一時散去。越數日僧死。蓋未死前已與諸鬼爲伍矣。向非驚叫臺上師危乎哉。不惟是耳。一僧不誠被鬼昇至河中欲沈之。一僧失鎖衣篋。心存匙鑰。諸鬼見飯上皆鐵片。遂不得食。一僧曬氈衣未收。值天雨。心念

此衣諸鬼見飯上皆獸毛遂不得食各受顯報又一人入冥見黑房中有僧數百肌體瘦削顏色憔悴似憂苦不堪之狀問之則皆施食師也施食非易易事也信夫。

講法師

或謂講法師有化物之功無交鬼神之責其寡過矣乎曰殆有甚焉施食一法耳一法猶易精經論繁多一一而欲精之亦難矣故古人業有專攻如恭法華善華嚴之類是也今則無經不說無論不宣其果超越於先哲乎遂有師承無自而臆見自用者有好爲

新說而妄議前賢者。有略加銷釋而全無發揮者。皆未免於過也。必其精研有素。博學無方。惟以明道爲懷。不圖利養於己。庶幾有功而無過耳。或又謂智者云。爲利弘經。亦恆有菩薩之名者何也。噫。此爲具菩薩之大悲而未臻菩薩之實行者言也。非爲貪利者言也。不察此意。幾許悞哉。

一蹉百蹉

古云。今生若不修。一蹉是百蹉。一之至百。何蹉之多。直至於是。經言離惡道得人身難。得人身逢佛法難。然而逢念佛法門。信受爲尤難也。如經所言。蟻子自

七佛以來未脫蟻身。安知何日得人身。又何日逢佛法。又何日逢念佛法門而信受也。何止百蹉。蓋千蹉萬蹉而無窮也。傷哉。

禁屠

世人廣殺生命。以供朝夕。備宴賞。奉祭祀。皆謂理所當然。既其當然。則何爲旱乾水溢而官禁屠宰。然後知屠宰之爲非也。雖然。旱災而小霑。水災而少霽。已彘肩羊肘。高懸市井矣。又杭俗祈禱觀音大士。必請至海會寺。而滿城宰殺。誠意何在。深可怪歎。儻其時時戒殺。戶戶持齋。必能感召天和。雨暘時若。田禾豐

穰海宇清寧。葛天無懷之風再見于今日矣。奈何習俗相沿不可救也。哀哉。

畜魚鶴

世俗畜小金魚者。飼以蟣蝦。畜鶴者。飼以細魚。飼鶴則一食動以百計。飼金魚則一食動以千計。積日而月。積月而年。殺業無邊矣。夫養蠶也。孳生六畜也。爲飽暖而造此殺業也。魚與鶴供一翫視而已。嗟乎。是亦不可以已乎。

今日方聞

吾杭有魯姓者。忘其名。人以其面癩也。稱魯癩子。中

年謂其子曰。吾婚嫁事畢。爾曹亦能自立矣。吾將求閒。於是備棺槨。凡魂輜明旌鼓樂。皆悉營辦。諸子衰經執杖引棺。已肩輿隨後。至西湖之別墅。置棺中庭。遣諸子歸。榜其門曰。今日方閒。至死不入城墉。嗚呼。亦達矣。夫俗士具有家緣。其忙宜也。脫忙而曰。今日方閒。出家者本閒也。乃勞形苦志。奔利趨名。終日營營而不知休息者。當榜曰。今日方忙可也。

入胎

經言入胎皆在十月之先。而世間傳聞者。皆臨產之時死彼生此。有供僧山中者。忽見僧直入內室。俄報

坐草生子。急往山中探之。則僧已入滅矣。與經言不合何也。蓋入胎於十月之先者其常。而臨產入胎者千萬中之一二也。世人惟見一二而不見千萬故也。然早入胎不見現形者何也。或臨產入者能現。而早入不能現也。經無明文。不敢妄爲之說。眾生入胎不可思議。以俟夫天眼聖人決焉。

護法

人知佛法外護付與王臣。而未知僧之當其護者。不可以不慎也。護法有三。一曰興崇梵刹。二曰流通大教。三曰獎掖緇流。曷言乎慎也。護刹者。梵刹果爾原

屬寺產豪強占焉奪而復之理也。有如考諸圖籍則疑似不明傳之久遠則張王互易以勢取之可乎。喜捨名爲吉祥地力不敵而與者謂之冤業藪若僧惟勸化有力大人以恢復舊刹爲大功德主而不思佛固等視眾生如羅睺羅殃民建刹卽廣踰千頃高凌九霄梅檀爲材珠玉爲飾佛所悲憐而不喜者也有過無功不可不慎一也。護教者其所著述果爾遠合佛心近得經旨贊歎而傳揚之理也有如外道迂談胷臆偏見過爲稱譽可乎。若僧惟乞諸名公作序作跋而不思議悞後學有過無功不可不慎二也。護僧

者。其僧果爾真參真悟。具大知見者。尊而禮之。實心實行。操持敦確者。信而近之。理也。有如虛頭禪客。下劣庸流。亦尊之信之可乎。若僧惟親附貴門。冀其覆庇。而縣繡錦繡。以裹癰疽。祇益其毒。有過無功。不可不慎三也。是則王臣護法。而僧壞法也。悲夫。

儒者闢佛

儒者闢佛。有迹相似而實不同者。不可槩論也。儒有三。有誠實之儒。有偏僻之儒。有超脫之儒。誠實儒者。於佛原無惡心。但其學以綱常倫理爲主。所務在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世間正道也。卽佛談出世法。

自不相合。不相合勢必爭。爭則或至於謗者。無怪其然也。伊川晦菴之類是也。偏僻儒者。稟狂高之性。主先入之言。逞訛謬之談。窮毀極詆。而不知其爲非。張無盡所謂聞佛似寇仇。見僧如蛇蠍者是也。超脫儒者。識精而理明。不惟不闢。而且深信。不惟深信。而且力行。是之謂真儒也。雖然。又有遊戲法門。而實無歸敬。外爲歸敬。而中懷異心者。非真儒也。具眼者辨之。

居士搭衣

圓頂方袍。則知三衣僧服也。髮其首而僧其衣。非制矣。古人謂反有罪愆。而著爲成訓。世人不察。僧亦不

言可歎也。予少時見昭慶戒壇受優婆塞優婆夷戒者咸著三衣。蓋沿習爲風而不知其非也。此非在家者之過。出家僧不以明告而惟順人情以致此也。故表而出之。

宿命

世有偶知宿命者。非必得道者之宿命通也。古今蓋屢有之。總戎楊君爲予言。亡兄年十三四時。忽作北人語云。平日只管道南方好。南方好。展兩手云。今生此處來得好。來得好。問之。則曰。我山東某處紅廟僧也。老總戎以爲妖。欲撲殺之。遂不敢言。踰年而卒。昔

靈樹世世爲僧不失通。雲門三生爲國王。因不知宿命。豈雲門之賢不及今人乎。故曰偶爾不昧。非通也。今爲僧念念在世法中。入胎出胎。安能更記憶前事。求生西方。自應汲汲矣。

龍眼

宗伯陸公壽九十七而嗜龍眼。龍眼遂價貴一方。又吾鄉一老叟。壽踰宗伯六載而嗜蒸豚。二老母一嗜米飲。一嗜川椒。壽俱九十以上。旁觀者復效法之。又一老人。清晨服蜜湯一杯。儻其永壽而諸蜂乏食矣。嗟乎。攝生雖君子所不廢。而死生有命。聖謨洋洋。故

夫子僅登古稀。豈其養生之無物。顏淵早夭三十。將無簞食以傷生。而有耄耋期頤。負販於道路者。曾饘粥之不繼者也。則知宗伯以積德延壽。龍眼何與焉。又況乎金仙氏之長生也。

燒煉

或問燒煉之誑騙。莫不知之。而恆中之者何也。先聖有言。智者不惑。中丹客者智不足也。雖然。世人不足責。出家僧亦有惑之者。爲可歎也。夫世人以財爲命。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雖帝者亦惑於方士之說矣。故在俗家宜受其惑。而出家者不憶佛言乎。白毫相中。

八萬四千光明。以一分光明。周給末法弟子。尙不能盡。而奚事燒煉。蘇城一老僧。爲興殿故。日誦法華七卷。佛號萬聲。祈丹事早成者。屢被誑騙。而不退悔。曰。退悔則眞仙不可致。坐是宿志不回。初誠愈確。而卒無一成。夫爲興佛殿故。雖屬好心。然此殿非一二萬金不可望丹成。以舉事亦左矣。噫。以求丹之心。求道以養丹客之費。供事天下善知識。以鼎新佛殿之精誠。返照曠大劫來之天真佛。以七卷法華萬聲佛號之勤苦。回向西方。則不立一椽。建刹已竟。而乃用心於必不可成之役。盡敬於必不可信之人。惜哉。

南嶽誓願文

大藏有南嶽禪師立誓願文。末後言願先得丹而後得道。蓋欲畱形住世。長生不死。而現世之中。便得成果。不待他生。南嶽應化聖賢。若果出其口。必自有故。非凡近所測。若後人所增。則不可信。下士觀此。或起異見。是願文悞之也。神鸞焚仙經而修觀經。南嶽修丹道以求佛道。何兩不相合。如是彼南嶽止觀。於起信論增一惡字。而曰具足一切善惡。此必非南嶽之意。而後人爲之者。惡字可增。今文何可遽信。其亦禪門口訣之類也夫。

天台傳佛心印

大藏又有智者大師傳佛心印一卷。夫佛心印曰天台傳之可也。謂天台獨傳而達磨諸師皆不得與焉。不可也。謂師子遇害其傳遂止而六代傳衣俱無其事不可也。師子之色身可害而道不可害也。師子之說法已竟而傳法未竟也。皆後人所爲尊天台而不知所以尊也。又後人之言曰法華根本也。華嚴枝葉也。天台何曾有是言也。又曰性具之旨惟一家有。非諸家所能及。一家之說亦何示人以不廣也。夫性具之理見於諸經發於諸祖。不知其幾而獨擅一家。非

天台所樂聞也。天台聖師也。望道而未之見者也。其自處也曰。損己利人。止登五品。而後人過爲稱揚。失天台不自聖之心矣。合前一事觀之。故古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水陸儀文

水陸儀文。世傳起自梁武帝。昔白起以長平一坑至四十萬。罪大惡極。久沈地獄。無繇出離。致夢於武帝。武帝與志公諸師議拔救之策。知大藏有水陸儀文。禱之。則光明滿堂。繇此舉行。傳之後世。而今藏並無其文。金山寺之本。亦前後錯雜。不見始終頭緒。時僧

行者亦復隨意所作。各各稍殊。南都所繪上下堂像。隨畫師所傳奉爲定規。頗不的當。而啟建道場者。化募資費。累月累年。始克成就。陳設繁文。以致士女老幼紛至沓來。如俗中看旗看春。交足摩肩。男女混亂。日以千計。而不免褻瀆聖賢。衝突鬼神。失多而過重。有禍而無功。多致道場不終其事。而感惡報。甚可懼也。惟四明志磐法師所輯儀文。至精至密。至簡至易。精密而不傷於煩長。簡易而不病於缺漏。其本止存四明諸方皆未之見也。予爲訂正重壽諸梓。以廣流通。雖然。亦不可易易舉數數舉也。易則必至於數數。

則自生夫易。繇是疏於誠敬。多於過愆。則求福而反禍矣。幸相與慎之。

師友

越僧定公。中年出家。破衲乞食。雲行鳥飛。於名利淡如也。苦志力參。天晴日出。四句忽有省。時無大知識。爲之鉗鎚。有印之者。心不服。拂然去。嘗謂予曰。今世僧誰敢印證我者。因引釋迦如來以作印證。繇是得少爲足。認鋤作金。乃崇信羅道。註釋其所作五部六冊等書。遂爲時人所呵。向使其得真師勝友。必大有成就。故知尋師訪友之功。學道者之要務。而有因無

果喪失初心。良可歎悼。

朝海

僧俗進香南海。或有不繇四明正路。而別從大洋。及
鼈子門。蹈不測之險者。颶風作。覆舟溺死數十百人。
嗟乎。不遠數百里數千里。虔誠而往參謁。寧非好心。
寧非善事。而至於失命。則未必其臨終正念何如也。
夫經稱菩薩無利不現身。則不須遠涉他方。而大慈
大悲者。菩薩之所以爲菩薩也。但能存菩薩慈悲之
心。學菩薩慈悲之行。是不出戶庭。而時時常觀普陀
山。不面金容。而刻刻親承觀自在矣。更有投入洪濤。

謂之捨身。冀菩薩爲接引。及其死也。必發瞋起怨。是反成墮落。豈不哀哉。不特此耳。泰山絕頂。亦有捨身崖。後賢爲之築垣。大書矜愚二字。亦無量陰德矣。

蔑視西方

居士鮑姓者。日誦法華楞嚴。久之知解通利。遂作西方論。答客問。共三篇。初一篇。猶談正理。而稍稍帶言西方不足生。次二篇。則甚言願生西方者之非。或勸予闢之。予憶空谷禪師。謂謬人之言。比於樵歌牧唱。不必與辯。今鮑所論。皆援禪門正理。易以入人。則因而疑悞眾生。退失往生之願。爲害非細。不得終嘿矣。

其初一篇分三等西方。一爲文殊普賢馬鳴龍樹諸菩薩所生之西方。二爲遠公永明等諸知識蘇子瞻楊次公等諸賢者所生之西方。三爲凡庸惡人畜生等所生之西方。其說近似有理。但九品往生。經有明文。昭如日月。之在中天。何須待爾別爲三等。一王創制。萬國欽崇。山野匹夫。另立科約可乎。其謬一也。佛明九品者。西方原無二土。而人機不同。故往生者自成其九。鮑之說是西方原設三等之土。以待三等之人。與經不協。其謬二也。又言永遠諸知識諸賢者往生。實非自利。純是利他。夫求生彼國。正爲親近如來。

冀求勝益。諸大菩薩且置弗論。只如蘇楊諸賢。豈皆菩薩地盡。特往極樂度生。更不自利者耶。行願品頌云。親覩如來無量光。見前授我菩提記。求授記非自利而何。其謬三也。又曰。聖凡同體迷悟而優劣暫分。返照回光。反掌而聖凡迴別。既其返照。如何翻成迴別。又曰。同體可乎。自語相違。其謬四也。又曰。毋執我相。欲生彼土。而佛顧叮嚀告誡。勸發求生。是佛教人執我相耶。其謬五也。至於第二第三篇。彌加詆毀。其謬更甚。曰。今主法者。惟以淨土爲事。惟以此事爲真。則淨土是假耶。佛說淨土是誑語耶。不信有金色世。

界楞嚴所呵也。鮑日誦楞嚴而作此斷見其謬六也。又云一心不亂非執持名號念念專注之謂也。若說執持者有如雲布親見數人晝夜念佛。又經幾位老善知識印過後皆入魔罣不可救拔。夫執持名號佛說也是佛悞此數人入魔罣耶。現見不念佛而參禪亦有著魔者何也。經言念佛往生者得不退轉則必入聖流。佛許入聖流。鮑以爲入魔罣其謬七也。又云所謂一心者乃當人本有之心。本自靈妙。本自具足。除是之外更無別法。夫經文明說執持名號一心不亂。何得革去上文四字而說一心。若無經文空口高

談如是說心亦無不可。此則金口所出真語實語。是佛差說鮑爲改正耶。法華云。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又如何解。其謬入也。又曰依此法修。必入邪道。前曰入魔罣。今日入邪道。念佛之爲害如此乎。佛何不禁人念佛。而待鮑禁也。其謬九也。又云上古人先勸人得本。後勸往生。夫念佛往生原是下學而上達邊事。先上達後下學。於理通乎。寧有先狀元及第。位登宰輔。方乃習讀六經論孟學。做舉業文字者乎。其謬十也。又云若佛法止此。只消一卷彌陀經足矣。只靠此經。誰不可作人天師。誰不可稱善知識。夫法華楞嚴

華嚴般若等諸大乘經。無日不誦。無日不講。有誰偏執彌陀一經而掃滅諸經耶。雖然。祇恐不曾真實專靠一經耳。專靠一經。得念佛三昧。稱善知識。亦何忝乎。十一謬也。又云。佛刹無盡。若專教人求生一刹。其餘佛刹豈不冷靜哉。寧知盡微塵眾生皆生一刹。不見增多。盡微塵眾生無一生彼刹者。亦不減少。何冷何暖。何靜何喧。而作兒童之見。邪僻之說。十二謬也。千經萬論贊歎西方。千聖萬賢求生彼國。獨鮑一人重加毀訾。何其不懼口業也。居士初時信心虔篤。吾甚愛之。今若此。吾甚憂之。

頌古拈古

或問古人皆有頌古拈古。子獨無何也。答曰。不敢也。古人大徹大悟之後。吐半偈。發片言。皆從真實心地。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不假思惟。不煩造作。今人能如是乎。國初尊宿言。公案有二等。如狗子佛性萬法歸一之類。是一等。又有最後極則。諍訛謂之腦後一槌。極爲難透。子於前狗子萬法。尙未能無疑。何況最後。故不敢恣其臆見。妄爲拈頌也。

頌古拈古 二

或曰。子其謙乎。蓋能而示之以不能乎。曰。非謙也。是

眞語實語也。楞伽示宗說二通。而教多顯義。宗多密義。故又云無義味語。予於教之深玄者。猶未能盡通也。而況於宗門中語乎。復次宗門問答機緣。雖云無義味語。然有猶存少分義路可思議者。有絕無義路似無孔鐵槌。不可鑽刺者。有似太虛空不可捉摸者。有似鐵蒺藜不可齧嚼者。有似大火聚不可近傍者。有似赫日輪不可著眼者。有似砒霜鴆羽不可沾唇者。安得妄議。略舉古人一二。世尊拈花。迦葉破顏微笑。我今已能冥會佛心。如迦葉否。客誦金剛。六祖卽時契悟。我今已能頓了深經。如六祖否。臨濟見大愚。

而曰黃檗佛法無多子。我今已能實見得無多子否。
趙州八十行腳。曰祇爲心頭未悄然。我今已能心頭
悄然否。香巖擊竹有聲。而曰一擊忘所知。我今已能
忘所知否。靈雲見桃花。而曰直至如今更不疑。我今
已能的到不疑之地否。高峯被雪巖。問正睡著無
夢時。主人不能答。我今已能答斯問否。又三年而於
杌子落地處。大悟。我今已有此大悟否。如此類者。不
可勝舉。儻有一未明。其餘皆未必明也。如兜率悅公
之謂張無盡是也。非惟古人。卽今人所作。亦不敢輕
評其是非。而漫爲之貶駁也。何也。人坐於堂上。方能

辨堂下人曲直。又未曾繫籍聖賢故也。嗟乎。錯答一轉語。墮野狐身百劫。笑明眼人答話。倒屣三十年。覆轍昭然。可弗慎諸。

續入藏諸賢著述

古來此方著述入藏者。皆依經論入藏成式。梵僧若干員。漢僧若干員。通佛法宰官若干員。羣聚而共議之。有當入而未入者。則元之天目高峯禪師語錄。國初之琦楚石禪師語錄。皆寶所之遺珍也。近歲又入藏四十餘函。而二師語錄依然見遺。有不須入者。反入焉。則一二時僧與一二中貴草草自定。而高明者

或不與其事故也。嗟乎。天台師種種著述。及百年然後得入藏。豈亦時節因緣使之然歟。後更有入藏者。二師之語錄其最急矣。特闡而明之。

南嶽天台自言

嶽台二師俱言。吾以領眾。損己利人。一則止證鐵輪。一則僅登五品。權辭歟。抑實語歟。愚謂權實非後學所能測。但在今人。且莫問權。姑以實論。聖師尙爾。況凡夫乎。則轉增精進矣。不特二師爲然。古人之自處。也有曰。某離師太早。未能盡其妙。或曰。某早住院。未克臻此。其慎重類如是。況台師所處尙不及信位。今

人卽大悟。問其造位。若果入住。應便能八相成道否。則寧可自招妄言證聖之大罪耶。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卽二師意也。彼嚶嚶然高據師位。大言不慚者。將超越於二師之上乎。可懼也已。

道譏釋一

有道者告予曰。我輩冠簪公等剝削。夫剝削者。應離世絕俗。奈何接踵於長途廣行募化者。罕遇道流而恆見緇輩也。有手持緣簿。如土地神前之判官者。有魚擊相應。高歌唱和。而談說因緣如瞽師者。有扛擡

菩薩像神像而鼓樂喧填。贊勸捨施。如歌郎者。有持半片銅鑊而鼓以竹箸如小兒戲者。有拖鐵索重數十百斤如罪人者。有舉石自擊其身如飲恨訴冤者。有整衣執香沿途禮拜挨家逐戶。如里甲抄排門冊者。清修法門。或者有玷乎。予無以應。徐而謂曰。募化亦不等。有非理者。有合理者。有因正果正者。有瞞因昧果者。未可一槩譏刺也。但其不務修行而專求利養。爲可恨耳。因記此。願相與共戒之。

道譏釋二

道者又曰。諸宮觀道院。及諸神廟。皆我等居也。奈何

僧眾多住其中。罕見道流住佛寺者。夫歸依佛者住寺。歸依道者住宮觀院廟。今僧居於此。爲歸依三清諸天尊諸真諸神耶。抑欲占奪我等產業耶。其言有理。予無以應。徐而曰。韜光古靈隱也。何道流居之。曰。此在家修習全真者寓焉。冠簪者不與也。況剃度一僧主之矣。其言有理。予又無以應。噫。今之爲僧者。或棲止叢林。或幽居蘭若。或依巖爲室。或就樹結茅。何所不可。而必附彼羽衣以爲居亭主人也。

出家利益

古德云。最勝兒出家好。俗有恆言曰。一子出家九族

生天。此者贊歎出家而未明言出家之所以爲利益也。豈曰不耕不織而有自然衣食之爲利益乎。豈曰不買宅不賃房而有自然安居之爲利益乎。豈曰王臣護法信施恭敬。上不役於官。下不擾於民。而有自然清閒逸樂之爲利益乎。古有偈曰。施主一粒米。大似須彌山。若還不了道。披毛帶角還。又云。他日閻老子與你打算飯錢。看你將何抵對。此則出家乃大患所伏。而況利益乎哉。所謂出家之利益者。以其破煩惱。斷無明。得無生忍。出生死苦。是則天上人間之最勝。而父母宗族被其澤也。不然。則雖富積千箱。貴師

七帝何利益之有。吾實大憂大懼而併以告夫同業者。

世俗許願

世人祈求子嗣者。祈延壽命者。祈消疾病者。祈解災難者。祈取功名者。祈安家宅者。祈益資財者。如是等事。第一不可告許。宰殺牲牢之願。此名惡願。有業無功。縱得遂心。美好一時。苦報在後。乃至許袍許旛。許造殿堂。許置供器。雖與上之輦祭不同。然大悲平等名佛。正直不偏。名神。豈有因賄降福之理乎。縱得遂心。本人命所自致。非許願力也。據理而論。惟在廣作

諸善耳。忠君孝親。憐貧愛老。救災恤苦。戒殺放生。種種陰騭。種種方便。隨力所能。皆力行之。善功所感。理必降祥。儻不遂心。則應歸之天命。委之宿緣。不怨不尤。彌加行善而無退悔。

出世間大孝

世間之孝三。出世間之孝一。世間之孝。一者承歡侍綵而甘旨以養其親。二者登科入仕而爵祿以榮其親。三者修德勵行而成聖成賢以顯其親。是三則世間之所謂孝也。出世間之孝。則勸其親齋戒奉道。一心念佛。求願往生。永別四生。長辭六趣。蓮胎托質。親

覲彌陀。得不退轉。人子報親。於是爲大。予昔甫知入道。而二親云亡。作自傷不孝文。以伸悲恨。今見在家出家二眾中有具慶者。於是倍增感慨。而涕泗交零。稽首頓首以勸。

僞造父母恩重經

有僞造二經者。題以父母恩重等言。中不盡同。而假託古譯師名。吾友二人各刻其一。二友者。忠孝純正士也。見其勸孝而不察其僞也。或曰。取其足以勸孝而已。似不必辨其真僞。予曰。子但知一利而不知二害。一利者。誠如子言。勸人行孝。非美事乎。故云一利。

二害者何。一者素不信佛人見之。則彌增其謗。佛言如是鄙俚。他經可知矣。遂等視大藏甚深無上法寶。重彼愆尤。一害也。二者素信佛人。徒具信心。未曾博覽內典。見此鄙俚之談。亦復起疑。因謂謗佛者未必皆非。動彼惑障。二害也。害多而利少故也。況勸孝自有大方便報恩經及孟蘭盆經種種真實佛說者流通世間。奚取於僞造者。

修行不在出家

予昔將欲出家。有黃冠語予。不必出家。祇在得好師耳。予時出家心急。置其語不論。出家後。思彼以延年

修養色身爲業。得傳而畱形久住足矣。何必出家爲僧者。欲破惑證智。上求佛果。下化眾生。則古德皆捨家離俗而作沙門。又彼若志求金丹大道。亦須出家。則彼之言未爲當理。但觀今人有未出家前。頗具信心。剃染之後。漸涉世緣。翻成退墮。則反不如居家奉父母教子孫。得一好師示導正法。依而行之。是如來在家真實弟子。何以假名阿練若爲哉。如是則彼言亦甚有理。又不可不知也。

不朽計

世人將平生所作詩文彙爲一集。乞諸名人序跋之。

曰以此爲不朽計也。噫。古之人必也名喧寰宇。昭灼於人之耳目者。乃所著述方傳之至今。其次焉者。身沒之後。極之數十年間。墨之楮者。或覆瓿而刪之。木者。或資釜矣。安在其不朽也。必也鐫之鼎彝。篆之碑碣。數百年之後。存者亦不多見矣。卽孔子之文章。二帝三王之典謨訓誥。傳諸萬世無弊。而三災起時。大地須彌。諸天宮殿。皆悉碎爲微塵。蕩爲太虛。安在其不朽也。眞不朽者。其不生不滅之本心乎。此則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鸞法師曰。此吾金仙氏之長生也。予亦曰。此吾大雄氏之所謂不朽也。何不捨

世必朽之閒家具。而求真不朽之正知見也。不此之計。而漫勞其心。其爲計也疏矣。

人不宜食眾生肉

經言靴裘等物皆不應著。以其日與諸畜相親近也。夫此特著之身外。況食肉則入於身內乎。今人以犬豕牛羊鵝鴨魚鼈爲食。終世不覺其非何也。夫飲食入胃。遊溢精氣。以歸於脾。其渣滓敗液出大小腸。而華腴乃滋培臟腑。增長肌肉。積而久之。舉身皆犬豕牛羊鵝鴨魚鼈之身也。父母所生之身。見生卽異類矣。來生云乎哉。夫五穀爲養。五菜爲充。五果爲助。內

經語也。人之所食也。亦既足矣。而奚以肉食爲。既名曰人。不宜食肉。

三難淨土

一人問釋迦如來以足指按地。卽成金色世界。佛具如是神力。何不卽變此娑婆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之處。便成七寶莊嚴之極樂國。乃必令眾生馳驅於十萬億佛土之迢迢也。噫。佛不能度無緣子知之乎。淨緣感淨土。眾生心不淨。雖有淨土。何繇得生。喻如十善生天。卽變地獄爲天堂。而彼十惡眾生。如來垂金色臂牽之。彼終不能一登其闕也。是故剎那金色世

界。佛攝神力而依然娑婆矣。又一人問。經言至心念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斯言論事乎。論理乎。噫。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禮佛一拜。從其足跟至金剛際。一塵一轉輪王位。今正不必論其事之與理。但於至心二字上著倒。惟患心之不至。勿患罪之不滅。事如是理亦如是。理如是事亦如是。何足疑也。又一人問。有人一生精勤念佛。臨終一念退悔。遂不得生。有人一生積惡。臨終發心念佛。遂得往生。則善者何爲反受虧。而惡者何爲反得利也。噫。積惡而臨終正念者。千萬人中的一人耳。苟非

宿世善根。臨終痛苦逼迫。昏迷瞋亂。何繇而能發起正念乎。善人臨終退悔。亦千萬人中之一人耳。卽有之。必其一生念佛悠悠之徒。非所謂精勤者。精則心無雜亂。勤則心無間歇。何繇而生退悔乎。是則爲惡者。急宜修省。毋妄想臨終有此僥倖。真心求淨土者。但益自精勤。勿憂臨終之退悔也。

念荳佛

僧有募化施主黃荳。每念佛一聲。過荳一粒。一人作之餘人效之。號爲荳兒佛師父。夫世尊教人念佛。制爲數珠。何乃不遵佛制。省力事不作。而作此喫力事。

也。且百八之珠。週則復始。乃至百千萬億而無盡。今一合之荳。週則復始。亦復無盡。而何爲念過之荳。置不再用。更換新者。其言曰。念之至斗至石。送諸庵寺。作腐供眾。亦迂矣。或曰。古之人有行之者。如往生集所載是也。曰。彼非數荳。傍人計其念佛多不可計。約之當盈兩載。今糧舶大者載米千石。兩載則極言其多耳。非數荳如今人也。卽實數荳。其心亦不如今人也。

眞誥

眞誥一書。他且弗論。如曹操者。乃與古聖君如堯舜。

禹湯者同列而爲天神。吾不能無疑也。或曰。閻羅王俄登寶殿。則侍衛森嚴。俄吞鐵丸。則肢體焦爛。安知操之不朝在天堂而晚在地獄也。是不然。閻王者。其在生亦修福亦造罪。故報如是。操之爲人。有惡無善。何得罪福雙報如閻王乎。或更有說。非愚所知。據理評之。若果如斯。胡以寒亂臣賊子之膽。示老猾巨奸之警乎。亦盡信書不如無書之類也已。

現報一

報有三。一者今生作惡。現生受報。二者今生作惡。第二生受報。三者今生作惡。第二生未報。多生以後受

報惟善亦然。報之遲速。蓋各有緣因。但世人見惡者不報。或更昌隆。乃憤憤不平。未知三世之說故也。夫後之二報。人不及見。惟重現報。今姑記現報數事。目擊而非傳聞者。一人搥笞婢僕。動以百數。一日將一僕係頸東柱。係足西柱。使伸縮無路。而痛責不休。其父大怒。遄往解放。而囑曰。汝速去。渠若告汝逃亡。我卽告渠忤逆。遂得生還。後此人亦以己子賣與他家。而自身爲鄉宦守門。又一人平生笞人如官府。後亦受官刑。斃囹圄中。一人中家內室也。妄費無算。後子女滅盡。老無依賴。爲人縫補經絡。一人貴宦子也。驕

奢佚遊侈費。不知慚愧。後追逐遊僧丐者。趁食於諸方。一人毀訾天神。無所顧忌。後爲村民所毆。得疾身殞。一人辱詈如來。及諸賢聖。皆人不忍聞者。俄而客死於外。不得歸。一人瞋母不悉委財帛。折其供事觀音大士一臂。後走馬湖塘。墮落折臂幾死。又一人生七女七男。凡生一女。纔墮地。卽溺殺之。其七男先後相繼亦死。男女十四人無一存者。惟老夫老婦相對哭泣而已。又數人出家者。我慢自賢。凡時人或有言論。一槩呵以爲非。乃復輕藐先哲。妄加毀訾。後俱不壽。或惡疾死。姑記之以警狂傲。

現報二

或問如來神力不可思議何不使惡人皆現受惡報而日兢兢焉不敢爲惡也善人皆現受善報而日孳孳焉倍復爲善也則無爲而天下太平矣胡慮不及此嗟乎報之有遲速衆生業報自然如是雖大聖不能轉速而令遲扭遲而爲速也惟是叮嚀詔告以因果之不虛酬償之難追耳聞而不信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曰永嘉云了則業障本來空空則何因果酬償之有曰汝今了否曰未了也未了應須償宿債

念佛人惟一心不亂

或問。妙喜云。愚人終日掐數珠求淨業。念佛果愚人
所爲乎。噫。予昔曾辯之矣。妙喜但言愚人終日掐數
珠求淨業。不言愚人終日一心不亂求淨業也。又問。
古德偈云。成佛人希。念佛多。念來歲久。卻成魔。君今
欲得易成佛。無念之心不較多。無念念佛。奈何以有
念念佛。曰。此爲散心念佛。而不觀心者。勸發語也。不
曰歲久而一心不亂者。成魔也。未曾念佛。先憂有念。
是猶饑人欲飯。先憂飽脹而不食者矣。又問。六祖云。
東方人造惡。念佛求生西方。意旨何如。曰。六祖言惡
人念佛求生。不曰善人念佛一心不亂者求生也。且

惡人必不念佛。其有念佛者。僞也。非真念也。喻如惡人修十善。求天堂。惡人必不修十善。其有修十善者。僞也。非真修也。曾未有善人一心念佛。而不生西方者也。又問。古德云。捨穢取淨。是生死業。奈何捨娑婆求極樂。曰。彼言捨穢取淨者。爲生死業。不言一心不亂取淨土者。爲生死業也。子未捨穢。先憂取淨。與前之憂有念同矣。又問。禪宗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又云。佛來也。殺。魔來也。殺。則何爲念佛。噫。彼言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不言一心不亂四字。吾不喜聞也。彼言佛來也。殺。魔來也。殺。不言一心不亂來亦殺也。夫歸

元無二方便多門。是故歸家是一。舟車各行。以舟笑車。以車笑舟。俱成戲論。此理自明。無煩贅語矣。又問。近有人言。吾不念佛。良繇內有能念之心。外有所念之佛。能所未忘焉。得名道。噫。彼蓋以獨守空靜爲道乎。內有能靜之心。外有所靜之境。不亦能所宛然乎。曷不曰。一心不亂。則誰能誰所。何內何外也。吾與爾。旣修淨土。止愁不到一心不亂田地。若一心不亂。任他千種譏萬種謗。當巍巍不動如泰山耳。更何疑哉。

修福

古有偈。修慧不修福。羅漢應供薄。修福不修慧。象身。

掛瓔珞。有專執前之二句者。終日營營。惟勤募化。曰。吾造佛也。吾建殿也。吾齋僧也。此雖悉是萬行之門。而有二說。一則因果不可不分明。二則己事不可不先辦。或曰。果如子言。則佛像湮沒。誰其整之。塔寺崩頽。誰其立之。僧餓於道路而不得食。誰其濟之。人人惟辦己事。而三寶荒蕪矣。曰。不然。但患一體三寶荒蕪耳。世間三寶。自佛法入中國以來。造佛建殿齋僧者。時時不休。處處相望。何煩子之私憂而過計也。吾獨慨夫僧之營事者。其瞞因昧果。不懼罪福。剋減常住。藏匿信施者。無論矣。卽守分僧。而未諳律學。但知

我不私用入己則己。遂乃移東就西。將甲補乙。或那還急債。或餽送俗家。不知輒錢買瓦。僧糧作堂。枉受辛勤。翻成惡報。是則天堂未就。地獄先成。所謂無功而有禍者也。中峯大師訓眾曰。一心爲本。萬行可以次之。則所謂己事先辦者也。己事辦而作福事。則所作自然當可矣。至哉言乎。爲僧者當銘之肺腑可也。

勘試

世傳鍾離真人之於洞賓也。十試而後授以仙道。略記數事。初試以財。次試以色。次試以身命。然此猶世間實行者所能爲也。又一真人需才鍊藥。屢現變異。

確乎堅持。至嬰兒墮地而失聲以敗。然此猶世間忘情者所能爲也。乃世尊昔爲菩薩。婆羅門乞其夫婦二人以爲奴僕。時世尊身爲太子。卽與其妃男入男羣女入女羣。效忠竭力。備諸苦辛。勞而不怨。又或割身肉以償鷹。剗千燈以求法。則非惟世間所難。而亦非初心菩薩所及矣。是故舍利弗逢乞眼者而退大就小。菩薩道之難成如此。今日當洞賓之試。已十有五雙打退。而況爲奴僕乎。而況割肉剗眼諸苦行乎。嗚呼。此雖得忍大士境界。非下凡可企。然獨不可以是激勵其凡心乎。

六羣僧

六羣僧如來所呵諸大弟子所不齒者也。而古稱佛世六羣猶賢於佛滅度後馬鳴龍樹諸菩薩等者何也。嗟乎。夫子嘗野仲由。攻冉有。小人樊須具臣由之與求矣。其在今時。則皆卓卓乎希世之賢守令。振古之良宰輔。蕭曹龔黃。房杜姚宋。韓范富歐之所未必能及者也。而何疑乎六羣。故知初五百年。次五百年。次之又次後五百年。解脫以至鬪諍。漸久而漸漓。愈趨而愈下。羽嘉鳳凰庶鳥。非虛語矣。寧不爲之三歎。雖然。子輿氏之言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果若

斯言則眾生之大幸大幸也。予曰望之。

簡藏鍊磨

一儒者謂予曰。吾輩負笈從學。必具束修於師。而助館穀之資於主人。今簡藏僧覽常住經典。無所助於常住。而安坐受供。又每季得贖金五錢。此何說也。予笑曰。公猶未知鍊磨期中事乎。一冬之期。先致米一石於常住。而晝夜鞭逼念佛。無斯須停息。仍每日必負薪。或遠在十餘里之外。打七然後暫免。何不移簡藏之供而供此苦功辦道之行人乎。時僧顛倒一至。於是處處皆然。吾亦不知其何說也。

世夢

古云處世若大夢。經云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云若云如者。不得已而喻言之也。究極而言。則真夢也。非喻也。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自老而死。俄而入一胞胎也。俄而出一胞胎也。俄而又入。又出之無窮已也。而生不知來。死不知去。蒙蒙然冥冥然。千生萬劫而不自知也。俄而沈地獄。俄而爲鬼。爲畜。爲人。爲天。升而沈。沈而升。皇皇然忙忙然。千生萬劫而不自知也。非真夢乎。古詩云。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今被利名牽。往返於萬里者。豈必枕上爲然。

也。故知莊生夢蝴蝶。其未夢蝴蝶時亦夢也。夫子夢周公。其未夢周公時亦夢也。曠大劫來。無一時刻而不在夢中也。破盡無明。朗然大覺。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夫是之謂夢醒漢。

性相

相傳佛滅後。性相二宗學者各執所見。至分河飲水。其爭如是。孰是而孰非歟。曰。但執之則皆非。不執則皆是。性者何。相之性也。相者何。性之相也。非判然二也。譬之一身然。身爲主。而有耳目口鼻臟腑百骸皆身也。是身者。耳目等之身。耳目等者。身之耳目等也。

譬之一室然。室爲主。而有樑棟椽柱。垣壁戶牖等皆室也。是室者。樑棟等之室。樑棟等者是室之樑棟等也。夫豈判然爲二者哉。不惟不當爭。而亦無可爭也。或謂永嘉云。入海算沙。徒自困。又曰。摘葉尋枝。我不能。似乎是性而非相矣。曰。永嘉無所是非也。性爲本。而相爲末。故云。但得本不愁末。未嘗言末爲可廢也。是故偏言性不可。而偏言相尤不可。偏言性者。急本而緩末。猶爲不可中之可。務枝葉而失根原。不可中之不可者也。

大鑑大通

一

大鑑能禪師世稱南宗。大通秀禪師世稱北宗。然黃梅衣鉢不付。時時勤拂拭之大通。而獨付本來無一物之大鑑。何宗鏡錄謂大鑑止具一隻眼。大通則雙眼圓明。信如是何以不得衣鉢。夫曹溪親接黃梅。遠承達磨。又遠之承迦葉。又遠之承釋迦。乃永明傳道於天台韶國師。而爲此說者何也。抑隨時救弊之說也。昔人言晉宋以來。競以禪觀相高。而不復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故初祖西來。至永明時。又或以爲一悟卽了。故宗鏡及萬善同歸等書。力贊修持。則似乎南宗專於頓悟。而北宗頓悟漸修。智行雙備。故

有隻眼雙眼之喻。萬松老人獨奮筆曰。此一隻眼。是之謂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也。是之謂把定乾坤眼也。是之謂頂門金剛眼也。儻新學輩諸淺見者。執宗鏡所云。作實法會。則大鑑止是空諦。而大通方始是中道第一義諦可乎。或曰。曹溪六代傳衣。舉世靡不知之。而當是時。何爲惟見兩京法主二帝門師。北宗大著於天下。而不及曹溪者。又何也。曰。曹溪旣承印記。祕其衣鉢。爲獵人守網。潛光匿彩。至於一十八年。大通之道盛行。曹溪之名未顯也。迨風旛之對。而後道播萬世矣。曹溪潛龍深淵。不自炫耀。大通見龍在

田不自滿盈。其言曰。彼親傳吾師衣鉢者也。蓋善知識之相與以有成也如是。

大鑑大通二

予又思宗門賞鑑許可。抑揚與奪。越格超情。不可以世法之是非論也。石鞏之得所傳也。曰。三十年張弓。只射得半箇聖人。曹溪之一隻眼。半箇聖人之謂也。中峯邈高峯之真求贊。贊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曹溪之一隻眼。半邊鼻之謂也。普化之於臨濟也。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卻具一隻眼。曹溪之一隻眼。卽臨濟

之一隻眼也。

齋僧錢作僧堂

或曰。僧糧。僧所食也。僧堂。僧所居也。居食二者皆僧受用。奈何以齋僧錢作僧堂而受火枷之報也。此義有二。一者米粟蔬菜。人以濟饑。樑棟牆壁。能濟饑否。則物類不相應也。二者施主作齋。汝今作屋。甌錢買瓦。違信施心。則因果不相應也。或曰。別化錢齋僧。可準過否。彼人齋僧。自彼人福。與前人何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折僧堂。如數齋僧。而火枷滅。有明徵矣。又問。造佛錢。作佛殿。總之供佛也可乎。曰。不可。蓋棟

雕樑還當得如來相好光明否。造經錢作經厨總之供經也可乎。曰不可。錦囊寶匱還當得如來金口玉音否。如是乃至放生錢買池塘總之濟物利生也可乎。曰不可。空陂野澤千頃汪洋還當得彼時失救垂臨鼎鑊將被刀砧百千萬億生靈否。況那移變換舛錯因果乎。又有說焉。造佛餘錢可用作佛前供器否。則律有開許之文。餘諸福事無文。慎之慎之。毋恣己見而反招業報也。

楞嚴圓通

問曰。楞嚴圓通獨取耳根。念佛法門曾未入選。奈何

後世不遵聖語而普天之下多從念佛也。答曰：彌陀疏鈔已有明辨，而此疑此問關係不小，不厭其煩瀆也。更爲子詳言之。子誠娑婆人也。知有娑婆而已，獨不思娑婆而外有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乎。耳根者透娑婆世界眾生之機，念佛者透不可說不可說世界眾生之機也。耳根圓通，一方世界之圓通；念佛圓通，十方世界之圓通也。佛出娑婆，姑就娑婆之所宜者示教。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不曰十方真教體也。喻如今日國中百千郡邑士子所習，或在一方多習易者，或在一方多習詩者，或在一方

多習書者。春秋禮記亦復如是。統而論之。通國之中最多習者。則周易也。周易者。念佛法門之謂也。復次百千郡邑土地所宜。郊野之區多植穀粟。山林之所多栽果實。江海之處多販魚鹽。綾絲珠玉亦復如是。統而論之。通國之中最多尙者。則稻黍菽粟也。稻黍菽粟者。念佛法門之謂也。子居娑婆。自修耳根。誰得而阻之。但不必是此而非彼。如其執耳根而欲掃除念佛。是猶業餘經之士子而欲掃除周易。貨餘物之商民而欲掃除穀粟也。豈理也哉。

天說

一老宿言有異域人爲天主之教者。子何不辯。予以爲教人敬天善事也。奚辯焉。老宿曰。彼欲以此移風易俗而兼之毀佛謗法。賢士良友多信奉者故也。因出其書示子。乃略辯其一二。彼雖崇事天主而天之說實所未諳。按經以證。彼所稱天主者。忒利天王也。一四天下三十三天之主也。此一四天下從一數之而至於千名。小千世界則有千天主矣。又從一小千數之而復至於千名。中千世界則有百萬天主矣。又從一中千數之而復至於千名。大千世界則有萬億天主矣。統此三千大千世界者。大梵天王是也。彼所

稱最尊無上之天主。梵天視之。略似周天子視千八百諸侯也。彼所知者。萬億天主中之一耳。餘欲界諸天皆所未知也。又上而色界諸天。又上而無色界諸天。皆所未知也。又言天主者。無形無色無聲。則所謂天者。理而已矣。何以御臣民施政令行賞罰乎。彼雖聰慧。未讀佛經。何怪乎立言之舛也。現前信奉士友。皆正人君子。表表一時。眾所仰瞻。以爲向背者。予安得避逆耳之嫌。而不一罄其忠告乎。惟高明下擇。芻蕘而電察焉。

天說二

又問。彼云。梵網言一切有生皆宿生父母。殺而食之。卽殺吾父母。如是則人亦不得行婚娶。是妻妾吾父母也。人亦不得置婢僕。是役使吾父母也。人亦不得乘騾馬。是陵跨吾父母也。士人僧人不能答。如之何。予曰。梵網止是深戒殺生。故發此論。意謂恆沙劫來生生受生。生生必有父母。安知彼非宿生父母乎。蓋恐其或已父母。非決其必已父母也。若以辭害意。舉一例百。則儒亦有之。禮禁同姓爲婚。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彼將曰。卜而非同姓也。則婚之固無害。此亦曰。娶妻不知其爲父母。爲非父母。則卜之。卜而非

己父母也。則娶之亦無害矣。禮云。倍年以長。則父事之。今年少居官者何限。其昇轎引車。張蓋執戟。必兒童而後可。有長者在焉。是以父母爲隸卒也。如其可通行而不礙。佛言。獨不可通行乎。夫男女之嫁娶。以至車馬僮僕。皆人世之常法。非殺生之慘毒比也。故經止云。一切有命者不得殺。未嘗云。一切有命者不得嫁娶。不得使令也。如斯設難。是謂騁小巧之迂談。而欲破大道之明訓也。胡可得也。復次。彼書杜撰。不根之語。未易悉舉。如謂人死其魂常在。無輪迴者。旣魂常在。禹湯文武何不一誠訓於桀紂幽厲乎。先秦

兩漢唐宋諸君。何不一致。罰於斯。高莽操李楊秦蔡之流乎。既無輪迴。叔子何能託前生爲某家子。明道何能憶宿世之藏母釵乎。羊哀化虎。鄧艾爲牛。如斯之類。班班載於儒書。不一而足。彼皆未知。何怪其言之舛也。

天說三

復次南郊以祀上帝。主制也。曰欽若昊天。曰欽崇天道。曰昭事上帝。曰上帝臨汝。二帝三王所以憲天而立極者也。曰知天。曰畏天。曰律天。曰則天。曰富貴在天。曰知我其天。曰天生德於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

也是遵王制集千聖之大成者夫子也。曰畏天。曰樂天。曰知天。曰事天。亞夫子而聖者孟子也。天之說何所不足而俟彼之創爲新說也。以上所陳儻謂不然。乞告聞天主儻予懷妒忌心立詭異說故沮壞彼王教。則天主威靈洞照當使猛烈天神下治之以飭天討。

趙定宇作閻王

少冢宰定宇趙公與雲南巡撫陳玉台同年。公以萬歷丙申三月望日捐館。時玉台在任。因內人病扶乩請神。神判以死。因懇乞救援。神云五殿閻君方新任。

其人剛正。不可干以私。無以爲也。問新任何人。曰。常熟趙某耳。俄而訃至。則任期與訃期脗合。陳大驚異。或曰。閻王帶福帶業者爲之。定宇盛德士。亦有業乎。噫。地藏菩薩言。我觀閻浮提眾生。舉足動步。無非是罪。焉得無過。昔聞一僧有天符。召作閻王者。僧懼。大起精進。一心念道。符使遂絕。嗟乎。古稱韓擒虎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又近代傳聞鄭澹泉司寇死作閻王。杭太守周公死作城隍。此常事也。古德有言。僧雖有行。不了道者。多作水陸諸神。豈徒言哉。

弟子爲師服

其說有三。一六祖壇經。一釋氏要覽。一百丈清規。三各差殊。今辯如左。一壇經云。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我弟子。亦非正法。二要覽云。考涅槃諸經。並無服制。惟增輝記引禮三服。其三降服。白虎通云。師恩同父母。宜降服。釋氏喪儀云。師恩同父母。宜三年服。五杉云。師服皆從法服。但布稍麤。純染黃褐。增輝云。但染蒼皴色。稍異於常耳。三清規云。小師麻布掇。兩序苧掇。主喪等生絹掇。眾舉哀三聲。小師幘下哀泣。如上所說。據壇經。則無服無泣。據增輝等。則有服無泣。而服不用麻。但用色黃。

蒼而已。據清規則服泣雙行。宛同世俗。夫爲僧者。雖應宗法六祖。但今弟子不忍師亡。多爲之服。乃上欽祖訓。下順人情。委曲酌中。依增輝作青黃色服之可也。古云禮可以義起。更俟高明正焉。

百丈清規

因上喪制。知清規一書。後人增廣。非百丈所作也。百丈爲曹溪四世嫡孫。其喪制何繇不率。乃祖攸行。而變其成法乎。蓋建立叢林。使一眾有所約束。則自百丈始耳。至於制度之冗繁。節文之細瑣。使人僕僕爾碌碌爾。日不暇給。更何從得省緣省事。而悉心窮究。

此道也。故曰後人好事者爲之。非百丈意也。

剛鬚報

僧某素朴實。但愚而自用。凡見稱人之善。必微哂。示不足稱也。久之反道歸俗。與一老嫗俱。其死也。致夢報嫗曰。吾明日歸隣庵矣。則有送一毳放生於庵者。嫗知其某也。數往訊視。遂聞於人。遠近異其事。觀者絡繹。嫗醜之。轉送雲棲。時雲棲放生所窄隘。一山寺願收養。俄而其徒賣與屠者。殺之田中。噫。受生於畜矣。又不免於刑戮焉。何至此極也。吾輩所當痛心而饅骨者矣。

天說餘

子頃爲天說矣。有客復從而難曰。卜娶婦而非己父母也。既可娶。獨不曰卜殺生而非己父母也。亦可殺乎。不娶而生人之類絕。獨不曰去殺而祭祀之禮廢乎。被難者默然以告子。子曰。古人有言。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同姓不婚。天下古今之大經大法也。故疑而卜之。殺生。天下古今之大過大惡也。斷不可爲。何疑而待卜也。不娶而人類絕。理則然矣。不殺生而祀典廢。獨不聞二簋可用享。殺牛之不如禴祭乎。則祀典固安然不廢也。卽廢焉。是廢所當廢。除肉刑禁殉葬。

之類也。美政也。嗟乎。卜之云者。姑借目前事以權爲比例。蓋因明通蔽云爾。子便作實法會。真可謂杯酒助歡笑之迂談。排場供戲謔之諠語也。然使愚夫愚婦入乎耳而存乎心。害非細也。言不可不慎也。客又難殺生止斷色身。行婬直斷慧命。意謂殺生猶輕。不知所殺者彼之色身。而行殺者一念慘毒之心。自己之慧命斷矣。可不悲夫。

竹窗三筆

菩薩戒弟子劉慧聞率子性澤施資敬刊伏願真

俗圓融自他兼利厭離忍界直往蓮邦
光緒二十四年夏六月金陵刻經處識

正訛集目錄

千佛衣

五祖不養母

出家父母反拜

梵王侍佛

佛法本出老莊

毀擊神像塑造神像

末後一著

靈照度丹霞

坐受立破

佛號仙人

無人誤入地獄

佛書多出才人所作

性命雙修

寂滅爲樂

曹溪水趙州茶

法華三車

金剛纂

高王觀世音經

觀音香山卷

預修

寄庫

西方十萬八千

乘急戒緩

名字羅漢

齋僧無漏功德

無漏

五大部經

清齋

鍊磨

講宗

三山不受三災

達磨楞伽四卷

後三卷法華

三教一家

高沙彌不受戒

三寶

道光僧得仙

活焚

以通爲道

巢頂灌膝

泥洹

天台止觀

臨終預知時至

孟蘭盆

無爲卷

般若心經

梁武帝

黃龍洞賓

佛入涅槃

能仁祖

玉皇經

亡僧

三教同說一字

疑情

公案

槁木死灰

談孔雀

禮觀音文

佛者弗人也

南無佛

不生不滅

背本崇釋

僧稱

頭陀

三衣

剃髮不剃鬚

正訛集

明古杭雲棲寺沙門祿宏撰

千佛衣

近世袈裟上徧繡諸佛云千佛衣。此訛也。佛像止宜頂戴在首。負荷在肩而已。懸掛胷膈。已涉褻慢。況羅綴一身。自腰膝而下皆佛也。其過可勝言哉。輪王福傾。諒非虛語。而成風久襲。不自覺知。願高明俯察芻蕘。慎勿著此。或曰。然則千佛衣果無之乎。曰。有之。卽今二十五條衣者。千佛相傳之衣也。佛告比丘。我此僧伽黎。過去未來諸佛。皆著此衣而得解脫。是其證。

也。

五祖不養母

世傳五祖拒母不與食。至不能消一勺水。此訛也。戒雖萬行。以孝爲宗。犯制養親。佛尙憐許。豈有不與食之理。且饑渴眾生。至於僧寺。縱禽畜亦當哺之。況父母乎。黃梅有養母之堂。載諸方冊。爲此麤言。寧非謗聖。

出家父母反拜

世傳子出家。父母反拜其子。此訛也。愚僧不知。遂納父母之拜。或正座而父母趨傍。或中牀而父母操楫。

遠違佛旨。近逆人倫。招世譏嫌。啟人傲慢。乃僧之過。非佛咎也。不知父母反拜者。子出家是爲佛子。親不復子之。故子拜而親答拜。反也者。答也。還也。非反常之反也。

梵王侍佛

俗云佛左右侍者爲佛父母。以此病佛。此訛也。佛凡說法。諸天畢集。梵王居左。帝釋居右。聽法常儀也。蓋世人訛以梵爲飯。遂疑是淨飯國王。而云佛父。又不知帝釋莊嚴。遂疑是女。而云佛母耳。佛雖三界獨尊。決不令父母作侍者。俗士不知。須爲開曉。

佛法本出老莊

宋儒云。佛典本出老莊。世人不知駭。謂奇語。譬之被虜。劫去家珍。反從虜借用。此訛也。老莊之書。具在。試展而讀之。其所談。虛無自然而已。虛無自然。彼說之深深者也。尙不及佛法之淺淺。而謂佛從老莊出。何異謂父從子出耶。清涼大師以邪因無因二科斷老氏爲外道。況莊又不及老。而宋儒膚見至此。可哂也。或又云。解佛經者。多引用六經諸子。何也。噫。此方文字。惟孔老爲至極。不此之引。而將誰引。然借其語。不用其意。深造當自得之。

毀擊神像塑造神像

僧有毀擊天神。自謂崇正闢邪。此訛也。如來說法。必有八部鬼神。華嚴列主山主水主地主樹主晝主夜。其數無量。然則彼皆非歟。夫有人則有鬼。有陽官則有陰吏。有人主則有天王。此理也。鬼神無則天亦無。天無則佛亦無。彼毀擊者。可謂自負墮處。或曰。經何以云皈依佛。不得皈依一切天魔鬼神。曰。特令爾勿皈依。不令爾毀擊也。譬人子依已父母。不得依他人。爲父母云爾。豈令毀擊他人乎。經載比丘奉事天神。佛戒曰。不可。比丘乃侮慢天神。佛誡曰。侮慢亦不可。

聖有謨訓萬古明鏡也。今人何不一覽。或問僧有修神祠塑神像對之課誦向之禮拜而自附於常不輕之徧禮四眾者。是否。曰亦訛也。比之毀擊其失尤甚。何也。毀擊者猶知有邪正也。但分別太過耳。塑造而奉事者不知有邪正也。毀擊之失其名曰狂塑造之失其名曰愚。曰邪不侮慢不奉事佛訓也。今人何不一覽。

末後一著

有人以臨終爲末後一著。此訛也。末後一著本弈碁語。謂常人著數到此已竭盡無餘。不知更有一著出。

意料之外。如修行人所造已高已深。而不知更有最後窮玄極微一段事在。透得此關。然後參學事畢。苟或未然。只具一隻眼。又云百尺竿頭一步。亦此意也。不省此意。遂至外道指爲臨終。自悞悞人。明者勿信。靈照度丹霞

世傳丹霞天然禪師。因龐居士女靈照激發。始修行悟道。此訛也。丹霞先悟道於石頭。後賜號於馬祖。與龐老相遇時。居然大善知識矣。焉有是事。不根之談。誣謗賢聖罪莫大焉。深足爲戒。

坐受立破

或謂經稱菩薩戒。坐受立破。亦得無量功德。遂有受戒之後。肆無持守。此訛也。經意蓋極言大乘戒之當受云耳。受而卽破。雖今無功。而一歷耳根。永爲道種。何得不受。豈以破戒爲可哉。以辭害意。一至於此。貽禍非小。

佛號仙人

經言佛於往昔作忍辱仙人。又佛稱大覺金仙。世人遂謂佛卽仙。仙佛無二。此訛也。仙者古修行人之通稱。後世乃分別釋道而有專稱耳。且世以儒釋道爲三教。而道之爲言實通三教。有道之士皆名道人。豈

專目黃冠爲道人耶。今既有專稱。則佛自佛。仙自仙。地位相去。若霄壤然。慎無等觀。失正知見。

無人誤入地獄

儒者謂佛說惡人死入地獄。而佛法未至中國以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以此斷地獄不足信。此訛也。凡夫經眼之事。然後能知。佛法未至以前。縱入地獄。及乎復生。恍惚猜疑。只作一場異夢理會。佛法既至。種種開諭。六道報應。然後始知此是地獄耳。理固應然。何足爲怪。

佛書多出才人所作

世有愚人言佛經皆後代才人所作。非眞佛說。此訛也。所云才人。不知是何等人。乃能爲此等語言。說此等道理。設若能之。我說是人。卽名爲佛。且古今才人之極。孰有踰於孔孟者乎。而佛經皆孔孟所不及道。餘可知矣。其說甚鄙。不足多辯。

性命雙修

道家者流。謂已爲性命雙修。謂學佛爲修性。不修命。此訛也。彼蓋以神爲性。氣爲命。使神馭氣。神凝氣結。而成丹。名曰性命雙修。以佛單言見性。不說及氣。便

謂修性缺命自爲偏枯。自不知錯認性字了也。佛所言性至廣至大。至深至玄。奚可對氣平說。氣在性中。如一波在滄海耳。見佛性者。盡虛空法界無不具足。何況一身之氣而不該攝。故曰但得本不愁末。則一修一切修。又豈止二事雙修而已。學仙如張紫陽真人。其論性命極分曉。而大尊佛法。謂佛法先性。尤有勝焉。可謂灼有見處。又李清菴真人論內外藥。以精氣神爲外藥。元精元氣元神爲內藥。而云高上之士不煉外藥。便煉內藥。亦先性尤勝之說也。世人學仙者多。其知二公之微者蓋寡。吾是以闡之。

寂滅爲樂

世人見釋氏號臨終爲涅槃。因爲佛以死爲樂。而引
儒典死反吾真之言。證佛經寂滅爲樂之旨。此訛也。
梵語涅槃。此云寂滅。寂滅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蓋
是無生無滅。無去無來。前古後今之所不能代謝。成
劫壞劫之所不能推遷。眞常獨露。苦樂雙亡。故名曰
樂。六祖云。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正明照之極。乃
錯認爲死耶。若以死爲樂。則宜速死以返吾真。而不
可一朝生矣。是斷滅枯滅。絕滅灰滅之滅也。安得濫
語佛之寂滅。

曹溪水趙州茶

宗門有曹溪水趙州茶話。愚人以修養家吞津嚥液。華池神水等當之。此訛也。僧問如何是曹溪一滴水。古德云。是曹溪一滴水。趙州問僧曾到此間否。到與不到。皆令喫茶去。此是最上開示心宗之極談也。豈可作色身上吐納會耶。乃至認夾脊爲趙州橋。其類不一。明理者例斥之。

法華三車

法華喻羊鹿牛車。修養家指爲尾閭夾脊泥丸。此訛也。車者乘載義。羊鹿牛喻大小乘耳。聲聞緣覺菩薩

功德勝劣借此爲喻。錯認色身速宜悔悟。

金剛纂

俗刻諸經有金剛經纂。自讚功德。謂誦纂一徧勝經萬徧。此訛也。金剛經所以有不思議功德者。謂其極談空理。一法靡存。般若威神。津梁萬類云爾。豈謂文中纂出佛若干。須菩提若干。何以故若干。如是等字數爲功德耶。其流之弊。遂有愚僧受人勦施。不誦全經。而以一纂當之。搆地獄無窮之苦。皆此說誤之也。編輯邪書爲害如是。又世有大乘金剛論亦是僞造。乃至妙沙分珠血盆等種種邪僞瑣不足辯。

高王觀世音經

又高王觀世音經。世傳高王誦之脫難。此訛也。其經鄙俚。不成文義。不知譯自何代。以理斷之。卽是法華普門品耳。高王仗此脫難。故以爲名。後人不知。別造僞語。稱高王經。因名迷義。俗所不覺。

觀音香山卷

卷中稱觀音是妙莊王女。出家成道而號觀音。此訛也。觀音過去古佛。三十二應隨類度生。或現女身耳。不是纔以女身始修成道也。彼妙莊旣不標何代國王。又不說何方國土。雖勸導女人。不無小補。而世僧

乃有信爲修行妙典者。是以發之。

預修

世人未死。先作七七小祥。大祥。經懺道場。名曰預修。此訛也。言預修者。令人趁色身尙在。早自修持。莫待臨渴掘井。逼餒菑田也。且請他課誦。孰若自我修之。爲勝乎。然肯破慳囊。而作佛事。良愈於不爲者。此理或通。高明之士。自不應爾。

寄庫

世人多燒紙錢錫鏹。投牒冥府。冀來生受用。謂之寄庫。此訛也。紙錫可致來生之富。則富室生生富饒。而

貧人終無富日。善惡報應之說虛矣。寄庫云者。蓋人情以財物貯之庫藏。垣牆棟宇堅固牢密。自謂水火盜賊所不能壞。而常被水火盜賊所壞。縱逃此三。或壞王難。堅牢安在。若能捨施作諸善事。則福德無盡。無能壞者。寄庫之說。寄此庫也。世人何以不省。

西方十萬八千

壇經以十惡八邪譬十萬八千。人遂謂西方極樂世界去此十萬八千。此訛也。十萬八千者。五天竺國之西方也。極樂去此。蓋十萬億佛刹。夫大千世界爲一佛刹。十萬億刹。非人力所到。非鬼力神力天力所到。

惟是念佛人一心不亂。感應道交。到如彈指耳。豈震旦詣乎天竺。同爲南瞻部之程途耶。然則六祖不知西方歟。曰。壇經是大眾記錄。非出祖筆。如六經四子亦多漢儒附會。胡可盡信。不然。舉近況遠理。亦無礙。如在市心。以北郊喻燕京。以南郊喻白下。則借近之五天。喻遠之極樂。欲時人易曉耳。何礙之有。

乘急戒緩

古有乘戒緩急四種料揀。解者曰。乘急戒緩勝戒急乘緩。狂人遂謂戒不足持。此訛也。凡欲彰顯殊勝。詞必曲爲抑揚。如永明無禪有淨土之類是也。非謂禪

可輕也。且彼以何爲乘。以何爲戒。得無以通達教理爲乘。謹守律儀爲戒乎。是未知乘之義也。云乘急者。蓋念念全修般若眞智。非不持戒。專其本根。略其支末耳。心地一徹。六度萬行。剎那具足。彼但執戒相而不明心地。止人天福報而已。乘急之勝。蓋勝以此。使乘未相應。則生死到來。全需戒力。而欲緩之。危哉。

名字羅漢

法華經云。破戒比丘。名字羅漢。愚人謂比丘破戒。猶名羅漢。而欲以破戒爲無礙。此訛也。經意蓋謂比丘破戒。不成比丘。乃名字羅漢而已。名字云者。空有名。

字無眞實也。循文察義當自見得。

齋僧無漏功德

有僧開諭施主。謂種種作福俱有敗毀。是爲有漏。惟齋僧爲無漏功德。此訛也。達磨對武帝。以造寺寫經等事爲人天小果。有漏之因。而齋僧在其中矣。孰曰齋僧獨無漏耶。彼意謂造寺。寺頽則福亦頽。寫經經滅。則福亦滅。惟齋僧不然。噫。獨不曰齋僧。僧亡則福亦亡乎。究極而論。住相作福。皆名有漏。不住相者。悉成無漏。豈獨齋僧也。

無漏

又有以保全精氣不令走失。當羅漢無漏之果。此訛也。妄想盡處。方名無漏。精氣何足以當之。就令全精全氣全神。所謂諸漏已盡。無復煩惱者。安在。遂使愚人以嚥納搬運爲道。匪直害其正見。兼或損其色身。悲夫。

五大部經

世人相傳誦五大部。謂是華嚴。涅槃。心地觀。報恩。金光明五經。此訛也。五大部者。一大藏之總名。所謂般若部。華嚴部。寶積部。大集部。涅槃部。統所屬諸經。如六曹爲總。而統所屬諸職也。若云五部中各取其

一。則般若部一經不取。何名五部。

清齋

人有週時不食。名守清齋。此訛也。清齋者。清淨齋素。非不食爲清也。勉強絕食。饑想在懷。徒增業苦。且易稱齋戒。解者尙云。湛然純一之謂齋。况佛所說齋。而止在不食。齋亦小矣。然則過午如何。曰。斯正教也。一齋何如。曰。日中一食。亦教所有。終是過午爲正。

鍊磨

邇來鍊磨場法。久弊生專。以躑躅喊叫。煉去睡魔爲事。此訛也。鍊者。鎔麤雜而作精純。磨者。去瑕垢而成。

瑩潔。古謂煉磨真性若虛空。自然戰退魔軍陣者是也。非煉去睡魔便爲了當。鍊磨場中不可不知此意。

講宗

近時講演萬松諸老評唱。依本覆講。便稱得旨。此訛也。古德所遺問答機緣。後人卽其疑處窮參力究。以悟爲期。若講演則何疑之有。縱講得一一皆是。亦與自己了沒交涉。到底只成戲論。是知塞眾生之悟門者。講宗悞之也。有志之士。舉一則公案。終身只恁參去。決不相賺。

三山不受三災

或謂五臺峨嵋普陀三山劫壞不壞。遊者能免三災。此訛也。三災起時。大千俱壞。何有於三山。若必遊此。免災。則瞽目跛足之徒。不能登歷者。縱修殊勝功德。終成墮落。而居近三山者。卽愚夫皆成解脫耶。當知無貪乃不受水災。無瞋乃不受火災。無癡乃不受風災。三山之到否。何與。願念念開文殊智行。普賢行。廓觀音悲。則時時朝禮三山。親邇大士。不達此旨。而遠遊是務。就令登七金渡香水。何益之有。

達磨楞伽四卷

初祖不立文字。又云。吾有楞伽四卷。義學者遂謂達

磨亦立文字。而欲廢直指之傳。此訛也。楞伽譯自晉代。非初祖始出。不得云吾有。吾字疑誤。或是此字。蓋斯經盡斷一切。可以證頓悟之妙心。亦一時借顯之語耳。若謂初祖之禪盡在乎是。則所謂教外別傳者。果安在哉。

後三卷法華

有邪人謂法華後三卷不傳於世。獲者如寶祕而藏之。此訛也。法華一經三譯。有七卷者。有八卷者。有十卷者。今所流通什師七卷也。卷有多寡。而文義則一。猶華嚴晉本六十。唐本八十之類耳。此理明顯。似不

足辯而親見世人猶有信之者。末法昏愚至是極矣。

三教一家

人有恆言曰。三教一家。遂至漫無分別。此訛也。三教則誠一家矣。一家之中。寧無長幼尊卑親疏耶。佛明空劫以前。最長也。而儒道言其近。佛者天中天。聖中聖。最尊。而儒道位在凡。佛證一切眾生本來自己。最親也。而儒道事乎外。是知理無二致。而深淺歷然。深淺雖殊。而同歸一理。此所以爲三教一家也。非漫無分別之謂也。

高沙彌不受戒

世傳高沙彌不受戒。謂是天目高峯妙禪師。此訛也。師居天目千丈菴。故號高峯。元人也。彼高沙彌者。高乃姓氏。因不受具。終身以沙彌稱。與藥山同時。唐人也。所謂長安雖鬧。我國晏然者是也。先後異代。有何交涉。高峯特重毗尼。僧俗受戒者千餘人。何謬傳如是之甚。

三寶

道家曰精氣神爲三寶。而世人遂以佛法僧配之。此訛也。夫自性開覺名佛。自性軌則名法。自性清淨和合名僧。彼精氣神何爲哉。卽令以先天元精元氣元

神爲說。亦豈知此元神者猶屬識陰乎。佛法深玄。未易草草。

道光僧得仙

世傳僧道光者。得仙於石杏林。爲紫陽真人第三代。遂謂佛法不及仙道。故道光捨佛學仙。此訛也。據悟真篇註。道光先參金雞。未鳴時因緣有省。而考之傳燈等書。不見有所謂道光者。必參禪失意之流。無所發明。故惑於外學耳。如其實悟。何無定見而致如是。爲僧者宜一心求佛。毋爲他歧。幸甚。

活焚

有魔人灌油疊薪活焚其軀觀者驚歎以爲得道此訛也凡人念有所著則魔從生一念慕活焚爲奇勝慕之不已魔入其心而不自覺端坐火中似無所苦不知魔力所加暫得如是氣絕魔去慘毒痛苦不可云喻百劫千生常在火中號呼奔走爲橫死鬼良可悲悼或曰經稱藥王焚身如何噫青蠅何上擬金翅耶藥王焚身光明照耀歷多劫而周十方彼活焚者光及幾許圭峯之徒燃臂慶法清涼猶切戒不可況燃身乎溫陵謂苦因還招苦果信夫

以通爲道

今人好奇。見有顯異。惑眾者。便云有道。此訛也。道與通。自別。眼徹視。耳徹聽者。通也。入色界。眼不受色。惑入聲界。耳不受聲。惑者。道也。如以通而已矣。神亦有通。鬼亦有通。妖亦有通。與道何涉。認通爲道。遂至墮魔羅境。生外道種。可勿慎諸。

巢頂灌膝

世傳佛苦行時。鵲巢頂上。蘆穿膝中。修養家以爲運氣之術。此訛也。深入禪定。鵲巢不知。蘆穿不覺。紀實而已。非謂運氣之術上通下徹也。乃至九重鐵鼓。謬解爲夾脊雙關。四門遊觀。妄說爲眼耳鼻舌。悉邪也。

不可不關。

泥洹

泥洹出自佛經。有以頂門泥丸宮混而一之。此訛也。梵語泥洹。此云無爲。卽無上涅槃之大道也。彼泥丸宮者。色身之頂。縱能運氣衝透。不過輕身延年之術而已。安得與無爲涅槃之道同日而語。

天台止觀

天台大師止觀禪要有六字氣等語。人遂疑是導引之術。而欲援釋入道。此訛也。六字氣等。自是治病門中聊備一法。不是止觀正意。止亂觀昏。定慧員顯。直

入佛境大師本致也。而恐不善用心者。或有病生。併教以治之之法。亦止觀廣大無所不攝。非同道流。專以吐納搬運爲道也。臨文者自當得意。

臨終預知時至

邪人造歸空記。預定死期。謂是達磨所作。此訛也。彼所以定死期者。或彈腦不響。而曰樓頭鼓絕。則幾日死。或豎臂試目。而曰金燈不明。則幾日死。如是種種。都在色身上察其氣血精神衰敗將散。一醫士之職耳。而假聖祖以神其說。誑惑愚俗。誣罔之罪。上通於天矣。夫古人預知時至。蓋執盡情空。自能知之。或淨

土境現。自知生處。而亦不以是爲奇也。先德破著。有死時何苦。欲先知之句。旨哉言乎。

孟蘭盆

世人以七月十五施鬼神食爲孟蘭盆大齋之會。此訛也。蘭盆緣起目連。謂七月十五衆僧解夏自恣。九旬參學。多得道者。此日修供。其福百倍。非施鬼神食也。施食自緣起阿難。不限七月十五所用之器。是摩竭國斛。亦非蘭盆。蓋一則上奉聖賢。一則下濟餓鬼。悲敬異田。惡可等混。

無爲卷

有羅姓人。造五部六冊。號無爲卷。愚者多從之。此訛也。彼所云無爲者。不過將萬行門。悉皆廢置。而不知萬行卽空。終日爲而未嘗爲者。真無爲也。彼口談清虛。而心圖利養。名無爲而實有爲耳。人見其雜引佛經。便謂亦是正道。不知假正助邪。誑嚇聾瞽。凡我釋子。宜力攘之。

般若心經

人言佛典。惟心經是。玄奘法師西天取至。餘皆後人所作。此訛也。是經先譯於什師。奘師持之西往。非彼取至也。西域記載。奘中途屢逢魔妖。持觀音聖號不

退誦心經乃退。則樊師未取以前已在中國。樊師後更重譯耳。安得倒說乃爾。

梁武帝

史稱武帝好佛。餓死臺城。而佛不救。因以病佛。此訛也。武帝味道忘食。常持一齋。或遇政冗。則漱口以過。臨終不食。乃其平日素守。且御宇五旬。歷年八秩。功滿意足。安坐待盡。正視死如歸。非餓死也。侯景見帝流汗噤口。攝於神威之不暇。豈能致之死乎。後人辯者以餓死爲宿業。此論雖是。但未知餓死二字。乃嫉佛者過爲之辭。欲藉以阻人之進耳。今此發明。帝不

餓死。足破千載之惑。

黃龍洞賓

道流謂洞賓以飛劍伏黃龍禪師。此訛也。師一日陞座。洞賓雜稠人中。師以天眼燭之。遂云。會中有竊法者。賓出眾。自稱雲水道人。師云。雲盡水乾時如何。賓不能對。師代云。黃龍出現。賓怒。夜飛劍脅師。師指劍插地。不得去。明至。拔劍不起。問答數語。脫然有省。因嗣黃龍。此載傳燈。與俗傳異。識者鑒之。

佛入涅槃

佛示入滅。名爲涅槃。人遂謂神仙長生。佛亦有死。此

訛也。極仙之壽曰與天齊耳。天自有壞。仙將奚存。善乎白氏之言曰。言長對短。如松柏之比。槿華。特云後滅。非云不滅也。今謂涅槃者。不生不滅之大道也。雙空生死。非止不死而已。而說者謂神仙不死。佛氏無生。不知既無有生。何從有死。惟是化緣既畢。示同凡滅。警悟眾生。使知萬物無常。莫生貪著。而遽以佛爲眞死。不亦謬乎。生死河涅槃岸。對待而言者也。請試思之。

能仁祖

世有邪師。廣授邪法。問其所受。則曰吾祖能仁。凡釋

迦老聃仲尼皆其弟子。此訛也。三教聖人不同時生。焉得同師。且梵語釋迦。此云能仁。彼淺陋不學。聞有能仁之號。罔知其繇。冀取以尊大其祖。不知能仁卽佛。一何可笑。

玉皇經

本經載天帝說法。十方諸佛咸至聽受。此訛也。天是凡位。聲聞小聖。天尙敬奉。那得天中天。聖中聖。而反聽受凡法耶。齊東之語。聞者絕倒。不然。當是天演善法。諸佛歡喜。化身加被。蓋至誠感佛。佛爲證明。理或有之。而謂信心聽受。舛僞殊甚。

亡僧

世人見僧有臨終病苦者。便議其不得道。此訛也。病關往業。古聖之所不免。佛示頭痛。況其餘乎。病而不爲病累。是名得道。如云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是也。至於坐立吉祥。亦不足以是評品優劣。古謂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豈虛語哉。修行人惟務打徹生死大事。毋滯外迹。而生異見。

三教同說一字

有謂釋言萬法歸一。道言抱元守一。儒言一以貫之。通一無別。此訛也。夫不守萬而惟守一。以吾一而貫

彼萬是萬與一猶二也。萬法歸一。止有一。更無萬。是萬與一不二也。又二教止說一。今更說一歸何處。是二教以一爲極。而佛又超乎一之外也。嗚呼玄哉。

疑情

世有念一歸何處。因甚道無之類。或連聲急提。或拖聲長念。喚作疑情。此訛也。疑是參究體察之意。決定要見此。一竟何歸著。畢竟要見此。老云何說無。因今有疑。乃後有悟。若直念則無疑。無疑則無悟矣。以直念爲疑可乎。念佛是誰。意亦如是。又愚人氣逼誰字。至於丹田。冀其逆上頂門。任督相通。以爲參透。名曰

追寃念佛。不知追者。追考追問之謂。豈追逐至丹田乎。訛而復訛。真可憐愍。達者逢人。勿惜口業。普與道破。

公案

又有邪師密付邪功。學徒得之。謂爲領公案。傳話頭。此訛也。公案者。公府之案牘也。所以剖斷是非。而諸祖問答機緣。亦只爲剖斷生死。故以名之。總其問答中緊要一句。則爲話頭。如一歸何處。因甚。道無。念佛是誰之類是也。千七百則。乃至多種。皆悉如是。邪師輩盜用古語。而迷其實。其所付。非逼氣。卽落空。自誤。

誤他害也久矣。悲夫。

槁木死灰

宋儒謂釋氏只要心如槁木死灰。遂斥爲異端虛無寂滅之教。此訛也。爲此說者。蓋未曾博覽佛經。止見小乘枯定。未見大乘定慧雙修中道第一義諦。止見空如來藏。未見不空如來藏。又何況中道不居空不空如來藏耶。彼以爲槁木。吾以爲萬樹方春。彼以爲死灰。吾以爲太陽當午。識者自應平心等量。勿以先入之言爲主。而被宋儒誤卻大事。

談孔雀

近時以鈴鼓鑼鉦誦孔雀明王經。謂之談孔雀。此訛也。談者論其義。今止誦文。何名論義。若曰吹彈之彈。則鈴鉦非絲桐也。況以經文編入曲調。斷章破句。褻慢莫甚焉。誦斯經者。宜照誦經常儀。力反古規。毋逐時尙。

禮觀音文

古有禮觀音文。鈍根相習。用以專求聰慧。此訛也。從初發心。乃至證果。悉備此文。而以之專求聰慧。何也。且聰與慧有辯。聰明之謂。不過博聞見多。才能而已。智慧則覺心不迷。正見昭灼。能制煩惱而破無明之

謂也。是故聰明者。世閒之小美也。執之則每障乎眞智。智慧者。出世之大因也。得之則何貴乎世聰。禮斯文者。專以聰明爲事。不幾乎割雞而用牛刀乎。童行無知。不妨引進。久修之士。特宜喻此。

佛者弗人也

俗言佛字從弗從人。蓋弗人也。以其棄國無君。辭親無父。不娶無子。潔其身而亂大倫。非人之道。不可施之中國。此訛也。弗人則誠弗人。而所以弗者。非子之云也。斷人所不能斷之惑。證人所不能證之智。行人所不能行之行。是故堯舜周孔者人之聖。佛也者聖。

之聖也。聖且不足以名之。况可謂之人乎。日月四王。乃至無色者。對人而稱天。佛也者。對天而稱天者也。天且不足以名之。况可謂之人乎。佛爲弗人。其義如是。嘗統論三教。儒從需從人。不躁妄之謂需。儒蓋從容乎禮法人也。仙從山從人。離市井之謂山。仙蓋逍遙乎物外人也。不可之謂弗。二教雖高。猶可名人。佛者出四生。超三界。不可以人名也。以上姑就子問。實則佛是梵語。此云覺。奚取於弗人。

南無佛

或云南屬火。火滅卽佛。故云南無佛。或云南方無佛。

惟西方有之。故云南無佛。此訛也。南無梵語。此云皈命。作曩謨那摩皆得。蓋取音不取字耳。又其甚者。以南爲性。無爲命。南爲天。無爲地。南爲父。無爲母。乃至阿彌陀佛四字。字字謬爲一說。如是邪解。莫可枚舉。願展轉流通。正其訛誤。匡邪反正。是名末世報佛恩德。

不生不滅

世人殺生。藉口佛經。不生不滅。而言不生則不滅。有生則有滅。故殺生無礙。此訛也。經言此心本自不生。亦復不滅。不生故寂。不滅故照。常寂常照。名常寂光。

此當人妙心也。如何將至理之談翻成戲論。愚人謬說一至於此。悲夫。

背本崇釋

人見從儒入釋者。極言贊佛。謂孔子所不及。因議其背本。此訛也。先德云。孔子者。人中之聖人。佛者。聖人中之聖人也。此天理人情究極之公論也。非所謂背也。今有問言。爾父與堯舜孰賢。必將曰。吾父安敢上擬大聖矣。是卽爲背本乎哉。必欺天罔人而曰。吾父賢於堯舜。然後爲不背本乎哉。且孔子非不知佛也。儒談世間法。只合如是而止。過之則出世間法矣。世

間出世二法。互相維持。而門庭各別。不然。緇侶學禪。何不依大學論語。文場試士。何不用法華楞嚴耶。況孔子不言佛。而意寓言表。如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何道也。西方有大聖人。此何聖也。其尊佛明甚。而今言釋深於儒。正發揚孔子微意。是謂報恩。烏得爲背本。

僧稱

世人泛以長老稱僧。又輕稱之。則曰和尚。此訛也。古知識主張一方道場。表率眾僧。其名曰長老。亦名堂頭大和尚。而弟子稱師。亦曰和尚。此其名豈易當哉。

世人固知名不知義而今之僧又復以稱長老和尚爲輕已於是乃有相呼爲老爺者老爺官府之號非僧所宜也夫舍利目連空生迦葉諸阿羅漢皆如來上首弟子方受長老之稱而釋迦彌陀十力世尊萬世而下稱本師和尚當此名慚愧無地矣而反輕之亦異矣哉

頭陀

有旣不剃落又不簪冠翦髮齊眉號曰頭陀此訛也頭陀梵語華言抖擻具足十二苦行擺脫塵垢清淨無染故云抖擻佛言有頭陀行則我法久存無頭陀

行則我法滅。頭陀係佛法盛衰。而乃以異色人濫其稱乎。若夫在死關而髮長不剃。如天目高峯大師者。斯真頭陀矣。

三衣

有以三衣五條爲沙彌衣。七條爲比丘衣。二十五條爲菩薩衣。此訛也。凡沙彌時。卽當全具三衣。不可缺一。此在不通文義僧言之。固無足怪。而知教者。乃有止受七衣。其五條二十五條終其身不辦。佛法之衰相見矣。

剃髮不剃鬚

有剃髮不剃鬚者。駕言削髮除煩惱。畱鬚表丈夫。此訛也。髮云煩惱。則鬚之煩惱尤甚。鬚表丈夫。則孟子所稱大丈夫者。乃在躬仁義貞窮達一死生而已。張良狀貌如婦人女子。而心雄萬夫。奚以鬚爲哉。如是違佛明制。顯異惑眾之流。擯而斥之。毋令混迹於緇門可也。

正訛集

菩薩戒弟子劉慧聞率子性澤施資敬刊
光緒二十四年冬十一月金陵刻經處識

直道錄序

語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人之生也直。又曰。古之愚也直。生理本直。則無論知愚。而此中耿耿不昧者。三代之民心也。直道也。亦太古無懷葛天氏之民心也。直道也。亦太古劫初以來光音氏之民心也。直道也。雖欲曲而不可得也。用是上下古今。凡史傳之所記錄。耳目之所見聞。千百中摘其一二。或其所稱譽讚獎。而不覺其非者。吾抑之。或其所排擊貶駁。而不覺其是者。吾揚之。其揚也非敢爲佞也。其抑也非敢於無過中求過而爲是刻也。

民心之直道蓋振古如茲也。儻以爲是唯有道者印焉。苟爲不然。幸有以教我。

萬歷甲寅季冬白月戒日雲棲祿宏識

直道錄目錄

習俗

詩韻

毀淫祠

醫議

一二

關王會

郭巨

方遜志

酷刑

星命

風水

一二

怒不可縱

誑妄立誓

蘇子

漢高帝

一二

徐居士

張海二公

岳王廟

儒昧當務

睢陽雙忠

馮道

一二

示童子三事

古文時文

顧廚俊及

唐文

燒香禱願

捨宅爲寺

家譜

西伯陰行善

諸葛武侯

子張

講道學

降仙

信巫不信醫

孔子請討陳恆

譏貶語不可輕發

假方誤人

避嫌

烹刑

惜福

孟子

茅容

直道錄

明古杭雲棲寺沙門祿宏著

習俗

習俗移人。賢知不免。吾嘗疑於是。今以時事觀之。良然。試舉一二。叔姪之姪。從女從至。今忽以人易女。而爲侄字。考之篇韻。侄雖與姪同音。而義則堅也。牢也。於叔姪之姪。曾無干涉。自有書契以來。乃至聖朝。洪武正韻律令等書。並無此字。而突起於今日。遠近相仍。莫覺其非。一可歎也。炮煠以代爆竹。一響成空。而飾以金彩。上下相仍。莫覺其非。二可歎也。燕享賓朋。

水陸珍羞多至百味。侈費無益。殺業有歸。上下相仍。莫覺其非。三可歎也。童子總髻。髻有小巾。今皆去之。遂至郎之與僕混濫無分。上下相仍莫覺其非。四可歎也。他難悉舉矣。

詩韻

沈約韻書東冬送宋之類音同而部別。文之與元大不同也。反爲一韻。而古今用之。如奉王勅。如遵聖經。絲毫不敢踰越。其言曰。唐李杜諸名家所爲律詩。必用其韻。一有差池。遭人點簡。噫。沈約非堯舜文武也。李杜輩非夫子之祖述憲章也。而遵信之若是。且夫

非天子不考文。今洪武正韻一東二冬皆合併爲一韻。而聖諭侍臣有韻學壞於六朝之言。明指約矣。不從時王萬世之成規。而從前代一夫之鄙見。吾不知其說也。

毀淫祠

學使某公移檄查毀淫祠。平安坊一圖有劉李二王廟者。予本里土穀神祠也。俱宋人。劉王諱幹。金兵破城死之。史所稱報國自縊者是也。李王諱若水。史所稱金人言遼國之亡死義者甚眾。南朝惟李侍郎一人是也。蓋里豪於守廟僧有隙。朦朧開報。學使不知

其詳毀之時予在方外不知也。里中有縉紳先生不顧也。故知自古毀淫祠者未必皆淫祠。而淫祠或反不在毀中者何限也。今二忠臣附三聖廟中。臨街以居。僅容其身。如賃房然。里人更無發心恢復之者。惜哉。

醫議一

古云。不得爲賢宰相。則爲明醫。甚哉醫之難明也。略舉數事。一曰涼藥治損謬。其說盛於丹溪。謂人之一身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而用知母黃檗等謂之滋陰。至今治虛勞者遵而用之。初服胃氣尙強。久之則中

寒而食減。陰未滋。陽已竭矣。或曰。瀉南方。補北方。經語也。然不知經云。東方實。西方虛。乃不治東西。而惟瀉南。補北。腎爲肝母。水旺。則金不受燠。而能制木。故曰。母能令子虛也。爲金木謀則然。而非槩治虛勞也。以王節齋之高明。亦因仍而不覺。豈一時之誤否耶。二曰。炮製失宜。謬。今人以童便浸參。曰。肺熱還傷肺也。本草參忌。溲與洩。溲。鹽也。洩。便溺也。何反用其忌也。又附子者。正取其勇悍之性。亦用童便煮之。至三五日。譬如用猛將以禦勍敵。取其猛也。而損傷其手足。饑餓其體膚。乃使其臨陣可乎。夫用藥者。宜察其

當用與否。如不當用。曷若已之。三曰認藥舛錯謬。青皮則以小枳實混之。其枳壳則以香圓混之。石膏則以方解石混之。又另立輒石膏輒柴胡之說。猶未也。以五倍子爲文蛤。以蓮花鬚爲蓮花蕊。以山蘿蔔爲沙參。皆舛也。夫青皮入足厥陰經。故陳皮治高。青皮治低。小枳實治胃中藥也。何繇入厥陰也。餘可類推矣。又枸杞子。地骨皮。根之與實。一樹也。王節齋分屬草木二部。皆舛也。四率意處方謬。古人處方。慎重不苟。所有成方。如四君。四物。二陳。平胃等。號玉笈三十六方。孫思邈真人傳自龍宮。而雜布於諸方書中。各

各皆有深意。後人合宜則用。稍爲增減出入。無不應者。乃今時處方。或散漫無紀。或任便自用。或慣作平淡庸柔之劑。無大益。亦無大損者。將謂成則歸功。敗則無所歸咎。而不知緊要之疾。乃成悞害矣。又王氏類方。最爲精密。而四君子。易甘草。以黃耆。夫臨證處方。自無死法。而錄刻古方。不宜變換。或古有之。則可。古未有。則仍舊爲是。

醫議二

古人有言。服藥得當爲上治。失宜爲下治。不服藥守病爲中治。今試舉傷寒一科。其難辨者。一最初發熱。

外傷內傷難辨。次之傳經。或依次傳。或越次傳。或亂傳。或始終只在一經不傳。難辨。或當汗吐下。或不當。或當急當緩。難辨。或變證百出。難辨。差之毫釐。生死係焉。故不服藥爲中治也。且仲景麻黃桂枝二湯。後人不敢用。易老以九味羌活湯代之。中有黃連生地。後人又疑而去之。不知麻桂專治冬令之正傷寒。而九味者。則通治四時者也。蓋冬發爲傷寒。而春則爲溫。夏則爲熱也。又復大小柴胡。大小青龍。大小承氣等。皆有深意。不可亂用。故不服藥名中治。誠哉言也。推之種種杜撰。不一而足。有作藥餅。置艾於上。以代

灸者。有作藥筒燒而熨之。以代鍼者。有作稀痘丹。與小兒服之。免出痘疹者。有作生子丸。而曰孕婦服之。則生雙胎。其謬妄一至是者。有作奪命延年紅鉛秋石丹。而分三進。一自鼻進。一自口進。一自小便進。其怪異一至是者。皆例之不服可也。惑世誣民。不得不舉。惟智者辨之。

關王會

杭人好作神會。近歲有於雲長公誕日。盛陳騶從。廣列隊仗。八轎輿神。百樂並奏。門阜馬兵。旗卒劊手。皆庶人在官者。發心當役。路逢神廟。一夫充健步者。辦

作符官持帖拜客。彼廟祝者跪稟云。本神出外失候。此猶未甚害事。或一時舁轎人。自謂身不繇己。突入富家。端坐正廳。多人舁不能動。主人再拜許施種種供養。方可舉移。又一隸人許充一役。至期以病不克赴會。遂出狂言。叩首乞命。人愈神之。嗟乎。雲長公草芥曹氏非常之厚賂。而其御下人也。又最爲有恩。寧肯以區區富室之供養而動心。一夫之失役而深責乎。卽有之。則妖邪託名而爲崇者也。惑世誣民。漸不可長。今上官知而禁之。宜矣。

郭巨

世傳郭巨爲母埋兒。天賜之金。夫嬰孩之所食幾何。夫婦省一匕之食。足以育兒。而何以埋爲。母知兒埋。不悲咽而死者幾希矣。然則非埋兒也。埋母也。巨縱極癡。應不至此。若曰夫婦窮乏。計無所出。議欲棄兒於道路。忽得金。非得之鋤下也。庶幾其近之。

方遜志

方公忠烈大節。塞天地。貫日月。照今古。吾愛之重之。而不願世人效之。何也。殺宗族親戚。交遊數十百人。之命而成此忠烈之名。仁者不忍也。智者不爲也。然則忠烈可廢乎。曰。人臣大義焉可廢也。不有古人忠

烈者乎。爲龔勝之不食而死可也。爲張偉之飲酖可也。爲李筠之投火可也。又不然。爲首陽之採薇可也。爲箕山之遜辭可也。況同時死節者。如曾鳳韶王叔英周是脩數公。皆不失爲建文之忠臣。而何至此極也。吾是以深惜之。雖然。百世之後。猶足以愧夫爲人臣而事二君者。

酷刑

曾子之告士師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今人喜得情。以爲明斷。然其得情。非但得之以鉤距而得之。以刑威也。而又不得其情之真也。吾見爲司牧之官。

有置磁屑於夾棍中者。有溺漬毛竹而行笞者。有笞至四五十而不止者。有熱鐵烙其膚者。有沸燒酒注鼻者。苦毒不堪。勢必誣服。故曰得其情未必眞也。凡此多有現世受報者。不報則果在地獄矣。嗚呼。吾嘗謂呂氏刑戒一書布之千方傳之萬世可也。

星命

徐子平氏之視人命也。日干爲主。而以餘七字中五行之生剋沖合刑害參之。後人不能純任五行之理以斷而兼之以星數。非子平本意矣。卽子平之精於其術者。亦未必悉中。何以故。寰海區宇同八字而生

者不知其幾。卽曰時中分刻。八刻之中同生者。又不知其幾。則每科三百名進士。皆同一八字。始得。不然則無命矣。而八字皆同者。偶見一二於同年錄中。於是乎星命之說窮矣。又夫子云。死生有命。又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命字。非子平八字之命也。不然。則今之曰者。皆君子矣。皆聖人矣。悲夫。

風水一

世人信風水尤甚於命。所以然者。命定於有生之初。而風水則卽今可以措置者也。以故信之至切。而求

之至勤。罕有能破此惑者。乃往告曰。寒微之家。無力尋地。或崛起高科。世祿之門。百計營墳。或子孫貧窘。至有狼狽不可言者。何也。此理甚明。而惑終不解也。曰。此必先世久遠以來風水之所致也。又往告曰。漢高帝。唐神堯。宋藝祖。其先世乃祖乃父。誰爲擇天下最勝第一希有之地。而子孫世世得爲帝王也。此理甚明。而惑終不解也。曰。此其先世雖無帝王之想。而偶得帝王之地故也。又往告曰。天文易驗。地理難明。且如日食一法。差之毫釐。舉國悉見。彼地理者。脈從何來。穴從何結。地不能言。而但取憑於師人之口。果

足信乎。又其應也。或遠在多載。未見朝安厝而暮現吉凶者。則何所考驗其言之得失乎。此理甚明。而惑終不解也。曰。彼師人者。某公所薦。其術精高。曾爲某葬父。爲某葬母。皆歷歷有徵也。則末如之何也已矣。復次甲所葬乙非之。乙所改丙復非之。遂有求地不得而累歲暴露其親者。有兄弟繁多。曰。此不利長。此不利仲。此不利季。乃潛爲已謀。各賂師人。而至於爭競不和者。有地鄰他宅。而或張塋在左。李塋在右。或前或後。彼曰傷我。此曰犯我。至於成訟者。皆師人爲之也。雖高明賢淑之士。墮於中而不能出。嗟乎。穴在

人心不在山。婦人小子無不知之。而若罔聞。吾不知其何爲而然也。或曰。風水果無之乎。曰。古有明白真切之言矣。取其無石無水無風。無他。曰爲勢家侵奪之患。安穩平安。而人子之心。忤如矣。圖富貴利達。而過爲營求。以受誑於師人者。非吾所知也。

風水二

如上所言。猶有未盡者。秦皇併六王。一四海。尺地寸壤。莫非其有。隨所擇取。誰其禦之。又六經子史。皆悉煨燼。而獨存卜筮種樹雜術之書。寧無精於地理者。爲之經營。而二世遂亡者何也。我聖祖自言。昔乏葬

地感鄰人捨地爲塋。而御極之後。俟其子孫以報德。乃垂洪業於萬萬世者。又何也。復次陽宅風水尤爲難通。夫居第可徙可更。若部院司道郡縣。其衙門廳事永久如然。而官之居此者。或陞或降。或罷或安。或病或死。各各異焉。則風水之說安在。巨室之子孫貧而賣宅。將歸咎於宅之不利也。有富貴人買之而彌增其富貴者。則風水之說安在。絕嗣之門。有居之而後裔繁衍者。孀婦之門。有居之而夫妻偕壽者。老儒之門。有居之而少年科第者。則風水之說安在。狂言逆耳。惟智者察之。

怒不可縱

學使某公才一生。越次取貢。四生在前者。據格而力爭之。曰。此祖宗定制。何可變亂。學使大怒。遂停廩餼。作缺。夫四生之爭。爭以理也。善言以慰之可也。而反罪焉。於心安乎。又學使某公。謂諸生言。人苦不自知。本道有過。諸生其直言之。毋隱。一生舉十二過上之。學使大怒。下學黜逐。此生遂終身流落。夫已使之言。不見聽。則已。而反罪焉。於心安乎。二公乘一時之怒。而錯行至是。先德有言。人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至哉言乎。

誑妄立誓

世人受誣。往往仰天。日指神明自誓。真則可。不真則毋。謂天未必見神。未必知也。一某官典樞要。誓曰。吾有私。神殛之。而未免於私。後被逮。特逃於殛耳。一人毀前輩。誓曰。吾有惡心。當吐血。後溺血以卒。特免於吐耳。吁。誓何可輕發也哉。

蘇子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至言也。或曰。三王以聖君並稱。夫子之所憲章也。蘇子何以云然。噫。獨不曰武未盡善。亦夫子之言乎。憲章者。遵一時之王制。未盡善。

者正萬世之大倫。湯之於桀。放之而已。放之猶有慚德。武王以黃鉞斬紂頭而無慚也。其於湯何如哉。子瞻氏奮千載無人敢道之筆。而曰武王非聖人也。至言也。一云武王未嘗斬紂。蓋傳者悞也。

漢高帝一

漢高帝以淮陰等誅秦滅項而有天下。慮其爲後世子孫憂也。用呂氏計而翦除之。其忍心甚矣。非惟不仁。亦復不智。何也。後之幾危劉氏者。諸呂也。非諸將也。宋藝祖保全功臣。未聞功臣之爲宋禍也。彼高帝者。何以私憂過計爲哉。

漢高帝二

蘇子曰。高帝之不去呂氏者。爲惠帝計也。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子以爲不然。惠帝之賢。不必帝爲之慮也。卒之以人彘之慘。傷心而早殞。然則殺惠帝者。非豪奴悍婢也。妒婦也。高帝不去呂氏者。不能去也。如世之所謂懼內也。蘇子之評武王則誠然。而論高帝則未也。

徐居士

居士不入仕途。不學問。而頗有格言。年旣邁。里人舉於官。授耆德冠帶。則借冠帶著之。一日卽謝去。不再

著也。既寢疾，諸子問曰：「入殮用冠帶乎？深衣乎？」閉目不答。徐而曰：「棺材內搖擺去乎？斯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之生前華袞者，亦戲場中之搖擺也。賢矣哉！」

張海二公

數十年前，浙直指張翁，面金色，人呼張黃子。其出也，騶從不過十餘，邑簿典不若也。沿路受狀，觀者如堵。曰：「孤寒鄉民，或豪強所阻，不能一一至吾庭也。」明斷不留獄，人呼神明。又二十餘年，剛峯海公者，以鄉進士宰嚴之屬縣。時梅林胡公總制浙直福三省，威勢赫奕，縣官可以軍法行事者。公子入杭，所過供帳廩

給甚盛。公獨尋常一例待之。曰。吾民窮。吾不能剝民脂膏。以媚權要。胡大怒。然卒無以加公。後受知世廟。賜進士官至九卿。功德及於民甚厚。嗚呼。如二公者。豈不眞豪傑丈夫。國之股肱。民之父母也哉。

岳王廟

岳武穆王墓前。有銅鑄秦氏夫婦及万俟等三身。反縛長跪。以示戮辱。今忽不見。夫檜逆黨仇敵。而主和害忠良。而誤國。千載猶有遺恨。而人顧有撤其醜像者。得非冥報盡而然歟。予童年時。見有裘姓者。大言曰。當其時勢。不得不和。檜無罪。夫元朮畏武穆如天。

神正謀北遁以避其鋒。何謂不得。不和。此實檜之流類耳。予雖年少。心大惡之。吁。若冥報已盡。則不必言。如其未盡。必有復鑄其像者。

儒昧當務

宣聖儒之宗主。青衿之士。所當朝夕禮拜而供養者也。乃捨之而事文昌。則盡其恭敬焉。事文昌非不善也。而其心則在富貴也。六經論孟。所當朝夕信受而奉持者也。乃捨之而持準提。則竭其虔誠焉。持準提非不善也。而其心則在富貴也。夫富貴在天。聖有謨訓矣。在天也。文昌準提何與哉。

睢陽雙忠

張許二公力守亂城。城陷而死。萬世而下稱雙忠矣。獨惜其殺妾殺僕以饗士。又括城中婦女食之。婦女盡。又括城中老弱食之。所餘纔四十人而城陷。夫一僕一妾之肉。不足以供百夫之一餐。已受城隍之寄。城陷則舉家死之可也。合城死之可也。又何至括城中之婦女老弱而殺食之。若曰不殺食亦死於敵人之手。然殺食之餘所存纔四十人。夫項羽之屠城。白起之殺降者。未必盡盡城中之百姓而僅存四十也。乃先殺而食之。可乎哉。嗟乎。忠有餘。智不足。蓋學問

之功未至也。吾是以深惜之。

馮道一

馮道歷仕五季。其人品之卑惡陋劣。昭昭於古今人之論。列久矣。今世李曾二君爲之賞贊。賞贊之太過。則非也。譬之一女而更數夫。可以爲賢女乎哉。而亦有可取者。其治家也儉。其事上也敬。其待下也慈。則惡雖不可掩。善亦不可沒。所謂惡而知美者是也。彼二君之於道也。當曰道之失節。其大虧於人臣之義。不待論矣。亦有可取者。失節之人。必貪婪無厭。而道廉。失節之人。必侈肆無度。而道約。失節之人。必上媚

其君下愚其民而道亦有良言以悟上而安下。大行雖玷小長足稱。不得爲節義之臣。而亦可以爲善良之士也。此則公心之談。不易之論。而何至獎之爲菩薩之等流。譽之爲今古之豪傑。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者也。故君子之品題人物。必合乎天理。協乎人情。不隨俗以依阿。不矯枉而過正。

馮道二

或問。子不取馮道矣。梁公事武后。不幾與道等乎。曰。梁公終竟反周爲唐。是其臣武氏者權也。功足以贖其過也。道之歷事五季也。甲亡則歸乙。乙亡則歸丙。

從則順之以終其身。未聞其反丙爲乙。反乙爲甲也。或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相桓公。夫子何以仁之。曰。仲之九合一匡。澤被當時。而垂後世。亦如反唐之功。贖過而有餘也。道何功之有。縱有微功。過大功小。狄管二公未可並論。

示童子三事

一者習舉業。非只是望取科第。讀聖賢書。須要學做聖賢。孟子云。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不羨汝達。不顧汝窮。惟願汝無愧於二善字也。二者做文字。非只要哄試官。叨進取。文字卽是本人精神心術。艱

險怪異。小人之文也。正大光明。君子之文也。得失自有命在。不可見有艱險怪異而得者。便效之也。三者從師。非只要學文藝。要以德行爲本。但教我以文藝而不教我以德行者。非賢師也。若遇賢師。須親如父母。敬如神明。終身依附可也。

古文時文

有顛倒爲稱。而人莫覺者。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是也。何也。今士子所作應制舉業文字。皆命題於學庸論孟易書詩春秋禮記。則二帝三王周孔顏孟諸聖賢之言也。而士子作文。如畫工寫真。一一若

諸聖賢口中流出。豈不謂之古文。而反稱之曰時。今古文者。若傳若記。若辭若賦。種種所作。隨代不同。隨人各異。皆目前事。豈不謂之時文。而反稱之曰古。嗟乎。文亦何古何時之有。但其不悖於理。有利於人。正大光明。莊重典雅。達之天下。而無能議。傳之萬世。而不可易者。皆古也。抽黃對白。競巧爭奇。於理不協。於人無益。艱險詭異。而讀之不可以句者。皆時也。惟詩亦然。豈必合選詩之格。而卽謂之古體。五言七言之律。而便謂之近體乎哉。此二論者。必大不愜人意。而吾無恤也。

顧廚俊及

士無樂乎其有名也。况聯聲接譽。號召於鄉閭。而推重於天下。尤非士之所宜有也。顧廚俊及之名。時人羨之。而識者憂之矣。范滂氏之言曰。吾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善同其清可矣。惡同其汙。何分別太甚。而示人以不廣也。曷不曰善善同其清。使惡者同歸於善乎。或曰。八元八愷。以至周有八士。古今稱之。顧廚俊及何獨爲不可。然彼之三八者。一門所生八子。而復八子皆賢。人以爲罕見而稱之。何害焉。今四八者。乃異姓殊方之士。萃聚而顯名於一時。善疾

惡則惡亦疾善朋黨之所繇生而大禍之所繇起也是故上士無名中士避名下士求名。

唐文

俗有恆言。唐詩晉字。漢文章。近似而未確也。字無關於世道。古人云。心正則筆正足矣。奚以工爲。置弗論。夫子曰。詩可以興。今之詩去三百篇甚遠。安望其能興乎。王弼州之言曰。詩真無益於世哉。置弗論。至於文。漢最近古。其文渾厚樸茂。則誠然矣。然文貴有大議論。馳騁上下。足以抗折百家。辨駁是非。暢快心目者。則唐爲勝。文貴有大理致。崇正闢邪。可以繼往聖。

而開來學。則宋爲勝。斯二者。漢所不及也。孰曰漢獨擅文章乎。子瞻贊退之曰。文起八代之衰。確論也。通之百世而不易也。晦菴之贊西銘曰。某有此意。無子厚筆力。確論也。質之先聖而不虛者也。今之文何如。曰。今文如示兒之晬盤中所示。有價值數文錢者。有價值百千兩金者。無定也。亦置弗論。

燒香禱願

予未出家時。上元日。隨眾致香於吳山之三官廟。於時士女雜沓。祝禱之聲如雷。聽之。則求財求官求子求壽者。予再拜長跪而祝曰。此上元天官賜福之辰。

愚何德而敢望福。福願加於有德者。其貧窮我固安之也。於是歸而書古詩一律於中堂。詩云。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爲求處處田禾熟。惟願人人福壽長。國有忠臣扶社稷。家無逆子惱爺娘。四平方定干戈息。我若貧時也不妨。相傳是邵堯夫作。而未知是否也。嗚呼。人人作如是心。不必官府治之。而天下太平矣。

捨宅爲寺

唐白侍郎捨所居作伽藍。號香山寺。宋張駙馬捨所居作伽藍。號張家寺。近嵯縣諸生周繼實祖居。原佃

某寺者。因復還爲寺。而自徙他處。此尤人所難。蓋二公貴宦。而周則貧儒也。彼占寺爲宅者。獨何心也。雖然。占寺爲罪。不待論矣。有力大人。從而恢復之。奪宅爲寺。是誠盛事。而有說焉。若夫昔曾占寺者。在於百年之先。而今被奪宅者。在於百年之後。是造業者倖免。而無辜者遭殃。投僧之悅。而乖佛之慈矣。然則宜何如。覈其實。倍增其價。而善言以慰諭之可也。

家譜

六道雖同具四生。而化生之人。自二帝三王以來罕見也。則誰非二帝三王時父母所生也。又推而極之。

自劫初以來所從出之原一也而何必以家譜定世家乎。尤可笑者。王姓曹姓之家誰肯認曰莽曰操者以爲祖乎。李姓楊姓蔡姓秦姓之家誰肯認曰林甫曰國忠曰京曰檜以爲祖乎。則在德不在世家亦明矣。狄將軍不認梁公孰曰武弁之士無賢人君子乎哉。

西伯陰行善

史稱商紂拘文王於羑里。散宜生之屬求有莘氏之美女并二奇物以獻紂。文王得釋。此臣下所爲於文王無與。不足論。至於云西伯陰行善。陰之一字不幾

於誣聖人乎。夫子贊周曰至德而陰行善。則陽爲服事。密懷剿滅矣。文王固有是心哉。若曰西伯彌行善則可矣。

諸葛武侯

或曰武侯才過淮陰而迄無成功者。以淮陰平日名太微。而武侯平日名太著也。是則然而以此盡二公則未也。興亡自有大數。無專恃智力之理。司馬之才不及淮陰。而併三邦。成晉業之一統者。皆天也。非人所能爲也。又昭烈將終。謂武侯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則君宜自取。毋令他姓得之。有謂昭烈以是激

武侯。武侯不得不效力。此說非是。昭烈明知嗣子之愚。令武侯自取者。此實語也。而武侯之精忠貫於日月。其曰臣敢不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亦實語也。不可以常人之情度古人而妄議之也。

子張

孔門諸友之論子張也。或曰難與爲仁。或曰然而未仁。豈張固不仁之人乎。非然也。仁者心之德。抑子張才高志廣。而簡點稍疏。蓋微諷之。非大貶之也。觀其論交之言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

何其拒人也。議者病其過高。然此正仁人長者之慈悲德量也。若曰彼雖言之未必能耳。則可。病其言過高則不可。又其言曰。士見危授命。見得思義。執德弘信道篤。孤峭剛直。懔懔乎有子路之果。原思之廉。閔子之介。曾謂外飾容儀。而中無操守者。能如是乎。故知聖門之賢者不可輕議。

講道學

或問今世道學先生有敬信之如神明者。有非詆之如草芥者。孰是而孰非歟。曰皆非也。夫子云。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聖人憂學之不講。而今人非之可乎。但

宜察其真實處何如耳。口如是。心亦如是。身亦如是。是全體聖賢。日親之。猶恐其或後也。口之所說。與心之所存。身之所行。了不相似。是商賈之輩。遠之惟恐其不早也。而可等視乎哉。人告晦菴先生。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又蔡季通臨貶。而志不少挫。又尹和靖入試。見題以正士爲僞學。不對而出。又一賢者云。自幼習讀二程遺書。未委是僞非僞。如以爲僞。不願考較。講學誠如數君子。是之謂真道學也。吾惟恐講堂之不寬。講徒之不衆。講時之不久也。而可議其非哉。

降仙

世人取桃木作乩以降仙。然多精靈不散之鬼。其能詩能文者。則在生聰慧人。滯於鬼錄。而未及受生。隨符請而來。非真仙也。間有真者。予少時曾聞之。先君靜菴胡端敏公。方兒童。值仙降。人問此子讀得書否。曰讀得。做得官否。曰做得。作何等官。曰官至刑部尙書。後果然。定官職於童時。而毫髮不爽。其真仙矣。又予未出家時。讀書於月堂菴。有周春江者降仙。其詩高逸。所言事皆驗。雖未如端敏之奇中。亦非近日之孟浪矣。一友降仙園中。能詩。有同韻八律。皆媚竈語。

偶問及予出家事。亦用前韻相譏刺。予還就彼韻刺之。且曰。君眞仙。當再有以見答。卒無答。而所許人科第官爵悉皆不應。其非仙可知矣。夫乩之用桃者。以桃爲五木之精。鬼所畏也。鬼乃爲桃制。旣曰仙。顧如鬼之受制於桃乎。而附桃爲靈者。亦必假生人之精氣。則久久爲之。於人有損。夫易卜筮之書也。士君子何以不問休咎於易。又易曰。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奈何從事於桃乩也。舍聖經而崇鬼道。亦惑之甚矣。

信巫不信醫

內經以信巫不信醫列於五不治。而杭人尙巫。鄉村

爲尤甚。凡有疾也。或求籤。或灼龜。或問筮。或占易。謀或打水盃。必詢審有禍崇否。彼師巫隨其胃臆。或曰犯某神。或曰衝某鬼。或曰先亡親屬求食。或曰帶血陰人作殃。病者思之。稍涉疑似。即便信受。一依所命而設祭禱。藥師經言。宰殺眾生。呼諸魍魎。請乞福祐。病者無益。殺業具存。偶爾病痊。其惑彌固。乃至產育痘疹。與鬼何與。亦復信之。予家近菜市橋。橋東失火。立橋而觀者如堵。救火官至。一時驅逐。橋欄崩。水溺石壓而死者數十人。橫亡之魂不散爲祟。予及諸善士等爲之誦經禮懺。瑜伽施食。以超薦之。漸得平復。

而丐者於夜深時潛伏橋堧裸體披髮俟行人孤子者作鬼嘯聲逐之被逐者惶怖疾趨或遺囊橐急取以去其人歸家因驚得病問之師巫曰橋鬼所著也抑何可笑。

孔子請討陳恆

宋儒胡氏之言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甚哉胡氏之迂也胡氏不足論而今尙存其說於集註爲可惜也當是時夫子已告老道在而權不在焉軍國大務焉有不告於君而動干戈於鄰國者又豈有君曰告夫三子違君命而不告

者。魯之權獨擅於三子。三子不可。而夫子雖聖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子少時於悟空寺見有降乩仙者。岳武穆公也。一生云。公當時亦失策。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十二金牌不赴召可也。公以乩振几三下。作字曰。君輩真白面書生耳。吾不從君命。將士孰從吾命乎。此天理人情之至也。甚矣。胡氏之迂也。或曰非迂也。胡氏錄有全文。晦菴蓋斷章取義也。

譏貶語不可輕發

一學使試士。有文中用也與哉三字者。學使大怒曰。何有此等文法。將黜之。傍一生曰。不可黜也。記曰。我

弔也與哉。論語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則古有明文矣。學使嘿然。因思古有言。孔子無兄弟者。一童子應聲曰。何得云。以其兄之子妻之。言者嘿然。又一友人園中作曲水流觴。扁其亭曰。暢敘幽情。有數生入園見之曰。何取義之俗也。或作飛觴。或作流杯。可也。友人適在園。趨而謂曰。一觴一咏。亦足以暢敘幽情。此何人語也。數生嘿然。故知輕言譏貶。不可不慎。

假方誤人

有居士患泄瀉。久療不愈。一僧云。吾有方。但須陳年黃米一升。居士與米。藥成。乍服卽愈。餘以施患者數

人亦愈。究其方。惟米一升。入巴豆百粒。同炒。去豆。用米爲丸而已。外無餘藥。予未敢信。後予甥亦久泄。從居士諦問。覓方。居士復詢彼僧。答如前。遂依方修合。纔一服。腹痠痛大下。幾斃。此僧蓋恐人得其方。故以假者示人。而不知爲害一至此也。悲夫。

避嫌

註論語者曰。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賢者二字不妄。當云大賢且不爲可也。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乃至叔嫂授受不親。禮也。非專爲不賢者設也。故魯男子閉門不顧鄰婦。古今稱其善學柳下惠。

未聞病其爲不賢也。是知不避嫌有二。非超情離見大人之境界。則越禮犯分。小人而無忌憚者也。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放君太異事。如之何。可以常人爲之。而曰吾賢者不應避嫌也。

烹刑

嗚呼烹刑起於何時乎。酈生說齊王下之。淮陰進兵。齊王怒。烹酈生。韓生譏項王沐猴而冠。項王怒。烹韓生。夫刑至於死極矣。烹之慘毒甚於斬首。亦甚於碎身。齊項終於滅亡。花報也。果在地獄也。固無足論。所可惜者。悲矣哉。酈生乎。胡不棲遲山谷。苟全性命於

亂世而掉三寸之舌以博功名乎。悲矣哉。韓生乎。胡不三緘守分。自保其身。而橫爲譏刺。以搆斯難乎。東門黃犬之嗟。我不爲惡之歎。千載有餘恨矣。嗚呼傷哉。

惜福

萬歷初。道學諸君子。設講於公孤山。飯食時。陽和張公。與朱孝子漸達同席。陽和僅食豬肉數臠。朱勸請食魚。又勸請食雞。陽和曰。魚肉二味足矣。雞決不敢奉命。嗟呼。陽和以世家子。狀元及第。而惜福如是。謂志不在溫飽者。非歟。有居小宦而窮奢極欲。陳十二

席則十二童子各執金壺侍側。不免於敗宜也可不戒乎。

孟子

或問一生。孟子之時。周尙爲其主也。其謁齊梁諸君。或曰保民而王。或曰於王何有。或曰是心足王。或曰王猶反手。或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諸君王將置周天子於何地。夫子曰吾從周。而極贊管仲之尊周。何孟子不然。生無以對。予謂此時勢使然。雖聖賢不能違時而逆勢也。夫子生於周衰。而孟子又當其衰之甚矣。列國之僭稱王者已幾過半。周僅寄空名於

一綫之未絕耳。孟子之意有二。一則闡揚自古王天下之大道。一則杜絕無道求王者之狂心也。文、武、成、康之澤溷滅幾盡。如燈欲燼。如日欲沈。夫子而處此。亦無如之何也已矣。以是而咎孟子不可也。

茅容

客訪茅容。坐久。聞內有割雞者。意謂必啖己。及具飯。惟糲飯菜羹耳。殺雞爲黍奉母。非奉客也。客大感歎。容之賢加人一等矣。大與容反者。吾見二人焉。一俗士。竭甘旨以供妻母。而所生母則吝心於一筍。一僧人。盡綺麗以供幼徒。而所生母至寄食於他方。吾不

知其何心也。悲夫。

直道錄

菩薩戒弟子劉慧聞率子性澤施資敬刊

光緒二十四年冬十一月金陵刻經處識

山房雜錄卷一目錄

序

梵網經心地品菩薩戒義疏發隱序

寶積二會引

楞嚴摸象記引

重刻諸經日誦序

雲棲流通藏本法寶條約序

瑜伽集要施食儀軌序

瑜伽集要圖像燄口施食序

禪關策進序

高峯大師語錄序

牧牛圖序

緇門崇行錄序

往生集序

重刻淨土善人咏序

中峯禪師淨土詩序

答四十八問序

慈無量集序

殺生炯戒序

自知錄序

刻冰蓮居士續法喜志序

無幻禪師語錄序

幻有禪師閒談晚話二編序

直道錄序

竹窗三筆序

諺謨曲典序

跋

佛說無量壽經跋

董玄宰書法華經跋

繡法華經跋

佛遺教經論疏節要跋

唐譯地藏經跋

合刻行願品彌陀經跋

較正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跋

梵網經跋

龍舒淨土文題辭

跋眞實居士雲棲蘭若志

書淨土會語後

淨土疑辯跋

書放生卷後

題殺生炯戒

論禽
論鱗

論獸
論蟲

刑戒跋

題階梯聲光譽師

跋長慶集警悟選

重刻西崖先生擬古樂府跋

栗齋先生遺稿跋

讀周高士行實

爲六夢居士書扇

記

復古雲棲寺記

重修雲棲禪院記

重修上方寺鑿放生池記

北門長壽菴放生池記

嘉善沈定凡放生池記

香光室奉安彌陀聖像記

背盟惡報記

先考妣遺行記

附

自傷不孝文

張內人誌銘

疏

水陸疏

立誓疏

禳虎疏

禳災疏代余太守

二首

薦先疏

重修朱橋緣疏

雲棲大師山房雜錄卷一

序 原散刻各本。今彙集增入。

梵網經心地品菩薩戒義疏發隱序

聞夫心佛眾生一而已矣。生本卽佛。佛本卽心。心自
不生。戒將焉用。自迷心而起於惑海。浩爾難窮。乃因
心而建以法門。茫乎無量。然而法必有紀。事斯可循。
繇是無量而約以恆沙。恆沙而約以八萬。又約之則
從萬而千。又約之則從百而十。又約之則六度張其
大目。又約之則三學總其宏綱。而復融會乎三。摺束
爲二。雙配故云定慧。單舉則號毗尼。斯蓋遡流及源。

全歸此戒緣名覓體惟是一心心攝也遊念歛而湛
寂生心寂也定力深而慧光發三學旣備六度自修
無量法門皆舉之矣大哉戒也其一切法之宗歟顧
本其類也有小乘有大乘而別其戒也曰聲聞曰菩
薩一則清修外愼而身絕非爲一則正觀內勤而心
無懸念一則守已便名無犯澤匪旁兼一則利他方
表能持道非有我一則隨事設匡維之制漸就良模
一則當時陳畫一之規頓周善法一則精嚴分齊局
爲僧尼一則剖破藩籬統該縉素一則依制止稱制
止遵故轍而明近功一則卽律儀超律儀連神機而

樹偉績。體既如是用。胡不然。其滅惡也。或如朝曦。泮冰。遲久而堅凝。未動。或如紅爐點雪。剎那而影迹無存。其生善也。或如嬰兒學語。片言而謦乞連朝。或如大造回春。萬卉而萌芽。一旦其度生也。或如流螢燭地。光生跬步。而僅爲蟻徑之資。或如杲日麗天。暉映虛空。而普作人寰之益。霄壤不足評其勝劣。日劫何所喻其高卑。故知欲入如來乘。必應先受菩薩戒。繇此戒而發舒萬行。則普賢願王。繇此戒而廓徹孤明。則文殊智母。諸佛所同揚之標幟。千賢所共履之康莊。大哉菩薩戒也。其一切戒之宗歟。是以舍那面授。

妙海親聞。千華之上。慈尊枝枝衍秀。七佛而來譯主。
字字傳音。惜乎雖具全經。未彰妙疏。緬惟智者。始創
微言。洎我愚夫。重披隱義。曠劫波靈臺之祕典。何幸
躬逢數聖。人道岸之芳塵。深慚踵接。惟冀流通。授受
拂古鏡以維新。遞互承繩。續先燈而廣照。各各悟惟
心之佛。而恆以戒攝心。人人了是佛之生。而竟以生
成佛。若僧若俗。是人是神。不簡惡道幽途。無論異形
殊類。但知聞法。齊登梵網法門。凡厥有心。盡入舍那
心地云爾。

寶積二會序

寶積二會者。大寶積經多會之二也。品第隔辭致異。聯而帙之者何也。闡淨土之幽旨也。蓋淨土一門。有事有理。而事外無理。理外無事。事理一。則心外無土。土外無心也。歧而二之。互執而不融者。皆非也。其云無量壽佛會者。捨穢取淨。事也。是卽理之事也。其云文殊般若會者。無淨無穢。理也。是卽事之理也。卽理故土一心也。眾寶莊嚴而不滯於相也。卽事故心一土也。一眞凝寂而不淪於虛也。以無淨穢之心而取捨熾然。取捨而寂然。無所取捨也。生淨土者。生自心之淨土。悟自心者。悟淨土之自心也。知此之謂正解。

依此而修之之謂正行。前會主行。後會主解。此其大較也。融而通之。則前以了法無我而生樂邦。後以隨順實相而住佛國。其解同也。前以繫念彼佛爲往生正因。後以專稱名字爲一行三昧。其行等也。從解起行。行起解絕。卽解卽行。亦二而不二也。況彌陀號無量壽。文殊稱不動智。無量故久而恆如。不動之謂也。不動故寂而能久。無量之謂也。無智外如。無如外智。卽智卽如。亦二而不二也。願諸仁者誦其文。毋低昂其間。深體味之。而得旨於言外。夫然後知淨土唯心。唯心淨土。茲寶積意也。茲性海居士合二會意也。

楞嚴摸象記引

如經所言。有諸盲人。羣手摸象。其摸鼻者。云象如箕。其摸股者。云象如柱。其摸尾者。云象如帚。其摸腹者。云象如石。乃至摸眼。則云如鼓。風橐。摸耳。則云如倒垂葉。摸蹄。則云如覆地杯。人執所摸。互相是非。觀者捧腹。今日譚經。何以異是。佛已涅槃。咨詢無繇。出情識手。爲想像摸。彼此角立。如盲譏盲。予實慨焉。知己亦盲。救弊爲急。因入盲侶。與眾同摸。唯首楞嚴於諸經中。更多疑義。繇是諸盲競其鼓噪。交臂攢指。莫可誰何。爰取是經。百有餘則。略爲剖析。以例全帙。而於

餘經間附一二。不復繁舉。昔佛弟子各陳己見。佛謂眾言。汝等所說皆非所意。然各當理。足以利物。則彼羣摸除悖理者。以理而摸。雖不得象。未嘗非象。故不患摸。唯執是患。若虛其中。不主先入。會文切理。理協文順。厥旨自彰。象之爲象。躍如卓如。不於摸外別得一象。如執所摸。堅壁自持。摸之彌勤。失之彌遠。祇增戲論。成謗法咎。則何益矣。此特教事。其譚禪者爲摸尤甚。或有摸馬謂是象者。或有摸空謂是象者。或有俱摸謂一切處咸是象者。或於一切摸之不得。謂無象者。種種異見。未易更僕。願諸仁者反摸其眼。得具

眼已。象不須摸。

重刻諸經日誦序

嘉禾項君向以坊本百八般經入雲棲。謂是經僧尼道俗晨夕所持誦。而真偽交雜。識者誚焉。幸爲我一甄別之。以式初學。予按其本。勾抹詮次。去偽而存真。復披括經律。及古今人著作。取其最切近者。一二增益之。甫就藁。未較也。以致項君。項君隨付剞劂。而同邑許君又仍其刻刻焉。予近閱一過。見其錯誤頗眾。乃重加訂正。別爲方冊。梓而置之雲棲山中。庶善本流布。終成二君之美。其覽前之二刻者。當以是爲左

券云。

雲棲流通藏本法寶條約序

流通佛法非細事也。自夫裁梵夾爲方冊以便流通。於是雙徑榜嚴漏澤姑蘇新安諸勝地名剎協心共舉者各有條例行焉。而未及致詳於收支請發軌則。夫收支請發正流通要務。苟不嚴爲之防。久而弊生。爲害滋大。是法未流通而流通法者先已沈淪矣。安得漫然無處乎。且流通有二。一曰真實流通。二曰市販流通。市販流通者。聚經爲貨。鬻貨爲息。積息爲富。如今之書肆然。是商賈之道也。真實流通者。其設心

以爲非傳法無繇度生。非傳法度生無繇報佛恩德。唯冀佛法展轉弘揚於無量界無量世。而外無他圖。是之謂真實流通也。真實乃稱功德。市販祇益過愆。兩者似同而異。可弗慎歟。乃定約六章。而獨於收支請發諄諄焉。司是任者幸勿以予言爲非。尙永持無渝以垂未來。庶幾乎不負檀越造法。不負王臣護法。不負先佛世尊。今古諸賢聖師說法演法。是爲序。

瑜伽集要施食儀軌序

瑜伽施食法藏有多本。其最初唯佛示阿難陀羅尼一章而已。而敎令誦之二十一徧。卽今變食眞言是

也。嗣是則漸增。增而至坊間所稱瑜伽集要。而詳矣。盡矣。不可以復增矣。乃時師更附益以外集。繁衍叢沓。浸失古意。舉其甚如梵五供養。夫布思必度。必等已。皆梵語。何得梵而又梵。如三十五印。夫印必有所受。五十三佛。一佛一印。未委出自何經。遂使強半光陰。間雜哦咏。而切要處反速過如流泉。豈不徒勞而無功哉。况板以歲久模糊。先佛字種漫不可別識。而捨刻就鈔者。又於昔賢箋註刪削殆盡。且字種滅則觀何從生。註去則觀雖存而莫知所以用。近有起而正之者。但後先猶或失次。雅俗尙未全釐。識者病焉。

茲心弦居士包君發廣大心。聚諸勵生。將徧刻經律
論藏以補前人所不及。因舉此屬予。予依集要而重
加參訂。以成善本。庶登壇者知三業相應之謂瑜伽。
手之所結必端。必嚴。毋拈弄舞揚而類戲掉。口之所
誦必眞必正。毋扭捏彈咤而淆密語。意之所作必精
必專。毋散心亂想而虧正觀。夫然後身與口協。口與
意符。意與身會。而以此度生。亦以此自度。功德不可
思議。瑜伽行人願相與諦審而力行之。

瑜伽集要圖像頌口施食序

瑜伽之爲教也。神變威靈不可思議。金剛智廣大不

空二師而下無能繼其躅者。以是教函龍藏。沙爾不傳。惟施食一法行世。然此經初譯。變食真言之外。無聞焉。再譯之。三譯之。浸增浸廣。至不動師所傳而備且極矣。好事者猶爲未足。仍外冊附益之。遂敝精於閒文。而印呪尙或疏略。况觀門乎。夫瑜伽以相應爲義。謂口誦呪。手結印。心作觀。三業齊修。而施作佛事。是之謂相應耳。三業主乎一心。心獨無觀。何取於相應。火定灼乎孤峯。鐵想翳乎千粒。觀之所係。誠非易易者。石機常師。兩工圖翰。乃書其文而像之。俾臨文矚像。不登壇而觀已歷然。其殆有功於瑜伽矣。吾願

行法之者。專注觀心。心運諸手。手叶諸口。口根諸心。津濟萬靈。如是功德。當亦不可思議。

禪關策進序

禪曷爲有關乎。道無內外。無出入。而人之爲道。也有迷悟。於是大知識關吏。不得不時其啟閉。慎其鎖鑰。嚴其勘覈。俾異言服私。越度者無所售其奸。而關之不易透。亦已久矣。予初出家。得一帙於坊間。曰禪門佛祖綱目。中所載多古尊宿自敘其參學時始之難入。中之做工夫經歷勞苦次第。與終之廓爾神悟。心愛之慕之。願學焉。旣而此書於他處。更不再見。乃續

閱五燈諸語錄雜傳。無論緇素。但實參實悟者。併入前帙。刪繁取要。彙之成編。易名曰禪關策進。居則置案。行則攜囊。一覽之。則心志激勵。神采煥發。勢自鞭逼前進。或曰。是編也。爲未過關者設也。已過關者。長往矣。將安用之。雖然。關之外有重關焉。託僞於雞聲。暫離於虎口。得少爲足。是爲增上慢人。水未窮。山未盡。警策在手。疾驅而長馳。破最後之幽關。徐而作罷參齋。未晚也。

高峯大師語錄序

始予乍閱內典。得經論并古今雜著共數帙。中有大

師語驚喜信受。如闇逢炬。至於今猶然。蓋自來參究此事。最極精銳。無逾師者。真似純鋼鑄就。一回展讀。一回激發人意氣。俾踊躍淬礪忘倦。雖悟處深玄。不敢以凡臆窺測。而但覺其直截根原。脫落窠臼。近有慈明妙喜之風。遠之不下德山臨濟諸老。偉哉堂堂乎。可謂照末法之光明幢也。獨恨大藏未收。坊刻尙尠。怏怏於胷中者三十年。迺今以其舊本重壽諸梓。而蓮社行人有相顧耳語者。謂予旋轉萬流指歸淨土。奈何復殷勤稱讚是編。意者念阿彌陀佛不及看萬法歸一耶。遂洶洶搖動嗟乎。但了念佛是誰。不必

問一歸何處。茲有人焉。知生我是父。又自疑身從何來。聞者寧不絕倒。古尊宿云。如人涉遠。以到爲期。不取途中強分難易。諸仁者。方便門多。歸元路一。願勿以狐疑玩愒。歲時便應直往。疾趨爲到家計。旣到家已。千丈巖。七寶池。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牧牛圖序

遺教經云。譬如牧牛。執杖視之。不令縱逸。犯人苗稼。則牧牛之說所自起也。嗣是馬祖問石鞏。汝在此何務。答曰。牧牛。又問牛作麼生牧。答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則善牧之人也。又大滙安公之在滙山也。

曰。吾依瀉山住。不學瀉山禪。但牧一頭水牯牛。又白
雲端公之於郭功輔也。詰之曰。牛溲乎。而若自牧。若
教他牧。層見疊出於古今者。益彰彰矣。後乃有繪之
乎圖。始於未牧。終於雙泯。品而列之爲十。其牛則如
次初黑。繼白。以至於無。粲如也。而普明復一一係之
以頌。普明未詳何許人。圖頌亦不知出一人之手否。
今無論。惟是其爲圖也。象顯而意深。其爲頌也。言近
而旨遠。學人持爲左券。因之審德稽業。俯察其已臻
仰希其所未到。免使得少爲足。以墮於增上慢地。則
裨益良多。遂錄而重壽諸梓。外更有尋牛以至入塵

亦爲圖者十。與今大同小異。并及教中分別進修次第。可比例而知者。俱附末簡。以便參考。若夫一超直入之士。無勞鞭撻。而天然露地白牛。不落階級。而刹那能所雙絕。則圖成滯貨。頌成贅語。覽之當發一笑。吾無強焉。

緇門崇行錄序

僧問沙門奚事。曰事道。事道孰爲本。曰德行爲本。僧云甚矣。子之固也。利以慧入。鈍以福修。沙門者。取慧焉足矣。德行奚爲。予曰。先民有言。德行本也。又云。士之致遠者。先器識。况無上菩提之妙道。而可以受非。

其器乎哉。師子之乳。匪瑠璃瓶貯之。則裂。舉萬鈞之鼎。而荷以一葉之舟。不顛趾而溺者。幾希矣。今沙門稍才敏。則攻訓詁業。鉛槧如儒生。又上之。則殘摭古德之機緣。而遂聲響捕影跡。爲明眼者笑。聽其言也。超佛祖之先。稽其行也。落凡庸之後。蓋末法之弊極矣。予爲此懼。集古善行。錄其要者。以十門羅之。何者。離俗染之謂僧。故清素居其首。清而不嚴。狂士之清也。攝身口意。是諸佛教。故受之以嚴正。嚴正繇師訓而成。師者人之模範也。故受之以尊師。親生而後師教。遺其親是忘本也。戒雖萬行。以孝爲宗。故受之以

孝親忠孝無二理。知有親不知有君私也。一人有慶而我得優游於林泉。君恩莫大焉。故受之以忠君。忠盡於上交而惠乏於下及。則兼濟之道虧。故受之以慈物。慈近於愛。愛生著。出世之礙也。故受之以高尙。高尙非潔身長往而捨眾生也。欲其積厚而流光。故受之以遲重。遲重而端居無爲不可也。故受之以艱苦。勞而無功。則苦難而退。因果不虛。故受之以感應。終焉。十行修而德備。則任法之器也。地良矣。而後佳種投。心醇矣。而後至言入。無上菩提庶可希冀。不然一鄙夫耳。人道未全焉。知佛道。即使利根多慧。而慧

彌多障彌重將安用之。僧云。吾法一塵不立。十行何施。子曰。五蘊紛紜。四大叢沓。何謂無塵。僧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子與一掌曰。學語之流。如麻似粟。未更道。僧無對。艷然而起。子笑曰。蔽面塵埃。子何不拭。慎之哉。毋升高不自卑。無妄談般若。自取殃咎。無醉於虛名。修其德。殫其精誠。以致力於道。力極而心通。然後知不撥萬行。不受一塵。終日不空。終日不有。夫是之謂真慧。願吾子究心焉。子未聞道。兼薄於德。今爲此書。惟務救時弊而酬佛恩耳。明達之士。苟不因。人棄言。幸展轉以告夫禪者。

往生集序

世尊始成正覺。爲諸有情普演佛乘。旣而機難盡投。繇是於一乘中示三乘法。而復於三乘中出淨土一門。今去佛日遠。情塵日滋。進之不能發神解。超聖階。退之俛俛乎有淪墜之險。而匪仗此門。其何從疾脫生死。大矣哉。可謂起末世沈疴。必效之靈藥也。顧古之效多。今之效少。其咎安在。則亦口淨土心娑婆。而堅勇明悟。不及前輩云爾。聞昔有傳往生者。歲久滅沒。不可復覩。而斷章遺跡。班班互載於內外百家之書。予隨所見。輒附筆劄。仍摘其因果昭灼者。日積之。

成編。殆存十一於千百而已。今甲申竊比中峯塵居掩關於上方。乃取而從其類後先之。又證之以諸聖同歸。足之以生存感應。計百六十有六條。而間爲之贊以發其隱義。題曰往生集。俾緇素之流觀於是。書將指而曰某也。以如是解脫而生。某也。以如是純一而生。某也。以如是精誠之極感格而生。某也。以如是大悲大願而生。某也。以如是改過不吝轉業於將墮也而生。某如是上生。某如是中生。下生。庶幾乎考古驗今爲淨業者左券。而客有過我者。閱未數傳。勃然曰。淨土唯心。心外無土。往生淨土。寓言也。子以爲眞。

生乎哉。寧不乖於無生之旨。予俟其色定。徐而謂曰。談何容易。如以無生而已矣。一切斷滅。不應尙有唯心。果悟無生。則生亦奚礙。生旣本無。故終日生而未嘗生也。且爾已盡漏心否乎。對曰。不能。噫。漏心未盡。則生緣未休。生緣未休。則托質有所。茫茫三界大苦海中。不生淨土而生何土。六道之匍匐。九品之逍遙。利與害天淵矣。抑未之思歟。飾虛論而爭高。吾亦能之。所以弗爲者。夫亦懼生於識法耳。行矣。爾誠不以予言爲非。卽淨土而之。佛乘蓋未嘗間隔絲毫。而奚乖之有。客悚然從坐而作。惘然而自失。不覺其汪然。

泣下而悲且咽也。整衣莊誦之終卷。亟拜亟請梓焉。梓旣成。道其始末如此。

重刊淨土善人咏序

予向爲往生集。蓋淨土善人傳也。紀事也。此書則淨土善人咏也。奇其事而歎之。賞之歌頌之。之謂也。夫所稱善人者。非對惡名善之善也。非十善生天之善也。心淨而土淨。在娑婆則蓮華比德。生極樂則蓮臺托身。超三界。悟無生。以至成等正覺。善中之善。故經云。諸上善人也。然必形之乎咏者何也。此上以音聲爲佛事。而是咏也。約而該。質而不俚。衰而覈。溫厚和。

平。優優乎有風人之遺焉。誦之能使人興起也。昔李濟效胡曾周曇而爲咏史。所敍才二十一人。其人則太略也。又有咏而無述。覽之者無所稽其實也。曩予得此於友人。破簡蠹帙。瓢瓢欲盡。貯篋中二十稔。而重壽諸梓者。恐其遂淪亡也。噫。神棲安養之有賦也。擬歸去來之有辭也。中峯西齋諸懷淨土者之有詩也。及濟之有史咏也。合而觀之。兼美焉。獨菴之有善人咏也。

中峯禪師淨土詩序

淨土之爲教大矣。昭揭於經。恢弘於論。窮微極深於

諸家之疏傳辯議而羽翼其間者。又從而賦之辭之
偈頌之詩之。詩也者。又偈頌之和聲協律。委婉游揚。
俾人樂而玩。感慨而悲歌。不覺其情謝塵寰而神棲
寶域者也。詩之爲益於淨土亦大矣。自古懷淨土詩
相望後先。而惟中峯大師百咏。事理兼帶。性相圓通。
息參禪念佛之曉諍。定卽土卽心之平準。塗毒於文
鼓。傾耳則五內崩伏。砒於旨肴。染指則命根斷。美哉
洋洋乎。其諸陽春一曲響窮百代者乎。大中丞省吾
金公。盟心淨土。乃重授鐫人以廣流通。屬予序諸首
簡。予老矣。沈疴枕席。久置筆研。偶斯勝緣。雖心生喜。

躍。然力不能作一語。爰命童子錄其平日所常談者以應。

答四十八問序

淨土之教。因地於法藏。肇端於韋提。開陳於靈鷲。教主之金言。流行於匡廬。大士之蓮社。專一心而向往。歷三界以橫超。誠哉末法之要津矣。然上根卽事契理。固諦信不回。下士有聞斯從。亦無因起惑。惟不上不下。位屈中流。乃欲從欲違志。無定向。繇是十疑通於智者。或問啟於則公。天鼓諄諄。婆心戀戀。豈曰多言。言所不容已也。而復晷沈膏繼。病劇藥增。後是二

書能無再述。有德園居士者。乘宿願力。起大悲心。代爲百千眾生。曲申六八難問。山僧不免據款結案。隨繩解紛。使彼越煩惱之河者。直決其狐疑。出死生之穴者。頓離於鼠怯。叨陪往哲。其翊先宗云爾。若夫悟心外之無土。則一眞湛而萬法泯。誰是西方。了土外之無心。則七寶飾而九蓮開。何妨本寂。是則居士於廓爾無疑之鄉。而幻出問端。似風來水面。山僧於默然無問之地。而夢酬答語。若谷和泉聲。雖雲興瓶瀉。未敢儔古聖之宏規。而燭照冥消。聊以挾時人之瞽目。其或闡提根心。倔强猶昔。斷斷乎薄淨土而不修。

守偏空而自足。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悲夫。

慈無量集序

慈悲喜捨號菩薩四無量心。而慈實爲四心之冠。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元於人爲仁。儒之言仁。佛之言慈。一也。故世出世間莫尙乎慈。而無量云者。昭其慈之廣也。今夫殺人者。死人知之。然而殺禽畜者。無死刑。遂快意行殺。不知陰減其壽。冥削其祿。墮泥犁於旣沒。償鼎鑊於當來。其爲刑殆有甚焉者矣。殺人之子者。死人知之。然而殺已始生之嬰兒者。無死刑。遂快意行殺。不知無罪殺兒。與殺人之罪同科。是上

帝之訓也。罪不可逃。刑且加甚。亦彰彰明矣。善哉王堇甫氏之爲是書乎。唯聖作則。以聖經爲量。曰訓慈。賢者述焉。以羣賢之論爲輔。曰宣慈。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以歷然因果爲驗。曰證慈。物尙當愛。民胡弗仁。衍生生之道。以溺子墮胎爲大戒。曰本慈。四錄備而慈之用廣矣。乃因其問名也。爲妄名曰慈。無量集云。

殺生炯戒序

曩予有戒殺放生文行世。一時崇善諸君子喜傳而樂就之。已而朱西宗氏持所撰殺生炯戒一編來謁。

予乞言以弁。則歷歷皆今古傳記因果昭灼可懲可勸者。系其事而繪之乎圖。且予著其文也。未及其像也。能喻知文不能喻不知文者。今兼有之。閨人孺子目擊而心惕矣。昔鄭公俠進流民圖。而云一經睿覽。足可流涕。覩斯炯戒。自非木石。其誰不發大慈悲心。是則翊予文以傳。而俾就者彌眾。西宗功德殆過予哉。額手天龍而爲識諸始簡。

自知錄序

予少時見太微仙君功過格而大悅。旋梓以施。已而出俗行腳。匍匐於參請。暨歸隱深谷。方事禪思。遂無

暇及此。今老矣。復得諸亂帙中。悅猶故也。乃稍爲刪定。更增其未備。而重梓焉。昔仙君謂凡人宜置藉臥榻。每嚮晦入息。書其一日功過。積日而月。積月而年。或以功準過。或以過準功。多寡相讎。自知罪福。不必問乎休咎。至矣哉言乎。先民有云。人苦不自知。唯知其惡。則懼而戢。知其善。則喜而益。自勉。不知。則任情肆志。淪胥於禽獸。而亦莫覺其禽獸也。茲運心舉筆。靈臺難欺。邪正淑慝。炯乎若明鏡之鑒形。不師而嚴。不友而諍。不賞罰而勸懲。不著龜而趨避。不天堂地獄而升沈。馴而致之。其於道也何有。因易其名曰自

知錄是錄也。下士得之。行且大笑。莫之能視。奚望其能書。中士得之。必勤而書之。上士得之。但自諸惡不作。眾善奉行。書可也。不書可也。何以故。善本當行。非徼福故。惡本不當作。非畏罪故。終日止惡。終日修善。外不見善惡相。內不見能止能修之心。福且不受。罪亦性空。則書將安用。矧二部童子。六齋諸天。并世所稱。台彭司命。日遊夜遊。予司奪司。元會節臘等。昭布森列。前我後我。左右我。明目而矚我。政使我不書。彼之書固已密繭絲而析秋毫矣。雖然。天下不皆上士。卽皆上士。其自知而不書。不失爲君子。不自知而不

書非冥頑不靈。則剛愎自用云爾。人間顧可無是錄乎。是故在儒爲四端百行。在釋爲六度萬行。在道爲三千功八百行。皆積善之說也。彼罷緣灰念之輩。以自爲則無論矣。如藉口乎善惡都莫思量。見有勤而書之者。漫呵曰。惡用是矻矻爾。煩心爲則其失非細。嗟乎。世人夏畦於五欲之場。疲神殫思。終其身不憚煩。而獨煩於就寢之俄頃。不一整其心慮。亦惑矣。書勤三省。夜必告天。乃至黑荳白荳。賢智者所不廢也。書之庸何傷。

刻冰蓮居士續法喜志序

凡夫以欲爲喜。欲多而厭生。何也。世樂無常。難乎其續也。智人以法爲喜。法彌廣而喜彌深。何也。眞常之樂。取足於性分。相續而無終窮者也。冰蓮居士初志法喜四卷示予。予重壽諸梓。已而又爲四卷續之。徵言於予。予隨喜無倦。作而曰。斯志豈惟續於今之四卷而已。千百世之後。聞法悅心者。當代不乏人。積而爲千百卷。何可量也。唯居士寓形欲界。而怡神法窟。不爲一身喜。一時喜。而爲天下後世喜。其用心亦普矣。是故法無盡。喜無盡。續無盡。而居士之功德亦無盡。

無幻禪師語錄序

予固非知禪者。其於古尊宿升堂入室示眾小參。乃至拈提贊頌種種著述。類而成編者。未嘗不莊誦而樂玩之也。若其奧旨微機。通玄入要。主賓互換。人境交奪。明暗相參。殺活自在。脫義路。超情量。非予劣智所能測識者。不敢妄爲之說也。茲無幻古湛禪師既謝世。門人錄其語爲帙。將鋟梓以傳。徵序於予。予未識禪師之面。而幸獲覩禪師之遺言。猶面也。合掌焚香。書此以弁其卷。

幻有禪師閒談晚話二編序

予昔參笑巖和尚於京師。幻有兄侍焉。無何。予以病附餉舶南還。而幻有兄侍和尚最久。已而徧歷諸方。歸老於龍池。顧予衰耄。臥疾深谷。沾沾自濡不足。幻有兄方慨然以建法幢立宗旨爲己任。走使千里。遺我閒談晚話二編。徵言以弁。昔人謂驅除雜語言。而此編諄諄皆切要語。閒談固如是耶。得非因慈悲故。故有落草之談耶。又德山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茲乃終宵揮塵。疊疊酬應忘倦。是且與德山相去多少。卽謂德山答語如雷。幻有不說一字亦可也。巖師往矣。門庭有人。予何幸樂觀其盛。

直道錄序

語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人之生也直。又曰古之愚也直。生理本直。則無論知愚。而此中耿耿不昧者。三代之民心也。直道也。亦太古無懷葛天氏之民心也。直道也。亦太古劫初以來光音氏之民心也。直道也。雖欲曲而不可得也。用是上下古今。凡史傳之所記錄。耳目之所見聞。千百中摘其一二。或其所稱譽讚獎。而不覺其非者。吾抑之。或其所排擊貶駁。而不覺其是者。吾揚之。其揚也。非敢爲佞也。其抑也。非敢於無過中求過。而爲是刻也。

民心之直道蓋振古如茲也。儻以爲是。唯有道者印焉。苟爲不然。幸有以教我。

竹窗三筆序

古有容齋隨筆。予效之竹窗之下。時有所感。筆焉。時有所見。筆焉。從初至再。成二帙矣。茲度八旬。頗知七十九年之非。而自覺其心之未悄然也。奈何久仆樂生之堂。無能勤趙老之屨。於是一榻而走千山。寸晷而遊神於百世。所感所見。積之歲月。忽復成帙。雖東語西話。賓叩主酬。種種不一。要歸於整飭行門。平治心地而已。餘如世諦中事。無關於法化。無補於修進。

者則不暇及焉。噫。吾耄矣。胡不囊括瓶守。而喋喋乃爾。噫。吾耄矣。斜陽臘月。能幾何時。此而不言。更待何日。苟有利於民物。他何恤爲。因以付管城子。

諺謨曲典序

世諦之言。符於實相。芻蕘之言。擇於聖人。是故禹拜昌言。而舜察邇言。拜昌言易。察邇言爲尤難。人忽之。舜察之。此其所以稱大知也。謀臣以牛後悟主。衲僧以飯袋得心。則不必聖經賢傳。錦字瑤編。取其足以利人而已。至於排場戲曲。古詩古樂府之餘音也。盛行於元。流通於今日。慧業文人。與庸夫孺子。所共傳

唱而愉情者也。奈何淫蕩猥嫖之語雜於其間。人祇以脩壺觴供笑謔。而不知反而後和。被圍而援琴。是日哭而不歌。歌固宣尼平日所不廢矣。乃摘其有裨風化者約爲三科。一曰忠孝節義。二曰感慨悲歌。三曰警悟解脫。庶幾旁敲暗擊。亦娑婆世界以音聲爲佛事。先以欲鉤牽。後令人佛智之一端也。噫。抱七年之沈疴者。俟黃於牛喉。割膽於蚌腹。採雲母於廣連之陰谷。鑿空青於越雋之銅阿。不勝其得之之難。而療病者顧昭昭乎目前。古所謂善爲醫者徧地皆良藥也。寶訓日陳於鬧市。金誥時播於梨園。孰爲諺乎。

孰爲曲乎。吾於是謨之典之。

跋 散刻及遺稿俱增入

佛說無量壽經跋

世傳大彌陀經。龍舒王居士會四譯經文而成之者也。四譯者。初譯於漢。迦婁支讖曰無量平等清淨覺經。次譯於曹魏。康僧愷曰無量壽經。次譯於吳。支謙曰阿彌陀經。次譯於宋。法賢曰無量壽莊嚴經。而菩提流志附譯於寶積。曰無量壽如來會。則居士所未及者。居士之會四譯也。言簡而義周。辭順而理顯。誠哉大有功於淨土矣。惜其中頗有未安。如四十八願。不得不一爲整頓。蓋漢譯止開二十四願。四十八願

肇始於魏譯。而法賢流志二師因之。吳譯從漢亦二十四。然四十八願。今古流通。自應宗祖魏譯。奈何居士敍願較之魏譯。或前著後。或後著前。次第紊亂。以參三譯。亦各不協。夫譯經必據梵本。居士憑何梵本。而別爲次第乎。於理雖似無妨。於譯法大爲不順。用是重錄魏譯。以付剞劂。庶俾後人知有古文在也。又魏譯三輩往生。皆曰發菩提心。居士乃惟中輩有之。下曰不發。上竟無文。全缺差殊。未審何意。居士神超寶域。身入聖流。殆必成心已亡。虛懷不礙。區區效忠之懇。諒其鑒之矣。

董玄宰書法華經跋

董太史爲其尊人手書妙法蓮華經七卷持示子。子憶勸善書云。有人入冥。見冥府諸王及官吏等。最重金剛般若妙法蓮華二經。夫如來一代時教。至般若乃蕩空羣相。然後會歸於一乘法華之實相。故法華者聖道成終也。太史先是旣書金剛般若。今復書此經。憑斯大功德力。追厥先亡。豈惟不滯冥途。當必超登淨域矣。况乎運入神之筆精。顯甚深之佛智。而根本於終天罔極之孝思。是三絕也。今古祕寶。今古祕寶。

繡法華經跋

包孝廉心弦請題

昔人謂準老金剛眼在無盡筆尖兒上。何期今日一乘實相正法眼藏乃在閨闈中鍼尖兒上。而居士以是黼黻先猷。孝亦大矣。夫草木畫像尙云作佛根因。况錦繡成文。豈非眞法供養居士其寶之。

佛遺教經論疏節要跋

佛云吾言如蜜。中邊皆甜。又云治世語言皆卽實相。故三祖不難至道而嫌揀擇有以也。今時人喜玄。一大藏教。凡入理深談競互傳誦。至平易切近處或弁髦之。抑揀蜜於中邊而實相顧不徧耶。嗟乎。最後叮

寧言猶在人耳也。鏤骨銘肌共報恩。於是乎刻遺教。

唐譯地藏經跋

比丘性安請題

地藏經譯於唐實義難陀而時本譯人爲法燈法炬。不著世代不載里族。於藏無所考。雖小異大同理固無傷。而覈實傳信必應有據。乃比丘性安者承先志刻唐譯易之。其詳具如冢宰陸公序矣。或謂是經諄諄乎眾生因果。地獄名相。無復玄論。不足新世耳目。惡用是訂正爲噫。布帛菽粟平時不如明珠凶年則爲至寶救末法之凶年是經其可少耶。若夫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探玄上士試終身。

味之。

台刻行願品彌陀經跋

二經合刻者何。良繇行願一品當全部華嚴大經。而中云願命終時。於安樂國蓮華化生。面見彌陀。授記作佛。故特合爲一帙。普願法界眾生信受奉行者。生唯心華藏之寶蓮池。見本性舍那之無量壽。修四字十玄之圓滿脩多羅。證九品一乘之無上等正覺。

較正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跋

金剛般若時本有三十二分。藏本原無。近刻者多去分。或曰三十二分沿習已久。而中峯爲趙松雪略釋。

十大願王導歸極樂。而曰華嚴未嘗言及西方可乎。以華嚴自負。不應如是。其可疑二也。入華嚴法界。不思議解脫。則婆須無厭。悉皆參請。而乃不親萬德之彌陀。眾藝童音。靡不演唱。而乃羞稱四字之嘉號。以華嚴自負。不應如是。其可疑三也。疑者何。疑魯川通華嚴。而似乎未大通也。故不得不辯。況佛以大慈憫念末世。說此淨土法門。魯川盡力排之。誠恐華嚴不得入。淨土不得生。兩皆失之。悞人不小。亦不得不辯。

淨土疑辯跋

微休居士鳴道學於靖江。有武城弦歌之風。旣致政。

生之所同稟也。茲開元葺古戒壇。煥然維新。將鏤是經置之壇前。以永範來學。仰山居士錢廣詔等來徵予言。予唯祕閣張君名鑑者。曾疏諸經首。辭工而意甚切至。予何言哉。宜重勒彼文。而以予言識歲月於石末。

龍舒淨土文題辭

海虞天池居士嚴公。厥冢子樸。自幼淳謹。天植敦倫樂善。戒殺放生。修種種懿行。以二十五歲卒。卒之前一日。居士謂曰。爾於斯時。毋雜思。但一心念佛。樸應曰諾。又謂曰。爾憶三人生兜率事乎。若生安養。願報

我樸應曰諾。又謂曰。從今吾亦一心念佛。樸喜曰。審如是。兒無復慮矣。正容合掌而逝。簡其遺笥。得所刻龍舒淨土文板。乃取而印施。以助往生。祿宏曰。樸之亡世有二疑。應壽不壽一也。應報不報二也。壽夭屬乎前緣。仁者壽。仁莫如回。而回且夭矣。又生矣。而不報何害。逐逐然必報。是鬼神活計耳。但信龍舒語。復奚疑焉。

跋眞實居士雲棲蘭若志

大司成馮公爲雲棲作志未結。長子權奇書其後云。此先君手稿也。欲了未了。可言未言。幸與海內大德

酌存之。愚以爲未了。未言固無害。例如華嚴僅八十卷。文未足而意已足矣。但所云或疑師不紹西來之宗。而揚西歸之教。於此二句。閣筆引而不發。躍如也。今不必續貂。止請諸方此處下一轉語。

書淨土會語後

蘇郡以答曹魯川二書合刻名淨土會語

魯川崇尚華嚴。是其盛心。本不欲辯。但以其尊華嚴而抑淨土。抑之又抑。痛抑之不少置。則不得不辯。夫舍那釋迦彌陀。同而異。異而同者也。魯川已知同異。不可偏執。而復定執爲異。又鄙之薄之。以華嚴自負。不應如是。其可疑一也。普賢爲華嚴長子。行願品有

十大願王導歸極樂。而曰華嚴未嘗言及西方可乎。以華嚴自負。不應如是。其可疑二也。入華嚴法界。不思議解脫。則婆須無厭悉皆參請。而乃不親萬德之彌陀。眾藝童音靡不演唱。而乃羞稱四字之嘉號。以華嚴自負。不應如是。其可疑三也。疑者何。疑魯川通華嚴而似乎未大通也。故不得不辯。況佛以大慈憫念末世。說此淨土法門。魯川盡力排之。誠恐華嚴不得入。淨土不得生。兩皆失之。悞人不小。亦不得不辯。

淨土疑辯跋

微休居士鳴道學於靖江。有武城弦歌之風。旣致政。

厲精華嚴。鏤梵本爲方冊。以便讀學。而復弘贊淨土。刻予所著疑辯廣爲流通。夫尙志十玄之門。神棲九蓮之域。可謂深契普賢願王。妙入毗盧性海者矣。惜蚤逝。不令曹魯川見之。

書放生卷後

曩余三十有五。爲文謂生日不宜殺生。旣而五十。爲偈謂生日不宜慶生。今茲十易暑寒。一週甲子矣。諸君子知余。又重愛余。不陳儀以放生慶生。或曰。不殺得矣。如不慶何。噫。如是慶生。慶萬物之生也。余惟恐人之不慶生也。或曰。鳥未舒其翼。弋者候於林。魚未

揚其鬣。漁者盈於濱。雖曰甦之。其實枯之。惡在其能放也。噫。翔空入淵。遂厥生者。不知其幾也。重罹乎鉤矢。百未之能一耳。方其獻俘於獵師。待烹於庖人。卜兆於饑夫之腹中。死門甘伏。俟焉解之。雖未保所終。而脫刀鋸。逃鼎鑊。譬之臨刑遇赦。其樂爲何如也。且西湖歌舞。歲無休時。假令諸君子春花秋月。朝宴而暮集。一舉箸則萬錢。一染指則千命。乃今易腥以素。轉殺爲生。較其得失。奚翅霄壤。不謂之勝舉。吾不信也。於是迭咏爲放生卷。係之辭曰。

上帝好生。下民傷生。捨財求生。圖財捕生。繇一念生。

故有眾生。生無所生。亦無能生。無生不生。是名放生。

題殺生炯戒

論禽

雞之育其雛也。鷹隼下於空。則奮翼而號呼以護其子。今人愛子亦然。乃日俟其雛之肥以臚也。而殺食之可乎。雞特力不能敵人。而恨可知矣。况復食雞之不足而食鵝鴨。食鵝鴨之不足而食及於飛空之雀。鴿。人生食止一飽。何無厭一。至於是悲夫。

論獸

虎食羣獸。人共惡而捕之戮之。然虎有經旬月而不

得一獸之食者。人烹宰無虛日。牛羊犬豕麕鹿獐兔之類。不知其幾也。人之當捕而戮也。甚於虎矣。悲夫。

論鱗介

人自謂應食肉。不知彼此相食者。皆強陵弱也。故虎強於人。則食人。然虎有時爲人所食。猶迭相勝負也。誰有能食龍者。弱之肉。強之食。寧不信然。是故龍不可陵矣。魚可陵也。而食之。鰕也。鱔也。鰻也。螺。蛤。蝦。蟹。龜。鼈也。可陵也。而食之。蓋與螳螂食蟬。雀食螳螂等耳。人也。而甘心乎螳螂。悲夫。

論蟲

蜂蟻之勿殺易矣。蠶則爲用甚大。自古及今莫之能廢也。如之何噫。夏之衣可葛也。冬之衣可花也。冕可麻袍可布也。蠶奈何其不可廢也。羅綺嚴身。蓋祇取其華飾耳。不羅綺固無害。而乃納百千萬億生靈於鑊湯之中。抽其腸肚。以爲吾嚴身之具。忍乎哉。或又曰。蜂蟻之勿殺宜矣。蚊蝱啞我如之何。噫。蚊可帳而避也。蝱可放也。奈何蚊蝱之必不可貸也。悲夫。

刑戒跋

有大長者呂叔簡氏作筮仕要訣。鄒南皋先生刻石以廣其傳。中刑戒八章。尤爲洞晰隱微。諄切懇苦。予

三復之。合掌起敬。三讚三歎而不能已。蓋予固有是心。而言非其分。茲何幸得聞仁人君子。千古曾無道及之至訓乎。豈獨筮仕初官而歷久任。一命而至三公。不可一日而不兢兢於懷也。何也。筮仕之始。刑人未慣也。乍而臨之。必有驚傷慘戚之情焉。今日習之。明日習之。撻人如擊土石矣。又習之。殺人如刈草菅矣。嗟乎。一芒觸而膚粟。片髮拔而色變。己之身。人之身。疾痛疴癢。寧有二乎。而昧昧殘毒。何一至於是人。有恆談刑官無後。誠守是戒。我知其必後而繁且長也。昔有子爲刑官。母記之曰。天道昭昭。人不可妄殺。

吾不意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已而果然。則不守是戒者之明驗也。例而推之。治國治家待人待物皆然也。佛菩薩之慈悲不過是也。遂忘其非分而重梓焉。

題階梯聲光譽師

創業難。善繼爲尤難。善繼難。繼而傳之永遠勿失也。爲尤難。階梯建始於古潭老師。恢而弘之者聲光譽禪師也。予昔邂逅於京邸。已而年彌久。交彌親。臘彌長。德彌進。旣增輝於前。而復思貽謀於後。於是彙輯其山顛末。委細而類之爲冊。以授諸徒。後之人尙念其苦心。慎守世業。而精修道業。異日徜徉於七寶階。

道進步於千仞梯頭。俾潭源流行而不窮。光明照燭而無盡也。懋之哉。

跋長慶集警悟選

香山居士長慶集。今所傳凡七十一卷。中爲詩三十有八。大都雅澹平易。不刻意而意已獨至。迺予更摘取其明了解脫。足於人世間警策。懦頑悟覺。迷醉者別爲一小帙。名警悟選。若琵琶長恨等。雖感慨諷諭。無忝風雅。而以模情寫思。備極妍巧。恐失其旨者。則翻滋欲本。姑置弗錄。唯此百篇。試展卷而誦之。咏之。長歌而細味之。未必非大睡夢牀前兩部鼓吹。入乎

耳。動乎心。恍然而寤。瞭然拭目乎明空皎日之下也。不亦快乎。居士之自道也。曰達哉達哉。白樂天是謂眞語實語。

重刻西崖先生擬古樂府跋

予少時讀書月塘庵。友人周春江者。示予以西崖先生擬古樂府。僅半帙。且咏且歎。作而曰。此古今絕唱也。予後偶獲全書。寶而藏之。有年矣。恐遂淪沒。乃重錄而壽之梓。夫詩亡也。而有樂府。樂府之漸變也。而有歌曲。歌曲無論。卽魏漢隋唐以來所稱樂府。乃至周柳秦蘇諸名家詞調。雖各窮藻麗。擅工巧。偉哉鳴

當時而聲後世。然大都摹情寫思。緣物綴景。可以裨世道。淑人心者。千一而已。此諸篇什。一一從先生大學問中發而爲大議論。豈惟雄盼百代。蓋直追風雅以前。天壤間殆不可多見者。顧自云擬古樂府。古樂府安足擬先生歟。或曰。子禪人也。是編非經律論。非尊宿注疏語錄文字。是世諦中言也。奚以刻爲。噫。子獨不觀雪竇老人頌古乎。識者品題謂頌古之聖。今先生特未知究心禪道與否。假使參禪有悟。時而出之一拈一評一偈一句。其見力筆力。斷案力。擒縱殺活。神奇變幻。不思議力。當必與雪老馳騁上下。可無

傳乎哉。乃重錄而壽之梓。

栗齋先生遺稿跋

張太史陽和公著栗齋先生傳。中所紀錄。率多稱先生孝友廉節。以古聖賢道學爲己任。而文字其緒餘也。然中所論議歌咏。又率多理性之談。曾不馳妍競華。亦不徒放情於山水竹木而已。如太極春秋河圖等篇。歷孔子而下。顏曾思孟至濂溪二程橫渠晦菴諸名儒。各有讚頌。闡發幽祕。間附一二題贈遊覽。亦罔弗會歸身心。終不爲閒漫語。噫。古謂醇明篤實之君子者。非耶。僧智瑞者。持先生傳并雜著詩辭若干。

首詣子請梓。子取其半梓之名曰栗齋先生遺稿。智瑞於先生世孫於子則法孫也。亦復賦性醇篤。有先生之風。乃能捐衣鉢。充剗剔之費。以光揚其上世之美。而太史與子分深。又不妄語人也。因識之末簡。

讀周高士行實

予往年過平湖。憩圓珠圩塔寺。時高士館於五臺陸公。聞予至甚喜。具威儀趨舟致敬來訪。後予適越。與一時道學諸君子劇談止觀玄義。復邂逅宿能仁堂中。先後語意頗符合。相信彌固。乃予禮清涼。歷燕京。尋匡廬之舊社。自白下南還。而高士墓柏拱矣。高士

以仲尼顏子之心地。雅志內典。而名且未成。壽不滿半百。兼以無後。世眼觀之。可謂佛法無靈驗矣。夫學佛者。果志於名壽子孫也。謂之無靈驗亦宜。而高士固已等成敗。齊彭殤。均續斷。則漫爾一期之報。眞浮漚起滅於滄海耳。夫焉足重輕。噫。我觀高士。豈不尊榮壽考。而蕃脣百世乎哉。夢幻界中。未必無悟之者。

爲六夢居士書扇

蓮之爲華也。得水而生。得火而萎。今華從火生。誰復能萎之者。夫蓮以水爲命。而曰火生。厥旨安在。豈不以大紅聚爐。卽清涼沼。蓋法爾如是。非神通使然。惟

宜過量人。領此希有事。雖然。悟火之有蓮。而幻抽幻添。調護之功不廢。則此火號作陽和。恃蓮之出火。而任燔任熄。上慢之心一生。則此火名爲毒燄。是知火稱發育。而亦解焦枯。與水本滋成。而兼能汜沒。二弊等耳。可弗慎歟。居士以至誠心。索增長火蓮之策於山野。山野不孤來問。寐語喋喋。若夫水火不相關一句。居士必已自道。

記 散刻及遺稿俱增入

復古雲棲寺記

予始入梵山之雲棲也。父老謂予。茲寺爲洪水漂蕩。計今將百年。彼時無力營葺。墟其地。廬於半道。曰棲真別院。予猶及見一僧居之。而棲真繫在冊籍。雲棲則山氓野樵所常稱也。予仍其便。以雲棲名菴。蓋三十餘稔矣。逮閱咸淳臨安舊志。則雲棲者。宋藝祖乾德五年。吳越國王錢氏所建。至英宗治平二年。乃易之以棲真。詳見錢塘寺觀類中第十五葉。予仍雲棲。暗與古合。事固有適然者。曩嘉隆之季。萬歷之初。修

郡志者據近而不稽遠。今復焉。無亦宿緣使之然歟。予既有感於無心。合古又重有感於古今沿革靡常。寥寥乎靈蹤勝蹟。久淪而未彰者。何限也。吾郡古曰杭州。已而曰臨安。後復爲杭。曰古杭。今寺亦爾。因額以古雲棲寺。而識其歲月云。

重修雲棲禪院記

杭府治南連大江西。引明聖二湖。萬山遶湖而絡繹。江滸遡江西上行二十餘里。山名五雲。先是山之巔有五色瑞雲盤旋其上。因以名山。已而五雲飛集山西塢中。經久不散。時人異之。號爲雲棲塢。宋乾德五

年有僧結菴以居。塢多虎。僧至虎輒馴伏。世稱伏虎禪師者是也。吳越王錢氏爲之建寺。而雲棲於是創始矣。禪師一號大扇和尚。諱志逢。初築室五雲之頂。天禧中降勅賜眞濟院。遂并闢雲棲天池二院而成三刹。後治平二年改號棲眞。今日雲棲者復古也。雲棲居五雲之西。徑曲林幽。四山圍合。蒼翠樅然。東岡而上有壁觀峯。峯下出泉。名青龍泉。迤邐下中峯之傍。復出一泉。名聖義泉。又下而西岡之麓。復出一泉。名金液泉。筓引涓涓。潔冽甘芳。汲灌不竭。獨以荒僻寥落。人跡罕至。非忘形死心者莫能居焉。紹興初有

余知閣者。扈蹕南渡。隱於寺側。後捨宅歸寺。聖朝弘治七年。霖雨發洪。廬宇經像隨水漂蕩。僧稍稍散去。頽耄者僦居民莊。而故院遂藁葬。父老過之。傷感垂涕。衛將軍玉溪楊公。暨子念堂君。雅嚮三寶。時募僧重修。而頻苦虎患。居無何。卽引去。隆慶五年。祿宏行脚南還。愛其岑寂。孤形隻鉢。趺坐圯壁間。太學生陳如玉。李繡等爲之構靜室三楹。而宏晝與野鹿主賓。夜與鳴泉唱和。悠然若將終身。村之民怪其能久居也。環村四十里。歲傷於虎者不下二十人。而雞犬不與焉。宏乃發悲懇。諷經千卷。設瑜伽施食津濟之。自

是虎不傷人。適歲亢旱。禱於山。偶時雨霑。村之民又大悅。而慶其得安居也。相與纍纍然肩材木而至曰。茲吾祖所植也。荷鋤鑿發其塵坌之礎礫而指之曰。址以永吾一境之香火。繇是不日而成蘭若。外無崇門。中無大殿。惟禪堂處僧法堂以奉經律而已。宏自惟迂疏陋劣。寸長無稱。抱病入山。分與草木同腐。頃值幻緣。興此廢墜。惡容坐食。不思所以上報佛恩。而下酬檀信乎。願生平尙真實而賤浮誇。甘窮約而羞名利。因共一二同志相砥礪。力行古道。盟而後進。犯

而必退。大都主之以淨土。而冬專坐禪。餘兼講誦。日有程。月有稽。歲有表。凜凜乎使無賴者不得參乎其間。雖於法門無大裨益。庶幾救末學之弊。以俟後之知識云爾。宏沈氏子。字佛慧。號蓮池。仁和人。是爲記。

重修上方寺鑿放生池記

武林自宋蹕南駐。環湖山禪講律寺粲然綦布星列。而郭以內稱焉。迨今多半淪沒。至不可考。諸傳志有上方寺者。背倚城垣。左右掖涌金錢塘二門。前通西井。官道蓋肇建後。梁貞明七年。而國朝景泰四年。僧以難事作散去。寺隨廢。漸蠶食爲民居。僅存者什一。

優婆塞沈善能者。廬其中。嘉靖二十三年。尙寶卿六橋徐公得請於官。佃爲圃。公無子。以畀女。遺命還寺。女孝且賢。持契歸王氏。遵父囑。以畀雲棲。遂復爲僧地如初。無何。王謝世。居士化卿。宋君聞其義而高之。化卿以世祿之裔。砥德礪行。樂善不厭。迺輸金贈二子。更與之契。予亦罄衣資。偕善信。旁贖其故址若干。向明正位。別爲迴廊。旋所向。面城而門。取幽寂也。期世世承事三寶。因諭於眾曰。唯上方彈丸重興。伶仃衰微。何修何營。而俾久遠。或議闢草萊。輪奐其殿堂。羣之以僧。僧多則常住。予以爲不然。時丁末法。塔寺

靡堅。試屈指而計。凡三門乎闐闐者。撻椎之庭。不爲罇罍之所能幾。僧雖多而行寡。奚以多爲。顧茲地鄰城。城鄰湖。湖外高而城內卑。隨鋤成流。亢陽所不能涸。因而池之。良便。以池放生。以隙地之敝室。稍葺其廷楹。守以二三誠信衲子。蚤莫禪誦。庶幾上祝皇圖。下濟含識。得之一舉矣。或謂物如塵如沙。池一勺耳。容有限奈何。而庸知夫鑿斯池也。爲之兆也。弄引也。引而伸之。而又伸之。汪然徧域中矣。昔子產之畜魚。一勺也。使鄭之人若大夫若士若民皆然。鄭之與國若燕趙齊楚輩皆然。則池無量。所畜無量。不然。西湖

古放生池也。謂普容天壤間物。寧有是乎哉。化卿曰。唯唯。與其仲直卿。諸賢士夫。諸比丘淨人。有呈財者。裹糧者。疏其壘而鋤者。畚者。埋者。枯橫泉之撓而辱者。梲者。埭者。固隄防之浸淫崩頽而埤者。堦者。礪者。碱者。捍狸與獺而蔽者。閑其外侮而版築者。憂其暑寒而上爲之憇。下爲之寤者。皇皇乎晝旰宵旆。勞不知息。兼工再闋。月而池成。於時在筌而釋。當金而逸。洋焉悠焉。出而遊焉。一勺之內。足其從容也。予喜且懼。稽首而告於十方如來。主池神主伽藍神。願以佛力。法力。賢聖力。諸神誓願力。慈護而威臨之。從於今

日盡未來際。常爲鱗介諸水族等棲止安宅。又稽首而告於見住僧。後後住僧。願以戒力。悲智力。念流水之苦躬而澤焦殍。天台之抗章而斷簷梁。智覺之負辜成仁。蹈白刃而不悔。尙永持無斃以風四方。敢有叛先盟。師陶朱。媒利於網罟。或倍眾而售之乎白衣。是名違佛律。犯波羅夷。諸所稱釋子者。鳴以羯磨。擯絕之。勿共住。卽朋比而阿。神必陰繫其魂。顯僂其形。無能逃者。脫免焉。其報盡也。墮泥犁中。嬰萬苦無竟。所以者何。好生惡死。天道也。人情也。前人捐難捨之貲。役所愛之身。創五濁世不恆見之勝舉。以生必

死之命置之安全。後人忍不一深思之。而惟便其私圖。於天道逆於人情不祥。從逆凶。不祥者災逮。鼓桴形影感應自然。非危言怖之也。化卿及諸大眾踊躍歡喜。歎未曾有。作而曰。善哉。是緇與素之龜鏡也。不可使無聞於末法也。而碑上方。頌曰。始舉爲興滅。而兼得放生。豈唯滅不滅。生亦無生相。生滅俱滅已。寂滅何有方。以明超於方。無方中說上。無方說西方。其意亦如是。作寺作池人。願其了斯旨。萬歷二十八年普門示現日記。

北門長壽菴放生池記

西湖古放生池也。法久而敝。實亡名存。敝之久而安焉。恆產乎水族。併迷其名。若罔聞者。歲在乙未。予演圓覺於佛國山之南屏。南屏故有池。當其三門。一時主會諸名公。捐貲贖而出之。植蓮其中。斷魚業。人繇是知放生池爲武林舊事。旣而予復鑿池上方。旣而北門有園。園有池。復贖之。園距上方南北相望者半拘盧舍。而城之內有二放生池矣。頃予碑上方。謂以是爲之兆。兆且引而蔓延之。顧予德微年衰。不足以風。未知繼此而興起者。更幾池也。上方苦隘。僅爲池餘少。叢竹羽蟲之獲。追其生者。聊以依止。茲頗閒曠。

池聯比。擴之。則濺然成浸。水涵而土出。壘之。則隱然成山。循而界之。則幽然成徑。相其宜而樹之竹木。則鬱然蔭而成林。將使嚶嚶洋洋樂而相忘。雖無繇擬飛泳亭之萬一。而猶冀想像其遺蹤。則上方所不逮也。園以東爲興福禪院。旋而南爲養濟院。又旋而西爲得一道院。養濟昔號悲田。聖主賢臣哀憐民之顛連而無告者設也。今之困餽餌伏質於刀砧。必不可逃而待烹。其無告尤甚。貿而畜之池。縱之林。俾終保殘壽。悲孰加焉。佛示三福云。慈心不殺。而五福於箕疇。亦壽爲其最。瀕殺而重壽之。福孰加焉。天地之大

德曰生。舜之德曰好生。德一而已。上清下寧。侯王所以配兩間之久長。貞萬物之壽命者。恆於斯。得孰加焉。儒道釋三聖人之偉蹟。鼎峙夫三方。若環拱然而園介乎其中。是曲阜之仁里。摩竭之慈室。西華長生葆真之靈宅。天合而冥鄰也。豈偶然之故歟。夫救生之滅也而有生。求其生而未嘗生也而無生。無生然後無不生。則生滅一。生滅一。則福興於無相。悲濟於無緣。福不可得。悲不可得。一亦不可得。唯法性常住。不斷不續。同於虛空。彼梵網以放生爲常住法。常住者。金剛身無量壽也。迺菴其園曰長壽。而園有荒廬。

數楹。飭治之。爲供接引導師及當來慈氏尊像。蓋津梁所放一切含靈先生安養息輪迴苦。後於龍華而得授記也。廬止是無增多。以淨戒僧守之。守之方具如上方記中語。時里之父老聞予言。前執子手歔然太息曰。園之源吾弗知之矣。吾猶及見二禪人居焉。向稔其古爲伽藍。而業已蔬圃。莫返厥初。吾何圖重睹今日也。是役也。始其事者。予與化卿宋君。而諸上善人樂助而成斯美利者。得例書碑左云。萬歷二十八年歲次庚子佛誕日記。

嘉善沈定凡放生池記

予既鑿放生二池於郡城矣。未有繼者。而鹽官秀水湖松蘇常諸上善人從而應和者頗眾。今嘉善沈君豫昌來告予曰。唯昌家積善。奉三寶。自宋歷元。有百五府君者。好施。旦至通衢。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率以爲常。次有南宗者。捨俗出家。結廬麟湖。感陸地生蓮。遂以淨蓮名庵。庵至今存。卽百五府君行施處也。先妣陸孺人。修淨土行。亦好施。昌纘祖德。奉母儀。爲善唯力。壬寅長至日。請楞嚴諸經。滿載以還。過蘆洲。且行且誦。洲四面水。簷罟之所交會。是時羣魚掉簾合圍。冀截流罄取。中夜守簾者見紅光自圍中起。

數楹。飭治之。爲供接引導師及當來慈氏尊像。蓋津梁所放一切含靈先生安養息輪迴苦。後於龍華而得授記也。廬止是。無增多。以淨戒僧守之。守之之方。具如上方記中語。時里之父老聞予言。前執予手歔然太息曰。園之源吾弗知之矣。吾猶及見二禪人居焉。向稔其古爲伽藍。而業已蔬圃。莫返厥初。吾何圖重睹今日也。是役也。始其事者。予與化卿宋君。而諸上善人樂助而成。斯美利者。得例書碑左云。萬歷二十八年歲次庚子佛誕日記。

嘉善沈定凡放生池記

夜夢金色丈夫求載。覺而需其至。意必大貴人也。凡問者皆弗允。迺伸君問。亦弗允。旣而知其有聖像也。又審而知其爲像之佇立者也。則大喜。謂符所夢。至京口。將易舟入江。彼舟人復夢如前。無何。像抵家。奉安於香光室。正慮無賢僧守。而僧大海者適至。海固嚴淨毗尼。足不踰閩。居七年。預知去時。邀居士言別。以七月朔日坐逝。遠近從而感化者甚眾。海亡。又慮無繼之者。得慧光焉。光之賢。海之侶也。夫夢於舟人。奇矣。聯而入夢。不益奇乎。始得大海難矣。繼之以慧光。不益難乎。兼而有之。得未曾有。所以感之者。彌陀

之威神。而所以感彌陀之威神者。居士之精誠也。楞嚴云。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又言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今可謂見佛不待當來。而香光已成莊嚴矣。因摭摭其先後而爲之記。

背盟惡報記

瑜伽之教。自金剛智不空而下無傳焉。茲流通末世。止施食一法。而習久弊生。浸失古意。予爲較而正之。比丘某來從予學。予曰。子學是。應三自誓。不改師承。不受覲。不退大恭敬心。所以者何。三業相應。故名瑜伽。今閒文雜沓。宛類歌謠。脣舌翻騰。幾同戲劇。杜作

三十五印。考之出自何經。蓋惟務悅人。不知其叛道矣。真言密意。字種玄機。作觀運心。了不加察。烏在其相應也。慎之哉。某唯唯。起向三寶立誓。無何。悉反之。遊口召請。不避昏夜。行坐結印。雜以笑談。一夕忽昏。不知人。日益熾。遂不能言。鳴叫如鳥鵲。自嚙手指。碎噉之。逢食奔往。奪取連咽。如餓鬼。傍觀者爲泣下。而某自若也。浹月而逝。某背厥初心。三誓三犯。今日之報。豈徒然哉。因筆以警來者。

先考妣遺行記

有序

不孝年二十七。先府君見背。旣而男祖植殤。旣而

婦張氏卒。續娶湯氏。旣而先妣周孺人亦見背。不孝乃出家。時年三十有二。今七十三。計之。則出家四十年有奇矣。弟二人俱亡。問諸姪。以先府君事。曰。不知。問誌銘在乎。曰。未見。蓋先府君得子秋暮。不孝出家。二弟復早世故也。不孝自惟身雖出家。而二尊人懿德芳範。胡可不使子孫知之。因記如左。

記曰。先府君姓沈氏。諱德鑑。字用昭。別號明齋。世爲仁和人。貫籍慶春門外之新塘。永樂間徙入城。宅於平安一圖忠清里。高祖某。妣徐氏。曾祖某。妣王氏。祖

林妣周氏。考智。以耆德授冠帶。是爲松軒翁。妣金氏。松軒翁二子。長曰月巖公。次爲先府君。女一。適郁友梅公。不孝生晚。松軒翁不及面。惟見金孺人。然聞於先府君。而知松軒翁殆無懷葛天之民焉。有盜者白日入室。脫衣將裹所得。松軒翁適出。盜棄衣而逃。松軒翁追呼還其衣曰。吾不忍子無得而反失也。人笑以爲癡。其淳龐類如此。松軒翁卒。先府君與月巖公商京師。未幾家被回祿。時延燒鹽菜二橋。上下計千有餘家。沈氏屋宇資具悉煨燼無子遺。惟基地僅存。先府君傾貲營構一新。重垣石門。堅固周密。蓋懲於

火也。工畢。虛正樓以奉金孺人。月巖公及三洲公兄弟姊妹。而自處於偏房。不孝兄弟三人始生。先府君天性孝友。不惟事父母竭力。而事兄如父。事嫂如母。視猶子厚於親子。與月巖公同居。白首無間言。朝暮曲盡甘旨。三洲公得安心學業。成進士。舉家屬官北部。先府君米鹽酒脯等以時運入。惟謹。後不孝兄弟漸長。居隘不能容。乃出而買宅於菜市橋西。去祖居數百步。不孝時年十有七也。先府君雖不仕。而博聞強記。善眞草書。旁涉陰陽醫卜諸裨官方技。靡不通曉。居常以諺語中格言訓不孝於兒童。如戒自足。曰。

學到老不會到老。崇寬大曰。忍難忍事。恕不明人。教歛戢曰。帶一官字者。慎勿爲。謂領官錢。織官段。作官保。乃至入官府爲吏書。交結官人。囑託公事之類是也。不孝信受奉行。至於今日。知其所不足。力行慈忍。不敢親近王臣。雖佛制亦庭訓也。其居家自少至老。惟恭惟巽。曾不與人爭一言。興一訟。家僮爲冤悍所毆。垂斃。或勸昇至彼。責以保辜。拒不允曰。一動不如一靜。卽死亦命也。伯母王氏。嫂焦氏。咸孀居。王無子。焦有子窘甚。皆迎歸。生養死葬如禮。三洲公有弟和叔。與不孝情義篤至。月巖公隨任。和叔孤然舊宅中。

得療疾。先府君日夕奔馳百計治療。竟不起。哀悼無已焉。平生教不孝。習學甚殷。而進取成敗一任其自致。不行賄。不寄託貴族。不投禮有司之門牆。不孝猶憶年十六時。發憤讀書於黃泥坂之田舍。先府君覺其勤苦。以書來云。功名富貴亦有天命。不可太執。不孝捧讀流涕。報書曰。兒負重行遠誠萬不及人。至於殫精文事。殊不困。幸大人無慮。嗚呼。言猶在吾耳也。三洲公既貴。白先府君欲援恩例授官如松軒翁。則堅辭曰。吾齒德不逾鄉人也。故布衣終其身焉。先妣周孺人與先府君生同年同月。先府君爲七月十四。

先妣十七其卒也。先府君享年七十一。爲嘉靖辛酉。先妣七十五。相隔凡四載。而同爲六月二十一日。亦奇矣。先妣性柔婉質實。佐先府君隨順不二。事倪恭人如事姑。倪性剛直。或不懌。發之言面。先妣怡然承之。以是妯娌成至愛。及沒齒如同胞。倪恭人有幼男女。不能兼育。三洲公育於先妣枕席。三洲公弱冠而不孝。方幼。梳櫛等皆倪恭人撫之。蓋交相育云。所奉孀伯妣王氏。晝不飲。惟入寢擁衾坐牀上。先妣進酒。一巨觴。飲竟。乃陶然而臥。率以爲常。或家冗稍遲遲。則微聲呼二娘子。先妣疾趨進觴。乃喜動顏色曰。吾

何能報二娘子也。如是三十六年如一夕。他可知矣。平生衣敝食殘。好衣歲久敗於篋中。好食奉翁姑。下及諸子。已未嘗噉也。婢僕或爲煎煑浣濯。左右服役。稱謝不絕口。不孝侍慈幃。自知人事。以至屬續逮二十年。曾不聞叱詈下人之聲。年七十二得疾。不孝勸念佛。初諉不能。後入佛室。大喜贊歎。繇是高聲念佛。不輟。疾久昏昏如迷。然無諸痛苦。日起坐。食飲不廢。忽晨餐。放匕箸。垂臂不語。急扶掖歸榻。藥入口不受。吉祥而逝。乃啟先府君壙。合葬仙芝嶺松軒翁之傍。先府君初多男不育。僅存不孝兄弟三人。長不孝。仲

曰淞季曰瀾。二俱庶母孫出。女二。長適許孟禎。周出。次適孫文學。培孫出。不孝娶張繼湯。淞娶耿繼張。瀾娶楊繼鍾。不孝子一。卽祖植。張出。淞孝友天植。子亦殤。無後。瀾舉己卯鄉薦。未官而卒。子五。曰祖模。曰世楷。曰文彬。曰良棟。曰良樞。孫男四。曰大綬。大綺。彬出。曰貴棟。出。曰煥。文樞出。不孝婦湯氏。十九守志。今六十。亦落髮爲尼僧。無出。蓋曾孫男現前四人而已。易曰。積善餘慶。理或繩繩未量也。不孝出家久。衰耄寢疾。伏枕命筆於侍人。往事多忘。此其大略云爾。時萬歷三十五年歲次丁未孟冬十五日。祿宏曰。予生晚。

附

自傷不孝文

禪宴之暇。偶閱魯論。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不覺大愧且駭。汗浹背。追念二嚴君六十時。不肖茫然無喜懼心。俄而七十。有喜心。無懼

心遂三晝夜不寐。自惟平生非不孝人。夫子此言。又非甚高難行之語。奚爲乃爾。反覆思之。而得其說。蓋二嚴君齊年四十有五而生不肖。先所舉子皆不育。備極鍾愛。無論已。五六歲前。日事梨栗。不知所謂孝也。七歲入小學。日事數行墨。聯對學書。不知所謂孝也。九歲漸通經義。知孝而不知所以行。十七爲諸生。日事進取。孝悌忠信。朝夕講究。爲文辭靡不辨哲。知所以行孝而不能行。二十七先父見背。然不孝兒童時自要。年立不舉於鄉。年不惑不第於春官。則山林而已。於是仕心頓輕。力行孝道。讀書於寢幃之傍。把

筆膝下以三年爲期。得則祿養。不得則理前願。三十
竟不成名。明年丁母憂。因決志剃染。乃知二十年勞
心焦思。惟以紆青紫榮貴其親之謂孝。眞孝則不知
不行。行且弗力。甫力行之而無及矣。人生世間大約
類此。其有登科入仕者。又日事官職。逮解綬歸田。而
風木之恨亦略與不肖等。豈不大可哀哉。顧不肖何
敢以一己例天下之仁人孝子。姑爲此自責。使覽者
惕然動於中。及時行孝。毋貽後悔。不肖眞誠懇苦之
心。惟天地神明鑒之。惟夫子在天之靈鑒之。

張內人誌銘

碩人姓張氏。仁和人。曾祖信。祖鎮。父峯。泉公文贊。母凌氏。張爲邑故家。世有淳行。峯泉公尤簡直樸茂。以古德重鄉閭間。碩人其第三女也。自幼穎異。不漫意嬉笑。年十四。罹母孺人之憂。晝夜哭。備極酸楚。聞者爲傷之。已而代總家政。練事體如成人。內外斬斬。峯泉公以是特鍾愛之。曰。是女德性才識俱不尋常。吾必以配奇俊。十九歸蓮池居士。五年生子祖植。殤亡。又五年以疾卒。事居士凡十年。居士追惟十年間事恍焉一夢。顧夢中種種大得力於碩人。今雖鐘鳴漏盡。而夢境具存。烏得無述乎。思居士少褊介。頗恣無

明碩人善爲周旋。大能當居士意。亦復觀居士顏色。時進錐削。有韋絃之功。居士素懶。擯世事。不以過眼碩人乃身任勞瘁。無細大。百不以擾居士。居士遂以四大輕安。門生故舊。宴坐清談。參請熏修。隨心自在。不識有人間內顧之慮。居士平居禮佛。碩人躬製幢旛。捨匱資爲供養具。不吝。居士平居齋食。碩人每膳必畱心蔬品。口不及自奉。居士平居愛購內典。有持至者。不俟居士知。買而進曰。知君所重者此也。嗚呼。是居士不可無碩人也。至於用值空匱。則脫簪珥。解衣。無幾微見言面。而出納盈縮。勢得自繇。未嘗畔居。

士私毫髮於母黨。尤爲人所難者。所憾則居士欲忘情順逆。照了諸幻。行忍辱行。而碩人妍媸白黑。據理折衷。不能無不平之氣。居士欲勤行慈忍。刊落繩矩。而碩人家法嚴明。罕有所假借。以故寬急相形。人多愠之者。居士每不滿焉。今乃知其爲居士任怨也。怨歸己。恩歸居士。碩人雖道眼未明。可謂家之賢妻也已。始居士皈命覺王。碩人尙在疑信。久之發願施經。又發願禮大悲。又發願習大悲普門品。又發願忍辱行。慈誓與居士等。不期抱願未竟。據爾長往。悲夫。方病革。一一囑後事。其大要憐居士孤危特甚。居士喟

然曰。子且大錯大錯。碩人悟。因泣數行下。自此遂不復言。卒前一日。無他語。惟託侍疾者誦大悲聖號。時旣困極。奄奄垂絕。忽起。腕合掌。口誦大悲。戰掉殆不自勝。努力面西。一稱名。一作禮。居士曰。可以已乎。曰。我願此。不爲疲也。禮誦不息。頃之憤亂無所知。逮夜禮誦如前時。復曰。吾齋矣。慎毋以腥及我。天明遂奄然而逝。一時見者驚訝悲歎。有從此念西方不輟口者。有從此永斷血味者。噫。碩人信心未幾。能具如是操略。固知十念成功的。非虛語。惜其天年蚤終。不克了明大事。居工誠恨之痛之。然使所願不忘。般若種

子當有日發生在。况沒其身而能俾人興起。沒吾寧
矣。壽與天一期之業報耳。又何論後嗣之有無哉。碩
人生之日爲嘉靖丙申四月二十四日。少居士一歲
有奇。卒之日爲嘉靖癸亥四月六日。凡享年二十有
八。今將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山之原。因泣而爲之
銘。銘曰。

吾佛世尊	指歸淨土	金口叮嚀	其實非誤
猗歟大悲	開攝引路	慈誓弘深	一切普度
哀哉碩人	塵緣絆絡	瞥爾回光	亦得不錯
婦人之身	大人之作	膽喪魂驚	末後一著

惟此願王 勿相捨離 百劫千生 盡未來際
寂寂青山 枯骨斯瘞 鶻臭布衫 不勞掛繫

疏 俱遺稿。今增入。

水陸疏

疏爲修設水陸勝會。以普濟眾生事。宏念宿承佛力。微種善根。界處人倫。生逢禮國。幸中年而出俗。聞正法以披緇。悲喜何勝。慶憂交集。而以福輕業重。智淺惑深。痛有漏之難除。歎無明之莫斷。四恩罔報。三有奚資。羞稱二字三衣。慚負十方諸佛。又復饑荒接歲。疾疫連城。斜日荒郊。漠漠而屍橫百里。陰雲古道。嗚嗚而鬼哭三更。拯救未能。傷嗟曷已。旣護四生。而彌增懇志。因憐自己。而復憫他人。發廣大無邊之心。起

冥陽兼利之願。肇始於九月二旬之旦。適當甲子元辰。告成於孟冬十五之宵。正值下元解厄。况茲清眾。悉展精誠。兼此信檀樂爲輔助。鎔融九會。誦六十萬字之雄文。授受千華。諷五十八篇之大戒。十六妙觀。祕旨重披。四八願王。金章再炳。頓空萬法。闡金剛般若之威神。惟有一乘演妙法蓮華之功德。洎乎滿散。爰起懺摩。罄七朝之力。五體翹勤。周十卷之文。諸愆殄滅。復次一期之內。午夜之中。按瑜伽餒口之經。施摩竭甘露之斛。伏願自親而疏。以至疏之又疏。若恩若冤。咸皆解脫。從今而古。以至古之又古。無久無近。

靡不超昇。方沈惡道者。卽越苦輪。已生善趣者。益資德本。微該蜎蠕。大及諸天。凡盡豚魚。聖通四果。人人成等正覺。各各悟大菩提。又願堯年永壽。舜日長明。陰陽調而風雨時。百穀有豐登之慶。寒暑均而運氣叶。萬民無夭折之虞。又願國產忠臣。家生孝子。奸欺息於閭里。仁義溢於寰區。戶持五戒。而人道昌。門修十善。而天眾盛。又願惡心之輩。改惡而興善心。邪見之徒。返邪而歸正見。習癡禪者。回癡而入那伽。之大定。著狂慧者。歇狂而發實相。之眞明。謗大乘者。恥小而趣大乘。忽淨土者。覺苦而修淨土。宏也。自揣凡庸。

何敢薄德而求福。不忘精進。惟祈入道以無魔。修行匪滯於半途。參學終成於大悟。現生念佛而至死不亂一心。臨終見佛。而往生高登九品。然後十身圓顯。度化徧乎羣生。沙界齊周。津梁徹於三世。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立誓疏

切念世道純眞。古皇垂衣裳而致治。民風雜僞。後王假盟誓以成功。況今佛法衰微。叢林秋晚。執僧事者。但圖安逸。無復精勤。誤眾修行。孤佛恩德。若非質之神聖。莫繇策其身心。茲某等承領本寺之職。謹以誓

言自要。一誓願發真實好心。專爲叢林大眾修行。不爲己身貪圖利養。如不然者。一任天神考治。一誓願發至公無私心。不私喜私怒。不私厚私薄。不怕人怪。惟怕天怪。不求合於人心。惟求合於天心。如不然者。一任天神考治。一誓願發勤勞精進心。凡修行有利益事。今廢沒者。必舉行之。凡修行不利益事。今習成者。必革去之。十種條約。恪定遵守。不作虛文。虛應故事。苟且過日。以至敗落。如不然者。一任天神考治。一誓願發慈悲願眾心。老者逸之。幼者誨之。勞者撫之。病者恤之。死者哀之。種種愛厚。一視同仁。如不然者。

一任天神考治。唯神鑒之。

禳虎疏

萬歷二十四年十月。本府錢塘縣定北五圖。乃至各鄉村虎獸爲災。傷人及畜甚眾。本鄉某等來求禳解。宏思人虎本同一性。傷害繇乎宿冤。捕之則彼此相夷。遣之則自他何別。必須修齋作福。庶可默化潛消。於是雲集僧伽。就於本境黃山妙淨寺中。啟建禳解道場。五晝夜。至某日圓滿。於中謹備香燭茗果之儀。命僧翹勤頂禮梁皇懺法一十二部。終宵設放瑜伽。餽口。以此功德。

云。

又復祈禱自古伏虎聖賢。牒至

諸方山神土地。承斯善利。伏願前生負虎之命者。悉皆解釋怨瞋。不相酬報。今日爲虎所噬者。俱得早生善趣。不墮傷亡。人無害虎之心。發慈悲而永除殺業。虎絕傷人之意。盡此報而速脫苦輪。下至微類含靈。咸蒙護庇。遠及多生滯魄。俱獲超昇。人人植菩提因。處處成安樂土。

禳災疏代余太守

余良樞等。端肅虔恭。敢昭告於娑婆世界釋迦如來。乞垂哀憫。願賜證明。情旨於今萬歷某年以來。伏逢天行疫癘。百姓半於死亡。歲值饑荒。眾生全遭困厄。

世醫難療天災。少穀豈周眾匱。匪於上帝之乏。慈亦
乃下民而罔善。莫非十惡五逆。致使八難三災。靡憑
三寶之慈悲。曷救蒼生之苦惱。良樞等既職民母。當
援子殃。繇是特發虔心。謹請雲棲僧伽二十四員。恭
就在城靈芝寺。啟建祈禳災患福國祐民。燄口普利
道場一期。越七晝夜。擇今五月二十五日爲始。備陳
香供。雲集僧伽。就壇看念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梵網
經菩薩戒心地品。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妙
法蓮華經。普賢行願品。加諷呪章。所集功德。伏願佛
慈普被。雨暘時若。而五穀豐盈。法力冥資。氣運調和。

而三災頓息。百職弘太平之治。萬民慶安樂之年。積善慈以答天恩。行忠孝專祈國祚。

又

萬歷十幾年以來。伏值天道亢旱。風雨不時。人民疫癘。穀米價增。饑色盈城。餓殍滿野。痛思爲民父母。焉敢坐視潛然。慮今本府暨及他州。饑餒號呼。晝夜不息。生者瘟癘少瘥。死者水陸橫流。欲祈存歿均沾。必須修齋作福。仰投佛力。救度蒼生。云。伏願皇圖永固。雨順風調。佛日增輝。民康物阜。

薦先疏

一乘圓頓。蕩罪障以全空。三業懺摩。解冤尤而悉殄。
舉菩薩十重四十八輕之大戒。宣如來九品四十八
願之弘慈。飯僧則集十方大德之威神。施食則濟六
道含靈之淪溺。如斯利益。使先靈瞋恨斷滅。凡被瞋
之輩。永絕酬償。殺業潛消。俾羅殺之徒。俱蒙解脫。多
生而至今世。大過以及微愆。悉憑三寶之資。薰蚤得
六根之清淨。往生樂土。親覲慈尊。蓮開上品之華。佛
授一生之記。四恩總報。三有均資。法界眾生。同圓種
智。

重修朱橋緣疏

夫朱橋者。近當徽杭嚴衢一水之要道。遠連江直閩。廣數省之通途。外涉海潮山澤。兩流激蕩。出沒之樞機。內係臨淵傍崖。萬戶參差。安危之形勝。自聖禪師之始建。歷多載而忽傾。洎眾善信之更新。僅八年而復毀。前郡主大人余翁。慈悲普發。工役方殷。而適以巨漫滔天。驚濤撼獄。未遂興梁之績。姑成略約之功。不暢本懷。曾遺後囑。俟彼洪波甫息。續令故業重光。今父老某人等來詣本山。具陳上事。而我病僧片長不備。百務俱隳。寧無津濟之心。實乏經營之力。辭之甚固。請則彌堅。謂行旅以徑阻羊腸。荷擔者車馬者。

載道而興嗟不一。居民以勢傷龍口。流離者死亡者。終歲而受禍盈千。繇是上與神謀。下僉眾議。人各八分爲率。積成萬數而周。或一人兼出多人。大功獨擅。或多分止緣一分。得福惟均。蓋聞借溱消以乘輿。古稱遺愛。渡螻蟻而編竹。後掇巍科。徐宗仁繇此延三紀之齡。程夷伯因茲致五世之貴。佛無誑語。聖有明徵。普願諸上善人。同生無量壽國。

病僧苦辭不獲。勉順眾心。今但竭誠。隨緣聽命。其所化銀。本募僧送本境爲首善人眼同收貯。僧不得私藏分文。俗不得剋減毫忽。略存欺罔。果報不

虛。伽藍神鑒之。江河神鑒之。天龍八部賞善罰惡。
一切神明共鑒之。

山房雜錄卷二目錄

說

潞安 藩王祈男爲作積善生男說

一二

骷髏圖說

勸修作福念佛圖說

歸戒圖說

六齋月齋圖說

念佛追薦亡靈往生圖說

戒殺生祀神說

釣弋說

弭盜說

釋客慍

紀孝

閩陳居士廣縉字說

江居士廣賓字說

自聞說

字張翁三子說

偈頌

慈聖皇太后遣內侍問法要敬以偈對

法華疏偈

勸修四料簡

五十初度自咏

六偈

示廣位

示廣照

示大聞

因性靈示眾

僧大文求偈字無外號含空

示大瑋

僧自恣日

爲惡口比丘懺罪

性祥更性常求語

新春日示眾

宿地藏院

還俗僧復祝髮入靈隱

答台州王敬所侍郎

採蕨歎

七夕

放螺螄有感

走馬燈

示省吾

示沈居士見衡

向偈附此以戒妄言

古語四頌

大音希聲
大智如愚

大器晚成
大巧若拙

贊銘

多寶如來贊

包氏繡法華經贊

虛谷師像贊

般舟心燈廣傳監寺像贊

大司成眞實居士馮公禪像贊

方伯吳本如居士像贊

許都閻元眞像贊

陳居士養源像贊

履素吳仲虛居士像贊

讀劉母貞壽編

江陰馮居士像贊

蘭谷居士郁公像贊

畫像自贊

三首

石像自贊

諸銘具載其住規約集

詩歌

警悟四首

有序

齋僧

起會

修造

裝塑

說戒

講經

卽事

十首

義不可背

恩不可忘

情不可係

怨不可藏

示孫居士無高

讀淵明詩有感因擬

乞身

有感

示牙蟲

驅烏歎

行腳歌

喬村瞽

跛腳法師歌自嘲

自恣有感

華亭萬竹林元宵有感

鬼子母揭鉢圖

答頭陀袁希賢

觀螟蛉二章

擯僧

直夜歎

上方開放生池

卽事

有感

雲棲積雪

有序

腐渣歎

送吳方伯蘊菴之任太常

沈居士廣珊八十

雪彌勒

得紅字

萬歷錢

答張居士次韻

答詹恤部赴潼關備兵

附原唱

題涅槃堂

有序

宗乘淨人落髮

山陰興浦菴次韻酬張陽和太史

張太史構山房見畱再用前韻奉謝

興浦菴夜話用前韻寄張大華

興浦菴夜話用前韻寄王龍溪武部

興浦菴夜話用前韻寄王泗源

淨慈講圓覺經雪中送別皖城劉景孟方伯

次韻答朱春城太守

附原唱

次韻答王百穀居士

附原唱

山居

贈東曙上人

擬首尾吟

四首

擬古四首

贈別楚僧眞愚

宿東昌謝居士家有感

懷古六首

陶朱兩疏

畱侯子陵

穆生淵明

雪師子

芡實

牽牛花

舊溪丁先生別號

雲棲六景

迴耀峯
青龍泉

寶刀巖
聖義泉

壁觀峯
金液泉

詩石 三首

示騎驢者

勉智清

贈若愚

贈捷堂勝上人

題牛頭山菴

九日登高自述

興浦菴示禪者兼寄張太史陽和

寄錢孝廉正峯

偶成十首

有感二首

王嶠海居士廣宣解銀帶爲贄以銅鑪答之
南關羅主政索題憩石園絕句

示智音至伏牛山

客有造謗者憐其愚示偈三首

除夕上堂有出多娑婆三韻索偈者口占

二首

雪中掩關示乞戒者

挽心燈廣傳比丘

兄三洲公佃捨無門洞黃龍菴不受還歸常住

小詩見意

附

西湖晚渡

次高瑞南韻

二首

和高瑞南咏時事

題靈隱寺前老松

田節婦歌

絲桐餘響

題三教圖

藍田

一字至七字與長兄三洲公分咏風花雪月

出家別室人湯

雲棲大師山房雜錄卷二

說 散刻及遺稿俱增入

潞安藩王祈男爲作積善生男說

維摩經云。善心誠實男。出男體也。法華普門品云。恭敬禮拜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表生男之因也。然菩薩惟欲人爲善。則二經一意也。惟願廣發善心。而復敬禮菩薩。則天必降祥。加以菩薩威神默佑。必有大善大福大慧吉祥之男生於王宮矣。宜贈法名曰廣善云。

又

前旣爲積善生男之說矣。今又聞建清淨之靈壇。集德行之緇侶。誦祕密之真章。長永眞固。期之以千日。展此精誠。感通於大士。麟祥抱送。豈遠乎哉。更冀敬田悲田。雙行千日。所謂戒殺放生。恤貧救苦。種種方便。罔弗興崇。則悲深而敬益廣。善積慶餘。功德滋培。篤生賢嗣。不惟具諸厚福。必當享有遐齡。因果不虛。無足疑者。於是再書。

骷髏圖說

傳大士云。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難免生老病死。任汝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

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大士此語。正所謂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者也。如何是萬般將不去。人生所有。官爵金寶屋宅田園飲食衣服玩好。乃至嬌妻愛子。無常到來。那一件是將得去者。如何是惟有業隨身。人生所造諸貪瞋癡業。非禮姦淫。恣意宰殺。爲子逆父。爲臣欺君。剋衆成家。陰毒害物。種種惡業。無常到來。這都緊緊隨著你者。既然如是。若不猛省回頭。改惡從善。洗心念佛。豈非徒得人身。虛生浪死。苦哉苦哉。我觀世人。箇箇皆好念佛。今三等列之。一者極閒人。應當無晝無夜一心念佛。二者半閒半忙。

人應當營事已畢。即便念佛。三者極忙人。應當忙裏偷閒。十念念佛。又復富貴之人。衣祿豐足。正好念佛。貧窮之人。安貧守分。正好念佛。有子孫人。得人替力。正好念佛。無子孫人。心無牽掛。正好念佛。無病之人。身力康健。正好念佛。有病之人。知死不久。正好念佛。聰明之人。通經達理。正好念佛。愚鈍之人。無雜知見。正好念佛。以要言之。天上人間。四生九有。皆當念佛。奉勸世人。何不趁此四大未作骷髏時。早早念佛。直待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懊悔無及了也。

勸修作福念佛圖說

人天路上作福爲先。生死海中念佛第一。

人間天上快樂逍遙。皆因廣作諸福。最緊最要。故曰爲先。若欲高出人天。速超生死。直登不退。則有念佛往生一門。最尊最勝。故曰第一。偈曰。作福不念佛。福盡還沈淪。念佛不作福。入道多苦辛。無福不念佛。地獄鬼畜羣。念佛兼作福。後證兩足尊。

作福 但作一福。福下一點。不論大小多寡。

孝順父母 忠報君王 裝塑佛像 印造經典

齋供僧伽 敬事師長 營修寺宇 流通善法

禁絕宰殺 買放生命 飯食饑民 衣濟寒凍

開掘義井	修理橋梁	平砌街道	普施茶湯
看療病人	給散藥餌	伸雪冤枉	出減刑罪
安養衰老	撫育孤孩	埋藏屍骨	給與棺木
饒免債負	義讓財產	還他遺失	救濟患苦
祈禳災難	薦拔亡魂	勸和爭訟	生全人命
念佛	千聲填一圈	白黃紅青黑	可填五次
無事身閒者時時勤念。有事纏身者早晚課念。至心發願求生淨土。平日遇福便作。作訖還念。卽以所作之福。回向淨土。求願往生。			
善人			
某甲			
受持			

歸戒圖說

歸依佛。不墮地獄。我今歸依佛。

歸依法。不墮餓鬼。我今歸依法。

歸依僧。不墮旁生。我今歸依僧。

一不殺生。凡有命者不得殺害。

二不偷盜。一鍼一草不問不取。

三不邪淫。禮法持身。不犯外色。

四不妄語。妄言綺語。惡口兩舌。悉禁不說。

五不飲酒。酒名狂藥。亂性迷魂。禁不入口。

既受歸戒。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一心念佛。求生淨土。
諸惡。謂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如是諸惡不能盡舉。但

瞞天昧心等事。便不應作。眾善。謂忠孝仁義。如是眾善。不能盡舉。但上順天理。下合人心等事。便應力行。念佛。謂一心持念阿彌陀佛。萬德洪名。每日或念一千二千三五七千。或至於萬。隨意多少。凡一千念。則點一圈。先白。次黃。次紅。次青。四徧點過。滿四十八萬。持此佛前證明。乃議微細用心。參入玄境。弟子某甲受持。

六齋月齋圖說

六齋 每月六日。初八。十四。十五。廿三。廿九。三十。如遇月小。廿八。廿九。當持日齋。

月齋 每年正五九三箇月。當持月齋。不能三月。

持齋。必須三月戒殺。

經云。四天王每月六日。巡行南瞻部洲。初八廿三使
者巡。十四廿九太子巡。十五三十天王親巡。考察人
間。何人孝順父母。何人忠報君王。何人正直公平。何
人慈悲方便。何人歸依三寶。戒殺持齋。廣修眾善。如
是等人。加福增壽。何人忤逆父母。何人背叛君王。何
人欺詐姦巧。何人剛狠暴虐。何人不信三寶。宰殺生
命。廣造諸惡。如是等人。削福減壽。又正五九月天王
分鎮南洲。考察罪福。又玉皇天帝正五九月以大寶
鏡正照南洲。考察罪福。可不懼哉。可不慎哉。此六日。

此三月。應當齋戒念佛懺悔修省。其日念佛或六百或六千。記點一圈。每月六圈。可用二載。若不能月齋。必守六齋。儻更日日持齋。日日念佛。日日修德。大善大善。

念佛追薦亡靈往生圖說

首七念佛幾萬幾千幾百

二七念佛幾萬幾千幾百

三七念佛幾萬幾千幾百

四七念佛幾萬幾千幾百

五七念佛幾萬幾千幾百

六七念佛

幾萬幾千幾百

七七念佛

幾萬幾千幾百

通共念佛

幾十萬幾千幾百

凡人於至親亡歿悲傷不已。然亡者無益。生者有損。不若停悲思爲薦濟。經言人死皆於七七日內托生。當卽此時作諸功德。今勸七七請僧誦經之外。更加自己念佛。每日持念一千五百。有餘力或至二三四千。七日總計若干。填註七下。七七日滿。回向焚化。能令亡者罪障消滅。冤愆解釋。早生善趣。不滯冥途。孝子思親。慈親憶子。兄弟姊妹。夫婦眷屬。師生朋友。念

恩欲報皆可行之。儻其初喪未及見此圖說。亦可補念十萬八千。或更多。隨意福資亡者。功德不可思議。

信

士某人女某氏

爲薦亡親某人持念

戒殺生祀神說

藥師經言。殺彼眾生。呼諸魍魎。請乞福祐。終不可得。經言如此明白。而世人惑於師巫。或保病。或禳災。或求財。或求官。或求子。大則用豬犬牛羊。小則用雞鴨魚肉。祭獻鬼神。希求感應。不知分定於天。鬼神不能移易。其保病病愈者。命自不絕也。其禳災災滅者。悔自當脫也。求財求官求子。悉亦如是。非鬼神之力也。

然而殺他之命。延我之生。將他身宰割烹煮。望我身富貴康寧。天理之所不容。陰律之所不赦。現世減其壽年。死後墮於地獄。來生受其酬報。無功有禍。良可悲哉。奉勸世人。何不將此獻神之費。而作善事。或興崇三寶。或買放生命。或濟貧救苦。或砌路修橋。凡諸善事。隨力爲之。爲善延壽。爲善消災。爲善萬事平安。爲善子孫昌盛。知音君子。明理高賢。請試思之。儻芻蕘可採。伏乞俯從。幸甚幸甚。

釣弋說

語云。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疑有脫文也。何也。聖人

者仁之至也。故堯之仁如天。釣矣弋矣。直不綱不宿耳。是仁有未至也。或曰。舜德好生。不廢四凶之誅。釣弋奚病焉。不知四凶罪人。魚與鳥何罪。文王澤及枯骨。枯骨無知。魚鳥有知。胡孔子不諳物情至是人饋魚。子產畜之池中。子產之所畜。孔子之所釣。子產惠人。孔子其忍人耶。賜生而畜。其雉而不食。孔子之仁之德之澤之惠。必不減於堯舜。文王子產明甚。是知中和致萬物育。聖王治世。使鳥獸魚鼈咸若。弗育弗若。何以爲孔子。然則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獨何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從王事也。不得已也。若釣弋。

則孔子自爲之也。於可已而弗已也。故不足信。意者子下或有曰字。子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俗習未易挽。姑就其習而爲末世示仁術也。蓋孔子之言也。非孔子事也。

弭盜說

九月望日。衆僧說戒。有出衆長跪。自陳其過曰。某甲犯偷盜。視之。則居士含虛也。予曰。居士素循謹奉法。何以有此。居士曰。非然也。眼盜色耳。盜聲。乃至意之盜法也。皆取非其有也。謂之非盜可乎。一鍼一草。亟懺之。心寇熾然。終其身不知懺。是捨攻城據邑之渠。

魁而穿窬之察也。願師弘慈爲我雪罪。予曰。天下之言盜者二。我往彼而取之者竊盜也。物自來而取之者攘盜也。居士試思之。眼之盜色。其諸眼至於色。取色而歸之。眼歟。曰。眼未嘗至色也。其諸色至於眼。眼隨而取之。歟。曰。色未嘗至眼也。如是則非竊也。非攘也。曷爲而盜。居士曰。眼不至色。色不至眼。而潛通其間者識也。如青黃等。遇之目而攬之乎。識田。是故識爲盜。予曰。證盜者出其贓。是青黃等。試取而出之。居士曰。爛然青黃。昭我心目。是贓也。是故識爲盜。予曰。得其贓。當治其盜。色有青黃。而盜青黃者。青歟。黃歟。

居士曰。識本自無。從緣而有。體性空寂。誰覩青黃。予曰。能盜之人。旣無所盜之物。何有兩悉虛幻。盜果安在。反覆窮之。盜不可得。而子將奚懺。居士撫然曰。快哉論。不懺之真懺也。上士其行之矣。中下之士如之何。則可。予曰。盜之入人室也。必瞰其睡眠。境之入人心也。必乘其昏昧。未有室主惺惺而盜肆其志者。未有心王歷歷而境得其便者。居士大悅。稱善。予曰。未善也。止是而足矣。則室主無宴息之日。敵國有終身之防。暫安之計。雖得永固之圖。未良必也。元惡授首。亂流歸降。一人無爲。兆民惟康。行盜者絕。捕盜者亡。

外戶設而不閉。高枕臥其奚妨。居士再拜稽首曰。今而後知弭盜之良方。

釋客慍

客有來遊雲棲者。旣辭而歸。未半道而返。茫然曰。吾慍矣。吾慍矣。向歸也。有儒士遇諸途。問曰。聞雲棲構禪室。眾安而修淨業。有諸。吾應曰。有之。曰。曩雲棲謂天地吾廬矣。今胡曠天地之廬。而廬棟宇歟。吾無以對。是以慍而返。雲棲曰。彼以言問。子以默對。何謂無對。客固請。乃告之曰。彼儒也。盍以儒喻。浮雲富貴。仲尼之言也。樂道畎畝。伊尹之言也。不觀其攝相於魯。

佐時於殷乎。夫無恆者遇也。有主者心也。聖人不能易時。能不易心而已。相魯之心。佐殷之心。泗濱莘野之心也。彼其所以大過人者。以此。豈曰服章縫以終身。荷犁鋤而畢世。然後爲仲尼伊尹乎哉。明於此義。則獨宿孤峯。以巖穴爲廬。非子也。羣居萬指。以海眾爲廬。非混也。席不暇暖。以雲水爲廬。非蕩也。足不踰閭。以屏榻爲廬。非固也。尙友千古。以曠劫爲廬。非高也。俯就今時。以目前爲廬。非卑也。蓋至人洞萬遇之夢幻等。一心如虛空。以虛空心。應夢幻遇。其去不追。其來不拒。任運焉爾矣。天地吾廬意。蓋如是。豈真瓦

霄漢而階堪興哉。且知道者患內省之疚而不患外論之侵。求合乎天而不必求人之不我議。故自信者不以稱譏貳志。正己者不以安危動心。子之慍亦見理猶未明耶。客意於是頓釋。

紀孝

李居士至自蘭溪。稱其友趙偉爲母刲股。母命獲延。乞一言以贈。時有客從傍問曰。爲人子親有疾。刲股以進。孝歟。曰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歟。曰然。客愕曰。師言前後矯亂。惑且滋甚。曰。吾明告子。毀傷云者。謂不修其身而罹刑戮。與不慎重其身而

折肢敗面之謂也。非刲股之謂也。不然。爪蕃而翦。背痛而捶。瘍生而鍼。且艾也。皆名不孝矣。夫身旣親之遺。不刑之戮之折之敗之。以爲親羞。而刲之以爲親壽。不孝者固如是歟。雖然。知刲股爲孝則可。必刲股然後孝則不可。執刲股爲盡孝之道亦不可。何者。四大非有。五蘊本空。故所刲者與土木等。能刲者與虛空等。母子之恩情與夢事等。毀傷不毀傷與漚之生滅等。如是則不損一毛而稱大孝。彼居士旣歸心內教。其幸以予言思之。

閩陳居士廣縉字說

職官九品。人世之縉紳也。蓮臺九品。淨土之縉紳也。濟濟多士。諸上善人。其義一也。然則生淨土亦求名乎。眾生執戀娑婆。如來標示淨土。且令捨劣取勝。亦因其勢而利導之耳。無土而土。無生而生。無品而品。夫是之謂極品。

江居士廣窅字說

窅空也。宜號空有居士。龐老云。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世間萬事皆悉虛幻。本來是無。故願空之。慎勿實之也。知有非有。妄想自消。諸妄既消。不真何待。

自聞說 爲江右王萬基廣惓

惓 音卷 回顧也。回光反顧義也。楞嚴云。將聞持佛佛。何

不自聞聞。故字自聞。又云旋汝倒聞機。又云反聞聞自性。皆此意也。因擬而爲半偈曰。將念念彌陀。隨應自念念。

字張翁三子說

清溪張先生有子三人。名其長以省。曰。是子盲於眼。省者。爲其少目也。名其次以劣。曰。是子短於身。劣者。爲其少力也。名其季以步。曰。是子諸相始足。步者。少自此止也。因見予曰。僕三子命名如是。幸爲我字之。

子乃於省也。字之汝明。夫一無所見者。斯能發天下之真見。省無目而有目矣。故受之以明於劣也。字之汝勝。夫養勇於怯者。斯能成天下之大勇。劣無力而有力矣。故受之以勝。於步也。字之汝進。夫有目斯能照矣。有力斯能行矣。能照則進不迷。能行則進不阻。大有所爲。非此子其誰與。故受之以進。清溪公博學好禮。力行古道。孝慈廉介之行。推重於鄉評。我知其昌厥後也。三子雖賦形不齊也。庸何傷。於是乎爲之說。

偈頌 遺稿增入

慈聖皇太后遣內侍問法要敬以偈對

尊榮豪貴者。繇宿植善因。因勝果必隆。今成大福聚。
深達罪福相。果中更植因。喻如錦上花。重重美無盡。
如是修福已。復應慎觀察。修福不修慧。終非解脫因。
福慧二俱修。世出世第一。眾生真慧性。皆以雜念昏。
修慧之要門。但一心念佛。念極心清淨。心淨土亦淨。
蓮臺最上品。於中而受生。見佛悟無生。究竟成佛道。
三界無倫匹。是名大尊貴。

法華疏偈

惟妙法華盛傳震旦。有信比丘。欲重梓之。詣彼逃名
大居士所。求於疏文。募化四眾。居士作偈。以文屬我。
我亦無文。而作偈曰。此法華經。板百二十。計一板直。
正十二銖。積六十金。板則成就。我見巨室。服玩宴樂。
少分之費。足構全經。云何世人。爲彼弗惜。爲此則吝。
而於其中。顛倒行事。昔佛明誨。能於末法。演說此經。
盡世難事。難中之難。所不能及。我譚末法。能刻此經。
亦復如是。嗟乎此經。書者名筆。模者名木。鏤者名刃。
成者爲字。而今此經。當在何處。明星熒熒。所不能證。
雙林寥寥。所不能滅。丈六尺身。所不能縮。千丈徧界。

所不能舒。藥王焚身。所不能供。大牛之車。所不能載。
火宅熾燄。所不能燒。觀音千眼。所不能覩。惡魔眾類。
所不能傷。諸陀羅尼。所不能護。久持法達。所不能誦。
亡句曹溪。所不能泯。嗟乎此經。若爲刻之。是故我說。
能刻此經。是爲甚難。願聞難者。共成所難。

勸修四料簡

作福不念佛。福盡還沈淪。念佛不作福。入道多苦辛。
無福不念佛。地獄鬼畜羣。念佛兼作福。後證兩足尊。

五十初度自咏

六偈

我見世人作生日。僧道設齋俗設席。設齋我亦畏奔

波。一榻蕭然坐虛室。念念回光不背恩。是則名爲作生日。

我見世人賀生日。酒脯金珠并綺縠。更饒錦字滿華堂。衲僧分上毫無益。降魔高豎太平旗。是則名爲賀生日。

我見世人避生日。裹糧潛形入山谷。怪我翻從山谷來。六街三市無人識。覓伊生處了然無。是則名爲避生日。

我見世人認生日。形骸初向胞胎出。便道身心自此成。昧卻明珠捫影跡。豁然父母未生前。是則名爲認生日。

生日。

我見世人數生日。一二三歲乃至百。從頭甲己又庚壬。卻是空中論鳥跡。了知四十九年非。是則名爲數生日。

我見世人怕生日。一年年老無常逼。趁時作樂何太癡。鍊形永世終無實。請君努力悟無生。是則名爲怕生日。

示廣位

病從身生。身從業生。不造諸業。禍消福增。娑婆念佛。極樂標名。一心不亂。上品位登。

示廣照

不須索偈。偈亦性空。眞照不滅。是汝已躬。

示大聞

持戒念佛。乞食支命。如是做去。法語已竟。

因性靈示眾

聾啞癡僧。名曰性靈。世間好惡。何足評論。是非長短。何必強分。以此不說。卽杜禍門。以此勿聽。卽塞謗門。以此不疑。成就信門。人能學我。萬禍無侵。再或精進。聖道可成。

僧大文求偈字無外號含空

萬象之中。唯空爲大。空在我心。眇如一芥。大哉心乎。誰與對待。無對待故。是以無外。

示大瑋

有生必有死。長短安足論。今得圓僧相。平生願已滿。當生大歡喜。切勿懷憂惱。萬緣俱放下。但一心念佛。注想極樂國。上品蓮華生。見佛悟無生。還來度一切。僧自恣日偈

有過如病人。舉過如醫王。諱病而惡醫。是名大愚癡。爲惡口比丘懺罪

口出穢語。如流蛆蟲。爾身如廁屎尿所叢。死在地獄。

號曰烱銅。犁耕拔舌。痛徹心胷。報滿爲人。下賤貧窮。
聲啞口臭。無辜招凶。言縱有理。人不聽從。嗚呼哀哉。
銘刻於中。

性祥更性常求語

作善致祥。善滅祥滅。有物永存。縣彼曠劫。非善非惡。
非祥非殃。是故捨幻。住於眞常。

新春日示眾

今日賀新春。歲時重換卻。昨日作麼生。十二月廿八。
宿地藏院

濟寧城。地藏院。隱隱猶聞發弘願。巧禪和空鉢還家。

癡道人賣衣買麪。喫麪人休亂噉。照管胃中石頭片。
還俗僧復祝髮入靈隱。

數年佛殿蔓延。一瞬魔宮震肅。卽非新起規模。原是
本來面目。

答台州王敬所侍郎

問。夜來牀頭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
云。貓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云。走卻
法師。畱下講案。因書頌曰。

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卻被畜生惑。貓兒
突出畫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

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

採蕨歎

雲棲主人愛食蕨。衲子山前羣採折。採歸食已洗足坐。忉忉喚我談心訣。心訣何須待我談。蹉過山前好時節。蕨蕨豎起拳頭向汝說。

七夕

舊年今日乞巧。生鐵犁頭笑倒。一拳打破死生關。露出堂堂師子貌。

放螺螄有感

盤盤曲曲深深密密。出門則帶水拖泥。閉戶則泯蹤

絕跡險遭玉鼎調和。幾被金鍼挑剔。今來復入波濤。
但願永離羅織。休嫌肢體廉纖。莫怪廊房窄塞。若知
圓覺作伽藍。眼前便是金剛窟。

走馬燈

因緣動煖溼堅。和合青黃赤白。靈明一點無虧。輪轉
千迴不歇。圓融首尾交參。行布後先莫越。且道劫劫
波波。誰是到家時節。嘆。一回火滅煙消。管取安閒寂
默。是則是。恐汝黑暗裏坐。覷破向上機關。任取光輝
洞徹。

示省吾

曾子吾省吾。莊生吾喪我。莊若犯異端。夫子亦難躲。
意必固我四皆無。無我喪我同一夥。

示沈居士見衡

五十年前咏見衡。一似描形不識面。要將無見當玄
修。野狐僞作金毛現。願依夫子真實言。念念存誠心
不變。一朝悟取首楞嚴。見見之時非是見。

向偈附此以戒妄言

跨上白牛車。尺木橫當面。頂門眼圓睜。正見時時現。
千程復萬程。永劫何曾變。畢竟是甚麼來。黑臉胡僧
坐壁邊。一物不存如是見。

古語四頌

大音希聲

空谷幽然也。一呼而響應十方。雷霆寂然也。一鼓而震驚百里。若夫春禽晝啼。秋蟲夜鳴。繁其聲者。小音而已矣。故世尊默然良久。而外道謂開我迷雲。空生宴坐不言。而帝釋云。善說般若。大音希聲。非此之謂乎。頌曰。

不音之音。名曰至音。沈沈寂寂。吼動乾坤。無叩而鳴。古人所箴。學道之士。默以養真。

大器晚成

梗梓在山千歲而巨材成室。干將鑄冶九載而神光燭天。若夫槿花早發而萎不終朝。蜉蝣易生而壽不逾夕。速其成者小器而已矣。故長慶七破蒲團而捲簾大悟。趙州八旬行腳而傑出叢林。大器晚成。非此之謂乎。頌曰。

不器之器。名曰上器。積厚養深。一出名世。欲速不達。古人所刺。學道之士。靜以俟勢。

大智如愚

連城之璧。隱頑石而藏輝。照乘之珠。孕深淵而祕彩。若夫象以齒而焚身。翠因毛而殞命。銜其智者。

小智而已矣。故曹溪妙契五祖。而執勞負辛以韜光。慈明親見汾陽。而含垢忍恥以匿迹。大智如愚。非此之謂乎。頌曰。

不智之智。名曰真智。蠢然其容。靈輝內熾。用察爲明。古人所忌。學道之士。晦以混世。

大巧若拙

騏驥負千里之能。而迹濫驚駘。梅檀值大千之價。而形同枯木。若夫振螳臂於齊輪。呈驢技於黔虎。售其巧者。小巧而已矣。故馬師具大機大用。而初守鈍於磨甑。香巖能答十答百。而終甘心乎學圃。

大巧若拙。非此之謂乎。頌曰。
不巧之巧。名曰極巧。一事無能。萬法俱了。露才揚己。
古人所少。學道之士。朴以自保。

贊銘

散刻遺稿俱增入

多寶如來贊

非玉非金銀。非珠犀瑪瑙。猗頓失其富。海藏慚乏少。
普應眾生求。是名曰多寶。

包氏繡法華經贊

四十九年間。開示佛知見。得此一毫端。一切塵中現。
人皆用筆墨。爾則鍼和線。葉葉蓮華生。字字光明徧。
心相本無形。卽境能通變。我以筆爲舌。今用斯爲薦。
共結菩提因。永轉空王殿。

虛谷師像贊

撫松攜琴。悠然自適。外儀堂堂。內心寂寂。寂而能應。是名虛谷。

般舟心燈廣傳監寺像贊

流動兮如舟。亮達兮如燈。老而不倦兮。如舟長行。燈長明。是之謂傳法度眾生。

大司成眞實居士馮公禪像贊

古有馮公。殫心梵夾。續慶喜風。輕財護法。今有馮公。朝市林泉。被達磨衣。跣趺入禪。先後二公。殊行一軌。似空合空。如水投水。是之謂惟有眞實。復何論乎皮髓。

方伯吳本如居士像贊

其心直。其容愉。其願廣。其懷虛。恩加藩臬。功被釋儒。
潔心飫羊公之菜。禮賢駐文侯之車。解脫岸東坡之
幘。圓明握龍舒之珠。護法也不妨政教。安禪也時親
簿書。本來面目自如如。

許都閻元真像贊

將軍身。菩薩心。劍戟場。梅檀林。不離幻。我得自性之
元真。

陳居士養源像贊

孝悌躬修。溫良世守。請額者則曰儼太丘萬石之風。

議諡者則曰兼仲尼德容之有而復歸心覺路積行檀門。尙志乎淨名龐叟。是謂聖代之醇儒。樂邦之善友。履素吳仲虛居士像贊

敏而無驕。積而能施。學優而倦於仕。生存守道而飭躬。臨行以理而正志。誠哉素不染塵。虛不留滓。夫是之謂寰中開士。

讀劉母貞壽編

貞以節稱。壽以仁植。譽播鄉評。榮來帝錫。孝哉令子。光揚母德。

江陰馮居士像贊

貌古而心亦古。學優而祿未優。晚榮章服。老賁園丘。
非聲色貨利能移志。唯琴書竹石以消憂。是則敦儒
道乃士林之逸品。修淨業實蓮土之高流。

蘭谷居士郁公像贊

其心眞。其行篤。其念佛惟日不足。潛德自生輝。蘭香
在幽谷。

畫像自贊

瘦若枯柴。衰如落葉。猷比盲龜。拙同跛鼈。無道可尊。
無法可說。問渠趺坐何爲。但念阿彌陀佛。

又 柳纂法幢上人請題

山房齋金一
三
依肉像。出紙像。紙像固不真。肉像還成妄。那箇是雲棲和尚。

又願禪人請題

十畫九不像。惱殺丹青匠。庶幾此近之。權畱作供養。若道這便是。依然成兩樣。不兩樣。三十棒。

石像自贊

這老漢。頑如石。硨磲兮癯容。硤碗兮瘦骨。守癡默。矻矻乎孤危。沒伎倆。硤硤乎固執。堅以實。鐫不得。打摹人。徒白黑。

諸銘具載共住規約集

詩歌

散刻及遺稿俱增入

警悟四首

有序

屋可蔽風雨。慈受深禪師作也。予以衣食器
三足之成四。黏置座右。用以自警。非敢聞於
賢者也。

原作

屋可蔽風雨。何苦鬪華麗。堯舜古聖君。光宅天下被。
茅茨未嘗翦。土階亦不砌。不知爾何人。鱗鱗居大第。
今擬

食可充饑腸。何苦尙腴靡。孔顏古聖師。悅心飽義理。

一簞復一瓢。飯蔬食飲水。不知爾何人。肥甘滿砧几。

又

器可足使令。何苦作淫巧。釋迦三界師。萬德備天藻。
一持鉢多羅。四綴猶未了。不知爾何人。杯箸嚴七寶。

又

衣可葢形體。何苦競文飾。迦葉首傳燈。聞譽千古溢。
頭陀百結鶉。老死終弗易。不知爾何人。徧身皆綺縠。

齋僧

齋僧本善緣。因果非細事。或侵或那移。惡報繇此致。
不見火枷燒。焦檻垂後世。

起會

起會本善緣。慎勿圖利已。圖利而起會。會起殃亦起。
寶池諸上人。此會佳無比。

修造

修造本善緣。罪福於中伏。卽此造天堂。卽此造地獄。
暫時誇壯觀。後悔不能贖。

裝塑

裝塑本善緣。莫以佛爲貨。剋取佛身錢。一過是百過。
自己好佛堂。冷落無人坐。

說戒

說戒本善緣。須已戒明備。如瞽引諸盲。彼此共顛墜。
況復王制嚴。違制先得罪。

講經

講經本善緣。應觀年與解。年少解未精。韞匱時有待。
速成不堅牢。早發還先敗。

卽事

十首

爲眾司藍若。掉頭出三門。應募典廚局。踊躍如飆奔。
晝烹兼夜炮。僕僕甘勞辛。嗟哉復嗟哉。淨穢胡不分。
其二

參訪鄉邑間。動以路遙辭。應緣疆域外。束裝疾驅馳。

山水幾登涉。饑渴渾忘時。嗟哉復嗟哉。輕重眞弗思。

其三

東鄰有家士。身恆處伽藍。西鄰出家兒。心惟戀塵寰。捨離清淨眾。善友呼不還。嗟哉復嗟哉。賢愚隔天潭。

其四

先時出火宅。妻子如仇讎。少時返火宅。恩愛仍綢繆。忘失最初心。黃金變成鏹。嗟哉復嗟哉。升墮誰之尤。

其五

古聞久積德。皓首猶陸沈。今見小有才。年少而自尊。堂堂據高位。如雛強凌雲。嗟哉復嗟哉。止進繇人心。

其六

大聖垂金口。爲度諸有情。癡僧習古教。資之以營生。
所得極微眇。所失如丘陵。嗟哉復嗟哉。貴賤淆其評。

其七

習聽無生法。如嚙木札羹。一聞長生術。酷嗜努力行。
棄彼吠瑠璃。堅持沼中冰。嗟哉復嗟哉。取捨難爲情。

其八

昔人憫後學。註疏通蒙求。今人背古德。笑斥同謠謳。
千賢盡成非。惟己與佛儔。嗟哉復嗟哉。妍醜曾無羞。

其九

春開講演席。掛鉢聲相鳴。秋結禪那期。孤存二三僧。
終身披輿圖。曾不舉足行。嗟哉復嗟哉。眞蹟何時明。
其十

堂堂圓顱客。臨終兒女顏。嫋嫋蛾眉流。坐脫如入禪。
古來僧化俗。今俗爲僧先。嗟哉復嗟哉。主賓誠倒顛。
義不可背

兩情始相歡。結義重金石。一朝變故生。背棄已如擲。
嗟哉禽獸心。鬼神瞰其側。不見漢曾孫。故劍殷勤覓。
毋以新情牽。頓令舊情失。新舊總歸空。大夢何時極。
願言盡此身。同生極樂國。

恩不可忘

壯士有烈心。不忘報一飯。况復知道者。忍作瞞心漢。
顛危賴扶持。過眼不相看。試於靜夜思。寧不愧流汗。
平生是男兒。方寸常自勘。畢竟了此恩。同登極樂岸。
情不可係

古稱君子交。汪汪澹如水。非彼情獨疏。見道者如此。
明皇得太真。漆膠誰能比。傷心馬嵬驛。一別千年矣。
恩愛竟何存。空華眼前美。痛哉無始來。四海別離淚。
大苦永棄捐。同歸極樂會。

怨不可藏

袁盎殺晁錯。遂成千古冤。脫令無盎計。錯豈終長年。
大命非人爲。冥冥使之然。四大自生死。於我何與焉。
聖哉黃面叟。談笑錐刀前。冤親本平等。同遊極樂天。
示孫居士無高

人苦凡夫名。超之欲入聖。操此上人心。窮高不知病。
我觀聖與凡。無欠亦無賸。廓然平等門。高下何足競。
抑之又抑之。乃見真如性。

讀淵明詩有感因擬

淵明責子詩云。白髮被雙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
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年十六。懶惰固無匹。阿宣

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
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髮膚日衰毀。所遭仍更奇。彩衣何翩翩。不殊五男兒。
中年強力者。乃至旄與倪。聰明負耳目。靈林兩相齊。
性靈病聾。大林病瞽。空山乏紙筆。幸喜多栗梨。稍知六與七。傲
然超等夷。一飽無復事。念此堪涕洟。達哉陶彭澤。忘
憂且銜杯。我亦巧作喻。如病寧廢醫。膏肓不可治。強
治徒勞疲。何以代杯酒。高歌聊自怡。

乞身

一日十二時。十一在牀臥。半時不行。半時蹲踞坐。

形骸久疴羸。心神復摧挫。如春冰欲泮。如殘月將墮。
置我無何鄉。懇祈諸上座。

有感

終日我求去。終日人求來。來者理若是。去者何爲哉。
去者理若是。來者真癡獃。法食四料簡。詳審毋張乖。
示牙蟲

憶昔甫幼沖。斯齒爲爾食。工如匠鑿山。狡如狐處窟。
覓之不可見。驅之不可出。殘缺我門戶。崩頽我垣壁。
比鄰失所侶。配偶亡其匹。幾年百之半。已落三之一。
或陳戟刺方。或獻火攻策。客憐而教我。我笑而謝客。

祇因咀嚼礙。所以討治急。段食棄如唾。水飲甘如蜜。
此樂常有餘。被害奚足戚。殷勤報爾蟲。安隱寓吾室。
佛尙捨全身。吾何吝纖骨。吾骨及爾躬。二俱是幻色。

驅鳥歎

萬樹喧啼鳥。好鳥絕音響。毒啄所殘害。慘酷甚羅網。
身在袈裟下。能無慈悲想。嗟此濁惡林。我願生安養。

行腳歌

路過安山驛。阻雨宿千佛閣。聞眾笑聲書此
以警。

挑包頂笠辭鄉曲。纔出門時又愁宿。長伸兩腳旅邪。

眠夢醒惟思一甌粥。粥罷抽單問路行。午齋念念生
饑腹。從朝至暮只如斯。不知身是沙門屬。安山風雨
阻征途。千佛樓前憩勞足。飽飯嬉然百不憂。時聞笑
語聲相續。問渠行腳事如何。面面相看口如木。生死
事大非等閒。瞎走狂遊恐非福。莫道平生止自知。閻
家老眼明如燭。一朝打算草鞋錢。祇恐笑聲翻作哭。

喬村瞽

過喬村。齋於村民某家。眾方列坐受食。有丐
而瞽者。策杖徐至。從容言曰。飯不敢望。乞少
湯飲。辭貌高古。殆隱者也。感而賦此。

喬村瞽。何其賢。百結伶仃兮。意氣閒閒。辭多受少兮。心絕攀援。誰云無目兮。雙眸燭天。彼持鉢而登壘兮。胡不爲之汗顏。潔其名而汗其行者有矣。明於目而盲於心者皆然。吁嗟乎。喬村瞽。何其賢。

跛腳法師歌自嘲

跛腳法師胡以名。良繇能說不能行。我今行說兩俱拙。不應無實當斯稱。春王正月才過十。午間隨例入浴室。失足俄沈百沸湯。不起牀敷五十日。瘡痍甫平。筋力疲。左長右短行參差。東行夾輔二童子。西行交倚雙筇枝。是故此師名跛腳。跛去跛來人笑殺。笑殺

平生好放生。善因惡果理難合。頗有市肆旃陀羅。割
羊擊牛烹鳧鵝。鼈鱉蟹蛤殺無數。而反康豫無纖疴。
放生誠有長壽理。因果無差休亂擬。我昔殺業今須
償。身痛心生大歡喜。傍人問我喜者何。我以此腳成
蹉跎。趨奔無始至今日。步步趁入無明窠。或趨名兮
據高位。衝寒踏徧金階地。或趨利兮走天涯。歷盡燕
秦并楚魏。或趨豪勢候門牆。不減立雪之游楊。或趨
女色越垣闔。繇此暮夜遭傷亡。或趨檀施求無已。匍
匐泥塗沒其趾。或趨友朋時往來。破夏踐殞諸蟲蟻。
或趨五嶽及三山。南馳北驚芒鞋穿。所以如來苦呵

責舉足動足皆冤愆。幸哉今跛損成益。思欲閒行行
不得。潛形歛跡守林巒。多種狂心一朝息。客來恕我
不起延。兀兀似入磨。輒禪閉門無事且高枕。欲學翠
色煙嵐眠。祇愁此腳不終疾。趨奔萬境仍如昔。願君
不跛如跛人。勝彼長年掩關客。

自恣有感

古自恣。協金蘭。今自恣。生棘刺。口談地獄忿起爭。目
對毗尼盲不視。何怪乎正法衰魔軍熾。雲棲主人發
長歎。一則傷我心。一則慰我志。君不見。愛禮故存羊。
宣尼曾告端木賜。

華亭萬竹林元宵有感

庭前爆竹聲初歇。又是上元燈火節。彈指流光去不停。衲衣下事何時決。細尋思。堪痛切。各各這迴須猛烈。提起陳年舊話頭。直教打破疑團徹。

鬼子母揭鉢圖

鬼母失兒情太戚。天上人間求未得。鉢盂指示空觀形。盡其神力不能出。回光省過大歸依。剎那母子重相識。重相識。遲八刻。自家懷裏抱嬰兒。何必向如來膝下殷勤覓。

答頭陀袁希賢

須知有念終無念。千丈綺羅無一線。誰識無情卻有情。庭前鐵樹發新英。無亦非。有亦非。偏南倚北莫相譏。無亦是。有亦是。東行西去隨我意。君不見。虛空本自絕中邊。東西南北何曾異。

觀螟蛉二章

螟蛉螟蛉何其靈。得種歸來兮呼營營。非已所生兮。肖已形。巧矣乎。人不如螟蛉。

螟蛉螟蛉何其冥。不憚劬勞兮育而嬰。羽翼既成兮。去不停。悲矣乎。人亦如螟蛉。

擯僧

擯之出。牽之入。不解此意。堪太息。本人抱恨。傍人譏。
譏議雲棲。多是非。是非兩忘。豈不好。攝折門中。胡可
少。君不見。祇園庭。無長臂。蹤。杏壇鳴鼓。猶瑟瑟。

直夜歎

堂內身。堂外身。薄皮裹血痛。癢均。堂內蚊。堂外蚊。逢
人則咬。無疏親。吁嗟兮。堂內之身。帳復帳。素膚綽約
如天上。堂外之身。赤體眠。肢體班駁。珊瑚鮮。秦人歌。
趙人哭。法門平等兮。何不損有餘。補不足。寄語執事
僧。古人曾有囑。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

上方開放生池

寺放生人所居。池放生魚所廬。懷吾居。愛吾廬。僧生情不殊。奈之何。造寺不憚勞。與劬開池。愀然眉不舒。安知魚之不爲人。人之不爲魚。而但知居之可懷兮。何太愚。

卽事

沈疴憚應酬。頽齡倦趨步。蓬門深谷中。高車忽相顧。非敢傲王侯。不欲爲妾婦。知我必見原。罪我則生怒。知我與罪我。如電亦如露。勞他介紹人。切切懷憂怖。君不見。銜花巖下老古錐。無暇擡頭拭涕吐。

有感

士俗不可醫。祇爲居無竹。種竹若成竿。俗士應不俗。
惟人號曰猷。猷毒從胎來。封結甚牢固。千聖無能開。
世間儻有醫猷術。何繇敗家與亡國。

雲棲積雪

有序

雲棲四面皆山。積雪之後。真銀色世界也。有
禪者謂今居穢土求淨邦。還許出穢韻求淨
偈否。予可之。因出韻云。狗醜非酒紐。偈畢。禪
者大悅。合掌曰。善哉。誠然乎不越娑婆是名
安養。

萬山無人縱鷹狗。頑石高低盡遮醜。糝徧苔痕白似

氈壓翻蒲葉青如韭。寒膏時煮竹爐茶。潔體不陪金帳酒。水晶城外一聲梆。玉關頓地開銀紐。

腐渣歎

水溺其體兮磨碎其骨。拔其精華兮賸其滓質。勞人力而成兮人復厭之而不食。暴殄天物兮是誰之責。不如炒作豈豉兮物不損而人益。

送吳方伯蘊菴之任太常

吾翁與浙何多緣。黃堂藩臬恩縣聯。浙人失翁如失母。翁獨登比如登仙。仙凡路杳奚足恨。會見日月揚中天。甘棠遺愛被泉石。紫薇花共優曇鮮。

沈居士廣珊八十

我適生年八十一。君逢初度齊八十。我生正月二十
二。君生先我纔一日。筵前羅綺粲如花。門外賓朋密
如織。世間祝壽比岡陵。我祝惟期安樂國。國中教主
阿彌陀。超出人天壽無極。願君憶念似慈親。老去光
陰莫虛擲。

雪彌勒 得紅字

巧塑天花屑。逡巡出聖躬。曾聞兜率院。今見水晶宮。
玉液滋蟠腹。銀光溢笑容。已空凡世黑。何必太陽紅。
萬歷錢

頑銅初出冶。大寶已成文。外示團圓相。中存方正心。
見逢三九運。更祝十千春。獨有林間子。無卿亦不貧。

答張居士次韻

眞誠學道人。惟圖道眼親。在地離纖土。居塵絕四鄰。
空華非有質。明鏡本無塵。但自心成佛。何妨迹是民。
答詹恤部赴潼關備兵次韻

附原唱

憶問楞伽日。蹉跎又六年。談將千里隔。影共一燈
懸。野色通江島。秋聲入暮蟬。遙遙塵役者。幾度法
堂前。

心是矜刑日。身當討賊年。慈威機迭運。文武事非懸。

劍氣初侵斗。琴聲欲墮蟬。佇看邊燒熄。重話綠蘿前。

題涅槃堂

有序

眞歇了禪師有涅槃堂詩一律。悽惋警切。令人悲感興起。予乃續成四律。置之堂中。未必非病僧藥石云。

原作

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獨臥涅槃堂。門無過客窗無紙。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半爲人忙。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

今和

幻質寧知有敗傷。舉頭驚到涅槃堂。一生盡也殘更夢。萬慮灰來皎日霜。過去業多心主亂。前趨路險腳跟忙。而今欲問安閒法。臨渴開池事已妨。

徒入空門最可傷。涅槃今是試僧堂。炎燒五內魚遊釜。痛切諸根草被霜。獨抱癡禪成底事。旁修外術枉干忙。人人道有安閒法。爭奈臨行一句妨。

脫體無依絕毀傷。沈疴終日自堂堂。心燈破暗明如月。慧劍降魔凜似霜。藥病兩非何足辯。死生雙幻不須忙。從誰更覓安閒法。纔說安閒便有妨。

宗乘淨人落髮

年少嶄然遠利名。出家何幸得成僧。丹臺頓斷絲千縷。佛殿新除草萬莖。無見頂顙全顯露。本來面目倍分明。宗門正啟羅英傑。及第須登最上乘。

山陰興浦菴次韻酬張陽和太史

玉殿傳臚第一人。杖藜今到衲僧門。剡溪興在連宵宿。蓮社情多盡日論。定水淨除心地垢。慧燈高爍性天昏。一朝勘破香巖鉢。雙報君恩與佛恩。

張太史構山房見畱再用前韻奉謝

七尺蘅茆百結鶉。安貧無事謁侯門。因過古寺酬先約。卻荷仙舟接素論。出岫閒雲難駐跡。埋塵寶鏡欲

磨昏青山且闢維摩室。他日從來謝此恩。

興浦菴夜話用前韻寄張大華

今代衣冠太古心。慎言常鎖是非門。參禪志已齊張拙。好學名堪入魯論。蓮棹兩移來白社。繩牀幾度坐黃昏。他年定慧功成日。須念從前止觀恩。

興浦菴夜話用前韻寄王龍溪武部

道學權衡正屬君。絳帷風動馬融門。三家古教隨緣說。二字良知極口論。靜力偏從忙裏得。壯懷不爲老來昏。陽明洞水今方涸。霖雨蒼生莫負恩。

興浦菴夜話用前韻寄王泗源

早結仙遊出世塵。又從庭訓入賢門。揚州夢斷瓊花興。海浦情牽貝葉論。攝念僅能收掉舉。體心方可破迷昏。休將止觀顛預語。孤負天台教主恩。

淨慈講圓覺經雪中送別皖城劉景孟方伯

薇垣瑞彩動南屏。佛國重開了義經。千指飽分香積界。一官清沁玉圍城。現身宛是初玄度。弘道慚非舊永明。歌嘖滿途休恨別。行看霖雨慰蒼生。

次韻答朱春城太守

附原唱

訪道東歸似悟真。又辭火宅出紅塵。雪鴻到地雖畱跡。天女飛花不著身。面壁九年心尙炯。放生一

疏物皆春。獨憐盛世無知己。未必金丹悞洞賓。

孔老依稀未識真。千家異計等微塵。一乘堂奧迷心眼。三界囹圄鎖幻身。金紫光中荒白業。槩鉛叢裏失青春。十年前得逢知己。早作空王幕下賓。

次韻答王百穀居士

附原唱

六十高僧雪滿顛。泥塗老叟亦齊年。可容凡侶爲禪侶。已罷塵緣結淨緣。施食每分香積飯。放生何惜鶴林錢。庭前一畝滄浪水。也學東林種白蓮。

人世眞嗟事倒顛。彭殤徒自各論年。繁華冷淡燈前戲。會合分離夢裏緣。紫燕情多悲舊壘。青蛭恩重託

飛錢知君已釋琵琶恨。錦字新題七寶蓮。

山居

平生命坐太孤星。峭似高峯冷似冰。自主自賓還自僕。空菴空榻復空鐙。藤蘿入戶無人翦。燈火消煙借月明。獨有纖毫孤未盡。白雲時至伴幽清。

贈東曙上人

乾坤大夜正茫茫。雲擁金輪起震方。萬里乍驚天眼豁。千山初現佛頭蒼。繁星麗月難呈彩。毒霧堅冰敢恃強。佇看昇騰當午運。普周羣有沐恩光。

擬首尾吟 四首

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是華中大覺仙。華發蓮生因帶果。蓮成華落實摧權。展開千葉全機現。攝入孤房眾德圓。醒盡長安紅紫夢。蓮池非是愛栽蓮。

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是華中混俗仙。內叶魚龍成淨侶。外連萍藻結良緣。畫船簫鼓涼風夜。青笠絲綸細雨天。身在汙泥渾不染。蓮池非是愛栽蓮。

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是華中忍辱仙。幸自深根埋濁土。從他名卉占高原。顏開赫日烘偏豔。實墜秋霜凜倍堅。一點翠心含造化。蓮池非是愛栽蓮。

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是華中解脫仙。潔體迴離紅粉

鬢清香不戀綺羅筵。密通千孔除諸礙。秀出孤標絕
眾纏。碧水青天長自在。蓮池非是愛栽蓮。

擬古四首

畏寒時欲夏。苦熱復思冬。妄想能消滅。安身處處同。

其二

忖得翻成失。擬東仍復西。未來杳無定。何必預勞思。

其三

蠶出桑抽葉。蜂饑樹給花。有人斯有祿。貧者不須嗟。

其四

草食勝空腹。茆堂過露居。人生解知足。煩惱一時除。

贈別楚僧真愚

世人重如愚。真愚世所棄。祇恐愚不真。愚真道成易。

宿東昌謝居士家有感

憨山大師拈作悟道偈

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

懷古六首

陶朱

戰罷潢池鬢已皤。綠簑青箬任煙波。功成莫謂長安樂。安樂須知患更多。

畱侯

魂驚博浪命如絲。誰料終成帝者師。萬戶滿心方解組。赤松嫌我已歸遲。

穆生

鯨腸鼉腹量難平。常感君王設醴情。故谷小溪春溜碧。欲烹新茗滌餘醒。

兩疏

十年聯袂事春宮。佔得經生伎已窮。今日九天雲雨近。何須螻蚓伴神龍。

子陵

不脫芒鞋入帝閭。一衾春夢眷懷深。星臺祇恐章頻

上。未必時時念故人。

淵明

塵網依依三十春。昨非今是不須論。息交豈獨忘知己。爲愛吾廬夏木陰。

雪師子

掃聚成形勢。便雄通身皎潔玉光濃。幻裝也解驚羣獸。不是尋常一色功。

芡實

俗名雞頭

懶向人間報五更。昂藏野水足平生。不須罔象深深覓。突出明珠本見成。

牽牛花

朝著青衫午著緋。夕陽無復午時衣。榮光過眼眞成夢。巢父從來不飲溪。

舊溪丁先生別號

溪水本無新與舊。久居方表舊溪名。自從認得溪邊主。不趁桃花入武陵。

雲棲六景

一載雲棲紀事

迴耀峯

東方初出漸當陽。使得人間萬事忙。轉軸西來山欲暮。寶光依舊映紗窗。

寶刀礪

從來利刃號吹毛。萬樹松絲繫獨牢。莫謂鈍根虧斷德。此中原是活人刀。

壁觀峯

九年少室坐岑崆。此地何人更效顰。拂袖便歸千嶂外。不來從爾問安心。

青龍泉

百竿青篲出流泉。飛舞東西起伏眠。玉乳不知來處遠。祇疑香積有龍涎。

聖義泉

不依雙岫不中巒。湛出當央第一泉。只恐老胡猶不肯。從教千里自涓涓。

金液泉

安養池中寶似縣。玉洞珠溜正潺湲。何年分得金剛種。來作雲棲一派泉。

詩石

一載雲棲紀事

掘地得斷碑。題曰宋隨龍余知閣宅界。傍爛石隱隱有詩。蓋護宋蹕南來。因家此。後乃捨宅爲寺。想見其人高士也。以意補葺石上詩。錄如左。

幾年魂遶浙城西。十里荷花漾錦陂。踏徧兩峯三竺路。又隨青嶂入雲棲。

其二

千里旌旗擁六飛。投簪欲上釣魚磯。無端忽被閒雲引。迴耀峯前掩竹扉。

其三

洛邑名園歌舞沈。亂鴉啼破幾黃昏。何人學得香山老。千載精廬有梵音。

示騎驢者

雙耳披風老敝驢。長途力倦步行徐。低聲說與揚鞭

者一念差來爾卽渠。

勉智清

病暝艾火恩成怨。蠅入窗櫺暗作明。寄與雲棲清侍者。好從閒夜自評論。

贈若愚

眼洞秋毫看更拙。耳聆鬪蟻聽還遲。不因米價探消息。爭識王椽不是癡。

贈捷堂勝上人

擒卻魔王得勝回。普天齊樹納降旗。千門萬戶歡聲溢。正是將軍報捷時。

題牛頭山菴

崢嶸頭角入青雲。尾激東南大海渾。背上無人吹牧
笛。老僧聊借作蒲茵。

九日登高自述

胷中一點雲俱盡。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直
去。不知何意又登高。

興浦菴示禪者兼寄張太史陽和

雪山大士輪王子。麻麥支身樂有餘。何事鉢盂三度
溼。更教學士解金魚。

寄錢孝廉正峯

知君覓句爲陶情。別有仙方藥更靈。誰信鼻端纖點白。妙過江上數峯青。

偶成十首

孤峯千仞立江心。八面洪濤愁殺人。奈是根深自堅固。幾回經古又逢今。

其二

素履難欺自反尋。死生禍福等浮塵。了知心與天心合。笑聽干戈逼耳根。

其三

劍戟林中樹法幢。大人境界不尋常。翻思南嶽顛危

日千載恩深恨未償。

其四

煇煇黃金瑞吐花。鉗鎚爐炭任交加。臨機何事渾無怯。體白純真不雜沙。

其五

昭代叢林徧幅幘。百千龍象正聯翩。平原驀地生波者。卻是渠儂眼未寬。

其六

沮溺當年笑仲尼。仲尼亦恐解幽棲。應憐古德淆訛處。未許傍人取次知。

其七

落魄平生倦倚攀。赤條條地任孤寒。休因蘿蔓依他活。千尺喬松一例看。

其八

繇來直道世難行。枉道求容我不能。萬里滔滔大江。水從教百折也東傾。

其九

木石巖居老此身。招提忽就本無心。如何水月空花境。惱得時人眼不禁。

其十

二十年來破衲衣。終朝相伴不相離。會當乞食王城也。寄與時人更莫疑。

有感二首

有序

山中一鷓鴣。晝則飛行飲啄自如。夜則歸宿。人以其能誦佛名也。籠而致之中使。至則緘口不語。復遣還山。適有載法師某入京師者。感之賦此。

能言好鳥陪雕輦。樂說高僧逐畫船。深谷無人問靈啞。

寺有啞沙彌。字性靈。一龕閒臥不知年。

其二

好鳥知幾頓絕言。不才仍得返林泉。憑誰寄語船中客。此事勞君入講筵。

王嶠海居士廣宣解銀帶爲贄以銅爐答之

玉帶雖珍體不堅。朱提百鍊色彌鮮。頭陀未捨雲山衲。唯有爐分劫外煙。

南關羅主政索題憩石園絕句

重華帝子居成侶。五柳先生醉作茵。今日使君無米癖。息機聊爾寄閒身。

示智音至伏牛山

伏牛此去三千里。終日騎牛卻外尋。短笛一聲春正

好。知音猶恐未知音。

客有造謗者。憐其愚。示偈三首。

皮毛脫盡肉消磨。體露堂堂白似珂。枯槁已非塵世相。從他稱譽與譏呵。

其二

枯骨羣銜莫笑癡。淡中滋味少人知。一回齧徹金剛髓。何必肥甘始療饑。

其三

王宮太子雪山僧。尊貴繇來習自成。千二百人隨左右。也應都是爲虛名。

除夕上堂有出多娑婆三韻索偈者口占二首
六字真經攝義多。總持一似唱也娑。自從鷲直西方
去閒殺臺山指路婆。

其二

苦行無能學杜多。衲衣終歲尙娑婆。明朝又是新年
也。借得婆衫卻拜婆。

雪中掩關示乞戒者

六花裝就玉乾坤。室有維摩示疾身。一夜毗尼談未
了。獨憐孤負老婆心。

挽心燈廣傳比丘

六十餘年照世來。炷殘膏盡夢初回。誰言入滅光沈沒。灼地輝天正不埋。

兄三洲公。佃捨無門洞黃龍菴。不受還歸常住。
小詩見意

蓮花隨水便爲池。不染黃龍洞口泥。鬱鬱香林眞種在。依然舊果發新枝。
常住師號香林名眞果。

附

此下係大師未出家時作。
在家弟子陳如玉筆記。

西湖晚渡

買棹入平隍。翩翩萬柳傍。亂煙迷野色。殘照映湖光。
駭鹿呼羣切。寒鴉擇樹忙。詩成天欲暝。新月下前塘。

次高瑞南韻二首

肉身本傳舍。迷人自難曉。障緣苦縈牽。煩惱何時了。
知君起大慧。心似木已槁。跳出醉夢關。西方孰云杳。
借問何能然。燈花發枯草。

其二

人生似春宵。繁華奈將曉。君從鬧裏逃。一笑大事了。

鍊形且多奇。朱顏詎能槁。我欲傳禁方。天機恐深杳。
聊將願學心。慇懃付詩草。

和高瑞南咏時事

時嘉靖乙卯

海上妖氛萬里浮。年來閭巷盡戈矛。干城武士渾無
策。投筆書生競覓侯。樂土嗟今民力憊。戰場何日淚
痕收。窮簷固有匡時手。姓字憑誰達帝州。

題靈隱寺前老松

北海蒼龍舊有愆。謫來塵世不知年。萬重雲裏遺蹤
在。千仞溪邊舞爪懸。豪氣自能蟠宇宙。靈胎豈得老
林泉。他朝吸取清流去。散作甘霖徧九天。

田節婦歌

舊時窗下青鸞剖。母爲紅顏兒襁褓。高堂今日羅綺筵。母爲白頭兒壯年。鐵石心。四十載。虛空有盡情。無改。撫遺嬰。現頭角。爲報幽冥已如約。吁嗟乎。一生身世真辛苦。換得芳名照千古。眼中似母能幾人。荻筆熊丸傳裏尋。

絲桐餘響

道人鼓琴不會按。平淡平淡復平淡。平平淡淡信手彈。自覺心頭脫羈絆。曲終展卷寫新詩。帶得餘音筆端散。謾說絲桐解繞梁。卻笑今朝在書案。

題三教圖

鬚鬚秀才書一卷。白頭老子丹一片。碧眼胡僧袒一肩。相看相聚還相戀。不知說甚的。萬古常不厭。想是同根生。血脈原無間。後代兒孫情漸離。各分門戶生仇怨。但請高明玩此圖。尋取當年宗祖面。

藍田

藹藹平畦瑞起煙。山翁懷玉正高眠。春深莫訝犁鋤靜。不是人間稻黍田。

此予爲父執藍田陳先生作也。先生子名如玉者。乃於萬歷辛亥午日持此詩懇予重書。

追憶之蓋四十八年於茲矣。夫先生以熟仁之田種比德之玉。詩之作也。田尙腴。玉始立。今玉已從心。而頑石之壽復逾其七。田安在哉。時移物遷。惘然如夢中過耳。漫漫長夜。夢覺何期。因有感而識焉。

一字至七字與長兄三洲分咏風花雪月

花。千枝。萬葩。紅。燦。錦。彩。鋪。霞。陪。羅。綺。席。戀。王。孫。家。曉
露。新。粧。溼。春。風。舞。袖。斜。青。帝。俄。歸。幻。化。玉。容。已。付。塵
沙。洛。陽。園。上。無。顏。色。西。土。池。中。有。物。華。

月。時。圓。時。缺。玉。鉤。懸。銀。鏡。徹。然。昏。衢。燈。生。虛。室。白。斜。

穿鶴鶴巢。直透蛟龍穴。無端雲霧盤旋。頓把本來磨滅。掃開萬里黑朦朧。依舊一天光皎潔。

出家別室人湯

君不見東家婦。健如虎。腹孕常將年月數。昨宵猶自倚門閭。今朝命已歸黃土。又不見西家子。猛如龍。黃昏飽飯睡正濃。遊魂一去不復返。五更命已屬閻翁。目前人。尙如此。遠地他方那可指。閒將親友細推尋。年去月來多少死。方信得紫陽詩語。的言真不可欺。昨日街頭猶走馬。今朝棺裏已眠屍。伶俐人。休瞋睡。別人與我同一類。狐兔相看不較多。見前放著傍州。

例。鑽馬腹。入牛胎。地獄心酸實可哀。若還要得人身
復。東海撈鍼慢打挨。我作歌真苦切。眼中滴滴流鮮
血。一世交情數句言。從與不從君自決。

山房雜錄

菩薩戒弟子劉慧聞率子性澤施資敬刊

光緒二十五年春三月金陵刻經處識

雲棲大師遺稿卷一目錄

書一

附來書

答 荆王

答 樊山王

答龍池一心禪師 二首

答潞安交光法師 二首

答蘇州曹魯川邑令 二首

答四川黃慎軒太史 三首

答黃慎軒王墨池諸居士 附黃太史回書

答桐城吳觀我太史廣淪 五首

答方伯本如吳公

答嘉興包心弦孝廉

答湖廣汪靜峯中丞

答紹興王墨池京兆

答江西郭青螺司馬

答湖廣曾金簡儀部

答嘉興郡伯槐庭蔡公

答崑山王孟夙居士廣鍼

答太倉王弱生駕部廣曉

三首

雲棲大師遺稿卷一

書一

答 荆王

予繫樊籠。不能覽名山之勝。具香敬命香火僧。可性朝禮雲棲。請領法名。以種來因云。

計請法名

荆王 荆妃李 次妃周 荆世子 第四子長

陽 第五子寶陽 第六子復陽 三侍長理珍

法名如命奉。上處尊榮之地。不昧宿因。投誠內教。更精修淨土。求願往生。卽樊籠成大解脫境界矣。

答 樊山王

竊伏江漢。稔聞夙德。欲屢通心。恐石頭故事無益。懸馳脫有浮湛。爲人增業耳。大師以一人兼三藏之正權。出茲手眼。利盡人天。一切有情。次第歸正。上佐皇朝。沕穆之風。內合佛祖。泥洹之旨。現機密行。弟子固早悉之矣。蓋繇世緣未了。至道待時。迹混小王。暫棲弘應。以圖不負佛祖。苟有藉手禪門。旋顏樂國。則此奪胎五濁。更起三生。實弟子之方便。亦隱俗之微指也。大師成就法界巨細功德。久具佛眼。玄識默會。必知傳大士之不誣。陳智者之

有據。則弟子以所著似上。儻得目擊而道存乎。偶廬山禪者定虛入浙。一念附呈。至於定虛之與弟子。夙有金針投鉢之緣。弟子家居所作所爲。及平素馳仰慈德者。定虛自能譚。茲不贅語。伏惟鑒念。季秋五日弟子紙手書。

遠荷德音。兼以佳刻。捧讀初贊。蓋古今一息。生佛等觀。雖未卒業。而卓然之見已槩得之矣。又於定虛師處得聞高範懿行。千里如面。曷勝慶快。豈非乘夙願力。示迹王家。而弘度末法者耶。定虛行甚促。不及致詳。聊奉山刻數種。備一覽。

答龍池一心禪師

弟寓京師。普照計俟瞑目矣。自戊申春。被諸徒捉歸還龍池。方冬底。已是氣衰力弱。務要强我再據胡牀。胡說亂說。謂之上堂小參等。隨說隨記。至庚戌冬。因病顧之。已纍帙分而爲二。曰閒談。曰晚話。緣小故。匍匐入城。遇吳之矩諸公索語。出示見。故勉刻與諸方共之。然弟慚無福。茲言也。諸方信否。未可必。念當斯世。所難遇者。具金剛正眼。兼罕得亡性命底漢子出頭爲我印正。作倡導語。與諸方增信。是歎。忝吾兄乃同參。故走徒祈一言爲引。庶

曹源涸而仍流。覺樹枯而再茂云。幸弗恪教之。極荷極荷。

憶與吾兄參笑巖和尚於京師柳巷三十年於茲矣。而兄佩單傳之印。倡導東南廢朽臥疾深林。如在井底遙聞雷霆之聲而已。慚愧慚愧。向辱手書。兼以諸刻。忻暢夙懷。緣乏使人。久疏音問。偶以貴邑人至。聊寄寸楮。以代問安。諒之諒之。

又

老病殘軀。終日牀席。忽承談話遠遺。強力略展一二。爽豁鄙懷。惜困甚。未能卒業。久禁筆硯。序引不能奉。

命。但佛燈久晦。幾欲熄滅。而吾兄以振起先宗爲己任。弟何敢辭。今實病劇。姑遲遲云爾。

答潞安交光法師

久聞吾師以鴻儒望族。科第世家。而能頓裂樊籠。高蹈方外。必卓然有見於竭生死盡性能者。惟佛堪依。是以披剃居山。清修化世。兼聞一方。緇素縉紳靡不宗仰。然猶未詳見諦何似。每欲發心參訪。輒爲緣業所羈。恆以祜薄障深爲恨。五載前忽於蒲之山陰殿下。邊得師彌陀疏鈔讀之。見其一文一字。徹上徹下。盡其表裏精麤。視昔人或偏於事

或偏於理者皆當北面矣。且其文固隨經簡約而義則汪然浩然莫可涯涘。其於佛之法藏總持殆盡。然則我師祖關得髓教海窮源者乎。抑或法身大士應現指迷者乎。何盡其意味如此哉。於是率山陰南向稽首再拜。卽日命工重刻廣施。第鑑之楞嚴疏刻已刻成矣。爲潞人所督。怱怱北行。不及敘其顛末。無何蒲中彌陀疏板亦成。寄百部於潞以獻之。藩干歲干歲披閱。極其尊稱。隨以散施。緇素知音者。而王公大人縉紳善信莫不喜奉。亦潞所未有之勝事也。緣是鑑於我師益深傾渴神馳。

莫可爲喻。仰間忽值無外師受托朝海之便。聞于歲亦有師問訊禮數。因附寸楮代參座前。兼奉僭刻楞嚴著疏計十二冊。百叩乞師海印照臨。是非莫隱。更祈不吝回音。遙爲示教。則百城不舉足而萬里如面侍矣。幸甚幸甚。臨楮不勝馳仰之至。統希愍鑑。諸不盡。

重蒙佳刻遠頒。乍閱一二。已覺精粹微密。如獲異寶。忻感忻感。來師返旆甚促。未及徧觀。尙俟虛心卒業。以揚法施。不肖年衰。沉復山川迢遞。雖不能親炙。而神交萬里矣。

又

前自無外師北旋。拜領手翰。如面慈顏。親領法語。乃云。尙未卒業。故無印證可否。三歎至人珍重。不輕臆斷也如此。然日夕南懸。未聆音耗。想無風便。故爾也。且於無外轉付我師佳刻。開發鄙心蒙昧者極多。不勝縷謝。獨於論楞嚴處。有一二可以請益。別載副啟。乞師靜閱。後務示回音。至祝至祝。我師彌陀疏鈔。極爲時機洪益。當時極力獎山陰元峯重刻。印百部獻審國主。凡遇學人及知音居士。極口稱讚。令熟閱之。以種西昇緣種。今秋八月間。

一方縉紳宗室及士庶懇請鑑於今冬立百八期
升座細講師之疏鈔。獨懼我師該博精深。旨趣微
奧。恐不勝任。勉強領荷。業已成矣。擬於九月半間
祝香於師。乞我師遙爲加被萬萬。諸不盡。

伏讀我師刻中論楞嚴徵心處有云。若論妄心實
在身內。愕然驚悚。斯言若是。則鑑註全差矣。重復
披玩經意。最初所徵者。元是徵妄心。非徵真心也。
其言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等。正說妄心。非說
真心。然此義人多易迷。正以真心亦有三不在義。
彼則別有其義。所謂宗同而因別也。然妄心以無

體爲因。真心以體徧爲因。試立量云。妄心是有法。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爲宗。因云。無體故。又量云。真心是有法。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爲宗。因云。體徧故。是則宗雖似同。而因實天淵也。故斯經破妄心。則云。無處無體。名畢竟破也。他經於真心。雖不立處。而實不破體。以體實有。非可畢竟破也。圓覺云。諸幻滅盡。非幻不滅。是也。十家註解差處。固多。至於經初所徵之心。皆知徵破妄心而已。獨或問錯誤。與師見乃同。雖已入藏。不可從也。至於妄心。實在於內。惟人天教中。獨有此執。全是生死。

深根。小乘有學。但存此疑。而無學位中全證我空。徹悟妄心無體。而不在內也。若曰實在。則爲有體。又曰於內。并其有處。體處俱有。何以謂之妄心。經云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夫旣謂之惑者。表其元不在內。而誤執在內也。若實在內。何以謂之惑哉。蓋眾生所執在內我心。如龜毛兔角。畢竟無體。故名我空也。此是小乘證極大乘初門。故涅槃名此爲半字教也。然師心或見教中有去後來先之說。而言八識爲一期果報之主。結命於身中。故言實在於內耶。此是法相宗中如來順世間法。

相而談。到般若已卽破盡。何況頓圓。故般若謂壽者相卽謂此也。當知八識中有一分真。一分妄。其真卽徧法界真心。其妄卽身中性命主宰。旣謂之妄。豈是實有耶。蓋性命在於身中。如月影在於水中。脫體全似。而畢竟實無。正因詐僞如此。所以人乘仙乘天乘皆沈醉於此。不達全空。虛費許多功力。三界尙不能出。敢望佛道。是誠可憐愍也。又當知眾生具足真心。而亦具足無明。如金在鑛。故現前無有純真之心。蓋純真卽當失眾生名。極而言之。惟除如來一位。如出鑛之金。等覺以下猶在眾

生之數。以猶有少分無明未全盡也。故眾生其心
名如來藏心。卽入識別名。蓋如來二字卽其具足
之真。而藏之一字卽其具足之妄。故佛終實諸經
皆作此說。然但泛言顯爲深意。而不曾說破。眾生
現前那箇卽是。惟楞嚴分明說破。卽是六根中無
分別見聞覺知是也。若有分別見聞覺知。卽是前
六識心。故愚者難分識與根也。又當知法相宗中
菩薩雖知有賴耶勝心。卻全不知六根中具如來
藏心。卽是黎耶實體。以彼教中將六根目爲色法。
作所緣唯識。不作最勝唯識也。楞嚴最初徵處。呵

非推明無體等文。全破前六識心。次指眼根中見性爲心。十番顯勝。乃至推廣四科七大。皆發明如來藏心而已。此楞嚴以前從來未說之旨。故經云眞非眞。恐迷我常不開演是也。然不是未說如來藏心。但是從來未說六根卽是藏心。此正楞嚴獨異諸經處也。此旨洩後。非但教中無有祕密。卽宗中無復可藏隱處。諸大老所以忌楞嚴箋註意在此也。故此經文雖十卷之多。而始終惟破識指根四字而已。故始令眼根中悟。一悟一切悟。終令耳根中入。一入一切入也。故五卷云。汝今欲知俱生

無明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非他物。此卽因黎耶中。有一分妄故也。又云。汝復欲證菩提涅槃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此卽因黎耶具足全真故也。以是諸祖多言。不離身中。不離當處。乃至面門出入。皆謂六根。非謂色身五臟中也。至於不容擬議。不許卜度。皆撥六識。豈復有異旨哉。此略辯別。詳在疏中。不知吾師高見。以爲何如。鑑嘗南仰尊師同佛。非敢我慢逞辯。但念生死關係匪輕。至人難遇。不敢錯過。所言是非。望師明斷。不畱回互。幸甚。

來諭妄心不在內外中間甚爲精確。又尊製正脈疏所論妄心亦無不精確。但鄙見云妄亦可在內者爲正在迷時言也。非的論心體也。故云亦可亦之一字意自明矣。其中又引水冰爲喻。雖本自無體。然方其冰時。豈不堅凝一處而失其流動之性乎。妄可言內亦猶是也。非實以爲內也。試以一事驗之。人正熟睡欲覺之者。必手捏其身而後覺乎。抑亦手捏虛空而能使之覺乎。必近其身呼之而後覺乎。抑亦遠離其身他處呼之而能使之覺乎。此其理自明也。經云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雖然是惑。然正惑時。豈

不明明在內而下卽云雖在色身之內不妨體徧十方。正徧十方不妨現在身內。則意自明也。尊疏自是經之正旨。鄙見傍出。願無疑焉。若不傍出此意。外儒相難。無以應之。來云妄心不在內爲宗。因云以無體故。今云妄心亦在內爲宗。因云以正迷故。冰亦堅凝爲宗。因云以正結故。正結之時。明明堅凝。不妨堅凝無體。全體是水。則二意互相成。不相違也。

答蘇州曹魯川邑令

久不奉面命。歉歉。乃時時獲翻刻教。迪我孔多。慰謝慰謝。南企法雲。殊切瞻依。適敝郡斷凡悟上人。

祇趨壇下。爲求法故。附此候安。不佞繆迂。近守東魯。遠宗西竺。乃於儒釋之書。爲蠹魚者四十年於茲矣。亦嘗奉教於諸達者。有所蓄積。冀正之於大善知識。茲因斷凡之來布之也。夫釋尊有三藏十二部教。所謂於廣大海。張眾多網。又所謂大困小困也者。祇宜譚大以該小。詎可舉一而廢多。比吾黨中有倡爲歷劫成聖。必漸無頓之說者。夫漸亦聖說。未嘗不是。而以漸廢頓左矣。尊者內祕頓圓。而外顯淨土法門。諸佛有然。無足疑者。豈近來聽眾。不無如法華所說。初聞佛法。遇便信受。思惟取。

證者。直欲以彌陀一聖而盡廢十五王子。以淨土一經而盡廢三藏十二部。則不佞之所不願聞者也。時雖末法。而斯人之機。豈無巧鈍。有如釋尊爲迦葉爲憍陳如其說如此。爲善財爲龍女其說如彼。二十五聖各證圓通。文殊所稱又如彼。正所謂昨日定今日不定。又所謂說我是空且不是空。說我是有且不是有。此所以爲善無常主。活潑潑地。如水上按壺盧然。非死殺法也。儻釘椿守窟焉。利人天所願尊者。爲大眾行淨教。遇利根指上乘。圓融通達。不滯方隅。俾鵬鷗並適。不亦盡美盡善乎。

哉。又佛華嚴乃無上一乘圓教。如來稱性之極談。非教非宗而卽宗卽教。不空不有而無垢無淨。是在法華猶較一籌。若餘乘似難與之絜長比短也者。尊者乃與彌陀經並稱。已似未妥。因此遂有著論騰之。架淨土於華嚴之上者。朱紫遞淆之謂何。鹿馬互指又何說也。此而無人言之。天下後世必有秦無人焉之嗤。亦願尊者爲淨土根人說淨土。爲華嚴根人說華嚴。毋相誚。亦毋相濫。乃爲流通佛乘。乃爲五教並陳。三根盡攝。奈之何必刻舟而求劍。且彈雀而走鶴也。若夫華嚴一經。有信解行

證四法。善說此法者。宜莫如方山。今其言具在。可覆也。爰有清涼人。號爲華嚴菩薩。而實不會華嚴義旨。草草將全經裂爲四分。以隸四法。舍那妙義。委之草莽矣。亦願尊者辨黑白。分涇渭。揭杲日於義天。嗟嗟。今之時。緇素中高流。日就彫謝。不佞之所仰重於尊者。如泰嵩然。故不以讚而以規。知尊者無我而不佞。亦非爲我。故諄諄言之。惟尊者亮之。

久聞居士精意華嚴。極懷敬仰。茲接手教。殷勤直欲盡法界眾生而納之一乘性海。是普賢大願也。然不

肖雖崇尚淨土。而實則崇尚華嚴。不異於居士。夫華嚴具無量門。求生淨土。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耳。就時之機。蓋繇此一門而入華嚴。非舉此一門而廢華嚴也。又來諭謂不肖以彌陀與華嚴並稱。因此遂有著論。駕淨土於華嚴之上者。此論誰作乎。華嚴如天子。誰有駕諸侯王大臣百官於天子之上者乎。然不肖亦未嘗並稱也。疏鈔中特謂華嚴圓極。彌陀經得圓少分。是華嚴之眷屬流類。非並也。古稱華嚴之與餘經。喻如杲日麗天。奪眾星之耀。須彌橫海。落羣峯之高。夫焉有並之者。此不待論也。又來諭謂宜隨機

演教爲宜淨土人說淨土。爲宜華嚴人說華嚴。此意甚妙。然中有二義。一者千機並育。乃如來出世事。非不肖所能。故曹溪專直指之禪。豈其不通餘教。遠公擅東林之社。亦非止接鈍根。至於雲門。法眼。曹洞。漚仰。臨濟。雖五宗同出一源。而亦授受稍別。門庭施設。理自應爾。無足怪者。況不肖凡品乎。若其妄效古人。昨日定今日不定。而漫無師承。變亂不一。名曰利人。實悞人矣。何以故。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平民自號國王。不可不慎也。二者說華嚴則該淨土。說淨土亦通華嚴。是以說華嚴者自說華嚴。說淨土者自說淨土。

固並行而不相悖。今人但知華嚴廣於極樂而不知彌陀卽是遮那也。又來諭清涼不會華嚴義旨而裂全經爲四分以屬四法。夫信解行證雖貫徹全經而經文從始至終亦有自然之次第。非清涼強爲割截也。其貫徹也。所謂圓融。其次第也。所謂行布。卽行布而圓融。四分何害。使無行布。圓融何物。必去行布而圓融。則不圓融矣。且信住行向地以至等妙。佛亦自裂全經爲五十二段乎。何不將五十二段一句說盡而爲此多卷之文乎。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因果未嘗不同時。而亦未嘗不因自因果自果也。何必定執八

十卷經束作一塊。都盧是箇無孔鐵鎚。而後謂之圓融乎。定執一塊。不許分開。卽死殺法。卽釘椿。卽守窟。安在其爲活潑潑也。方山之論。自是千古雄談。而論有論體。疏有疏體。統明大義。則方山專美於前。極深探蹟。窮微盡玄。則方山得清涼而始爲大備。豈獨方山。卽杜順而至賢首諸祖。亦復得清涼而大備。豈獨華嚴諸祖。卽三藏十二部百家論疏。亦復得清涼而大備。溫陵解華嚴。以方山爲主。清涼爲助。已爲失宜。而居士顧訾之。此不肖之所未解也。又龍樹於龍宮誦出華嚴。而願生極樂。普賢爲華嚴長子。而願生極

樂。文殊與普賢同佐遮那。號華嚴三聖。而願生極樂。咸有明據。皎如日星。居士將提唱華嚴以風四方。而與文殊普賢龍樹違背。此又不肖之所未解也。況方山列十種淨土。極樂雖曰是權。而華嚴權實融通。理事無礙。事事無礙。故淫房殺地。無非清淨道場。而況七寶莊嚴之極樂乎。婆須無厭。皆是古佛作用。而況萬德具足之彌陀乎。居士遊戲於華嚴無礙門中。而礙淨土。此又不肖之所未解也。不肖與居士同爲華藏莫逆良友。而居士不察區區之心。復欲拉居士爲蓮胎骨肉弟兄。而望居士之不我外也。居士愛我不

讚而規。今妄有所規。亦猶居士之愛我也。病筆略申梗槩。殊未盡意。惟鑒之諒之。

又

敝郡斷凡上人索書上謁。附致惻素。顧承來翰。規切究竟。殷殷亟也。荷荷謝謝。來翰云。華嚴具無量門。求生淨土。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就時之機。繇此一門而入華嚴。非舉一門而廢華嚴。又謂華嚴圓極。無可駕於其上者。並爲確論。第華嚴是法身佛說。一乘妙義。迥異諸經。而人多與釋迦經一目之。故疏此經者。賢首爰肇其端。方山深契其旨。在

清涼則擇焉而弗精。在溫陵則語焉而未詳。至有
誤爲綸貫者。抑末矣。溫陵云。方山爲正。清涼爲助。
此見最倬。而尊者以爲失宜。似未知溫陵亦未知
方山者。諸不了義經論。及別行普賢行願品。與起
信等論。皆稱說淨土。此豈無因。然華嚴經中未嘗
及之。卽方山所第十淨土更晰也。法華鱗差十六
王子。內有彌陀。未嘗定爲一尊。其讚持經功德。旁
援安樂。實說女人因果。首楞嚴二十五聖證圓通。
文殊無所軒輊。但云方便有多門。又云順逆皆方
便。然繼以遲速不同倫。則於無軒輊中。又未嘗無

所指歸也者。故要極於普門。而不推詡夫勢至。更加貶剝曰無常。曰生滅。若夫釋尊。祇說大小彌陀。不啻足矣。胡爲乎紛紛然三藏十二部爲乎。賢首清涼諸師。亟標小始終頓圓五教。僉以爲允。而未嘗品及淨土。心宗家流。尤所蕩掃。大鑒之言。且未及詮。更拈一二。如誌公曰。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方。如齊己禪師曰。惟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又曰。你諸人。日夕在徑路中往來。因恁麼當面蹉過阿彌陀佛。又曰。其或準前捨父逃去。流落他鄉。東撞西磕。苦哉阿

彌陀佛。此之三言。或以爲苛。然豈無謂而彼言之。亦必有道矣。古德云。一切眾生。自己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卽是小乘。又有云。直下頓了此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此是無上道。此是真如佛。學道人祇怕一念有。與道隔矣。又有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不向生死中定當。何處更擬佛。擬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在。所以達者。亟道祇劫辛苦修行。不如一念得無生法忍。又道一念緣起無生。超出三乘權學。況毋論三乘一乘。要

之無我我所。今之往生淨土也者。我爲能生。土爲所生。自他歷然。生滅宛然。忻厭紛然。所未及悉。顧從來譚蓮乘者。必曰華開見佛。悟無生。蓋必待往生而見彌陀。始從觀音若勢至。抑或彌陀。誨以無生。此時方悟。豈其上品絕少。中下滋多。滯在祇劫。似爲迂遲。矧欲修淨土。亦須先修有無等四。四十六觀門。試問所觀者。是何軌則。能觀者。還有幾人。所以念佛者。如牛毛。往生者。如鱗角。何似反而求之。自有餘佛在也。彼寒山之勛豐干。謂往五臺禮文殊。不是我同流。此在通達佛道者。出詞吐氣。自

別。且也。一切佛道以金剛般若爲入門。以佛華嚴爲究竟。金剛則曰實無少法可得。而佛華嚴所稱佛地二愚。一則曰微細所知愚。一則曰極微細所知愚。所以阿難自道不歷僧祇獲法身。識者猶且呵之。故或曰佛瘡。或曰佛魔。文殊瞥起佛見。未免貶向二鐵圍。嗟嗟。見河能飄香象。智主不受功德。道人心無住處。蹤跡不可尋。故不歷權乘獨乘一乘。此則不佞之所爲惓惓者也。彼諸佛諸祖爲一分執著我識下劣眾生。以及小乘弟子。惟依一意識計。以現在色心等爲染淨依者。憫其四大旣離。

一靈無歸。如失水魚。躑躅就斃。故不得不將錯淨土而安置之。此亦化城之類也。傳有之。若能悟法性身。法性土。要歸於無物。是真佛土。若華嚴性海所現全身。如人身中有八萬四千毛孔。東藥師。西彌陀。各各在一毛孔中。說法度生。人若渙毛孔。徹全身。未嘗不可。儻拋撮全身入一毛孔。不但海漚倒置。而蠅投窗紙。其謂之何。昨不佞手疏所云。爲宜淨土人說淨土。爲宜華嚴人說華嚴。自謂不悖諸佛法門。亦是爲尊者赤心片片。尊者乃欲攜我蓮胎。則昔人所云。若捉物入迷津。與夫棄金擔草。

之謂矣。更稽之。古人有云。若欲究竟此事。須向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若閨閣中。軟暖物。捨不得。有恁麼用處。又有云。諸經所稱。無瞋恨行。此之瞋恨。非凡情可比。恨者。恨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福相而不自覺。瞋者。瞋吾度脫之未至也。以故自覺覺他。有世間智。有出世間智。有世出世間上上智。舉以語人。得無違拒。庶幾能利益於人。邇昔三教聖人。出興於世。無不爲一大事。且觀時節。因緣偏者。補之。弊者。救之。微者。顯之。要之以心性。開示於人已耳。以今天下。拘儒株守傳註。曠士溺意虛。

玄餘之手木樵而口彌陀者。自通道大都。迨窮村僻巷。居相望而肩相摩也。尊者又從而和之。非所謂順世情之教。波隨而風偃者乎。是在不佞不能無疑。而來翰乃稱雖崇淨土。實尙華嚴。又云繇此淨土一門而入華嚴。此如古德所云。但爲弘實。而眾生不信。須爲實施權。以淺助深。又云用與適時。口雖說權。內不違實。但使含生得權實諸益也者。則不佞誠契之。祇領之。且羨且慰矣。乃會下聽眾。自杭過蘇者。時時有之。罔弗津津九品間與之言。少涉上乘。則駭心瞠目。或更笑之。此其過在弟子。

耶。在師耶。大丈夫氣宇沖天。而度生爲急。若出世矣。開堂矣。敷座矣。不具大人作略。祇作閭巷老齋公齋婆舉止。忽被伶俐人問著。或明眼人拶著。擬向北斗裏潛身耶。抑鐵圍山裏潛身耶。不見道。若是大鵬金翅鳥。奮迅百千由旬。躡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斷不取次啗啄。亦不隨便埋身。且總不依倚。佛法大事。非同小可。願尊者重厝意焉。來翰又云。彌陀不異遮那。是也。第化境化儀。各各差殊。蓋諸佛教義通宗因緣。旣墮因緣。豈無大小。定有深淺。故謂諸佛爲異。則千佛一佛。不可謂異。謂諸佛

爲同。則徧照能仁二尊亦自不同。古人以爲一切諸法同異重重不可一向全同。不可一向全異。不可以全同作全異。不可以全異作全同。迷此同異二門。則智不自在。如云擬向白雪蘆花處覓。則以溫州橘皮作火得乎。首山念有云。夫爲宗師。須具擇法眼。始得。所以古來有拈古頌古。又有別古慙古。如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又云至道最難。須要揀擇。所以華嚴第八地曰寂滅眞境現前矣。猶云應起無量差別智。又云觀察分別諸法門。此非作而致其情也。我之鑑覺自性本自圓明。如大寶鏡。

胡漢不分而分。如如意珠青黃不異而異。若是於諸法中不生二解人。何嘗離卻揀擇別求明白。這些道理。便是揀擇不揀擇。所謂善巧分別清淨智。非耶。方山爲論。清涼爲疏。皆綜佛乘。共闡圓宗。雖論有論體。疏有疏體。然惟其義。不惟其文。文或殊而義則一耳。如以其義。則見地迥別。清涼演說諸經。真善知識。惟於華嚴。其句訓而字釋。豈無補於舍那。其挈領而引維。實弗逮夫棗柏。清涼棗柏之區別。弗明。則盧舍那經之旨要終晦。所謂信解行證四法。裂全經而瓜豆之。此其大者。自餘更多。不

佞謂之擇焉弗精。非無以也。儻以爲未然。請更質之於棗柏大士。

辱惠書。纍纍及二千言。玄詞妙辯。汪洋層疊。誠羨之仰之。然竊以爲愛我深而辭太費也。果欲揚禪宗抑淨土。不消多語。曷不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旣一佛不立。何人更是阿彌陀。又曷不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旣寸土皆無。何方更有極樂國。只此兩語。來諭二千言。攝無不盡矣。茲擬一一酬對。則恐犯鬪爭。不對。則大道所關。不可終嘿。敢略陳之。來諭謂清涼擇焉而未精。愚意不知清涼擇華嚴未精耶。抑

亦居士擇清涼未精耶。又來諭謂不了義經乃談說淨土。而以行願品起信論當之。起信且止。行願以一品而攝八十卷之全經。自古及今。誰敢議其不了義者。居士獨尙華嚴而非行願。行願不了義。則華嚴亦不了義矣。又來諭謂法華記往生淨土爲女人因果。則龍女成佛亦只是女人因果耶。謂彌陀乃十六王子之一。則毗盧遮那亦止是二十重華藏之第十三耶。居士獨尊毗盧。奈何毗盧與彌陀等也。又來諭謂楞嚴取觀音遺勢至。復貶爲無常生滅。則憍陳如悟客塵二字。可謂達無常契不生滅矣。何不入圓通之

選誠曰觀音登科勢至下第豈不聞龍門點額之喻
爲齊東野人之語耶又來諭謂齊已禪師將古人念
佛偈逐句著語其曰惟有徑路修行則著云依舊打
之遶其曰但念阿彌陀佛則著云念得不濟事居士
達禪宗何不知此是宗師家直下爲人解黏去縛乃
作實法會而死在句下耶果爾古人有言踏毗盧頂
上行則不但彌陀不濟事毗盧亦不濟事耶此等語
言語錄傳記中百千萬億老朽四十年前亦曾用以
快其唇吻雄其筆劄後知慚愧不敢復然至於今猶
赧赧也又齊已謂求西方者捨父逃逝流落他鄉東

撞西磕。苦哉阿彌陀佛。往應之曰。卽今卻是如子憶母。還歸本鄉。捨東得西。樂哉阿彌陀佛。且道此語與齊已所說相去多少。又來諭謂多劫修行。不如一念得無生法忍。居士已得無生法忍否。如得。則不應以我爲能生。以土爲所生。何則。卽心是土。誰爲能生。卽土是心。誰爲所生。不見能生所生而往生。故終日生而未嘗生也。乃所以爲眞無生也。必不許生而後謂之無生。是斷滅空也。非無生之旨也。又來諭謂必待花開見佛。方悟無生。則爲迂遲。居士達禪宗。豈不知從迷得悟。如睡夢覺。如蓮華開。念佛人有現生見性。

者。是花開頃刻也。有生後見性者。是花開久遠也。機有利鈍。功有勤怠。故花開有遲速。安得槩以爲迂遲耶。又來諭謂遮那與彌陀不同。而喻華藏以全身。喻西方以毛孔。生西方者如撮全身入毛孔。爲海漚倒置。夫大小之喻則然矣。第居士通華嚴宗。奈何止許小入大。不許大入小。且大小相入。特華嚴十玄門之一玄耳。舉華藏不可說不可說無盡世界而入極樂國一蓮華中。尙不盈華之一葉。葉之一芥子地。則何傷乎全身之入毛孔也。又來諭謂荒山僧但問以上乘便駭心瞠目。居士向謂宜華嚴者語以華嚴宜淨

土者語以淨土。今此鈍根輩正宜淨土。何爲不與應
病之藥而強聒之耶。又來諭謂老朽旣出世開堂。不
具大人作略。而作閭巷老齋公齋婆舉止。設被伶俐
人問著。明眼人拶著。向北斗裏潛身耶。鐵圍裏潛身
耶。老朽曾不敢當出世之名。自應無有大人之略。姑
置弗論。而以修淨土者鄙之。齋公齋婆。則古人所謂
非鄙愚夫愚婦。是鄙文殊普賢馬鳴龍樹也。豈獨文
殊普賢馬鳴龍樹。凡遠祖善導天台永明清涼圭峯
圓照眞歇黃龍慈受中峯天如等諸菩薩諸善知識
悉齋公齋婆耶。劉遺民白少傳柳柳州文潞公蘇長

公楊無爲陳瑩中等諸大君子悉齋公齋婆耶。就令齋公齋婆。但念佛往生者卽得不退轉地。亦安可鄙耶。且齋公齋婆庸獸下劣而謹守規模者是也。愚也。若夫聰明才辯妄談般若喫得肉已飽來尋僧說禪者。魔也。愚貴安愚。吾誠自揣矣。寧爲老齋公老齋婆。無爲老魔民老魔女也。至於所稱伶俐人明眼人者。來問著拶著。則彼齋公齋婆不須高登北斗遠覓鐵圍。只就伶俐漢咽喉處安單。明眼者瞳人上敷座。何以故。且教伊暫閉口頭三昧。回光返照。故抑居士尙華嚴而力詆淨土。老朽業淨土而極贊華嚴。居士靜

中試一思之。是果何爲而然乎。又來諭謂勸已求生
淨土。喻如棄金擔麻。是顛倒行事。大相屈辱也。但此
喻尙未親切。今代作一喻。如農人投刺於大富長者
之門。延之入彼田舍。聞者皆笑之。農人不知進退。更
掃徑謀重請焉。笑之者曰。主人向者不汝責幸矣。欲
爲馮婦乎。農人曰。吾見諸富室。有爲富而不仁者。有
外富而中貧者。有未富而先驕者。有典庫於富人之
門而自以爲富者。且金谷郿塢於今安在哉。而吾以
田舍翁享太平之樂。故忘己之卑賤。憐而爲此。今知
過矣。今知過矣。於是相與大笑散去。

答四川黃慎軒太史

八月一日。淨土弟子黃輝稽首奉書蓮池和上。大
導師侍者。師殆遠公後身耶。抑淨土菩薩乘本願
力示現攝化耶。輝向往久矣。西皈津梁。幸爾同世。
恨宿業滯鈍。不能仰接阿彌陀佛之願。比歲信力
稍深。始知參學捷徑。唯此一著。如來金口語語在
耳。但恨冠紱爲拘。未能頓棄。何繇暫到武林拈一
瓣香耶。敝邑貴比丘來京。云常侍法座。承體力康
甚。朝夕唱導。曾無厭倦。甚慰縣縣貴有師明海。卽
生身父。鑄有白衣大士一尊。云欲奉還吾邑。輝謂

之曰。雲棲淨境。卽彌勒內院。何必勝之。但發心向彼。使大眾頂禮。應時放無量寶光。接引海公往生。必矣。貴立忻然。因資之令速往了願。且貪得此便。一通積懷於吾師耳。弟子宦情冷甚。徒以蜀土絕無師友。京師知遊多勝已者。時時提發。日有減省。暫紆章紱。實同寄棲。前年妻死。已不復娶。有子一人。已舉一孫。畱之家中。令奉養家大夫。今隻身泊此。浮家泛宅。便同菴院。雖塵勞紛拏。不敢暫忘此。一大事因緣。猶憶己丑秋。夢登一寶塔。同年友焦弱侯氏手持一卷見示。乃吾師戒殺放生文也。夢

中乞之。遂以見贈。是日遂斷殺生。見生物卽爲贖放。或稍有餘力。卽斥買生物放之。又重刻此文於敝邑以施諸人。卽此一事。於吾師緣自不薄。但未得見師耳。同年陶周望氏亦與輝同發心者。聞近來愈加精進。雖參未卽徹。乃其根器決可上品往生者。弟子猶爾。言之慚愧。願吾師俯垂接引。凡朝夕頂禮疏中。幸爲附入黃輝名字。或稱幻如。則自定法名也。更冀於無量壽如來觀音勢至二大士前爲弟子證此信心。以和上悲智祝願。慈光加被。永斷煩惱癡迷。作不退轉大心眾生。盡未來際爲

淨土眷屬弟子不能耳聞猶能以心聞之也。海公父子在敝邑亦自希有。師幸特爲貴一加提撕。輝已語渠盡此報命。毋出雲棲。但渠以海公所造一大藏法寶本意送歸敝邑。欲了此而後可耳。欲寄薄俸充一蔬饌。而貴孤身不便。姑俟後信以往。杭人北來相續。願時惠法語。長養信苗。餘唯爲佛爲法爲眾生自重。弟子輝稽首和南。

正月一日弟子黃輝頓首和南。遞中承示所著數種。並於友人處見菩薩戒義疏發隱。真如親奉教音也。弟子十二時中不敢不勉。座右書云。心淨則

佛土淨。不淨身口意三業。方寸悉是穢惡。何繇往生。未有離心而取土者也。參禪旣未得徹。若不常常覺照。痛與一刀兩斷。何繇清淨三業耶。此日用工夫。不知淵匠以爲何如耳。便中更教之。新刻思益經一部奉覽。弟子甚欲受大戒而未能也。所謂識法者懼耳。吳本如說法候安好。良慰遠懷。伏惟爲法爲眾生自重。

手書至。知爲道真懇。日倍月增。喜慰喜慰。復見座右數語。尤爲警切。願常如是用心。淨之又淨。淨極光通。達自性彌陀。不求而自獲矣。何慮參之不徹也。寄來

思益經領入。前寄金書彌陀經亦領入。草草不宣。

又

徐君向京師來。寄扇二柄。有尊作懷淨土詩各一章。領訖。頃者春元謝青蓮言彌陀經專持名號以下數句。述尊意爲問。有覆青蓮語。未知達否。此經藏本羅什初譯。玄奘次譯。并海東疏。俱無此數句。無可疑者。外新刻禪關竹窗共二冊附覽不盡。

又

正月廿五日。弟子黃輝頓首和南蓮池大和上老師侍者。前承惠寄近刻種種法施。則窺福慧二嚴。

精進無量。湯鍋失足。當是重報輕受。抑亦虛空棒喝耶。吾師於此所得不少矣。禪關策進一書尤強人意。弟子每懷此念。豈知師已先之。領誦踊躍。不自勝任。陶周望同年真兄弟。今復作法門畏友。數年之別。一旦傾倒。遂得聞提獎餘論。驩喜可言。所不同者。渠密邇化城。得親寶所。受持菩薩大戒。而弟子匏繫一官。莫能傅翼暫往耳。莊誦所著發隱真智者大師功臣也。去聖時遙。眾生根淺。不復知木杓何物。佛入滅時。固勅弟子依戒而住。況末法澆訛。習業深厚。福淺乎蟬翼。而罪高乎須彌耶。竊

意佛菩薩不捨眾生。示現對證之藥。於今日無如戒亟者。吾師乘願力來。以淨土普攝諸根。而策之以禪。防之以戒。可謂慈悲無量廣大悉備矣。弟子業於廿八年正月十五日受居士五戒。今復欲受持菩薩大戒。而去師苦遠。欲遙申稟承。不知可否。對經像前受戒。雖有明文。而相好難求。恐非微劣所能趣致。吾師雖在千里之外。而一念淨信。樂邦只尺。用是特爲控請。伏唯和上尊裁。如俯念翹誠。惠然垂憫。許其受持。願便中早賜肯語。俾馳疏上聞。約疏至之期。遙禮和上。敬當盡形供奉焉。如謂

精進無量。湯鍋失足。當是重報輕受。抑亦虛空棒喝耶。吾師於此所得不少矣。禪關策進一書。尤強人意。弟子每懷此念。豈知師已先之。領誦踊躍。不自勝任。陶周望同年真兄弟。今復作法門畏友。數年之別。一旦傾倒。遂得聞提獎餘論。驩喜可言。所不同者。渠密邇化城。得親寶所。受持菩薩大戒。而弟子匏繫一官。莫能傅翼暫往耳。莊誦所著發隱真智者大師功臣也。去聖時遙。眾生根淺。不復知木叉何物。佛入滅時。固勅弟子依戒而住。況末法澆訛。習業深厚。福淺乎蟬翼。而罪高乎須彌耶。竊

畱慈慧寺矣。卽原鑄處也。板畱此與否尙未定。儻不可畱。此間當更圖刻之。亦自不難。發隱聞新有更定。當依定本也。弟子護法一念不敢不誠。前承師賜柱石法門之囑。故喋喋及此耳。往時專意淨土。期一相深入。去年春始提話頭。雖屢開解路。終是意識轉換。非直下了當也。然弟子亦殊不敢少自退屈。石簣聚首合併之益不少。但塵勞無窮。身名累綴。當繇前因雜亂業障深厚耶。雖知不揀靜鬧。隨處下手。終是工夫間斷。未能純一。正爾慚愧懺悔。所以持戒一念彌覺殷重耳。師何以開之使

速出迷塗耶。此間行履葛屺瞻居士當能言之。葛公信向良不易得。此還更領新益。可謂多生勝緣。弟子甚羨之。而不得從也。然所欲稟承者。豈在形貌口耳哉。去秋蜘蛛聞名立化。亦大奇事。業爲建一小塔。作文志之。刻成當付後信寄上。范子喬出京。曾爲書一戒殺手卷。爲從人竊貲。棄卷於武當龍湫中。竟以神龜引路復得之。卷殊不濡。人以爲異。子喬還杭。或有頂禮因緣。必能自說其詳。此皆吾師慈善力所加被也。敢忘大恩。但未知所報耳。諸唯爲法爲眾生自愛。正月廿五日。弟子黃輝再

稽首和南。

願遙受菩薩大戒。此意甚正。無不可者。卽不得好相亦無害。難在好心耳。末世好相難得。有心取相而求必得。反有發魔事者。但辦好心。勿生疑二。隨何月望日爲期可也。又云塵勞雜亂。但隨緣且戰且守。居士善根深厚。當有大如意日在。毋憂也。

與黃慎軒太史王墨池主政諸居士

杭州右衛應襲楊君名誌者。入京襲職。聊附寸楮。誌故父貴州都閫楊國柱。其人身雖武弁。而行出乎士君子。清廉慈惠。時輩罕及。而忠義憤激。素所自期。故

不肖與之交遊甚久而敬之特深。向以討楊應龍戰沒。不肖痛傷無已。而報曰被虜。若非天殄醜夷。盡空其巢穴。則國柱存亡未決。而含冤負枉何日白也。今心迹已明。公論已定。恐猶有未知其詳者。不惜爲一陳之外。山刻數種附上。不盡。

附黃太史回書

楊生持書至。奉教如面。忠臣孤白宜優錄。在事者已爲別作一目矣。襄陽本數句。查奘譯及海東疏皆無之。始信師前所言非草草者。甚愧前云云之謬也。疏鈔刻已將完。從此流通。盡法界成青蓮華。

豈不大滿意事耶。東朝且建。言去有詞。旦夕大典克就。便可抗疏歸養。但相去彌遠。不能相聞。唯有此心往來左右耳。老父久持十齋。近聞已斷葷兩月。儻遂長齋。皆餘教所感動也。沾佩何已。鄉人云屠者市一豬。明將烹之。豕人跪乞命。淚下如雨。因走入倉底。鞭不可出。老父聞之。亟以錢贖焉。豬乃自出。隨小力還。人皆歎詫。齋因如此。亦奇矣。家書尙未至。然鄉人非妄語者。老父天性仁慈。得爾助發。亦不偶然。便郵中幸惠法語一二則。使輝得持歸爲壽。世上何物可比耶。直還倦甚。楊生索書亟。

草草怖惊。不盡千一。九月廿七日。弟子黃輝頓首
和南。

答桐城吳觀我太史廣瀾

歲杪。從舍姪用先詢知人天藥樹。經霜彌茂。昏衢
慧日。候乃再中。敬用合十。普爲橫目。歎未曾有。病
室中所徼和尚法施。入耳熏心。不啻九里之潤。恨
廣瀾皮下無血。不能從千里外觀面承當耳。皇
明護法錄。仰見我師深心慈攝。平等徧周。而楊宗
伯所註三篇。又能標揭道岸。以曉縫掖之盲。於末
法中。可謂救時鍼砭。廣瀾不揣愚陋。揚厲末簡。轉

授梓人。使此土闡提稍爲短氣。或亦大師法海之
一滴也。茲因家舅廣寓省覲。函丈籍用四牘敬上
起居。別具放生淨貲。聊與大師證第八地無功用
時。作少隨喜。萬惟和尚納小兒之供。而寬後夫之
誅。廣瀾不旣瞻戀悲仰之至。

新正十日大吐。幾至委頓。越數日又夜起一跌。至今
循牆而走也。神疲力倦。頭眩目昏。日已銜山。殆將不
久。乃蒙遠寄放生銀。收入謝謝。楊宗伯護法錄註。誠
如來諭有大功於末法。而一跋撮三篇之旨趣。融貫
會通。轉更深妙矣。又聞置田爲放生之費。舊有十金。

擬作福事。偶值此良緣。謹附鏡。吾奉上。

復次鏡。吾來道尊意。以所受戒。或有缺失。爲懺。古有乘戒緩急。四料揀。乘急戒緩。大勝戒急。乘緩者。竊怪尊目不能覽閱。何得行文。非但識見之卓犖。而宏博典瞻。高古淵邃。似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者。非人所能及也。願回此過人一段靈照。照了自心。必有悟入。則今日大聰明。轉成眞智慧矣。何慮戒之缺失也。

又

廣瀾每從舍姪詢知福履。亨嘉法潤。廣被則爲眾生。合掌踊躍。歎未曾有也。廣瀾未死赤心。不能用。

以鞭癰。更用芻狗。牽引葛藤。負罪良厚。和尚不加
痛棒。過矜詡之。蓋慈母之育嬰兒。一聞謬訶。輒爲
撫掌。廣瀾豈敢貪於提獎。妄自以爲有所得當耶。
惟是慈翰。尙有未盡之諾。則渴者之思甘露。又不
啻日以爲歲矣。茲舍弟應寵。頂謁法座。敬附寸牘。
以導巾瓶。且請究清淨明誨。庶幾未來生死長夜。
永奉智光。眞曠劫中不思議事也。臨楮翹誠。五體
投地。

來諭更欲究竟未盡。前所著書。廣大悉備。亦無不盡。
所未盡者。不在此書。而在一心。良繇懸河之辯。彌天

之辭無不自妙明真心流出爾。金剛鈔青龍疊疊數萬言而得者乃在龍潭吹滅一燈之頃。故曰所未盡者在一心也。究竟此心卽罔弗究竟矣。或不相應一心念佛。至要至要。

又

來書云兢兢以未獲了明此一大事爲憂。爲甚憂。此人情所謂不足憂者也。卽此是入道正因。願一心本參而已。又浮山冊中諸名公俱稱述觀其黑白語爲上妙玄談。此語雖傳誦千古。而遠老深深處不在此。此等今日聰明人亦能爲之。卽九帶等亦不須穿鑿。

求會。但做遠老安樂工夫耳。有如是工夫。方有如是證悟。古德謂祇愁不成佛。不愁佛不解語。至哉言也。幸畱意焉。

又

在家戒有缺。雜亦無足怪。當知戒緩乘急。古有明論。惟願二六時中。刻刻參究此事。斷盡諸緣。制心一處。必期打徹而已。

又

無業而病。病屬先業。現生償此。併多生之業償之矣。所謂重報輕受者也。應生歡喜而勿煩惱。世事以疾

而廢。因廢世事。得修道業。又所謂因禍而得福者也。亦應生歡喜而勿煩惱。惟宜盡放萬緣。一心內照。

答方伯本如吳公

癸丑冬初離武林。猶謂入覲後尚可趨侍法筵也。不意濫叨蜀撫之命。彼時卽具疏乞休。弗遂。爲蜀中猘夷叛亂。嚴旨督促。星馳赴任。拮据兵事一載。方得克敵。頃渠魁業已授首。而脅從寬其盡誅。地方已得寧息矣。此皆三寶加被之力也。俟捲甲休兵之後。再疏告歸。得遂私願。當攜筇杖。問訊蓮座之下也。邇來道履想益清吉。惟願常住在世。永作

人天眼目耳。萬里遙天。曷勝思慕。敬修寸楮。怖臆外具紫花布一端。暑襪一雙。略將遠念。幸炤入不盡。小兒大瑛。囑筆頂禮。弟子求賜起法名。示來至懇。右啟蓮池大師法座。正月十一日。弟子吳用先和南。

數年恩澤。雙被緇素。蓋去後常見思矣。又令郎器宇豁達。自非凡品。更宜韞高明。以沈潛。養剛大於慈忍。日後成就。有不可量者。

答嘉興包心弦孝廉

日奉吾師手札。以燒舟事而示之。悲智並行。真大

法施也。敢不佩服。第念前輩如永明禪師。當其取錢買生時。寧知王法。及其臨刑談笑時。寧知世法。一切葛藤盡斬。迺得宗鏡高懸。至今在照攝之內。弟子生死二字。頗似勘明。況於利衰毀譽。蓋眾生之夢酣矣。不竭力喚醒。寧肯回頭。卽如放生一節。救得一命。亦祇完得一念慈悲。而漁人網利。不知業報。吾師謂其落地獄乎。不落地獄乎。與其惡趣拔之。何若人趣中。以逼迫巧方便而拔之乎。焚舟一隻。是真。乃小价管園人物。又朽敝不堪。故借此以嚇人耳目。不謂人遂相傳至入師靜聽中也。師

謂有悲不可無智。弟子則以有智有似愚之智。不智不能運悲。不愚不能成智。若大家怕是非。只管一己。畢竟度眾生心未切未大耳。吾師以爲何如。讀來書。知有菩薩大心願大力量。可敬可羨。但所稱菩薩者。不拘常法。而唯貴在利生。然亦未嘗不審機宜。酌時勢。故曰有悲有智。非一味果敢必行而無復顧忌之謂也。如孔子在世。非菩薩儒乎。而伊尹放君。柳下惠不羞汙君。夫敬君而無慢也。擇君而後事也。常法也。尹惠不拘常法。可謂菩薩矣。然孔子當魯哀之闇。何不放之。而乃曰事君盡禮。問陳之君。受女樂。

之君何不事之。而乃飄然遠去。將孔子非菩薩耶。來書云。永明壽禪師以官錢放生。今居士能以楞嚴常住錢放生乎。又云。永明臨刑談笑自若。夫生死亦大矣。談笑臨刑之事。未可易言也。菩薩捨頭目髓腦如棄敝履。今有乞頭目髓腦於居士者。能任其割截斫刺而安樂自如。一無所動於中乎。又云。人中治之。勝地獄中拔之。然眾生造地獄者。不特一漁耳。卽鄉閭中子孫忤父母者。豪強欺壓小民者。奸徒種種爲惡害人者。官司所未獲。刑憲所未施。居士能執而戮之。以免其地獄乎。又云。有智有似愚之智。旣曰似愚之

智則畢竟智矣。非愚也。寧無似愚而眞愚者乎。今僧有拖百觔鐵索而募緣者。有木魚一嚮化銀五千而募緣者。皆可謂似愚之智乎。又云燒舟者是管園人物。夫加以美名。歆動其心。安知不因而生事乎。徒木者酬金。商君所以興。亦所以敗也。告訐者錫爵。天后所以盛。亦所以衰也。何也。其漸不可長也。又云漁舟朽敝。燒之。蓋借以警眾。然則漁人之老疾者。亦可殺之而借以警眾乎。孔子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如高見。是知彰。知剛。不知微與柔矣。孔子曰。臨事而懼。如高見。是北宮之無懼爲主矣。孔子無可無不可。

如高見少正卯可誅。可誅者尙眾也。孔子何不一於可。并誅三家乎。居士是真實心。欲行菩薩道者。吾愛之重之。恐其太執。爲是喋喋。幸高明詳察焉。

答湖廣汪靜峯中丞

可受以湘潭鄙人。作簿書俗吏。不識宿世何緣。頗知皈依三寶。然少年爲金華令。往來嚴陵江上。密邇法筵。不知就問。比思就問。而山川已隔。今逐逐風塵老矣。生與至人同此世界。奈何不一望見門牆。靜夜思之。形影可慙。茲有社友元聞邢三敬發心來參請。謹附通姓名於執事。儻辱光明之下照。

斯亦千里之如面也。外具金剛篆刻一部。奉塵清覽。楞嚴依釋一部。請教遙望海雲五體投地。

楞嚴依釋有姑蘇袁居士曾寄見其闡揚經旨融貫暢快。今更遠頒重覩奇珍曷勝慶幸。又蒙篆刻併謝不宣。

再白。宏以老疾沈困。閉戶緘言。而大居士妙釋遠來。有不容終嘿者。愚意此且未須付梓。蓋尊齡知命而已。具如是見解。稍遲遲必更有新得矣。夫子七十從心。趙州八旬行腳故也。狂瞽之言。伏希照諒。

答紹興王墨池京兆

五雲深處道侶駢集。已是此方極樂世界。恨鄙人業重墮落富貴場中。無緣時時從丈席聆提誨耳。此事雖不間閒忙靜鬧。卻應酬過煩。不知不覺當面蹉過。業居普賢示現地。尙未能行普賢行。總之命根難斷。大事未徹。種種修持都是業因。年已五十餘矣。日復一日。鈍置乃爾。不勝悲痛。大師何以策之。海內士友同志半就彫落。里中潛修密詣止得一石簣兄。而今又逝矣。大師座下高足誰當首屬。法雨瀰天。兒孫滿地。自不乏人。必欲具超師之智。擔荷此事。恐亦未必能多得也。奈何。近日四方

居士中參禮師門儻有可堪語此事者乎。乞指示以便訪參。弟子蠢劣無足數。日夕孜孜唯有究明本地一著。與觀禮善知識一段渴懷耳。願老師垂教。

得書知日夕提究此事甚慰遠懷。近時頗有畱心此事者。但空談者多。實造者少。爲可歎耳。古人亦多忙冗中得之者。根難測故。願加意不退爲望。

答江西郭青螺司馬

僕始深信西方淨土。若此妙明。亦若此簡易。最後得師所著彌陀經疏鈔讀之。又知妙明處不落頑

空簡易中不入淺俗。遠師以來一人而已。僕近畱
鬼方。討夜郎。兵戈叢中。佛力爲多。竟無術脫去塵
沙。歸鏡雲棲。敬遣一介上起居。薄將不腆以飯從
者。卽日三四小兒入畱都。道錢塘肅誠頂禮。幸有
以教之。卽所以教僕也。

萬里德音忽被枯朽。感慶可言。賢公子儻臨荒塢。區
區之心。欲勸以佛道人倫。不礙交盡。無論形分。緇素
祇貴了明心地而已。不審當尊意否也。

答湖廣曾金簡儀部

數年之中。得再瞻法座。獲承印可。不啻遊樂邦。親

蒙導師授記。感如之何。昨不自揣。謬以楞伽楞嚴金剛三宗通請正大方。冀幸明眼宗師有以鉗鎚我也。或得一言半句互相切劘。豈徒不肖之幸。實無量眾生之幸也。不肖白衣。豈宜妄與教典。六祖有言。佛性本無南北。獼獠之別。往見月川。憨山每引宗語證經。有當不當。竊不以爲然。自己亥坐少林四十餘日。偶聞鐘聲。忽有省入。始信一切世諦。語言總與實相不相違背。何獨於佛語而二之。遂以權爲實。以實爲權。無不可者。若宗教屹然分爲二途。於佛語中自分淺深。難以通矣。故宗教分則

諍通則無諍。不肖亦欲同歸無諍。大師其謂之何。別具二序。爲高徒紹覺結緣冥冥之中。幸批示可否。尤感。

昨春造詣門屏。冀領矩誨。適值尊足有恙。坐臥相對。已結勝緣。接談數語。不啻遊極樂。聆法音也。感如之何。夜共高足慧文論經。豁我心目。足知門下龍象踵接肩摩。未易縷指別法席。出遊淨慈。適陶石梁春元以令徒紹覺所著因明論成。唯識論二解。命爲之序。不辭淺陋。僭題篇端。更託石梁請正門下。乃可授梓。不知曾達此意否。如有未當。幸爲

改正。是望。如生謬爲楞嚴楞伽金剛三宗通。麤淺簡略。知爲作家所笑。然欲藉是種般若因。稍備淨土資糧。固不自覺其醜。唯大師具眼。知我負墮處。懇乞指示。以便改圖。且願筆之首簡。指迷來學。豈但有裨生一人已也。至禱至禱。茲寄上楞伽心經東遊草呈覽。外金剛中有未善已改刻。續託周丈寄上。餘不多及。

周君寄至楞伽心學東遊三刻。臥疾沈困。兼復行促。纔染指。已知有深味矣。荷虛懷使言。容更詳覽。儻有愚見。日後便中呈上。觀緣因明二序。發明二論旨趣。

言簡意盡。足名妙解。彼僧博覽強記。亦誠可佳。序文大爲得體矣。

答嘉興郡伯槐庭蔡公

惟我大師慈悲救人。一洗狂蕩。直歸安養。眞阿彌陀化身也。弟子信心頗切。淨業難純。畢此一生。以報師恩。如韓信背水陣。欲退不可得矣。乞賜常寂光中陰加護祐。切禱切禱。外刻經請正。千佛名經末卷原有顛倒。藏板亦有差錯。因緣會合。知在何日。

遺澤覃布。人切去思。忽接手書。不勝忻忭。承諭千佛

名經與藏本及蘇州本略有小異。然佛名並無不同。餘小異不足辨。八旬衰朽。命若風燈。未知重得覩光儀否也。

答崑山王孟夙居士廣鋏

弟子王廣鋏百稽首大師法座下。弟子服官四載。未通一啟於法座。則以積疲之邑。當連災之後。終日以救荒爲事。無米難炊。拮据良苦。且以爲徒事尺牘候問。不如遵行大師之教。是以請粟發賑。煮粥以活饑民。不遺餘力。間有冤獄成案難翻者。弟子焚香告天。必爲洗白。上官亦往往諒而從之。四

年之內。俸入不能餬家人之口。此弟子服官大略也。到任時。原不攜帶妻子。曾攜一妾。昨歲因其悍而善遣之。覺此身輕快。得瞻禮大士。每日誦彌陀經一卷而出。偷閒閱楞嚴。龐居士等錄。蓋弟子雖有志。多生習氣。尙未除。是以時時提醒。惟恐退墮。常思掛冠。專心淨業。而婚嫁未畢。又恐靜坐時。亦有未安。且捱日子過去。此生窮通。付之時命。悟道遲蚤。聽之機緣。乞大師一言教之。法體康勝。時從李長蘅王弱生處得之。欣慰欣慰。牧牛圖囑語。弟子已有。儻有近刻。乞惠賜。以便捧誦。俸金二兩奉

上爲大師製禪衣。幸鑒其誠而納之。臨啟不勝瞻仰之至。

如是守官。如是愛民。如是申冤救苦。足稱宦途菩薩矣。中云此生窮通付之時命。悟道遲蚤聽之機緣。可謂確論。今雖世事未了。但得一時之暇。毋令放過。卽便提撕本參。久久自有入處耳。

答太倉王弱生駕部廣曉

前承老師指引。提念佛是誰話。碌碌塵中不能著實奉行。但偶一舉起。旋覺有平日本子上看得。知識邊聽得。一種相似光景來擾。若盡數掃去。則又

如銅山鐵壁茫然無下手處。不知此處有何方便得有入處。望老師慈憫指示一言。以開迷雲。

既當任有官。宜以王事爲急務。道念未得十分相應。此自然之理。無足怪者。但在得暇便提撕耳。來云目覽耳記悉盡掃去。又茫然無下手處。然萬緣雖盡。斷絕而話頭孤然獨存。安得無下手處耶。至真無下手處。卻正是下手處也。

又

來諭詩及制義二俱佳妙。其語話諸篇深究物理。切中事情。真冥途之寶炬。翳眼之金鑰也。又所問淨土

事。蓋入道多門。不勸修淨土亦不妨。但在今時則大有說。古之不務淨土者。實用心於禪。禪成則淨土亦成也。今之不務淨土者。實不用心於禪。口談禪以自高。禪與淨土兩無成也。然淨土乃釋迦如來金口親勸。十方恆沙如來廣長舌之所共勸。文殊普賢馬鳴龍樹天台清涼永明等無量大聖大賢之所共勸。惟達磨而下。創立禪宗。不勸淨土。以正欲扶起單傳直指之道。更說淨土。則此道不顯。蓋門庭施設理應如是。又時節因緣亦應爾也。至於講師。無有不勸者。良繇教中或專說淨土。或帶說淨土。經論語錄彰彰如

日月之在中天。講師所習者教。故演暢其義以普告世人。正其職分所當爲。講師不勸淨土者。千百中止一二耳。吾鄉向有得法師。今有此師。及此師之門人而已。餘不多見也。又楞嚴經勢至品念佛不入圓通。此一疑不可不辯。有舊刻二段附覽。

又

來書云。世累所羈。不能一洗凡俗。然世未足稱累也。世間法。如爲子而事親以孝。爲臣而事君以忠。乃至人倫庶物。一一與道非礙。所貴者。任理隨緣。無心順應而已。科場近。且自一心舉業。登第之日。發大誓願。

必不以富貴利達負其所學。期如古昔名臣。是謂濟世。必不以富貴利達迷失正念。務了明此一段大事。因緣。是謂出世。如是。則士大夫皆可卽宦遊而參禪。不離俗而入道者也。幸畱心焉。

雲棲大師遺稿卷一

雲棲大師遺稿卷二目錄

書二

答錢養涇州守廣霑

二一首

答翁周埜大參廣霽

答江陰尹澹如中翰廣害

答嘉興包儀甫邑令大燭

二一首

答嘉定婁子柔居士廣紱

答常熟嚴天池郡守

二一首

答袁滄孺治中廣潒

答福建陳价夫居士廣縉

二一首

附回書

答桐城孫鏡吾居士廣寓 三首

答虞德園銓部 二首

答會稽陶石簣太史 六首

答蘇州管東溟僉憲 二首

答江西王性海大行廣揄 二首

答江西謝青蓮孝廉廣鈐 二首

答福建王嶠海司理廣宣

答杭嚴道寓所何公

答蘇州趙念義邑令廣掖

答陳敬亭方伯

答金省吾中丞

答宋化卿居士

二首

答福建許元真都閩廣靖

答湖州董潯陽宗伯

答蘇州鄭白生諸居士

答安慶吳始光兵部

答餘姚孫居士大珩

二首

答松江徐警庵郡守廣瀉

答澣墅關張主政

答湖州茅孝若居士廣儻

答常熟瞿元初居士廣倪

答德清許廓如居士廣鉞

答福建袁孝廉

答湖廣劉守復居士廣曙

一首

答蘇州袁心遠居士廣綬

答餘杭王中泉居士

答梵邦廣竺

答嘉興朱君升孝廉

答紹興張居士

答休寧吳伯陽居士廣俊

答通州孫居士廣諒

答徽州吳居士大瀟

答吳居士大澈

答張杏苑居士廣經

答徽州金居士廣暉

答陝西張心虞邑令

答金居士廣聚

答檀林廣玄

答吳居士廣鏡

答餘姚韓清泰居士廣梵

答湖州錢叔達居士廣潤

答嘉興孫無高居士廣抑

五首

答餘姚蔣居士廣秩

答張百戶廣湑

答吳江盛如林居士廣霆

答楚僧若無

答徽州吳季立居士大洲

答聞子與居士大賊

與紹興王龍溪進士

與蘇州劉羅陽居士

與江陰馮筠居居士 二首

與江陰馮泰衢孝廉廣寂 四首

與常惺廣寂 二首

與嘉興朱西宗居士廣振 十一首

與嘉興朱元厚居士大陞

與蘇州鄭白生居士廣壽 二首

與王居士大琯

與嘉興許太微昆仲

與洪清遠給諫廣措

與聞檀菴居士大暉

與秦明中居士

與吳江秦任南居士廣偃二首

與秦任南諸郎君二首

與蘇州蔡坦如居士大玘

與湖州錢孺愿居士大琨

與李景山總戎廣鑄

與錢居士廣雲

與徽州吳居士大瞻

與陳春陽居士

與湯鄰初郡丞

與查虞臯大參

與南城吳念慈居士廣翊

與江西黃彭池司理

與太倉王子顥孝廉智第

與湖州顧居士廣佐

與錢居士廣藝

與謝居士廣與

與洪居士大懋

與智眞侍者

與甥許東湖

與三文學論文

雲棲大師遺稿卷二

書二

答錢養淳州守廣霑

弟子錢廣霑頓首大師法座前。弟子愚蒙。習氣濃厚。清夜省念。誓過實多。如精修淨業。必藉簡緣。而人事牽連。割截不下。雖或闊畧。後事成悔。反覺不安。意欲尋一靜室。拉一道人。盡拋俗事。專心念誦。而向平之願未畢。不惟兒女債纏。兼亦心緒縈挂。地僻心馳。遠亦何益。俟婚嫁可畢。必須五六年光景。河清難俟。人壽幾何。兩戰未降。何緣取勝。乞師

指示。又爲幼兒頑劣。塾師無功。今將自訓之。又多
一累。若失此不教。或致無成。豈不悔之大者。是爲
難克耳。近閱經疏。雖略依文通解。然於心地不融。
如視地未明。終疑措足。偶閱天台觀心論疏。統說
止觀。大綱旣明。條目畢具。如飲河自足。不煩他求。
上根可以圓觀。中下亦可兼修。真符楞嚴。而人尤
易曉。似於下手最切。意圖允蹈。第如前俗緣所絆。
未便自繇。著意行之。其事何若。乞師指示。又閱中
峯三時繫念法門。甚於知識開發。提醒有賴。恨無
同志襄成。今放生會中止。念往生小呪。鄭重聚集。

殊無一毫著己。豈不可惜。此日卽以此法行之。但湖舫不便。若就池中小菴建立此會。甚大幸也。一會染神。千劫下種。然須擇戒行精潔。音吐清亮。文義通徹者。一人爲法師。可以起信慕。可以動聽竦。如以凡庸尸之。徒增笑柄。不可爲也。如只斂錢贖生。行之而善。或致人天小果。況法未必善乎。愚見如此。儻在可行。以老師命令行之。必有興起感發者。第會首供事節目。必當斟酌耳。舊例潦草。似少礙也。又見中峯廣錄。勸人拍盲坐斷。以悟爲期。固知此老喫緊爲人。然觀其製作風雅。又非癡坐者。

豈先以定動。後以慧拔乎。愚以爲必先悟。後修行。起解絕。始爲允當。或有以禪得道。必其夙慧使然。如人於靜中能憶往事。宄迫則不能也。若識田無此種子。而欲一坐成功。是賤農守一畝。欲嘉穀自生。自穫。雖勤何有哉。且善巧方便多在教中。用兵必看孫吳。作文必資經傳耳。所謂記得古詩千百首。不會吟來。也會吟。古禪未必盡通三藏。然亦有於公案尋求而得悟。悟不於公案。亦不外於公案。互相激發。使之然也。不知是否。乞師指示。

來諭道念家緣兩戰未降。今但於婚嫁等事隨力隨

分一無強爲。卽與道念無礙。不兩戰也。若於觀心契合。便卽下手。必待俗緣了。則無時可了。

又

但自堅持本參。不必急求解悟。譬如行路者。行之不已。自有到家時耳。至於世務。亦勢不能強斷。但識破虛幻。隨緣順應。一味將就。則心自閒。功自進矣。

答翁周埜大參廣寤

別師十四月。在任十一月矣。梧州古以爲遷人地。傳聞瘴癘。不若是甚也。惟是乍寒乍熱。陰霧時有。難於調攝。同來者更相警戒。幸保無恙。獠夷不驚。

民風鄙陋。凡事寬平。刑罰置而不用。儘可全養。慈悲之心。每念久習。儒言未明。儒理語曰。未知生焉知死。今當何以知生。立身處家。居官做事。非不公明。平恕克己。愛人。恐只是小小修持。答應世務而已。臘月三十夜。用不著惘惘沈淪。奈何哉。望老師慈悲指示。外具檀速二香。供佛供師。伏惟涵納。九月十五日。翁汝進廣霽頓首。

來論生死。儒言知生。明生死也。佛言無生。出生死也。明而不出者有之矣。未有出而不明者也。經論所陳。出生死法。固有多門。約而言之。參禪念佛兩種法門。

而已。今各奉一書。請擇於斯二者。

答江陰尹澹如中翰廣害

弟子自受戒來。如失路之夫。暗中摸索。忽得長明燈。光燭前途。令不顛隕。惟是塵勞未息。業障未除。不得直趨正覺。以不負吾師大慈耳。弟子於世味。元澹視一官如敝屣。只是愛網纏縛。解脫無期。若真正上根人。便能不離當下。而證真如。亦是發願未真。故浮遊生死岸頭。受此恐怖煩惱。吾師幸不恡鍼砭。起我膏肓。無常迅速。念此五內酸裂。東望依依。竚有慈示。不宣。

人在塵中。塵勞自所不免。既世味澹然。官況蕭然。加以正念了然。便是卽塵勞爲佛事矣。

答嘉興包儀甫邑令大燭

既受職。當以仁民爲第一事。而庶務纔畢。便接本參。則案牘邊無非道場也。

又

弟子才拙性迂。此土又夙號難治。朝夕冰兢。幸免淵墜。而福德涼薄。澇旱頻仍。下有必不堪竭之脂膏。上有必不容寬之賦額。撫字催科。到此種種呈拙。惟是內不失已。外不負民。頗用自矢。吾師光明。

藏中或垂悲攝耳。前承手示案牘之暇。卽接本參。自是直截宗旨。所媿劣根。二六時中。常多逗漏。猶望師大慈冥被。使不至墮落坑塹也。

內不失己。外不負民。只此兩言。循吏之道。竭盡無遺矣。帶事修禪。此平常人所難。況復宰職之冗劇者乎。然始覺其難。後證其易矣。臥疾沈困。不能及其餘。幸諒。

答嘉定婁子柔居士廣紱

八月八日。戒弟子婁堅。廣紱頓首。和南。本師和尚。導師法座下。廣紱久切嚮往。卒於春暮。獲遂頂謁。

初心止欲受伊蒲戒而已。過蒙提獎。爲說大戒。臨別。又承法施種種。此生或不淪墜。敢忘師慈。嘗悼世緣障重。旣苦終鮮。復艱肩嗣。慈母懸懸。未容擺脫。兩月前得舉一男。今當不計後來成長。遂絕房室。一意淨嚴。庶幾不負接引。但恨稟性素慈。而偏深嫉惡。亦知顛倒分別。窒礙匪輕。雖痛自刻。責而遇有。不平。輒復背覺慙悚。如何。會友人入山。附訊起居。不覺此心已馳於五雲之麓矣。秋氣漸高。伏惟爲法爲眾生。倍萬珍重。

好善疾惡。人情也。惡而不疾。是同惡也。今謂疾惡一

事而分二心。恐己亦有是惡而疾之。疾之者。以爲戒也。可也。但見彼之惡而疾之。又疾之已甚。不可也。若立朝臨民。則小異。司黜陟之柄。操賞罰之權。寧有任其惡而不黜不罰者乎。則一以直心行之。因物付物。終日疾惡而已。不與也。更詳之。

答常熟嚴天池郡守

小兒嚴楞。鈍根漢也。沈溺世樂。殊無自超意。天幸近罹家難。稍稍動心。徵因令之親近有道。尙灑以甘露。醒其塵勞乎。仍希畱彼旬月。重沾法香。卽師不與一言。已自聲如雷矣。舍親王季和大賢也。有

爲而投師。是其不幸中至幸。以膚見觀此兄似應以宰官身淑世者。不審法眼視之若何。諒迎機之訓。虛往實歸耳。

令郎沈厚簡默。想因世緣之變。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矣。王季和爲二兄及諸契友力挽而去。謹覆。

又

人生閒忙亦有分定。必待極閒而後辨道。終無日矣。忙裏取閒。得一時空。便收拾散亂之心。攝歸正念。久之自然有得。

答袁滄孺治中廣漫

居恆思念佛法門乃徹上徹下工夫不礙攝心常
念亦不礙讀誦研窮弟子所深喜者惟台宗玄義
止觀其究竟亦只是念佛故智者大師以十六觀
歸於三觀厥旨甚深其理甚妙老師禪觀之餘祈
以法語數行見示用功之要如來世尊勤懇一生
只要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老師用心與佛無
二如弟子庸暗未識可入此道否願以慈誓攝我
早令開悟當生生世世爲法眷弟子也

禪宗淨土殊途同歸所謂參禪只爲明生死念佛惟

圖了生死。而要在一門深入。近時性敏者。喜談禪。徒取快於口吻。而守鈍念佛者。又浮念不復觀心。往往雙失之。高見蓋灼然不惑矣。今惟在守定而時時切念勿忘耳。

答福建陳价夫居士廣縉

縉向謂西生觀法至簡易行。及觀彌陀疏鈔。始悟百徑千門。元無異證。塵勞境界。奪又復苦難。迴思狗骨如山。吒波不遠。則又懼然髮豎。眩目瞠心。蕩漾無依。主賓混戰。如弟子者。最可哀憐。拽鼻不迴。頻愁落草。入鄺未得。何日忘牛。伏願和尚慈悲。直撥

病根痛加鞭策

來諭入鄺垂手。是得道以後事。誠遠矣。若古所謂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此正今日事。不可諉之難也。讀書作文時。仰事俯育時。作主作賓時。乃至登科入仕。上事君。下治民時。其入草拽回時。時時所可致力者。其力行之。

又

諸作具見曠世逸才。今回心此箇門中。非夙有深根。何以至是。當時時返照此一片英華。從何處流出。則不負平生矣。

附陳居士回書

參授以來。忽忽又經五載。顛預漫浪。虛度歲時。伏讀慈誨云。但看此一段英華。從何處流出。只此半偈。便足徵心。反覆尋求。莫知厥緒。埋頭沒腦。淪溺可悲。尙冀慈恩。惓惓開導。

答桐城孫鏡吾居士廣寓

佛說普門品。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而爲說法。老師大悲。菩薩再來身也。乘大願船。泛生死海。不著此岸。不留彼岸。不住中流。惟以濟度爲事。使末法眾生。一啟口而往生。隨根器而攝入。師

之功德讚不可盡。邇者復疏鈔彌陀。又於方便中作最殊勝方便。只此四字旋乾轉坤。所謂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渴欲領教。無繇先容。茲惟鑄造四十八願佛相。欲迎奉他方淨土供養。商議摩定。近會三德師云。雲棲二六時中常禮四十八願。若得此像供養最妙。翼卽徧告宰官及四輩人等。莫不歡忻鼓舞。同聲讚歎曰。因果相對。三寶相稱。豈善知識之感招。抑弟子於老師有夙緣耶。不識老師肯容納否。專候法音。儻得不棄。弟子幸甚。此土眾生幸甚。

末法談禪便厭聞淨土居士究心祖意而復棲神樂邦可謂事理融通見處圓徹矣來諭聖像舉眾歡喜儻臨敝境幸遣使預示以便奉迎也

又

眾生無始無終亦無盡卽世界眾生成佛如雨點而眾生終不見滅諸佛終不見增此是實說無始無終無盡數字極妙此是不可思議境界稱理則眾生卽佛佛卽眾生

又

三教一家不可謂不同雖云一家然一家之中有祖

孫父子亦不可謂盡同。必欲約而同之。使無毫髮之異。則壞世相爲害不淺矣。如一株樹然。有根有枝有葉。終不可以枝葉而認作根也。

答虞德園銓部

利馬竇回東。灼然是京城一士夫代作。向寶義畸人二書。其語雷堆艱澀。今柬條達明利。推敲藻繪。與前不類。知邪說入人。有深信而力爲之羽翼者。然格之以理。實淺陋可笑。而文亦太長可厭。蓋信從此魔者。必非智人也。且韓歐之辯才。程朱之道學。無能摧佛。而況蠢余。么魔乎。此么魔不足辯。獨甘心羽翼之者。

可歎也。儻其說日熾。以至名公皆爲所惑。廢朽當不惜病軀。不避口業。起而救之。今姑等之漁歌牧唱。蚊喧蛙叫而已。

又

承慰感感。但昔分雙筇畢命。今安行數載。住亦宜矣。臥而俟天年之盡。誠甘之。雖越人能生死人。非所敢望也。池成有期。功德無量。

答會稽陶石簣太史

既看萬法公案。歸何處。念是誰更無二意。一透則雙透。幸專心焉。本寺碑文。虛左以待名筆久矣。儻允則

山門無盡光明也。何幸如之。面悉不一。

又

聞新春放生於戈山。諸上善人雲集。勝西湖之會遠矣。前王雲來南都之役。其心蓋爲佛法。本無他意。偶爾構難。而越地物論交作。王甚病之。居士人望。或能一言爲解。則其謗漸平矣。庶雲來不退轉融光修造功德也。故爲此懇乞畱心焉。幸甚幸甚。

又

心本不在內外中間。今聊借身中攝念則可。然不須定守臍下也。又參一句死話頭甚善。非死不活。恐時

人未信耳。又念及法門。引古相慰。愧無能當。然在居士。則護法至切。至懇之情。爲何如也。

又

令弟歸。已託道意。俄得專人再覆。必不勞見顧也。不肖亦無能爲世諦之饒矣。山刻數種奉。上惟檢置是幸。禪關策進。皆古人實剝剝地。把穩做工夫。與後賢作樣子。今願守定本參。以期正悟。中峯國師云。一箇死話頭。悟來方慶快。至哉言也。幸畱意焉。

又

正著一僧來候。想途中蹉過矣。荒塢無物可充一臚。

之敬。反蒙多種佳貺。何可當也。天道多寒。千萬保重。先佛王臣之託政在居士耳。適恩恩封山刻。失竹窗隨筆一書。今補上二帙。此書雖一時漫作。無高論玄語。然皆切於身心性命之實。時一披閱。以備藥籠中物。新刻才較。未能多致也。使回附謝。不盡欲言。

又

葛水鑑寄手書。知貴體入都康平。喜慰喜慰。參話頭是古人已試成法。儻一時未得發明。幸堅持寧耐。毋以欲速之心乘之。

答蘇州管東溟僉憲

浙僧歸自天池講席。道居士激發四眾。情懇語到。大率以真實修證爲事。旣而易講以禪。從者十一。去而不顧者十九。蓋山野常時竊歎正法荒蕪。祖燈欲燼。不度德。不量力。輒以蚊負山。顛蹙不振。左右顧視。復寥寥然。鮮外護者。安得承宿願。銳然起而維之不負。靈山之囑如居士者乎。所欲言者。反正於積弊之後。必違俗而易生怨。願高明優容。徐而理之。則法門幸甚。

又

二曾生至。持尊翰并蠡測正附見示。略展卷一二紙。

知問答必有窮。玄極微之論。而疾適作。未及卒業。友人見者驚詫。希有。持去未歸。二生還吳。期促。且致謝懇。尙容再報不盡。

答江西王性海大行廣揄

王墨池寄來書。中間備陳時事不佳。宜可內祕。知愛我之至。亦復知我之深。蓋此意彼此同之也。久別時切想念。而山中眾友無不依依瞻戀。何時得一至爲慰。朱茂正近爲魔嬖。而所云魔者。非負販輩。乃衣冠中人。可歎可歎。獨幸一二當道憐而濟之。是世間善人未盡無也。則又爲一快。

又

別久更無音問。僧來者或云遷官京邸。或云仍使四方。未見的實。不敢致書。意念之深。則筆劄不能盡也。茲以明宗應南劉公之請。想盤桓未歸。或得相遇。因一達積悃。區區真實不欺之心。必照諒無疑也。外山刻三冊。侑緘不盡。

答江西謝青蓮孝廉廣鈐

提話頭是宗門發悟最緊切工夫。修淨土人卽以一聲佛號做箇話頭。此妙法也。但心麤氣浮。則未能相應。須是沈潛反照。至於力極勢窮。乃有因地一聲消

息。

又

來諭從前知解一切放捨。惟嘿嘿體究話頭。甚善甚善。但恐話頭未徹。知解復生。須防之耳。

答福建王嶠海司理廣宣

聞大作佛事。化家爲庵。真不愧菩薩行門。有出家所不能及者。而歎云。勸化世俗。於宗門毫無所得。今亦不須另求宗門。請依天如或問所言。但將一句阿彌陀佛做箇話頭。若能專志不分。禪宗淨土一舉兩得矣。

答杭嚴道寓所何公

蒙委較正思益經已竟。又蒙諭天竺事。謹陳白如左。唯我公祖乘宿願力。現宰官身。以大慈悲心。憫念末法僧徒。少持戒行。捕其尤者而寘之法。俾有罪者自新。無罪者加勉。是所以安僧。非所以病僧也。今茲發奸摘伏。萬口稱快。威行域中矣。而繼承尊諭。將申明佛制。以開導而漸摩之。是則雪霜之後。煦以陽和。殺伐旣張。綏以文德。義之盡。仁之至。護法之功。莫斯爲甚矣。但宏衰病伶仃。偷生巖穴。兼之跛躄。步履須人。其何能勵精效勞。以副委任責成之至意乎。況今處

士以橫議被逮。時僧以傲世取尤。以勢揆之。亦所當避。因別思所以稱台旨者。憶昔唐文皇以遺教經普施天下州郡。今此經本山重梓。加以鄙見補註。愚意不若流通此經。槩南北兩山城內外寺院菴堂。大者與十冊。中者與五冊。小者與一冊。人各受持。不得違犯。或能有裨於萬一也。

答蘇州趙念莪邑令廣掖

讀來書。見爲民爲道兩盡厥心。卽此一念是菩薩願行。忻慰忻慰。世出世間理本無分。而事必微礙。若大悟之後。方乃打成一片。今但隨緣順世。不忘覺照而

已臨民聽訟。已知大慈深渥。不必更問。祭享大典。種種宰割。力不能救。持呪念佛。以爲津濟。經所開許。無不可者。聖諭註釋。頗多。獨此演義。至爲精詳。真可近利一方。遠傳百世矣。

答陳敬亭方伯

長者以二十二日發書。龍田公來東。亦云卽日。而二十六日薄暮。始至荒山。蓋持書人怠緩如此。山野頃有此心。而度不易舉。輒中止。昨聞命。終夕皇皇。不能成寐。復慮饑民數多。而捨粥處所不廣。及無給散方略。則推排蹴蹋。甚爲不便。四五處猶少。須按十門作

十處。十人主之。山野止可認一處。有道行無私心僧。更得八九人共成之方好。乞尊裁。雨稍止卽當入城。再請教示。草覆不宣。

答金省吾中丞

昨諭鸚鵡巢圖。此古聖師禪定中不思議境界。與如來鵲巢頂上正相似。機忘識盡。心如木石者。然後臻此。豈不肖凡夫僧所能測哉。未達其境。不敢妄談也。

答宋化卿居士

醫錄中多用補中十全六味八味四方。今所服者十全大補加減也。丹溪以陰常不足。陽常有餘。而創爲

補陰丸。今率依之以治虛損。悞人性命多矣。故曰醫錄見識勝丹溪也。

又

昨晚復得書。知原差及雲居僧俱受責。此事但得辨明是悞。俾隸懼而官悔足矣。世間錯悞恆有。卽陰府亦有悞追者。勿加反責可也。勞煩護法則至深且切矣。緯眞事正在疑信。今聞已的不勝傷感。連年說要受菩薩戒。而卒爲空言。因循之害如此。可歎可歎。

答福建許元眞都閩廣靖

聞在白雲洞如法淨住。甚喜甚慰。無論道成。卽此已

是人間極樂國矣。願一志清修。更勿起絲毫宦情也。光陰有限。卽封侯萬里。不如坐進此道耳。張明初剃髮。信是解脫高風。但先須處分家事。乃倉卒行事。以致干謁公門。雖於大理無妨。而世論則不愜矣。此事且置。爲今之計。已剃髮者。貴慎終如始。不剃髮者。貴卽俗而真。各各一志精進。務在破惑證智。明悟自心。以了此大事而已。髮之有無。不必論也。

答湖州董潯陽宗伯

心本不生。緣合而生。心本不死。緣散而死。似有生死。原無去來。於斯會得。生順死安。常寂常照。如或未能。

便當全身放下。密密持念一句阿彌陀佛。求生淨土。假使諸緣未盡。壽命未終。倍應念佛。有大利益。古云念佛法門。此是金仙氏之長生也。

答蘇州鄭白生諸居士

諸篇甚佳。但人各執所見。未易以口舌爭也。爭之彌切。執之逾堅。於事何益。不若付之不問。將此心力。做自己分上實落工夫。爲妙。

答安慶吳始光兵部

辱遠惠感感。賤足以正月十日湯厄。今雖全愈。而步履無力。止可於室中行耳。新刻竹窗禪關二書。各奉

二冊。竹窗非今時話談之類。中皆身心性命切要語。其禪關則古人真實做工夫證驗因緣。諄諄然無非教人參究話頭以期正悟。幸詳覽焉。外又禪海山房放生文各一冊。墨刻經像七幅。以備施諸相識。又五臺木筯一雙。願舉手見文殊於清涼云爾。病中草草不盡。

答餘姚孫居士大珩

今出家號死心

若淨土起信。則看教宜專本經疏鈔。而他經次之。其看疏鈔。莫作一氣讀畢。宜少看。而以多日畢之。蓋細細玩味。然後深信淨土爲修行至要之門。古人謂生

死海中念佛第一。非虛言也。

又

既高聲嘿念金剛持。皆無益而反損。今當於妄想紛飛時。只輕輕舉佛一聲。卽住了。看他是誰念佛。久之念起。又如是舉。如是看。念若不起。只看著。其舉業文字等俱歇下。歇下亦於舉業無妨。

答松江徐警庵郡守廣瀕

諸證既三十餘。愚意自今不宜服藥太多。不宜服藥太雜。宜稍稍服平和美劑。而節飲食。慎起居之外。當空其心。萬緣放下。勿思慮。勿憂愁。勿瞋惱。安靜以養。

之可也。

答許墅關張主政

來諭愧不敢當。但一一以真誠見示。又何敢辭也。所需名曰廣原。戒則五戒中全持半持少分持隨力所及。曰廣原者。良以病從身生。身從業生。業從心生。心從何生。願酬應之暇。案牘之餘。時一迴光內照。探其原本。探之不已。久久必有所得。

答湖州茅孝若居士廣傲

尊君之變。不肖自應竭其愚誠。以佛事爲弔慰。但衰病之身。兼以湯厄。伶仃艱危。幾殆獲免。頃作跛腳法

師歌誓禁步履爲杜門計。唯除湖社放生時間一出耳。孝子至極之懷非不知之。實不得如命矣。然尊君苦無大過。殺生之舉亦非出其本意。請自節哀苦。無已。則有一焉。手書金剛經一卷。功德不可思議。不肖不至無害。至亦無益。不肖與孝若相知。貴相知心也。

答常熟瞿元初居士廣院

若時迫不及滿千善之數。當至心發願。願登科入仕。加倍加倍廣行諸善。決不爲保護己官而聽一不合天理之囑託。決不爲保護己官而行一不義之事。決不爲保護己官而殃一無辜之民。決不爲保護己官

而明知冤枉不爲申雪。決不爲保護已官而歇了當爲之大利益功德。能然者。卽此是千善。卽此是萬善。卽此是萬萬善。

答德清許廓如居士廣鉞

來問攝心用觀。坐立想像等。此俱隨人無定。但常觀無間。非塵緣未了者所能爲。雖不能常觀。亦是工夫。毋用爲慮。又塵緣中觀法難成。不如直以學業家業得暇之時。卽便默默執持名號。只貴字字分明。句句親切。心則自攝。若久之不退。三昧成就。卽此是觀。

答福建袁孝廉

嬰兒曾不欠少圓明寂照之體。但迷而不發耳。何止嬰兒。凡人自幼而壯。自壯而老。自老而死。無不在迷。此圓明寂照之體。有而不現。非無也。至於曹溪水。趙州茶。且不必以智臆強解。只顧本參以求正悟。何謂本參。若於念佛法門。信得及。但參是誰念佛。所謂本參也。

答湖廣劉守復居士廣曙

得書知閉關謝事。息心念道。甚慰甚慰。明春西湖之約。可謂八旬行腳。今之趙州矣。雖然。儻貴體倦遊。則不須執也。惟在切切用心爲要務耳。

又

凡夫放心。初學攝心。後乃得心。攝心非止一法。功高易進。念佛爲先。古云。餘門學道。如蟻子上於高山。念佛往生。似風帆行於順水。想起時。不須別作除滅。但舉阿彌陀佛四字。盡力挨掇。便是攝心工夫。忽然悟去。名曰得心。昔一友人謂予曰。今人見六祖道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便將神秀時時勤拂拭之句。藐視如一莖草。不知時時拂拭。正學者今日事也。予深善其說。昨聆高論。正與此合。因及之。

答蘇州袁心遠居士廣綬

畏死者。以未悟本來無生故也。本自無生。焉得有死。何畏之有。然無生未易卒悟。今唯當專誠念佛。久久念至一心不亂。必得開悟。就令不悟。而一生念力。臨終自知死去。必生淨土。則如流落他鄉。得歸故里。阿彌陀佛。垂手接引往生。歡喜無量。何畏之有。

答餘杭王中泉居士

讀來書。大驚大傷。嗟呀不能已。云何善人而得如是報也。思之。想貴命中止應一子。此二郎君者。必有宿因。其來也。索債負者。非紹箕裘者也。故今生爲之長養成人。爲之教導成業。爲之姻聘成其室家。色色完

備所索已竟。則飄然而去。彼父子之情已枯竭無餘矣。此正不必苦苦追憶而悲思也。然理則明知。情猶計執。豈能豁爾頓脫。須時時得良友智人相伴。開慰解釋。及時時看內典。說世界空花。人生一夢。眷屬暫時相守。俄頃卽散。以此破惑。令心放下。慎勿孤居寂寥。展轉哀悼。而損自身也。

答梵邦廣竺

望八之人。夕陽西去。光陰幾何。今一切休罷。其像贊等。若在不思議心中流出。則可儻舉筆運意而後成。則爲累多矣。諒之。生死事大。餘不悉。

答嘉興朱君升孝廉

承念深感。老衰時在病中。或時稍安康耳。殘陽西去。終光景無多也。世間萬事皆屬前緣。如夢如幻。惟隨緣順受。勿以動心。卽塵中解脫門也。

答紹興張居士

營靜室同修淨業。此世間最上事也。然室不必全美。足供佛。及行坐禮拜卽已。亦不必候家事俱了。日出事生。欲了固無了日也。隨卽下手。已遲遲矣。生死海中。念佛法門最爲第一。宜盡心焉。

答休寧吳伯陽居士

今出家名廣俊

楞嚴分別真妄處。曾不談及觀想西方執持名號等事。何爲全沒干涉而無風起浪。貶他是妄。若言妄者。坐禪亦妄。持戒亦妄。講經亦妄。乃至得菩提入涅槃。亦妄。可自一心念佛。莫生疑也。

答通州孫居士廣諒

來問出世真諦。夫世卽出世。則不須求出。真非妄外。則何用覓真。此意未會。則莫若一心念佛。念極而悟。悟則無論縱不大悟。而離此娑婆。生彼淨土。卽是出世。消滅雜念。純一正念。卽是真諦。今亦不管出不出。真不真。但工夫做到一心。自然了當矣。

答徽州吳居士大瀟

見做舉業如何怪得功夫不成片。舉業之暇。卽攝歸正念。舉業歇時。方可純一用心。不須兩念交馳。且做舉業。而置得失於度外。視之如夢幻泡影可也。

答吳居士大澈

念佛卽是持呪。念佛得力後。對境自如。作厭離想。卽是解脫初門。但目前如何便得自在。久持不退。自有相應時也。

答張杏苑居士廣經

所問雲門語不須究。他說教外別傳。只看他說須退。

步向自己腳跟下推尋是箇甚麼道理。其推尋今亦不難。既信念佛。但內看念佛的是誰。便是腳跟下推尋也。久之。則正誰中所云最後窮玄極微一段事。不患其不得矣。

答徽州金居士廣暉

非必宿業爲障。亦是宿習使然。宿習久在。多生道念始於今日。孤軍未勝勍敵。理自然也。久遠不退。事必辦矣。直論則無問在家出家。悟心則已。就世間論。則在家者一切事奉天理行去。而榮枯得失盡付前緣。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勿以動念。是名眞行。

答陝西張心虞邑令

讀致曲一編。具見公學問直捷簡要。曰誠曰仁。全從心地下功夫。而又能卽本體便爲工夫。尤是履真踐實。非空事浮言者。主持道學何以尙焉。若所言儒釋之疑。茲以宋劉學士三教平心論并本朝沈待詔續原教論二書奉上。其論儒釋頗爲明盡。幸一覽。又奉楞嚴經一部。此經恐洙泗濂洛所未及道。亦非老莊所可並論。願平心細心長遠心觀之。公雖克紹儒宗。而下詢葑菲。感公眞誠。故不敢隱。

答金居士廣聚

來問曰。末後緊關。曰甚深之旨。曰本地相應。曰直提指斯事。緊也。深也。本也。直也。皆切問也。然只在近思而已。除此靈知炯炯外。皆緩耳。淺耳。末耳。曲耳。誠卽此念佛一念所起。覷得破。管取大事了畢。又不可見如是說。便作思惟卜度。穿鑿求通。則反失之矣。但念念體究。眞積力久而自得之。方是證悟。

答檀林廣玄

耆宿未見了了。不足恐怖。蓋彼心力實不曾用盡耳。今既有疾。亦不必以勉強勇作。但依經中執持名號。一心不亂。一味省緣。可省便省。不得已者。然後應之。

自然工夫得力矣。

答吳居士廣鏡

武夷山中信是修道之所。旣信念佛。但內看念佛的是誰。便是腳跟下推尋也。又尊堂暮景不審有賢昆仲奉事否。如無其人。不可遠離膝下。然自奉親之外。萬事俱束高閣。則庭幃卽泉石也。

答餘姚韓清泰居士廣梵

來問一門深入之旨。彼蓋爲門庭各別者言。今念佛者卽在念佛上參。依舊是一門。非二事也。若參究不便。則驀直念去。亦得。復設一喻。如習舉業者。易與詩

等二門也。則誠不可兼。以無雙經入試故。只易一經。或讀文或解理。可云二門否。未聞解理之悖於讀文。而不可兼也。

答湖州錢叔達居士廣潤

後出家號具蒙

令郎書返璧。雖逢厄難。頓絕諸緣。一心念道。則因禍而致福矣。易曰。鼎顛趾利。出否。此之謂也。

答嘉興孫無高居士廣抑

得書。知畱心戒學。喜慰喜慰。世路中豈能全免戲論。久之自當漸化。所問綺語。則華飾而乏情實。及淫詞豔曲。蕩人心慮者皆是。而經中所稱妄語。正指凡夫

妄號聖人。餘皆小妄。名戒不精。不名破戒。法門無量。約之不出戒定慧三。當遵楞嚴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此三語者可終身行之也。

又

抱疾窮山。雖相念無便通一音問。頃聞世緣已偶。甚慰得書。又知在世緣中不忘信力。尤愜遠懷耳。蓋處世須是隨緣。不必斷盡世緣。然後爲道。但外順人情。中存智眼。久之自有所得。

又

蒙弔愼初謝謝。凡稱繫籍本山。而黷貨諸方。非緇門

之良也。儻有之。願簡察焉。

又

久別正憶念。而守山以書至。始知就館周氏。新科又在邇矣。無暇力究此道。惟存之不忘。志之不退可也。

又

日課就帖上略註。以今尙有舉業。其淨修。惟貴簡約。直捷。未可繁多。如觀音文。金剛經。無暇誦持。則一味念佛。亦自功德不少耳。

答餘姚蔣居士廣秩

亡者存。日旣具信根。臨終不失正念。天人招之。非夙

善何以及此。況更爲禮懺以助之乎。不必悲傷。當生慶悅矣。其誦經十萬之數。雖不補完。亦於亡者無過。爲補之。則存亡兩利矣。

答張百戶廣活

妄念是病。念佛是藥。久病非片劑所能療。積妄非暫念所能除。其理一也。莫管他妄念紛飛。只貴在念佛精切。字字分明。句句接續。極力執持。方有趨向分。所謂真積力久而一旦豁然。喻如磨杵作針。鍊鐵成鋼者。定不誣也。入道多門。惟此一門最爲捷徑。不可忽。不可忽。

答吳江盛如林居士廣寔

念佛喻醫藥。看教喻醫書。念佛要矣。教亦須明。今當二六時中。八九分念佛。一二分看教可也。

答楚僧若無

老病沈困。不能詳覽。種種議論。略涉一二。大都明切暢快。雖然。不若置之。且盡心盡力。做真實工夫。爲是。

答徽州吳季立居士大洲

不必憂罪業深。不必疑根性鈍。經云。至心念阿彌陀佛。一聲滅八萬億劫生死重罪。何疑乎業深。又古聖云。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何憂乎根鈍。見方

友卽以此告之。

答聞子與居士大賊

禪教如目足相資。但以修禪爲主。而明教輔之可也。
與紹興王龍溪進士

居士禹門早躍。破桃浪之千層。海藏今開。護竺墳之
萬軸。說法則口施甘雨。咀玄則領孕靈珠。蓋現頭角
於吾宗久矣。茲欲借任公之釣。釣居士。恐居士鼓鬣
揚威。攪渾滄海去也。昔日虎溪一笑。聲震寰區。今到
龍溪。重堪絕倒。然雖如是。有一溪朝遊猛虎。暮隱猊
龍。且道喚作甚麼。溪始得。老維摩不吝辯才。示一轉

語。

與蘇州劉羅陽居士

曩啟專以念佛求生淨土奉勸。然此道至玄至妙。亦復至簡至易。以簡易故。高明者忽焉。夫生死不離一念。乃至世出世間萬法皆不離一念。今卽以此念念佛。何等切近精實。若覷破此念起處。卽是自性彌陀。卽是祖師西來意。縱令不悟。乘此念力往生極樂。且橫截生死。不受輪迴。終當大悟耳。願翁放下萬緣。十二時中。念念提撕。是所至望。

與江陰馮筠居居士

來諭良有理。蓋衙門清冷。則不損慈悲。爲民造福。則無非佛法。不肖以此意勸令。郎從親之令。渠辭以疾病不堪涉事。欲保養壽命。以久久承歡於膝下。其言亦有理。又不敢苦迫也。更願高明裁之。

又

七十古希。百年能幾。今此暮景。正宜放開懷抱。看破世間。宛如一場戲劇。何有真實。但以一聲阿彌陀佛。消遣光陰。但以西方極樂世界。爲我家舍。我今念佛。日後當生西方。何幸如之。發大歡喜。莫生煩惱。儻遇不如意事。即便撥轉心頭。這一聲佛。急急提念。卻回

光返照。我是阿彌陀佛世界中人。奈何與世人一般見識。同瞋作喜。一心念佛。此是智慧中人大安樂大解脫法門也。

與江陰馮泰衢孝廉廣寂

今出家號常惺

聞尊翁小有不安。此正宜奉侍左右。又出外靜修。亦不必期定年載。或以時省覲庭闈。無不可者。古人所謂杖策不妨時往來者是也。但得心中放下。則往來如不往來。若期定。則反成滯礙矣。疏鈔法喜二部俱領。流通至教。功德無量。天王補心丸。陰藥多而寒涼。若胃健人可服。胃弱者非所宜也。附覆。

又

前有束言不必執定遠離想已達聽經云內修菩薩行外現聲聞身。今日內懷出世心外現世間法可也。如此則家室心安已得出入自在不作意解脫乃所以爲解脫也。附新刻樂邦文類一冊是非關一冊。

又

希古傳示手書其事無不可者。然亦不須絕口不語。修行也要議論彼此窮究耳。病答不盡。

又

聞道體輕安。道念堅固。但尊翁小有疾患。此老人之

常宜時時悅其意爲要事耳。又如命奉剃刀一柄。此意亦甚佳。佛道人道兩全而不失。古之人有行之者。唐杜丞相之類是也。又近時頗尙參禪。雖可喜。亦大可虞。又有執禪非淨土者。唯願篤信。不爲搖動。方有成功。

與常惺廣寂

來諭說戒事。一者衰病之身。非力所堪。二者向有古心故事。又勢所必不可。無已。止應佛前禮拜自受而已。若疑菩薩戒有自受之文。比丘戒無之。今解曰。平常不禁戒壇。壇開而故不往受。乃自受。則誠有過。今

國有明禁而佛前自受正理所宜然不必疑也。此事斷斷不爲。特此復。

又

方上傳來常惺不剃髮或將罷道。予斥以爲不然。彼自有故。我知之。一者令子方十二三歲正教育緊要之時。二者一女未嫁耳。不可據其迹而生謗也。聞此急欲達知。苦無使人。今幸大望來。愚意令愛早早畢姻。令郎及師挈之來我山中。隔兩三箇月。回家省母一次。并自回一整家業。庶幾世事既不廢而謗言亦無繇興也。高明裁之。

與嘉興朱西宗居士廣振

人之處世。遇順境者。其情愉以安。遇逆境者。其情憂以危。然而順未足爲幸。逆未足爲不幸也。溺於意之所便。則出世之心不生。戚戚乎不得志。夫然後厭身世之桎梏。而求以出世。是故萬苦交於前。但以正智觀察。苦從何生。從身生。身從何生。從業生。業從何生。從惑生。因惑造業。因業成身。因身受苦。但能破惑。一切空寂。敢問所以破惑之方。只須就本參話頭上理會念佛的是誰。捉敗此疑。諸惑皆破。思之毋忽。

又

入試不得作意奇古。亦不得作意平實。惟在據理發揮。理盡而止。據力馳騁。力盡而止。使好奇古者不能病我。以爲庸。尙平實者不能嫌我。以爲怪。讀之者快於口。覽之者悅於目。雖欲捨之。自不容捨。則萬選青錢。必勝之策也。幸畱心焉。

又

別後懷想甚殷。得書爲慰。第彌加修進。困心衡慮。皆發悟之機也。勿縈勿滯。令胷次暢然。乃見學力。山中新刻甫成。未有開講之期。附復。

又

得書知自金陵歸。喜慰喜慰。但不知舊疾已全愈否。所云謗事禍起。某學未充。德未修。急欲爲法師。不肖好心曲成之。畱之本山講經。欲使且講且習。兼修德行。彼薄視之。徑與同志者謀。自於彼處忽爾開講。擊榔募緣。又揚言不肖親在彼講。不得已往呵之。彼發惡心云云。聞者不平。羣起而寘之官。實非不肖意。方力爲之救解。而彼黨及不知其詳者。謠言百出。此謗之所繇來也。不肖因歎平生百事九十九回忍辱。一事不忍。便成煩惱。亦以一時執著師當訓徒。不奈頑悖。思爲緇門一整清規。而五濁惡世真不可爲。如不

肖者可謂不度而無慚矣。可勝悼哉。聊爲知己一白耳。諸侯面晤以悉。

又

得書悵然。不肖亦復助臂者全無。操戈者時有艱危之勢。想同之也。世間境界大略如是。宜歸之前緣。以理自遣。而倍加敬慎。不可便爲遠離計。

又

尊公不以財產而以清高之節遺子孫。信是美事。但目前之急。誰則當之。陳馮云云。此二事不知作何究竟也。人便附致薄儀五星。煩於尊公墓上奠一盂水。

增一丸泥。以表清高之節云爾。萬不可卻。卻則外我甚矣。

又

聞貴恙甚念之憂之。夫抱此疾者。宜以保養身命爲極大第一義。人間事皆將就應得去。卽休。必欲事事盡禮。勞傷則疾必發矣。宜萬緣放下。一心內視可也。

又

聞病。今開三法。一曰對治。病旣生於勞鬱。當以逸治勞。以舒治鬱。逸非懶惰不簡之謂也。萬緣盡廢。如初生孩子。六識不行。是之謂逸。舒非散放無忌之謂也。

知身世如幻夢。隨緣順受。不被境瞞。和卽今病之愈。否身之生死。一併放下。是之謂舒。二曰調攝。調攝在節飲食。慎藥餌。飲食不待論矣。藥餌不宜多服。知柏芩連等苦寒之劑。使金寒水冷。陰未能滋。火未能降。而胃氣先敗。食不下咽。或洞泄危矣。宜與高明議之。三曰正念。卽前所告苦從身生。身從業生等。病卽苦中之一。其展轉相因。亦復如是。應孜孜密密。日夕體究。究之不得。只消提一句本參念佛話頭。回光自看。識得此念下落。則惑自破。惑破則展轉消滅。亦復如是。只此三事宜力行之。

又

須信萬事是宿緣。不但順逆窮通。乃至生死。都拋卻大海。莫起憂怖。收拾身心。返觀內照。本參話頭。切記切記。

又

念佛非止明心。亦無病不治。儻有勸進道術者。不必信受。恐失正知見。特預陳之。

又

尊恙至是亦甚危矣。宜以所欲言事盡底書付令郎及尊堂。令胷中都無牽掛。一心正念。若平日於念佛

法門信得及。便可心目內照四字。佛名歷歷明明無間無斷。從其今日明日去亦可。設或不去。活到一百二十歲亦可。此爲要緊語。朋友平生相交正在此處。他皆小事。不暇及也。切不可貪生怕死而悞大事。

與嘉興朱元厚居士大陞

七月相會。尊翁聲啞形脫。知病已篤。昨聞訃。哀悼不可言。可速於七七日內與作好功德。不必僧多。卽一僧至心誦經亦得。

與蘇州鄭白生居士廣壽

聖初來。始知令兄之訃。諸善友得無有退心乎。夫尙

山齋而天。人將謂齋能天人。人不可持齋矣。然則顏子仁而天。亦將謂仁能天人。人不可爲仁乎。尙山七月半在荒山。九月而奄忽。人命無常如此。正當感歎。倍復精進耳。又肉食菜食。肥瘠或有之。壽夭不係也。傳語諸友。幸甚。

又

再答曹魯川書。在聖初處。不知曾覽否。其中恐辭太峻。因魯川深達華嚴旨趣者。必樂聞讜論故也。

與王居士大璋

貴恙宜將身外事。并此身四肢百骸。盡情放下。使空

無一物。若必不可歇者。權且歇下。待後處之。妄想熾不能制。當念佛數聲壓伏之。世間榮華富貴亦不過片時間事。厄難苦惱亦不過片時間事。倏忽便無。且萬般皆屬前緣。非人力所能奈何者也。盡情放下。一心念佛。至囑至囑。

與嘉興許太微昆仲

孝子於其親之亡也。雖與之俱亡。猶未盡其無窮之心。而古人毀不滅性。勉強於極哀之中而節其哀者何也。良繇我今此身卽父母之身也。以此身修德立行。是吾親常存而不亡也。不愛其身。而過哀成疾。使

吾親有知。則反貽其憂。是悲有餘而智不足矣。孝子當局。我愚傍觀。願勿棄葑菲而深思之。宅上一門孝友。人世所希。廢朽敬之愛之。故狂言至此。

與洪清遠給諫廣培

大郎在山中。意欲相畱。消遣數日。恐二尊人懸念。又聞二郎病瘍。不獲終試。此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也。兩郎君皆美器。幸勿爲過去無益之嗟。惟期振將來必勝之策。

與聞檀菴居士大睽

古德贈人以言。此行入仕蒞政。已在旦夕。護法一事

試略陳之。蓋聞佛法外護付與王臣。但今之護法有矯枉過正處置失宜者。遂致緇侶樂於菴居。蒼生哭於原野。釋子榮其輦帶。儒生褫其冠衿。豈不大可傷哉。惟我居士素仁者。今當以忠君愛民爲處官之正務。次乃及於護法。護其理不溺於其迹。護其正不牽於其情。護其賢者不護其不肖者。是之謂眞護法也。尙畱神焉。

與秦明中居士

法門無量。要在明心。明心要門。無如念佛。讀作之暇。或心煩時。靜坐念佛。甚有利益。一念在佛。雜念退休。

心空境寂。妙當何如。願無易而忽之。

與吳江秦任南居士廣偈

所云開幽暗解業縛。若會則幽暗卽是光明。業縛無非解脫。如不會。但時時攝心念佛。久久靜定。自能發慧。

又

修行亦不必煩勞。要緊在得自本心耳。然不可見恁麼說。便擬拱手現成。所謂攝念體究者。不可忽也。攝念體究亦非二法。攝之不已。心將自明。正體究時。卽是收攝。但肯信行。俱獲大益。

與秦任南諸郎君

昔人云。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本端而末正。則德行又文藝之資也。三位俱素質醇良。但今時習俗澆漓。易以移人。有志之士。當砥柱中流。不爲所奪。他時後日出。而有爲。必作光明俊偉人物。不墮常流耳。

又

貪瞋癡號三毒。而瞋之爲毒尤甚。一僧以勤儉力積。二十年成千金之產。偶與鄰僧小事起爭涉訟。旬日之間。廢千金產都盡。二十年所畜蕩於旬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豈不誠然乎哉。一念瞋心起。八

萬障門開。故曰忍辱波羅密。

與蘇州蔡坦如居士大玘

讀書當家求子。皆人世間正事。但要。不爲所累。然三事。非能累人。人自累耳。何也。讀書雖做舉業。至於得失。委之前緣。不生喜戚。則何累。當家雖營生計。而隨緣隨分。過得卽休。無求富心。無好勝心。則何累。求子雖無後爲大。而不娶者。乃爲不孝。帝王亦有無子而藩枝入承大統者。豈無娶妾之資乎。有無不以動心。則何累。又復當知此三事者。雖曰正事。亦實虛幻。如水中月。如夢中境。卽於是中忙裏偷閒。時時省覺。同

顧正念。一朝惑破。方始帖然矣。

與湖州錢孺愿居士大琨

時發願行三千善

古云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又云人定亦能勝天。還帶而位至三公。渡蟻而名題首選。但決志行善而已。

與李景山總戎廣鑄

昨西湖送生金不遇。今有一言相勸。令孫事千萬息。減哀苦。放下放下。何以故。此卽前孫重來討債。今若哀苦。彼必重來。依舊不育。飄然而去。重增悲惱。若放下息苦。彼則絕望不來。當有真子真孫至矣。千萬息苦。放下放下。至囑至囑。但不退心力。行陰德。自獲善。

報。

與錢居士廣雲

被人世之流言事小。篤天倫之至愛事大。爲手足之情戀戀。致功名之路遲遲。此聖賢心地也。百口難誣。方寸眞一。忍能消千種障。都君之忘懷。蓋并弘公之不問射牛。高出尋常萬萬矣。念之哉。

與徽州吳居士大瞻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人懷善願。天必從之。必崇其福。必永其壽。必遂其名。必昌其後。但自勤修善功。不必問乎休咎。

與陳春陽居士

念佛涉於事相。此謬人臆說。不足信也。有淨土疑辯。曾送覽否。今再奉一本。又楞嚴勢至圓通章云。不假方便。自得心開。豈得無繇發明乎。幸更一觀之。又昨論天台禪門口訣。有答宋化卿爲令親索口訣書錄上。此書實非天台正旨。禪門大道。不可因口訣二字。生奇特想。天台自有正修行文。禪門自有真祖師意。何乃棄黃金而寶銅鐵。進士科不應而應三考也。聞放生舟中。亦論及此。有勸我行持者。雖好心愛我。非我所願也。幸轉達之。令親。

與湯鄰初郡丞

憶童稚交情恍然如昨。而彼此白首矣。浮生夢幻。良可浩歎。江右二曾君來謁之便。因致曠別之感。

與查虞臯大參

曾氏伯仲奇士也。其構難亦奇。難作而出百死得一生。居然正其志也。爲益奇。但不自覺其奇之過而傷於激。爲時所惡。其心則可原可憫。使不終落落。後登仕籍。必當有所建明。不負昔日受知於門下也。昨日來山中。卽擬晉謁。而以雨阻遲遲至今。不肖又病體不能與之俱。歉歉外山刻二種附上。不盡。

與南城吳念慈居士廣翊

入道多門。直捷簡要。無如念佛。念佛一門。上度最勝。利根。下至極愚極鈍。蓋是徹上徹下之道。勿以俗見。搖惑。古來尊宿。教人看話頭。起疑情。以期大悟。或看無字。或看萬法等。不一而足。今試比例。假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與念佛是誰。極相似。若於是誰處倒斷。一歸何處。不著問人。自豁然矣。古人謂念佛人欲參禪。不須別舉話頭。正此意也。念佛數聲。回光自看。這念佛的是誰。如此用心。勿忘勿助。久之當自有省。如或不能直念。亦可使其念不離佛。佛不離念。念極心

空感應道交。現前見佛理必然矣。

與江西黃彭池司理

夫病從身生。身從業生。業從心生。心空則業空。業空則身空。身且空。病安從生。願空其心。卽大忤意事。亦付之如夢如幻。如泡如影。怡然坦然。不以介意。但回光內照。不惟卻病。而道從此入矣。

與太倉王子鵬孝廉智第

貴宅世修盛德。何爲尊體構斯劇疾。得無宿業使之然乎。疾病之繇。多從殺生中來。故偏重放生也。今更有所陳。良以外僧代懺。與內心自懺。功德懸殊。願空

其心盡罷一切諸緣。於空心中單念一聲阿彌陀佛。所云念者。不必啟口動舌。但默默以心眼返照。一字一字分明。一句一句接續。從朝至暮。從暮至朝。心心靡間。若有痛苦。忍之耐之。一心顧念。經云。至心念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故功懸殊也。

與湖州顧居士廣佐

老人三事。一。佛言人命存於呼吸。爲一切人言也。況八十者乎。家事當處置皆悉。處置當囑付皆悉。囑付常令心無一事。二。除大事外。其餘瑣細諸事亦悉屏卻。三。除大小諸事外。又有過見未來浮游亂想。滅之。

則復生。驅之則愈至。卽當猛提正念。與之鬪戰。暫時不勝。不可退心。久久行持。自然羣魔殄盡。天下太平矣。以上雖分三項。總之皆屬妄想。如夢中事。如鏡中影。如水中月。盡空無實。迷惑世人。須以正智破惑。

與錢居士廣藝

病從身生。身從業生。業從心生。心空則業空。業空則身空。身空則病空。萬緣放下。一心正念。一心正念者。但置一聲佛於清淨心中也。

與洪居士大懋

疏云。觀雖十六。言佛便周。但觀一佛成。往生已上上。

品矣。但此一時且一意舉業。待奪錦標回。重整前願。未晚耳。

與謝居士廣輿

尊翁雖逝。人子之身。卽父母遺體也。以此遺體一心念佛。是報親恩大方便。亦卽是自己超生死最上大方便也。

與智眞侍者

特囑付李二道者。伴侬同回。如何先打發他。自卻擔閣出家。當遠離恩愛。唯除父母時。或一看而已。此外探親望眷。訪友交朋。皆所不宜。我今年邁。在世無多。

汝雖年幼。而非長壽人。亦在世無多。不及時進一步。唐喪光陰。後悔無及矣。可細思之。速回。更不可再遊衍也。

與甥許東湖

近日服藥何如。昨想人世無常。光陰迅速。至親骨肉中。至誠忠厚者。東湖一人而已。宜省此意。悟人生夢幻。萬事虛假。窮通得失。付之宿緣。開懷解憂。徜徉自得。付家諸子。忙裏偷閒。愠中作樂。念佛消遣。以終天年。斯名智人。毋徒自苦。終何益也。

與三文學論文

三君佳作。大略俱是用意精深。而措語尙滯。未得語意圓融。使閱之者不費思量。一經眼便擊節歎賞耳。得無擬時大過致然耶。愚以爲不必故起心迎合時好。但貴潛心看書。使見地了了。而多讀以輔之。多作以熟之。一旦豁然貫通。則落筆時橫傾豎瀉。滾滾不窮。自然成章。無艱難勞苦之態。不擬時而自合於時矣。隋珠和璧。眞寶自然。亦何患其不售也。

雲棲大師遺稿卷二

雲棲大師遺稿卷三目錄

答問

答聞谷廣印

九條

答雪嶠圓信

雪嶠呈偈著語

答知希廣貫

答僧海光

答僧愛賢

答常惺廣寂

二條

答周海門少參

五條

答杭嚴道弘臺王公

答何武莪給諫

三條

答虞德園銓部

答郡伯襲溪余公

答王忠銘宗伯

答錢養淳州守廣霑

七條

答朱西宗居士

三條

答王大契居士

答江廣宥居士

十條

答吳廣穎居士

十一條

答朱白民居士

答戴志潔居士

答孫無高居士廣抑

答沈愚公居士廣碩

摘答

答江山朱居士 二條

答王萬基居士廣惓 五條

答餘姚蔣居士 二條

答朱白民居士 二條

答龔廣淇居士 三條

答大鏡 三條

答姜居士 五條

答吳士瑾居士

答吳廣穎居士

答董廣曙居士

答洪大慈居士 三條

雜答

未詳問人凡七條併未詳問語凡二十八條

開示

普勸念佛 一二

普勸念佛往生淨土

水陸會中普示持名念佛三昧

一載水陸儀文

普勸戒殺放生

勸戒過爲苦行顯異惑眾者

示居士

戒瞋 慎酒
擇友 畏天

示講主

二條

訓沙彌

示在家二眾

示病人

一二

示耄年居士

示臨終善女人

示沈少宗伯

薦天
求子

示定菴上人

示孫大珩

示大同 一二

示徐智憶

示沈廣達

示嚴大瞰

示閩中李居士

示閩縣林德潤等

示楚僧眞愚等

示似空廣伸

五條

示王智第

示明字大曉

示朱大僬

示吳大峻

示于廣慧

示王廣第

示廣耆

示秦佩玉

示吳廣綬

示四川彭君

示智眞侍者

示僧大某

示德彰大微

示孫大智

示建昌黃欽

示福建林榮

示無隅大方

示薛廣閱

示某居士

示洞庭山

翁門石氏二條
許門石氏二條

示學者

二條

示姪孫大綬館中六章

警策

傷足自規

四條

自警

七條

老堂警策

病堂警策

生所警策

上三條載共住規約集

警眾 八條

出家人不祥事 三十二條

示住持

棄腐渣責詞

示直院等 二條

十可歎

三可惜 附憨大師題

補遺

淨土資糧全集序

書經史海篇直音後

答新安汪南明司馬書

禦魔說

放生圖說

示閱藏要語

示眾

二則

答或問

老病謝客帖

二

答一切書問帖

八十辭賀禮帖

劉廣磐請代日祝貞母項偈

答廣鑄書

又廣鑄爲母墮胎求懺

跋嘉禾項長公石刻金剛經

學大乘不輕二乘論

雜問一章

大師自責篇

雲棲大師遺稿卷三

答問

答聞谷廣印

問。古人已稟單傳直指。後修淨業而欲往生者。爲是悟後隨願起行耶。爲是未悟二行兼修耶。若兼修者。墮偷心歧路心。工夫那得成片耶。若已悟。則塵塵華藏。在在蓮邦。十方無不可者。何獨樂生西方耶。

答。眞信淨土。決志往生者。不論已悟未悟。其從事單傳直指而未悟者。雖日以參禪爲務。不妨發願往生。

以未能不受後有。畢竟有生處故。不是偷心歧路心也。其已悟者。古人云。汝將謂一悟便可上齊諸佛乎。故普賢爲華嚴長子。雖塵塵華藏。在在蓮邦。而行願品。必拳拳乎以往生安樂爲言也。已悟尙然。未悟可知矣。

問。參禪貴一心不生。念佛貴淨念相繼。茲參究念佛一門。意在妙悟而得往生也。今念時雖心佛分明。參時卽二俱坐斷。斷故參功漸勝。念力漸微。則他時焉得亦悟亦生耶。

答。一念不生。是禪非參。起念下疑。乃名曰參。楞嚴云。

又以此心反覆研究等是也。念時參時俱屬有念亦不相悖。

問。卽心卽佛。不外馳求之理。信得及。見得徹了。爲便隨緣消業。勿造新殃。任運騰騰。以待夫識乾自得耶。爲當更起疑情。窮參力究。以求妙悟耶。

答。卽心卽佛。若真信得及。真見得徹。干了百當。更無疑滯者。方可任運過時。如其不然。未可放參。

問。參禪暫有諸念不生時。其話頭便提不起。亦亞不落。及應緣時。若管帶又被古人斥呵。任之不能相續。只此動靜兩間。如何提究。疾得相應。

答。暫時念止。非爲究竟。話頭提不起。仍要提起。水未窮。山未盡。不得捨舟楫而駐車馬也。

問。永嘉云。誰無念。誰無生。雲居齊云。不斷分別。不捨心相。此似悟後有念想也。又涌泉不許走作。仰山鬼神不知。及石霜一念萬年等。竟是悟後無想也。豈應緣有而離緣無耶。有無二義。願垂一決。

答。大悟則有念亦可。無念亦可。所謂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眾緣是也。

問。永明云。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一入信門。便登祖位。夫祖位甚深。聞解便可登乎。況雲門。

已透法身洞上必令盡識是證非解也。茲解位稱祖當必有深義耶。

答。永明說先以聞解信入。卻又說後以無思契同。契同則法身透矣。情識盡矣。是亦解亦證。紹祖位不亦宜乎。

問。初祖示楞伽以印心。黃梅令讀金剛而見性。乃至俱胝準提。首山法華。似參禪不礙於持誦。而藥山不許看經。趙州不喜念佛。迺至高峯曰。話頭。緜密便是一卷不斷頭的經。又似禁絕誦持而貴在單提。印從來以參話爲主。兼持華嚴及念佛爲課。

今欲止其課。一其參。惟存願力。未知得否。

答。不礙持誦。不許持誦。古人因時制宜。隨機施教。迺各有見。不可相非。今欲止其課。一其參。何不可之有。問。但愁不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訓也。又切勿斷卻言語。燒得舍利多。不如答我一轉語。亦古訓也。今之學者。不務實修。而務機鋒轉語。誠過矣。然自知未悟。時切提撕。只因見地未明。恐是盲修瞎煉。故於師資道友間。問答酬唱。此亦無傷乎。儻學地不通商量。必俟悟後吐語。則見地尙虧。從誰起行耶。沉陶鎔理性。決擇是非。如三登九上。一句千山。

俱悟前耶。

答。不務實修實證。而以口頭三昧逞機鋒鬪勝負。此言語不可有也。眞爲生死心地未明。而互相辯論。互相酬唱。此言語不可無也。三登九上。一句千山。不論未悟以前。卽旣悟以後。尙有最後重關。參求決擇之功。未可便止。

問。見自性者。得自繇於生死。作得主者。能轉業於臨終。彼諸祖得自繇者。弗論。其草堂青承天印禪師等。那隔世便迷耶。豈悟有淺深。習有重輕乎。抑亦大悲增上。本高迹下。而人自不知乎。不然。學者

奚取信於見性法門耶。

答。草堂輩畢竟是見性。尙未到了當處。古人云。識心見性。當如南泉趙州。履實踐真。當如雪峯玄沙。此諸大老。寧有後身墮落者乎。誠如來問。當是悟有淺深。未可作本高迹下。故爲示現論。

答雪嶠圓信

信時具陳行腳

曾爲浪子偏憐客。一段苦心具見之矣。雖然。前之所得。拈向一邊。百尺竿頭。更須進步。

雪嶠呈偈著語

不解西方不學禪

低聲低聲

偶來塵世只隨緣

解也學也

三間茅屋傍溪住

溪深路滑

兩扇竹窗關月眠

春色滿園關不住

碎盡衲衣那有結

爭似寸絲不掛

養長頭髮欲成顛

成顛亦不惡

自從會得吾師意

胡餅裏討汁

白雪飄飄六月天

夏行冬令寒暑不正

見處則高矣美矣更願少作詩偈以頭陀行住雙髻
山續祖慧命。

乞師垂語。令我可以除可以進。

除者。除去有所得心。進者。進到不可到處。

答知希廣貫

問。宗家有云。卽心卽境。卽境卽心。如云。卽心卽境。則心之所及。境必從之。乃世間儘有心。然而境不然者。比如習舉業之人。誰不思登第。然或終身鉛槧。畢力竭心。而不得一青紫。其卽心卽境之說何在也。如云。卽境卽心。則一切眾生之心。本無不同。乃其所見之境。儘有不同者。比如泰山日觀峯。早見海中日出。其大如箕。其聲如雷。祇一日耳。云何此境獨現彼方。如此。則境自彼方之境。與此方眾

生之心毫無交涉。烏得謂卽境卽心也。

答。心境不可以俗事爲難。如境但以觀日言。則水一也。天見是琉璃。人見是水。鬼見是膿血。皆此類也。心但以登第言。則古人謂貪財人時時想念在財。與我想出一錠金得麼。皆此類也。心迹之判明矣。如何是卽心卽境。請更參。莫問人。

答僧海光

問。我今不在東。不在西。不在南。不在北。不在上。不在下。一切無在。我今亦在東。亦在西。亦在南。亦在北。亦在上。亦在下。無不周徧。特來求付衣。求授具。

足戒。偈曰。菩提本有樹。明鏡亦是臺。本來有一物。原不惹塵埃。

答。汝若一切無在。何人受衣。汝若周徧一切。衣居何地。汝若一切無在。則本自無體。安用戒爲。汝若周徧一切。則本自無欠。何求具足。菩提有樹。明鏡有臺。本來有物。前三句翻破。曹溪原不惹塵埃。後一句依舊落他窠臼。何不道。本來有一物。任使惹塵埃。

答僧愛賢

問。作惡墮三塗。爲善生人天。念佛生淨土。參禪悟自心。敢問四俱不爲。未審此人落於何處。

答。不作惡。不爲善。不念佛。不參禪。不是無位真人。必作飄家浪子。且問卽今是那一種。

答常惺廣寂

能作夢幻泡影觀者。超出夢幻泡影人也。不作夢幻泡影觀者。正夢中人也。

又

若曰出夢之人。則吾豈敢。蓋正在夢中。但比之恣情。鼾睡少異。乃竭力抖擻以求夢醒人耳。

答周海門少參

問。向上一則。往往宗師遇如是人。不令放過。如鳥

窠大師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爲訓。而或有時拈吹布毛。卽此一吹。善耶。惡耶。與莫作奉行之旨。同耶。別耶。明眼者便自瞥地。不明者分爲兩截。不知禪師於此如何剖破。望明白示我。莫謂非如是人難聞如是事也。

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當下布毛滿地。何待拈吹。那更說同說別。直饒是同。早已成兩橛去也。鳥窠初不曾鈍置白公。偏厚侍者。然雖如是。於前言不會玄旨。只麼止惡行善。亦不悞人。若向古人道。如來不斷性惡。及兀兀不修善等處。錯會爲禍不小。

問。向古人兀兀不修善處。錯會爲禍不小。卽如向諸善奉行處。亦有錯會者無。若錯會爲禍大小。請一開示。

答。前錯會禍在三塗。後錯會禍在人天。

問。三塗果是惡道。人天亦是小果。離此二處。畢竟向甚麼處安身立命。

答。無可安立處。是安身立命處。

問。於前言不會玄旨。只麼止惡行善。亦不悞人。若遇會旨人來。如何接授。

答。不須改題目。只在會行文。眾善是誰奉行。諸惡是

誰不作。

問。既識阿誰。何善何惡。如月在川。何分清濁。不作奉行。亦是亦錯。莫漫行文。認取題目。

答。月雖皎潔。水清濁而影別昏明。心本昭靈。事善惡而迹分升墮。豈得以月體本無清濁。而故云濁水爲佳。心體本無善惡。而遂云惡事不礙。既存空見。便悖圓宗。識渠善惡雙亡。正好止惡行善。定禁止惡行善。猶是識渠未真。卽今蒞政。豈不發政施仁。革奸去弊。依舊落在止惡行善。步步行有。口口談空。此今日聰明人參禪之大病也。

或曰。當今士夫率多喜高玄之談。厭平實之論。子何
諄諄然不捨止惡行善之一語乎。予謂正惟喜處欲
其厭厭處欲其喜耳。近世揮塵談禪者。率多其人。實
證實悟者。希得一二。予矯此弊。不得不然。實則古人
垂一則語。徹上徹下。只如諸惡不作。眾善奉行。淺言
之。則僅僅避惡名行善。三家村裏守分良民。亦如是。
極言之。則纖惡淨盡。萬善周圍。天中天。聖中聖。如來
世尊。亦如是。若定執止惡行善爲示鈍根。拈吹布毛
爲示利根。則悞矣。

答杭嚴道弘臺王公

問。玄教三問主人翁

云

云。一時茫昧。未知所對。歸

來默默體認。益增惶惑。試反之白晝。閒時頗能提
醒。一遇事便覺不得力。儻事冗。更覺不得力。試反
之夢寐。白晝發一猛勇。念夢中便有照應處。白晝
有一懶散。念夢中亦有照應處。總之意至而惺。意
盡而弛。晝也夢也。若合符然。此尚可發決定志。著
力向上。至所云非寤非夢。主人翁何在。則弟子誠
大惑不解矣。若謂此時無主人翁耶。一呼卽寤。亮
亦不遠。若謂此時有主人翁耶。主人翁畢竟何在。
臘月三十日後。未審如夢中光景耶。抑如非寤非

夢中光景耶。若如夢中光景。不過意想所結。亮非究竟處。若如非寤非夢中光景。則滅後全無靈通。平日之解悟修持何用。若謂滅後卽往生別處。吾儒正心誠意工夫。存順沒寧。儘受用不盡。又何必西方聖人之教也。希大慈一一指教。

答。來諭雪巖室中三問。其第三非夢非寤處。直得利根如高峯者。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念茲在茲。六年而後大徹。蓋此事不可拋棄。亦不可穿鑿。不可玩愒。日時亦不可急求速效。又不可自生意見。又不可求人解說。惟是置之懷抱。孜孜而參。密密而究。真積力久。

一朝狹路相逢。磕著撞著。迴避不及。霍然如大寐之得醒耳。又云。若滅後卽往生別處。則吾儒正心誠意存順沒寧。儘受用不盡。何必西方。此數語甚有見。當知高峯六年疑徹處。必有出於正心誠意之外者。昔人云。始知周孔外。別自有英豪。定不虛也。明公旣以此事體認反觀。日後必有大發明在。忻慰忻慰。

答何武峩給諫

問。本來受病處。作何剷除。目前下手處。有何方法。答。知病是幻。不須剷除。無下手處。正好下手。

問。法門有戒定慧。如何謂無下手。初學必求下手。

之方斯可繇漸入頓。且居官者刑殺在所不免。此皆佛家所禁。今欲皈依三寶。宜棄職歸山否。

答。下學上達。則攝心爲入門之要。心淨而病自除矣。見機得殺。經有明文。帶職悟心。古多高士。

問。帶職修行。除念佛外。以何者爲攝心之要。心有昏瞶散亂二種難除。再求明教。

答。經云。歸元無二路。方便有多門。略開爲三。隨意行持。

念佛門 念佛一門。止觀雙備。

止觀門 以止止散。以觀觀昏。

參禪門 以悟爲則。而止觀亦具其中。

答虞德園銓部

淳熙呻吟間。忽憶得慧日禪師一則公案。敬問大師。昔慧日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求禮神光和尚。光曰。我非汝師。汝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院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隨點而起。不知是病僧起。是慧日起。不知竹杖頭上帶得多少。蘼黃桂枝湯來。何不一點使他頓起。作甚次第。自家無眼尋師。覓人指點。作麼生點得人。不

受具戒。木頭無異。若竹杖在木頭根前起得病人。南山松稍壓動竹杖。便是太醫院否。有的說慧日是再來人。故西院徑指他入涅槃堂起病。他與五百僧往日有緣。然則五百僧依西院而住。西院與他沒緣耶。西院竹杖此時又在那裏。假如今日大師受郡公之請。入城救疫。還攜得竹杖來否。千萬病人縱橫。姪房酒肆前。一條竹杖還次第點得到否。況乎大師戒光已滿。師德已全。除竹杖外更有諸神通妙用否。仰願對眾舉揚。卽將慧日一條竹杖輪入五蘊毒中。先把虞淳熙一點點起。然後盡

虛空徧法界。彈指聲中不妨次第點到。其中那得有病人在。或者別有一路施設。連竹杖子也病起來。門前鬼成窩立。地上僵尸藉草橫。這箇卻是輕安强健境界。大師亦須爲淳熙道破始得。

答慧日自甘窮子。捨己從人。西院屈陷平民。將生就死。可惜五百僧只解點著便行。曾無一二高臥不起。令慧日顯異惑眾。禍及兒孫。郡主深切民瘼。我山僧急趨時難。倉卒中失帶了竹杖子。不免奮空拳向居士癰腫上劈地一下。敢保沈疴潰散。毒血淋漓。萬脈流通。百骸舒暢。雖然如是。云何一人能令眾起。不見

道陽回片葉春滿千林。這事且止。只如終日把竹杖子東指西揮。不如一直在木頭上朝持暮守。守來守去。忽然枯木重花。便是死人再活。說甚麼竹木。管取盡大地草木叢林。悉皆成佛去也。何以故。青青物外。虛空體。卽是如今堅實心。

答郡伯襲溪余公

問。金剛經盛言受持讀誦爲人解說功德勝如供養百千萬億那由他佛。今因是語而一涉於目。稍形於論。使自執爲功德。然此經以無相無住爲宗。專爲破除一切功德相故。梁武諸人自謂功德無

量達磨直以無功德斷之矣。若謂一誦解間功德勝佛。似非經之本旨。意者經中之言。所以欣動末世眾生耶。抑經之玄旨。別有說耶。有謂金剛經發明心地。又謂看金剛經。便明良背四言。又謂本元真實。不剝不蝕。謂之金剛。是耶非耶。伏願剖悉示之。

答。初疑持經功德。如是最勝。乃至過於供養諸佛。不見經中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則此經是諸佛之母。功德豈不最勝。又疑以無相無住爲宗。不應讚歎功德。似乎住相不

知此功德乃無功德之功德。是之謂眞功德也。又疑達磨呵武帝所作功德。然達磨所呵是福德。非功德也。福德功德有別。帝問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等不計其數。有功德否。達磨云實無功德。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則福德功德自判然矣。而復有持戒修福之語者何。良繇作福不住福相。卽福便成功德。不得等之事福。故經中破除事福。不破除功德也。但知此功德亦不住著。則依舊不失無相無住宗旨耳。且所謂讀誦此經者。不是念得一卷兩卷句字。所謂解說此經者。不是講得一座兩

座文義便喚作受持也。若真受持其功德惡可思議。此是如理實說。非是歆動世人。亦非故立玄旨。此金剛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去不來。不一不異。卽是本元真實。卽是本來心地。於此悟徹。無一不徹。豈獨良背四言而已。夫良其背。不獲其身。止是無我相。行其庭不見其人。止是無人相。尙有眾生壽者。則知金剛該良背四言。良背得金剛半偈。而昔人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良卦。可謂失言矣。夫華嚴具無量法門。金剛般若雖至精至妙。猶是華嚴無量法門中一法門耳。華嚴如天子。金剛般若者。文武百職中之

一職也。而艮卦未盡般若。乃欲勝乎華嚴。是猶小臣未與卿相之列。而謂超乎天子。其失可勝言哉。葛藤且止。只今此經畢竟在甚麼處。

答王忠銘宗伯

問喜怒哀樂未發爲中。又云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旣曰隨時。豈專未發。

答隨時乃所爲中也。何者喜怒哀樂之未發靜時中也。發而皆中節動時中也。故曰隨時中也。使有定體終無發時。則偏於枯寂。云何名中。中也者非動非靜常動常靜不可思議之極致也。分言之則曰中和。合

言之則一中盡之矣。中庸一書不出此意。首云天命之謂性。未發故屬天。不屬人。其曰性者。性卽中也不妨隨時發爲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位天地育萬物等。末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其曰至者。至卽中也。中庸其至矣乎。是也。而不妨隨時發爲三德五道九經。經綸參贊等。此中三教至理。無不貫徹。今欲卽儒卽釋。卽俗卽真。只須向這裏具一隻眼。

答錢養淳州守廣霑

問。此心放逸來久。雖以念佛攝持。暫得還失。如何保任。

答。久反之地。非一戰所可收功。惟在堅勇不退。直待心地開明。自然一得永得。

問。猿方著鎖。旋即昏沈。惺惺策發。隨復散亂。云何降伏。

答。寂寂治散亂。散去則生昏沈。惺惺治昏沈。昏去則生散亂。止觀雙持。昏散皆退。今只須精明念佛。念無一念曰精。念而返照曰明。精即止。明即觀。一念佛而止觀備矣。

問。行住坐臥。四威儀中。悉可參否。如涉事之時。當有方便能繫念否。

答。行住坐臥皆可用心。而坐時爲勝。然始學者先須行多坐少。若貪坐。則昏不能退。無事有事皆可用心。而無事爲勝。先於靜處做。後於動處鍊。其涉事方便。亦無別法。惟是此念精專耳。初雖難持。久則自然。

問。古以觀心爲目。經教爲日。日光明。目益遠矚。又云。枯禪無慧。今一意念佛。可能發慧否。

答。看教如讀醫書。心地用功如服藥。先明醫書。自是正理。學道人貴在審辨邪正。大小偏圓而已。今無暇徧覽。只看楞嚴一經亦可。既專修淨土。其淨土經論諸書俱要一看。卻放下文字。一心念佛。至於所云慧。

者。通曉經教。善演說。而空談諸口。無得於心者。狂慧也。真參實悟。乃名正慧。明教以後。一心念佛。當發此慧。

問。七處徵心。心不在內外中間。二祖問安心。心不可得。云安心竟。此非凡夫境界。今欲住對面念如何。

答。莫管七處八處。亦莫管安與不安。亦莫管對面不對面。但只一心念佛。古云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問。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佛法誓在弘濟。

不愛髮膚而治生情存什一如何圓解。

答若一向舉揚向上不但治生產業卽殺盜姪妄何曾與實相違背。今就世間論什一是世間常理亦不礙道。彼欺罔取利者乃不可耳。

問學道在先須有悟繇所謂頓悟漸修也。歷觀古今禪宿固有以傍教說禪爲葛藤者亦有以討疏尋經爲入海算沙者。然而五家宗旨禪祖語錄公案人人究心雖云不繇他悟豈非所稱緣因者耶。若旣無良導又鮮多聞枯坐待悟悟可得否。今年迫日索徧閱爲難記性不如覽卽廢忘是悟繇終

不可得也。云何能不墮落。此與第四問同。而積疑元只在此。所以煩瀆。

答大意具四問中。又楞嚴勢至圓通章云。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則念佛豈無悟繇。其二十五聖中。此不入圓通之選。自有辯在。疏鈔諸刻中。勿疑也。

答朱西宗居士

問。苦迫中如何念佛。

答。孔子言終食造次顛沛不違仁。此不違工夫。雖一時不易到。然作之不止。乃成自然。況久久行持。忽地

有箇省處。則苦樂逆順。道在其中。所謂咳唾掉臂。無不是祖師西來意。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問。觀佛廣大相。好不能成就。

答。古德謂眾生心雜。觀想難成。大聖悲憐。直勸專持名號。今且持名。觀想姑置勿論。

問。在家戒學難精如何。

答。在家與出家戒。自分疏密。根本不踰。微細處稍有出入。亦無害。昔人較量乘戒緩急。而以乘急戒緩者爲勝。則知修行固以持戒爲要。而見諦理發明心地。又要中之至要者也。此所謂乘急也。

答王大契居士

問。弟子自看師戒殺文。遂持長齋。惟色心熾盛。不能滅除。乞師方便教誨。使觀欲樂。一如殺生之慘。永拔欲障之罪。

答。殺是苦事。故言慘易。欲是樂事。故言慘難。今爲一喻。明明安毒藥於惡食中。是殺之慘也。暗暗安毒藥於美食中。是欲之慘也。智者自思之耳。

答江廣霽居士

問。一心不亂。一日至七日。卽得往生。或一日七日。內一心。此後復不一心。可得生否。

答。既能一心以後。心卽少散。定不至大散。如顏子三月不違仁。難道三月後便是惡人。此等人心。縱有妄生。如紅爐點雪。未至卽化。焉得不生。

問。宗鏡錄所云。任運何異乎。作止任滅之任。

答。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任運。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是任病。

問。五欲深知不可。又不能斷。何故。

答。人有解有悟。此只是解而未悟故。

問。闢解義何以異。

答。解如千里馬之圖。闢則牽一千里馬至矣。

問。在家人修行。恐終不及出家者。

答。雖是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然在家人能於五慾中證得如火中之蓮。後遇水則愈長。若水中生者。後遇火恐焦耳。

問。在家守戒。如何及得出家人。

答。戒亦只是寶塔一層。

問。初睡醒時。此中正念便不如前。

答。古人云。醒時十分作得主。夢裏一分作不得主。生時十分作得主。死時一分作不得主。

問。人不信淨土。恐只是本來福薄。

答。此言甚是。

問。華嚴經何以菩薩說者多。佛說者少。

答。此是佛加被而說。如宰臣奉命於天子而宣勅。非宰臣所自專也。

問。紫陽終是謗法。當有何報。

答。各有其報。其爲儒家賢者。自有人天之福。然旣排佛。則聞法爲難。

答吳廣穎居士

問。持身處世之法。可以終身執守者。求挈領開示。答。只消依論語一言。更出一步。觀世如夢。觀身如幻。

可也。

問。儒言知行。佛言悟修。無偏廢也。禪宗一派只云悟後便了生死何耶。

答。悟有大小。言悟後更無修持者。得少爲足之徒也。非狂卽愚。

問。善惡報應各在當人之身。六道升沈不可誣矣。乃又有子孫代受其殃慶者何也。

答。子孫受殃者。有惡業人。生極惡家。以受其殃。彼此正相當也。慶可例見矣。

問。經稱禮拜之福。從膝下至金剛際。一塵一轉輪。

王位。因微果大人不能信。

答。果核雖微。能發千枝萬葉。

問。修行人執勞作務。固其本分。設有色身尪弱者。袖手安坐。攝心念佛。亦可得道往生否。

答。實能一心不動則可。

問。念佛貴乎念念相續固矣。然有時不整威儀。反似瀆慢。假如脫巾褻服時。裸臥澡浴時。乃至大小便利時。俱可念佛否。

答。默念不妨。

問。菩薩戒總綱一句乞揭示。

答發廣大心爲總綱。

問設有二人焉。一人肉食而不廢念佛。一人蔬食而絕不念佛。二者孰優。

答二者病只一般。念佛者稍勝。勝彼不知有佛故。

問又有二人焉。一人不曾受戒而不犯。一人曾受戒而犯罪。孰重輕。

答與前二人同。以雖犯勝彼不知有戒故。

問念佛或四字或六字。稍有繁簡之分。經文只云執持名號。似止四字。今叢林盡從六字。畢竟何者爲是大師自用何法。

答四字自念。六字隨眾。

問。終日念佛。遇福則作。吾師明誨也。夫作福時。心在福事。卽不在佛號矣。拈一放一。可謂一心不亂乎。

答。明鏡本空。物來則現。於鏡空何礙。人但事未至而將迎事已過而畱滯。乃爲病耳。

答朱白民居士

問。參禪念佛可用融通否。

答。若然是兩物。用得融通著。

答戴志潔居士

問。所說絕念實謂妄念。正念無生。豈有可絕。妄絕之後。智境兩忘。圓妙光景。不可思議。六馬可調。正念難持。盤水可捧。妄心難遏。卽持之已失其初。況遏之又不能久。兼以夢想顛倒。目觸空花。伏望慈悲。撥我迷雲。獲覩天日。假我慈航。獲登彼岸。超度眾生。無上功德。

答。旣已智境兩忘。何須更說持遏。持之不可。遏之不可。何不一心念佛。自然不持而持。不遏而遏。當念認得念人。然後智境兩忘。獲無生忍。始有趨向分。卽此是慈航。卽此是彼岸。卽此是無上功德。

答孫無高居士廣抑

問。近日持戒頗嚴。雖小德未盡瑩。而大德已無犯。此外更有一二語可爲終身之銘者乎。

答。昔子貢問一言終身。夫子以恕答之。今日戒之一言。銘以終身。罄無不盡。所以者何。良以攝心卽是戒。故若向心地法門中會得。便一切具足。尙何論戒之持與不持。如其不然。須一一依教奉行。經云。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定慧者佛之全果也。卽定而慧。則寂而常照。卽慧而定。則照而常寂。常寂常照。名常寂光。而資始於戒。戒之時大矣哉。戒有多種。優婆

塞五戒。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乃至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而約其大綱。則五戒爲根本。儒亦時言戒。戒雖未備。而默與佛制合。夫子曰。君子有三戒。戒色。則姪戒所攝。戒鬪。則殺戒所攝。戒得。則盜戒所攝。姪殺盜。尤五戒之最要者。故舉要以槩其餘。而言忠信。飲不及亂。於他處見之。亦以預養此戒。而弗使之縱也。但儒之戒疏。佛之戒密。佛制殺戒。微及蜎蠕。而儒止曰無故殺牛羊犬豕等。不曰不殺。止曰鈞不綱。弋不宿。不曰不鈞不弋。又極之。則纔有忿嫉。卽殺戒不淨。眼取色。耳取聲。卽盜戒不

淨。隔壁聞釵釧聲。卽姪戒不淨。至是則身心俱斷。事理雙盡矣。今日處家閨中。業公車。行將有社稷民人之寄。其持戒豈能一一與剃髮染衣者例論。則微細條章不能全持。未爲破戒。惟貴於心學。大頭腦處著力。一旦脫然悟去。則咳唾掉臂。無不是清淨毗尼矣。但不可未得謂得。而發狂解。便道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姪無妨般若。而墮落魔羅境界耳。果能時時反照。刻刻提撕。向本參念佛話頭上做工夫。則不惟日後有發明在。卽今目前便自得力。日用中有主宰。不隨物轉。縱居聲色名利之場。妻子眷屬日夕相

接不妨與世推移。混俗和光。自然出汙泥而不染。是謂塵中大解脫門也。以此自利。以此利他。何往不善。來問所稱宜世不染世。益人復益己者。豈外是哉。願珍重力行之。幸甚。

答沈愚公居士廣頌

問。依禪門口訣修持如何。

答。此特方便小法門。尙不及童蒙止觀。未可執爲究竟安心法。

摘答 來問文繁不錄

答江山朱居士 二條

讀直指一書可謂握道學之心宗矣。健羨健羨。雖然。若題曰儒門直指。吾何敢置喙。今日禪門直指。恐未可也。廢朽老疾日甚。衰憊惛慵。無力酬對。姑撮略二條以覆。

一。公只據良知門下諸君子。以有減無增一切現成等語。便欲和會儒釋。而謂達磨直指之禪亦止是如此。寧知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談何容易。切勿自悞悞人。爲害不小。公大聰明人。當再以平心虛心細心沈

著心虔誠心眞實。求出世心。重重徐徐看閱佛菩薩所說經論諸尊宿所著語錄文字。自有理會處。不可草草。

二。竹窗隨筆有耳不如目語。蓋爲不識字人以耳當目。耳之聽受有限。而目之看讀無窮也。又推之目之看讀猶有限。而心之悟明更無窮也。此與楞嚴選擇六根各自一意。有何干涉。而廣引耳根圓通等文。似以耳根受屈。爲彼不平。喻如孔門論仁。獨尊顏子。而言志之日。又與曾點。今欲謂顏子受屈而咎夫子之與點可乎。且竹窗廢朽凡夫語耳。公尙錯會其意。況

出三界大聖人語。得無錯會否。況大慧杲老超格大善知識語。得無錯會否。公只就儒門中做箇道學宗師。啟迪後人。甚妙甚妙。不必援教引宗。評長議短。恐理路玄深言之未當。反爲不美。餘良知寂感虛空銷殞內守幽閒等。無力悉答。例此可知。昔人有言。不可以佛法當人情。亦知高明必不見責。故敢直言諒之。

答王萬基居士廣憺

五條

此所謂遣之又遣之。是極則語。有錯會於諸妄想亦不息滅者。遂使甘露醍醐翻成砒鴆。可歎也。今且只

做一切時不起妄念工夫下文待後再理會。

無分別而失照是名無記非智也有分別而照體常寂亦智也今莫管分別不分別一味顧正念去。

悟有淺深大小千處萬處透亦隨其本所悟處而已如主一邑則一邑之千萬人皆其統御推而一郡一國皆然也直至世尊見明星而大悟方爲了當。

書經懺悔大好若斷源則須理懺所謂觀罪性空是也。

拈頌古人公案不無見處有到與未到今人頗多臆說者此非大徹不能披揀且置之可也。

五

答餘姚蔣居士 二條

欲爲生人根本。斷之誠難。有不淨觀。治其標也。反究欲念起處。治其本也。今只消究念佛者就是。一
持名念佛。且專一持名。但禮佛時作觀可也。二

答朱白民居士 三條

參禪別無方便。只貴諦信不惑。如瀉山所謂研究至理。以悟爲則而已。一

人謂我但求西方。我實求西方而尙未能。人謂我猶參理路。我實參理路而尙未徹。二

頂聖眼天之說。亦有不盡然者。尊堂臨終一段因緣。

自是好境界。來報殊勝可知。不必疑也。三

答龔廣淇居士 三條

不論在家出家。執持名號。一心不亂。卽執持名號四字。是入頭處。執持二字。莫草草看過。一

返照念佛人。是誰。與參禪意同。二

諸大乘經。可看。而以顧正念爲主。三

答大鏡 三條

塔中二佛。是表物我不分。古今一致。不是二諦。法華寶塔

一品

心以何爲宗。令人自參。不許穿鑿問人。二

以上教意宗意不必妄求。但自精勤念佛。念到一心不亂。自當悟入。三

答姜居士 五條

轉身後更有轉身。未得不受後有。故求生淨土爲貴。
一

念觀音無驗者有二。一則定業難轉。二則念力未精。眞善人而被禍者亦有二。一則定業難轉。二則心雖善智不足。二

觀善境而復謗者。夙世善根輕淺。常有之。不足爲怪。
三

因境動心。雖似心隨境轉。試問木人遇境曾有轉否。畢竟心外無境。境全是心。四

法雖不在藏之存亡。而眾生必賴文字入理。經闡佛心。寺彰佛迹。自有緩急輕重。五

答吳士瑾居士

五戒殺生爲首。在家不殺足矣。若不能斷肉食。食三淨肉可也。漸入佳境。後不食肉。則善之善矣。第二偷盜。此不必論。第三惟禁邪淫。正非所禁。第四妄語。亦易持。第五飲酒。如不能持。節省之。亦漸入佳境可也。大抵五戒全持。則爲滿分。優婆塞半持。則爲半分。優

婆塞持其一。則爲少分優婆塞。亦隨人所持無礙。

答吳廣穎居士

皮爲鼓而供佛。牛亦有功。角爲燈而供佛。羊亦滅罪。

答董廣曙居士

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宅上正積善之家。而反家主有瘡瘍之災。家屬有疾疫之難者。何也。其故有二。一者小災免大災。輕難免重難。正繇積善。雖見瘡瘍疾疫。而不傷身。若非善功。必有大災重難。不止如此而已。正當感謝佛天。不可嗟怨。二者善雖積。猶未廣大。比之全不修善者。則過之。

比之萬善咸備者則不及也。正當益加爲善。不可自足。

答洪大慈居士 三條

一。我憶十六七時。自期三十不中鄉科。則捐舉業。隱湖山間。四十不中會試。則亦歸隱。鄉科官決不可做。今以廿八歲爲期。更早矣。何言遲也。又先父母過世。我方敢出家。先母在。卽舉業可捨。家不可出也。

二。目所覩有改經改監而中者。有改經改監而依然不中者。夫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奈何讀聖人之書而漠然不信乎。盡人事而聽天。

命。此至言也。

三。莫論清濃奇平種種體格。亦不必迎合主司趨附時尙。但只要文字好。文字好者。謂與題目相應也。作時文如寫真相似。但貴肖像彼人耳。否則雖筆仗之尖聳。顏色之華麗。何益也。

雜答

問。世尊默然良久。外道謂開我迷雲。空生宴坐不言。帝釋云。善說般若。

答。良久處。欲望開迷。陰霾萬里。宴坐邊。擬聞般若。說竟多時。雖然如是。鞭頭得旨。空裏飛花者。畢竟見箇甚麼。

問。自性西方。惟心淨土。

答。若直指西方。不但過此娑婆十萬億刹者爲非也。說箇自性。已涉程途。若實談淨土。不但寶池金地。種種莊嚴者爲非也。纔道惟心。翻成垢穢。離此二邊。作

麼生是西方淨土。

問。淨土與禪優劣。

答。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今之執禪謗淨土者。卻不曾真實參究。執淨土謗禪者。亦不曾真實念佛。若各各做工夫。到徹底窮源處。則知兩條門路。原不差毫釐也。

問。禦魔何法。

答。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卽聖境現前。切不可作聖解。若一執著。便落邪手。況魔境聖相。終有分別。縱然魔能巧現。明眼者一照。其破綻處。歷歷分明。則彼卽飲

迹矣。如未能如是。更有捷徑法。只是單單堅守正念。任他是聖是魔。一切莫管。

問病中如何用心排遣。

答。人在病中。凡有四等。爲病所使。忘失正念。不知排遣者。愚夫之用心也。雖罹病緣。堅持正念。善巧排遣者。初學之用心也。病忘其病。正念自如。不須排遣者。大賢之用心也。爲眾生故。示現病身。排遣不排遣。兩不必論者。諸佛無所用心之用心也。昔人有言。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此安閒法。愚夫昧不得。知初學知不能用。正大賢分上事。但言之極易。行

之極難。勿輕視也。世有狂徒。見他人病。極善開導。或云。四大本空。何病之有。或云。一切放下。莫著於病。是則固是。爭奈自到病中。都忘卻開導他人言語。依舊空不去。放不下。束手無措。甘伏死門而已。我輩觀此。應自猛省。務臻實效。莫學虛頭。趁四大康健時。討取箇本空。卽今目前。就要放下。若待病生。方做手腳。所謂寇至。築垣亦復何及。嘗記僧問古德。還有不病者麼。答云。有。又問。不病者還來看和尚麼。答云。老僧看他。有分。前答有字。初學亦知。後答看他。有分。久參禪客。猶恐未徹在。古人此處。畢竟是何道理。畢竟得何。

三昧。病苦之中安閒。乃爾。我輩共宜勉之。

問。做工夫必應避喧取靜否。

答。工夫最怕揀擇。有志於學者。只是一箇正念常在。胷中逢靜時也如此。逢鬧時也如此。憑他靜鬧變遷。而我這箇念頭斷然無有移易。如是方無間斷。謂之善做工夫也。豈不見古人道。智者除心。愚者除境。如必嫌喧取靜。則境界恐無有靜之時。亦無有靜之處。夫求靜者。莫如居深山之中。然深山靜矣。而樵斧聞於隔雲。牧笛鳴於斜照。則耳畔又安能靜也。然樵斧牧笛。或可屏絕之。使不交於吾耳。至於清宵而猿啼。

虎嘯。白晝而鵲噪。鴉鳴。則耳畔又安能靜也。然猿啼。虎嘯。鵲噪。鴉鳴。或可驅逐之。使不交於吾耳。至於狂風起而萬竅怒號。迅雷發而千山震撼。則此時嫌喧取寂者。將屏絕之耶。驅逐之耶。以此推之。境界決無有靜之時也。決無有靜之處也。學人但患志不猛烈耳。存一猛烈之志。則何之而不可。

問。一心稱名時。又著求生。不幾二念乎。

答。求生須於早晚發願時。若稱名時。一心一念。不可夾雜。譬如舉業家讀書作文。其行也。其所以讀書作文者。爲何要中舉中進士。其願也。

已上俱未詳問人

儒家之悟與佛家之悟雖則無異然根本枝葉自有淺深。

修行若不向般若上用功則雖禪定亦化爲福福是有漏之因天福亦有時盡。

通宗不通教開口便亂道故人先宜看教。

宗是佛心教是佛語。

端坐念佛恐心難攝不若經行。

參念佛是誰須是有真疑起真疑未起且默念去。

淨土非無日月但佛光大日月爲佛光所掩。

天竺語往往是倒說。如衲衣則曰衣衲。到彼岸則曰彼岸到。

楞嚴最有次第。故人宜看。

禪定人。雖願力不深。亦能往生。然修淨業者。信願行如鼎三足。缺一不可。

人心如破屋。妄想如賊。東逐則西來。南逐則北來。今人能斷百思想。已便好了。

宗門語。如世人捉鯢。不可作實法會。

龐居士。雖見地高於王龍舒。然龍舒實行亦自的確。大莊嚴論。雖未了義。卻有益於人。

古人棒喝適逗人機。一棒一喝便令人悟。非若今人以打人爲事。

此云佛法須讓老僧。彼卽禮拜。可見不在神通。通不是道。有道自有通。有通未必有道。只論神通。則神有通。鬼亦有通。道如官。通如車旗服飾。求通原有法。今日追憶往日。往日又追憶。則他生可知。然非是道。抹殺一螞蟻。復受一蟻身。彼業未盡。何能轉生他道。眾生都然。徒令受此殺苦。

法滅之際。人舉一莖草。便成槍刃。可以殺人。此時諸法已滅。止畱彌陀一句救人。人有念得一句全者。便

爲世間師。

朱紫陽輩都是賢者。卽有異同。彼亦不瞋其人。然不可過爲貶駁。

不亂之心。卽是無住之心。

觀經中說佛身廣大。人多不信。如螞蟻穴中。那知世上有水牯牛。天人已自身長無量。彌勒下生時。人亦身長數十丈。

草木都爲鬼神所棲。上各有宮室。在人自不見耳。故木不可輕伐。

在家人教弟子。只是耕讀。不必定要望以富貴。

人家小兒打爺罵娘。反說他乖。非是教子之法。念佛法門。說是權則可。說是偏則不可。

如李卓吾作用。恐有害於佛法。無益於佛法。宮刑不知起於何時。世有堯舜之君。方能去衙門禁講。即便撤講。乃是守法。中止亦何害。

已上併未詳問語

開示

普勸念佛

夫學佛者。無論莊嚴形迹。止貴真實修行。在家居士。不必定要緇衣道巾。帶髮之人。自可常服念佛。不必定要敲魚擊鼓。好靜之人。自可寂默念佛。不必定要成羣做會。怕事之人。自可閉門念佛。不必定要入寺聽經。識字之人。自可依教念佛。千里燒香。不如安坐家堂念佛。供奉邪師。不如孝順父母念佛。廣交魔友。不如獨身清淨念佛。寄庫來生。不如見在作福念佛。許願保禳。不如悔過自新念佛。習學外道文書。不如

一字不識念佛。無知妄談禪理。不如老實持戒念佛。希求妖鬼靈通。不如正信因果念佛。以要言之。端心滅惡。如是念佛。號曰善人。攝心除散。如是念佛。號曰賢人。悟心斷惑。如是念佛。號曰聖人。

又

一勸極閒人念佛。婚嫁都畢。子孫克家。安閒無事。正好儘心儘力念佛。每日念幾千聲。乃至幾萬。
一勸半忙閒人念佛。半了不了。或忙或閒。雖不極閒。亦可忙時治事閒時念佛。每日念幾百聲。乃至幾千。
一勸極忙人念佛。勤勞王事。奔波家業。雖無閒時也。

須忙裏偷閒念佛。每日晨朝十念。乃至日間或念幾百。

普勸念佛往生淨土

彌陀經言。若人念佛。臨命終時。必生彼國。又觀經言。念佛之人。生彼國者。蓮分九品。蓋此念佛法門。不論男女僧俗。不論貴賤賢愚。但一心不亂。隨其功行大小。九品往生。故知世間無有一人不堪念佛。若人富貴。受用現成。正好念佛。若人貧窮。家小累少。正好念佛。若人有子。宗祀得託。正好念佛。若人無子。孤身自繇。正好念佛。若人子孝。安受供養。正好念佛。若人子

逆免生恩愛。正好念佛。若人無病。趁身康健。正好念佛。若人有病。切近無常。正好念佛。若人年老。光景無多。正好念佛。若人年少。精神清利。正好念佛。若人處閒。心無事擾。正好念佛。若人處忙。忙裏偷閒。正好念佛。若人出家。逍遙物外。正好念佛。若人在家。知是火宅。正好念佛。若人聰明。通曉淨土。正好念佛。若人愚魯。別無所能。正好念佛。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經。經是佛說。正好念佛。若人參禪。禪是佛心。正好念佛。若人悟道。悟須佛證。正好念佛。普勸諸人。火急念佛。九品往生。華開見佛。見佛聞法。究竟成

佛始知自心本來是佛。

水陸會中普示持名念佛三昧

一載水陸儀文

竊惟淨土之爲教也肇始於釋迦世尊闡揚於歷代賢聖於是以念佛一門而分四種曰持名念佛曰觀像念佛曰觀想念佛曰實相念佛雖有四種之殊究竟歸乎實相而已又以前三約之爲二一爲觀想一爲持名觀想則十六觀經言之詳矣此論持名則阿彌陀經云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卽得往生阿彌陀

佛極樂國土。此萬世持名念佛從出之大原。乃金口所親宣之妙法也。古德云。觀法理微。眾生心雜。雜心修觀。觀想難成。大聖悲憐。直勸專持名號。良繇稱名易故。相續卽生。此闡揚持名念佛之功。最爲往生淨土之要。若其持名深達實相。則與妙觀同功。上上品生當不疑矣。現前諸佛子。如前懺悔門中。二乘聖人。圓心大士。乃至等覺。尙須懺悔。旣彼均當懺悔。豈不感應往生。而況位在凡夫。生居學地者乎。我今奉爲六道現前諸佛子等。皆同一心。稱佛名號。求生淨土。願佛慈悲。特垂攝濟。

普勸戒殺放生

向刻單流通

人人愛命。物物貪生。何得殺彼形軀。充己口食。或利刃剖腹。或尖刀刺心。或剝皮刮鱗。或斷喉劈殼。或滾湯活煮。鼈鱉。或鹽酒生醃。蟹蝦。可憐大痛無伸。極苦難忍。造此彌天惡業。結成萬世深讎。一日無常。卽墮地獄。鑊湯爐炭。劒樹刀山。受罪畢時。仍作畜類。冤冤對報。命命填還。還畢爲人。多病壽夭。或死蛇虎。或死刀兵。或死官刑。或死毒藥。皆殺生所感也。我今泣血稽顙。哀告世人。不敢逼你喫齋。且先勸你戒殺。戒殺之家。善神守護。災橫消除。壽算綿長。子孫賢孝。吉祥。

種種難可具陳。若更能隨力放生。加持念佛。不但增崇福德。必當隨願往生。永脫輪迴。入不退地。諸仁者。有緣遇此。便請回心。決志受持。莫生疑悔。如不能行。卽以轉施他人。亦復功德無量。

勸戒過爲苦行顯異惑眾者

近時僧人道人。瓢砌牆圍。僅容其身。植立於中。如刀在鞘。如等在殼。或四面釘釘如匣牀者。有斬斷一手。灰布膠漆。示諸人者。有掘地作坑。倒埋其頭。雙腳向天者。有巨瓢自捶其背。至青腫者。有冬寒赤腳。不穿鞋襪者。有喫水爲齋。不餐五穀者。有雙足立橋欄上。

拜經人見之無不驚者。有拖鐵索重百十觔者。如是種種不一。問其故。類多仗此募緣。惑世誣民。非貪卽愚。真可憐憫。奉勸高明。遇見此輩。卽爲開諭。速卽捨離。如是魔事。力行正道。則佛法中大幸也。

示居士

戒瞋

佛言。當知瞋心甚於猛火。劫功德賊。無過瞋恚。論語亦云。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噫。可不戒歟。

慎酒

佛言。以一酒故。并破四戒。禮經亦云。終日百拜。以去

酒禍噫可不慎歟。

擇友

佛言親近善知識。遠離惡知識。先賢亦云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與之俱化矣。噫可不擇歟。

畏天

佛言天以六齋日考察人間善惡。世書亦云司命竈神每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福。噫可不畏歟。

示講主 二條

聲名顯著。守之以斂藏。利養豐饒。守之以儉朴。瞻仰

眾多守之以謙下。朋儕嫉忌守之以和忍。

辯理不得不明而忌剛躁。折惡不得不嚴而忌暴刻。持身不得不莊而忌高傲。處友不得不和而忌嘲謔。

訓沙彌

莫貪財。學忍辱。戒遊戲。勤誦讀。遠年輕。近耆宿。思古人。麻麥粥。思古人。糞掃服。思古人。樹下宿。少苦行。老享福。享福早。壽命促。望出世。聽吾囑。

示在家二眾

人生母子夫妻一家眷屬。俱是宿世虛緣。暫時會聚。終必別離。不足悲苦。可悲可苦者。乃是空過一生。不

念佛耳。今但萬緣放下。回光返照念佛。卽是一生要緊大事。更無多語。此外只管純一念佛。其念佛要字。字心上照過。歷歷分明。時刻切心。不容些須妄想雜念。早晚禮佛時。懇苦發願求生淨土。如此捱到臨命終時。自然正念現前。往生阿彌陀佛極樂淨土。蓮華化生。永離諸苦。

示病人

古人有言。病者眾生之良藥。則人於病中當生大歡喜。一切不如意處。莫起煩惱。又言死生有命。則人於病中當生大解脫。任其死生。莫起恐怖。又過去如幻。

現在如幻。未來如幻。盡情放下。單持正念而已。病中千萬寧耐。莫懷速愈之躁心。乃所以爲速愈之良方也。

又

將家事處置了卻。放下萬緣。空空地。心上只念六字佛名。刻刻不忘。自然業障消滅。業障旣消。自然夜臥安寧。身心康健矣。念佛人。要發願捨此惡世。生彼樂邦。

示耄年居士

色身固有衰羸。法性本無退滅。盡除萬累。純淨一心。

淨心而淨土斯成。往生而無生自達。

示臨終善女人

男女之體雖殊。靈明之性不二。何言五漏。惟貴一心。一心稱念阿彌陀。決定往生安樂國。

示沈少宗伯薦天求子

薦天

凡人生子天亡。哭之則踰喪。考妣思之則痛絕肝腸。乃多爲誦經禮懺。以資冥路。善矣。然誦經要體佛心。禮懺要明已過。佛心者大慈悲是。已過者造殺業是不行慈悲。不斷殺業。經懺雖多。功德亦少。

略開二事於左。願力行之。

一。佛制五戒。首重殺生。又云前世多殺生。今報夭折苦。爲父母者。當取亡兒平日所有衣服莊飾玩好之物。變賣作銀。買放生命。以贖其殺業。庶俾今魂不墮三途。來生得獲長壽。

二。凡人生子。三朝滿月。百日週歲。往往取諸眾生宰殺烹炮。陳設宴會。此雖殺繇父母。與兒無干。而事起有因。罪亦難免。念亡兒者。永斷殺業。庶俾今魂不墮三途。來生得獲長壽。

復有二事當戒

一。小兒每每有擒捉蠅蚋螟蠓之類。或投之蟻聚。或擲之蛛網。孩幼無知。以資戲樂。父母喜而不禁。乃至傷害種種微細蟲豸。難以盡言。皆天命因。不可不戒。二。孩子無知。或罵父母。或罵尊長。父母喜而不禁。雖屬戲掉。皆天命因。不可不戒。

求子

凡人求子。或許神福。或作佛事。神福殺生。理甚乖謬。不必言矣。佛事則如前誦經禮懺。及造佛造殿。上旛上袍。齋僧布施等事。然佛大慈悲。只是要人爲善。若但作如上福德。而不爲善。則雖多費錢帛。

未必能滿所求。略開二事於後。願力行之。

一。慈受深禪師擬寒山詩云。老翁死卻兒。晝夜搥臂哭。痛心徹骨髓。叫云我孤獨。何不返思量。恣啖豬羊肉。羊豈不思兒。豬亦有眷屬。然則殺他子求己子。於理順乎。於心安乎。永斷殺業。必生好子。

二。馮商命該無子。以還妾一事。天送三元。故知無子不必他求。但自廣修陰德。積德深厚。必生好子。

復有二事當戒

一。今人已所生子。撫摩愛惜。如護眼珠。義男女等視同土芥。恣意鞭撻。已所生子。膏粱肥甘。百味充足。義

男女等飲啖麤惡。或至忍饑。已所生子。綾羅錦繡。備極莊嚴。義男女等。破衲遮身。不免寒凍。彼亦父母所生子也。奈何偏心不公。一至是乎。天地不容。鬼神怒目。理應無子。縱其得子。子必多凶。不可不戒。

二。有於老年。或取少女。以爲姬妾。我旣管他不了。他須怨我特深。怨氣所積。損德消福。理應無子。縱其得子。子必不賢。不可不戒。

評曰。薦天求子。雖云二事。其實相因。何也。如上爲善薦天。不但濟天。而承斯善力。後生之子。當必福慧長年。如上爲善求子。不但得子。而承斯善力。先

亡之兒亦獲超生勝地。一舉而兩得。故二事相因。宜並行也。

示定菴上人

僧人棄應院而歸禪門。譬之儒人棄舉業而談道學也。二俱美事。然歸而不修。談而不行。竟有何益。今見棄應院者。一腳出門。大都投入講席。不知講以明教。講明之後。正貴依教修行。而才入講席。便學說幾箇旨意。抄幾道標帖。寫幾行字。題幾句詩。描幾筆畫。粧點幾件文具。他時後日。講得經上得座。便是證果了也。不復知此外更有事在。所謂棄了天羅。又入地網。

豈不大可惜哉。且最初棄應院時。皆有一片好心。卽此是成佛根本。今但不背初心。莫只以耳聞口說爲足。而務實踐。參訪明師。親近善友。念念以出世爲懷。自始至終。勿爲名利羈絆。然後離爾師。捨爾習。乃不虛負。不然。到頭亦只是箇大應院家風耳。念之。

示孫大珩

參禪人只守一則公案。如參念佛是誰。不得又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等。若透一則。餘盡透矣。若自覺已透。於別則公案。還有不盡透處。卽是向所守公案。還非真透。未免涉情識也。

示大同

古人教親近明師求善知識而善知識實無口傳心授祕密法門只替人解黏去縛便是祕密今但執持名號一心不亂此八箇字卽是解黏去縛祕密法門卽是出生死堂堂大路朝念暮念行念坐念念念相續自成三昧莫更他求也

又

久亂之心一時難定念佛心不清不必憂只要工夫深耳字字句句當心念

示徐智憶

今出家字元徹

遺教卽是佛遺囑也。但守之如奉王勅。再加二六時中時時念佛。自然處濁亂中而不走失。

示沈廣達

世諦中覺名利恩愛之畢竟成空。便名覷破。真體上覓生老病死而本來無有。卽是修持。初機與究竟同歸。因該果海。究竟與初機不二。果徹因源。祇貴明心。別無異法。

示嚴大暉

大事未明。此爲何時。嘗膽臥薪。寸陰尺璧。暫時不在。如同死人。研窮至理。以悟爲則。

示閩中李居士

參疑二字不必分解。疑則參之別名。總是體究追審之意。但看念佛是誰。以悟爲則而已。又古德云。看話頭。不得卜度穿鑿。亦不得拋向無事甲裏。但只恁麼看。此要言也。

示閩縣林德潤等

作會勸緣。雖是美事。但宜靜悄。不宜太盛。何以故。世道俗習。奢侈極矣。恐有難事起。智者慎之。

示楚僧眞愚等

諸友志念精專。識見高卓。眞西方勝侶也。茲有二言

相囑一者毋住小悟當期大徹二者時際末劫建立法門不宜太廣當宜密修慎行以俟龍天推出可也

示似空廣伸

五條

末世無大法師匹休古人者良繇好應期講經者多。好篤志看經者少。故皆世諦法師而已。今當愈加勉勵。惟以精研教理弘法啟迷爲一大事。有數語數事開後。

一飲食衣服房屋等。若必求周備。則佛法便不周備。今所買廳可將就住。餘屋緩緩爲之。古人住居多逐間接起。欲一時齊整。便十分喫力。有妨道業。

一住此富貴寺中。不可與眾房一樣行事。凡事須尙
簡約清淡。方有道氣。

一眾房雜居。須謙讓溫和。不可以法師自處而生我
慢。

一諸相宗文字。如因明觀所緣緣等近。各有解。可虛
心參古酌今。訂正一番。

一處寺中。眾人矚目之地。須十分謹慎。循規蹈矩。小
心細行。庶免物議。念之念之。

示王智第

心空。則業空。身空。病空。儻有疑心。可盡情放下。經云。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既屬虛妄。如空中華。如水上泡。如夢中事。何疑之有。減思慮。戒惱怒。節飲食。慎起居。但時時刻刻。將念佛做箇話頭。勿使忘失。卽是覺照常。在惺惺不昧矣。

示明宇大曉

記數太多。束心太急。故發諸疾。但孜孜密密無間斷。無夾雜。卽是工夫。不須過分苦行。妄想剛強。久戰自服。必無疑也。

示朱大僂

話頭不礙靜。蓋靜礙話頭耳。貪著靜境爲樂。故也。還

須用心話頭始得。

示吳大峻

莫管悟與不悟。莫管有無內外中間。莫管止觀。莫管與他法門同與不同。既疑情不起。亦莫管是誰不是誰。但執持名號。一心一意。無間無斷。純一不雜。做去。示于廣慧。

古云。雜念是病。念佛是藥。念佛正治雜念。而不能治者。因念不親切也。雜念起時。卽用心加功念佛。字字句句。精一不二。雜念自息矣。

示王廣第

不如直下執持一句阿彌陀佛。盡心盡力念去。無絲毫異念。卽是無字公案。其無字等話頭不必提了。純一念佛。念佛上透。千處萬處俱透。

示廣耆

龐老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未能空心。且勤念佛。念念不已。心當自空。

示秦佩玉

亦不是身內起疑。亦不是空空起疑。以二者較量可否者。是真疑未起也。若真有疑。自不如是真疑未起。且只正念攝心。不疑不妨。

示吳廣綬

既不疑生死。不疑古德公案。何得生大怖畏。何得尙
慮疑箭入心也。是所云不疑者。猶有疑也。昔二比丘
犯姪殺維摩。一言之下。罪滅無餘。今若能如二比丘。
則不必論。否則另有一法。經云。至心念佛一聲。滅八
十億劫生死重罪。若虔誠念佛十萬八千。無罪不滅。
所罰之呪。如風捲雲。如日銷露。如一滴投於大海。如
片雪點於紅爐。淨盡滅除。更無蹤跡矣。

示四川彭君

應乩者十無一眞。皆託名某仙。而實非也。久爲之則

能竊人神氣。惟佛爲三界大師。一心念佛。則羣邪自息矣。

示智真侍者

莫貪欲染境。地獄根本故。莫著玩好物。死不隨身故。莫遊族姓家。喪失清節故。莫交無益友。鮑肆漸染故。莫恃少壯年。人命呼吸故。莫縱一時瞋。後悔無及故。

示僧大某

未見性。而卜度見性境界。甚爲無益。惟末後一條。始是切問。且旣知禪坐觀心。獨不曰念佛觀心乎。寧有二也。老實做工夫。待見性再理會。

示德彰大微

平日有實落工夫。病中方始得力。今如何強得。雖然也只是勉強著力做去。

示孫大智

心外無境。心空則境寂。慧從定得。心靜則明生。

示建昌黃欽

虛往實歸。不若實往虛歸更好。龐老云。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示福建林榮

榮具陳所見異境

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眼見耳聞悉盡掃除。一心

念佛。

示無隅大方

清年美質。當於自家本分事上用心。不可以五字七字浪費光陰。貽日後之悔也。大事已明。咏吟未晚。

示薛廣閱

參究不便。專持亦得。但得一心。自不隨境。

示某居士

古德開示最切要語道。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今目前種種障道者。皆宿緣所使。不必憂惱。但隨緣順受。要緊在更不再種當來業根耳。

示某居士

堅持五戒。一心念佛。孝養父母。亦勸其一心念佛。求願母子同生淨土。隨緣度日。來供則受。莫行募化。莫作念佛會。守分修行。卽是末法中大善人眞居士也。

示洞庭山翁門石氏

求來世爲官

爲官雖好。倚官造業。後生墮落。受苦無量。應當一心念佛。求生淨土。直饒位至三公。不若蓮登九品。念佛求生淨土。勝似爲官遠之遠矣。

示洞庭山許門石氏

求來世爲僧

爲僧雖好。僧不修行。後生墮落。受無量苦。應當一心

念佛求生淨土。親近金木彫裝之假像。不若親近見在說法之眞佛也。淨土爲僧勝過此世界爲僧遠之遠矣。

示學者

愚人迷而不覺。顛倒行事。生死輪轉。無有休息。聖人悲之。教以三學。曰戒。以閑其非。曰定。以攝其亂。曰慧。以破其惑。繇是障盡心空。復還覺體。朗然廓然。如大睡之得醒。蓋晷日不足。喻其精明。昊天不足。喻其高廣。此佛道大略也。向上更論。

又

今人多好說參悟。好說了生死。不知在此土了悟甚難。謂之豎超三界。斯那含猶一往一來。況凡人乎。此土眾生多是先生西方。然後了悟。生西方一門謂之橫超三界。萬無一失。

示姪孫大綬館中六章

一。習舉業非只要望取科第。讀聖賢書。須要學做聖賢。孟子云。達則兼善天下。是治國平天下事。窮則獨善其身。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事。事不同。而同歸於善也。

二。做文字非只要哄試官。叨進取。文字卽是本人精

神心術。艱險怪異。小人之文也。正大光明。君子之文也。得失自有命在。不可見有艱險怪異而得者。便效之也。

三。從師非只要學文藝。要以德行爲本。其師但教我以文藝。而不教我以德行者。非賢師也。若遇賢師。須親如父母。敬如神明。終身奉事。

四。臨文非只要入試場。方始矜持。須平日會考。如試官在上。盡誠竭心。不可不完卷。不可苟完卷。

五。看書非只要求新求勝。須順文順理。十分中。九分當依朱註。

六在館中非只起五更睡半夜方是勤學。但清晨至暮夜月無閒日日無閒時禁閒走省閒話絕閒事孳孳汲汲專精不弛自然日進。

通和二三

三三三

警策

傷足自規 四條

一。自今已往。得一時筋骨輕安。行坐隨意。卽當思及六道眾生苦惱。一心正念。

一。自今已往。雖有人惡罵加我者。非言謗我者。乃至批我頰者。唾我面者。悉順受之。一心正念。

一。自今已往。雖有人忘恩背去者。恩反仇報者。悉順受之。一心正念。

一。自今已往。雖有使令不如命者。承值不如法者。或以正語。或以異語。隨宜而施。不可則已。勿起瞋恚。一

心正念。

自警 七條

先民有言

禹惜寸陰

至於眾人

當惜分陰

我今衰殘

奚啻惜分

一彈指頃

毋雜用心

毋雜用心者。謂本參正念外。纔起一念雜想。卽便掃除。攝歸正念。不可時刻延捱。今略開七事。眞爲生死出家。直欲一生了辦。務力守之。時時自警。一。不得畜資財。造房屋。買田地。置一切精緻好物。卽經像等。傳自太古。出自名家。皆勿畱戀。一心正念。

二。不得作種種非緊要福德緣事。姑俟他日大事已明作之未晚。今且權置萬行門。一心正念。

三。不得於好色起貪愛心。於好味等起貪愛心。於好言贊譽我者起貪愛心。不得於惡色起瞋惱心。於惡味等起瞋惱心。於惡言譏毀我者惡口罵辱我者惡拳捶打我者。種種拂逆我者起瞋惱心。乃至過去事或順或違。未來事或順或違。皆悉屏絕。堅壁固守。一心正念。

四。不得吟作詩文。書寫真草題貼對聯。修飾尺牘。泛覽外書。議論他人得失長短。乃至教憑臆見而高心。

著述。禪未悟徹而妄意拈評。緘口結舌。一心正念。

五。不得交結親朋。應赴請召。遊山翫景。雜話閒談。凡種種世諦中事。除理所當爲。決不可已者。餘悉休罷。一心正念。

六。不得貪著放逸。恣縱睡眠。大事未明。捍勞忍苦。一心正念。

七。不得與世人競才競能。爭名爭勢。未得言得。未證言證。誑稱知識。妄自尊高。惟應執卑守愚。終身居學地而自鍛鍊。常精常進。一心正念。

祿宏初始出家。其立志甚正。其執持所志甚堅。祇

因稟弱。孤子遠遊。未得道而先得疾。乃弗獲已。結
茆以居。自謂僻塢窮林。或可絕人。逃世。何期日久。
歲深。不覺不知。漸成叢席。雖不敢尊居方丈。我慢
自賢。實亦受累不少。今忽八旬。命存風燭。大驚大
愧。食寢靡寧。又思一息尙存。胡不老當益壯。縱其
身力疲困。猶可心力自強。雖耄耋行腳難齊古風。
而不雜用心。何容自棄。用是再整初誠。重爲誓約。
一以策己。一以勸人。儻亦有始勤。中累如我者乎。
幸相與勉之。

老堂警策

病堂警策

生所警策

俱載其住規約集

警眾 八條

我未出家時。於不仁不義無禮無智的事。卽他人導之爲。而我自羞慚愧恥。纖毫必不肯爲。所以者何。良繇吾前世親近好人。八識田中領納得好言語。所以今生自然見惡則恥。不肯去做。你們要著實親近好人。當早晚發願之時。當願世世生生親近善知識。我出家後。到處參訪。時徧融師門庭大振。予至京師。

叩之。膝行再請。師曰。你可守本分。不要去貪名逐利。不要去攀緣。只要因果分明。一心念佛。予受教出。同行者大笑。以爲這幾句話。那箇說不出。千里遠來。只道有甚高妙處。原來不值半文。予曰。這箇正見他好處。我們渴仰企慕。遠來到此。他卻不說玄說妙。凌駕我們。只老老實實。把自家體認過切近精實的工夫。叮嚀開示。故此是他好處。我至今著實遵守。不曾放失。

十方僧眾。賢聖出沒。我見之未嘗不敬。他未跪我先跪。他未拜我先拜。前有方上一僧。人以其醜惡藍縷。

莫不輕藐之。及見吾。迺劇論楞嚴玄旨。你們決不可輕藐人。記取記取。

入道要門。信爲第一。惡事非信尙不成就。況善事乎。譬如世間盜賊。時乎敗露。官府非不以極刑繩之。迨後釋免。依舊不悔。所以者何。他卻信得這條門路。不齋一文本錢。自獲利無算。所以備受苦痛。決不退悔。今人念佛。再不肯真切加功。只是不曾深思諦信。不要說不信淨土。只如世尊說人命在呼吸間。這一句話。於義理不是難解說。你們眼裏親見。耳裏親聞。經過許多榜樣。如今要你信得這句話。早是不能勾也。

你若真實信得這句話。則念佛法門。不必要我費盡力氣。千叮萬囑。爾自如水赴壑。萬牛不能挽矣。卽如前日津送亡僧時。你們覩此榜樣。當愀然不樂。痛相警策道。大眾。我與你。但今日送某僧。明日送某僧。不知不覺。輪到自身。此時悔恨無及。須疾忙念佛。時刻不要放過。方好。我見你們自家也說可惜。對人也說可惜。及乎堂中估唱。依然言笑自如。你只不信。人命在呼吸間也。

予見新學後生。纔把一句佛頓在心頭。閒思妄想。越覺騰沸。便謂念佛工夫不能攝心。不知汝無量劫來。

生死根絲。如何能得卽斷。且萬念紛飛之際。正是做工夫時節。旋收旋散。旋散旋收。久後工夫純熟。自然妄念不起。且汝之能覺妄念重者。虧這句佛耳。如不念佛之時。瀾翻潮涌。利那不停者。自己豈能覺乎。念佛有默持。有高聲持。有金剛持。然高聲覺太費力。默念又易昏沈。只是縣縣密密。聲在於唇齒之間。乃謂金剛持。又不可執定。或覺費力。則不妨默持。或覺昏沈。則不妨高聲。如今念佛者。只是手打魚子。隨口叫喊。所以不得利益。必須句句出口入耳。聲聲喚醒。自心譬如一人濃睡。一人喚云某人。則彼卽醒矣。所

以念佛最能攝心。

今人不肯念佛。只是輕視西方。不知生西方乃是大德大福大智大慧大聖大賢的勾當。轉娑婆成淨土。不同小可因緣。汝但看此城中。一日一夜死卻多少人。不要說生西方。卽生天千百人中。尙無一箇。其有自負修行者。祇是不失人身而已。故我世尊大慈大悲。示此法門。功過乾坤。恩逾父母。粉骨碎身。不足爲報。

幼時尙不知念佛。見鄰家一老嫗。每日課佛數千。問云爲何如此。彼云先夫往時念佛去得甚好。故我如

此念。先夫去時並無他病。只與人一請而別。出家人奈何不念佛。

出家人不祥事 三十二條

一。佛前安坐受人禮拜不祥。一。佛前罵人不祥。
一。法座上呵叱人。及輕口斥前賢錯謬不祥。一。褻衣受人禮拜不祥。一。當食罵人不祥。一。對食分別好惡起憎嫌心不祥。一。綾羅錦綺作家常日用衣服不祥。一。臥牀用重褥重席綾絹被紗羅帳不祥。一。清晨罵詈人不祥。一。憎嫌信施輕少不祥。一。買奴僕供役使如富貴家不祥。一。人勞我獨

逸不祥。一。人窮乏我獨富饒不祥。一。年少作講
法師。作施食師。作住持師不祥。一。少年恃小聰明
輕忽老宿不祥。一。恃年臘高輕忽後進不祥。一。
無故得重施不祥。一。人以至誠待我。我以巧詐對
之不祥。一。好談他人過失及隱微事不祥。一。以
常住公物利濟俗家不祥。一。寵厚沙彌弟子華衣
美食不祥。一。出言動輒驕重令人難當受不祥。
一。多諸護法。多諸信施。即便妄尊自大不祥。一。無
病使人出溺器不祥。一。病中瞋怒服事人不祥。
一。著褊衫小解不祥。一。逢水旱等怨恨天地不祥。

一。欠人債負。聞其死。心生喜悅。不祥。一。未語先笑。不祥。一。麤通教理。妄議古人。藐視時人。不祥。一。具少知見。以宗師自任。不祥。以上折福折壽。多招殃咎。故云不祥。當相與其戒之。

示住持

破僧糧而構僧屋。善知識難逃。熱鐵之枷。用甄錢而作瓦錢。俗禪和豈免寒冰之獄。招提公物。云何置瓶。置壺。大眾山銀。乃爾買斧買鑿。瓶壺注而鑊湯沸。斧鑿具而刀山成。況夫米丸與鐵丸共吞。絮胎與牛胎共處。行因似小。感果良深。可不悲夫。

棄腐渣責詞

暴殄天物者必有禍生。輕賤五穀者多遭雷擊。狗彘
同人飲食。孟氏繇之痛心。酒肉侈作池林。商王於是
失國。且古人尙咽糟糠。今此腐渣美非糠比。大士猶
餐草菓。今此腐渣甘豈草倫。奈何放縱驕奢。類富家
之敗子。昏迷顛倒。似襁褓之嬰兒。先須封磨以示懲
後必碎鍋而永禁。

示直院等

三條

水陸頭尾相連。經懺接續不斷。求經次汲汲如選官。
請經師忙忙如報喜。庫頭終夜計算。不過是分派應

赴錢財。擔運逐日奔波。無非是買辦道場貨物。僧直者。但說籬穿屋漏。求住者不爲念佛參禪。況復外無當家。內無首座。多眾著於名利。何人實爲死生衣食。過度豐饒。費用十分繁廣。起如此叢林。不知有福否。有業否。我在此叢林住得否。住不得否。此字可功課。畢。悅眾當堂宣讀一遍。當家收了。與眾管事及老成明理人速議回報。

棄講歸禪者。易講寺爲禪寺者。傳美於古今。變禪作講。非盛世所宜。茲議純一修禪。講事暫止。議可否。六人代當家。既號當家。自百歲老人。以至沙彌小童。

俱要管到。自財帛重物。以至一針一草。俱要管到。自堂內堂外。以至上方長壽。俱要管到。自破戒犯法。以至小小過失。俱要管到。自本山大眾。以至客情外住。俱要管到。且今雖號當家。又不勞列位費力辦米辦柴。又不勞列位出錢納糧納稅。又不勞列位當糧長里長。又不勞列位隨班禱雨祈晴。只要用心葺理大眾修行而已。如其不肯用心。糊塗過日。不思量四十五日內止得十五日勤勞耳。猶然不采。誠恐龍天見過。伽藍生瞋。現生折祿減壽。臨終落於惡趣矣。可不勉哉。

十可歎

負罪自悞悞人老疾僧宏稽顙白言。惟宏年衰病久。力寡事繁。石火風燈。命存呼吸。向擬長壽菴養疾數月。爲悟齋梵。邦常惺三友接還。不得如願。一可歎。三友發心。少焉散去。不終期事。燭空繼之。亦復不終。今則六人代之。三班半月。亦非常便。小菴小廟當家。各各圓滿一年。整齊交代。獨本山如此。二可歎。

一人妄作主宰。掘壞龍山風水。一年死十七人。眾若不聞不見。一人妄作主宰。打造後山石牆。隔斷來脈。徒壞錢糧。反致藏虎豹而招寇盜。眾若不聞不見。三

可歎。

半月半月。雖宣讀僧約十條修身十事。乃至廚庫等
銘亦成虛應故事。四可歎。

受託念佛不致誠。受託拜經懺不致誠。五可歎。

佛制不應手接金銀。僧不能行。姑以行施折罪。乃止
行於經懺。又不是行施。反似抽分。六可歎。

凡出家先審其原住何所。後逢期散。使有所歸。今泛
納不審。七可歎。

合寺不論老少。皆要不違十戒律儀。今受菩薩戒。而
行事尙不及沙彌。八可歎。

屢屢分付不相信從不一而足。略開數事。分付管事人。宜和合無乖爭。分付宿園。毋勞逸不均。分付挑柴挑米等。俱要上座領眾記過。分付有病。要依式掛幕。分付十戒具戒大戒。各要行本戒事。不可有名無實。分付放生。所要依時警策。分付老堂。未滿八十者。晚課必查隨眾與否。分付直夜。每早須查勤惰如式。回覆平安與否。分付不得貴價買假香燒熏壞金像。分付濾水囊用訖。須如式蕩濯。分付年少學淺。不該講經宜查。分付僧直。所言當理者。皆當力行。分付春夏秋停止經懺道場。萬不得已。請外住於經板堂中行。

之。今卽於本山。而本山僧反多於外住者。分付內樓。緊緊封鎖。萬不得已暫開。今數數開。分付送化亡僧。估唱僧物。各要起大悲憐生大警悟。今則泛泛然而送化。嘻嘻然而估唱。習爲常事。全不動心。九可歎。復次我今命若風燈。朝不保暮。無信我者。無憐我者。此間如何住得。十可歎。

三可惜

一者深山窮谷。清淨幽閒。旣無村中士女喧煩。亦無過往賓客遊賞。峯巒攢簇。冬避風寒。林樹陰森。夏消炎熱。蹉過此時而不修行。是爲一可惜。

二者柴水方便。衣食見成。牀帳整齊。醫藥周足。沐浴次第。燈火熒煌。蹉過此時而不修行。是爲二可惜。

三者宏雖隨行逐隊。一介凡僧。旣不能見性明心。又不能積功累德。但其安分守己。謹慎操持。於此末法之中。亦可充佛祖普庇眾生廬舍中之一小椽。亦可助佛祖普渡眾生橋梁中之一卷石。亦可備佛祖普療眾生疾病藥籠中之一方寸匕。嗟乎。獻瓦缶於金谷。取笑傍觀。進麥飯於滹沱。寧無小補。蹉過此時而不修行。是爲三可惜。

雖然。凡有言說。人不聽從。皆繇自己德薄福輕故也。

但當責己。不敢尤人。儻天假之年。餘生未盡。尙當力疾以報佛恩。以酬大眾。萬歷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示。

讀雲棲老人十可歎。三可惜。滴滴心血也。一字一淚。可勝悲惜悼哉。世人癡。不過母愛其子。雖死亦不瞑目。此老人誠是老婆心切於此。嗚呼。世人爲兒女癡。菩薩爲眾生癡。此視眾如一子地之肝腸也。其若子若孫親蒙其教。至此尙勞老人如此顧復。再四叮嚀。卽鐵石亦當墮淚。若視爲尋常。是爲大負恩德也。絕無慚愧滅絕良心者。非人也。豈稱

佛弟子哉。能時時念誦此語。卽是老人法身常住。
萬歷丁巳二月十六日。憨山德清和南識。

補遺

淨土資糧全集序

莊居士集古今淨土經論擇要語類編之。而間附以己意。既成帙。踵門而告予曰。茲淨土資糧全集也。說者謂淨土著述簡冊相望。蓋篋有餘資。囊有餘糧矣。復何籍此。予曰。不然。今夫遊萬里外。未聞厭資糧之多者。是故旅途而遭困乏。則文錢斗金。粒米廩粟。況夫以百千劫未歸之窮子。適十萬億難至之寶邦。何嫌乎功德法財之殷。且富披輿圖。問道路之頻煩耶。殊鄉僻邑。購一經一論。不勝其艱。使是編廣布。人得

而讀之。一代時教。麤知其大端矣。雖然。不挾文錢。不齎粒米。如一念頃。生極樂國。世寧無是人乎。如是人前。說如是編。誠爲贅語。苟不盡然。是編與淨土諸書並行。安知其無補云。

書經史海篇直音後

顯考明齋府君。生於弘治辛亥七月十四日。卒於嘉靖辛酉六月二十一日。此書京師攜回。今七十年矣。恩天未報。口澤猶存。乃葺其破敝。入於雲棲。常住以便初學。願先靈入四十二種無相之智門。一如善知眾藝童子。證四十九年不談之妙旨。親見毗盧舍那。

如來。早離七趣娑婆。高步九蓮安養。四恩普報。三有齊資。法界眾生。同圓種智。萬歷二十七年己亥七月孟蘭盆日。比丘孝男祿宏謹識。

答新安汪南明司馬書

山野憶昔聽華嚴於無門庵。惟居士以大名稱遙爲作大法筵功德主。於時知居士不惟以文章名海內。而外護緇門。不忘佛囑。殆乘悲願而現身仕路者也。居常以未覩光儀爲恨。而素性狷僻。又不欲無故而干公卿之門。茲辱枉招。敢以瑣懷一白於左右。蓋山野竊歎邇來若僧若俗。以言談道者不無其人。而務

親證者實。實禪宗一脈如線欲絕。如風燈欲盡。非過量大人曷繇起古格先風於已墜之日。山野獨私心痛之。而解行淺昧。且不能彷彿宋元尊宿之萬一。惟居士則何忝於張子韶。楊大年。趙孟頫諸君子。今雖乏緣松蘿之會。儻有見諭。幸以手劄罄所欲言。庶千里面談。而苟可以振禪宗於末運。則其報佛恩功。不唐捐矣。

禦魔說

太虛之鄉。客號無機者。泛舶入海。將擬迹菩薩求如意珠王而行大施也。乘風順舉。泊一洲下。有少女迎。

而前以窈窕之態柔輒之音斂衽而白曰客來何從
妾候君久矣客計野曠人稀必妖也將扼之女淒然
曰妾早失怙得人乃字聞君行菩薩道竊私心慕之
今相逅天也得侍箕帚卽死無恨言已悲感泣下客
素長者信之不疑又哀其窮也因與其載女則晝操
饋爨夜事縫紉捍勞忍苦曾無厭倦客大喜過望自
謂得賢婦也一夕女正鼾睡覘之則朱髮靛頰鱗其
膚牙森森出吻外客大駭高聲覺之女知事露不可
掩忿然曰吾羅刹也力能覆若舟啖若血肉若寧無
懼耶客徐應曰革囊之贅我久矣爾餒與當施一飽

夫形骸者。四大之假合。死生者。一報之虛緣。爾飲吾血。飯吾肉。吾無恙也。焉足懼。遂安坐如故。羅刹巧盡。技窮。赴海水而逝。立崖上。猶切齒詈客。客若罔聞者。飄然揚帆。至寶所。得珠而歸。如客者。本以至誠之心。入海。其待羅刹也。始以誠臨之。終以誠臨之。泯然無機。卒不爲魔困。是故無機則同太虛。虛則魔不能撓。乃至水不能沒。火不能燼。風不能摧。一切所不能壞。佛言。我何有心於禦象哉。請告夫禦魔者。

放生圖說

結社放生。信是美事。然或身忙者。難於定期。財歉者。

苦於隨眾而罔利者。或反爲預捕多捕以求售。今更立簡易一法。佐使並行。不拘時日。見卽買放。於某月下書某日放生若干。巨生以箇數計。細生以勛數計。歲終總算存以自考。爲之頌曰。

人旣重其生。物亦愛其命。放生合天心。放生順佛令。放生冤結解。放生罪垢淨。放生免三災。放生離九橫。放生壽命長。放生官祿盛。放生嗣肩昌。放生家門慶。放生無憂惱。放生少疾病。放生觀音慈。放生普賢行。放生悟無生。放生死竟。放生與殺生。果報明如鏡。

巨生。如鴉。雀。龜。鼈。及大魚等。細生。如蝦。螺。蛙。蛤。及小魚等。積功累德。當知果報不可思議。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閏月

△一年共放

巨生若干
細生若干

示閱藏要語

大藏經所詮者。不過戒定慧而已。然閱藏者二種過失。一者執文字而迷理致。二者識理致而不會心。徒廢光陰。祇成緣種耳。若能體達戒定慧熏修。則一大藏經教。所謂念念常住。卽念百千萬億卷經者此也。亦復識此戒定慧。卽是念佛法門。何也。戒乃防非爲義。若能一心念佛。諸惡不敢入。卽戒也。定乃除散爲

義若一心念佛。心不異緣。卽定也。慧乃明照爲義。若觀佛聲字字分明。亦觀能念所念皆不可得。卽慧也。如是念佛。卽是戒定慧也。何必隨文逐字。閱此藏經。光陰迅速。命不堅久。願諸人以淨業而爲急務。甚勿以予言爲非而弗聽也。

示眾

眾等入此深山。本爲生死大事。如何忘失初心。漸成世諦。今後應當痛加改革。顛以辦道爲第一要務。

又

眾等初心出家時。初入山求住時。豈無一點好心。而

今日久都迷失了本。不過飲食衣服經懺上逐日興興。全不覺忘了生死大事。我若不說罪有所歸。說而不從。非吾咎也。

答或問

或問子言多矣。好名乎。曰。孟氏有言。我非好辯。不得已也。予獨喜多言哉。顧茲正法衰廢。僧習澆漓。思可傷心。談足流涕。薄德寡行。不以身率之。而徒以言救之。亦知其無益。而自不能已也。況知我罪。我實雙存焉。知則成名。罪則成謗。子以爲好名。吾以爲不避謗耳。嗟夫。

老病謝客帖

衰病日深。漸成風痺。頽齡有限。劇事無涯。懇此陳情。
萬惟慈諒。

一。尊客枉顧。趨陪應對。不能盡禮。二。安期起會。等
來相呼召者。皆不能赴。三。序跋詩頌。一切文詞。皆
不能作。四。一切事相託者。皆不能處。五。諸賜翰
札。或時不便。不能答書。六。病體事事不能簡點。諸
凡獲罪。幸望教示。使得懺謝。
萬歷丁酉季春朔日。祿宏謹白。

又

頃以老疾相仍。颯然廢朽。頭眩足痺。目倦耳聾。兼之無力語言。終日枕席。儻辱大人先生輿從下臨。或蒙知識。道友銚錫來訪。既不能迎送盡禮。又不能應對適宜。乃弗獲已。閉門偷安。極知狂悖惰慢。罪何可言。唯冀慈悲憐憫。寬之宥之。宏無任悚慄感激之至。閉戶病僧祿宏和南。

又

祿宏老衰風痺。寢疾窮廬。足不能行。耳不能聽。口不能語。百事俱廢。惟待天年之盡而已。儻蒙大人先達下臨。不得接見。萬望恕罪。又諸方師德來者。道友親

屬來者。尼僧內人來者。皆不得接見。乃至送物者。皆不敢受。統祈諒恕。幸感幸感。老病祿宏謹白。

有欲枉顧者。知客僧卽以此帖奉稟。免致及門而不相見。得傲慢罪。

答一切書問帖

老病沈困。不能委細作書。幸望慈悲原宥。至感至感。祿宏謹白。

八十辭賀禮帖

唐文皇萬乘之主。生日不爲樂。況出家爲僧者乎。旣名曰僧。應與俗別。乃散生日亦行賀禮。尤爲不宜。茲議卽逢撞十之年。亦勿致賀爲是。今宏老病伶仃。朝

暮難保。雖知徑山不諾。明日齋期。而萬一苟延。事須預稟。伏幸察我愚哀。俯從所啟。辦香支燭。寸麪片糕。以及一鞋一帕。折禮一分一文。皆悉停罷。仰見至愛。萬感萬感。如不相諒。所賜禮物。決不敢受。決不敢受。決不敢受。老病僧祿宏和南。又有不行禮物。而潛作經懺道場者。尤爲不可。宏叩頭百拜。萬懇止之。伏乞體諒。幸甚幸甚。

劉廣磐請代日祝貞母項偈

惟願承三寶力。哀愍加被。母氏克臻上壽。己身長侍慈幃。母子相依。修持淨業。報滿之日。同願往生。

答廣鐫書

孫君至得書并禮謝謝。所謂心隨境轉。此無始宿習使然。非一刻可了。今莫管妄起不起。只一味看話頭。提撕不休。久當自滅。非可襲取也。令郎法名曰大陸。勸其持不殺戒。增延壽命。并覆覆啟。

又

廣鑄爲母墮胎求懺

古云寧可九蓮居下品。不來人世受胞胎。厭患胞胎。但勤念佛。一心念佛。蓮華化生。

跋嘉禾項長公石刻金剛經

貞玄居士妙書法。不書世書。而書金剛般若經。勒之石。其言曰。吾書是經。以莊嚴圓滿爲宗。乞一言以跋。

予老病。久謝鉛槧。乃口語來使。幸爲我白居易。般若無形。若爲莊嚴。般若無在。何處圓滿。而顯其無形彰其無在者。則石上之點畫勾剔也。不離點畫勾剔而得性空。是真般若。幸爲我白居易。

學大乘不輕二乘論

空高子問於雲棲曰。大乘當學歟。曰。然。二乘不當學歟。曰。然。然則二乘可輕歟。曰。不可。曰。何謂也。曰。斯有二義。一則大乘無輕人之心。一則二乘無可輕之理。曰。某未達。願聞其詳。曰。常不輕菩薩。非所謂大輕者歟。而徧禮四眾。言四眾則下劣凡夫皆舉之矣。況二

乘聖人乎。其言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此大乘菩薩之用心也。不輕細流。所以滄海成其深。不輕土壤。所以泰華成其高。不輕凡庶。聖人所以成其德。輕世傲物。世之賢者不爲。而況號爲菩薩者耶。且二乘何如人哉。諸漏已盡。無復煩惱。三明六通。十八神變。是可得而輕否耶。彼輕之者。不知盡幾漏。斷幾煩惱。開幾明。徹幾通。得幾神變耶。以蚊蚋而侮鸞鳳。多見其不知量也。將無曰小聖不及大凡。我菩薩之儔乎。夫大乘菩薩之發心也。非爲一身謀也。爲法界衆生求無上道。乃至經恆沙劫。修六度萬行。心無

退怯。以無量無邊功德淨佛國土。教化眾生。而聲聞緣覺都無是事。此其所以日劫相倍。霄壤頓殊也。今之自附於菩薩而輕二乘者。不知爲幾眾生發心。修幾度行。幾行經於幾劫。具幾功德而淨土利生耶。譬之里閭負春。身無一命之寄。而自謂爲公侯。傲然陵其郡邑之守令。而弗顧。其不遭挫辱而取敗亡者。幾希矣。曰。教中歎大褒圓。彈偏斥小。至謂聲聞之人。勿與同學。勿與問訊者。又何如。曰。甚哉。子之固也。泥於言而失意。幾於負聖經矣。彼經所云。佛之大慈。勸進後學。欲牆塹二乘之徑。而使普遊於大乘之坦途也。

非謂二乘之可輕也。猶曰業儒者直學孔子毋學夷惠云爾。非謂夷惠之可輕也。不然。皈依三寶佛之明訓也。二乘非三寶之列乎哉。尤可歎者。今見孤隱獨行之輩。卽指而曰此聲聞人也。見營事聚眾之流。卽指而曰此菩薩人也。噫。涉俗者遽稱菩薩。而避喧者便作聲聞。抑何待聖賢之淺也。由是生大我慢。起大邪解。自以爲是。而鄙薄一切。遇持戒者則非其執相。遇精進者則笑其勞形。遇實行者則謗其愚癡。遇節儉者則譏其朴陋。遇禪寂者則毀其枯槁。遇愼訥者則誚其無知。遂致心日狂而弗收。言彌誕而莫檢。身

放逸於規矩準繩之外而無所忌憚。人或詰之。則曰。吾學大乘者也。解圓者不屑乎偏門。悟大者無拘於小節。嗟夫。竊一時之虛名。而甘萬劫之實禍。可勝歎哉。然則爲今之計。宜何如。曰。學佛之士。當學菩薩。不可一念而發二乘之心。亦不可一念而生輕視二乘之心。

雜問一章

問永嘉集引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解者謂學人用心之際。又要無心。師言此處未說工夫。且顯心體。義猶未明。望爲詳論。

答。凡看經教。不可先看註腳。宜先熟翫正文十句二十句。乃至百句。務令首尾貫通。然後以註和會。今見學者讀正文畢。即便看註。致令理不圓徹。皆由於此。所問二句。今詳論之。夫修行人所以不成聖道。流入偏見者。都緣不識心之本體故耳。執心是有者。落常見。執心是無者。落斷見。離此二路。雖知有無兼帶。然又以爲有而後無。無而後有。此亦未達心之玄妙者也。豈知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恰恰俗言恰恰好也。不差前後。不隔絲毫。恰恰正好之謂也。恰好正用心時。恰好無心可用。蓋正當念慮起處。你試反觀。誰爲

念慮。誰是念慮者。猶云當處出生。隨處滅盡。不是用心已畢。少時卻乃無心。卽時用心。卽時無心。不差前後。不隔絲毫。卽有而無。乃見心之妙處。若是有智慧人。不執死句。便可再疊二句云。恰恰無心時。恰恰有心用。古人語中自具此意。今不言者。省文耳。故曰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也。故又曰。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也。惟其心體本來如是。是以下面方說惺寂工夫。兩不可廢。偏於寂寂。是不知無心。恰恰用之理也。偏於惺惺。是不知常用恰恰無之理也。故首四句直出心體。立下文止觀之張本。以見止觀之法全是

本地風光。不是於心體之外別立一法。不過用止觀以復其寂照之本體耳。此恰恰二字下得極妙。分明畫出心體。非有千鈞筆力不能及此。若不精思默會。只麼隨文逐句草草看過。千載而下。辜負古人之苦心矣。以後聽教切須細心。雖在講筵。無忘禪觀。庶使心光內灼。而臨文之辨益精。聖教外熏。而資神之力彌固。學悟兼濟。定慧交通。入理妙門。無越於此矣。

大師自責篇

不肖追惟少年未出家時。不知三寶。不信因果。從身口意造諸惡業。不待論矣。出家以後。身業之大。雖謹

護持而微細處亦或檢點未盡。至於口業。抑又甚焉。或世諦雜談而忘失正念。或無知臆說而違謬聖經。或縱心極論而觸忤時賢。或恣意呵責而惱辱卑幼。如是種種口所造惡。何可勝數。至於意業。倍復甚焉。貪欲瞋嫉愚癡等念。或乍滅而倏生。或似無而實有。或任運而忘禁。或力制而彌強。如是種種意所造惡。何可勝數。以此自知。現是具縛凡夫。去道遼遠。上之何以續先佛之慧命。下之何以啟後學之迷津。邇之何以酬罔極之恩天。遠之何以竭羣生之苦海。所以終日竟夜。慚愧憂惶。行住坐臥。如在荊棘。又安敢虛

消信施。晏然空過而已乎。願大眾憫我真誠。匡我不逮。相勸相規。以共成道業。扶末運於將墜。此不肖耿耿於懷而不能已者。若曰見道已徹。無所藉於師友。則吾豈敢。

大師宗教弘通。人天皈依。其不敢滿假。謙沖自訟如此。真聖賢之用心也。今人少負一知半解。輒爾妄尊自大。試一檢點。政恐顛預不少。欺人乎。自欺乎。請各清夜思之。

余於辛丑冬日偶遊市肆。見古書舖有一小冊。題曰山房日錄。係休寧一僧諱廣全者。於萬歷戊寅

年錄雲棲大師所著用家刻活字板編排成篇者也。內有學大乘不輕二乘論一首。雜問永嘉集一首。及此自責篇。皆世人對證之藥。而法彙所未載者。驚喜過望。因思大師著作。尙有遺珠甚多。此板向存新安。遂至結集者失收耳。爰刻之以公同好。

武林敦仁堂淨慧居士張文嘉敬跋

菩薩戒弟子劉慧聞率子性澤施資敬刊

光緒二十五年夏四月金陵刻經處識

雲棲共住規約目錄

上集

一大堂

二西堂

三律堂

四法堂

五老堂

六病堂

七各房

八下院

下集

一直院事宜

二額定人數

三節省財費

四出應期會

五暫到客眾

六外住法眷

七十方雲水

八眾事雜式

別集

一十種僧約 二修身十事 三直院誠言

四堂銘 五庫銘 六廚房銘

七浴室銘 八定香銘 九受食偈

十誓神偈 十一老堂警策 十二病堂警策

十三生所警策 十四誦戒儀 十五聽講囑語

十六善罰例 十七免例 十八擯式

十九序禮式 二十年考式 二十一求住式

二十二剃髮式 二十三學戒式

附集 各約式

一各執事條約

當家書記

知庫知山

知眾知屋

知客直板

典座 飯頭 菜頭 茶頭 柴頭 火頭
盥頭 磨頭 園頭 淨頭 擔力 化飯

鋪堂 香燈 侍者 看病 看老
警策 山門 聽用 印房

二齋堂條示 三調理行人 附藥方

四晚餐偈 五僧直凡例 六半月誓神說

七赴請三約 八雲棲流通藏本法寶條約

九藏經堂事宜

十水陸道場規約 十一水陸道場議

十二誦經禮懺不誠敬罰例 十三學經號次

十四僧籍式 十五求戒啟式 十六授衣式

十七受戒式 十八拾遺式 十九過犯懺悔式

十二 責問帖式

二十 板帳清式

二十 津送式

三十 建塔式

四十 上方善會約

五十 魚池事宜

六十 建塔所費議

七十 勿納沈氏子孫出家議

囑語

再囑

雲棲共住規約上集

△一大堂

一堂中四時止靜。三時禮誦。一時入觀。初五更爲第一時。止靜香到。誦楞嚴呪。上品上生章。念佛千聲。小淨土文回向。次晨後爲第二時。止靜香到。午齋畢。誦四十八願文。念佛千聲。同前回向。次午後爲第三時。止靜香到。晚課彌陀經懺悔。出生畢。念佛千聲。大淨土文回向。次入夜爲第四時。止靜香到。念佛一百聲。歸單入觀。吉祥寢息。如是止靜禮誦入觀。爲一日淨業。不繁不簡。永持無斁。大暑月。其

中時禮誦。可移趨午前。

一進堂考四事合式。方可送入。詳具別集

一堂內四十八單。本眾客眾各二十四單。內除聖僧下二單虛位。

一巡香置小旛一首。旛長二寸。柄長一尺二寸。昏者以旛拄其膝。不得亂打。有坐久者。以旛試眼。非昏者。卽念佛一聲。凡警昏三徧不醒。放籤敲淨板覺之。不肯下單者。罰錢二十文。多次不改者。出堂。巡香人虛應故事。不用心者。罰錢二十文。

一定香照八節加減圖式。凡香先立一寸。次坐一寸。

次行坐隨意。晚立坐香二寸畢。唱云。老疾重務學經諸道友香到。欲出者出。自願隨堂者畱。次香一炷畢。唱云。輕務香到。欲出者出。自願隨堂者畱。

一有事出堂。首座處討牌。無牌徑出。罰錢二十文。堂外直院以下一切人皆可查舉。牌寫告出二字

一告假出山。春夏秋過限一日。罰錢十文。三日作缺。冬期告假卽作缺。給假隨路遠近爲限。

一挑米挑柴教經看病僧直等事俱免。惟警策巡照二事隨眾。

一齋佛不得在本堂移就法堂。估唱不得在本堂移

就齋堂

估唱式
具別集

一罰過事涉堂內者。首座悅眾書記出會直院等共於齋堂中處之。事畢卽歸。不可久滯。其事在堂外與堂內無涉者不必出。

一朔望雲集畢。又互拜。煩亂者罰錢十文。係師徒者不論。

一晨後止靜。直堂人佛前一拜。兩單各一拜。巡堂問訊圓禮。餘二時但佛前問訊卽已。新戒學禮。自於法堂。此重禪思。不宜煩擾。

一剃頭聽柳而出。歸堂。止向佛前一拜。兩單不必問。

訊沐浴同此。

一晚報鐘鳴。堂外人入堂佛前一拜。即便經行。陸續至者。陸續經行。不必取齊。其東倚西靠。聚頭雜話者。罰錢二十文。

一近兩單經行路。不得縱意急走。其繞佛經行路。一任排遣。

一開靜後。不修正念。聚頭雜話。巡香警覺不止者。罰錢二十文。屢犯出堂。巡香人不舉同罰。

一有病掛幕五日不愈。入病堂不肯掛幕。及不肯入病堂者。存不立看病人。亡不入普同塔。重病即入

病堂不論。

一有疑卽宜問明。不可隱忍。

一熟情相看。堂中不得敘話。香燈寮略敘。亦不得久。久者罰錢十文。太久罰錢三十文。

一佛制冬夏坐禪。春秋頭陀。則宜行乞食法。但聖世乞食。無上座闍黎。尙有魔撓。況茲末法。今稍爲圓便。易乞食以作行。不得已。方行乞食可也。

一今以四季分爲四期。冬夏九旬。秋春稍減。大約七旬之數。期滿。客眾暫散。安期再來討單。本眾一期更班。自有定式。期滿。堂中不肯出堂者。堂外強欲

進堂者俱不允。

一眾中或有雖居淨業堂而不修念佛三昧。作別行者。今本堂專一念佛。恐相耽悞。不敢強畱。後儻發心念佛。可以再來無妨。

一新刻古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中時誦之。每誦一十六願。三日一週。夏期天暑免誦。

一堂中各具淨土三經。一彌陀經疏鈔。二觀經疏鈔。三新刻古本大彌陀經。又新刻四十八願西方願文。數珠。以上共六事。缺一不允進堂。借用亦不允。一月盡日各給錢十文。諸罰中取作漿粉用。

△二西堂

一本堂共二十四單。首座總於大堂。亦無西堂後堂。惟堂主領眾。悅眾輔之。

一本堂惟客眾。

一進堂考法同於大堂。或進大堂。或進本堂。若不定。闖之。

一五更隨大堂起。洗面訖。歸本堂止靜。開靜。入大堂課誦。日間止靜。夜間止靜。皆於本堂。

一巡香每輪三人。一人大堂東單。一人大堂西單。一人西堂。

一粥飯。本堂如大堂式。

一誦四十八願。入大堂。列坐川堂誦之。

一如上進出剃沐告假種種一切事等。悉皆依大堂
規式。不必重贅。

一月盡給錢如大堂式。

△三律堂法堂通用。無別堂。

一各具本受戒經。沙彌律儀。四分戒本。戒疏發隱。缺

一。罰錢三十文。各具衣鉢。缺一。罰錢三十文。

一剃頭惟臘盡一行。詳具別集

一求授衣者。衣不具足不授。

一求比丘戒菩薩戒者。卽白以 國禁力卻之。有學

戒式。具別集

一新剃每誦戒前一日。考沙彌律儀。解義差者。罰錢五文。背文差者。罰錢十文。全不記者。退寄五戒班中。比丘戒菩薩戒考式倣此。

一十戒者。五夏習律。未許出外聽講。不禁在山學經。輪出生。輪大堂。侍者輪行禮。無人看老輪看老。有退戒者。誦戒夜戒首唱云。十戒 某人 全不習學。退寄五戒班中。三月後納五十善復。

一比丘戒者。輪祈禱。輪教課經。輪誦五戒十戒比丘

戒輪責問。有退戒者。誦戒日。如上式。退寄十戒班中。三月後。納七十善復。

一菩薩戒者。輪誦菩薩戒。輪說法。輪教大經。輪布施。輪責問。輪直院。輪領衣。有退戒者。誦戒日。如上式。退寄比丘戒班中。三月後。納九十善復。

一誦戒不與。不先說欲者。罰錢十文。

一半月誦戒。有舉犯十種僧約。及餘重過者。讀約人。隨聲接舉。被舉者。若心無愧。出眾云。有辯。悅眾答云。明日辯。卽嘿然退。更喧擾者。罰錢五十文。

一來誦戒者。於誦戒日至。路遠。或隔宿至。誦訖旋歸。

其來太早去太遲。非眞來誦戒者矣。

一正月朔日法堂序戒臘。三月朔日序法派。五月朔日序生年。七月九月十一月亦如之。每歲二序。詳具

別集

一欺官瞞眾。如匿稅隱糧斗秤大小等。俱以盜論。上罰出院。

一庫房及買辦放生經觀等事。半月押字焚疏以表清白。下院附名。

一假傳師命欺誑大眾及一切人者。罰錢五百文。事大。罰訖出院。

一年未六十。而受婦女歸依者。罰錢五百文。出院。

△_四法堂

一堂中春夏秋列華嚴經六部。擇能誦者記名上牌。每日輪上誦經一卷。經完再起。冬三月止不誦。

一學經依經次。不得跳越。跳越者。大經每部罰錢一百文。小部罰錢五十文。其錢請經施客僧。

一教經卽於經上票記。_{某月某日某人}教。

一遺教警策崇行等。皆應熟記力行。半月抽考數人。
一印房刻經造經。俱要帳目。一一分明。如無誠信人專管。擇幾人輪管。

一對經人庫房給與小食較出一字與五善待他人較出一字除五善。

一講主輪講淨土經。一彌陀經。二觀經。次及法華楞嚴等諸經。週而復始。

一習教分二。鈍者讀文。利者討義。討義又二。一者依教修行。二者明教作講。作講者不可泛濫。須擇根性大利持身不苟者。免致日後貽玷法門。

一不白知私學。啖口施食。及啖口白文者。罰錢五百文。

一常住經典。華嚴二十四部爲則。法華經梁皇懺四

十八部爲則。餘供多佛閣待施。其原送永遠供養。本山者不在此限。

△五 老堂

一老堂年滿七十。在寺慎修無過者。方可送入。八十者量處。九十者不論。量處者隨宜。不論者徑送。

一堂內十單。除看老。實則九單。外附不論。

一老人所需湯藥飲食等。庫頭飯頭典座執客不與者。罰錢十文。實不該與。對眾辯明。若私意厚薄不公。罰錢一百文。

一七十老人無齒者。若生硬物不能隨眾。宜另與輦。

熟者。

供給諸罰中取

一警策半月一行。失行。罰錢二十文。

一老人衰頹。早課來否。不論晚課。必須隨眾。不至依例罰。八十者量處。九十者徑免。其輪直日看香。八十九十同上。

一在眾屢屢鬪爭及外遊生事者。出堂。

一每月盡各給錢十文。諸罰中取。作漿粉用。

△六病堂

一堂中長單安輕病。獨單安重病。紊亂。罰錢五十文。

一掛幕式如大堂。

一重病進堂者。佛前先備香燭。直院外書記後堂悅眾等送入。讀囑訖。卽寫板帳。不照式寫。隨意增減者。罰錢十文。不欲寫者。不安單。其輕病。不必板帳。但佛前香燭。直院送入。

一立誠實一人爲堂主。作簿記某月某日某人進堂。後記某月某日身故。或某月某日病愈出堂。俱要明白寫記。其病愈出堂者。以能喫飯爲則。失寫罰錢十文。

一輕病七日一警策。重病一日一警策。失行罰錢二十文。

一看病人。先於佛前跪請發心。三請無人。捱單輪看。

不能看。求免者。納錢。

例具別集

一看病。須發大慈悲心。莫憎嫌病人。莫違逆病人。當如孝子奉事父母。

一眾中有明曉醫理者。考過。立爲執事。未明而妄自用藥。罰錢三十文。悞害人者。出院。貪利者。出院。

一病人所需湯藥飯食。庫頭飯頭典座執客。不與者。罰錢二十文。不當與而不與者。對眾辯明。若私意厚薄不公。罰錢一百文。

一重病入堂。便應囑付後事。放下萬緣。依警策語。一

心正念。又看重病須二人。或三人。而常住亦要好調理看病者。

一輕病人亦宜安靜念佛。其病不守病。外遊多事者。罰錢十文。出堂隨眾。

一殯送亡僧。原曾直院首眾及有賢行者。多眾送散眾及無賢行者。隨便送。其在眾多過人所厭惡者。不送。惟扛擡及讀祝人而已。

一普同塔。當中本山。左十方。右居士。本山不才多過者。安左。或右。其居士婦。另有普同塔。中菴主。左本菴尼。右諸方尼。及優婆夷。

一估唱僧集齋堂主估人取物在手呼物掣籤不買再掣餘人其買過一物者去籤不得重買。

△七各房

一各房非正當行務忙冗而不入大堂晨昏課誦者罰錢二十文晚香止靜不至者罰錢十文未唱老病香到先出者罰錢十文中課隨便。

一公事入堂赴庫領牌無牌不得放入放入直堂罰錢二十文入堂閒話攪眾者罰錢二十文堂中與雜話者同罰。

一各房上座一人眾中雜話者昏睡者爭論者外人

入堂攪擾者。上座卽時打魚三下。高聲念佛。眾卽齊聲和念。聞魚不采者。罰錢十文。上座容隱不舉同罰。

一各房直日一人。卽名看單。亦與一魚。其上座相參行事。

一各房輪二人直夜。堂內一人。共三人。當舉事不舉。罰錢二十文。失事倍罰。

一各房告假。春夏秋過限一日。罰錢五文。六日作缺。冬月過限一日。罰錢十文。三日作缺。直院不查理同罰。

△八下院

一上方半爲擔力。半爲放生。守院人宜體此意。一者好安頓擔力。使得寧息。二者護持生物。上防惡鳥。下防惡獸。乃至岸有崩缺。及時報知修整。不得拋入惡水惡汁。亦不得放草太多。以上守院不行其事。退換。

一每晚定香一炷。不至者。記名送入山。守院不行。罰錢五十文。來宿者不依行。記名送入山。後不留宿。一無事閒遊者。不留宿。假以醫病爲名。避懶者。記名送入山。

一長壽專爲放生而設。護持生物同於上方。不得畱人宿。畱宿罰錢三十文。

一二處守院人。無故出外閒遊。及應赴道場者。罰錢五十文。

一梵村靜室。專爲出入往來安頓米糧一切等物。定立二人看守。當心照管。不得私自畱人宿歇。及與人寄放行李。違者罰錢五十文。

一天池山專爲柴蔬。議立守院二人。知山一人。園頭二人。管顧山場。防恐小人竊取花利。失事者罰錢五文。不得招攬熟情閒人等宿歇擺茶。混用常住。

物者罰賠。違者出院。例如下院。每歲臘盡交代。聽憑更換。

一晨昏課誦不得失時。偷懶違者。依例罰錢十文。

雲棲共住規約下集

△一直院事宜

一囑語請解行具足人作叢林主。如無其人。姑循戒次。權直。力。緜者。二人共之。全無力者。納銀一兩免之。力堪而求免者。納銀四兩八錢免之。七十以上者。徑免。直年不滿者。一月納銀四錢。雖當戒次。而其人素行不端。眾所厭惡者。置不用。不肯依誠言立誓願者。令照例納銀四兩八錢免之。

一直院以後。所爲悖理。諫勸不從者。眾議退之。別換一作一簿。前書誠文。後書逐年人名。不滿年者不書。

病不能滿者亦書。

誠文具別集

一眾中凡事俱白直院。不白徑行者。事小罰錢三十文。事大罰錢一百文。悞事罰已出院。而直院亦不得因而任意獨專。不與耆長眾執事共議。輕則罰。失事罰已退換。

一。本山諸寮。乃至十方堂。各宜巡行看視。及下院亦半月查理。自己有事。可差人代。以上安坐不理。輕則罰。失事罰已退換。

一。事難獨成。功在夾輔。以一人之間見有限故也。今將合山大眾挨次輪日各陳其所欲言。名曰僧直。

又復關係叢林大事。不可遲悞者。無論僧行老幼。一切人等。皆得卽言無隱。不必要待輪該僧直方說。而直院人。不受善言。當行不行。每一事。罰錢二十文。大事倍罰。失事。罰已出院。

一每半月查各房上座。如法者。設茶與善。懶惰不如法者。與罰。不查。罰錢三十文。

一每早查直夜人勤惰。不查。罰同前。失事。倍罰。

一直院年初一起。至十二月十五日滿。十六日。新舊相兼。及內外執事。共議叢林正務。至年盡夜。方始新管當事。舊管退休。

△二額定人數

一堂內外人數俱額定如左。有缺方補。妄增一人。罰銀五兩。

一大堂四十八單。老堂十單。

堂外 直院 一庫頭 四知客 二書記 一典座 四

飯頭 二茶頭 三盃頭 二磨頭 二火頭 五淨頭 二

香燈 二侍者 四柴頭 九園頭 六擔力 二化飯 二

鋪堂 十八司山 二司屋 一印房 一山門 一生所 八

重用 十輕用 三十病堂 一看老 一下院 八雜收 一

一輕用定數外。餘者都入小堂。晨昏課誦晝日止靜。

一依大堂行事。但晚聽教學經。出堂事訖。還堂入觀。

一柴頭八九月請發心者助事訖。還歸本執。因而添人罰錢一千文。知客臥具等忙時請助同此。

△三節省財費

一山不得再買買一畝。罰銀三兩。

一屋不得再造。理實應造。眾議定方可。若仍前妄自興造者。一間罰銀五兩。

一廚樓封鎖。不得已。白眾議處。輒開。罰錢五百文。

一茶品卽用山物炒米鹽荳白菓楊梅油灼之類。間

或市買止可棗栗糕餅之類。故辦貴細物品者。罰錢三十文。其品以三四爲常。五品爲極。過五。每一品罰錢三十文。本山僧茶。分散各單。開桌羅列者。每桌罰錢五十文。施主特設不論。又單上擺茶雜話者。罰錢三十文。分散各單。不聚談者。不論。

一設齋以四菓四菜爲常。五菓五菜爲極。過五。每一品罰錢三十文。

一尋常日用。二日菜。一日腐。有齋不論。凡生菜乾菜。乾瓜乾茄乾羊荳乾刀荳乾蘿蔔之類。皆可置辦。乃至設齋。亦只用腐等常品。不必定買貴物如香。

菌。蘑菇之類。其故爲豐富者。罰錢五十文。採野菌食者。罰買菜三百斤。

一輕藐黃米。必買白米者。每白米一石。罰錢三百文。湊買黃米。

一過分用油醬等。計價罰錢一倍二。

一可生食物。故費柴湯煎煮者。計價罰錢一倍五。如煮栗。煮棗之類。

一不得拗眾粥飯。年七十以上不論。病人不論。餘罰錢十文。

一故不食腐渣。喂畜及賣與養豬家者。罰豈一倍五。

僧食之餘恐成壞爛。施放生所者不論。

一茶房取面湯無度。及二板後用壺取茶歸單喫者。俱罰錢十文。茶頭不舉同罰。身至茶房立飲者不論。七十老人并病人不論。印房不論。

一夜間不得煎煮。大寒月止可作姜棗湯而已。烹炮罰錢三十文。

一善人來寺設齋者。齋佛訖。卽引至禪堂佛前一禮。次兩單或一禮。或問訊。次引至齋堂。章馱前一禮。兩單問訊。其有許數齋僧若干員者。應爲報數總記。完日回向。

一燭不宜多點。夏月尤爲不宜。油燈麤草單炷。細草方可用雙。又不宜以貴價買木頭作香。熏壞金像。反成過咎。

一非期漿洗者。罰錢十文。重務不論。

一穿著過分鮮好衣服者。罰錢一百文。裙幅太長者。割取作衣帶。施與十方。

一銅盆洗面者。奪施。一切過分精巧器皿。奪施。

一浴銘云。一月八浴。叢林罕聞。乃日日浴。雖重務恐亦過分。今姑從之。而須庫房討籌。無籌不放入浴。強浴。罰錢十文。浴頭阿容不舉同罰。餘非重務有。

故欲浴者買籌。庫房審其可否。不審濫與。每一籌罰錢十文。用籌不用錢。浴頭收錢。罰錢五文。夏至起。至秋分。方日日大眾普浴。停籌。

△_四出應期會

一 本山專修淨業。長期坐禪。乃法眷赴講者多。修禪者少。專業之謂何。自今見住本山。自願作講師者。必其教理大明。學問該博。堪能弘法者。且在本山。爲新學講明戒律。次及淨土經論。或次及切要經論。諸方有來請者。須審彼會首實爲弘法利生。則可否則勿應。

一雖係法眷。原在外住。而赴講期來本山說知。須審其教理學問已全備否。如其不然。則應勸止。又年未老成。而作講師者。亦應勸止。又年未老成。而作施食法師者。亦應勸止。

一以上權應末法。當知修禪爲正。

△五 暫到客眾

一暫到三六九日。知客同外書記請問。若係求住。宜審其不可畱者。卽時善言辭卻。不必候缺。有當畱者。記名上簿。請暫回。至誦戒日來。觀缺有無。缺少人多。拈闡定之。若隨喜非求住者。不論如上三六

九不依期問。仍前頑賴者。罰錢五百文。退換。

一晚止靜。二板鳴。巡照人請入堂。

一暫到或僧或俗。不曾面識者。無論高下。俱要誠心。請問尊姓尊號。上刹何處。貴宅何處。曾與本師相會與否。不可怠慢。或有無賴之徒。又當外敬內防。不可一例輕信。以致失事。

△六外住法眷

一外住不守非理。募化僧約。反來山中募化者。不允。
一相託干求。檀越布施者。不允。相託干求宰官書柬封條手卷詩文告示扁額等事者。皆不允。

一外住不務修行。作世法齋會者。不往設供。作世法興造裝塑等事者。不助。

一外住多年。迹不進山者。應來誦戒。而不來者。不認

法眷。

凡誦戒。或半月來。或一月來。遠者。或三月來。或半年。一年來。曾不來者。不似法眷。故不認。

一在外有過。應責問者。往彼善言規勸。不從者。集眾

絕之。

責問二人同行。

一來誦戒者。唱名同本山一例。

一晚止靜。俱入堂隨眾。直夜人催請。

一雖在外住。而確守本山規約。及精勤道業者。當使人看望慰勞。貧乏應助。若年未老成。理未通達。而

遽入關房者來請問應勸止。

△七十方雲水

一十方堂供聖像。瑠璃香燭魚磬。安單有定位。勿亂。晚聽大堂開靜。輪數人出領眾課誦。課誦畢。俱至本單止靜。一一隨禪堂規式。乃至香畢。各於本堂入觀。事訖鎖門。入觀文。大字寫貼堂前。

一近午時到。候午齋。隨眾。近晚時到。候晚食。隨眾。纔飯畢到者。補飯。晚到。畱一宿。次日早行。天雨待雨住。有病待病愈。病愈以能飯爲則。

一興疾至者。審其來歷。分明方納。卽寫板帳。另作一

簿記之。

一若十方人看病不可久長計日酬勞遣發若本山看者記善如式其湯藥等與本山一例給與執悋不與罰如前。

一眾中有不守清規者管山門人善言勸化不聽則白眾查明跪香鳴鼓遣出不白眾徑自亂嚷亂罵者罰錢一百文亂打者罰錢五百文。

一與十方彼此交易或彼此互相送物者罰錢三百文。

一散去時察眾中有單身老弱可虞者方便護送。

一朝去暮來之輩。平常相待。有遠方初到本山者。齋堂具茶湯菓餅待之。乃送歸單。毋得輕忽。

一外東淨亦要燈火。及置大蒲鞋數雙。散去後。管山門人打掃乾淨。

一牆垣低者。不謹慎者。以時整頓。延捱失事。山門庫頭罰錢一百文。

△八眾事雜式

一挑運米柴竹木等。立一人領眾記過。出則貫珠。歸則散步。領眾不顧眾。罰錢二十文。

一發柳則舉眾皆行。不去者納錢。立一人記名。亂發

柳者。罰錢五十文。

一經懺道場一槩辭卻。或遇啟建水陸則可附行。萬不得已。亦可念佛代經懺。

一凡遇一切處閒談戲語者。直院庫頭僧直知客皆。可擊板三下。三次擊板不止者。不散去者。卽舉入堂。不舉同罰。

一彼此相罵者。先各罰錢四十文。後辯曲直。相打者。先各罰錢一百文。後辯曲直。罵打忍受不同者。與善如式。

一食時香燈讀食存五觀銘。雜語喧亂者。鋪堂人奪。

盥筯不奪者罰錢二十文。管事人不查者同罰。

大堂

齋堂二處皆然

一浴室雜話喧嚷者。罰錢十文。浴頭不舉。罰錢二十文。

一自至鍋邊取菜取飯者。罰錢十文。飯頭等不舉同罰。

一非病人。非七十老人。另搬粥飯入房。不隨眾者。罰錢三十文。

一典座不嘗味。罰錢十文。

一典座等自入庫房取物不問者。罰錢十文。庫頭不

舉同罰。無事人入庫房者。罰同上。

一庫頭當家兩不通知者。各罰錢一百文。

一庫房不通眾知。獨自一人作帳者。罰錢二百文。

一暫到房止安僧行善友。亂安轎人工人等者。罰錢

一百文。

一聽用牌挨次差遣。填記分明。徇私不公。一事罰錢

四十文。

一僧直舉事合宜。而管事人不行。一事罰錢二十文。

失事重罰。

一賣物人至。公府人至。非執事。羣聚觀看。或胡亂發

言或爭競買物俱罰錢一百文。

一冬月圍爐挨班進退亂擠者罰錢十文。

一常住物不問自取者係公用罰錢十文若私人己者罰錢一陪十。

一廢壞常住物一陪二。瞋心廢壞者一陪十。盥頭洗碎係麤率不仔細者一陪一。原損欲碎者免陪。

一亂砍竹木者一陪五。破壞風水者一陪百。擯出亂掘山地者罰錢五百文。破壞風水者罰錢一萬。擯出。

一放債取利者每兩罰錢四百文。雖應人急不取利。

息者亦須白常住可否。不白罰同。

一舊有法名求改者。必本師已故。或本師是邪魔外道。或本師遠在三千里外。或本師命其來改。方可。若知客糊塗開入者。罰錢五十文。失事。罰錢五百文。不得已。或爲作字。

一在家單身來求法名。無人識熟者。亦不允。

一放生所半月一警策。失悞。罰錢三十文。

一看生人搗打生物致損者。罰錢五百文。致死者。罰已擯出。不加守護。致被惡獸傷害惡人盜去者。罰錢三百文。放牧損人花利者。計數雙分賠償。

一土工及皮作鐵作等人久畱山中至於四五日者。管事人計工罰錢。乃至十日者。罰工錢三倍。

一免務及諸罰銀。不得仍前庫房亂用。其錢悅眾管匙。庫房收匣。庫頭卽令書記登簿。直院面證。待作福事支用。亂用一陪十。

一集眾不至。罰錢十文。大集眾不至。罰錢三十文。

一直夜人每夜察單。當舉不舉。罰錢十文。凡直夜老者免。幼者亦免。老者七十。幼者十六。

一帖單。直院悅眾內書記同行。不得獨專。獨專罰錢五十文。

一園中種菜。其多生蟲牙致傷物命者皆宜少種。可
多種瓜茄刀荳羊荳豇荳芝麻等諸物。

一黑夜入山。罰錢五十文。

一臘盡行年考。式具別集

夫系

三

雲棲共住規約別集

△一僧約

捨俗入山。單求何事。遠離塵闥。專爲修行。如或不然。來此何益。今與眾約。能相體悉。乃可同居。不肯遵行。毋勞共住。

第一敦尙戒德約

破根本大戒者出院。誦戒無故不隨眾者出院。不孝父母者出院。欺陵師長者出院。故違 朝廷公府禁令者出院。習近女人者出院。受戒經年不知戒相者出院。親近邪師者出院。

第二安貧樂道約

飲食不甘淡薄者出院。著豔麗衣服者出院。泛攬
經事者出院。爭覲錢者出院。田蠶牧養者出院。聚
集男女做世法齋會者出院。

第三省緣務本約

無故數遊人間數還俗舍者出院。習學應赴詞章
笙管等雜藝者出院。習學天文地理符水爐火等
外事者出院。習學閉氣坐功五部六冊等邪道者
出院。好興無益工作者出院。

第四奉公守正約

非理募化者出院。侵剋信施者出院。擅用招提之物者出院。廢壞器用不賠償者出院。偏眾食者出院。不白眾動無主僧物者出院。臨財背眾苟得。臨難背眾苟免者出院。

第五柔和忍辱約

破口相罵交拳相打者出院。威力欺壓人者出院。侮慢耆宿者出院。

第六威儀整肅約

戲笑無度者出院。褻瀆經像者出院。衣帽故不隨眾者出院。高聲爭論三諫不止者出院。

第七勤修行業約

無故屢不禮誦者出院。執事慢不行其事者出院。惡人警策昏沈者出院。試經久不通利者出院。不信淨土法門者出院。

第八直心處眾約

挑唆彼此鬪爭者出院。樹立朋黨者出院。機詐不實者出院。謗訕清規誣毀清眾者出院。情識私結不正之友者出院。

第九安分小心約

大膽生事者出院。謬說經論者出院。妄拈古德機

緣者出院。無知著述。悞人者出院。招納非人者出院。自立徒眾者出院。擅留童幼沙彌者出院。已自不明。好爲人師者出院。哄誘他人弟子。背其本師者出院。無大故。擅入公門者出院。妄議時政得失。是非者出院。輕心謗斥先聖先賢者出院。以常住產業與人者出院。侵占人產業者出院。另爲煙爨者出院。

第十隨順規制約

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者出院。有過罰而不服者出院。住寺名不入僧次者出院。梗法不容知事人行。

事者出院。知事人更變成現者出院。凡事不白師友忤意妄爲者出院。故與有過擯出人交往者出院。

△二修身十事

未論學佛。先學修身。今開十端。眾當諦聽。

一不欺心

謂盜常住物。騙施主物。裝佛印經。齋僧起會。造寺鑄鐘。修橋砌路。如是財物。私己用度。乃至瞞人瞞官。瞞天瞞神。暗昧等事。皆名欺心。

二不貪財

謂雖不盜騙如前所言。但好積財帛。慳吝不施。置產收息。放債取利。皆名貪財。

三不使奸

謂當言之事。隱忍不言。當諫之過。坐視不諫。外示癡獃。內藏譏貶。皆名使奸。

四不用謀

謂不安天命。惟運人謀。或謀住居。或謀徒眾。或謀經懺。或謀檀施。或謀作法主。或謀作戒師。乃至交結惡友。出入衙門。情識厚薄。私心好惡。策畫營爲。悖理等事。皆名用謀。

五不惹禍

謂輕人笑人。叱人謗人。妒人之能。揚人之惡。收入走失。占人產業。好興詞訟。不肯讓人。皆名惹禍。

六不侈費

謂廣造房屋。不知慚愧。豐富飲食。不知慚愧。華麗衣服。不知慚愧。多置產業。不知慚愧。精製器用。不知慚愧。輕賤五穀。不知慚愧。恣意佚遊。不知慚愧。畜養奴僕。不知慚愧。賄厚狂朋。不知慚愧。皆名侈費。

七不近女

謂年少尼僧結爲道友。人間婦女拜作乾娘。數往族家探親望眷。乃至母未七十。子與同居。不避譏嫌。皆名近女。

八不外驚

謂趨踰富室。干謁貴門。或乞詩文。或求扁額。或假權勢。或索錢財。終日奔波。不思靜守。皆名外驚。

九不避懶

謂晨昏禮誦。屢至愆違。行務勤勞。慢不隨眾。皆名避懶。

十不失時

謂命存呼吸。時不待人。大事未明。寸陰可惜。漠然空過。是名失時。

如是前之九事。切宜戒之。最後一言。努力加勉。

△三直院誠言

直院須具四心。一者大慈悲心。恩顧大眾。無刻薄故。二者大公直心。猶如明鏡。無偏私故。三者大謹慎心。安分守己。無放肆故。四者大勤勞心。竭誠爲眾。無貪懶故。有如虛當重任。不發四心。苟且因循。耽悞大眾。伽藍記過。龍天生瞋。折祿減年。悔之晚矣。慎之哉。

△四堂銘

東銘

一瓦一椽。一粥一飯。檀信脂膏。行人血汗。爾戒不持。爾事不辦。可懼可憂。可嗟可歎。

西銘

一時一日。一月一年。流光易度。幻形匪堅。凡心未盡。聖果未圓。可驚可怖。可悲可憐。

△五庫銘

物屬招提。絲毫難犯。守在爾躬。必敬必憚。清若澄潭。正如直幹。無曲無私。何憂何患。一有差池。龍天較勘。凜凜遐風。賣生姜漢。

△六 廚房銘

雪峯飯頭。瀉山典座。古德芳風。於今未墮。攝爾狂心。
愼爾口過。運水搬柴。毋忘這箇。堂內坐禪。堂外禪坐。
誰信傳衣。不離碓磨。

△七 浴室銘

山巍路遠。致其柴薪。瀹釜然火。效其勞勤。一月八浴。
叢林罕聞。沙彌戲笑。沸湯交淋。洗心滌慮。日新又新。
何以報德。忽悟水因。

△八 定香銘 并式

大眾慧命。係爾一人。爾不顧眾。罪歸爾身。

冬至

四炷

立春

三炷半

春分

三炷

立夏

二炷半

夏至

二炷

立秋

二炷半

秋分

三炷

立冬

三炷半

△九

受食儀

佛制比丘。食存五觀。散心雜話。信施難消。大眾聞磬聲。各正念。

△十

誓神偈

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善惡報應。似影隨形。但有早遲。終無漏網。惟兢惟惕。戒之慎之。

半月誓神。表清白也。清白與否。惟己自知。人不及知。人雖不知。神實知之。儻有愚夫。誑妄對神。

自謂神是泥木。或可欺瞞。欲望僥倖逃於惡報。縱使暫時未報。終必受殃。無能逃者。可不懼哉。

△十老堂警策

佛言人命無常。促於呼吸。少年亦爾。何況老乎。我今慇懃來相警策。惟願大德。勿以人微而輕其語。當觀此身。目暗耳聾。髮白面皺。背偃腰曲。骨痛筋攣。步履龍鍾。精神昏塞。譬諸夕陽西照。光景無多。衰草迎秋。彫零頃刻。故知此身不久。必赴死門。前路茫茫。畢竟何往。大德誠如己事已辦。非愚所知。其或未然。可不猛省無常。戰兢惕勵。諦思淨土。決志往生。放下萬緣。

一心念佛。結撮回向

△二十病堂警策

佛言人命無常。促於呼吸。平人亦爾。何況病乎。我今
慤勤來相警策。惟願大德。勿以人微而輕其語。當觀
此身四大不調。百骸欲散。飲食漸減。醫藥無靈。便利
牀敷。呻吟枕席。譬之魚遊釜內。倏忽焦糜。燈在風前。
剎那熄滅。故知此身不久。必赴死門。前路茫茫。畢竟
何往。大德誠如已事已辦。非愚所知。其或未然。可不
猛省無常。戰兢惕勵。諦思淨土。決志往生。放下萬緣。
一心念佛。結撮回向

△三生所警策

分畜食箴附

佛言情多想少。流入橫生。故知汝等昔以闇蔽愚癡。不修正念。今則羽毛鱗介。受此劣形。水陸飛空。種種不一。或投鉤矢。或入網羅。命在刀砧。魂飛湯火。幸逢善士。財贖爾身。萬死得生。來此勝地。今乞諸聖假爾靈聰。汝當一心歸命三寶。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三稱歸依三寶竟。令汝業障消滅。智慧開明。發菩提心。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蓮花化生。入不退地。現前大眾爲彼畜生一心念佛。結撮同向

分畜食箴

人上佛飯。佛濟狗饑。僧宜學佛。獨飽非

宜大眾發慈悲心。所食之餘。施放生所。

此文作牌掛放生所。及禪堂柱上。齋堂韋陀前。
普告大眾知之。

△十誦戒儀

每月望日晦日晚課畢。法堂鳴鼓集眾。

誦戒僧至位正立。唱云。五戒者出班。五戒眾等諦聽。

一不殺生。云。是諸眾等犯根本戒。首罪起單。如有小

過。出眾懺悔。

次唱云。十戒者出班。十戒眾等諦聽。一曰不殺。云。是

諸眾等

云。

次唱云。習學比丘戒者出班。比丘戒眾等諦聽稽首。

禮諸佛。

云。

僧集否。

云。

諸大德。是四波羅夷法。

至。

七滅。

諍法。

儀文詳具古本。茲不錄。

次唱云。習學菩薩戒者出班。誦戒人至位正立。白云。

某甲。

稽首和南。敬白大眾。

云。

白已就座。

云。

至下座。

儀文。

詳具古本。茲不錄。

△十聽講囑語

不明教而率意修行者。愚也。何以故。無燭夜遊。昧其所向故。雖明教而不務修行者。亦愚也。何以故。說食療饑。終不能飽故。爾今聽講。無忘此言。如謂不然。古

訓昭昭姑證一二。

佛制出家。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方乃聽教參禪。則知將入講筵。預必精心學戒。旣明教理。速須努力參禪。

經中種種譬喻。至謂如聾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則知終世空談。不免耳聾之誚。一回實踐。始成心得之功。

永嘉大師云。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則知逐派尋枝。心日勞而功日拙。窮源達本。守彌約而得彌深。

瀉山和尚云。中流之士。未能頓超。且於貝葉畱心。時光亦不虛棄。則知曲爲中根。且使漸通途徑。直求上果。不宜終滯筌蹄。

如上所說。非敢揚禪抑教。但勸繇教入禪。爲生死則信。是良言。志名利則翻興異議。今日佩比韋弦。亦繇爾棄投水火。亦繇爾矣。

△十善罰例

善門

福善類 作福事計用銀二分爲一善。拾遺還主。或錢或物。計銀三分爲一善。不依式掛牌無善看輕病。一日爲

一善重病一日爲三善。極重病一日爲五善。被罵不還罵爲五善。被打不還打爲十善。非執事自效勤勞爲二善。重勞加倍非執事常住差出四十里爲二善。一百里爲五善。巡香用心爲二善。

慧善類 梵網觀經行願成誦。每一事爲八善。四十八願成誦爲三善。瀉山警策成誦爲三善。朔望祈禱成式爲二善。誦五戒十戒成式爲二善。誦比丘戒成式爲二善。誦菩薩戒成式爲三善。息爭事爲一善。化人改惡從善爲十善。退一不肖爲二善。進一賢才爲四善。開陳叢林利病一事爲二善。大事加倍講演經論一

小卷爲三善。大卷爲六善。極小卷爲一善。以上受問

經解義爲一善。深經問事能處爲一善。大事施食不

受。覲一壇爲四善。誦經不受覲一卷爲一善。

罰門

上罰納錢五百文。無錢跪香一百寸。不跪除一百善。

無善出院。此情輕者。若情重者。必納錢。更重者。仍跪

香十分之一。十分之一者。十寸香也。

中罰納錢五十文。無錢跪香十寸。不跪除十善。情輕

重同前。

下罰納錢五文。無錢跪香十寸。不跪除一善。情輕重

同前。

退戒人若自願加倍納罰以求早復情輕者亦可量准情重不准。

△七十免例

免直夜錢十文。免挑米錢五文。免挑柴隨路遠近。近極錢二文。遠極錢八文。免輕用錢十文。免看病錢五文。重病錢十文。極重錢三十文。免僧直錢五十文。免教經錢五文。免責問錢五十文。以上納錢俱免一次。下次倣此。唯直夜輕用許卽以錢與代者。餘俱納錢常住。

△十擯例

擯出者。鳴鼓三通。掛名僧約邊次誦戒畢。揭去。其在外改過遷善懺悔求住者。十僧保之方准。住後仍前不改。再擯。

△十序禮式

正月七月朔日序戒臘

一菩薩戒。十年以上東立。十年以下。并具戒十戒五戒。西立。眾共向東一禮。戒長向西答禮。

二具戒。十年以上東立。十年以下。并十戒五戒。眾等禮答同上。

三十戒東立。五戒等西立。禮答同上。

二月九月朔日序法派

非本山法眷不必來集。

一廣字輩東立。大字輩以下西立。眾共向東一禮。
廣輩向西答禮。

二大字輩東立。智字輩以下西立。禮答同上。

三智字輩東立。成字輩以下西立。禮答同上。

五月十一月朔日序生年

一七十八十以上東立。六十以下西立。禮答同上。

一五十六十東立。四十以下西立。禮答同上。

三三十四十東立。二十以下西立。禮答同上。

△十二年考式

合寺僧行內外眾等。分上中下三列。止開上列下列。各不得過三五人。中列不必開。戒首開一紙。首座開一紙。耆年開一紙。當家開一紙。私曲不公重罰俱臘。月晦前一日開送內外管事另考。

△_{二十}求住式

出家

一父母親送。如無父母。須係極親。

二審是淨器有八。一非忤逆不孝。二非犯罪脫逃。三非勢逼貧窮。四非心圖放逸。五非曾爲惡事。

六非身屬大家。七非負債不還。八非家緣未了。
三讀誦麤知。謂晨昏課經。如心經。彌陀經之類。
四頗通書字。謂書不必博學。亦曾少分讀習。字不
必工好。亦能隨分書寫。以上四事合式方允。

進堂

進大堂考四事。一滿足五夏。二戒律嚴明。三曉了
淨土。四麤通諸教。以上四事合式方允。

進西堂考六事。四事如前。更增二事。一教理精明。
二志願真切。以上六事合式方允。

△_{二十}剃髮式

一重先考出家四事無礙。次考晨昏課經俱已熟練。在眾無諸過失方允。

一本山惟臘盡一行。外來剃訖卽去者不論時。然必考審應否詳細。不可輕允。

一女人求剃。必其父母翁姑夫主子孫親送。否則堅卻勿允。

△_三學戒式

一明旨旣禁戒壇。僧眾自宜遵守。然止禁聚眾開壇說戒。不禁已身依戒修行也。茲議各各自辦二部戒經。各各自於佛前承領熟讀堅持。卽是眞實戒。

子他日壇開。隨眾往受。證明功德。儻其久竟未開。
亦何忝真實戒子。

一十方有來求戒者。卽送前文與看卻之。

雲棲共住規約附集 各約式

△一 各執事條約

當家

一當家是大眾所倚。須發大好心。扶持叢林。弊要革。利要興。不可糊塗過日。只圖限滿而已。

一大小執事盡皆有人承受。當家管何事。須是總理一切。時時覺察。處處巡行。早晚用心。莫悞大眾修行大事。

知庫

一出納常住錢米什物。登記明白。失記五下罰。

一寫帳須次第清朗。糊塗二下罰。

一大眾山糧銀。每季進堂後三日。同監寺知山眾等稱過。一併封記。取時白眾開封。擅取中罰。取畢登帳。擅取別用一賠十。

一茶銀花利等。同監寺眾等稱明封記收貯。取用登帳明白同前。

一各色器物屬何務者。交付本務明白。退務時。同監寺等照前。一點明交代。不點明交代者中罰。失耗不查一賠二。

一諸凡齋銀經銀贖銀等物。一一稱收明白。同監

寺酌議照式買辦及從公給散。獨擅自用中罰。事重出院。

一眾中失壞常住器物。記帳催賠。不催代賠。其賠銀依舊買辦本物。毋混。

一粥飯小食。同知眾飯頭酌量多寡。不可妄費。不可慳吝。務在適中。悞事中罰。以餽惡招疾之物。供眾者中罰。

一擔運人米麪等到。一一查收明白。仍問是何施主。作何齋供。某日整辦。不可苟且。失事中罰。

一諸物不時點簡。熟食等不可久放。以致腐爛。醬

醋等物不可失蓋以致敗壞失誤下罰重物加罰。

一衣服茶料等物雨天黴蒸不烘焙者下罰敗壞賠償。

一不得泛爲眾僧寄物其亡僧物尤宜謹慎不可悞用。

一匠作器用及一切來取物者卽記水板交還勾銷明白不記下罰失事加罰。

一籃擔索等用畢卽收好歸原處損失罰賠。

一詣庫索物者查究明白該與則與不與下罰不

該與而以常住物私做人情者中罰。仍一賠二。
一病人將錢庫房貨物或菜或菓或醬醋等。不可
不與多寡從公。

一各執事該用器物。如香燈香燭圍頭蒲鞋之類。
以時置辦。違慢下罰。失事加罰。

一下院日逐支費定爲額例。不得混亂差記。失誤
二下罰。大事重罰。

一每季算帳一次。失算中罰。

一每年糧稅串票次第黏簿上。失誤中罰。

一交庫之日。一一點明付與代者。糊塗不交中罰。

一庫銘貼壁。常自觀覽。

知眾

一專司人眾牌面進退。上名銷名。忘悞下罰。失事加罰。

一派理執事。隨時添補。授一執事。必具茶送單禮拜。須開說本執事宜。苟簡五下罰。

一察眾中賢否勤惰。情識不公。中罰。

一置魚板一十二處。雜話打板。

一發化主。須具飯焚香禮拜。白方丈指授。逕遣者中罰。

一常住錢米糧稅花息齋供等事。皆與庫房通其議處。

一法堂大堂齋堂各處桌椅櫈子。混亂失損。中罰。
一安禪結制。預整理鋪薦蓆牀帳等。夏取風涼。冬糊窗牖。及爐火等。各要齊備。苟簡五下罰。

一病房老房常宜點簡。分付臥具醫藥燈火齊備。
怠緩中罰。

知客

一客至茶湯點心單次。一一調停。若不識面。卽請問名號。住某處。不得疏慢。疏慢下罰。失事加罰。

一凡人客初至時。禪堂未止靜。卽請進堂禮佛。若已止靜。報言請安單。或暫隨喜。待堂內開靜時來。請進堂。卽問一行幾眾。不得失記。

一如要各處隨喜者。可引一看。

一凡遇信施辦齋散。覲等事。同當家公議行之。如庫式中說。

一齋供小食等。客情本山一例。私情厚薄中罰。

一客眾及外住法眷到。預打疊外單安置。混送入堂下罰。堂中私自招攬三下罰。本執知而不舉中罰。

一求單求戒等事。先接待審問。次日引見監寺。如前求單式中開說。草率中罰。

一士大夫諸方書至。收好送入。回書交付來人明白。失誤五下罰。

一客房牀帳枕被。蓆薦桌椅面盆手巾燈臺茶壺物等。俱簡點照料如法。失誤下罰。

一常住錢米糧稅花息齋供等。同當家庫頭眾執事議處。

一施主送來放生牛鹿豬羊等。白當家庫頭登簿。某施主送來。某物交付看生某人收管。

一凡在此求住者。須先令看本寺規約。果能一行持與否。次會眾執事察其來歷。審其立心。至詳至細。乃再乃三的。係穩當好人。無諸違礙。方可安單入眾。如或輕易容留。以致混雜非人者。一併出院。

書記

一常住正事。施主疏文。書寫當盡其心。不可潦草苟且。

知山

一山場地段界限分明。不可侵混他界。以致爭訟。

每年盡會眾觀山一次。

一開墾竹園。種植茶樹及楊梅等柴山。某處先伐某處後伐。掛號挨次。不得混亂。不依指示者舉罰。阿容不理中罰。

一夾笆打牆。開門塞戶。及時整理。誤事中罰。

一時或上山照料。悄望以杜小人側竊。

一山糧花息等。同庫司議。

一各處園地。該下種者。同園頭及時下種。勿得失時。

知屋

一殿堂寮舍廚廠各處屋宇時時看視。或漏者宜早修葺。或該修者。或該造者。白監寺及時整理。誤事中罰。

一下院房屋應修。不理二下罰。失事中罰。

直板

一日夜各處巡行。見雜話戲笑者。卽鳴板念佛。十聲爲率。不隨板攝心正念者。舉罰。

一夜間禪堂前各寮前鳴板。睡中有人隨板念佛者。舉善。

一虛應故事。不舉罰。不舉善者。查罰。

典座

一凡廚下鬪爭者。先勸令止。不止。擊木板五下。又
不止。連搥一通。堂內外直日人查舉。阿容不舉
下罰。大事中罰。

一不得造偏眾飲食。與者受者俱下罰。除病人不
論。

一諸物未供佛者。不得與眾先食。與者受者俱中
罰。除病不論。

一造物不先嘗。致使鹹淡失宜。下罰。

一油醬過分用者。下罰。若施主特送。又不可吝惜。

剋減者中罰。

一齋供等造兩樣。私心厚薄者中罰。

一無故用胡椒香菌者下罰。及採野菌食者罰同。
一三時打板。

飯頭

一暑月粥飯有餘。宜早調理香潔。以致餽惡供眾者。下罰。

一飯食備。又添眾到。若缺少。須白直堂鋪堂人。畱前待後。違者下罰。

一眾中有自持盃鉢上竈取物。不舉下罰。

一燒鍋不與火頭招呼。照應者。鍋壞共賠。

一夏月水池。一日一換。水筴三日一掃。冬月水池。三日一換。水筴七日一掃。失誤者下罰。

一三時開梆。

菜頭

一生菜須淨洗三易水。其醃菜須收蓋。違者下罰。
一洗菜缸。每時用接淨水洗潔。不可混雜。違者下罰。

一水筴夏月三日一掃。冬月七日一掃。違者下罰。

茶頭

一五更燒鍋不得便傾水下。須先趕起蟲蟻亂傾水者下罰。

一小食餽飯供眾者五下罰。

一面湯已備俱付香燈置廊下。其洗面不次第混嚷者下罰。不舉同罰。

一面架手巾宜洗潔淨。違者下罰。

一面盆凡取別處用者。仍卽奪盆。罰買盆一箇。不肯賠者出院。

一五更小食量眾勿多勿少。待眾歸單送入堂中。一該剃頭日。湯具擊梆一長通。失悞者下罰。

一天明復取湯重洗面者不得與他與者受者俱下罰。除老病客情不論。

一逢三六九掃水筭一次。失誤二下罰。冬月逢五逢十掃一次。

一茶鍋內不可容人煮雜物等。不舉下罰。

一凡入寮取茶湯者。須徑入徑出。攝心念佛。其有遲延語笑者。許茶頭舉罰。阿容不舉同罰。

一漿洗日期。春秋冬月十二十三廿七廿八。唯夏月初二初三。十二十三廿二廿三。差悞下罰。

一剃頭日期。每月初七十四廿二三十。月小廿九。

差悞下罰。

柴頭

一天晴宜早辦柴以備陰雨。失誤中罰。

一忙時白知眾人入堂普請。臨期插柳三通。差者下罰。

火頭

一竈下不得積薪太多。每晚收拾打掃乾淨。違者下罰。

一煙衝每月掃理一次。失者罰錢十文。

盃頭

一各處盥碟時時尋簇行巡收拾。失誤下罰。其取盥碟者。隨時送還。淹畱下罰。缺少不查。本執賠償。

一眾中有打碎盥碟等器者。一賠二。若瞋惱故碎者。一賠十。故不肯賠。出院。

一本執洗次。因而破碎者。下罰。麤糙洗破。二下罰。除係病損免。

一水桶夏月洗過。卽傾倒。久積者。下罰。

一供佛盥碟混用者。中罰。

磨頭

一凡磨事本執爲主。須用收拾潔淨。違者下罰。
一不當心以致腐敗者。罰賠。

園頭

一各處園地以時灌溉。該下種卽下。該收種卽收。
失誤中罰。仍買賠。

一除大寒月。不可燒地。冬至起。立春止。違時中罰。
淨頭

一東淨等處。每日五更開靜時點燈。天明時息。至
晚開靜時點。入觀時息。失時下罰。當掃地面潔
淨。廁板前放火盆燒木屑。

一木屐不時查理。損壞白知事人備辦。

一手巾冬月三日一洗。夏月一日一洗。違者下罰。
一每月初七十四廿二三十日。月小廿九日。四次
普浴。初三初十十八廿六此四日小浴。餘日辛
苦行人有牌準浴。乍到客情不論。差誤不嚴下
罰。混浴阿容俱下罰。

擔力

一諸物擔人俱要交付庫內明白。含糊下罰。

一宿處就用所挑米做飯還船錢。因而泛濫混用
者。查出一賠十。知而不舉者罰同。

化飯

一出入當徑去徑回。不得管人家務事。違者下罰。
一到人家。不得屏處與女人說話。寄物往來等。小
事中罰。大事出院。

鋪堂

一行飯及羹。須要致敬。不得盃鉢作聲。違者下罰。
一食時有雜話。聞靜魚不止者。本執奪盃收筯。容
隱罰錢二十文。

香燈

一各處香燈宜各整齊。供桌時時拂拭。違者下罰。

一瑠璃繩一年一換。至期白知事人辦。不白下罰。致使失壞罰賠。

一燈罩用心整治。泯縫。蓋時緊掩。恐傷物命。違者下罰。

一每夜燈火。看視仔細。違者下罰。

一每日換水掃地。東廁木屐缺壞。白知事人買辦。違者下罰。

一堂中淨手水。日換一次。暑月二次。冬月熱水。手巾宜洗潔淨。烘曬。違者下罰。

一佛前燈燭。有混用亂點。一賠十。不舉罰同。

一鐘鼓不得遲早失時。下罰。擊鐘不得太重。致損法器。違者罰。

一鼓不得近塗壁。每季一換。

一剃頭日。聽梆聲入堂。看牌。請首剃者觸禮一拜。以後擊梆二聲。則次剃者出。亂出不舉者下罰。

侍者

一每朝當早起。先自洗漱竟。當戶開三彈指。或小欵聲。

一進戶先剔燈。或剔明璫。不得將燈炷遺地上。天明時息。

一詣師牀座當問訊夜睡安適否。

一備師火缸滾水面湯及拭面手巾必須烘燥。

一摺疊衣被拂拭牀蓆。

一粥飯時預緩白師後奉師食食時出生。

一收拾什物衣服記得安處。

一換佛前淨水裝香拭桌打掃房地。

一客至奉茶侍立一處待茶後畢接鍾。

一調和浴水持師浴巾。

一洗浣衣服漿摺如法。

一晚然點琉璃隨處燒香。

一晚課隨堂畢定香已上違者各下罰。

一自或坐禪或學經香到入觀。

一書信往來傳言當記收明白糊塗下罰。大事量罰。

看病

一看病者。凡病略重卽普請發心。如無發心。依戒輪看。三日一換。

一須發大願。起慈悲心。莫厭疲勞。病人言語傷觸。莫起瞋心。莫貪病人衣鉢。但生作福心想。是名看病。若無心顧管失調者。下罰。

看老

一每早然燈進房天明息。

一面湯小食火缸滾水俱要齊備

一三時粥飯菜蔬宜軟適口

一打掃房地拭桌

一佛前燒香換水

一藥食隨宜

一洗浣衣服漿摺如法。

一不得偷安坐視

一三時課誦隨堂

一晚點燈燭須要仔細睡時息。

一應答不得發瞋。應當忍辱敬之至也。

警策

一輪警老病。每次一行二人。不行者各罰銀二分。

一警策老堂。每月十五三十。月小廿九。誦警老文畢。念佛三百聲。觀音勢至清淨海眾各三聲。回

向念佛功德殊勝行。

云云。

一警策病堂。每月初八十五廿三三十。月小廿九。重病須日日警策。不論日期。誦警病文畢。如前念佛回向云。上來念佛功德。伏願抱病比上某沙彌。

人諸緣未盡。早遂痊安。大限難逃。徑生安養。十方三世一切佛。

云云。

山門

一十方雲水到。引進廚房。問訊畢。待茶。茶畢。送單。安頓行李。請上單隨坐。勿使放逸。放逸者。善言規之。鬪爭者。和言解之。甚者。白眾。依叢林清規。斷之。輒自發麤者。中罰。要各處隨喜。令看勿拒。一見任官員至。預報知客。若士夫鄉宦亦同。違者。下罰。大事量罰。

一人客出門。有人送者。勿拒。無送者。待送。違者。下

罰。大事量罰。

一遠方信心師德要各處隨喜者。引看勿拒。

一齋供小食等。十方本山一例。私心厚薄者中罰。

聽用

一常住差撥。毋得推故躲避。如其偏差不公。自應直舉。

一不得因差方便。自營利

印房

一各項經板。常要看視。不致壞爛。紊亂。

一有私刻印記者。不舉。中罰。

△二 齋堂條示

一小集眾。搗鼓一通。不到者。二下罰。

一大集眾。搗鼓三通。不到者。中罰。

一知事人動氣爭鬪者。先各罰銀五分。散眾。先各罰銀四分。次鞠曲直加罰。

一閒話喧雜者。知事人不擊板。下罰。

一爭鬪不擊板。中罰。

一臨齋雜話。鋪堂人奪盃收筯。

一禪堂打過堂板畢。齋堂方鋪堂。先後失次者。中罰。

一一切賓客及雲水道友至時。非執事人。亂言冒突。

者中罰。

△三調理行人

附藥方

一挑擔者不可走到便脫衣服乘風捉蟲。做重務者同。

一風雨陰天不可開懷

一夜睡不可露背腹受寒

一挑擔風雨雪中回來不可將熱湯洗赤腳。卽宜溫水洗腳。少頃沐浴必須洗透方好。若衣溼時烘燥方著。

一挑擔回不可便喫麪飯冷物。宜先飲滾水茶湯。少

頃喫食重務亦同。

一喫飯麪食飽時不可便睡。

一略覺四大不安便要禁食。

一略覺惡心頭疼寒熱便可括沙。或腿腕放沙。喫五果湯。禁食違者中罰。失事加罰。

附藥方

麥芽 紫蘇 陳皮 甘草 神麪 生薑

山查

各等分

水二鐘煎至八分熱服汗出爲度。

又略覺惡心用鹽一撮半熱湯五六七盃和成淡鹽水大口連喫吐出爲度。若不吐再喫。

數盃。盡吐出不妨。

△四 晚餐偈

僧食二時。晚餐非理。權名藥石。正念宜修。雜話散心。奪盃收箸。大眾聞磬聲各正念。

△五 僧直凡例

一依巡照牌以次輪流。堂內不在輪數。

一老疾廢疾帶髮童幼俱免。自發心願輪者聽。餘求免者納銀五分。

一早課畢交簿。先佛前問訊。次伽藍前證明。

一叢林大事。及眾中賢否是非。儻不平心不合理等。

俱要一槩至公無私。直言無隱。若欺善怕惡。畏首畏尾。明知而隱忍不言。私心而偏曲不公。上罰出院。

一三箇月輪得一次。若猶然虛應故事。豈有人心者哉。

一若一事不言者。罰銀五分。

一月日頂頭寫所舉事。低一字寫。不依式。罰銀一分。每日早舉事畢。錄上簿。先送堂內點取。後送外管事再議。取當行者。登事宜簿。不依式者。罰錢十文。

△六半月誓神疏

娑婆世界。一四天下。南瞻部洲。

大明國浙江杭州府錢塘縣雲棲寺職事僧。

知庫 某 押 直院 某 押 知客 某 押 司山 某 押

經書 某 押 買辦 某 押 乃至凡財帛經手一切

人等。爲表白心行。以肅戒律。以式後人事。特發誠心。真實不欺。上告於

一十八位護伽藍神。本寺

華光之神。

周宣靈王之神。

關聖之神。合寺威靈。日遊夜遊。掠剽使速報司諸位

神眾。以今萬歷 年 月 日。充當本寺庫司諸
職事等。至本月 日。凡一切錢財布帛米麪蔬菜
種種諸物。若有侵欺苟且等情。自招見生之內。折
祿減壽。惡疾纏身。或遭惡難。示報大眾。臨命終時。
墮落地獄。餓鬼畜生諸惡趣中。惟
神鑒臨。以警來者。

萬歷 年 月 日。職事僧 謹疏

△^七赴請三約

一傳本寺講經。立誓不受會首請禮謝禮。及聽眾財
物。

一傳本寺二部戒法。終身不得受戒子財物。

一傳本寺瑜伽施食。不得接受施主餽禮。

△八 雲棲流通藏本法寶條約

流通佛法。非細事也。自夫裁梵夾爲方冊。以便流通。於是雙徑楞嚴漏澤姑蘇新安諸勝地名刹協心共舉者。各有條例行焉。而未及致詳於收支請發軌則。夫收支請發。正流通要務。苟不嚴爲之防。久而弊生。爲害滋大。是法未流通。而流通法者先已沈淪矣。安得漫然無處乎。且流通有二。一曰真實流通。二曰市販流通。市販流通者。聚經爲貨鬻。

貨爲息。積息爲富。如今之書肆然。是商賈之道也。眞實流通者。其設心以爲非傳法無繇度生。非傳法度生無繇報佛恩德。唯冀佛法展轉弘揚於無量界無量世。而外無他圖。是之謂眞實流通也。眞實乃稱功德。市販祇益過愆。兩者似同而異。可弗慎歟。乃定約六章。而獨於收支請發諄諄焉。司是任者。幸勿以予言爲非。尙永持無渝以垂未來。庶幾乎不負檀越造法。不負王臣護法。不負先佛世尊。今古諸賢聖師說法演法。

第一 慎寫錄

一先查雙徑楞嚴漏澤姑蘇新安等處未刻者方可寫錄。庶免重刻。

一諸本較勘或有差殊。以理定奪。理長則就。如不能定。姑從一本。毋以臆見輒自更改。

一字畫俱要壯實方整。慎始如終。毋前善後略。

一字體必依洪武正韻及士人自幼所習四書五經。毋得險僻破體。使人難識。流通法寶。要在智愚皆能通曉故。

一寫時須注目專心。勿令他想。庶免差失。卽與五種法師功德齊等。

一或謂經文必須句讀。但恐各以臆見句讀。或反有悞。不若仍舊爲是。

一或謂偈頌宜與長行一片寫錄。不宜另作段句。但恐相沿已久。皆便之。亦只仍舊爲是。

第二慎對較

一寫過卽照原本兩人用心細細對讀較勘。無差無失。方可付刻。慎勿草草。其對較人。須用通達文理者。又須一人精於教法者爲主。

一刻成更須對較一徧如前

第三慎刊刻

一刻手既擇本藝精鍊。又須信心恭敬。肯心齋素。伏心安靜者方可。如其不然。雖有薦書。不敢承允。

一安板處須明暗適中。近風日則易裂。太陰閉則易爛故。

第四慎印裝

一唯用太史簾一色。刷墨不得大濃。不得大淡。務在清明潔淨。

一印過板卽宜上架。歸其原位。不可苟且亂安。
一黃面線釘如常式。線勿太細。

一用麪糊毋得多入水

第五慎收支

一本山素無化主。有善信自來樂助者。其經費慎收。慎支。必誠必信。除刻經外。不得妄用分毫。作種種雜費。或借辦衣鉢。或私厚親族。或餽獻賓客等。乃至雖亦刻經。而所刻係藏外雜集。非藏原有。及用刻僧人自己著述。皆所不應。蓋信施專爲刻藏。悖亂因果。罪報非細。戒之戒之。

第六慎請發

一參酌諸方經直。計紙若干。殼面線糊工食等費。

若干。以爲其價刊成定式。不得以私意增減。
一簿記某日某人請某經。收價銀若干。每季一小
算。每歲一大算。除貲本若干外。生利息若干。記
簿明白。積貯封識。其貲本仍舊印裝。其利息或
刻或修。諸敝壞不得妄用分毫。作種種雜費。如
上所云。因果赫然。報應無爽。可不懼哉。可不慎
哉。

△九 藏經堂事宜

諸方藏經。所以久而散失。以至壞滅者。其故有二。
一者借出。謂借者或不能切切送還。管者又不能

勤勤取討。年月漸深。不知誰借。其故一也。二者失管。謂應曬時不曬。取出時不記帳。收入時不勾銷。看閱時不細行展卷安頓。其故二也。今將合行事宜開具於後。

計開

一經不借出。以山門爲限。雖朝借暮還。亦決不借。借出罰銀三兩。

一六月曬經。但取晴明。不必拘定初六。每曬一百函。不得多少。近山廚九月再曬一次。

一取看卽記簿。某月某日取某函。某人取。後空一行。

待收入時填寫。失寫罰銀一錢。

一開廚取經及入經訖。卽鎖。失鎖罰銀一錢。

一每年另題標某年某月某日藏主某人承管

△_十 水陸道場規約

一誦經人先日沐浴。次早誦經。要眼到口到心到。不得經中夾以閒雜言。不得經住便說閒話。

一念佛人不得回頭轉腦看人看物。一心稱念。字字分明。

一主法人不得散心妄想。宜一一依文精誠作觀。

一表白人不得急遽簡略。宜一一依文次第宣誦。其

鼓鉢亦宜莊雅。不宜繁碎。

一施食要一一依文精誠結印誦呪作觀三處相應。不得含糊彈舌急促了事。白文者亦然。又不得法事未周。先收器皿。

一內外作行人俱要誠敬莊潔。小心謹慎。

一庫房要用心打點整理。合用諸物。不得苟簡。

一水陸堂中行人尤宜加倍至誠。

以上須信心聽受。用心行持。若不至誠。自取災禍。悔之晚矣。

△十水陸道場議

爲停減水陸以免過咎事。有言水陸道場不宜頻作。予思之實有五過。頻作則勞。勞則倦。種種當辦之事或不周備。其過一也。偶一爲之。生難遭想。兢兢業業。頻作則視爲尋常。或虧於誠敬。其過二也。春夏秋時。送聖化紙。供具繁廣。燒害蟲蟻。其過三也。餽口太多。或有過差。因而反致招鬼惹祟。其過四也。不惟僧眾怠慢。亦或齋主不恭。其過五也。更有覺察不到處。難以悉知。茲者本山當家忽爾病亡。彼齋主家亦遭喪事。本以求福。乃更得禍。古書所載水陸不誠隨感惡報。歷歷有徵。可不懼哉。今議止於冬三月中一舉二

舉餘月斷乎不可。餘日斷乎不可。嚴恪守之。慎勿徇情順從。以致彼此兩傷。至囑至囑。

△二十誦經禮懺不誠敬罰例

一嚴淨時不至者。罰錢二十文。

一誦經懺過一葉方至者。罰錢四十文。經要少刻加倍補誦。

一雜談戲論當經懺中者。罰錢一百二十文。在經懺歇時者。罰錢六十文。

一鬪爭者。罰錢六十文。大爭失威儀者。罰錢一百二十文。

一不出聲者。罰重念過。

△十學經號次 此篇疑他人竄改。今分註於後。

法字號 晨昏課經全 佛祖三經 有以四十二章佛遺教及壇經

彙集者。有不列壇經。易之以瀉山警策者。未知此中用何本也。 沙彌要略 四

分戒本 梵網戒經 十六觀經 大彌陀經

金剛經 圓覺經 維摩經 楞嚴經 此後應添楞伽經

法華經 華嚴經 起信論 此論爲入大乘之初門。不應列於華嚴以前。

後應移置金剛經前。

報字號 晨昏課經 沙彌要略 遺教經 四分

戒本 梵網戒經 十六觀經 大彌陀經 金

剛經 圓覺經 普門品 行願品

化字號

晨昏課經

彌陀經

此經在晨昏課經之內。不應別標。又漏寫

沙彌要略。想係錯誤。并應添遺教經。

梵網經

前二號皆有戒字。此中獨無。不應此號兼

誦上卷。

觀經上品上生章

四分戒本

此本應列梵網經前

已上三號俱依經次。學完一經。再進一經。跳越

學者。罰銀一錢。課經不完。不得剃頭。要略不知

不得進具戒具。戒不知。不得受菩薩戒。年滿六

十量處。晨昏課經未熟剃頭者。缺一事。罰銀一

錢。

△四十僧籍式

某甲字某年幾十幾歲。係某省某府某縣某籍某氏第幾子。以何爲業。於某年月日在某處出家。禮某人名下爲徒。在彼同住幾年。今於某年月日特來求住。或進堂。或作務。

△五十求戒啟式

求戒弟子某甲。年幾十幾歲。係某省某府某縣某都人。或軍匠民竈籍姓某氏。於某年月日在於某處某寺出家。禮師某人名下。今於某年月日。幸遇大慈悲父。接引苦海眾生。某發大乘心。懺去無始罪愆。求授某戒。故啟。

計開

大衣全 菩薩戒經全 瓦鉢全

某年某月某日求戒弟子某甲具啟。

△十授衣戒

佛制三衣不可缺一。今衣未全。補足再授。復衣必苧。絁布非宜。後宜改作。

佛制圓頂方袍。則知戒衣乃剃髮者之服。在家居士及居士婦俱不必受衣。必欲受衣。但宜頂戴供養。勿得披搭。披搭反有罪過。不得不明以告。

△十受戒式

一求受戒時。一月前常住具威儀。俵禮香燭。同合山大眾執香詣方丈。求請授戒。

一求受大戒者。備菩薩戒經四分戒本。沙彌要略。各出香燭小食。拜蓆銀三分。付常住辦用。

一求受具戒者。備四分戒本。沙彌要略。出香燭等銀三分。

一求受戒者。必須衣服等項。件件皆新。方可。如實無辦。浣洗亦可。小衣草蒲鞋等。必須要新。三衣經書。不得苟簡。

一求受戒者。預於知客處報名。知客引進堂中。書記

處登簿。不得疏慢失記。臨時有悞。

一求剃頭者。五戒不知。課經不熟。不得剃頭。進沙彌戒。沙彌戒不知。不得進具戒。具戒不知。不得進大戒。

△十拾遺式

一凡得一切失物。卽報當家。送庫房收貯。翻轉拾遺二字向外。以便失物人知之。如拾物不送庫房者。重罰出院。

一失物者。貼票上書某人於某日失某物。如見拾遺二字。卽赴庫房審對認明。然後付還。冒認者。重罰。

出院。

△十過犯懺悔式

輕過

十戒

犯坐高廣大牀 歌舞觀聽 過午不精進

金銀不行施

各納病房銀一分。無銀禮佛五十拜。

具戒

犯僧殘

納重務銀一錢二分。無銀禮佛六百拜。

犯薩耆波逸提

納病房銀四分。無銀禮佛二百拜。

犯二不定法 九十波逸提 四悔過法

各納病房銀二分。無銀禮佛一百拜。

犯一百應當學法 七滅諍法

各折病房銀半分。無銀禮佛二十五拜。

菩薩戒

犯十重中 第六說四眾過戒 第七自贊毀

他戒 第八慳惜加毀戒 第九瞋心不受

悔戒

情輕者準僧殘例

犯四十八輕垢

或五日四三二一半日量處。此指重務日期

重過

一犯根本戒造大惡業。擯出。復來求住者。查審真實悔改。內外二十眾保舉。准容入眾。作重務半年。原重務者。加至三年。不得依班次行立。不得著褊衫戒衣。不得稱表字。每夜跪讀戒文。不作重務。納銀一兩八錢。每夜跪讀所受戒文。夜禮佛一百拜。三月懺滿入眾。雖原受大戒者。重受

五戒。有百善。方許進戒。又百善進十戒。又百善進具戒。又百善進菩薩戒。

一過應出院。情可容者。許以善準。一上罰乃至十上罰。每一上罰除一百善。准入眾依班行立禮佛。

△十二責問帖式

云 家 云 爾既歸依三寶。受某戒。應當謹守清規。

廣修善法。云何不念佛。祖度脫。經典開曉。師友勸誨。父母生成。而乃昧心忤意。作此非法。

云

爾今非

佛弟子。眞世罪人。速宜生大慚愧。發大勇猛。實心悔

過自新不然。內有僧律擯罰爾。外有王法拷治爾。死後有地獄斬斫燒煮爾。乃至墮落餓鬼。復爲畜生。可不懼哉。

某年某月某日。第幾次遣菩薩戒某某行。

△三板帳清式

抱病

比上沙彌

某字某年幾十幾歲。係某府某縣人。姓某

氏。於某年某月某日

出家掛搭

本寺。在眾辦道。於某年某

月某日偶值病緣。恐風火不停。於某月某日入涅槃堂。所有隨身衣鉢。請公界抄錄板帳。以便後事。伏幸眾悉。

計開

某物若干 某物若干 某物若干

某年某月日首座 監院 西堂 知庫

悅眾 知客 書記 看病

以上各要押字

△_{二十}津送式

一入龕誦彌陀經一卷往生呪三遍回向云。上來念誦功德奉爲新圓寂某上座入龕之次莊嚴報地十方三世

云云

一龕前念誦。每日挨單四人誦心經一卷。往生呪三遍。念佛百聲。觀音勢至清淨海眾各三聲。舉西方

讚回向。亡靈所造諸惡業。皆繇無始貪瞋癡。
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罪根皆懺悔。惟願亡
靈神不亂。正念直往生安養。面奉彌陀值聖
眾。修行十地證常樂。願以此功德。云云

一起龕誦彌陀經一卷。往生呪三遍。變食眞言甘露
眞言普供養眞言各三遍。維那舉云。欲舉靈龕。赴
茶毗之盛禮。仰憑大眾。誦諸聖之洪名。用表攀違。
上資覺路。大眾執香念佛。送至化壇。

一茶毗維那舉云。是日卽有新圓寂某上座。旣隨緣
而順寂。乃依法以茶毗。焚百年弘道之身。入一路。

涅槃之境。仰憑大眾資助覺靈。念佛百聲。觀音勢至清淨海眾各三聲。舉西方讚回向。上來稱揚聖號。資助往生。惟願慧鏡分輝。真風散彩。菩提園裏。開敷覺意之花。法性海中。蕩滌心塵之垢。茶傾三奠。香爇一爐。奉送雲程。和南聖眾。

一茶毗淨人舉云。是日卽有新故某淨人。旣隨緣而有盡。乃依法以闍維。焚百年苦行之身。入一路莊嚴之境。仰憑尊眾資助一靈。如前念佛畢。上來稱揚聖號。資助往生。惟願草盡街頭。花生碓觜。選僧堂裏。無見頂相常圓。古佛園中有漏塵軀永脫。茶

傾三奠。香爇一爐。奉送雲程。和南聖眾。

一估倡。舉香讚畢。維那唱云。浮雲散而影不留。殘燭

盡而光自滅。今茲估倡。用表無常。仰憑大眾念清

淨法身。毗盧遮那佛。

云。

白大眾。倡衣之法。用表

常規。新舊短長。各宜照顧。錢須足百。毋以新錫相

兼。磬聲斷後。不許返悔。倡畢。念佛回向云。上來念

誦倡衣功德。奉爲圓寂某上座莊嚴報地十方三

世。

云。

△

三

建塔式

釋氏要覽載寄歸傳云。壘甃石爲之。上無輪蓋。凡聖

有等。初果一級。二果二級。三果三級。四果四級。辟支佛十一級。佛十三級。凡夫比丘有德行者亦得立塔。卽無級。觀此則塔不宜高大。

△^{三十}_四上方善會約

茲會讀誦大乘戒經。兼之放生念佛。是諸上善人同會一處故名。

一定期

比丘半月誦戒。今居士雖不出家。而梵網乃王臣庶民僧尼同稟之戒。茲議每月一會。定以月晦前一日聚於上方。願者書名簿上。

二讀誦

人齋卽於佛前誦戒經一卷。念佛或五百聲。或一千聲。一僧掌魚領眾。

三治供

誦經畢。餅果三色作茶供。念佛畢。飯菜三色作齋供。每位各出銀五分。付守院僧治辦。

四議論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宣聖所呵。今者羣居。或經論疑滯處。或修持切要處。各各平實商量片時。

五放生

梵網第二十輕戒有放生之文。茲議各各隨便具放生銀。不拘多寡。不拘有無。或自買生來亦得。

六主會

依次掌簿作主。其會既定。晦前一日不必發帖。其資亦只隨眾止是五分。但具香燭茶湯。寫錄交代。來先去後而已。無事勞費。人可作主。庶幾永久。

△_{二十} 五 魚池事宜

一宜放魚蝦蚌蛤螃蟹蟛蜞等

一池中不可放黑魚鮎魚汪刺黃鱔團魚等。要害好魚故。

一池內不放螺螄。以內有青魚要食螺螄故。

一不得以洗刮油膩及糟糠等物入池中。魚食之多泛死故。

一不得多買草料。宜少少與之。

一防獺及惡鳥。要爪魚故。

△^{三十}建塔所費議

墳墓事計眾道友所施共三十七兩有奇。據我自作十金儘足矣。今已浪費二十九兩。止存八兩。但具得石料而已。以後此八兩完事則可。此外不得更受在家道友分文。不得更受出家道友分文。不得募化生

熟人等分文。我自衣鉢亦不更出分文。何以故。我衣鉢應作福。不應效世俗富貴人莊嚴自己墳墓。取笑識者。吾決不爲預白。

史魚暴棺。古今謂之屍諫。今我先無益於眾。理應暴龕。葬亦幸矣。而復爲厚葬可乎。更費八金。數窮理極。八金之外。不可增益分文。卽欲開萬馬明堂。七層寶塔。亦憑眾等。但八金之費。則斷斷乎一定而不易也。

△_{二十}勿納沈氏子孫出家議

異姓及同姓而非親者。自依出家四事定式。無論矣。至於宏本宗子姪等。一槩勿畱。有真心學道。可別求。

良師。另入善會。故畱者。罰銀十兩。出院。或難曰。羅云。佛子也。阿難。佛從弟也。難陀。佛親弟也。佛固與其進矣。此何執焉。予曰。不聞魯男子卻鄰婦乎。其言曰。柳下惠則可。在我則不可。或又難。坐懷處嫌疑之間。卻之誠是也。出家乃盛美之事。卻之似爲不可。予曰。坐懷而亂。罪止一身。出家而非禍延大眾。其人而羅云也。阿難也。難陀也。則可。苟爲不然。卻之爲是。古人有言。易子而教。請借以爲式。

囑語

祿宏以老病日增。向有預立遺囑一紙。已而失之。其囑尙未盡欲言。置不論。茲別囑如左。吾以三十有二出家。一鉢一衲。多載風塵。後住此山。自分孤子終身。草木同腐。不意重興廢刹。皆諸檀信道友湊椽累瓦。補敝築殘。遂間接起。以成叢林。雖乏壯觀。儘可棲息。然本意專爲與眾真實進修而已。今老矣。四大疋羸。兩足痿痺。殘陽逝水。光景須臾。當隨所便安處。以終餘年。雖死期未定。死所未定。死後依吾言不依吾言未定。叢林之或存或廢未定。然理所當然。今言之固

無害。爰念出家以來。虛消信施。生已多慚。豈以亡軀。更爲妄費。身謝入龕。內著浣過舊服。外搭常用七衣。上圓頂。下趺足。數珠掛手。坐具疊前。入已。卽用灰漆封固。雖親族至。不得更開。不得張羅孝堂。不得廣陳供養。不得披麻帶白。不得四出報訃。不得糾合施主眷屬。多作俗格道場。但照常估倡。隨例念誦。衣鉢之類。盡以作福。畱龕一七二七。或至七七。無人火化。扶龕入塔。塔高五尺。不得過量。違背佛制。不得侈靡石工。及舉殯無益之事。如銘旌冥器。綵亭音樂。指路掛眞題主等。俱不應爲。止依常規。眾僧念佛導引。卽得。

吾平素守愚抱拙。未會有大徹大悟。未曾作大緣大福。未曾具三明六通。但老實念佛。求生淨土。眾等不得裝虛捏怪。設爲神奇。以誑一時。欺後世。重吾不德。復次此雲棲與城內上方長壽二放生所。其始末根因各有碑記。不俟多贅。第此中山地屋宇。經書什物。并吾室中所有。若巨若細。咸出十方信施。眾僧勤力。屬之常住。與吾私家若他家。毫忽無涉。從來並無綾羅齊整衣被。亦無安居精緻房舍。亦無華美牀榻桌椅。亦無值錢古董玩好。亦無積畜金帛產業。亦無人借貸我一分一文。我亦不欠少人分文債負。凡此招

提之物。龍天鑒臨。一土一石。一草一木。一針一紙。不得私與。不得私取。與者受者。厥罪惟均。折壽招殃。死墮地獄。因果赫然。不可不慎。吾見本境出家爲僧者。僧故而親族索取亡者資物。習爲常套。索而不遂。甚至興詞。亦有本僧自以恩愛牽纏。私其親族。不顧徒眾者。吾深恥之。吾祖父相傳廉潔忠信。諒不有此。而事未可知。不得不預爲之說。又外住法眷。有歷年不至本山。事體多所未諳。日後忽起異言。眾勿憑信可也。至於相繼住院者。必推行解可重之人。如無其人。則推戒次姑守。以俟後賢。力縣者二人共之。素履有

疾者置之。已任事而所爲多過者。會眾公議易之。十種僧約。始終確執。六和聖訓。彼此互修。安眾宜少。不宜多。作事宜小。不宜大。甘貧樂澹。毋恣貪求。忍辱行慈。毋好爭訟。痛念生死。決志往生。力究本參。期臻妙悟。不依吾言。非吾徒也。萬歷三十六年重九日。老僧祿宏力疾識。時年七十四歲。

再囑

本山與城內上方長壽孝義庵一切事體俱詳載預囑。今乙卯歲七月初三日。宏老病瀕危。再面囑現前宰官居士徐裕湖等十二位。日後儻有內外魔眷。案

亂僧約侵損常住者。惟望諸護法永念三寶。合力護持。在大眾只宜安分守己。老實念佛。毋得自玷清規。諄切再囑。祿宏伏枕力疾和南。

菩薩戒弟子劉慧聞率子性澤施資敬刊

光緒二十五年夏五月金陵刻經處識

雲棲紀事目錄

一山圖

二御臨

三碑記

四古蹟

五條約

六錄賢

附宗派

七題詠

附對聯

附

孝義無礙庵錄目錄

一碑記

二遺囑

三囑餘

四規約

五紀賢

六塔銘

雲棲紀事山圖





聖駕幸寺恭紀

雲棲寺址山徑深幽。僧眾恪守。師誠虔修淨

業。何幸茲月

鑾駕降香垂詢本末。不敢不記。本年二月十五日。

聖駕自禹陵回鑾幸寺禮

佛竟。至北堂僧寮晏坐。展閱內典。見衣桁皆破衲。几

皿皆麤舊。

上曰。觀此。便知僧皆苦修。非世法圖名聞利養者。因
詢僧曰。此寺建自何年。僧跪奏云。寺係宋初。乾德五
年。伏虎禪師開山。逮明季弘治七年。霖雨發洪。

殿宇經像隨水漂沒。廢圯幾及百載。至隆慶五年。有師祖蓮池法諱上祿下宏。結茅三楹。善信皈依。漸就開創。今已一百一十九年矣。

上曰。自開創以來。守何宗派。僧再奏云。師訓專修淨土。晝夜六時。持名念佛。惟以守戒放生爲事。

上卽傳侍衛引僧登山。觀玩竹林。擷蘭數本。天顏喜悅。隨問林木名色。僧一一謹對。

上諭前往放生所。

垂睞飛走。

聖懷憫惻。又

詢僧眾幾何。僧奏云。合寺僧行約三百餘。從不募緣。亦不種植。自給。懍遵叢席規約。大眾粒米同餐。幸賴

天恩。亦無匱乏。

上卽傳諭侍衛。賚白金五緡。眾僧叩頭謝。

恩。伏道送。

駕。隨謁十七日。謹奉

上賜銀兩。備供

三寶。恭祝

聖壽。普齋僧行遠近沾

恩伏念經教盛於三藏祇聞

帝陛賜衣瑞兆現於圭峯惟是

皇宮說法未有

九重臨御

翠華賁止

霽顏諮詢

獎賚僧徒。如今日者。恭紀始末。勒垂不朽。聿傳盛事。

永戴

皇圖謹記。

康熙貳拾捌年貳月吉旦寺僧

成傑等圖

恭紀

恩御雲棲起居總錄

欽惟

聖慈普洽。幬庇山林

恩賜優覃。仰蒙

高厚。念僧徒之微末。荷

天眷之隆施。

帝德難名。載書恭紀。

乾隆十六年。歲次辛未。

今皇帝舉省方之典。特奉

慈幬。臨幸東南。三月抵浙。觀風之暇。歷覽林泉。是月初

五日蒙

駕幸雲棲寺。寺僧三百餘眾跪迎道左。

上次山門垂問當家是方丈。

寺僧

具奏向遵開山祖

遺約。歲易正副當家。不立方丈。

上更問宗派規模。念佛講經一切事宜。一一跪奏訖。
駕進前殿禪堂。及蓮祖像前。皆上香致敬。內有禪堂
僧四十八員。跪誦無量壽經。恭祝

聖祚。

上親臨問戒令勿輟。乃入內山修篁深處進小膳。時
山蘭盛開。幽香盈谷。

上有感於寮舍清閒。庭芳舒秀。遂

御筆寫蘭一幅以

賜。冠以詩。

本色西來意。雲棲靜且安。林泉徐待寫。先寫數叢
蘭。

坐雲棲修篁深處。幽蘭送芬。欣然有會。因命筆
寫生。

時辛未暮春上浣也。乾隆并識。更

賜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匾額。白金二百兩。僧進山產
數件。

上親撿視。

諭收筭乾一匣久之。

駕旋西湖。寺僧遂詣行宮恭請

寶璽。越七日。

聖駕重幸。仍三處上香禮

佛。及觀董華亭碑額。乃

詢真跡有無。寺僧遂撿雲棲碑記一冊。金剛經一卷。

以

進。

上大書香光法寶。永鎮雲棲。於經之面頁。復識以詩。

乾隆辛未暮春中澣。重過雲棲。索觀香光真蹟。
因識歲月。

山寺雖多此寺幽。特教清蹕重來遊。洗心亭別仙
凡界。萬騎紛闐合著畱。

綠玉參天逕幾迴。石門煙月鎖莓苔。蓮池塔院自
千古。奚事花幢坐墨胎。

修篁深處小延俄。又覺簷陰幾許過。山鳥啁林還
太古。野花繪壁自春和。

淨土香光慧業薰。弄藏法寶玩顏筋。蘭亭昨過相
衡較。真蹟猶贏王右軍。

是日卽景雜詠得四絕句。並書帙後。畱施永傳。

又蒙

御書經籤。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董其昌真蹟。

御鑒題籤。并

賜香門淨土匾額。

山深獨闢清淨界。竹翠常飛妙鬘雲。對語一聯。

御題五言排律

一碧萬竿翠。雙流百折澄。竹泉行盡處。門徑得來
登磬禮悲心佛。疇咨苦行僧。鐘魚守本色。拳拂謝
多能。矮屋常妨帽。明珠不斷燈。蓮池家法在。六字

括三乘。

雲棲六韻。辛未春 御筆。

又蒙

賜大內三希堂法帖一部。計三十二冊。

御書心經塔碑文一軸。深山蕭寺。荷蒙

清蹕遙臨。天文鑾彩。誠異數也。次日。於大關送

駕回鑾。

乾隆二十二年。太歲在戊。

皇上復奉

聖母巡狩浙江。三月初二日。載幸雲棲寺。合寺僧行清

塵待

駕。

上至問正副當家名諱年籍並禪堂規式遂一一啟
奏訖隨

駕至正殿禪堂及蓮祖靜室上香敬禮如十六年式。

卽

賜荷包四個。瓷瓶一對。仍詣修篁深處小憩。

御書對語一聯。

指揮如意天花落 坐臥閒房春艸深

是時山花盛放。嵐影垂青。

上憑欄四眺。

天顏甚霽。卽於山亭進小膳。次日

差內大人齋白金二百兩

賜合寺僧眾。復令住持僧至行宮領東苑香二包。荷包四箇。各色文綺十六端。內有五爪團龍紫緞

二端。先是二月迎

賜御書金剛經寶塔碑文一軸。今

翠華重幸。又蒙

寵眷頻頒。眞千古未有之希遇矣。越三日。

聖駕再過雲棲。是日自辰及巳。大雨如注。扈從大臣。

恐道路泥濘

皇上登山未果。俱於理安開化二寺候旨。

上至江臯。竟鳴鞭入寺。僧眾匍伏道傍。

上親諭地溼起來者。玉音至再。進殿上香禮

佛如前。其禪堂拜祝

聖懺僧侶。卽於本堂跪接蒙

問首僧。是何經典。暨禮懺事宜。

上喜縉侶整肅。梵音高朗。徘徊觀聽者久之。乃入修

篁深處。適大雨初晴。日華紅郁。樹影嵐光。清碧

如洗

上顧喜甚。因倣倪雲林法寫竹二枝。並記以賜。

昔倪雲林寫竹。而人問爲何樹。此幅頗師其意。丁丑三月五日。再訪雲棲。率筆以施寺僧。又諭侍臣。

賜禮懺僧銀鏤一百六十二錠。是日俯仰松陰。徘徊縱眺。其

眷注之深。幾不知日之移也。

上於路次。又書七言一律。

賜寺。

路入琳瑯箇箇青。祛人塵是洗心亭。七年幻夢誰
參破。六字真言此重聽。蝶舞花香自詮註。瀑飛石
轟孰流停。修篁深處忘機坐。適可依然悅性靈。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三月初九日。

聖駕三次南巡。更

幸雲棲寺僧焚香迎

駕。進大殿禪堂上香禮

佛畢。

垂問當家監院規式。并金剛經一切有爲法四句偈

言奏以光陰箭過。日月不停。

上領之。次入蓮祖像前。上香致敬。進修篁深處小憩。
諭進香光金剛真蹟。因紙促。乃攜入

行宮。續以藏紙。

御題。

逕入簣簞心。洗塵春山過。雨霽光新。浙中僧院斯
爲最。不事莊嚴事。樸澹。

靜室三間對碧陵。花香鳥語處。心微。雨暘時喜宜
菜麥。笑我斯之靜。未能。

一心念六字真言。衣鉢何曾傳子孫。監院歲除依

例換蓮池家法喜猶存。

金剛真蹟弄香光。索看重題逸興償。四句本來無一字。更何須辨幻和常。

壬午暮春雲棲靜室四絕句。仍書冊尾。

三月十一日。

聖駕再幸雲棲。上香禮

佛畢。進修篁深處。

御書南無阿彌陀佛匾額。

乾隆壬午暮春。御筆敬書

西方極樂世界安養道場匾額。

乾隆壬午暮春重至雲棲寺擬蘇東坡法 御
筆。

賜安南香二包 文綺六端 白金二百兩 荷包
四箇 更於先日迎

賜御鑒石刻唐僧義道與其妹陳燕子丁共寫小字
法華經一部。

回鑾途次。又
賜律詩二章。

諸峯遙看簇蓮青。路轉叢篁得野亭。知是洗心契
儒玩。饒他念佛著僧聽。從新春景粉圖展。依舊山

齋翠蹕停真蹟。香光聊遣暇。底論前後顓和靈。

壬午暮春月 御題疊舊作韻

我有樂山意。雲棲山最幽。綠簣饒靜趣。白足事清修。梵籟簷前落。香泉階下流。少停便應去。課誦可妨不。

再至雲棲題句。壬午暮春月中澣 御筆

乾隆三十年乙酉春閏二月

皇帝狩於浙江。初五日至海寧

觀塘十一日

駕幸雲棲寺。由大殿至禪堂。皆上香禮

佛遂

問正副監院籍貫年諱並禮懺事。

寺僧

一一具奏。

上卽命禮懺。閱視良久。乃至蓮祖靜室。亦上香禮敬。
次入內山修篁深處。書對語一聯。

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諭進董氏華亭金剛真蹟帶回。

行宮續四絕句。

雲棲本是舊棲真。無俗塵緣有淨因。江岸西行纔
北轉。引入人入勝。見蒼筠。

石橋澗水幾縈迴。知是洗心亭下來。卻我到亭忘。

所洗。本來無物惹塵埃。

塔院蓮池曲徑東。閤黎今尙守宗風。掌家正副輪年易。兩字出家同不同。

經堂左轉陟崇椒。精舍閒憑意自超。山卉當春都寂寂。修篁不雨亦瀟瀟。

乙酉春閏遊雲棲。復得四絕句。仍書冊後。
是日

命普大人傳正副監院詣

行宮領賞

恩賜白金二百兩 錦緞八端 安南香四觔

藏香八束

御製石刻黃龍祖師真像一幅

十六日。

聖駕復幸雲棲。仍三處上香致禮。竟入後山小憩。
命侍臣取蘭花墨跡對核石刻。

十九日送

駕回鑾。復於途次

頒律詩二章。

萬綠瓊竿參漢青。十尋枝見下亭亭。此中尋路一
時到。教外無言六字聽。坐對溪聲流不盡。了同山

色時常停。道場開後於菟避。借問山僧是底靈。

雲棲寺再疊舊作韻 乙酉春閏月中澣 御

筆。

雲棲最愛幽而樸。每至西湖必雨來。依舊矮簷環
曲堵。底須香閣聳瑯臺。舉頭竹密藏峯峻。撲鼻蘭
馨過雨纔。合掌閣黎不饒舌。真言六字已云該。

再遊雲棲作 乙酉春閏月中澣 御筆。

宸衷惓惓。雖去而不忘如此。

蓋是雲棲古剎。越水名區。山竊而深。常見流霞
之照地。徑紛而曲。更欣積翠之彌天。迨我祖蓮。

池老人靈本瞿曇。根原善慧。棄儒學佛。思卓錫於深山。養性棲真。遂結廬於空境。香雲繚繞。宛籠貝葉之經。寶樹紛披。時拂蓮華之座。初燃法炬。禪燈獨照於江臯。大發祥輪。覺路同開於鷲嶺。幸遇

國朝金輪御世。佛日重光。

聖祖仁皇帝五次幸山。瑱珉著松雲之刻。

世宗憲皇帝三乘闡教。金泥錫封號之榮。至我皇上。禮隆諸佛。澤及梅檀。四臨浙水。八度雲山。天藻輝煌。與山河而並壽。

宸章璀璨。同日月以常新。不惜上方之珍物。疊施

內府之金錢。翠竹黃花。悉沾甘雨。長松細草。盡被
和風。眞百代之奇逢。洵

九重之異數。僧等身遊香國。雖參最上之乘。學散天
花。願證菩提之果。感茲

盛典之頻頒。竊恐涓埃之莫報。惟合鹿苑之緇流。仰
誦

一人之有慶。更竭魚山之梵唄。上祈

萬壽於無疆。

雲棲寺住持僧謹紀

嘉慶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高杞奏杭州雲棲寺於上年冬間失火燒燬殿宇房屋六十餘間致將乾隆年間

欽頒墨筆蘭花一幅及三希堂法帖四套被焚現將該僧及撲救不力官員分別懲處至寺屋本係僧人勸建仍令上緊募建等語雲棲寺係浙江名勝古刹當日雖係僧人勸建並非動項興造但屢蒙

聖駕臨幸並節次

欽頒墨寶敬謹藏虔今不戒於火除

墨筆蘭花一幅業已被焚其三希堂法帖現在內府存

貯者尙多。著再頒發一部。交該寺敬謹尊藏。其被燬不全之一部。並著附便解京繳進。至該寺被燬房間。亦應早爲修復。著常顯於鹽務內賞給銀五百兩。交該僧人承領興修。其不敷者。令其募化辦理可也。將此傳諭高杞。並諭常顯知之。欽此。

嘉慶十七年。雲棲寺不戒於火。龍象灰滅。經大吏題

奏。

賜帑興修。寺有法彙一書。實緇素圭臬。藏板亦被焚燬。海內惜之。十八年五月。善信丁君雙湖發願重刊是書。并以原刊不無魚豕之誤。乃訂同志數人。取舊印存本。悉心校勘。選材付梓。未蕆事。而雙湖君病歿。難弟古松君暨顧君厚餘踵仔其任。閱五寒暑。心力之勞。以今年六月告竣。中間寺僧與楷於理安寺恭錄雍正十三年

世宗憲皇帝頒賜御製淨妙真修禪師像讚一通敬謹
補刊紀事冊首山門掌故於是略備延慶末學
膚淺叨與分校喜茲刻復完於煨燼之餘因歎
雙湖君之勛始古松厚餘二君之圖成與夫諸
同志之法施財施始終集事雖功有鉅細而體
禪師與人爲善之心皆在有勞必錄之例爰備
著之以示後之覽者時

嘉慶二十三年六月上旬佛弟子朱廷慶謹識

重建雲棲禪院碑記

杭之山自天目來。帶苕水。挾聖湖。南盡於江。折而東。是爲鳳皇諸山。宋之故宮在焉。溯流而西二十里。是爲五雲山。循山麓而西四五里。是爲雲棲塢。則今蓮池禪師之道場也。坡陀坻平。巖谷堂密。劃然野處。而不與湖山爲羣。境則變喧而幽。土則去穢而淨。壹似遺世者。山當江之三折。海門濤頭。雪涌而霆擊者。至此蕩爲平川。洋洋瀰瀰。怒氣消盡。壹似忍辱者。繇東岡而上。有壁觀峯。青龍泉出焉。中峯之旁。復出一泉。名曰聖義泉。西岡之下。復出一泉。名曰金液泉。涓涓

甘冽汲灌不竭。壹似利生者。此非有道者莫能居。而居之者亦於道力有助。自宋伏虎禪師住山。以至國朝。雖天禧中稍闢爲寺。而遞興遞廢。夷爲蓁莽久矣。師以隆慶五年托鉢此村。若有冥契曰。吾骨人得骨山。可以老矣。縛茆三楹。經禪宴坐。有終焉之志。環村四十里。數有虎俛。師以慈止殺。虎不爲暴。歲旱禱雨。雨澤輒應。魃不爲災。居人異之。爭來作室。度材於家山。仍礎於故址。民大和會焉。師曰。毗盧宮殿徧界徧空。草昧經營。無勤檀施。唯法堂奉經律禪堂以處僧。茲所急也。旣落成。而百年廢刹遂復舊觀矣。此雲

棲之緣起也。師之侍者以爲古德破荒。衆檀積力。不可泯沒。請余記之。余何知出世事。而竊有感於法道盛衰之際也。在昔唐宋時。士唯薄將相不爲者。始去而爲大僧。以了百千億劫之生死。故其戒行之嚴。宗風之峻。直可感鬼神。馴異類。或爲道俗所皈依。或爲帝王所禮敬。名藍淨刹。於是繁興矣。蓋其盛也。近世以經術收僇士。士所不收者。方自引而食於僧。是以赤縣神州。列刹相望。圓頂方袍。聚廬而處者。百十爲輩。卽而求之。所爲禪講律師。如古尊宿者。有幾。假令大年削牘。寂音操筆。二百年來。可應傳燈僧寶之選。

者又有幾。則雖金碧土木之莊嚴崇之。至於天而廣之。至於十由旬。何益。蓋法道之衰相見矣。師庠校名士。始欲以祿養爲孝。旣以弘法報恩爲孝。騏驥壯盛。而龍象超忽。最初發念。固已卓然名聞利養之外矣。龐蘊罄百萬而擲漢水。僧紹冒三毒以開攝山。豈足專美乎。師自主法席以來。旣歷三紀。行在梵網。志在觀經。標淨業則東林。立清規則百丈。析義疏則玉泉。辨宗乘則慧日。摧陰魔則板度空。排戲論則秀鐵面。雲棲雖幽迴荒率。無諸莊嚴。有具眼通者。必曰先佛塔廟在矣。有具耳通者。必曰水鳥樹林念佛法僧矣。

有具宿命通者。必曰某古德再來矣。毗嵐偃岳而不波。大浸稽天而不溺。是雲棲之興。法道大有賴也。夫師所著有彌陀經疏鈔。緇門崇行錄。禪關策進等書。數十種。鋟行於世。師俗姓沈。名祿宏。字佛慧。仁和人。明萬歷三十二年九月。

太子少保九十六翁陸樹聲題額

史官董其昌撰文并書

杭州雲棲禪院法堂記

昔世尊以五時彰教。隱顯權實。順布而不忒。若溫縣涼簾。隨候異設。凡以逗機宜。適根莖而已。正法東嬪。

師資角立。曰講。曰律。曰禪。並而爲三。然軌轍同歸。君臣遞用。斯亦一代時教之遺也。天目中峯師有言。密部如春。慈恩如夏。南山律宗如秋。教外別傳之旨如冬。自祖燈輝。三家替法。久主濫藥療權施。雖離言絕跡之塗。而言跡具焉。大智勅規則律該。圭峯詮經則教設。至永明天衣而降。多寄指蓮邦。默標心土。持名淨念。殆庶幾所謂密者。然則少林一宗四序備矣。繇是以觀。一氣燠寒而歲成。一音開遮而化闡。莫不因宜而建之。遇變而通之。離之以提宗。合之以成務。其致一也。像季陵夷。學者文言依通。未嘗有古先生研

幾極深之用。在有以率情資空以護過。而欲圓契法界。密還心源。此與兒嬉嚙語何異。嗟乎。禪學盛而教律薄。禪學衰而教律亡矣。破器焦種。道所不載。猶謹於眾曰。吾宗固然。儀範弛解。觀行滅裂。而菩提達磨單傳之教。亦掃地盡。澶漫流湎。無甚茲時者。昏衢積晦。慧日乃升。於是雲棲大師應期運秉慈願。挺生於冠族。飛藻於儒苑。然後辭榮捐愛。薙染登具。荷包咨叩。百城忘疲。隆慶辛未歲。始返錫武林五雲山之西塢。宋伏虎遺刹在焉。礎石就泐。餘堵纔存。而師蒙露戴星晏坐其下。久之。方刊灌莽。成芟舍。繩牀瓦鉢。獨

磨弗諉而已。然薰之以戒德。扇之以玄化。慈戢猛獸。誠感霖雨。於是遠近眈庶。順風爭趨。輸材赴工。如水投壑。無何而役竣。仍其始號曰雲棲禪院。門殿不設。庖湏具體。惟禪室法堂制稍崇敞。以奉經像。集徒侶。蓋大師夙志也。大師之教。革僞正訛。貴繩簡黜戲論。一歸於真履。底於妙悟。謂綱紀道俗者。莫大於行。是故有緇門崇行之錄。覆護羣動者。莫尚乎慈。是故有戒殺放生之文。嚴淨尸羅。兼資物我者。莫廣於梵網。是故有戒疏發隱之義。頓超直指。剋證靡濫者。莫要於禪。是故有禪關策進之篇。於後後世爲大津梁。於

諸方便中出勝方便。普被羣機。橫絕三界者。莫徑於淨土。是故有彌陀經疏鈔之作。嘗稱曰。阿伽已疾。如意雨寶。總羣塗而一貫者。其惟持名一心乎。其進爲行。淨爲律。契爲法。究爲禪。以故師之唱演。靡所不備。而宗趣有在。緇素之徒。咸望大師爲善導。雲塢爲極樂。交廣庸蜀。幽并冀朔之遠。莫不繭足皈禮。延頸嚮化。與於籌室者。不可勝數。而師尤隱解顯行。撝謙不居。痛抑狂濫。躬爲之隄岸。終身退然。處於學地。雖凡衲單士。通謁而至者。咸與之均禮。於戲。非盛德。何以臻此乎。而昧者。謂院以禪名。宜杜塞歧徑。獨蹈大方。

紹明從上以來單傳直截之旨。若以是爲師少者。夫治水者。撤堰而瀉之。築防而居之。乳兒者。塗苦而禁之。洗滌而養之。惟其宜適也。世降習偷。邪師謬解。如波如馳。苟務泯相毀教。等持犯。均淨穢。決竇於旱秋。絕哺於饑子。豈大士匡時應會。起極弊振將絕之道哉。俗善畫龍。見龍而驚。塗羹雜陳。而笑耕稼者。不亦舛乎。是山形勝。洎創建緣起。詳載大師所撰記。及董太史其昌碑中。故不具。具言師所以應化拯時有功。宗乘者。勒石講堂。詔於無窮。

前進士國子監祭酒

予告弟子陶望齡撰文

萬歷三十七年歲次己酉三月初三日甲申之吉勒石

雲棲蘭若志

蓋杭之諸山最高者曰五雲。登其巔則南北兩高峯如兒孫矣。山勢西南行而江東北折而會之。扶輿靈淑之氣鍾於才賢而不盡。當必有出世之傑。乘願利生者出焉。而吾蓮池師是矣。先是山之得名以五色瑞雲盤旋山頂已而飛隹西塢。經時不散。又名塢曰雲棲。其有蘭若則自宋僧志逢始。逢有道行。猛虎馴伏。人號伏虎禪師。初築室五雲頂。天禧中賜額眞際。

院兼闢雲棲天池二院爲三刹。而雲棲最號幽絕。中峯東西岡傍近有名泉三。曰青龍。曰聖義。曰金液。而最東岡則爲壁觀峯。皆在寺後所名。其徑自梵村入十里。溪山窈窕。草樹蒙密。夙隔人境。此眞阿練若正修行處。而逢公之後。居之者絕少。四百餘年而有師。師諱祿宏。號蓮池。杭之沈氏子。先業儒。有聲黌較間。藉甚。宿緣所追。塵網遂裂。乃作辭世歌。薙髮爲僧。飽參諸方。息肩於此。繼東林之社。闢西返之津。一時緇白翕然宗之。初至。單丁草屋。若將終身。已。祝虎。虎不傷人。禱雨。雨應。道風不蹕而走。肩材木荷鋤耰至者。

無虛日也。曰。師幸福吾民而止此。且遺址損礎。吾先
世所植香火之緣在焉。而忍棄之。不以安師耶。於是
蘭若不日成矣。有法堂以奉經律。有禪堂以安僧。凡
叢林所宜有。日增月益。而又定爲十約。若金科玉條。
以繩眾而守之。晝夜六時。蓮漏不撤。聖凡七眾。海會
無虛。雲棲之名。幾欲與北代之清涼。南海之普陀埒
矣。或有疑焉。師不紹達磨西來之宗。而揚西歸之教。
祿宏曰。大司成馮公爲雲棲作志未結。長公子權
奇書其後云。此先君手稿也。欲了未了。可言未言。
幸與海內大德酌存之。愚以爲未了未言固無害。

例如華嚴僅八十卷。文未足而意已足矣。但所云或疑師不紹西來之宗。而揚西歸之教。於此二句。閣筆引而不發。躍如也。今不必續貂。止請諸方此處下一轉語。

重修雲棲禪院記

杭府治南連大江西。引明聖二湖。萬山遶湖而絡繹。江滸遶江西上行二十餘里。山名五雲。先是山之巔有五色瑞雲盤旋其上。因以名山。已而五雲飛集山西塢中。經久不散。時人異之。號爲雲棲塢。宋乾德五年。有僧結菴以居。塢多虎。僧至。虎輒馴伏。世稱伏虎

禪師者是也。吳越王錢氏爲之建寺。而雲棲於是創始矣。禪師一號大扇和尚。諱志逢。初築室五雲之頂。天禧中。降勅賜眞濟院。遂并闢雲棲天池二院而成三刹。後治平二年。改號棲眞。今日雲棲者。復古也。雲棲居五雲之西。徑曲林幽。四山圍合。蒼翠樅然。東岡而上。有壁觀峯。峯下出泉。名青龍泉。迤邐下中峯之傍。復出一泉。名聖義泉。又下而西岡之麓。復出一泉。名金液泉。筍引涓涓。潔冽甘芳。汲灌不竭。獨以荒僻寥落。人跡罕至。非忘形死心者。莫能居焉。紹興初。有。余知閣者。扈蹕南渡。隱於寺側。後捨宅歸寺。

聖朝弘治七年。霖雨發洪。廬宇經像隨水漂蕩。僧稍稍散去。頽臺者。僦居民莊。而故院遂藁葬。父老過之。傷感垂涕。衛將軍玉溪楊公。暨子念堂君。雅嚮三寶。時募僧重修。而頻苦虎患。居無何。卽引去。隆慶五年。祿宏行腳南還。愛其岑寂。孤形隻鉢。趺坐圯壁間。太學生陳如玉。李繡等。爲之構靜室三楹。而宏晝與野鹿主賓。夜與鳴泉唱和。悠然若將終身。村之民怪其能久居也。環村四十里。歲傷於虎者不下二十人。而雞犬不與焉。宏乃發悲懇。諷經千卷。設瑜伽施食津濟之。自是虎不傷人。適歲亢旱。禱於山。偶時雨霑。村

之民又大悅而慶其得安居也。相與纍纍然肩材木而至曰。茲吾祖所植也。荷鋤鏹發其塵坌之礎礫而指之曰。茲雲棲寺之故物也。禪師福吾村。吾願鼎新寺之遺址。以永吾一境之香火。繇是不日而成蘭若。外無崇門。中無大殿。惟禪堂處僧。法堂以奉經律而已。宏自惟迂疏陋劣。寸長無稱。抱病入山。分與草木同腐。頃值幻緣興。此廢墜。惡容坐食。不思所以。上報佛恩。而下酬檀信乎。顧生平尙真實而賤浮誇。甘窮約而羞明利。因共一二同志相砥礪。力行古道。盟而後進。犯而必退。大都主之以淨土。而冬專坐禪。餘兼

講誦。日有程。月有稽。歲有表。凜凜乎使無賴者不得參乎其間。雖於法門無大裨益。庶幾救末學之弊。以俟後之知識云爾。宏沈氏子。字佛慧。號蓮池。仁和人。是爲記。

萬歷五年孟春之望。沙門祿宏謹識。

復古雲棲寺記

予始入梵山之雲棲也。父老謂予。茲寺爲洪水漂蕩。計今將百年。彼時無力營葺。墟其地。廬於半道。曰棲真別院。予猶及見一僧居之。而棲真繫在冊籍。雲棲則山氓野樵所常稱也。予仍其便。以雲棲名庵。蓋三

十餘稔矣。逮閱咸淳臨安舊志。則雲棲者。宋藝祖乾德五年。吳越國王錢氏所建。至英宗治平二年。乃易之以棲真。詳見錢塘寺觀類中第十五葉。予仍雲棲。暗與古合。事固有適然者。曩嘉隆之季。萬歷之初。修郡志者。據近而不稽遠。今復焉。無亦宿緣使之然歟。予既有感於無心合古。又重有感於古今沿革靡常。寥寥乎靈蹤勝蹟久淪而未彰者何限也。吾郡古曰杭州。已而曰臨安。後復爲杭。曰古杭。今寺亦爾。因額以古雲棲寺。而識其歲月云。

萬歷三十七年正月菩薩戒弟子比丘祿宏書

重修上方寺鑿放生池記

武林自宋蹕南駐環湖山禪講律寺粲然綦布星列而郭以內稱焉。迨今多半淪沒。至不可考。諸傳志有上方寺者。背倚城垣。左右掖涌金錢塘二門。前通西井官道。蓋肇建後梁貞明七年。而

國朝景泰四年。僧以難事作散去。寺隨廢。漸蠶食爲民居。僅存者什一。優婆塞沈善能者廬其中。嘉靖二十三年。尙寶卿六橋徐公。得請於官。佃爲圃。公無子。以畀女。遺命還寺。女孝且賢。持契歸王氏。遵父囑。以畀雲棲。遂復爲僧地如初。無何。王謝世。居士化卿宋

君聞其義而高之。化卿以世祿之裔。砥德礪行。樂善不厭。迺輸金贈二子。更與之契。予亦罄衣資。偕善信。旁贖其故址若干。向明正位。別爲迴廊。旋所向。面城而門。取幽寂也。期世世承事三寶。因諗於眾曰。唯上方彈丸重興。伶仃衰微。何修何營。而俾久遠。或議闢草萊。輪奐其殿堂。羣之以僧。僧多則常住。予以爲不然。時丁未。法塔寺靡堅。試屈指而計。凡三門乎闔闔者。樅樅之庭。不爲罇壘之所能幾。僧雖多而行寡。奚以多爲。顧此地鄰城。城鄰湖。湖外高而城內卑。隨鋤成流。亢陽所不能涸。因而池之。良便。以池放生。以隙

地之敝室。稍葺其廷楹。守以二三誠信衲子。蚤莫禪誦。庶幾上祝。

皇圖。下濟含識。得之一舉矣。或謂物如塵如沙。池一勺耳。容有限。奈何。而庸知夫鑿斯池也。爲之兆也。弄引也。引而伸之。而又伸之。汪然徧域中矣。昔子產之畜魚。一勺也。使鄭之人若大夫若士若民皆然。鄭之與國若燕趙齊楚輩皆然。則池無量。所畜無量。不然。西湖古放生池也。謂普容天壤間物。寧有是乎哉。化卿曰。唯唯。與其仲直卿諸賢士夫。諸比丘淨人。有呈財者。裹糧者。疏其塋而鋤者。畚者。裡者。枯橫泉之橈。

而辱者。棹者。埭者。固隄防之浸淫崩頽而埤者。堦者。礪者。礪者。捍狸與獺而蔽者。閑其外侮而版築者。憂其暑寒而上爲之庶下爲之寤者。皇皇乎。晝胼宵胝。勞不知息。兼工再閱月而池成。於時在筌而釋。當釜而逸。洋焉悠焉。出而遊焉。一勺之內。足其從容也。予喜且懼。稽首而告於十方如來。主池神主伽藍神。願以佛力。法力。賢聖力。諸神誓願力。慈護而威臨之。從於今日。盡未來際。常爲鱗介諸水族等棲止安宅。又稽首而告於見住僧。後後住僧。願以戒力。悲智力。念流水之苦躬而澤焦殍。天台之抗章而斷簷梁。智覺

之負辜成仁。蹈白刃而不悔。尚永持無斃。以風四方。敢有叛先盟。師陶朱。媒利於網罟。或倍眾而售之乎。白衣。是名違佛律。犯波羅夷。諸所稱釋子者。鳴以羯磨。遄擯絕之。勿共住。卽朋比而阿。神必陰繫其魂。顯僂其形。無能逃者。脫免焉。其報盡也。墮泥犁中。嬰萬苦無竟。所以者何。好生惡死。天道也。人情也。前人捐難捨之貲。役所愛之身。創五濁世不恆見之勝舉。以生必死之命。置之安全。後人忍不一深思之。而惟便其私圖。於天道逆。於人情不祥。從逆凶。不祥者災逮。鼓桴形影。感應自然。非危言怖之也。化卿及諸大眾。

踊躍歡喜歎未曾有。作而曰。善哉。是緇與素之龜鏡也。不可使無聞於末法也。而碑上方。頌曰。

始舉爲興滅而兼得放生。豈唯滅不滅。生亦無生相。生滅俱滅已。寂滅何有方。以明超於方。無方中說上。無方說西方。其意亦如是。作寺作池人。願其了斯旨。萬歷二十八年歲次庚子春王正月上元之吉。菩薩戒弟子雲棲寺沙門祿宏撰。

北門長壽庵放生池記

西湖古放生池也。法久而敝。實亡名存。敝之久而安焉。恆產乎水族。併迷其名。若罔聞者。歲在乙未。予演

圓覺於佛國山之南屏。南屏故有池。當其三門。一時主會諸名公捐貲贖而出之。植蓮其中。斷漁業。人繇是知放生池爲武林舊事。旣而予復鑿池上方。旣而北門有園。園有池。復贖之。園距上方南北相望者半拘盧舍。而城之內有二放生池矣。頃予碑上方。謂以是爲之兆。兆且引而蔓延之。顧予德微年衰。不足以風。未知繼此而興起者更幾池也。上方苦隘。僅爲池。餘少叢竹。羽蟲之獲。迨其生者。聊以依止。茲頗閒曠。池聯比。擴之則濺然成浸。水涵而土出。壘之則隱然成山。循而界之。則幽然成徑。相其宜而樹之竹木。則

鬱然蔭而成林。將使嚶嚶洋洋。樂而相忘。雖無繇擬飛泳。亭之萬一。而猶冀想像其遺蹤。則上方所不逮也。園以東爲興福禪院。旋而南爲養濟院。又旋而西爲得一道院。養濟昔號悲田。聖主賢臣哀憐民之顛連而無告者設也。今之困餒。餌伏質於刀砧。必不可逃而待烹。其無告尤甚。質而畜之池。縱之林。俾終保殘壽。悲孰加焉。佛示三福云。慈心不殺。而五福於箕疇。亦壽爲其最。瀕殺而重壽之福。孰加焉。天地之大德曰生。舜之德曰好生。德一而已。上清下寧。侯王所以配兩間之久長。貞萬物之壽命者。恆於斯。得孰加

焉。儒道釋三聖人之偉蹟鼎峙夫三方。若環拱然而
園介乎其中。是曲阜之仁里。摩竭之慈室。西華長生
葆真之靈宅。天合而冥鄰也。豈偶然之故歟。夫救生
之滅也。而有生求其生而未嘗生也。而無生無生然
後無不生。則生滅一。生滅一。則福興於無相。悲濟於
無緣。福不可得。悲不可得。一亦不可得。唯法性常住。
不斷不續。同於虛空。彼梵網以放生爲常住法。常住
者。金剛身無量壽也。乃菴其園曰長壽。而園有荒廬
數楹。飭治之。爲供接引導師。及當來慈氏尊像。蓋津
梁所放一切含靈。先生安養息輪迴苦。後於龍華而

得授記也。廬止是無增多。以淨戒僧守之。守之方具如上方記中語。時里之父老聞予言。前執予手。歔然太息曰。園之源吾弗知之矣。吾猶及見二禪人居焉。向稔其古爲伽藍。而業已疏圃。莫返厥初。吾何圖重睹今日也。是役也。始其事者。予與化卿宋君。而諸上善人樂助而成。斯美利者。得例書碑左云。

萬歷二十八年歲次庚子佛誕日菩薩戒弟子雲棲寺沙門祿宏撰

杭州上方寺放生池碑記

雲棲放生池肇自古上方之中興。而長壽庵繼之。皆

大師自爲記。師旣示滅。上首思監院。因余渭陽廣寓居士重徵淪賓言。勒之石。余旋耳於頂。傾大師口光以灌者三。歎其悲智圓融。空假雙妙。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不離文字而說解脫。無願願海。普擊異生於乎。此迦樓之翅。所不能消。而昆明之灰。所不能濁也。淪賓何言。言亦安所增上。然而竊聞之矣。鰈不治苦梅。不責甘。無相猶矣。而各辦事。羹是以和。是剎地水之爲。那羅窟也。以緇誓緇。以白盟白。各於其黨而已。大師申儆方袍。爰及苗裔。凜凜乎寺爲歌舞舍。池爲刀俎緣。是用大誠。不有求也。市何以興。刳其

一喪其兩。寐者不覺也。淪賓班於近事。取諸皮裏。以承唾餘。惡乎知繼聲之非繼志耶。非有力人。不能得師蟲方便。旣曰有力人矣。何之不愜所欲。而必囿眾園。沼法窟。爲得時而駕。兼弱嗜昧。取亂侮亡。曰莫余毒也已。惡乎彼將以富貴爲可恆。而因果爲不足畏也。長夜之飲。衰於一石。震主之略。喪於欠伸。鵲無寧居。鳩不一姓。金剛六如。在琴瑟綺羅。不在伽陀貝鬘矣。逮其徂落。七遮之影。乃與不亡者俱。昔之釜。今之魚。昔之日。今之劫。焦骨糜髓。如金在鎔。猶復憶充耳戟首。如水投石耶。了實本虛。虛不可繫。執虛成實。實

不可銷。悉自心生。非關人與。借曰死而無知。則保世
亢宗於無知者何有。而厚遺之爲囂囂乎。無乃用物
精多。則魂魄強。生爲巨人。死爲盛鬼。區區銜璧。何惡
之能爲。是不知漁獵之殃。釋種而璫璃之珠。爲泰山
之炬也。器世間主。具足菩提薩埵。不思議力。受遺闍
崛。以蒞雲棲之盟。豈其敗如來者厚誅。而破羯磨者
佚罰。必不然矣。徐尙寶不幸而圃上方。幸而無子。小
寬結縛。又幸有淑孝女。克用治命。以蓋前愆。然孰與
宋胄子化卿。兄弟戮力。利標智果。池漑悲華。奉雲棲
以流水天台智覺之業。航九品。梯三會。興於無滅。放

於無生之爲罔極報乎。子不必宋。女不必徐。智者自謀。誰能幾幸。休明輔之。昏亂糾之。同室援之。鄉鄰謝之。謹毋取麋蒙之分。而貽象焚之感。是吾黨之以波羅夷誓也。桐鄉之有放生社也。大師遙垂寶手。率先四輩。度網罟之阨。而浮之江。有田有廬。以永法會。方且教化增益。負郭而池。鐸以阿蘭。蔭以脩木。惟上方長壽之軌。是步是趨。一勺之多。姑爲之兆。因緣熏習。富以其鄰。夫亦曰。尙行夫子之志云爾。司勳長孺雲棲優婆塞中慧業第一。記成函以報監院。告罕堵已。西鄉而請。長孺點頭。則石點頭矣。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國史編修桐鄉優婆塞廣瀾吳
應賓撰文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桐城龍眠居士
何如寵篆丹

古蹟

詩石

掘地得斷碑。題曰宋隨龍余知閣宅界。傍爛石。隱隱有詩。蓋護宋蹕南來。因家此。後乃捨宅爲寺。想見其人高士也。以意補葺石上詩。錄如左。

幾年魂遶浙城西。十里荷花漾錦陂。踏徧兩峯三竺路。又隨青嶂入雲棲。

千里旌旗擁六飛。投簪欲上釣魚磯。無端忽被閒雲引。迴耀峯前掩竹扉。

洛邑名園歌舞沈。亂鴉唬破幾黃昏。何人學得香山老。千載精廬有梵音。

施生臺

又掘地得施生臺半座。止存南無字六處。彷彿有多寶如來號。爲贊一章。

非玉非金銀。非珠犀瑪瑙。猗頓失其富。海藏慙之少。普應眾生求。是名曰多寶。

僧約十章

第一敦尙戒德約

破根本大戒者出院。誦戒無故不隨眾者出院。不孝父母者出院。欺陵師長者出院。故違 朝廷公府禁令者出院。習近女人者出院。受戒經年不知戒相者出院。親近邪師者出院。

第二安貧樂道約

飲食不甘淡薄者出院。著豔麗衣服者出院。泛攬經事者出院。爭翫錢者出院。田蠶牧養者出院。聚集男女做世法齋會者出院。

第三省緣務本約

無故數遊人間數還族舍者出院。習學應赴詞章
笙管等雜藝者出院。習學天文地理符水爐火等
外事者出院。習學閉氣坐功五部六冊等邪道者
出院。好興無益工作者出院。

第四奉公守正約

非理募化者出院。侵剋信施者出院。擅用招提之
物者出院。廢壞器用不賠償者出院。偏眾食者出
院。不白眾動無主僧物者出院。臨財背眾苟得臨
難背眾苟免者出院。

第五柔和忍辱約

破口相罵交拳相打者出院。威力欺壓人者出院。
侮慢耆宿者出院。

第六威儀整肅約

戲笑無度者出院。褻瀆經像者出院。衣帽故不隨
眾者出院。高聲爭論三諫不止者出院。

第七勤修行業約

無故屢不禮誦者出院。執事慢不行其事者出院。
惡人警策昏沈者出院。試經久不通利者出院。不
信淨土法門者出院。

第八直心處眾約

挑唆彼此鬪爭者出院。樹立朋黨者出院。機詐不實者出院。謗訕清規誣毀清眾者出院。情識私結不正之友者出院。

第九安分小心約

大膽生事者出院。謬說經論者出院。妄拈古德機緣者出院。無知著述誤人者出院。招納非人者出院。自立徒眾者出院。擅畱童幼沙彌者出院。己自不明好爲人師者出院。哄誘他人弟子背其本師者出院。無大故擅入公門者出院。妄議時政得失

是非者出院。輕心謗斥先聖先賢者出院。以常住產業與人者出院。侵占人產業者出院。另爲煙爨者出院。

第十隨順規制約

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者出院。有過罰而不服者出院。住寺名不入僧次者出院。梗法不容知事人行事者出院。知事人更變成規者出院。凡事不白師友恣意妄爲者出院。故與有過擯出人交往者出院。

堂銘二章

東銘

一瓦一椽。一粥一飯。檀信脂膏。行人血汗。爾戒不持。
爾事不辦。可懼可憂。可嗟可歎。

西銘

一時一日。一月一年。流光易度。幻形匪堅。凡心未盡。
聖果未圓。可驚可怖。可悲可憐。

錄賢

伏虎而下。人亡世遠。兼之典籍漂蕩。莫可追錄。故錄自今始。中所取。皆生存實行昭著。臨終正念分明。眾口一稱。無間然者。或二事互缺。則不得書。非刻於取人。不欲泛書。庶足傳信云爾。

大賢

大賢海甯人。姓金氏。法名如榮。幼力田。壯事屠酤。忽爲豕所嚙。因大感悟。出家邑之北寺。旣而曰。此非吾所宜居。聞雲棲可終老。幡然來歸。時年已六十矣。乃晝作諸務。夜經行僧堂中。勤懇不自休。或止之。則曰。

吾惡能以無德受賢者之供。家人來勸之歸。則大詬不許。曰。吾又惡能以恩愛故離賢者之佳會。萬歷九年初度。具飯飯僧。長跪佛前。厲聲呼願生西方者三。俄有疾。眾環之念佛。大喜稱善。合掌吉祥而逝。世壽七十。僧臘凡二十。

法源

法源。上虞人。姓阮氏。法名如清。初投龍井寺出家。未幾入雲棲受具。曰。吾不歸矣。吾修學於斯。老於斯。死而火於斯。足矣。銳志念佛。誦法華。六時禮拜。汲汲如不逮。雖入城市中。終不缺廢。高聲懇苦。懈怠比丘不

遑安寢焉。萬歷十一年得疾。慙慙者數月。先是予偶出遊。卒前一日。予適還山。而清疾已革。遽集眾爲設像助念。清聞佛聲。矍然起坐。中夜合掌。注視金容。奮迅翹仰而逝。世壽五十四。僧臘凡八。

東林

東林。浦江人。姓陳氏。法名廣槐。少從事戎行。已而落髮。清水庵。慕雲棲。發大誓。入山修道。既受具。進菩薩戒。信力堅勁。質直無僞。持金剛般若甚虔。中夜諷詠。雖隆寒溽暑。不廢語及生死。必厲聲切齒。憤然若不勝其慚愧。聞者爲寒心。見年少出家。必勸進。其有過

者必苦口呵責。以是淺信者或不滿焉。居家時有子三人。仲得癆疾。槐往視。知不可起。勸令擇良偶。安置其妻。子忻然從之。輿疾來山中。使皈命三寶。植當來因。甫畢而卒。又明日。槐卒。又明日。將茶毗。而槐之季子不期而至。人以爲慈孝所感。先是槐得疾。日且彌甚。訊之。無他語。惟諄諄以及時念佛爲囑。散衣鉢。盡以飯眾僧。無遺餘。斂容而逝。世壽六十。僧臘凡十有二。弟子一人。曰大海。

評曰。人之情死猶慮其妻之適人。而有欲爲厲鬼以禍之者。槐導其子俾割愛如脫敝屣。豈不超出

尋常萬萬哉。卽槐心事剛果磊落。來生事業有不可量者。吾恐大眾覩奇事而不覺用。是表而出之。

本真

本真。蕭山人。姓來氏。法名廣如。二十九出家雲棲。聞予亟贊伏牛也。銳然向往。歸而受具。進菩薩戒。刻心矢志。潛自砥礪。敝衣破帽。形同於土木。眾恥焉。如安之。絕弗干謁。尊師如佛。敬友如賓。視己身如工役。力作忘倦。性多昏沈。坐則頻睡。語復遲蹇。期期不可了。於時惡薄年少輩多藐之。如自若也。不爲動。處眾中未嘗戲言。臨問對。未嘗不肅容。歷叢林歲久。未嘗以

情識聯私交。居未嘗治房舍。夜未嘗戀牀榻。母年八旬。來視如病。不能去。予爲之夾小室。寺傍。俾終養之。密減膳飼母。而予不知也。母卒殯半月。而如疾作矣。度不救。召眾念佛。躬和之。旣而困憊。謂眾曰。趣爲我取衣資來。吾欲買時果香花供吾師。吾不得復侍巾瓶矣。眾與辦。竟手自整理。進予。予受之。則欣然喜動顏色。從牀躍起。坐竹椅中。奄然欲絕。予急往赴。聞予聲。復從坐躍起。拱而立。張目諦視予。頃之安坐。已瞑然脫去。頭挺挺直。貌耿耿如生時。嗚呼。異哉。世壽三十八。僧臘凡九。存無弟子。眾爲義立一人。曰大思。

評曰。如隱德而人不知有三。似麤而細一也。似柔而強二也。似愚而實有穎敏不可及處三也。至於臨死生之交。而凜凜乎明正不阿。使人聞而風起。謂鐵面禪和者非與。使之在家。必爲孝子。使之在國。必爲忠臣。使之臨大節。必爲義士。而復生平抱負。以悟爲期。以扶揚末法爲已任。惜其早死。不滿所願。悲夫。

照空

照空。嘉禾人。姓朱氏。法名大冥。幼失明。從兄某絕憐之。延日者教習星命。爲資身計。冥難之曰。天道隱。命

理微。非凡庸所測。而此輩妄談禍福。媚事魍魎。兢錐刀之利。非所願也。乃所願則事空王耳。兄爲送出家。無何。來雲棲誓卒業焉。予以其盲於目也。名之曰冥。以其不盲於心也。字之曰照空。而醇雅謹飭。精勤念道。旣而家人以事促歸。遂畱不遣。冥忽忽不樂。坐是得疾。寓大聖寺經年。疾彌困。且殆。予偶過朱涇。訪船子之遺。路繇大聖。冥大喜。求附載。眾不可。冥憤然曰。吾得斃雲棲足矣。因力疾登舟。殿予後。至錢塘江澚。數問舁人。此去雲棲近遠。舁人曰。至矣。入寺。合掌向佛。及諸比丘。歸涅槃堂。頃之化去。

評曰。冥之返故室。非其本心也。向使家人不撓。眾友力止。久於山中。當大有所詣。而竟違厥志。良可悲悼。雖然。寓大聖不斃。舟行不斃。肩輿中道不斃。正命而終於涅槃之堂。若素定其候者。亦奇矣哉。

附宗派

圭峯大師華嚴宗派

宗福法德義

普賢行願深

文祿廣大智

成等正覺果

雲棲續支

果與因交徹

心隨境廓通

玄微幾悉剖

理性妙咸窮

題詠

雲棲六景

山前後約景可紀者六。偶成六偈。爲大雅弄引云。

○迴耀峯

釋祿宏

東方初出漸當陽。使得人間萬事忙。轉軸西來山欲暮。寶光依舊映紗窗。

寶刀巖

從來利刃號吹毛。萬樹松絲繫獨牢。莫謂鈍根虧斷德。此中原是活人刀。

壁觀峯

九年少室坐岑崟。此地何人更效嚙。拂袖便歸千嶂外。不來從爾問安心。

青龍泉

百竿青筧出流泉。飛舞東西起復眠。玉乳不知來處遠。祇疑香積有龍涎。

聖義泉

不依雙岫不中巒。湛出當央第一泉。只恐老胡猶不肯。從教千里自涓涓。

金液泉

安養池中寶似縣。玉洞珠溜正潺湲。何年分得金剛種。來作雲棲一派泉。

和雲棲六景

有敘

蓮池坐禪之暇。遊戲翰墨。卽景有言。無非禪理。詩成。可以歌矣。聞歌而善。能無和答。載誦一記。恍若在山中。與禪師晤譚也。濡筆書臆。詞不加點。凡夫浪言。恐爲佛前一障。誠可哂矣。詩具左方。

○迴耀峯

三洲沈淮

定中五色競崢嶸。靜裏天機夜亦明。炯炯靈臺無一

雲棲法彙

卷之四

四

事可云日出事還生。

寶刀巖

切玉剗犀一缺間。匣中秋水照枯禪。鋒從萬欲叢中出。凜凜寒光不可扳。

壁觀峯

聞說九年人面壁。而今祇見壁親人。非人非壁從何覓。幻出如來自在身。

青龍泉

天矯長軀變化多。爲雲爲雨事非訛。禪師慧力能降汝。甘露津津賴爾和。

聖義泉

第一泉從北極來。泉名聖義果奇哉。涓涓似接天河下。爲潤枯禪老萬迴。

金液泉

黃金布地盡天花。金液還蒸五色霞。自是樓臺先得月。有人來共飯胡麻。

○迴耀峯

陽和張元忬

夕陽欲下五雲西。片片飛霞映落暉。信是靈光原不昧。塵緣息處見天機。

寶刀巖

大冶千年鑄寶刀。江干突兀立青霄。不須暫試屠龍
技。怪鱷狂螭葉自消。

壁觀峯

觀心甘載坐蓮臺。不覺蒲團繡綠苔。獨有孤峯常對
面。卻疑少室又飛來。

青龍泉

一鉢降龍般若深。遙看飛沫注東林。時人只解爭餘
瀝。活水源頭何處尋。

聖義泉

中峯涌出自潺湲。分得曹溪入梵村。幾處山泉名第

一何如此地問真源。

金液泉

聞說祇園布地金。光搖池水半浮沈。上人漱齒爲清供。丹液融融滿素襟。

○迴耀峯

小愚柳 澱

一丸獨挈出人間。放大毫光萬劫閒。笑指扶桑迴耀處。誰吹石火照青山。

寶刀巖

寶刀巖瀉動江津。掛在菩提護法輪。要使眾生無恐怖。世間誰是鼓刀人。

壁觀峯

曾聞佛子渡長河。蘆葉爲舟總是魔。寄語山間行腳者。同來面壁意如何。

青龍泉

池上蓮花玉削成。青龍活水載香清。若非山下涓涓出。泥沒靈根何處生。

聖義泉

中峯雲遶涌青螺。聖義分流一鑑多。欲借山中涓滴水。洒將苦海靜風波。

金液泉

金液泉洞一澗深。如來吐沫總流金。山中白日原無盡。日聽流澌磨繡針。

○迴耀峯

瀛洲沈 瀾

遲遲駒影日西流。倒入千巖紫氣浮。莫向桑榆愁景暮。輝光長映碧山頭。

寶刀巖

昆吾溪上躍遊龍。隱伏塵寰樹幾重。漫向倚天同任俠。也應隨地斂機鋒。

壁觀峯

峭壁凌霄勢獨雄。日觀相峙海天空。眼前一任風雲

變靜裏都忘造化工。

青龍泉

瓊枝嫋嫋水溶溶。清沁寒漪照綠茸。掩映楚天明月夜。直疑青海出蛟龍。

聖義泉

金液青龍夾道中。分明別有一泉通。涓涓不管流年度。花白芳菲草白叢。

金液泉

一脈雲根若有神。葆光靈氣隔紅塵。爭流不費陶鎔力。沛入乾坤萬象春。

○迴耀峯

初齋言有時

遠公日日坐經堂。又見西山照夕陽。借問夜來何處去。卻將明月寄輝光。

寶刀巉

寶刀翠律立江皋。紫氣干雲北斗高。斬斷六根無住相。笑他匕首利吹毛。

壁觀峯

高峯壁立懸千仞。老衲安禪只一心。對爾渾忘論斷臂。不煩九載面叢林。

青龍泉

靈泉謾說龍涎吐。佛子能將水脈通。竹筧引來茶竈滿。涓涓不盡五雲東。

聖義泉

中峯忽涌一泉開。直下雲棲般若臺。分給衆僧歸聖義。源頭自此莫疑猜。

金液泉

祇園金沫自西來。試飲泠然夢眼開。應識山中趺坐者。此心原不惹塵埃。

○迴耀峯

德園虞淳熙

獨有須彌轉太陽。觀成懸鼓欲歸忙。山中慧日元無

劫一任金烏度石窗。

寶刀巖

逢著仙人便伐毛。樹神到此不堅牢。五臺刺客過靈鷲。擲下眞王武庫刀。

壁觀峯

流雲絕壁錯名峯。無影何人得效顰。卻被江頭高士笑。折來一葦是偷心。

青龍泉

七宿東來照一泉。驪珠灑落五雲眠。號風大扇驚飛起。不放狐龍墮冷涎。

聖義泉

義龍矯首躍雲巒。好護空山第一泉。堪笑西池涌千佛。此中無聖自涓涓。

金液泉

五色兜羅雲似緜。雲間仙浪正潺湲。珠王不受青牛化。吐出還丹變石泉。

○迴耀峯

方石陳光贊

皎日融融滄海生。西輪高度五雲橫。迴光一照青巒徧。萬象玲瓏徹底明。

寶刀巖

大塊鍾靈孕寶刀。山腰橫帶碧天高。塵氛斷盡機鋒
斂。伏虎降龍總莫逃。

壁觀峯

危峯壁立鎮禪關。坐對無言境自閒。從入少林傳法
後。於今又得任名山。

青龍泉

清泉涌出寶山頭。引入香廚不斷流。正是青龍施法
雨。空中幻化澤偏周。

聖義泉

八功德水滿西方。聖義分流脈更長。共說禪師三昧

力眞源活潑注天潢。

金液泉

寶池池底布黃金。靈液涓涓出梵林。山靜雲開明月下。寒光浮動見天心。

○迴耀峯

洪陽張位

西方金界涌靈霞。放出毫光照寶華。千仞孤蹤停錫望。通明六合是吾家。

寶刀巖

神鋒凜凜挂危岑。割斷浮生利慾心。月峽龍濤寒影寂。山魑伎倆定難侵。

壁觀峯

少林枯冷費商量。若箇廬都向壁廂。遺履折蘆堪咄咄。高山流水竟茫茫。

青龍泉

靈窟蒼虬噴玉涎。溼雲飄霧鬱藍天。莫誇千斛供朝汲。坐倚蓮花嘆逝川。

聖義泉

一畝千金變性情。何年卓錫引龍泓。有緣得入曹溪路。淘滌身心聖諦明。

金液泉

灑心瓊液漱蓮臺。絕勝金莖露一杯。不是醍醐甘祕
惜。無人尋向此中來。

○迴耀峯

化卿宋守一

金光倒景碧嵯峨。路渺西天奈晚何。轉得法輪迴夜
照。翻車不用魯陽戈。

寶刀巖

一片雄心未可牢。迷雲開處淬江濤。自從乍觸機鋒
後。不向山前試寶刀。

壁觀峯

兀坐觀空是化身。孤峯遙對折蘆人。欲談聖諦無名

相石壁寒生古月輪。

青龍泉

一脈泉迴落澗松。琳琅幽韻雜疏鐘。推窗日射東峯曉。五色雲中繞護龍。

聖義泉

卓錫甘泉噴雪飛。法流不斷客來稀。可憐瑞靄盤空谷。幾度逢師浣鉢衣。

金液泉

粼粼波隱夜明苔。逗日迎風彩色開。莫是三生餘夙願。宛從金粟見如來。

○迴耀峯

釋湛然圓澄

平原未到光先照。獨占人間最上重。任是夕陽西欲去。還畱餘影射孤峯。

寶刀巉

寶刀巉與五雲連。逼塞江干落影寒。長劒依天魔膽喪。行人宜退不宜先。

壁觀峯

崢嶸突兀勢稜層。謂是當年壁觀僧。趺坐雖無蘆破膝。通身也挂薜蘿藤。

青龍泉

神龍不職受天譴。報德無門化此泉。不是禪翁神力大。幾遭血濺穢山川。

聖義泉

一滴龍涎透膽寒。曹溪分入幾多年。人來掬手嘗滋味。猶下夷齊飲盜泉。

金液泉

金液泉從竹筥來。不繇造作與安排。煮茗日供參玄客。入口須教夢眼開。

○迴耀峯

釋雪亭圓信

草徑離離山影斜。寒清入骨半窗紗。數聲嘒鳥破幽

寂。晚色不侵茅屋家。

寶刀巖

誰把頑巖作寶刀。劈開天地一秋毫。至今縱有英靈者。不若烏窠吹布毛。

壁觀峯

卓卓春山不可捫。葛藤橫雪立黃昏。九年坐斷無音耗。一片石頭千古痕。

青龍泉

不假雲雷勢自豪。一噴平地盡波濤。溶溶流入浙江水。飲者如何風調高。

金液泉

細脈幽幽隱薜蘿。石邊春意澹香多。雖然顏色同清淺。那識林間有異波。

聖義泉

水性無絲藉假名。香山凹凸汝能平。源頭不在千巖上。烹佛何勞問丙丁。

○迴耀峯

芝筠董漢策

誰信蒼然來暮靄。空崖返炤發天雞。寶芳琪樹皆春色。懸鼓休談落日西。

寶刀巖

胃懸千鏡笑吹毛。捷句驚人握孟勞。委土劃然曾滿
志。談言無義勝龍韜。

壁觀峯

石筍千尋杳無路。鳥嘯花笑自新陳。捲簾領得間中
趣。洞口雲封不見人。

青龍泉

一縷寒瀧有若無。誰從水乳辨真吾。翠蛟千尺飛瑤
雪。行雨江邨作畫圖。

聖義泉

人世炎涼似沃焦。泠然一勺自冰消。中分二水真源

出。獨掩松關聽海潮。

金液泉

霞作簾旌石作臺。蜚珠噴玉自西來。金沙池畔吞蓮露。歷徧莊椿我未孩。

○迴耀峯

以下敬和家大人原韻

鏡園董友松

織月峯前曾伏虎。夕陽村外忽聞雞。憑君踏徧尋春屐。回眺靈巖日未西。

寶刀巖

帶挾青霜拂鬢毛。谿谿歷盡問勞勞。何如白日蒼煙外。收斂寒芒祓六韜。

壁觀峯

塵世迷樓空暮靄。梵宮琪樹似星陳。欲知海闊天空處。借問當年面壁人。

青龍泉

幽壑潛鱗認得無。臥龍曾自比夷吾。誰將鉢水興風雨。幻出雲林破壁圖。

聖義泉

火溢靈泉石欲焦。間參聖義霍然消。探源記取中峯外。來看滄江八月潮。

金液泉

欲吹陽氣作春臺。卻向金莖挹露來。八寶瓶傾楊柳
韻。青童終古尙嬰孩。

○迴耀峯

汾園董師植

背飛青鳥長煙沒。山罅光寒露碧雞。身世榮枯誰悟
得。半開花外日沈西。

寶刀巖

鑄就鳴鴻紡綵毛。

鳴鴻。刀名。黃帝所鑄。

橫披霜鏑滌悵勞。千巖

雲臥呼不起。蒼水神龍捫赤韜。

壁觀峯

斜倚靈峯拈落葉。無端花雨爛然陳。窟中獅子聽消

雲棲法彙 雲峯已序

息林靜江清月近人。

青龍泉

一片澄熒心欲無。涓涓碎玉浸昆吾。藥鑱春煖烹香液。肯向人間授緣圖。

聖義泉

暝浮花乳入銅焦。銅焦石洞名。滴瀝聲清夢未消。今古不

知幾冬夏。秋心瀉盡作冰潮。

金液泉

金莎曉溜出層臺。谷口風疏香自來。分得餘甘釀春色。漱芳枕石意如孩。

○迴耀峯

鷗亭汪文楨

海上晴波蕩日華。纔升峯頂又將斜。金輪旋轉無多地。贏得西巖起暮霞。

寶刀巉

古鐵堅頑霜刃新。峯頭光怪起嶙峋。金剛掣手當空立。驀地橫抽許活人。

壁觀峯

踏破江波一葦輕。壁間蒼翠古苔生。九年枯坐緣何事。獨立孤峯任意行。

青龍泉

雪梅系事
五
飛流千尺下晴峯。箇箇篳管接水筒。拾得波心領珠
在。當前拋出戲驪龍。

聖義泉

聖諦由來本廓然。中峯何用強名泉。涓涓不斷尋常
事。莫使瀾翻誤眼前。

金液泉

大地茫茫總布金。源頭點滴到如今。愛河欲海何因
見。要與針頭仔細尋。

○雲棲紀事二十韻

鷗亭汪文楨

淨域崇三寶。諸天扈

九重。蓮香傳伏虎。雲影駐迴

龍山隔江潮轉。泉當竹徑衝。潺湲金液水。岵嶸寶刀
峯。結社來深谷。誅茅卓瘦筇。東陽腰帶減。慧遠足音
跫。白業因茲啟。紅塵不敢封。六時成海會。三觀契心
宗。樸儉僧規肅。流傳法雨濃。何妨存苦行。安用逞機
鋒。聖德懷深眷。時巡訪舊蹤。吳都浮紫氣。禹穴
奠黃琮。道與齋心合。行由覺路逢。鸞旂縈翠篠。羽蓋
偃青松。十笏珠宮現。千華黼座供。祇林周法界。蘭
若展慈容。解網寬生類。提筐扑老農。皇情方暢遂。
佛力共陶鎔。幸企扶輪化。慙非珥筆從。瞻天猶咫尺。
勝義警晨鐘。

附對聯

初住雲棲

竹筧三五升野水

蓬窗六七片閒雲

又

屋壁空疏八面喜逢青嶂台

溪山寂靜四時惟有白雲棲

三聚亭

翠靄封中覓路

碧峯盡處歸庵

雲棲法彙
雲棲已歸

又

天衢有路通芳竺

梵世無爲見古村

三門

古刹重開五色瑞雲棲止地。

禪林肇建萬年寶歷太平時。

善會門

慕至道而決意精修。堪同此會。

憚清規而無心上進。莫入斯門。

淨業堂

王極樂六八大願之慈尊。絕限量壽命光明不離當處。

過娑婆萬兆佛邦之淨土。妙莊嚴樓臺池沼。元是吾鄉。

禪悅堂

逐隊二時逢。閻老打算飯錢。能無欠否。
飽參一念對廬陵。近來米價得不難歟。

高步

樓閣將登也。須從這裏過。
階級不落。畢竟是什麼人。

演法堂

九會融鑄。六十萬字之雄文。圓極一乘性海。
千華授受。五十八篇之大戒。弘開三聚法門。

隨止居

卽刻經房

迹遠紅塵。日近僧規。成淨侶。
身依白社。時親法寶。度凡情。

小雲棲眾信士重建演法堂記

附刻

粵稽雲棲創自宋越數百年有

蓮池大師重闢道場爲念佛放生所而規模崇起
焉。又越二百數十年有同里諸君子聯淨社廣
放生而小雲棲繼起焉。夫放生者體天地好生
之德以爲心誠善舉第有放而無養則不遂其
生反以速之死非全生之道昔雲棲創建水陸
道場其規制有放生銀三兩並生食銀一兩其
法至今無弊維時以寺距城遠復於西北兩門
創上方長壽二寺鑿放生池以便放生者自譔

碑記謂以是爲之兆。兆且引而蔓延之。不知繼此而興起者更幾池也。則其願大矣。小雲棲者。同人募雲棲放生舊事。從而推廣之。先是顓諸阮大中丞請於西湖復古制。未果行。歲癸亥。廉得東城餘菴爲余姓所捨。有殿廡寮房池之大可二三畝。卽卜此爲課佛放生所。嗣以牛欄羊圈豚柵雞棲不備具。旋購鄰菴兼買民舍聯絡而拓其址。更葢牲厰魚池等。并另構三楹。崇奉蓮祖像。落成時。以小雲棲名。蓋法五雲舊事而規模小之也。夫同一放生而大小雲棲各異。雲棲

在山中設放生所。飛走各類。充牣其中。既有生食。眾僧復減口以養之。除芻茭。約費粟二百石。城內外放生二池。歲費百餘金。自來無缺乏。若小雲棲。則牲糧及一切經費。統計常年捐款。並書院樂輸外。不及半餘。須另募以濟之。寺在城隅。地窄而牲多。故各牲以每種若干定爲額。餘仍送大雲棲寄養。貼生食焉。但此項須募施。多寡無常數。亦非久計。同人正擬捐貲購田收租。息作牲食。斯議未及舉行。會壬申冬。寺厄於火。

經

高大中丞具摺入

告奉有

諭旨於鹽務中給銀五百兩餘著僧人募建等因遵
將此項首建

蓮祖殿其餘各工眾商籲於

常鹽政籌款修復費尙不貲須添募以葺事同人爰集而商曰專濟雲棲生糧一項與其逐年勸捐盈絀不定何如乘此興復寺工之際我等捐建一水陸堂重定新規於功德內加生食銀三兩以爲小雲棲寄養之生糧在作功德者既

不惜此些須而在放生者實可行之久遠豈非
兩利之道。眾踴之。乃相度燼餘。唯演法堂最高
廣。估值需一千六百元。隨如數募齊。選工料而
敦請諳練者督理之。不日工竣。內壇啟而生食
增矣。遂將此意告常住。刊刻木榜。宣布一切。咸
使聞知。並欲其經久勿替。令後人知重建斯堂
之有自也。謹敘顛末而記之。石時。

嘉慶十八年六月之吉。佛弟子丁燾謹識。

五雲精舍。自宋初乾德五年。伏虎禪師開山。逮有明弘治七年。霖雨發洪。殿宇傾圯。經像漂沒。中廢者幾百載。至隆慶五年。

蓮池師祖結茅三楹。以念佛放生標最勝法幢。嗣是善信皈依。漸成蘭若。閱今二百餘年。稱名勝古刹。屢蒙

聖駕臨幸。並節次

欽頒墨寶。敬謹藏庋。寺素無恆產。僧眾四百餘。藉水陸齋懺以度日。迺於十七年冬。不戒於火。經

前撫憲高 具摺入

奏。欽奉

恩旨。賞銀五百兩興修。其不敷者。令僧人募化辦理等因。欽此。欽遵。祇領。先行啟建

蓮池祖殿三間。次經小雲棲放生紳士捐建演法堂。外自山門至前後大殿及尊藏

墨寶樓閣等。俱係緊要。勘估工料。約需銀八千兩。經四所。齟業公籲

鹽憲常。請由商捐項下借撥墊給。按引輸補等情。當荷批准。並公舉沈雲蒸居士董理督辦。不數月間。宏規重啟。雖工未全竣。而有法堂以

奉經律。有禪堂。以安僧侶。經懺得資禮拜。與明
等實感

皇仁而頌。憲德謹於法彙重梓而附記及此。

雲棲寺住持僧與明等謹識

菩薩戒弟子劉慧聞率子性澤施資敬刊

光緒二十五年冬十月金陵刻經處識

菜市橋重建孝義無礙庵記

蓮池禪師少與予同業鬻較。予登仕。禪師出家爲嘉靖乙丑。禪師夙志方外。以二尊人在。不敢離。旣先後歲。雙失怙恃。將力酬所願。而室人湯氏年才一十有九。前兒傷亡。憶子輿之規。疑未決。已而念風燈石火。時不我延。遂疾從薙染。湯處室。齋戒禪誦。與其母偕母尋故。子然煢居。宗人議後以三姪文彬。無何。湯亦脫簪珥。爲尼僧。召文彬謂曰。茲無所事後。不後我。固無害。彼生而養。死而服而殯而祭。世法也。吾學佛。存資鉢衲。歿歸閭維耳。夫何求哉。因舉所有田廬。普給

羣姪。於文彬低昂之。而別以居。屬文彬已從鄰僦舍。繩樞蓬門。夕燈晨香。閨如也。嘉禾朱公子衷純。追厥先大夫銀臺虞野先生遺意。首事構庵。而予與一時宰官居士比丘某某從與焉。累百金買趙氏故宅。宅苦隘。水文學施傍屋一楹附益之。又歲久頽圯幾盡。眾相與施材。緇侶之能匠石朽塤畚插者相與施工。施力中爲禪堂。鑿井於左廡。餘垣軒廚。漏略備而已。予惟禪師無子。無畱貲。無素所可憑依。故舊親戚僚友。湯以年少婦獨御家政。伶仃苦辛。多歷年所。如一朝。及其分田割廬。皆出本懷。亦難矣。諸上善人憐而

庵之義舉也。舉於義則十方常住業也。後清信女展轉相續焚修於此庵。遠爲二尊人莊嚴報土。又孝思之道也。按府志菜市橋西有古無礙庵。其後漸沒入於民家。徙而北里之耆氓告予以此地正庵之舊址。久湮忽興。殆天意非人力。而義以孝不虛。孝以義不泯。若交相成而不相悖。乃沿古證今。合而顏之曰孝義無礙庵。沈氏子孫尙其念之。護之以無忘孝義。永爲人天福田。流慶淵淵。後必有昌大其門閭者。湯法諱祿錦。暨禪師同師關中南五臺性天和尙。遡禪師出家。逾四十稔。蓋行年五十九而庵成。時

萬歷三十四年歲次丙午上元日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前兵部左
侍郎出征外國加一品服邑人宋應昌撰

遺囑

立遺囑老病僧祿宏。號蓮池。姓沈氏。父明齋府君。母周氏。宏年二十七。先府君見背。未幾兒祖植殤亡。二十九喪偶。續娶室人湯氏。三十一。先慈復見背。遂發心出家。湯時年一十有九。與其母俱。母尋故。中間先有繼嗣之說。後落髮爲尼僧。乃不嗣。而分其田廬。具如碑記所云。茲不贅。但念湯旣散所有於姪男五人。獨於文彬加厚。又獨於文彬與住房一所。理已協情已盡矣。今此孝義庵居。肇端於朱文學懋正。主宰於宋司馬桐岡。洪司諫湘皋。夾輔於眾宰官居士比丘。

某某等約共五百人有奇各捐己資以建而縣尊
吳父母特施俸金三兩帖額存照又傍樓一間水文
學深甫買徐九德者併以施庵捨契存照所以然者
湯以冲年子身守志不渝今已老諸君子義之湯以
冲年子身躬井曰奉宗祀供庶姑於堂生事而死葬
諸君子孝之故庵以孝義名此庵蓋秋毫皆檀越信
施所成也外無隻木寸地與沈門相涉後人不知其
詳儻生異念橫相侵漁則爲欺自心欺十方檀信欺
縣父母欺我及我考妣宗祖况湯有徒有孫有久伴
道友就令湯之徒伴漸滅逮盡亦當別求老成篤行

尼僧住持以永存孝義之名。在俗家不得而有。恐歲久湮沒。書而鏤之梓。遺以爲據。伏希

高明朗鑒。

萬歷三十四年歲次丙午孟冬八日。沈氏出家子雲棲沙門祿宏書。時年七十有二。湯時年五十有九。

續記。

臬司憲長吳本如公祖給扁曰古無礙庵。施金三兩。刻釋迦像一尊。永遠供奉。有帖存照。三十七年九月巡撫貴州舊藩司郭青螺公祖給扁曰超塵。

三才圖會

十一

囑餘

予旣作孝義庵囑。今萬歷辛亥。爲先府君去世五十週年。歸庵修薦。因思予年七十有七。命在旦夕。而庵主湯氏壽亦踰一甲子。有四。兼復多病。後事當更囑廣占等。所以者何。庵主未剃染時。有姪贅江干徐宅。曰文彬者。求爲嗣。予弗允。強就焉。然名在沈門。身在徐宅。未嘗同居。定省晨昏。代理家務也。乃剃染以後。分田廬。別僧俗。而嗣之說已盡絕。烏有矣。詳具宋司馬碑文中。今廣占在家爲母子。出家爲師徒。并見在徒眾善友。諦聽吾言。毋令後亂。一。壽具已有坐龕。不

必依世俗買棺槨矣。二。壽服已有偏衫戒衣。不必依世俗辦居壽衣矣。三。壽地已有普同塔。不必依世俗尋墳墓看風水矣。四。守禪門規制。不必依世俗出斗書稱孝子某人告訃矣。五。遵六祖遺訓。不必依世俗披麻衣。送麻布。結孝堂矣。六。三朝首七。請僧誦經。餘七。只消本庵眾等念佛。不必依世俗頻頻建道場矣。七。舉殯但用香亭一座。山民輿龕。不必依世俗顧件作及神亭銘旌魂轎等間雜費用矣。八。眾道友念佛相送。不必依世俗叫樂人打鼓吹笛等喧譁擾亂矣。九。在家所有產業。分與文彬諸姪。衣飾半與文彬收。

受已訖。此外更無金玉珠翠綾羅絹段值錢等物。其平日穿著布草舊衣。乃至經像爐瓶桌椅麤重家伙。孝義庵自置者。皆招提僧物。屬十方常住。不必依世俗分家財起爭端矣。十庵主既已出家。自是僧類。師亡徒紹。不必依世俗親族來處置家事矣。自今以後。眾等惟宜恪守清規。小心謹慎。如其貧乏。託鉢資生。莫入人家化緣。莫招女眾做會。莫走遠方進香。莫與男僧來往。莫做精緻器皿。莫作華麗衣衫。莫輕易收人出家。莫置買田地世產。痛思生死。一心念佛求生淨土。切記切記。時

萬歷三十九年歲次辛亥六月二十一日雲棲老病
僧宏書付孝義庵主徒眾廣占等收受。

眾等

大文 大志 智慎

廣曜 廣潭 廣悉 廣高 廣蓮

廣善 廣深

孝義庵規約

一大門時時關閉。無要緊事勿開。門裏問答可也。
不依。罰銀三分。

一圓光門時時上鎖。客至。擊板三聲。請坐少頃。待
主人出。主內客外。圓光相見。女客以正事欲進
者。方開。餘係緊要正事。方開。不依。亂放人進者。
罰銀一錢。

一後門除出淨外。無事不可開。亂開。罰銀五分。
一凡用度要減省。不可豐盛。待客亦然。茶過四品。
飯過四品。齋過五品者。每品罰銀三分。

一非理募化者一罰十。

一正月半二月十九四月八七月半臘月八等緊閉門不可做會不依罰銀五錢。

一方僧化緣一例卻之。

一遠方尼僧不相熟者無得畱進圓光門不依罰銀三錢。

一列經桌四張每日誦經一卷三時念佛叫名不至罰銀二分。

一每半月誦十重八輕戒一遍不至罰銀三分。
一置籤筒叫名早晚禮誦不至罰銀一分。

一無事出外間行。罰銀一錢。

一侵尅信施者。一罰十。

一二人同行。方可人家宿。獨身宿者。罰銀五錢。

一普陀天台等遠遊。及湖船聚集婦女處。入會罰銀五錢。

一彼此鬪爭者。各先罰銀三分。後辯曲直。

一故畱遠方尼僧住者。罰銀五錢。

一私取常住物者。一罰十。

一招接算命相面收驚等諸婆者。罰銀一錢。

一輕易畱人出家者。罰銀五兩。出院。

一在庵嫁送有法名女子者。罰銀五兩。出院。

一畜養幼男。至十五六歲不發遣者。罰銀三兩。

一以葷腥入庵者。罰銀三兩。

一以酒入庵者。罰銀三兩。除服藥。

一學吹打搖鈴杵念真言等。罰銀一兩。

一擅畱在家婦女。爲家間口面不和而來者。不勸

回。久畱。罰銀三兩。

一擅畱己分上親戚在庵混擾。罰銀五錢。

一欺滅當家。不容作主行事者。出院。

一當家行事差錯。阿諛不諫者。罰銀三錢。

紀賢

廣覺

沙彌尼廣覺。直隸崇明縣龔氏女。父一夔。別號夢萱。鄉之碩德君子也。母施氏。生覺於萬歷己卯。甫年十二。不茹葷。從妹廣曜者。相與習經呪。朝夕禮佛唯謹。自誓貞不字。父母諸宗人難之。多方勸喻。不能奪。二十八剃染。明年偕其妹隨仲父至庵。先是夢萱公語及孝義庵之勝。覺大喜躍。遂委身依止焉。曩覺之在室也。事父母如事師。逮其出家也。事孝義庵主如事父母。精持梵行。純一不雜。遠邇瞻慕。崇明之人因而

感化發心者不可數計。然稟質孱弱。刻心苦躬。勞不自惜。俄得疾。久之。卻醫藥。一心待盡。夢萱公聞女病。偕母來省。則曰。吾昔落髮於尼師。不愜吾願。乃特蓄周羅而告予曰。最後一結。惟師斷之。佛制也。予允諾。自是無他語。氣懃懃不絕如綫。忽起。正面趺坐。曰。願見庵主。庵主至。合掌稱謝。言別次。爲設彌陀接引尊像。則怡然現笑。凝目諦觀。合掌歸命。已而索水盥手。著新淨衣。持數珠。端身對佛。如入禪定。侍疾者慮或傾仆。以二枕將左右掖之。揮手云。無用此。眾環繞助念。復揮手云。吾自有主在。毋勞眾也。跏趺不動。凡二

晝夜有奇。微聲念佛。聲漸盡。泊然而逝。時萬歷辛亥二月七日。出家六夏。世壽三十有三。

祿宏曰。覺疾甚。諸因覺發心者。疑貳欲退。曰。奈何事佛而不壽。有解之者。直以同仁。且天關乎昔緣。覺獨曰。吾方以速脫娑婆。生淨土爲大幸。奚取於長年。嗟乎。人居塵世。如困狴犴。早釋而得歸。與久羈而不返。其苦樂何如。智者了焉。非凡愚所知也。覺以女子身。卓然具如是知見。況臨行。俊偉赫奕。風動頑懦。雖耆英宿德。胡以加此。假令算獲期頤。而不聞道。壽亦何補。諸發心者。當歡喜感歎。轉增修進矣。因次其始末。

以爲紀賢首。

庵主太素師

庵主姓湯氏。父小江公。母朱氏。年十四。爲母發心。持血盆齋三載。時予年二十九。喪偶。不欲續。而一子殤亡。奉母命再娶。議婚者以庵主言。予喜道合。卽毅然諾之。逾年而先母見背。安厝已竟。遂奮志出家。俄以遠遊病歸。結茆深山中。忽來陳將嗣姪文彬。予惟出家時已無子想。今胡爲及此。亟止之。則云業已成。不可改。予思已旣出家。又不許守志在家者。嗣非人情。乃不獲已順之。無何。庵主亦剃落爲尼僧。乃悉以得

分薄產給散諸姪。而稍厚於彬。自是化家爲庵。易素爲緇。而嗣之說成夢幻矣。茲甲寅。蓋世算六十有七。齋年五十有二。法臘二十有一。以初夏得疾。食漸減。至八月十三日。粒米不入口。彌月矣。形枯骨立。一息僅存。忽云。經稱十念往生。亟扶我起。起則正坐念佛而逝。庵主法諱祿錦。師關中南五臺性天和尙。平生戒行潔白。處信施。因果明慎。絲毫無所苟。其實行可爲尼眾式云。

祿宏曰。予昔將出家。具啟辭學道。伯兄三洲公密止其啟。庵主謂予。此事我知之。不以告。後將以我爲不

賢婦悞君事也。予感泣。一夕剃染。諸昆弟親友畱予者。激庵主先導而從。與之。庵主答曰。我熟聞渠稱生死事大。乃故爲沮撓可乎。願諸公勿復言。後予得疾。白下。垂斃。庵主聞之。急禮斗爲祐。伯母倪恭人謂諸婦女曰。汝曹見聞否。彼丈夫棄之出家。不懷冤恨。而反祈禳。希有也。願汝曹效之。嗟乎。予得慷慨出家。而無復顧慮者。庵主解脫力也。所可惜者。誤信謬人。有嗣子之失。又辦道主家。二用其心。難乎不亂。雖往生未可必。而實行無疵。臨終正念。植當來之慧基。不淺淺矣。賢乎哉。

武林孝義無礙庵主大尼太素師塔銘

有序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
讀雲棲優婆塞戒弟子廣瀾吳應賓撰文

蓋余屬耳震旦哮吼之音。至孝義無礙庵主而竊歎
其與雲棲法輪交參推輓以爲蓮宗長也。有不思議
者四焉。庵主始處雲棲大師之室。欲愛如膏。佛智如
火。勤勇熏鑠。頓盡無餘。於是乎有異方便焉。使大師
於出家緣而得自在。以爲一代法檀。而大師所謂庵
主董正化儀。鎮撫徒眾。乃至形未來波旬若干種心。
若秦鑑之洞覽。故孝義之有終也。猶雲棲之有始也。

法輪交參不思議一矣。庵主尊重木义。庭無比丘之跡。梵行所感。四事翕如。與共住者量腹度形。歸其羨於雲棲香積。而孝義之刹。一行以爲香光。六字以爲法喜。三心以爲禪悅。九品以爲無盡燈。出要之途。惟雲棲是趨。是步。故檀波羅密者。庵主之所以投。而慧波羅密者。大師之所以報也。法輪交參不思議二矣。大師上度爲孝。普度爲慈。棄短取長。代衰以染。而庵主用近事女身。持冰霜之律儀。薦蘋藻之明信者。幾三十年。庶姑終堂。乃現比丘尼相。及其念心成就。乘願往生。而弘範漚和。若虞淵之返乎初照。高足廣占。

大文廣曜輩所影赴而響隨者。皆大師所龜卜而石畫也。庵主和其義以補大師之孝於方內。而大師錫其孝以扶庵主之義於方外。法輪交參。不思議三矣。庵主爲優婆夷而勉畜嗣子。爲比丘尼而亟謝嗣子。分田授廬。莫不中度。曰。爲沈氏出家兒後者。固有在矣。而孝義精藍。適當古無礙庵之字。堅牢持地。檀那布金。淨覺觀心。如時涌沒。而大師所以區別僧俗。料揀至儀。一一義中。足使招提之塵。重於郊廓之鼎。雖其染指。能不捫心。是庵主奉雲棲以出世間智。而大師攝孝義以入世間智也。法輪交參。不思議四矣。乃

往古昔善慧之以欲鉤牽也。瞿夷之爲善知識婦也。智力所持。歷二僧祇。法爾偕偶。錫黏磁吸。莫知誰爲。若庵主之於大師。將無緣熏鏡中分其影像耶。大師於形家言了不措意。而兩宰堵坡。從不思議解脫慧心。任運拈出。大師南面於招提之左。如據座法檀。庵主東面於阿蘭之右。如雲來上首。周覽神奇。足使白鶴喪機。青鳥杜口。願王智導。影現重重。情器世間。不二隨順。而余廣瀹賓。因於雲棲監院。沐二大士灌頂口光。略說如是法輪。交參不思議事。於劫海中三繞四攝。必有異熏習焉。庵主姓湯氏。十四爲母持齋。十

六歸丈室。十九而從大師於南五臺。性天和尙之門。爲優婆夷戒弟子。法諱祿錦。四十七出家受具。儼舍焚修。以白法爲流輩宗仰。五十九而孝義庵成。大司馬桐岡宋公爲文勒之於石。先大師涅槃一歲。示疾累月。忽謂侍人掖之起曰。吾其乘十念往矣。端坐念佛而寂。萬歷甲寅八月十三日也。距生嘉靖戊申十二月。初九日。世壽六十七年。而爲僧臘者二十有一。學者稱太素師。大師著其慧行於紀賢之策。以爲尼眾楷式云。銘曰。

僧現非男 尼現非女 等與眾生 爲智度母

身相非古 塔相非今 等與眾生 爲慈妙雲
優鉢時開 芬陀交映 同事顯凡 冥權祕聖
華數爲劫 塵數爲年 此土安隱 如那羅延
菩薩戒弟子劉慧聞率子性澤施資敬刊

光緒二十五年冬十月金陵刻經處識

雲棲大師塔銘目錄

雲棲大師小像

古杭雲棲蓮池大師塔銘

釋德清

蓮宗八祖杭州古雲棲寺中興尊宿蓮池大師

塔銘

并序

吳應賓

雲棲本師行略

釋廣潤

祭雲棲大師文

釋德清

奠雲棲太師翁章

釋智闇

奠雲棲和尚蓮池大師翁章

釋大朗

禮雲棲大師塔偈

朱鷺

復禮蓮師塔偈

貢修齡

禮雲棲大師塔偈

釋弘恩

恭述雲棲大師智行悲頌

有序

吳應賓

雲棲大師像贊

五首

釋德清

又

吳應賓

又

宋守一

祝雲棲大師七十偈

以下有目無文

釋真可

又贊

釋真可

本師雲棲和尚八十壽章

釋廣寂

雲棲本師菩薩七言二十韻

吳應賓



其容寂其心密無內外不出入
百千三昧眼裏空華一切行門
空中鳥跡不信分身萬像中癡
人祇向豪端覩

觀如敬刊

古杭雲棲蓮池大師塔銘

慾海橫流。三毒熾然。孰能遏狂瀾以清烈燄。自非應身大士。又何能醒顛暝而朗長夜。時當後五百年。尤難其人。是於雲棲大師。深有感焉。師諱祿宏。字佛慧。別號蓮池。志所歸也。俗姓沈氏。古杭仁和人。世爲名族。父德鑑。號明齋先生。母周氏。師生而穎異。世味澹如。年十七。補邑庠。試屢冠諸生。以學行重一時。於科第猶掇之也。顧師志在出世。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時從遊者日進。卽講藝。必折歸佛理。業已棲心淨土矣。家戒殺生。祭必素。居常太息曰。人命過隙耳。

浮生幾何。吾三十不售。定超然長往矣。何終身事齷齪哉。前婦張氏生一子。殤。頃婦亦亡。卽不欲娶。母強之。議婚湯氏。湯貧。女齋蔬。比有富者欲得師爲佳壻。陰間之師竟納湯。然意不欲成夫婦禮。年二十七。父喪。三十一。母喪。因涕泣曰。親恩罔極。正吾報答時也。至是而長往之志決矣。嘉靖乙丑除日。師命湯點茶。捧至案。蓋裂。師笑曰。因緣無不散之理。明年丙寅。訣湯曰。恩愛不常。生死莫代。吾往矣。汝自爲計。湯亦洒然曰。君先往。吾徐行耳。師乃作一筆勾詞。竟投西山。無門洞。性天理和尙祝髮。乞昭慶寺。無塵玉律師就。

壇受具。居頃卽單瓢隻杖遊諸方。徧參知識。北遊五臺。感文殊放光。至伏牛。隨眾煉魔。入京師。參徧融。笑巖二大老。皆有開發。過東昌。忽有悟。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師以母服未闋。乃懷木主以遊。每食必供。居必奉。其哀慕如此。至金陵瓦官寺。病幾絕。時卽欲以就茶毗者。師微曰。吾一息尙存耳。乃寢病間歸越中。多禪期。師與會者五。終不知鄰單姓字。隆慶辛未。師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遂有終焉之志。山故伏虎禪師刹也。楊國柱陳如玉等爲結茅三楹以

棲之。師弔影寒巖。曾絕糧七日。倚壁危坐而已。村多虎。環山四十里。歲傷不下數十人。居民最苦之。師發悲懇。爲諷經施食。虎患遂以寧。歲亢旱。村民乞師禱雨。師笑曰。吾但知念佛。無他術也。眾堅請。師不得已。出乃擊木魚。循田念佛。時雨隨注。如足所及。民異之。因相與纍纍然肩材木。荷鋤鑿。競發其地。得碣磈而指之曰。此雲棲寺故物也。師福吾村。吾願鼎新之。以永吾福。不日成蘭若。然外無崇門。中無大殿。惟禪堂。安僧。法堂。奉經像。餘取蔽風雨耳。自此道大振。海內衲子歸心。遂成叢林。師悲末法教網滅裂。禪道不明。

眾生業深垢重。以醍醐而貯穢器。吾所懼也。且佛設
三學以化羣生。戒爲基本。基不立。定慧何依。思行利
導。必固本根。第國制南北戒壇。久禁不行。予卽願
振頽綱。亦何敢違憲令。因令眾半月半月誦梵綱戒
經。及比丘諸戒品。繇是遠近皆歸。師以精嚴律制爲
第一行。著沙彌要略。具戒便蒙。梵網經疏發隱。以發
明之初。師發足操方。從參究念佛得力。至是遂開淨
土一門。普攝三根。極力主張。乃著彌陀疏鈔十萬餘
言。融會事理。指歸唯心。又憶昔見高峯語錄。謂自來
參究此事。最極精銳。無逾此師之純鋼鑄就者。向懷

之行腳。唯時師意併匡山永明而一之。更錄古德機緣中喫緊語編之。曰禪關策進併刻之。以示參究之訣。蓋顯禪淨雙修。不出一心。是知師之化權微矣。梵村舊有朱橋。屢被潮汐衝塌。行者病涉。太守余公良樞請師倡造。師云。欲我爲者。無論貧富貴賤。人施銀八分而止。獨用八者。意取坤土以制水也。微矣。或言工大施微。恐難竣事。師云。心力多則功自不朽。不日累千金。鳩工築基。每下一椿。持呪百徧。潮汐不至者數日。橋竟成。昔錢越王以萬弩射之不迴。師以一心力當之。何術哉。萬歷戊子歲大疫。日斃千人。余公復

請師就靈芝寺禳之。疫遂止。淨慈僧性蓮請師講圓覺經。聽者日數萬指。如屏百帀。因贖寺前萬工池。後師八十誕辰。又增拓之。合城中上方長壽兩池皆爲放生設。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云。貓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云。走卻法師。畱下講案。又書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卻被畜生惑。貓兒突出。畫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師道價日增。十方衲子如歸。師一以慈接之。弟子日集。居日隘。師意不莊嚴屋宇。聊取安適支閤而已。其

設清規益嚴肅。眾有通堂。若精進。若老病。若十方。各別有堂。百執事各有寮。一一具鎖鑰。啟閉以時。各有警策語。依期宣說。夜有巡警。擊板念佛。聲傳山谷。卽倦者眠。不安寢。不夢。布薩羯磨。舉功過。行賞罰。以進退人。凜若冰霜。威如斧鉞。卽佛住祇桓。尙有六羣擾眾。此中無一敢諍而故犯者。雖非盡百丈規繩。而適時抹弊。古今叢林。未有如今日之清肅者。具如僧規約及諸警語。赫如也。極意戒殺生。崇放生。著文久行於世。海內多尊奉之。城內外放生池。歲費計百餘金。山中設放生所。其抹贖飛走諸生物。充牣於中。眾僧

減口以養之。歲除。芻約費粟二百石。亦有警策。守者依期往宣白。卽羽族善鳴噪者。聞木魚聲。悉寂然而聽。宣罷。乃鼓翅喧鳴。非佛性哉。噫。佛說孝名爲戒。儒呵有養無敬。師於物養而敬。且有禮者也。非達孝哉。師道風日播。海內賢豪。無論朝野。靡不歸心。聞名而感化者。若大司馬宋公應昌。太宰陸公光祖。宮諭張公元怵。大司成馮公夢禎。陶公望齡。并一時諸縉紳先生。次第及門問道者。以百計。皆扣關擊節。徵究大事。精難義。靡不心折。盡入陶鑄。至監司守相。下車就語。侃侃略無少屈。諸賢豪侯參者。無加禮。不設饌。皆

甘糲飯。臥敗席。任蜥緣蚊。嚼無改容。皆忘形屈勢。至則空其所有。非精誠感物。何能至是哉。侍御左公宗郢。問念佛得悟否。師曰。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又何疑。返念念自性耶。仁和令樊公良樞。問心雜亂。如何得靜。師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曰。專格一物。是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物。只當依朱子豁然貫通去。何事不辦得。或問師何不貴前知。師云。譬如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見。一人曾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減一齣否。今上慈聖皇太后崇重三寶。域內名僧靡不延之。一日偶見師。

放生文甚嘉歎。遣內侍齎紫袈裟齋資往供。問法要。師拜受。以偈答之。載別錄。師極意悲幽冥苦趣。自習
餒口。時親設放。嘗有見師座上現如來相者。蓋觀力
然也。師天性朴實簡淡。無緣飾。虛懷應物。貌溫粹。弱
不勝衣。而聲若洪鍾。曾無崖岸。而守若嚴城。禦若堅
兵。善藏其用。文理密察。經濟洪纖。不遺鍼芥。卽畫叢
林日用。量施利。酌厚薄。粒米莖菜。無虛費。覈因果。明
罪福。絲無絀漏。定程規。秋毫不忽。養老病。公衆僧。不
滲滴水。自有叢林以來。五十年中。未嘗妄用一錢。居
常數千指。不設化主。聽其自至。稍有盈餘。輒散施諸

山庫無儲畜。凡設齋外。別有巢資以供師者。咸納之。隨手任施衣藥。拯貧病。略無虛日。偶簡私記。近七載中。實用五千餘金。不屬常住。則前此歲歲可知已。師生平惜福。嘗著三十二條自警。垂老自浣濯。出溺器亦不勞侍者。終身衣布素。一麻布幃。乃丁母艱時物。今尙存。他可知已。總師之操履。以平等大悲攝化一時。非佛言不言。非佛行不行。非佛事不作。佛囑末世護持正法者。依四安樂行。師實以之。歷觀從上諸祖。單提正令。未必盡修萬行。若夫卽萬行以彰一心。卽塵勞而見佛性者。古今除永明惟師一人而已。先儒

稱寂音爲僧中班馬。予則謂師爲法門之周孔也。以荷法卽任道也。惟師之才足以經世。悟足以傳心。教足以契機。戒足以護法。操足以勵世。規足以祛弊。至若慈能興樂。悲能拔苦。廣運六度。何莫而非妙行耶。出世始終無一可議者。可謂法門得佛之全體大用者也。悲茲末法。非師曷足以挽頽風。迴狂瀾於旣倒乎。非夫應身大士。朗末法之重昏者。何能至此哉。微密細行。不能殫述。別傳詳之。茲略掇其行事之梗槩。臨終時。預於半月前入城。別諸弟子。首及宋守一等。徧及故舊。但曰。吾將他往矣。人皆莫測。還山。連下堂。

具茶湯設供。與眾話別云。此處吾不住。將他往矣。眾罔知。常規中元濟孤。設盂蘭盆。各薦先宗。師曰。今歲我不與會矣。有簿記。師密題之曰。雲棲寺直院僧代爲堂上蓮池和尚追薦沈氏宗親云。過後方見。始知其別語也。七月朔晚入堂坐。囑大眾曰。我言眾不聽。我如風中燭。燈盡油乾矣。只待一撞一跌。纔信我也。明日要遠行。眾畱之。師作三可惜十可歎以警眾。時松江居士徐琳等五人在寺。令侍者送遺囑五本。次夜入丈室示微疾。瞑目無語。眾省覺報城中諸弟子至圍繞。師復開目云。大眾老實念佛。毋捏怪。毋壞我。

規矩。眾問誰可主叢林。師曰。解行雙全者。又問目前。師曰。姑依戒次。言訖。面西念佛。端然而逝。是萬歷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午時也。師生於嘉靖乙未。世壽八十有一。僧臘五十。師自卜寺左嶺下。遂全身塔於此。其先偶湯氏。亦後師祝髮。建孝義庵。爲女叢林主。先一載而化。亦塔於寺外之右山。師得度弟子廣孝等。爲最初上首。其及門授戒得度者不下數千計。而在家無與焉。縉紳士君子及門者亦以千計。而私淑者無與焉。其所著述。除經疏。餘雜錄如竹窗三筆等二十餘種。行於世。率皆警發語。師素誠弟子貴真修。

勿顯異。故多靈異不具載。嗚呼。我聞世尊深念末法眾生難度。恐斷慧命。靈山會上求護正法者。卽親蒙授記。亦不敢入。唯地涌之眾力任之。且曰。我等末世持經。當具大忍力。大精進力。卽有現身此中。亦不言其本。泄佛密因。但臨終陰有以示之耳。觀師之行。事潛神密用。安忍精進之力。豈非地涌之一乎。抑自淨土而來乎。不然。從凡夫地。求自利尙不足。安能廣行利他。護持正法。始終無缺者乎。是予有感而來者。拾師之行事。以詔來世。其他具諸別傳。乃爲之銘曰。

三毒燄熾

五熱周章

孰能藥石

頓使清涼

慾海橫流 波浪滔天 誰能濟渡 駕大法船
惟我大師 實乘願力 放身其中 隨宜調適
蚤斷愛根 如獅脫索 纔出塵勞 便露頭角
開淨土門 張法界網 撈漉三根 其赴如響
以金剛鑊 刮瞽眼膜 根本不生 枝葉自落
大冶紅爐 慈悲忍力 入此陶鎔 癡狂頓息
毛孔光明 通身手眼 從無用中 法輪常轉
若非付囑 定是地涌 豈屬尋常 具大勇猛
師從空來 亦從空去 雖善藏身 欲隱彌露
鐘鼓交參 雲霞綺互 塔影高標 法身常住

時

萬歷四十五年二月望日

前海印沙門德清和南謹撰

蓮宗八祖杭州古雲棲寺中興尊宿蓮池大師

塔銘并序

雲棲大師。無量光如來菩提記。薊之上首也。同體大悲。去樂邦。就忍土。視眾生如一子。出之火宅。而載以金地白牛。漩復圓通。行無轍跡。人知其往於無往。不知其來於無來也。夫往於無往。來於無來。又惡在不可述於無述耶。師法諱祿宏。字曰佛慧。自稱蓮池比丘。嘉靖乙未正月二十二日。現身杭隱君子沈德鑑家。而假智母周氏腹以誕。十七爲邑弟子員。慧業第一。踰三十而袈裟著身。於是南五臺性天理和尚有

菩薩戒弟子矣。瞻奇五味。苦行六年。反錫一丘。枯禪三載。而雲棲之刹。遂爲震旦不二法門。坐道場四十餘年。法化徧周。而以萬歷乙卯七月四日策勳於清泰聖王之側。數齡九九。僧臘與大衍符。此則師於調服眾生三昧。善入住出之大凡也。仲尼無學以教。故學未能者四。無能者三。自好自求。自憤自樂。庸詎知不厭之非不倦耶。師示悟中迷。勤求無上。述古德利行因緣。助發禪喜。命曰禪關策進。抱以行寢。而消歸念佛一心。坐鍊伏牛。愛樂勤勇。而不釋然。入辨融笑巖之室。猶之不釋然。僑寓東昌。而悟中之迷若掃。乃

有頌云。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
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乘悟併消。歸無所得。猶
之不釋然也。寓越中禪期者五。了不知鄰。單諱字。棲
眞之塢。懸釜而炊。鳴泉夜和。乃至絕糧七日。晏如也。
擔板禪頭。方且以爲忍鎧。以爲進幢。不知冷地婆心。
與麼徹困在方師之爲譽髦首也。足躡玉堂。手探金
穴。若掇之矣。而几案間。輒以生死迅速自危。綸綍鼎
茵。矢諸三十。不舍磴磴。於是乎不脫。父衰而定省於
揣摩。斧鬣旣封。乃不脫。母衰而饘粥於鉢鎖。雖匕鬯
未立。屢屢孔良。師固曰。博堅以脆。是孝慈之善物而

已矣。若乃行腳而虞主俱。飲食必祭。孟蘭水陸。則沈氏之鬼。別爲福先。子舍祿養。心長色養。日短稱引。自悼情見乎辭。若祖若考。若妣若嬪。若善知識。婦世濟之詒。內助之美。同心之和。皆以文字載而行之。方外之狐。域中之馬。爭於不朽。未知孰賢。而終其身不借重人資。不見妄人過。不於佛法而生厭足。則大慈父之智導。與慈父之義方。無聲而聽一也。緇門崇行。著之於篇。永言矜式。必忠孝之爲前茅。而申警緇流。弗若於憲章者。至不其住。詞人韻語。功令休文。而弁髦方策。宋劉韜。李若水。兩忠烈祠。濫以淫毀。稽古立義。

之士未或明其不然。三歎而筆之書以俟來者。國
有大戒。不難輟講下座。信當路革言。乞士羯磨。以限
制故。望昭慶地涌之壇。而不敢卽。五篇三聚。授之像
前。而三師與七證等。於乎。襲堂構而懷雲仍之憂。棄
鬚髮而蔑劬勞之德。念榮肥而怠簡書之畏。私妻子
而弛赫濯之嚴。聞師之風。亦可以少愧矣。雲棲者。一
名棲真。宋初伏虎志逢禪師刹也。圯於巨浸。遺礎獨
存。百年間無仔肩興復者。師賞其幽。而總戎楊國柱
門人陳如玉等。奉以把茆練若。千峯圍繞。萬境空閒。
有終焉之志。而向之所伏。乃更啞人。一繇旬中。歲至

二十餘俚。師化暴以慈。神呪加持。法食兼濟。而於菟之牙若焚。恆暘請禱。佛音聲雲布自輔頰。雨師奔命。疾如神巫。鄉人曰。伏虎意生也。叔兮伯兮。唱予和女。五材備。百官至。居無何。剎成。而師以骨人爲干苾芻。善知識。本厥子來。泊乎尸祝。六和之供。自西自東。自南自北。不鳩而集。匪夷所思。歲會香積之餘。頒之諸剎。普陀天台皆與焉。他諸福田。應量而雨。至不擇闡提白衣。一籍七年。數金以鎰。幾若武成革車之數。師若曰。此乃菩薩比丘。所以畜生相也。當是時。法施如塵。財施如鹿。妙樓寶楯。慮無不取。辦咄嗟。而師方存。

乎去泰去奢。才使奉經像處徒眾而已。吳越薦紳數
欲廣嚴其宇。而師數距之堅。曰。此於樹下居侈矣。檀
波逆流。篋無長物。綺縠不加於身。精奇不登於器。珍
異不實於孟。苦次一帷。沒身不棄。乃至耄老。猶不以
和服溺器勞人。咄哉寶所導師。儉不敢先。乃爾三無
漏學。首曰毗尼。而雲棲布薩之嚴。直令漢官威儀。千
秋復覩。智者菩薩戒疏。巧發其隱。開遮輕重。燦以彬
彬。賞罰有章。進退維允。左袞右鉞。居然素王。迨今仁
政具存。較若畫一。而如來波羅提木叉。不爲裨販之
蟲。喪其尊重。南山宣公。以還未曾有也。玄德升聞。

孝定皇太后敦使而咨出要焉。北面稽首報以伽陀。金作海會飯香。而紫尊以什襲。弗敢服也。神祖御天。三藏之輪震旦起涌。幾徧弗敢請也。邦之大人。彤弓墨綬。問道侃侃若也。遵道靡靡若也。取大金湯。德威惟畏。謹毋使我眾有疵。終不以豫之六三。舍頤之初九矣。而雕龍甲。繡虎角。五車八斗。合得摩詰吹簾。惠休銜璧。而未嘗一舉郢上之旗。冷風小和。無之非池上之仙音。而林間之密諦也。於乎。方袍圓頂之倫。擷貝葉於枕中。掇蓮華於筆上。以幾遇巷而濟乘墉。高者建法幢。卑者章賂鼎。衣食好美。以望其徒。聞師

之風亦可以少愧矣。永明謂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大師蓋雙照焉。榔櫟頭邊。猛著精采。而有東昌之悟。諦觀時節。無若三玄五位。浸假爲孫叔衣冠。而持名往生。聖謨定保。故其出世爲人。顯以九品爲綱。密以單傳爲釣。而彌陀小本疏鈔。昭昭乎揭日月矣。其爲書也。鉤三藏十二部之玄。以莊嚴六字心佛。作者如釀眾芳。都成一味。讀者如浴大海。已用百川。如來一代時教。盡在是矣。安居之暇。時爲學徒講諸經論。衝口而道。如水得風。自成組繡。而天台賢首交光互影於帝網之珠。雖挾天下之美以往。窅然自

喪住持軌則刻漏以香宛同匡阜巡單以板小類伏牛庶愼之思不令而行不戒而備米鹽析水乳調老病寧禪講輯緇素洽神人和淑慝分會計當檀施出入察及秋毫脫也以貿燭金續銷膏火而不善知眾之謫至矣夫非起教微眇使其住者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耶以故萬指之聚聞其無人六時之規蕭然無事五乳老人歎其旋萬法歸一心卽塵勞見佛性以爲永明後一人而又以經濟妙嚴比於法門周孔知言哉法身向上事觸著磕著偶露一班而未嘗數數王侍郎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

曰。貓兒突出時如何。自代云。走卻法師。畱下講案。乃有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卻被畜生惑。貓兒突出。畫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如是作略。定從洞山寶鏡中來。而師甚不欲增上慢人。睨其影草妄拈戲論。以爲大譴大呵。周納言汝登舉烏窠爲香山說止惡行善。爲侍者吹布毛以諷。師曰。正說止行。布毛已滿地矣。左侍御宗郢問念佛得悟否。師曰。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何獨於反念念自性而疑之。曹明府。脣儒謂師執淨土漚。棄華藏海。師報以書。大都謂華

嚴無量法門。淨土處一。一入一切。一攝一切。方欲因
漚觀海。奈何以海拒漚。曹不能難也。當知念佛一心。
自是師尋常行坐處。而退藏於密。不得事相。不得理
相。盡力舉似諸人。禪之淨土。則吾豈敢淨土之禪。爲
他演說。如說修行。則可謂云爾已矣。師所彙往生之
流。在家二輩。寥寥空谷足音。而雲棲孝義諸賢。以無
同分顯證。姑取臨終正念分明而已。且夫天樂異香。
普聞一切。良繇賴耶共相感應。道交殆未可爲往生
者必。使爲往生者必。則臨終惡相。自訟猶希。矧曰同
分。而世之墮泥犁者寡矣。然則諸根已謝。壽暖尙連。

逕然而迎。翛然而往。故是正念分明者。報合境界。而以獨知之契。寧闕所疑。謹厚精嚴。不以自宗假借類此。於乎。受一非餘。得少爲足。性相宗說。反脣而稽。無土之禪。掠虛承響。輒自謂休去歇去。聞師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師貌古神粹。雙眸爛爛。音若洪鐘。行平等慈。無輕重於懷抱。含醇飲和。而仰之者如高山。就之者如愛日。歸之者如流水。嘗講圓覺於淨慈寺。七眾圍繞。其數十千。香華載塗。至不可措趾。一時碩德名流。若嚴閣學訥。陸大宗伯樹聲。汪少司馬道昆。陸太宰光祖。宋大司馬應昌。張宮諭元忭。汪少司馬可受。

董大宗伯其昌王大司空舜鼎黃祭酒輝金中丞學
曾陳方伯善黃學憲汝亨輩皆剴心咨決而海內稱
十戒五戒弟子者無慮千萬激揚心要助轉法輪則
虞司勳淳熙馮司成夢禎陶祭酒望齡王大方爾康
葛璽卿寅亮翁大參汝進洪太僕瞻祖錢臬憲養庶
羅太守大冠王郡丞在功謝二守於教宋胄子守一
王文學宇春顧文學若羣及吾家司馬用先皆棟之
隆也而盲兀小子賓耳食於徧覆之舌飛精頻顙印
廣瀾名寶手遙垂金鑑時有恨皮下無血耳波光緣
起梯航而至無論赤縣乃有越流沙而展坐具泣涕

瞻依若亡子之邁慈母者。將無西極化人。證明東方護法耶。其拔幽也。覺觀入微。助發密語。而炬口爲甘露門。戒殺放生之篇。情文雙妙。把卷者。顙有泚焉。羽族毛羣。去刀俎而園觀。芻粟歲率二百石。鼠馴階下。蝨處筒中。惠人之池。則上方故墟。長壽新宇。兼雲棲刹竿之外而三。法以爲羅。食以爲餌。木魚方吼。而翔者息喙。泳者仰沫矣。易曰。中孚豚魚吉。師之謂也。香光大冶。其將磅礴十二類生。以爲法檀牛耳。而自視歛然。未嘗以師嚴道尊。慨納沙彌投五。老僊跣趺。猶合十而加顙於席。曰。弗有寧也。於乎。義轂禪雛。得一

二有力人推輓。則橫肱傲睨而朝其眾。至不肯爲他方尊宿。暫折慢幢。聞師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師於無量劫波成熟三摩鉢提慈善根力。幻化三昧。能之而能不爲。以緣合故。差可覩記。而師不自有也。北遊感文殊光瑞於五臺。泛濁河。呼拯溺者。而其人聞空中聲。菩薩所急。遄以往。俄而與汨俱出。余使君良樞以梵村石梁爲屬。師請無貴賤。人輸八十錢。或少之。師曰。多得施貲。不如多得施心之完也。以身先之。椿一呪百。潮不至者累日。橋用速成。淨慈之席主者欲因以繕阿蘭。師以意知。而不欲侵諾。爲間曰。得之矣。雪

積道壞。遂有遐遺。會其出入之通。了無欠剩。疏鈔成。爲眾普說。典醯夜告。乏絕。雞鳴。有垂嚮而叩者。問其夙夜。曰。家本貨醯。而道場神呵。不時供爾。王太史衡未第。謁師。邑侯致餼。將及門。風作。腥墮澗中。僅存蔬果。虞司勳以定中獨影。預爲雲棲備擬。詫爲奇。師詆其魔解。而明年第春官。得師尺牘。懸記書達。爲讀狀元策時。虞大駭服。曰。夫子其以我爲河伯矣。有哀疏鈔之文者。辭曰。應好略機。無何。睛痛幾裂。詣師對首。爲作懺摩。而瘥其一目。宋胄子布六鎰於上方。旣成賈矣。而封識金復在笥中。偵之鬻者。亦無所失。馳白。

師而心念淨名。右掌事。得師微笑而已。冬杪。侍行觀放生池。冰梅月如畫。戊子大疫。作水陸於鄰寺。而氛祲立消。湖濱之墅。殞石自空。橫甚。瑜伽法師受師戒。以往。登壇。陰風微作。施罷寂然。于文學廣慧。妻梁廣慈。病祟。夢聖僧降雲中。羣鬼逃匿。父曰。其雲棲乎。齋沐奉迎。貌如所夢。病良已。楊廣文春芳爲鬼所著。祛之萬方。最後將走雲棲。鬼乃大窘。未至數里而遁。靖安令楊萬春。禮瑜伽高座。而忽覩彌陀金面。諦觀乃復得師相。始與儕輩駭歎投誠。他諸神奇不具述。而師示處學地。聲鑣色扇。無敢譁眾。今茲捃拾。正惟不

作聖解而寓諸庸。尙行夫子之志云爾。於乎。斗筭夢得善境。猶喋喋向人。借曰逆知。借曰轉物。無乃鼻孔高至梵天。聞師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君子曰。德至矣哉。勇於棄葢。以醒大愚。廉於處賢。以砭小智。引之以慚愧。滿之以步趨。不思議熏。時至而變藥樹之雨。芭蕉之雷。妙合以滋。不得其朕。卽事卽理。卽土卽禪。卽九品。卽一乘。卽蓮邦。卽華藏。卽剎那。卽僧祇。惟一妙心。圓融泯絕。而嗜學之爲善誘深遠矣。將入滅。作十可歎。三可惜。爲最後鞭。囑累宰官。惟舊章愆忘。是懲。是問。白月別會城弟子。黑月別共住弟子。皆言他往。

且曰吾不與佛歡喜之供矣。報輓以領布薩如故。朔旦命覈庫籍。班囑語。夜分示疾。而閉目杜口矣。大眾哀請曰。老實念佛。莫換題目。堂頭替人解行。雙揀無則。姑循戒次。直院可也。詰朝卓午。掖坐面西。目開尋閉。燦若青蓮華葉。而香氣在洪。太僕若諸侍者鼻端。惟聞佛聲。泊然而逝。面作黃金色。鼻垂雙玉。暖氣上衝於頂者久之。搜篋得師手題之籍曰。直院代爲堂頭薦沈氏祖禰也。訃聞。邦人大臨。如喪考妣。經七七。日奉全身塔於寺左五雲山麓。師所穆卜而預待也。先後圓寂五旬之中。白色夜光。自浮屠而東照。寺眾

咸有覩焉。塗龕如肆。而居漆者前暫死。覩冥官所供木主。曰。西方大聖雲棲蓮池南向。曰。虎跑三空師西向。而空師夢金甲神以雲棲入滅。督其後往。亟以眾來。禮甚肅。居數月。空師亦終。而他郡在家弟子某甲爲鬼使所逮。及門。聞法雲菩薩降。降則師也。悲仰乍興。而師已爲解免。卽甦。走數百里。崩厥角於窰堵之下。爲守者言甚具也。華嚴之祖馬鳴逮圭峯而七。蓮宗之祖匡山逮永明而七。師皆設像供焉。至是諸大弟子。因宋守一請。周爰諮謀。協於克一。定以師爲蓮宗八祖云。遺教三函。一曰釋經。二曰輯古。三曰手著。

凡三十餘種。而發隱疏鈔稱於論藏。故當狎主支那。繼室湯。操行殊邈。爲菩薩比丘尼。法諱祿錦。住孝義庵。別有錄。出家得戒。眾累百千。甚多開士。揚師化者。廣心弘範於鵝湖。廣印開宗於眞寂。而江陰廣寂。解郡相組。著苾芻衣。純一念佛。不繫徒眾。儻終及於絕塵之奔。博山大艤。雖親見壽昌。而化法化儀。觸目雲棲意旨。祖堂榜曰法燈。鷹俊鵬耆。代行司契。長養金毛。指殆不勝屈也。往小子賓。頌言大智行悲。遙供宰堵。緇檀耆宿。更使摸索暗中。爲師畱影於石。今之盲史。非昔之盲史也。數載次且。經旬卻掃。如淨滿月。指

以盆池如浩蕩春繪以纖枝小子無所逃罪銘曰

禪土圓修 乘戒俱急 是化導處 六度非功

萬行無作 是莊嚴處 迷悟雙銷 佛魔並遣

是晏坐處 藥含五濁 華供十方 是經行處

武林芥納 雲塢毛吞 是藏身處 千燈徧照

多寶重開 是辦事處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
讀院舒菩薩戒弟子廣瀾吳應賓和南謹撰

フ
角
金

三
三

雲棲本師行略

師系古杭仁和縣人。居會城之忠清里。姓沈氏。世爲著族。父諱德鑑。號明齋先生。母孺人周氏。均有懿德。師生而穎異。十七歲爲諸生。卽嘖嘖有聲。德行文章俱極一時之選。然於名譽紛華澹如也。其所以未拋鉛槧者。養親志耳。故燕居屏几之間。輒書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或長坐不臥。夜以繼日。繇是同學少年業已知其非功名之士矣。二十七歲父喪。三十一歲母亦喪。越明年葬事旣竣。拜之墓所。殊不勝其風木之悲。因大慟。絕而再甦。復自慶云。親恩罔極。此正吾報。

答之時也。何以拘世之服闋爲哉。意遂決。時繼室湯氏年甫十九。克全婦道。師弗顧也。瀕行囑曰。從來恩愛不常。設大限到時。伊誰可代。汝自爲之計。吾從茲逝矣。湯亦洒然。絕無牽衣繾綣之態。對曰。唱隨之義已熟籌之。君先往。吾徐行耳。師出家。從南五臺性天理和尚祝髮。受具戒。進菩薩戒。法諱上祿。下宏。字佛慧。別號蓮池。志西方也。後湯果踐前約。爲比丘尼。事具本傳中。又先師一載而逝。亦大奇矣。師旣得戒。徧訪名山。歷參知識。時辨融笑巖兩禪師宗風並振。師往詣入室。多所契合。六載崎嶇坎壈。行頭陀行。辛苦

萬狀履險如夷。隆慶五年。孤錫南還。愛雲棲山水幽勝。臨流趺坐。居然興在澗之思。竊自念云。吾於此得袈裟地。建草團圞。瓢音投老於中足矣。尙未知其爲伏虎禪師之道場也。但見蓁莽蕭蕭。而斷碑遺礎猶埋沒於蒼苔積蘚間。門人陳如玉等爲薙草開林。結廬於上。延師居之。師於是面懸崖而成壁觀。聞鳴瀨以證圓通。伴雜麀麀。居同木石。將終身焉。不啻泌水衡門。棲遲暫適而已。先是居民多虎患。早夜咆哮。一由旬內。被其害者歲幾二十餘人。而犬豕牛羊難以更僕。師以慈力加被。爲誦經持呪。作瑜伽施食。而虎心

皆善。自是不復傷人。歲大祲。禱於山靈。雨暘時若。民大悅。以師之福庇一方也。相與踊躍建寺。遂成叢林。詳雲棲紀事。茲不復贅。師之名言法行。散見於羣集者。多從筆授。而手澤存焉。其所未聞者。則同門耆宿皆能記之。茲亦不贅。惟是時當像季。風會愈漓。僧有飲酒食肉。馳獵於聲利之場。而恬然不以爲異者。良繇不諳毗尼。甘自棄於佛海邊外也。所謂袈裟底下。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斯時也。卽欲聞三聚四分之名。終不可得。雖千佛興。慈莫能救拔。可勝悼哉。師於是刪定律儀。先止其姪殺盜妄之根本。發明梵網。次折

其輕重開遮之隱微。綱舉目張。詳於指掌。秉降魔之
慧劍。乘渡海之慈航。悲智弘深。得未曾有。緣奉 國
家明禁。雖杜攝授之門。然而行者學戒好修。元無拒
理。亦必三衣具足。然後付與應持戒本。令受之於佛
像之前。師爲證明而已。慮操持之易怠也。則半月誦
戒。復千載久廢之權衡。恐瑕疵之或覆也。必弘誓當
神。凜一念自欺之鈇鉞。兼之維那唱名。書記宣約。勸
善懲惡。恆在於斯。縱華袞之榮。市朝之辱。不過是已。
如是而有不畏神羞。仍庇其隱忒者。吾不信也。故人
稱雲棲布薩之嚴。傑出諸方。上嘉千古。亶其然乎。是

以學戒傳衣者。往返於空山窮谷之中。趾錯肩摩而無虛日者。有繇然矣。又以禪教二宗。尙多流弊。禪門恆執理而廢事。講席多歧路以亡羊。甚至竊佛語爲詞章。以機緣成戲論。如來慧命。埒於懸絲。而法輪幾於覆轍矣。滔滔皆是。此非學者之過。抑亦唱導者之過也。師實愍焉。以爲欲挽頽波。必須方便。因闡淨土之一門。用作狂瀾之砥柱。疏鈔彌陀一經。而性相雙融。事理無礙。俾賢知者不沈溺於偏空。而中下之流咸知向往。庶不至如弱喪而忘歸耳。於是約諸淨侶。純攝一心。單持名號。遠公以蓮開待漏。師以香消紀

時輪僧次以巡香。懸過牌而書罰。內外有約。東西有銘。晝夜提撕。以防昏散。果然數十年中。海內向風。其間得念佛三昧者。不知其幾。而往生法眷。亦時時有之。東林千載之後。師一人而已。以故天下名公巨卿。長者居士。洎諸善信。無論百千萬人。雖傾心事師。不足爲異。獨異夫異域緇流。有遠涉流沙。險逾弱水。不計歲月之深。而惟願俄頃之一覲者。旣而瞥見慈顏。不覺五體投地。如崩厥角。涕泗潛潛下矣。非至誠之動物也。而若是乎。嘗觀歷朝以來。諸大老門庭。其法席之盛。雖赫奕當世。然或四事未敷。不免募諸檀越。

本山主伴數百餘人。曾無化主。一聽其自來。尙有餘糧。以供十方賢聖。及諸淨室。乃至兩日。天台補陀雙徑。移粟飯僧。不計其數。且歲以爲常。迄今未已。此震旦叢林前所未有者也。師謂菩薩以檀度爲先。故每一受施。隨卽散之。不擇遠近親疏。孤貧疾難。凡有所須。無不與者。歲出銀錢。恆以千計。雖種種種福田。而三輪空寂。未始有福田之想。獨放生一事。猶覺惓惓。所謂智不得有無。而起大悲心。師之本性然也。道風遐播。從者如雲。至兩宮尊信。遣中貴人贈紫衣一襲。齋金若干。問法要。師爲開陳要道。而拜登焉。使者

出金歸常住。衣奉高閣。終其身未敢一挂體也。師尙
眞實而黜虛浮。敦儉朴而薄華靡。崇戒德而勵精修。
實踐躬行。則八十年來儼然一日。時當道自建牙而
下。以逮藩臬諸公。多有奉師一言爲著龜者。借曰興
隆佛事。孰不遵之。而師之奉法惟謹。若將浼焉。但願
以無事爲福。巖扉常鎖。恍嚴夷夏之防。林屋深居。尙
切淵冰之戒。卽二時粥飯。每至食指千餘。凡聖龍蛇。
最爲繁雜。而一聞磬聲。聞如空谷。他可知矣。故隆萬
以來。法門之以事波及者。亦往往聞之。獨此地青山
白雲。依然無恙。而流風餘韻。身後猶存。誠哉百鍊金。

剛足爲千古模範。不特一代典刑而已。師於六月廿九日。忽下堂設茶。普請別大眾。駕言他往。眾以師欲謝客。居長壽庵。習以爲常。但漫爲勸止。竟不知其所。以也。三十日。復設齋呼首座。及眾居士。潤亦與焉。別如初。不及他語。向晚。仍下堂羯磨。將入觀。始還方丈。明發爲孟秋朔。潤詣關問訊。師曰。正欲見汝。命之坐。令侍者設茶果。邀法師四人。及徐裕湖諸居士同集。茶訖。謂曰。予將暫別。聊一敘耳。潤等猶然不解其意。懇畱愈堅。師領之而已。是日命執事諸師清理庫房。各項帳目。皆井井有條。無一未了者。至晚。分囑語於

宰官居士等數人。夜分示疾。閉目偃臥。禁一切飲食。絕口不復言。初三日。大眾哀慕。求付囑。則曰。老實念佛。莫換題目。初四日。日當午。命扶西向坐。目張端視。頃復閉。安詳而逝。面作黃金色。準頭雙箸下垂。接脣而止。頂中煖氣如生。逾時不散。數十里內。聞師圓寂。無問老少男女。靡不雨淚滂沱。號泣之聲。振於林木。嗚呼痛哉。世壽八十有一。僧臘五十。嗚呼。師主叢林者數十餘年。其因果分明。纖毫莫濫。假以貿燭之錢。償燈油之值。勿許也。凜凜芳規。昭然具在。未嘗搆一精舍。容膝及肩。聊蔽風雨而已。未嘗更一新服。麤衣。

破衲足禦寒暑而已。未嘗蓄一美器。繩牀草具。瓦鉢
瓷甌。可供寢食而已。至於莊嚴佛土。縱使黃金七寶。
竭其心力。猶以爲歉也。噫。無間然矣。方其未估唱之
先。有不諒者。逆師容有厚積。及簡所蓄。止碎銀六緡。
尋常衣履之外。更無長物。惟斷簡殘編數帙已耳。夫
然後知師之大光明藏。炳照寰宇。豈區區情識所能
測哉。師嘗說法南屏。潤得躬逢其盛。七眾咸臻。四民
同集。星馳霧合。每至萬人。惟當撤講下座之時。並執
香花。羅拜於道。幾無置足之地。是皆結歡喜緣於無
量劫前。非一生一世之故也。師之願海洪深。義天高

朗四心無量。六度齊修。荷擔一代時教。以攝授羣迷。顧退然以身居學地。雖童稚沙彌。未嘗受其一拜。至耄年不能起伏。猶必跣趺合掌。稽首於席。致不安之意焉。唐沙門道宣兼通三藏。而精於持律。序法華弘傳。世世宗之。宣謂持律小乘之學也。不許稱爲大乘師。棗柏長者誓宏佛乘。然未始一語及單傳心要。洪覺範曰。宣公甘以小乘自居。竟能爲百世師者。但博觀約取。知宗用妙而已。唯師亦然。故凡所定條約。立之則極其森嚴。而行之必存乎慈恕。天下歸仁。所繇來矣。師之愛人無己。其相接也。若甘雨條風。慈雲卿

月。卽有跳梁強項之夫。但飲之以和。而意自消。不覺其盛氣平。而雄心下矣。有質疑者。師辭約而義豐。言簡而意盡。縱奧旨奇文。一剖而徹。師於三藏十二部。無不再三披閱。悉詣其微。著戒疏發隱。彌陀疏鈔。禪關策進。緇門崇行錄。戒殺放生文。竹窗等書。並行於世。師居恆常誠學人曰。蓋淨土一門。乃十方如來之所共贊。而天台永明諸大宗匠咸願往生。有不信者。非吾徒也。又曰。佛說無量法門。皆標月之指。獨是念佛一指。尤爲親切。昧者執之爲月。而怪其無照夜之清光。卽楞嚴所謂并亡其指者也。悲夫。又曰。性相兩

宗雖二諦融通。如鳥雙翼。然而初學當知先後。有僧問曰。生死事大。如何得解脫去。師曰。一心念佛。便得解脫。曰。念佛是生死門頭事。如何一心念佛。便得解脫。師曰。卽此便非一心。如何解脫。客有問於師曰。和尚曷不一提正令。而顧屑屑於葛藤乎。師詰之曰。子以正令葛藤爲二爲一。客無以應。或譏師爲義學沙門。而末後一句未嘗拈出。嗟夫。師旣闡西方聖人之教。專在持名。則一心不亂。是卽末後句耳。若然。則師已隨順能仁世尊。向舍利弗及釋提桓因無量諸天拈出久矣。汝於何處不與聞耶。或艱然而去。師以佛

法從緣起。卽大通智勝不能外因緣以爲教。於今之時節而欲提唱宗乘。猶適越而北其轅也已。故向上一途。三緘其口。有默諭而無顯言。亦若宣尼之性道。有不可得而聞者也。況潤之承事門庭最晚。而於羣弟子之中。又最爲庸劣。何敢強所不知。漫浮一事。以重誣先師哉。至於密行隱德。唯師自知。姑敘其見聞之麤跡云爾。師於嘉靖乙未年正月念二日卯時降生。萬歷乙卯年七月初四日午時示寂。本年八月念三日入塔於寶刀巖之陽。卽五雲之麓也。伏乞明公大人。眞實一言。以垂不朽。則法門幸甚。潤等無任

泣血稽首哀懇之至

弟子廣潤力疾謹述

祭雲棲大師文

釋德清 憨山

維萬歷四十五年歲次丁巳二月癸卯朔日丙申前海印沙門德清謹陳瓣香之供致祭於雲棲大師之靈曰嗚呼師本不生亦無所去以力持身順因緣故慾海波騰火宅燄熾師展願輪特來拯濟示出塵勞早歸慈父一登覺路如白牛步視愛如唾觀親若冤彼蠅聚者孰不瞿然法界爲家含靈是宅物我等觀無二無別開甘露門指歸淨土鱗甲羽毛一齊頓赴悲正法眼譬彼戒根以金剛鎚刮垢剔昏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於二六時悉令清淨身爲眾目心爲大

宅十方來者。癡狂頓歇。四十餘年。法幢高豎。一雨普
滋。藥草諸樹。纔霑一滴。枝葉並茂。但有根者。畢竟成
就。我觀吾師。如獅子王。高臥窟中。羣走惺惶。我又觀
師。如藥王樹。凡有親者。必瘳沈痼。嗟哉末法。慧日久
沈。師於長夜。持大智燈。佛本無心。心付在師。薩埵無
行。行託師持。故師應世。一味無我。卽住百劫。於何不
可。嗚呼。師以緣現。緣滅卽去。悲此羣蒙。失所依怙。我
數千里。遠持瓣香。展布五體。敬禮寂光。師悲同體。以
我知音。願鑒我誠。來格來歆。嗚呼尙饗。

奠雲棲太師翁章

釋智闇

雪關

維崇禎九年歲次丙子正月望越日博山法孫智闇
謹以瓣香素供致奠於雲棲堂上先師太蓮池大
和尚之靈塔前而言曰於戲遊雲棲之門如鈍鳥飛
漢莫能知其空邊窺雲棲之奧縱長鯨飲川未易吸
乾見底不肖自壬子之秋從先師來禮足時側聆震
吼狀洪音之發簾鐘竊被慈恩勝枯葦之遇膏沐繼
而閱太師諸所著述如大官賜膳醫王施七恍令人
病骨頓蘇一展卷而空腹欲果味疏鈔則蓮胎有種
纔念佛而佛成披發隱而法鎧嚴身不摧魔而魔服
全開寶庫賑乏靡虛濬挾香河流潤不竭踞一乘而

闕無量乘義珠網交輝。燃一燈而朗百千燈光。暗室
齊照。旁敲曲唱。禪匪專譚。善誘廣苞。土皆圓淨。續蓮
宗而宛瞻廬阜。移祖庭而不在少林。智齊極果。儼然
古佛再來。風肅前規。一仍百丈舊貫。誠末代法施之
主。無聾瞶而不開。隻千古未有之師。垂龜鏡而永賴。
嗚呼。道山峻極。妙高慙其嵯峨。梁木傾崩。法門孰爲
砥柱。繩繩到我落落匪材。媿爲腳下兒孫。無繇述其
祖德。不成法中供養。此行聊表孝思。春深花塢。那禁
聞嘯鳥幾聲。月照蘿龕。猶覩放慈光三昧。太虛莫繪。
贊歎奚爲。杯茗旣陳。淵嘿何酬。望風前而灑泣。豈越

河清遡海若而朝宗全收眾派知弗嫌於一滴欣來
鑒於微誠尙饗。

奠雲棲和尚蓮池大師翁章

釋大朗

悟明

維崇禎己卯歲峯頂法孫大朗等謹以瓣香菲供奠
於雲棲堂上先大和尚蓮池太師翁靈塔前而言
曰稽首雲棲追憶師範出類超羣今古無樣孝悌稚
年宗族稱望戲笑怒罵現僧實相儒學驚人坦坦蕩
蕩妻孥道俗出格隨唱非宜室家人道了當一門證
道同來震旦宗說兩通隨機演唱闢邪知見停波息
浪淨土叮嚀婆心無上萬物一體遇生卽放疏鈔流

傳。醒智愚漢。無涯德澤。無物比量。古佛再來。稍可擬
狀。無去無來。遺容想像。朗忝宗子。獨師是尙。追蹤步
跡。實愧不忘。法乳常覓。何恨在傍。後賢濟濟。追蹈遺
芳。已轉法輪。請看餘光。短言家醜。敢不揄揚。瓣香菲
供。渴仰藉將。尙饗。

禮雲棲大師塔偈

弟子朱 鷺

白民

我昔初謁師。問參禪念佛。可用融通得。師答隨口出。
若然是兩物。用得融通著。快哉此一語。令人心膽悅。
時時舉向人。諸方徧傳說。頃較快雪集。濫跋雲棲記。
亦舉此公案。轉師所欲轉。念佛人無盡。是指亦無盡。
靈山會未散。蓮池舌長活。短偈作供養。合掌無縫塔。
甲寅孟夏參 蓮師於榻前。今壬申仲春始得
復來禮塔。墓草宿矣。爲題此以志感愴。

弟子貢修齡

廣宓

十九年前到此來。尙逢老宿法華開。山門不改藏修

竹澗水依然長綠苔。無口漫勞貪聽法。有情終是欲生哀。莫言隻履西歸也。無盡燈明照夜臺。

禮雲棲大師塔偈

釋弘恩 玄錫

稽首蓮池大和尚。少小英羣便超放。當知和尚不是人。偶爾彌陀生震旦。不信冠裳早度人。何況披緇現僧相。打鼓相逢一會家。妻孥道俗俱弘範。宗通說通戒律通。種種法門隨演唱。百丈清規復一新。僻說邪行俱正當。更有一門淨土揚。叮嚀切切婆心上。非獨琰魔供像尊。東土蓮池猶爭嚮。是以兒孫徧道場。成如返擲獅王樣。恩亦慙叨腳下孫。未出俗時常仰望。

逗到而今隻杖來。實愧先賢吐舌漢。可中無可報師
恩。惟冀分身水月樣。迴入娑婆再轉輪。不違本願稱
無量。此則追芳萬一言。敢云家醜重申讚。五雲投體
翠坡前。句鑒微誠最後養。

恭述雲棲蓮池大師智行悲頌

蓋雲棲大師之應世八十餘年矣。無生中生。無行中行。無說中說。無度中度。赴感旣周。乃以法華醫王善巧。勅諸窮子。自受用身。雖寶楯金沙。曾不能得其一盼。況餘土乎。本不出世。亦無涅槃。但依眾生成熟次第。饒益差別。如皖廣瀾優婆塞者。聞師名。則法身父母也。禮師影。則他方佛也。入師文字三昧。則婆竭宮也。熏師波羅提木叉。則海此岸梅檀也。法日而旣晡矣。乘急則戒弧脫。福嚴則智印剋。二翼具存。若鬪士之坐甲。茆屋枯間。神光握固。海運長矣。夫我則不暇。

若乃融一味。泯二通。證三學。揚四辯。茂五根。弘六度。潤七趣。息八苦。導九品。開十玄。明行如日。寂照如水。粹白如玉。調柔如金。負趨如駿。安隱如車。普容博濟。如地。兼智行悲。垂手堪忍。而反清泰。覺王之命。若遊呂梁者之忘水也。則雲棲無如矣。磁之引鐵。隔礙潛通。食金剛者。還至本際。雖承事供養。後而未往。夫非大師平等共相。無作口光之所攝取邪。雪峯看經。有瞪目於窗外者。悍其無覩。不知所覩之。皆雪峯也。夫知無覩而覩者。師雖示寂。安往而不得鞭影乎。爰作三頌。因上首廣一比丘。繞窣堵坡無量帀。長跪叉手。

爲淪誦之。凡茲法供。四輩弟子諦聽諦聽。西方優鉢曇輪微笑音聲如大雷震也。

大智頌

一室千燈	師以爲心	清涼宴坐	天目分身
文龍義虎	載潛載賁	五宗月印	三藏雲興
燦破虛空	碎如微塵	山流水峙	北斗南辰
聖凡同體	情器但名	殺活開遮	自在縱橫
觀時逗機	九品一乘	佛之知見	無生往生
六字奢摩	撮土成金	念性眞常	得旨歸根
歎頓褻圓	精義入神	宗鏡重玄	身名句文

慧眼法眼 滿字潮音 中邊情盡 非去來今
欲海乾枯 鳥王翅分 魔軍降伏 師子絃鳴
般若貲財 孰付孰承 齒歸舌在 百草明明

大行頌

良童爲目 震男爲足 舍爾朱輪 推我素轂
迦文龍種 月珠分握 弘範毗尼 華光冥觸
布薩千年 漢宮儀復 施攝維初 生相乃畜
體妙一如 用滋百福 容膝阿蘭 水乳眷屬
香積餘熏 慈周異族 祕密頭陀 正勤相續
平等不輕 尾閭百谷 挫銳剗心 鎮雕以朴

座證法空 衣傳忍辱 無量壽光 香嚴漩瀾
散善波澄 輕安調伏 主伴重重 雜華芬郁
禪土雙拋 泯真絕俗 世出世間 蘊廬一宿
師住非延 師往非促 水鳥樹林 萬象非獨

大悲頌

同體大悲 師乃出世 智不獨醒 行必普濟
譬如舟師 技習工備 泛宅浮家 往來不繫
夫何求哉 彼利己利 覺岸慈航 亦復如是
遺榮出家 攝以同事 昔著空華 今知倒計
二共內嚴 三聚外衛 默擯師蟲 非我族類

解脫宗通	不離文字	法乳衣珠	辯才無畏
乾慧癡狂	神方對治	事理圓融	念佛三昧
成熟滋熏	比丘居士	見面聞名	海漸沙被
悲仰淨心	普門徧至	緣合東來	緣畢西逝
籌室闍維	照未來際	稽首青蓮	愍茲四輩
萬歷丙辰浴佛日	皖舒優婆塞戒弟子	廣瀾吳應賓	

和南謹述

雲棲大師像贊

五首

釋德清

憨山

乘願力來。居堪忍界。開淨土門。了慈悲債。建光明幢。
秉金剛戒。八十餘年半利生。臨行落得空無礙。若識
吾師住世心。是則名爲觀自在。

又

大師有身。不欲全現。故師之心。不能全辯。身如瑠璃。
心若摩尼。五色圓現。不卽不離。唯身與心。內外光潔。
故我贊師。實不可說。

又

觀師之形。不知何因。可望而不可卽。可愛而不可親。

若水底之明月。似枝上之陽春。音聲色相之外。別有
一段精神。唯求之於自心。方始得其真。我何得而稱
之哉。

又

我觀大師。渾身活潑。諸毛孔中。光明透脫。不見面目。
如何描摸。縱饒畫得。畢竟不著。宴坐如空。說法如風。
捕風捉影。不得其蹤。如空中風。見水中影。多少癡人。
開眼打盹。

又

其容寂。其心密。無內外。不出入。百千三昧。眼裏空華。

一切行門空中鳥跡。不信分身萬像中。癡人只向毫
端覓。嘆

又

廣淪吳應賓 觀我

師之目兮平等一光。師之臂兮普導羣盲。師之舌兮
華開四色。師之身兮月印千江。戒皮定肉兮得微妙
之心髓。六度四攝兮作九品之津梁。

又

弟子宋守一 化卿

戒德精嚴。霜清玉潔。內外宗乘。法海奔越。霆轟片語。
秋空滿月。普應當機。九品登陟。禮足三紀。心髓交徹。
卽始卽終。阿彌陀佛。

菩薩戒弟子劉慧聞率子性澤施資敬刊
光緒二十五年冬十月金陵刻經處識

雲棲法彙凡例

釋經二則

一全釋經文。斯名釋經。遺教雖稱節要。而經文具載。亦得並入。他如具戒便蒙沙彌要略。尼戒錄要。僅採戒本少分。故祇附輯古之中。又如楞嚴摸象記。對治偶拈。兼及餘經一二。故特居手著之首。

一事義問辯。雖非正釋經文。從其類也。四十八問答淨土疑辯。亦類從焉。

輯古五則

一諸經日誦。向特就嘉禾項本較刻行世。除四十八願已遵無量壽經改正。故特附本經跋語。其第一願等移作分註。亦遵本經也。大悲呪視藏本少二句。今照大師手訂水陸儀文增入。尊勝呪出夢感功德經。非古藏本也。大師曾語護真師。以藏本爲正。今兩存之。凡祝讚非大師手定者俱刪去。

一勸修淨土三章。不入手著者。亦係述古故。附往生集者。以往生正因故。

一水陸儀文。大師重加訂正。雖非手輯。良費苦

心。故特錄竹窗三筆中一條爲跋。以志緣起。
一施食儀軌。召請太繁。恐妨作觀。以大師原本
爲定。

一寶積二會起信論疏。禪海二珍。高峯語錄。長
慶集警悟選。皇明護法錄。俱單本別行。

手著十則

一西方願文。戒殺放生文。俱大師自撰自註。故
合爲一帙。向附戒殺放生文後四篇。仍散入
各體。願文更有廣釋。雖經大師印可。以出慧
文法師筆。別行未附。

一山房雜錄帙少體多。今搜散刻及遺稿隨體增入。仍存原名。

一序跋散見諸刻。今彙集以便觀覽。疏多遺失。僅存者。增入雜錄中。

一詩歌大師生平遵洪武正韻。觀者勿以休文韻律之。

一遺稿向刻書及問答二種。今更加廣搜。稍爲倫次。書中先列有來書者。而止存答書者。次之。問答中先列有來問者。次來問文繁就中間答一二者。命曰摘答。次未詳問人。併未詳

問語者。命曰雜答。

一開示。先普示一切。次專示一人。警策。先自警。次警眾。二種俱係遺稿。今附問答後。

一各執事規條。及諸約式。纖悉周布。正可想見。大師婆心。今附共住規約集。而以囑語終焉。一雲棲蘭若志。大司成馮公半偈也。今并大師跋語。附入雲棲紀事中。其倡和六景諸詩止。仍原刻。凡宰官居士有續和者。及與大師平日往還書答。本山擬彙一護法集。惟不吝檢付。以便續刻。

一山堂漫稿。諺謨曲典。單本別行。

一目錄不敢冠釋經之首。故附塔銘諸刻後。別爲一帙。

大師撰述。散在人間。多未畱稿。乙卯冬。江右鄒居士匡明。海虞王居士宇春。搜集及門偶錄者。殫十晝夜力。分類編次。而未卽梓行。已十年於茲矣。今王居士同澄江黃居士毓祺來山。述常惺寂公言。大師撰述未梓者。總以遺稿括之。已梓者。各仍其舊。不必效時賢文集。拘拘分類爲也。賢因與合山大眾。卽畱兩

居士同爲結集。而顧居士若羣嚴居士武順諸同志參焉。一函釋經。二函輯古。三函手著。而總之曰雲棲法彙。則宋居士守一所商定也。此外不敢妄立一意見。妄標一名目云。

天啟甲子季冬朔日菩薩戒比丘弟子太賢和南
謹識

彙刻旣竣。四方緇素續搜寄到。又若干首。不便插入。總附遺稿卷末。名曰補遺。因慨大師著作散佚尙多。收緝遺文。以俟後之君子。

乙丑季秋大賢再識

光緒己亥重刻雲棲法彙竣。增附新例於后。

一西方願文。已彙入諸經日誦內。其略釋卽附於日誦之後。以類相從也。

一藏本大悲咒內。實無那摩婆薩哆五字。雲棲原刻。註藏本有此五字。今改作無字。不敢違經也。

一施食補註。原刻遺漏。今照寶華山刻本增入。註中採集古書甚多。故亦列入輯古。

一戒殺放生文。移附放生儀後。從其類也。

一目錄移置卷首。使人便於檢閱。

原本較閱弟子姓氏

緇

廣製

慧文

廣印

聞谷

廣莫

仁安

廣伸

似空

廣寂

常惺

大杲

麗空

大繼

得宗

大成

覺圓

大蓮

抱璞

大壑

玄津

大寂

鶴林

大賢

古德

廣智

靈鑑

大雯

德雲

大掄

金臺

大怡

忭中

廣平車馬女工

王

大祿

蘊立

智日

中明

智浩

曹源

素

吳應賓

廣淪

王志堅

廣堯

翁汝進

廣霽

宋守一

洪瞻祖

廣措

黃汝亨

錢養庶

廣雲

葛寅亮

廣掎

謝于教

廣鈔

王在公

廣鐵

朱鷺

陶爽齡

王宇春

廣寬

鄒匡明

李流芳 廣嶠

聞啟祥 大睽

嚴調御 大睽

黃毓祺 廣鑄

嚴武順 大睽

江鍊 廣審

丁奇遇

張顒然

劉祖錫 廣磐

諸明輔 大淡

鄒之嶧 大暉

柴應權

王道焜

宋楚望 廣錡

李兆勳

陳昌遇 廣濞

洪吉脩 大慈

洪吉臣 大懋

朱肇坤 大陸

宋虞望 廣鉞

洪吉暉

大彬

錢肅起

智臯

顧若矜

大璘

顧若羣

大璵

刻雲棲法彙願文

揚州念佛僧觀如敬閱

蓮池大師雲棲法彙全部。其中備闡教律禪淨奧義。實爲今時學者之梯航。發願募刊。以廣流傳。但卷帙浩繁。需款甚巨。爰有三寶弟子慧聞等。發增上心。建廣大願。誓令含識之流。咸沾法澤。於是檀資泉涌。剏雲興。二歲之間。全工告竣。從此學戒者。以發隱爲圭臬。念佛者。以疏鈔爲津梁。叅禪者。以策進爲師承。研經者。以摸象爲準則。至於登壇作法。有儀軌補註。闡其微。領眾清修。有其住規約。嚴其範。是書之功。何

其偉哉。慧聞性澤。仗此良因。解脫業緣。超生蓮界。見
佛聞法。成無上道。慧清願身體安康。世緣暢順。智慧
增長。道念精純。莊嚴淨土。回向菩提。性明性通。願家
宅昌隆。科名鼎盛。世出世法。無礙圓融。行菩薩道。歸
心正覺。伏願

三寶龍天。同垂矜鑒。

光緒二十五年冬十月金陵刻經處識

刻雲棲法彙總計

戒疏發隱

三百八十五頁
加校勘記七頁

連圈計字十三萬九

千四百二十五箇

遺教節要

六十三頁

連圈計字二萬一千

四百八十九箇

諸經日誦

七十七頁
楞嚴咒掛線双算

連圈計字二萬七千

八百六十箇

西方願文略釋

九頁

連圈計字三千五百

三十九箇

具戒便蒙

十五頁

連圈計字三千九百

二十二箇

尼戒錄要

八頁

連圈計字二千零十

箇

誦戒式

十二頁

連圈計字三千五百

零一箇

禪關策進

四十七頁

連圈計字一萬七千

三百七十四箇

僧訓日紀

十四頁

連圈計字五千二百

三十箇

緇門崇行錄 六十二頁

連圈計字二萬二千八百八十箇

自知錄 二十六頁

連圈計字九千五百箇

往生集 一百零八頁

連圈計字三萬九千零零二箇

名僧輯略 六十四頁

連圈計字二萬五千六百十五箇

武林高僧事略 三十頁

連圈計字一萬二千零八十四箇

水陸儀軌 一百四十一頁

連圈計字五萬三千五百十九箇

施食儀軌 五十五頁

連圈計字二萬零四百六十四箇

施食補註 一百零四頁

連圈計字四萬一千三百十七箇

華嚴感應 并處會圖共十六頁圖字双算加線

連圈計字五千六百零一箇

放生儀 并戒殺放生文共四十五頁

連圈計字一萬八千零七十箇

楞嚴摸象記 一百頁

連圈計字三萬八千二百三十七箇

竹窗三筆 二百二十一頁

連圈計字八萬三千九百三十一箇

正訛集 二十八頁

連圈計字九千九百五十五箇

直道錄 二十九頁

連圈計字一萬一千零三十九箇

山房雜錄 一百二十六頁

連圈計字四萬四千九百四十二箇

雲棲遺稿 一百八十二頁

連圈計字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二箇

雲棲規約 七十九頁

連圈計字二萬五千三百箇

雲棲紀事 并孝義庵錄 共八十頁

連圈計字二萬五千四百五十二箇

雲棲塔銘偈贊 四十一頁

連圈計字一萬六千零四十九箇

共計字 七十九萬三千零九十九箇

三合錢 一千四百二十七千五百七十八文

施食儀軌手印三十四合并梵字曼答二頁計錢十四千文

封面一頁山圖一頁籤子三十七条計錢七千二百文

卷首六頁卷末九頁

敘目凡例等均雙算

計錢二千五百二十文

統共計錢一千四百六十一千二百九十八文

丁酉八月

付英洋一千圓正合錢九百三十千文

己亥五月

付英洋二百圓正合錢一百八十四千文

八月

付英洋二百圓正合錢一百八十五千文

臘月

付英洋一百八十圓正合錢一百六十二千文

共付英洋二千五百八十圓合錢二千四百六十二千文兩訖

彌陀疏鈔沙彌律儀二種先於壬辰年刊成
彌陀經圖蓮池大師像另款繪刊均不列入總計

蓮池大師全集（雲棲法彙）功德主名錄

委印文號：109197

五〇四、六三〇元：極樂世界人民。

二五〇、〇〇〇元：〔yama、kaiscy。〕

四二、〇七〇元：陳秀玉。

二三、〇〇〇元：〔桂務誠、陳欽、陳鵬程、王怡人、陳冠宇（迴向^{往生者}王漢初、^{往生者}盧金塗）。〕

一〇、〇〇〇元：韓良武。

五、〇〇〇元：〔林保鈞闔家、楊凱如闔家。〕

三、〇〇〇元：張玉惠。

二、〇〇〇元：謝林明馨。簡思瑾。

一、〇〇〇元：邱萬大。杜祐寧。簡振豐。黃雪惠。簡育芸。黃子泰。孫孟汝。黃妍之。

黃笠哲。簡思瑜。蔡宜珍。^{往生者}劉瑞晃。曾瓊。

六八七元：迴向法界眾生離苦得樂，往生極樂世界。

五〇〇元：游芬芳。連亭雅。柯淑芳。

一〇〇元：^{往生者}許國珍。^{往生者}許張秀英。

五、八七三元：佛陀教育基金會。

以上計新台幣：八六二、九六〇元，恭印一、三四〇套。

回向：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崇德興仁，務修禮讓，國無盜賊，無有怨枉，強不凌弱，各得其所。

祝願法界一切有情，所有六道四生，宿世冤親，現世業債，咸憑法力，悉得解脫。祝願現生者增福延壽，發菩提心，常隨佛學，勤修精進，利濟群生。

祝願已故者往生淨土，同出苦輪，共登覺岸。

附記：本會接受善信委託，代印經書、佛像，其必要之費用，均經本會審慎評估；

若有結餘，均續作本會之印（購）經書及運費，為施主廣積陰德，歡迎十方大德善加利用。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佛曆二五六四年／西元二〇二〇年八月

蓮池大師全集（雲棲法彙）《第四冊》

發行人：簡豐文

出版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網址：www.budaedu.org

E-mail: budaedu@budaedu.org

電話：(011) 2395-1198

傳真：(011) 2391-1341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郵局劃撥帳號：〇七六九四九七九

銀行名稱：台灣銀行城中分行（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

銀行帳號：〇四五〇〇四五九七五〇三（銀行代號：004）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 (一) 親臨本會二樓講堂。
 - (二) 利用傳真：02-23965959
 - (三) 撥打電話：(02) 23951198 分機：11、12
 - (四) 網址：http://www.budaedu.org/books/。
 - (五) 寫信指定：本會法寶流通股。
-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嚴謹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儘量少用電話，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並請詳寫經書名稱、冊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郵遞區號，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若大量申請，請註明用途，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本會交通：

※捷運：善導寺站5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公車站牌：審計部站→212、299、232、205、276、605、257、262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253、297、237 仁愛路二段→253、297 開南商工→208

仁愛路、杭州南路（紹興街）口→630、270、263、245、621、651、37、26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

恭印：一三四〇本
流水號：17596
書號：CH094-05



